

心士有天下人愛之而主不愛者有主獨愛之而天下人不愛者用天下人愛者則天下安用主獨愛者則天下危入主安可以自放其愛情哉由是重天下者當制其情所謂天下者謂其有萬物也所謂有邦國者謂其有人衆也夫國以人爲本人安則國安故憂國之主務求理人之術至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怪石也金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鑰石也今夫以隼翼而被之鸚視不明者正以爲隼明者視之乃鸚也今夫小人多誦經籍少書或學奇技通說而被以青紫章服使愚者聽而視之正爲君子明者聽而視之乃小人也故人主誠明以言取人理也以才取人理也以行取人理也人主不明以言取人亂也以才取人亂

也以行取人亂也夫聖人之用人也貴耳不聞之功目不見之功口不可道之功而百姓暢然自理矣若人主貴耳聞之功則天下之人運貨逐利而市譽矣貴目見之功則天下之人恢形異藝而爭進矣貴可道之功則天下之人習舌調吻而飾辭矣使天下之人市譽爭進飾辭見達則政敗矣人主皆知鏡之明已也而惡士之明已也鏡之明已也功細士之明已也功大知其細失其大不知類矣於乎人主清心省事人臣恭儉守職太平立致矣而代主或難之吾所不知也若人主方寸之地不明不測則無地之宜四海之內動植萬類咸失其道矣以耳目取人者官多而政亂以心慮取人者官少而政清是知循理之代務求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不可見不可聞之材澆危之代務取可聞可見之材於乎  
人主豈知哉以耳目取人人皆數教以買譽以心慮取人  
人皆靜正以勤德吏靜正以勤德則不言而自化吏數教  
以買譽則刑之而不畏代主豈不知哉

臣道篇

夫國之將興也朝廷百吏或短或長或醜或美或怡或屬  
或是或非雖聽其言觀其貌有似不同然察其志微其心  
盡於爲國所以剛訐不怨熙進不悖議得其中無違乎理  
故天不感其時地不乏其利人不亂其事鬼神開贊贊夷  
柔同保合太和萬物化育國之壽亡也朝廷百吏姿貌多  
美顏色諧和詞氣華柔動止詳潤雖觀其貌聽其言有若

歡洽無察其志微其心盡在競位所以聞奇則怪見異必  
愕狙嫉相蒙遂喪其道故天告災時地生反物人作凶德  
鬼神間禍戎狄交侵喪亂弘多萬物不化夫不始人力不  
損官吏而功成政立下阜百姓上滋主德如此者忠賢之  
臣也若費財煩人危官苟效一時功利規實於主不顧過  
後貽災於國如此者姦臣也至理之代官得人無理之代  
人得官

和龍硯問事君充倉子曰既祭死而臣人者也心莫若公  
貌莫若和言莫若正公不欲露和不欲雜正不欲犯古之  
清勤爲國修正今之清勤爲身修名夫爲國脩政者區處  
條別動得其宜合於大體爲身修名者區處條別致遠不



通拘於小節是知心以道為主抵物得其所心以事為主抵物失其所臣居上位不諫下位不公不合睹其祿君不嚴敬大臣不彰信小臣不合官其朝有才者不必忠忠者不必有才臣不忠不忠適恐盡忠而主莫之信不忠不信適恐信之而莫能事事上等之人得其性則天下理中等之人得其性則天下亂明主用上等之人當委以權宜便事肆其所為用中等之人則當程課其功示以賞罰

管道篇

賢良所以優求而不至難進而易退者非為愛身而不死王事適恐盡忠而主莫之信耳自知有才識之人外恭謹而內無愛其於衆也和正而不狎親之則彌莊疎之則退去而不怒窮厄則以命自寬榮達則以道自止人有說其微賢也聽其聲賢也徵神識也質所望夫賢人其見用也入則諷譽出則糞黜職司勸勞居室儉嗇其未見用也藏身於終藏識於目藏言於口飽食安步獨善其善貞而不怒智者不疑事議者不疑人有議之士行危而色不可踈言遜而理不可拔凡謂賢人不自稱賢效在官功在事事太平之時上士運其識中人竭其耐小人輸其力

祭公問賢材何從而不至尤倉子曰賢正可待不可求材慎在求不在無若天子靜大臣明刑不避貴澤不隔下則賢人自至而求用矣賢人用則四海之內明目而視清耳而聽坦心而無鬱矣天自成地自寧萬物醇化鬼神不能



靈故曰賢正可待不可求若天子勳明大臣和理之求士也則恢弘方大公直靖人之材至若天子奇察大臣躁急之求士也則曲心巧應毀方破道之材至若天子疑忌大臣巧隨之求士也則奇姓異名及媚怪術之材至若天子自賢大臣固位之求士也則事文誣粟貪濁浮麗之材至若天子依違大臣回佞之求士也則內忠外僻情毒言和之材至故曰材慎在求不在無

祭公曰夫子云賢人不求而自至亦有非賢不求而自至者乎尤者子曰夫非賢不求而自至者固衆矣夫天下有道則賢人不求而自至天下無道則非賢不求而自至人主有道者寡無道者衆天下賢人少不肖者多是知非賢

不求而自至者多矣祭公曰賢固濟天下材亦能濟天下俱濟天下賢與材安取異邪尤者子曰竊乎哉其間也功成事畢不殉封舉恭退探儉之謂賢功成事畢榮在祿譽光揚志滿之謂材賢可以鎮國材亦可以理國所謂鎮者和寧無爲人不知其方所謂理者勤率其事人知所於德一賢統衆材則有餘衆材度一賢猶不足如是賢材之殊域有居山林而誼者有在人俗而靜者有誼而正者有靜而邪者凡視察其貌鄙俗而能有賢者萬不一視察其貌端雅而實小人者十而九夫不練其言而知其文不責其儀而審其度不采其譽而知其善不流其毀而斷其實可謂有識者也



訓道篇

閔子騫問仲尼道之與孝相去奚若仲尼曰道者自然之妙用孝者人道之至德夫其包運天地發育萬物曲成萬類不希性高其功至實而不為物府不為事官無為功尸捫求視聽莫得而有字之曰道用之於人字之曰孝孝者善事父母之名也夫善事父母敬順為本意以承之頓承顏色無所不至發一言舉一意不敢忘父母管一手措一足不敢忘父母事君不敢忘忠朋友不敢不信臨下不敢不敬窮善不敢不勸雖居獨室之中亦不敢懈其誠此之謂全孝故至誠之至通乎神明光于四海有感必應善事父母之所致也昔者虞舜其大孝夫庶母感父屢憎害之

奔心益恭懼而無怨謀使浚井下土宵之平時天休震動神明駸赫導穴而出奉養滋謹由是玄德茂處為天下君善事父母之所致也文王之為太子也其大老矣朝夕必至乎寢門之外問寺人曰茲日安否如何曰安太子溫然喜色小不安節太子色憂滿容朝夕食上太子必視寒燠之節食下必知唐羞所進然後退寺人言疾太子肅冠而齋磨宰之饌必敬祝之湯液之貢必親嘗之嘗饌善則太子亦能食嘗饌寡太子亦不能飽以至于復初然後亦復初君后有過怡聲以諷君后所愛雖小物必嚴敬是故孝成於身道治天下雅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言文王靜作進退天必贊之故紂不能害聖啓之壽卜世三十十年七



百天所命也善事父母之所致也閔子騫曰善事父母之道既幸聞矣敢問教子之義仲尼曰凡三王教子必視禮樂舉所以修內禮所以修外禮樂文修則德容發輝于貌故能溫容而文明夫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况利其身以善其君乎是故擇建忠良貞正之士爲之師傅欲知其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夫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此三王教子之義也閔子騫退而事之於家三年人無間於父母昆弟之言交遊稱其信鄉黨稱其仁宗族稱其弟德行之聲溢於天下此善事父母之所致也  
君子檢身當若有過衣其衣食其食知其過而不克有以

正之者君子耻之將欲有言識其必不能行者君子罕之當責衆人之惡者視已善乎哉當責衆人之邪者視已正乎哉此之謂聰明

謂多言之人爲疎露亦有辭約而不密者謂輕佻之人爲不定亦有體閒而心躁者謂叢譁之人爲猥細亦有外整而內濁者若類而引之不可殫載若非微識安能洞詳人生於代或有事不遑志而宣言云不遇時者是無異負丹頭之異俟時行豈不殆哉其有博才通謀未見稱用者正可云時非不清命未與耳豈不趣歟



人捨本而事末則不一令不一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  
人捨本而事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流徙輕流徙則國  
家時有災患皆生遠志無復居心人忘本而事末則好智  
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巧法令則以是爲非以非爲  
是古先聖王之所以理人者先務農業農業非徒爲地也  
貴其志也人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安則主位  
尊人農則童叟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博溥農則  
其產復其產復則重流散重流散則死其處無二慮是天  
下爲一心矣天下一心軒轅几道之理不是過也古先聖  
王之所以茂耕織者以爲木教也是故天子躬率諸侯耕  
藉田大夫士第有功級勸人尊地產也后妃率嬪御繅於

郊桑公田勸人力媿教也男子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  
男女質功資相爲業此聖王之制也故敬時愛日時實課  
功非老不休非疾不息一人勸之十人食之當時之務不  
興土功不料師旅男不出御女不外嫁以方農黃帝曰四  
時之不正正五穀而已耳夫稼爲之者人也生之者天也  
養之者地也是以稼之容足廩之容稷耘之容手是謂耕  
道農攻食工攻器賈攻貨時事不襲致之以土功是謂大  
凶凡稼桑者先時暮者不及時寒暑不節稼乃生災冬至  
已後五旬爲七日而昌生於是乎始耕事農之道見生而  
糞生見死而糞死天發時地產財不與人期有年祀土無  
年祀土無夫人時迫時而作遇時而止老弱之力可使盡



起不知時者未至而逆之既往而暮之當其時而薄之此  
從事之下也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緩稼欲產於壘上  
而種於堅者慎其種勿使數亦無使疎於其施土無使不  
足亦無使有餘畎欲深以端畎欲沃以平下得陰上得陽  
然後盛生吾苗有行故速長強弱不相害故速大正其行  
適其中頭為冷風則有收而多功率稼望之有餘就之則  
蹶是地之竊也不除則蕪除之則虛是事之傷也苗其弱  
也欲孤其長也欲相與居其茂也欲相扶三以為族稼乃  
多殺凡苗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  
為批是故其耨也長其兒而去其弟樹肥無使扶踈樹燒  
不欲專生而獨居肥而扶踈則多批燒而獨居則多死不

知耨者去其兒而養其弟不収其粟而収其批上下不安  
則稼多死得時之禾長稠而大穗鬪粟而薄糠米裕而香  
春而易而食之強失時之禾深芒而小葉穗銳多批而青  
當得時之黍穗不芒以長耨米而寡批失時之黍大木華  
莖葉膏短穗得時之稻莖葉長稠穗如馬尾失時之稻纖  
莖而不滋厚糠而苗死得時之麻踈節而色陽堅象而小  
木失時之麻蒼柯短莖葉節而葉蠹得時之菽長莖而短  
長其莢二七以為族多枝數節莢葉繁實稱之重食之息  
失時之菽以長而蔓浮莖虛木踈節而小莢得時之麥長  
稠而頸族二七以為行薄莖而醇色食之使人肥且有方  
失時之麥脂腫多病弱苗而翠穗是故得時之稼豐失時



之疎約庶幾盡宜從而食之使人四衛變疆耳目聰明凶  
氣不入身無奇殃善乎孔生之言冬飽則身溫夏飽則身  
涼夫溫涼時適則人無病疹人無病疹是疫癘不行疫癘  
不行咸得遂其天年故曰殺者人之天是以興王務農王  
不務農是棄人也王而棄人將何國哉

兵道篇

兵之兆在心懷志而未發兵也疾視作色兵也傲言推棧  
兵也後闕以戰兵也此四者鴻細之爭也未有蚩尤之時  
人實揭材木以圖矣黃帝用水火矣共工稱亂矣五帝相  
與爭矣一興一廢勝者用事夫右以用藥而死者欲禁天  
下之醫非也有以藥丹而死者欲禁天下之船非也有以

用兵而喪其國者欲禁天下之兵非也夫兵之不可廢譬  
水火而善用之則為福不善用之則為禍是故怒咎不可  
愆於家刑罰不可愆於國征伐不可愆於天下古之聖王  
有義兵而無偃兵兵談義以誅暴君而振若人之悅也  
若孝子之見慈親飢渴之遇美食號呼而走若強弩之射  
深谷也勝負之決勿徵於他必反人情人之情欲生而惡  
死欲榮而惡辱死生榮辱之道一則三軍之士可使一心  
矣凡軍欲其衆也心欲其一也三軍一心則令可使無敵  
人古之至兵蓋重令也故其令強者其敵弱其令信者其  
敵誦先勝之於此則勝之於彼誠若此則敵固足勝也凡  
敵人之來也以求利也今來而得死且以走為利則夕無



所與接矣此之謂至兵傲虐姦詐之與義理反也其勢不俱勝不相立故義兵入於敵之境則人知所庇矣兵至於國邑之郊不踐果稼不充丘墓不殘積聚不禁室屋得人虜至而歸之但與人期以效敵實以章好惡以示逆順若此而猶有假很變宕不聽者雖行武焉可也先發聲出號令曰兵之來也以除人之讎以順天之道故尅其國不屠其人獨誅所誅而已於是舉選秀士賢良而尊封之求見狄疾長老而極敬之發府庫之財散倉廩之積不私其物曲加其禮今有人於此能生死一人則天下之人爭事之矣義兵之生一人亦多矣人就不悅故義兵至則鄰之人歸之若不水諸國之人歸之如父母行地或遠行人避焚之

元倉子卷八

陰符經題辭

晁氏曰唐少室山人布衣李筌註云陰符經者黃帝之書或曰授之廣成子或曰受之玄女或曰黃帝與風后王女論陰陽六甲退而自著其事陰者暗也符者合也天機暗合於事機故曰陰符朱贍卷曰陰符經三百言李筌得於石室中云寇謙之所藏出於黃帝河南御氏以爲戰國時書程子以爲非商末則周末雖非古書然非深於道者不能作也天要以至無爲宗以天地文理爲數謂天下之故皆自無而生有人能自有以返無則宇宙在手矣筌之言曰百言演道百言演法百言演術道者神仙抱一法者富國安民術者強兵戰勝而不知





所與接矣此之謂至兵傲虐姦詐之與義理反也其勢不俱勝不相立故義兵入於敵之境則人知所庇矣兵至於國邑之郊不踐果穽不充丘墓不殘積聚不禁室屋得人虜至而歸之但與人期以效敵實以章好惡以示逆順若此而猶有假很變宕不聽者雖行武焉可也先發聲出號令曰兵之來也以除人之讎以順天之道故尅其國不屠其人獨誅所誅而已於是舉選秀士賢良而尊封之求見狹疾長老而極敬之發府庫之財散倉廩之積不私其物曲加其禮今有人於此能生死一人則天下之人爭事之矣義兵之生一人亦多矣人就不悅故義兵至則鄰之人歸之若不水諸國之人歸之如父母行地或遠行人避其

元倉子卷八

陰符經題辭

晁氏曰唐少室山人布衣李筌註云陰符經者黃帝之書或曰授之廣成子或曰受之玄女或曰黃帝與風后王女論陰陽六甲退而自著其事陰者暗也符者合也天機暗合於事機故曰陰符朱贍卷曰陰符經三百言李筌得於石室中云寇謙之所藏出於黃帝河南御氏以爲戰國時書程子以爲非商末則周末雖非古書然非深於道者不能作也天要以至無爲宗以天地文理爲數謂天下之故皆自無而生有人能自有以返無則宇宙在手矣筌之言曰百言演道百言演法百言演術道者神仙抱一法者富國安民術者強兵戰勝而不知



其不相離也。道者得其道法者得其法術者得其術三之則特矣。或曰此書即筮之所爲也。按舊本有諸家註人各以所見爲說似未深究其旨。近得六合鄒雪嶠子好修有年。遇至人口授彊令。疏解頗快人意。且能印證聖經不謬於理。意亦奇矣。因弁其辭。刻之以俟知者。外此又有清靜經。洞古經。大通經。定觀經。胎息經。心印經。等書。銅皆道家修煉之語。見諸玄宗內典者。大抵真陰符。參同。相表裏也。並附錄焉。

陰符經題辭畢

百家類纂卷之十七

道家類 陰符經

上篇

觀天之道 執天之行 盡矣

天地設位而身行乎中。人心具焉。參爲三才。天地昭然。人心燦然。欲修真道。必順帝之則。執天之機。故曰君子至矣。盡矣。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于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五賊者。謂五行也。因能盜竊天地之造化。萬物兩名。之爲賊。故五行能盜天地之元氣。五神能盜人之元氣。人之生死。物之長短。皆莫地乎五賊。故曰五行亂則天地。地亂則五行。五行亂則地。地亂則人。人能見之。則表命在我矣。必登長生。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鬼

天性即天理也人心即天惟也立天以理盡天  
之性而慎養我矣天人合一莫如然天以定人也

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

反覆天人合發萬化定基

此一知舜全聖在此章第三句人發殺機天地反覆乃  
乃生去至聖之始天地二至皆在此機之中所謂天人  
合一之道在符理所由作也人能殺機此機則宇宙在  
乎于萬化生乎身此謂對人言不得將此機天機取諸天  
機說得此機去矣聖人其說從之哉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誠意有諸其人性有智慧或有工巧之異伏藏者靜居  
很向地無欲或靜天性在武殺然而不動故而此機先  
我而人能守其性則動靜不違乎道矣

火生於木禍發必尅姦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備之謂之

聖人

此言通機在人而人不自知不會鑽研也猶水中藏火  
國中藏奸人能殺得此機運而妙之跳出五行非生人  
而我能之天能焚木如能吸國醫五臟能生我之身  
而反害我之性若水之載舟而反覆舟之義是也

中篇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生殺者乃性陽造化之始於天地實理之顯  
盡土氣之門死我之戶天道自然之理也

天地萬物之道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  
既安

此盜字取上文天地造化生殺不息之賊謂三為一妙  
如為盜為之之義也且天地人萬物互相有生殺之妙  
總謂之盜重在三句三萬物以氣言三萬物以理言  
有人無天地之氣以成形盜萬物之味以養身萬物  
之理以成性特是道者則範圍天地而為三矣  
清聖能皆在於吾人之心與天地並立而為三矣



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飲食對下得去與非得至人口訣真能會其意如啜人  
食當對人言不出是時字見故在何處說諸君去學  
嗚呼年物盡矣嗚呼日未有時即吾人身中活字時是也  
不測神時為木甲時月不能得由時字演滅字乃生天  
生地主人時大同發諸全時食字以時字代之使人明  
會易難人能得其時則機自發動其機則時自安矣  
云時至氣化機動神為百骸從此理真化從此安天  
合一之妙安得為大識先辨會其機志言終至通也  
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

神之神用之不可見先天不壞之神是也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日月本乾坤之氣也天地由是而生日月之神也  
天之度故成有天地以精而之者至於日大之神月水  
之神中之氣精中之氣抽而為三三五五之玄  
味合天地之易生必於於生焉神明於於於於於於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其能知君子得之固窮小人得之  
輕命

是機者乃天機也微之理能盡此機者聖人也若輕化  
焉能為化為焉天不傳矣天禁之刑也  
君子得之固窮小人得之輕命宜哉

警者善聽警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返晝夜用師  
萬倍

夫道藏諸仁而顯諸用也七竅者利諸通也師者衆人  
之蔽也故無者有之用有者無之利警者警視辨精  
於一也人莫知能利於一也之中足抵用衆之十倍若  
能會一而塞光收視反能純一不已萬難若空通吾身之  
靈交則其用衆萬倍可知矣矣上士莫能行亦莫能知  
者絕利而止守一源絕利者絕其二三一源者一其本  
源三返晝夜者更加詳審豈惟用兵此事莫不肯盡精



如事平古之人功必倍之之倍又曰三返莖葉之流如  
修錄家子午行時今日如蘇明日如黃疑得術與魚有  
效驗○酒滴劉氏  
日三返只是三首

###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

生物死物即佛教根塵表象常滅之謂也色聲形塵聞見  
是根皆緣心動於妄也覺性常明即無生滅有道之士  
慧風幡然惟是於空六賊化為六通神明妙物一誠之  
而者也機在目曰就物上言之亦是但未盡這個數字  
的安也則處○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孔子答克  
己之曰亦以是為之先西方論六根六識必克曰聖日  
是意也

### 天之無思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愚曰天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天地合  
德而至仁包氣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天地合  
常施於四時在  
大地亦不得知也

### 至樂性餘至靜性應天之至私用之至公禽之制在氣

至極也餘響也應通也天指人心之心性天也樂極則門  
至靜性則性通是馬田與令人心發狂性之密也萬物  
至樂性則性通是馬田與令人心發狂性之密也萬物  
夫至公者以觀其復性之通也聖智也譬如布鼓之會化  
則為化焉反若不語皆樂氣充盛而  
後氣未制之在禽鳥亦不得而知也

###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

生死之根乃造化萬物之門且萬物之形未生從無而  
入於有故曰生死者本天地之形陽造化消息而入於無是為  
春也故曰生夜夜之死是也建根字乃至玄至妙的去  
處生我天二字即是一個數字中生中有殺殺中有生  
死我之尸是宮生於思也

###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表以天地文理悟

愚人不知道本在通反亦諸事本在易反矣諸事  
以天地文理高遠莫能及信非聖人莫能知之何不知  
不為物文理章章然而由相入精為定而舉遠矣聞



尹子曰衆人師賢人賢人  
師聖人聖人師萬物是也

人以愚虞聖我以不愚聖人以奇其聖我以不奇其聖沉  
水入火自取滅亡

愚由奇壯人心之強然皆太過不及之病也愚不愚者  
人之道之自然乃大命至正之學也水火之功用本養  
古及今多少英雄豪傑不取大過起出珠璣聲快神效  
在自巴水大城中雖至戒亡處不能自保家真神兩  
供無中國何便富的有德又不肯從自己之精進貴  
若奉皇功過傳信富比石崇才如倚明智非  
是則其善惡危甚於我良可哀哉良可憐哉

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沒故陰陽騰陰陽  
相推而變化順矣

朱子曰四句皆說得妙故能生動便是漸漸地消去  
又漸漸地長天地之道便是常常地示人又曰沒字  
最下得如天地間不毀壞地陰陽皆又曰天地之道  
沒道何亦如陰陽之道無日不相消只管遷然于虛

這篇退一分漸漸便進一分又曰若不盡醉則天地  
萬物不生沒者漸也天地之道漸漸消長故兩京勝地  
便是吉凶存亡之理除有怪異等處村婦曰朱子取一  
篇注法解得明白但只言天地陰陽功用消長之理未  
會自己身中造化之妙殊不知陰陽乃天人合一之  
妙通論至道者若有存心者必心不相合虛者未視見  
自己身中造化之精微也若先不明自己身心裏要活  
靈活的畢竟是箇何物事其以平日見聞影響的工夫  
便去前天地之心華萬物之則未免失於文辭的想何  
所取於陰陽或學者只以陰陽二字之義替之思過何  
來且天地之道降在吾人之心其體本自然而清靜  
人之喜怒哀樂之氣雖然對實未嘗離夫自然之靜  
姓日用尚道理上土善養生身自然之道善觀心靜  
之妙當應會解則天地鬼神皆身自然之道善觀心靜  
得天地之直道勿竭勿忘漸漸純一純一不已陰陽冲  
和運吾身之陰符猶吾身之五行會身身之入其天機  
在日月密山心二至消長往來未嘗門三十六  
官皆是陽春豈非陰陽相推而變化順哉

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至靜之道律歷  
所不能矣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



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

此會承上帝而古惟聖人能知自然之道不可違乃先  
天而天不違也因而制之於至靜之道乃言天地開一  
劫功周之術皆從天而奉天順也此四字是探名出未日天  
字至矣盡矣更復何言連此四字便是馬道鑿不容疑  
地生箇牛便是天生天馬便是馬道鑿不容疑  
自然之道便是故道聖人為能知自然之道聖人  
遠故觀天之道觀天之行能守一養元不於至靜之  
中擒以五匹哉矣神機旋乾轉坤及天從地於奇宮之  
中實通混元未判之先通那身靈夜之內父子不傳  
仙直入老子之玄明以之作祖任登樁氏之彼岸以之昇  
地合日月合明四時合序聖光共古幽不用明用  
吾共身起昇神者以道也沈耳致道者却道也單  
函卷者非道也則則兼善於天下致道者於免禍也單  
學為萬世則太平亦無道也若日月之輪明往聖同來  
明莫不昭昭然盡于吾心象帝之先矣若夫日月之  
昭昭昭然盡于吾心象帝之先矣若夫日月之昭昭其多  
昭昭昭然盡于吾心象帝之先矣若夫日月之昭昭其多

舊註鄒沂引太公金樞六輪之陰符註之則失之霄壤  
矣嗟夫所知陰符而不知所以為陰符者也昔軒轅黃  
帝學道拜七十二師皆不得真道後遇廣成子得授皇  
天聖祖最上一乘大道者此陰符經故有野狐之歎後  
六合人也繩樞寬席布衣草帶之士緣三代好道悟此  
真機藏心十五年矣未嘗敢泄今遊華陽洞天遇  
王壺沈先生講性命之學慕百家之言因鄒註支離

恐俱後學更為新註符合真機若夫穿鑿欺世則吾豈  
敢哉則吾豈敢哉丙寅中秋庚陽子雲碧鄒道淳書於

陰符經卷終



道家類 清靜經

老君曰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情運行日月大道無  
名長養萬物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夫道者有清有濁有  
動有靜天清地濁天動地靜男清女濁男動女靜降本流  
末而生萬物清者濁之源動者靜之基人能常清靜天地  
悉皆歸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慾牽之常能  
遣其欲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慾不生三毒  
消滅所以不能者爲心未澄慾未遣也能遣之者內觀其  
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三  
者既悟惟見於空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所空既無無無亦  
無無既無無漠然常寂寂無所寂欲豈能生欲既不生即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 R. C.





是真靜真常應物真常得性常應常靜常清靜矣如此清  
靜漸入真道既入真道名爲得道雖名得道實無所得爲  
化衆生名爲得道能悟之者可傳聖道老君曰上士無爭  
下士好爭上德不德下德執德執着之者不名道德衆生  
所以不得真道者爲有妄心既有妄心即驚其神既驚其  
神卽着萬物既着萬物卽生貪求既生貪求卽是煩惱煩  
惱妄想憂苦身心便遭濁屏流浪生死常沉苦海永失真  
道真常之道德者自得得悟道者常清靜矣

清靜經

道家類 洞古經

操真章上

有動之動出於不動有爲之爲出於無爲無爲則神歸神  
歸則萬物云寂不動則氣浪氣浪則萬物無生神神相守  
物物相資厥本其根然而悟之我自識之入乎無間不死  
不生與天地爲一

入聖章中

忘於目則光溢無極泯於耳則心識常淵兩機俱忘絕衆  
妙之門純純全全合乎大方漠漠泮泮合乎無倫天地之  
大我之所維萬物之衆我之所恃曷有窮終以語其弊哉

住世章下



養其無象故常存守其無體故全真全真相濟可以  
長久天得其真故長地得其真故久人得其真故壽世人  
所以不能長久者為喪其無象散其無體不能使百骸九  
竅與真體並存故死矣

洞古經終

道家類 大通經

先天而生生而無形後天而存存而無體然而無體未嘗  
存也故曰不可思議靜為之性心在其中矣動為之心性  
在其中矣心生性滅心滅性現如空無相湛然圓滿大道  
無智故內其攝於有真性無為故外不生其心如如自然  
廣無邊際對境忘境不沉於六賊之魔居塵出塵不落於  
萬緣之化致靜不動致和不遷慧照十方虛變無為

大通經終



道家類

定觀經

天尊告左玄真人曰夫欲修道先能捨事外事都絕無與  
忤心然後安全內觀心起若覺一念起須除滅務令安靜  
其次雖非的有貪着浮遊亂想亦盡滅除晝夜勤行須更  
不替唯滅動心不滅照心但疑空心不疑住心不依一法  
而心常住然則凡心畢竟其次初學息心甚難或息不得  
暫停還失去留交戰百體流行久久稍思方乃調熟勿以  
暫收不得遂廢千生之業少得淨已則於行立坐臥之時  
涉事之虛誑聞之所皆作意安有事無事常若無心處靜  
處誼其志唯一若東心太急又則成病氣發狂顛是其候  
也心若不動又須放任寬急得所自恒調適制而不着放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而不動處喧無惡淡事無惱者此是真定不以淡事無惱  
故求多事不以處喧無惡強來就喧以無事為真定有事  
為應跡若水鏡之為鑒則隨物而現形善巧方便唯能入  
定慧發遲速則不由人勿令定中急急求慧急則傷性傷  
則無慧若定不求慧而慧自生此名真慧慧而不用寶智  
若愚益資定慧雙美無極若定中念想多感聚邪妖精百  
魅隨心應見所見天尊諸仙真人是其神也唯令定心之  
上豁然無覆定心之下廣然無基萬業日銷新業不造無  
所畏疾迥脫塵籠行而久之自然得道夫得道之人凡有  
七候一者心得定見覺者塵濁二者宿疾普銷身心輕爽  
三者填補天損還年復命四者延數千歲名曰仙人五者

鍊形為氣名曰真人六者鍊氣成神名曰神人七者鍊神  
合道名曰至人其於鑿力隨候益明得至道成慧乃圓備  
若乃久學定心身無一候促齡穢質色謝方空自云慧覺  
又稱成道者求道之理實所未然

定觀經終



道家類 胎息經

胎從伏氣中結氣從有胎中息氣入身來為之生神去離形為之死知神氣可以長生固守虛無以養神氣神行即氣行神住即氣住若欲長生神氣相注心不動念無來無去不出不入自然常在勤而行之是真道路

胎息銘

三十六咽一咽為先吐唯細細納唯綿綿坐臥亦甯行立坦然戒於誼雜忌以歷禮假名胎息實曰內丹非只治病決定延年又入行之名列上仙

胎息經

卷

道家類 心印經

上藥三品神與氣精恍惚惚惚香冥冥存無守有頃刻而成回風混合百日功靈薰朝上帝一紀飛昇知者易悟昧者難行履踐天光呼吸育清出入玄化若亡若存綿綿不絕固蒂深根人各有精精合其神神合其炁氣合體真不得其真皆是按名神能入石神能飛形入水不涸入火不焚神依形生精依炁盈不離不殘松栢青三品一理妙不可聽其聚則有其散則零七竅相通竅竅光明聖日聖月照耀金庭一得未得自然身輕大和充溢骨散寒境得丹則靈不得則傾丹在身中非白非青誦之萬遍妙理自明



心印經終

古文參同契題辭

成都楊升菴氏真曰參同契為丹經之祖然考隋唐經籍志皆不載其目惟神仙傳云漢魏伯陽上虞人通貫詩律文辭賅博修真養志約周易作參同契徐氏景休箋註桓帝時以授同郡淳于叔通因行于世五代時蜀永康道士彭曉分為九十章以應火候之九轉餘再置歌一篇以應真鉛之得一其說穿鑿且非魏公之本意也其書散亂衝決後之讀者不知孰為經孰為註亦不知孰為魏孰為徐與淳于自彭始矣朱子作者異及解亦據彭本元俞王吾所註又據朱本王吾欲分三言四言五言各為一類而未果蓋亦知其序之錯亂非魏公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初文然均之未有定據耳近南方有掘地得石函中  
有古文參同契魏伯陽所著上中下三篇叙一篇徐景  
休箋註亦三篇後叙一篇淳子叔通補遺三相類上下  
二篇後叙一篇合爲十一篇蓋未經後人妄紊也亟借  
錄之余既喜古文之復出而得見朱子之所未見爲千  
古之一快乃序而藏之嗚呼東漢古文存于世者幾希  
此書如斷圭復完缺璧再合誠可珍哉若夫形似之言  
譬况之說或流而爲房中或認以爲爐火使人殞身亡  
命傾貨蕩產成者萬無一二而陷者十之八九班固有  
言神仙者所以全性命之真而無求於外者也聊以蕩  
意平心同大化之域而無怵惕於胸中然而或者專以

是爲務則怪迂之文彌以益多非聖人之所以教也旨  
哉其言因併及之

按張平叔悟真篇有云叔通受學魏伯陽留爲萬古丹  
經王其崇推若此彭曉解義序曰參雜也相通也契合  
也謂與周易理通而義合也其書假借君臣以彰內外  
叙其離坎直指汞鉛列以乾坤真童萬器明之父母保  
以始終合以夫妻拘其交媾譬諸男女顯以滋生析以  
陰陽導之反復示之晦朔通以降騰配以卦爻形於變  
化隨之斗柄取以周星分以星辰昭諸刻漏莫不託易  
象而論之故名周易參同契云朱子曰參同契所言坎  
離水火龍虎鉉汞之屬乃互換其名其實只精氣二者



而已精水也坎也龍也汞也氣火也離也虎也鉛也其  
法以神運精氣結而為丹陽氣在下初成水以火煉之  
則凝神丹其說甚異其書中有云千周紫彬彬兮萬通  
將可視神明或告人兮魂靈忽自悟言誦之久則文義  
要訣自見然則所謂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  
神將效之非鬼神之力也精神之極也非妄語矣

古文參同契題辭畢

百家類纂卷之十七

道家類 參同契經文

上篇 此言三聖乘龍御天大易之道也

乾剛坤柔配合相包陽稟陰受雄雌相須須以造化精氣  
乃舒坎離冠首光耀雷敷玄冥難測不可畫圖聖人揆度  
參序元基四者混沌徑入虛無六十卦周張布為輿龍影  
吟林就駕明君轍吟作時蘇則隨从路平不邪邪道險阻  
傾危困 國家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謂  
萬乘之主處九重之位發號出令順陰陽節嚴器俟時勿  
違卦月屯以子中家用寅戌餘六十卦各自有日聊陳兩  
鳥象未能究悉立義設刑當仁施德逆之者凶順之者吉





按立法令至誠專密謹候日辰審察消息微芥不正悔吝  
為戚二至改度平錯委曲隆冬大暑盛夏霜雪二分縱橫  
不應漏刻水旱相伐風雨不節蝗蟲湧沸群異剪出天見  
其怪山崩地裂孝子用心感動皇極近出已口遠流殊域  
或以招禍或以致福或興太平或造兵革四者之來由乎  
胸臆動靜有富未共繩墨四時順宜與氣相得剛柔斷矣  
不相涉入五行守界不妄盈縮禍福周流屈伸反覆幽潛淪  
匿形變化於中包囊萬物為道紀綱以無制有器用者空  
故推消息坎離浸亡言不苟造論不虛生引驗見效校度  
神明推類結宇原理為益坎戊月精離巳日光日月為  
易剛柔相當土旺四季羅絡始終青赤白黑各居一方皆

稟中宮戊巳之功神之間合符行中混沌洪濛牝牡相从  
滋液潤澤施化流通天地神明不可度量利用安身隱形  
而匿藏始於東北箕斗之鄉旋而右轉嘔輪吐萌潛源見  
象發散清光昇昇之上震出為徵陽氣造端初九潛龍陽  
以三立陰以八通三日震動入日兌行九二見龍和平有  
明三五德就乾體乃成九三夕惕虧折神符盛衰漸革終  
遷其初異繼其統因濟操持九四或躍進退道危良主進  
止不得逾時二十三日與守弦期九五飛龍天位加喜六  
五坤承結括終始繼養父子世為類母上九亢龍戰德于  
野用九翩翩為道規矩陽數已訖訖則復起推情合性轉  
而相與循環變壞升降上下周流六爻難可察觀故無常



位為易宗祖朔旦為復陽蒸始通出入無疾立表微剛黃  
鍾建子兆乃滋彰播施柔暖蒸蒸得常臨爐施條開路正  
光耀漸進日以益長丑之大呂結正伍昂仰以成泰剛  
柔並隆陰陽交接小往大來輻輳於寅運而趨時漸歷大  
壯俠列卯門極英墜落還歸本根刑德相負晝夜始分夫  
陰以退陽升而前沈瀦羽翻振索宿塵乾健盛明廣被四  
隣陽終於巳中而相于始始紀序履霜最先并成寒泉午  
為裝賓賓服於陰陰為主人逝去世位收斂其精懷德俟  
時恬運昧冥否塞不通萌者不生陰伸陽屈沒陽姓名觀  
其獲度察伸秋情任畜微雅老枯復榮養芽榮因昌以  
生剝爛支體消滅其形化氣既竭亡失至神道歸則返歸

乎坤元恒頌地理承天布宜玄幽遠珍隔閡相連慮慮  
種陰陽之元寒麻悅德莫知其端先迷失就後為主君無  
平不敗道之自然彰易更盛清息相因終坤復始如循環  
環帝王承御千載常存御政之首禹新華故管括微密開  
舒布寶要道魁柄統化綱紐交象內勸吉凶外起五緯錯  
順應時感動四七垂天該離備仰文昌統錄詰責台轉百  
官有司各典所部原始要終存亡之緒或君驕佚充滿違  
道或臣邪佞行不順軌弦望盈縮乖變凶咎執法刺諫諫  
過貽主戾極受正優游任下明君布政國無害道

中篇 此言黃老延命養性長生之道也

將欲養性延命却期審思後末當慮其先人所稟軀體本



一無元精雲布因蒸託初陰陽為度魂魄所居陽神日魂  
陰神月魄魂之與魄互為室宅性主虛內立置鄒亦情主  
營外築完城郭城郭完全人物乃安爰斯之時情合乾坤  
乾動而直氣布精流坤靜而翕為道舍虛剛施而退柔化  
以滋九還七返八歸六居男白女赤金火相拘則水定火  
五行之初上善若水清而無暇道之形相真一難圖彰而  
分布各自獨居類如雞子白黑相背縱廣一寸以為始初  
四支五藏筋骨乃俱滿歷十月脫出其胞骨弱可卷肉滑  
若伯坎男為月離女為日以旒德月以舒光月受日化  
體不虧傷陽矣其與陰侵其明暗明薄故掩目相傾陽消  
其形陰凌災生男女相吞含吐以滋雌雄錯雜以類相求

金化為水水性周章火化為土水不得行男動外施女靜  
內藏淫度過節為女所拘魄以斡魂不得淫奢不寒不暑  
進退合時各得其和俱吐證符開關唯鳴在河之洲窮窅  
淑女君子好遠雄不獨處雖不孤居玄武龜蛇蟠紆相扶  
以明化牡竟當相頰假使二女共室顏色其姝蘇秦通言  
張儀合媒登辯利舌香舒美辭推心調諧合為夫妻弊髮  
萬齒終不相如若藥物非種名類不同分兩參差失其綱  
紀雖黃帝臨爐太乙執火八公持煉淮南調合立字崇壇  
王為階陛麟脯鳳脂把藉長跪禱祝神祇請哀諸鬼沐浴  
齋戒真有所望亦猶和膠補釜以確塗齋去冷加水除熱  
川湯飛龜龜蛇愈見乖張上德無為不以察求下德為之



其用不休上閉則稱有下閉則稱無無者以奉上上有神  
德居此兩孔穴法金氣亦相須知白守黑神明自來白者  
金精黑者水基水者道樞其數名一陰陽之始玄合黃芽  
五金之主北方河車故鉛外黑內懷黃華板楸煉玉外爲  
狂夫金爲水母母隱子胎水爲金子子藏母胞真人至妙  
若有若無琴瑟大洞乍沈乍浮退而分布各守境隅採之  
類白造之則朱煉爲赤衛白裏真居方圓徑寸混而相扶  
先天地生靈頓育尚旁有垣闕狀似蓬壺環匝關閉四通  
知避守禦密固關絕姦邪幽闕相連以戒不虞可以無思  
難以愁勞神氣清室其之能留守之者昌失之者亡動靜  
休息常與人俱內以養己安靜虛無原本陰明內照形軀

閉塞其兌築固靈株三光陸沈溫養子珠視之不見近而  
易求

下篇 此言聖賢服食飛昇金丹之道也

惟昔聖賢懷玄抱真服煉九鼎化迹隱淪含精養神通德  
三光津液膝理筋骨緻堅癸邪辟除正氣常存積累長久  
變形而仙憂憫後生好道之倫隨傍風采指畫古文著爲  
圖籍間示後昆露見枝條隱藏本根託號諸名覆謬衆文  
學者得之趨墮終身子繼父業孫踵祖先傳世迷惑竟無  
見聞遂使宦者不仕農夫失耘商人棄貨志士家貧吾甚  
傷之定錄此文字約易思事者不繁披列其餘核實可觀  
分兩有數因而相循故爲亂辭孔竅其門知者審思用意



觀焉河上媿女靈而最神得火則飛不見埃塵鬼隱龍匿  
莫知所有許欲割之黃芽爲根物無陰陽違天背元牝難  
自卯其鶴不全夫何故乎配合未連三五不交剛柔離分  
施化之精天地自然火動炎上水流洞下非有師導使其  
然也資始統正不可復改觀夫雌雄交媾之時剛柔相糾  
而不可解得其節符非有工巧以制御之男生而伏女偃  
其軀稟子胞胎受炁元初非徒生時著而見之及其死也  
亦復効之此非父母教令其然本在交媾定置始先大陽  
流珠常欲去人幸得金華轉而相因化爲白液凝而至堅  
金鸞先唱有頃之間解化爲水馬齒爛玕陽乃往和情性  
自然迫促時陰拘高禁門忘母養育孝子報恩嚴父施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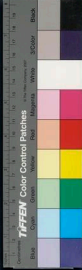
教幼子孫五行錯在相據以生火性銷金金伐木榮三五  
與一天地至精可以口訣難以書傳子當右轉午乃東旋  
卯酉界隔主客二名龍呼於虎虎吸龍精兩相飲食俱相  
食便逐相啗嚙咀嚼相吞愛感守西太白經天殺氣所臨  
何有不傾軋大守鼠馬雀畏鶴各得其功何敢有聲不得  
其理難以妄言竭殫家產妻子飢貧自古及今好者億人  
訛不諧遇希有能成廣求名藥與道垂殊丹砂木精得金  
乃借金水合處木火爲侶四者混沌列爲龍虎能陽數奇  
虎陰數偶肝青爲父肺白爲母腎黑爲子離赤爲女脾黃  
爲祖子五行始三物一家都歸戊巳剛柔迭興更歷分布  
籠西虎東建緯卯酉刑德並會相見歡喜刑主伏殺德主



生起三月輪落魁臨于卯八月麥生天罡據酉子南午北  
互爲綱紀一九之數終而復始舍元虛危攝精于子勤而  
行之夙夜不休伏食三載轉舉遠遊跨火不焦入水不濡  
能存能亡長樂無憂道成德就潛伏俟時太乙乃召移居  
中洲功滿上升虜籙受國如審邊逢觀其端緒以類相况  
揆物終始五行相剋更爲父母母合滋液父主稟與凝精  
流形金石不朽審專不泄得爲成道立竿見影呼谷傳響  
豈不靈哉天地至象若以野葛一寸巴豆一兩入喉輒僵  
不得俯仰當此之時周文操著孔子占象扁鵲操鍼坐成  
叩鼓安能令甦復起馳走今扶輪而行之十四句疑是中  
古事章當在近而易求之下

後序

都國鄙夫幽谷朽生扶懷朴素不樂權榮棲遲僻陋略  
利名執守恬淡希時安寧宴樂閑居乃撰斯文歌叙大易  
三聖遺言察其旨趣一統共倫務在順理宜羅精神神化  
流通四海和平表以爲曆萬世可循序以御政行之不繁  
引內養生黃老自然含德之厚歸根返元近在我心不離  
已身抱一無捨可以長存配以服食雄雌設陳四物今本  
無四  
辭以下念護五行旋循挺除武都八石棄捐審用成物世  
俗所珍羅列三條杖筥相連回出異名皆由一門非徒累  
句諾偶斯文殆有其真磔磔可觀使予數僞却被贊愆命  
參同契微覽其端辭寡道大後嗣宜遵委時去害依託丘  
山循遊寥廓與鬼爲鄰化形而仙淪寂無聲百世一下遊



遊人間敷陳羽繡東西南領湯遊匹際水旱隔併柯葉萎  
黃失其華榮各相乘召安穩長生

參同契箋注

東漢青州從事徐景休註

上篇

乾坤者易之門戶衆卦之父母此註乾坎離匡廓運轂正

軸此註坎艮北柱四卦以爲窠籥覆昌陰陽之道猶工御者

準繩墨執術警正規矩隨軌轍輿中以制外易註張布爲

數在律曆紀律曆紀月節有五六經緯奉日使

兼併爲六十剛柔有表裡朔旦也直事至暮蒙當受晝夜

各一卦用之依次序既未至昧爽終則復更始此六句即

本條竟日辰爲期度動靜有早晚春夏採內體從子到辰

已秋冬當外用自午訖戌亥內則旦爲後至如陽

謂應春秋昏明順寒暑爻辭有仁義隨時發喜怒如是應

四時五行得其序若不應四時則如經文天地設位而易

行乎其中矣易行周天地者乾坤之象也設位者列陰

陽配合之位也易爲坎離坎離者乾坤二用二用無爻位

周流行六虛往來既不定上下亦無常易者象也變象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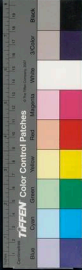
明莫大乎日月日合五行精月受六律紀五六三十度度

竟復更始窮神以知化陽往則陰來輻輳而輪轉出入更

卷舒易有三百八十四爻據爻摘符符謂六十四卦晦至

朔旦震來受符當斯之際天地媾其精日月相輝持雄陽

播玄施雌陰化黃包混沌相交接權輿樹根基經營養鄧



郭凝神以成軀象夫蹈以出蟄動莫不由於是仲尼讚鴻  
濛乾坤德洞虛稽古當元皇開唯建始初冠婚氣相紐元  
年乃芽滋聖人不虛生上觀顯天符天符有進退諄伸以  
應時故易統天心復卦建始萌以以下註易行長子繼父  
體因母立兆乃消息應鍾律升降揀斗樞三日出為夷震  
庚受西方八日兌受下上弦平如繩十五乾體就盛滿甲  
東方蟾蜍與兔魄日月氣雙明蟾蜍視卦節兔者吐生光  
七八道已訖屈折伍下降十六轉就統異辛見平明良直  
於丙南下弦二十三坤乙三十日東北喪其眉節盡相禪  
與繼體復生龍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終七八數十五九  
六亦相應圓者合三十陽氣索藏藏象彼仲冬節草木皆

摧傷佐陽詰商旅人君深自藏象時順節令閉口不用諱  
天道甚浩廣太玄無形容虛寂不可觀匪廓以消亡謬誤  
失事緒言還自敗傷別序斯四象以曉後生百八卦布列  
曜運移不失中元精珍難推度效符證若則觀其象準  
擬其形容立表以為範占候定吉凶發號順時令勿失交  
動時上觀天河文下序地形流中稽於人心參合考三才  
動則觀卦節靜則因象辭乾坤用施行天地然後治若夫  
至聖不過伏羲始畫八卦效法天地文王帝之宗結體演  
爻辭夫子處聖雄十翼以輔之三君天所挑選與更御時  
優劣有步驟功德不相殊和註帝王制作有所理公作狀  
之推度審分錄有形易付量無兆難慮謀作事令可法為





世定是書素無前識資公因師公覺悟之暗若寒帷  
快瞋目登高臺火記六百篇所趣等不迷文字鄭重說世  
人不熟思尋度其源流幽明本共居竊爲賢者談曷敢輕  
爲書若遂結舌膺絕道復罪誅寫竹帛又恐泄天符  
猶豫增歎息復仰綴斯愚問治有法度未可悉陳敷略述  
其綱紀枝葉見扶疎

中篇

陽燄以取火非日不生光方諸非星月安能得水葉二氣  
玄且速感化尚相通何況近存身切在於心宵陰陽配日  
月水火爲效徵耳目口三竅閉塞勿發通真人潛深淵浮  
游守規中旋曲以視聽聞嘗合同爲己之樞輪動靜不

竭窮離氣內築衛坎乃不用聰兌合不以談希古順鴻濛  
三者既開棧緩體處空房妾志歸虛無無念以爲常証難  
以推移心專不縱橫寢寐神相抱覺寐候存亡顏色沒以  
洞骨節益強排却象陰邪然後立正陽修之不輒休處  
氣雲雨行淫淫若春澤液液泉解未後頭流達足究竟復  
上升往來洞無極佛佛被客中反者道之驗弱者德之柄  
耕耘宿汗穢細微得調暢濁者清之路昏久則昭明黃中  
漸通理潤澤達肌膚初正則終修幹立末可持一者以掩  
蔽世人莫知之是非歷職法內觀有所思履行步十宿六  
甲以日辰陰道厭九一濁亂弄元胞食氣鳴腸胃吐正吸  
外邪晝夜不卧寐晦朔未嘗休身體日疲倦恍惚狀若痴



百脉門沸覽不得清溢居累土立瓊宇朝暮敬祭祠鬼物  
見形象寡寐感慨之心歡意喜悅自謂必延期速以死命  
死腐露其形骸舉措歎有違悖逆失樞機諸術甚衆多千  
條萬有餘前却違黃老曲折及九都明者審厥旨嚆然知  
有由

下篇

胡抄投火中色壞還爲鉛水雪得溫涉解釋成太玄金以  
砂爲主稟和於水缺變化由其真終始自相因欲作服食  
仙宜以同類者植不當以投覆難用其卵以類輔自然物  
成易陶殆愈目堂爲珠蓬蒿不成類類同者相從事乘不  
成寶燕雀不生鳳狐兔不乳馬水流不炎上火動不潤下

世間多學士高妙負良才邂逅不遭遇耗火亡資財鍊  
依文說妄以意爲之端緒無因緣度量夫採持攝治差石  
脂雲母及礬磁硫黃堯豫童泥水相煉治鼓下五石銅以  
之爲輔根雜性不同類安肯合體居千舉必萬敗欲點反  
成癡僥倖訖不過至人獨知之稚年至百首中道生狐疑  
肯道寺迷路出正入邪蹊管窺不廣兄難以揆方來火記  
不應作演易以明之假月法鼎爐白虎爲熬樞求日爲流  
珠青龍與之居舉東以合西視魄自相拘上弦兌數入下  
弦艮亦入兩弦合其精乾坤體乃成二八應一斤易道正  
不傾金入於猛火色不奪精光自開闢以來日月不虧明  
金不失其重日月形如常金本從月生朔旦日受符金返



歸其每月晦日相包隱藏其甚廉沉淪於洞虛金復其故  
性感光鳴乃嬉世人好小術不審道深深棄正從邪徑欲  
迷闕不通猶盲不仕快樂者聽商官沒水捕鱉免登山索  
魚龍植麥欲獲黍運規以求方竭力勞精神終年無見功  
欲知伏食法事約而不繁以金爲燧防水入乃優游金計  
有十五水數亦如之臨爐定鉢兩五分水有餘二者以爲  
真金重如木初其三錄不入火二與之俱三物既合度變  
化狀若神丁有太陽氣伏蒸須史問光液而後凝竈曰黃  
與爲歲月將欲訖毀性傷壽年形體爲灰土狀若明應塵  
攝治齊合之持入赤色門固察其際會務令致完堅炎火  
張於下晝夜谷正勤始文使可修始竟武乃陳侯視加謹

檢審察調寒溫周旋十二節節盡更須親氣索命將絕休  
死亡魂魄色轉更爲紫赫然成蓬丹粉糧以一九刀圭最  
爲神子午數合三戊巳號稱五三五既和番八石正綱紀  
呼吸相舍有符思爲夫婦黃土金之父流珠水之子水以  
上爲鬼土鎮水不起朱雀爲火精純平調勝負水盛火消  
滅俱死歸厚土三性既合會本性其宗祖巨勝尚延年還  
丹可入口金性不敗朽故爲萬物寶術士服食之壽命得  
長又土游于四季守界定規矩金砂入五內壽散若風雨  
雷蒸連四肢顏色悅澤好髮白皆變黑齒落生舊所老翁  
獲丁壯者姬成姪女改形免世厄號之曰真人推演五行  
數較約而不繁舉水以激火奄然滅光明日月相薄鍊常



在朝望問水盛坎侵陽火衰離晝昏陰陽相飲食交感道  
自繁名者以定情字者以性言金來歸性初乃得稱還丹  
吾不敢虛說做效聖人文古記蓮龍虎黃帝美金華淮南  
煉秋石王陽嘉黃華賢者能持行不肯無與俱古今道由  
一對談吐所誤學者加勉力留念添思惟至要言甚露昭  
昭不我欺

後記

參同契者辭寡而道大言微而旨深列五帝以建業配三  
皇而立政若君臣差殊上下無準序以為政不至太平伏  
食其法未能長生學以養性又不延年至於剖析陰陽合  
其銖兩日月營室八卦成象男女施化剛柔動靜未鹽分

判以易為証用意健矣故為立註以傳後賢惟晚大衆必  
得長生強已登身為此道者重加意焉

參同契三相類

東漢會稽淳于叔通補遺

上篇

法象莫大乎天地今玄游數萬里河嶽區星紀今人民皆  
驚駭器影妄前却今九年被囚咎皇上覽視之今王者退  
自啟關棧有低昂兮害氣逐奔走江河之枯竭兮水流注  
于海天地之雌雄兮徘徊于與午寅申陰陽祖兮出入獲  
終始循斗而招提兮執衡定元紀并熬於離山兮參火張  
設下白虎導唱前兮蒼液和於後朱雀翔翔戲兮飛揚色  
五彩連遇網羅施兮塵之不得舉嗽嗽聲甚悲兮嬰兒之



暴母顛倒就湯銀兮推折傷毛羽滿刻未過半兮魚鱗仰  
量起五色象炫燿兮變化無常主活潑再沸馳兮暴湧不  
休止接連重疊累兮天牙相錯距形似仲冬水兮珊瑚吐  
鐘乳崔嵬而雜麗兮交積相支柱陰陽得其配兮淡泊而  
相守青龍夾房六兮春華震東卯白虎在鼎七兮秋芒兌  
西百朱雀在張二兮正陽雜南午三者俱來朝兮家屬爲  
親侶本之但二物兮木而爲三五三五并與一作爲一兮  
都集歸二一作所治之如上科兮日數亦取甫先白而後  
黃兮赤黑達表裏名曰第一鴻兮食如大黍米自然之所  
爲兮非有邪僞道山澤氣相蒸兮興雲而爲雨泥竭遂成  
塵兮火滅化爲土若學染爲黃兮借藍成綠組皮革煮成

膠兮麴藥化爲酒同類易施工兮非種種爲巧惟斯之妙  
術兮審諦不誑語傳於億世後兮昭然自可考煥若呈經  
漢兮黃如木宗海恩之務令蕪兮反覆視上下千周燦彬  
彬兮萬遍將可視神明忽告人兮心靈乍自悟探端索其  
緒兮必得其門戶天道無適莫兮常傳與賢者

下篇

圓三五寸一分口四八兩寸唇長尺二厚薄均腹齊三坐  
番溫陰在上陽下奔首尾武中間文始七十終三旬二百  
六善調勻陰火白黃芽鉛兩七聚輔翼人購理腦定昇玄  
子處中得安存米去遊不出門漸成大性情純却歸一還  
木原善愛敬如君臣至一周甚辛勤密防護莫違昏途路



遂復幽玄君達此會乾坤乃圭霍淨魂魄得長生居山村  
樂道者尋其根審五行定鍊分論思之不須論深藏守莫  
傳文御白鶴駕龍鱗遊太虛謁仙君錄天圖覽真人

後序

參同契者數陳伎藝不能純一泛濫而說纖微未備闕略  
參籙今撰錄補塞遺漏色幽深鉤核相建旨意等齊所  
趨不特故復作此命三相類大易情性各如其度黃老用  
究較而可御爐火之事真有所棟三道由一俱出還路歧  
豈花葉果實垂布正在根株不失其素誠心所言審而不  
悞

參同契卷終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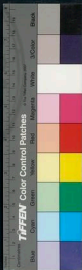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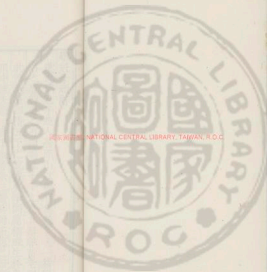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202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19715 1.10



鴝冠子題辭

漢志鴝冠子先人居深山以鴝羽爲冠著書一篇因以名之唐韓退之有曰鴝冠子十九篇其辭雜黃老刑名其博義篇四稽五至之說當矣學問篇稱慶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者余三讀其詞而悲之而柳子厚則謂余讀買誼鵬賦嘉其詞學者以爲盡出鴝冠子讀其書則僅誼所引足取耳餘無可者意好事者僞爲其書乎按此書雖雜黃老刑名而要其宿時若散亂無家者然其奇言異旨亦每每而有也則亦安得遽棄之哉

鴝冠子題辭畢



百家類纂

道家類

鶡冠子

博選

王缺非一世之器者厚德陽俊也註缺法道凡四稽一曰  
天二曰地三曰人四曰命權人有五至一曰伯己二曰什  
己三曰若己四曰厥役五曰徒隸所謂天者物理情者也  
所謂地者常弗去者也所謂人者惡死樂生者也所謂命  
者靡不在君者也君也者端神明者也神明者以人為本  
者也人者以賢聖為本者也賢聖者以博選為本者也博  
選者以五至為本者也故比面而事之則伯己者至先趨  
而後息先問而後墨則什己者至人趨己趨則若己者至



憑几據杖指麾而使則踰役者至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故  
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亡主與徒處故德萬人者謂之  
萬德千人者謂之彥德百人者謂之英人傳志曰曠之  
為德音者所謂聲也未聞音出而響過其聲者也貴者有  
知富者有財貧者有身信符不合事舉不成不死不生剛  
斷不成計功而償權德而言王秩在此孰能使管

夫君子者易親而難狎畏禍而難却嗜利而不為非時動  
而不苟作體雖安之而弗敢處然後禮生心雖欲之而弗  
敢信然後義生夫義而欲而治禮反情而辨者也故君子  
弗徑情而行也夫亂世者以羸為知造意以中險為道以  
利為情若不相與同惡則不能相親相與同惡則有相憎

小人雖說者言仁則以為誣養於義則以為奪平心而直  
善之則有弗信故賢者之於亂世也絕豫而無由過異類  
而無以告苦乎哉

天文也地理也月刑也日德也四時檢也度數節也陰陽  
氣也五行業也五政道也五音調也五聲故也五味事也  
賞罰約也此皆有驗有所以然者隨而不見其後迎而不  
見其首成功遂事莫知其狀圖弗能載名弗能舉靈為之  
說曰苟乎苦乎中有象乎苦乎苦乎中有物乎實乎冥乎  
中有精乎

別地而守之分民而部之寒者得衣飢者得食寃者得理  
勞者得息聖人之所期也夫裁衣而知擇其工裁國而知



索其人此固世之所公哉同而後可以見天異而後可以見人變而後可以見時化而後可以見道臨利而後可以見信臨財而後可以見仁臨難而後可以見勇臨事而後可以見術數之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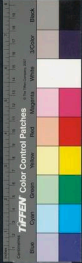
月望而裝月毀於天珠蛤蠱蚌虛于深渚上下同離也未令而知其爲未使而知其往不加務而民自盡此化之期也使而不往禁而不止上下乖謬者其道不相得也

昔者有道之取政非於耳目也夫耳之主聽目之主明一葉蔽目不見太山兩豆塞耳不聞雷霆道閉而舌未之調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任賢使能非與處也水火不相入天之制也明不能照者道弗能得也規不能包者力弗能挈

也自知慧出使王化爲環映者是政反爲滑也田不因造形不能成穀爲化不因民不能成俗嚴疾適也喜怒適也四者已何非師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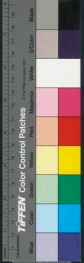
惟聖人窺道之情惟道之法公政以明斗柄東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斗柄運於上事立於下斗柄指一方四塞俱成此道之用法也

陰陽不同氣然其爲和同也酸鹹甘苦之味相反然其爲善均也五色不同采然其爲好齊也五聲不同均然其可善一也故物無非類者動靜無非氣者是故有人將得一人氣吉有家將得一室氣吉有國將得一國氣吉具將凶



者反此故同之謂一異之謂道相勝之謂執吉凶之謂  
天者萬物所以得立也地者萬物所以得安也故天定之  
地處之時祭之物受之聖人乘之夫寒溫之變非一精之  
所化也天下之事非一人之所能獨知也海水廣大非獨  
仰一川之流也是以明主之治世也急於求人弗獨為也  
與天與地建立四維以輔國政鈞純相布銜誠相制參偶  
其備立位乃回經氣有常理以天地動逆天行不祥有異  
事不任賢無功必敗出竟其道入窮其變張軍衛外禍反  
在內所備其遠賊在所愛是以先王置士也舉賢用能無  
阿於世仁人居左忠臣居右義臣居右聖人居後左法仁  
則春生殖前法忠則夏功立右法義則秋成熟後法聖則

冬閉藏先王用之高而不墜安而不忘此萬物之本則天  
地之門戶道德之益也此四大者君之所取於外也君者  
天也天不開門戶使下相害也進賢受上賞則下不妬  
君通知人臣術知事故臨貨分財使人犯惠應難使身受  
言結辭使辯處事定計使智理民處平使謙賓奏贊見使  
禮用民獲象使賢出封越境適絕國使信制天地御諸侯  
使聖夫仁之功善與不爭下不怨上辯士之功釋怨解難  
智士之功事至而治難至而應忠臣之功正言直行矯拂  
王過義臣之功存亡繼絕救弱誅暴信臣之功正不易言  
貞諫之功祭私立公禮臣之功尊君卑臣賢士之功敵國  
禪之四境不侵聖人之功定制於冥冥求至欲得言聽行





從近親遠附明達四通內有挾度然後有以量人富者觀其所予足以知仁貴者觀其所舉足以知忠觀其天祥長不讓少貴不讓賤足以知禮達觀其所不行足以知義受官任治觀其去就足以知智道之不懼足以知勇口利辭巧足以知辯使之不隱足以知信管者觀其所不取足以知廉賤者觀其所不為足以知賢測深觀天足以知聖過人有德君子至門不言而信萬民附親過人暴驕萬民流離上下相疑從而如環日夜相枕諫者弗受言者危身無從聞過故大臣爲而不忠是以爲人君親其民如子者弗召自來故曰有光卒於美名不施而貴弗受而求親故曰有殃卒於不祥夫長者之事其君也詞而和之士於純

厚引而化之天下好之其道曰從故卒必昌夫小人之事其君也務蔽其明塞其聽來其威以灼熱人天下惡之其崇日凶故卒必敗禍及族入此君臣之變治亂之分與環之關梁國家之閔也猶也逆順利害由此出生凡可無學而能者唯息與食也故先王傳道以相効屬也賢君猶成法後世久長隋君不從當世滅亡

神靈咸明與天合勾萌動作與地俱陰陽寒暑與時至三者聖人存則治亡則亂是故先人富則驕貴則贏兵者百歲不一用然不可一日忘也是故人道先兵地大者國實民衆者兵彊兵彊者先得意於天下

欲知來者察往欲知古者察今擇人而用之者王用人而



擇之者亡逆節之所生不肯侵賢命曰凌百姓不敢言命曰勝夫地大國富民衆兵彊曰足士有餘力而不能以先得志於天下者其君不賢而行驕溢也

陰陽者氣之正也天地者形之正也聖人者德之正也法令者四時之正也故一義失此萬或亂彼所失甚少所敗甚衆所謂天者非是蒼蒼之氣之謂天也所謂地者非是附膺之土之謂地所謂天者言其然物而無勝者也所謂地者言其均物而不可亂者也

見日月者不為明聞雷霆者不為聰事至而議者不能使變無生故善度變者觀本本足則盡不足則德必薄兵必老其孰能以禍材為榮德得義者哉其文巧武果而姦不

止者生於本不足也故主有二政臣有二制臣費用主不能使臣必死主邪能止是以聖王獨見故主官以授長者在外夫長者之為官也在內則正義在外則固守用法則平法人本無害以端天地令出一原散無方化萬物者令也守一道制萬物者法也法也者守內者也令也者出制者也天法不敗是令不傷理故君子得而尊小人得而謹管靡得以全人備於心道備於形人以成則士以為繩列時第氣以授當名故法錯而陰陽調鳳凰者鶉火之禽陽之精也麒麟者玄枵之獸陰之精也萬民者德之精也德能致財積精畢至天地陰陽取稽於身故布五正以司五明十變九道稽從身始五音六律稽從身出五五



二十五以理天下六六三十六以為巽式氣由神生道由神成唯聖人能正其音調其聲故其德上及太清下及泰  
寧中及萬靈膏靈降白丹發醴泉出朱草生眾祥其故萬  
口云帝制神化景星光潤文則寢天下之兵武則天下之  
兵莫能當遠之近顯乎隱大乎小象乎少莫不從微始故  
得之所成不可勝形失之所敗不可勝名

天者誠其日德也日誠出誠入南北有極故莫弗以為法  
則天者信其月刑也月信死信生終則有始故莫弗以為  
政天者明星其稽也列星不亂各以序行故小大莫弗以  
章夫者因時其則也四時當名代而不干故莫弗以為必  
然天者一法其同也前後左右古今自如故莫弗以為常

為善於鄉不如為善於里為善於里不如為善於家是以  
為善者可得舉為惡者可得誅莫敢道一旦之善皆以終  
身為期素無失次故化立而世無邪化立俗成少則同儕  
長則同友遊教同品祭祀同福死生同愛禍災同憂居處  
同樂行作同和吊賀同雜哭泣同哀驩欣足以相助僮謀  
足以相止安平相馴軍旅相保夜戰則足以相信晝戰則  
足以相配入以禁暴出正無道是以其兵能橫行誅伐而  
莫之敢禦故其刑設而不用不爭而權重車甲不陳而天  
下無敵矣

夫錯行合意扶義本仁積順之所成先聖之所生也行其  
道者有其名為其事者有其功故天地成於元氣萬物乘



於天地元氣太虛也太虛含天地神聖乘於道德以究其  
理若上聖皇天者先聖之所倚威立有命也故致治之目  
在己者也招高者高招厚者厚故成形而不變者度也未  
離已而在彼者也陳體立節萬世不易天地之位也分  
物紀名文聖明別神聖之齊也法天居地去方錯圖神聖  
之鑿也象說各物成功遂事隱彰不相離神聖之教也故  
流分而神生動發而明生明見而形成形成而功存故文  
者所以分物也理者所以紀名也天地者同事而異域者  
也無幾圓者天之文也無矩方者地之理也天循文以動  
地循理以作者也二端者神之法也神聖之人后先天地  
而尊者也後天地生然知天地之始先天地亡然知天地

之終道包之故能知度之尊重焉故能改動之敏明焉故  
能制斷之精神者物之貴大者也內聖者精神之原也莫  
貴焉故靡不仰制焉

道有度數故神明可交也物有相勝故水火可用也東西  
南北故形名可信也五帝在前三王在後上德已衰矣真  
知俱起黃帝百戰蚩尤七十二堯代有唐禹服有苗天不  
變其常地不易其則陰陽不亂其氣生死不僥其位三光  
不改其用神明不徙其法得失不兩聚成敗不兩立所謂  
賢不肖者古今一也君子不惰真人不怠無見又貧賤則  
城蘭之伊尹酒保太公屠牛管子作革百里奚官奴海內  
荒亂立為世師莫不天地善謀日月不息適成四時精習



象神孰謂能之素成其用先知其故湯能以七十里放桀  
武王以百里伐紂知一不煩千方萬曲所難齊同勝道不  
一知者計全明將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欲  
踰至德之美者其慮不與俗同欲驗九天之高者行不徑  
請是以忠臣不先其身而後其君寒心孤立懸命將軍野  
戰則國弊民罷城守則食人灼骸計失其國創主困為天  
下笑持國計者可以無詳乎

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雀太微籠中之鳥空窺不出太密衆  
人唯唯安定禍福憂喜聚門吉凶同域唯言在堂失反為  
得成反為敗吳大兵強夫差以困越樓會稽勾踐霸世逢  
人大觀乃見其可櫛朽一術彘足以游猶如方壺之

往古來今事孰無郵舜有不孝堯有不慈文王桎梏管仲  
拘囚埃軋姦氓孰始得之至得無私泛泛乎若不繫之舟  
能者以濟不能者以覆天不可與謀地不可與處聖人捐  
物從理與舍衆人域域迫於嗜欲小知立趨好惡自懼夸  
者死權自貴矜容列士徇名貪夫徇財

天高而可知地大而可宰萬物安之人情安取伯夷叔齊  
能無盜而不能使人不意已申徒狄以為世溷濁不可居  
故負石自投於河不知水中之亂有逾甚者德之盛山無  
徑跡澤無橋梁不相往來舟車不通何者其民猶赤子也  
有知者不以相欺役也有力者不以相臣主也是以烏鵲  
之巢可俯而窺也麋鹿羣居可從而餘也至世之衰父子



相圖兄弟相疑何者其化薄而出於相以有為也

今世之處側者皆亂臣也其智足以使主不達其言足以滑政其朋黨足以相害於利害昔湯用伊尹周用太公秦用百里楚用申蕪齊用管子此數大夫之所以高世者皆亡國之忠臣所以死也由是觀之非其智能難與也乃其時命者不可及也唯無如是時有所至而求時有所至而辭命有所至而圖命有所至而圖賢不必得時也不肖不必失命也是故賢者守時而不肖者守命今世非無舜之行也不知堯之故也非無湯武之事也不知伊尹太公之故也費仲惡來得辛紂之利而不知武王之伐之也比于子胥好忠諫而不知其王之煞之也費仲惡來者可謂知

心矣而不知事比于子胥者可謂知事矣而不知心聖人者必兩備而後能究一世

不徒生於弗需謂故賤生於無所用中河失船一壺千金謂也可以貴謂之貴賤無常時使物然常如善善昭謂之不易一揆至今不知善善故有身死國亡絕祀滅宗細人猶然不能保壽義則自况

卓襄王問龐媛曰夫君人者亦有為其國乎龐媛曰王獨不問俞跗之為醫乎已成必治鬼神避之楚王臨朝為隨兵故若堯之任人也不用親戚而必使能其治病也不任所愛必使舊賢楚王聞傳暮誠在身謂也必待俞跗卓襄王曰善龐媛曰王其忘乎昔伊尹醫殷太公醫周武王百



甲醫秦中應醫郢原季醫晉范蠡醫越管仲醫齊而五國  
窮其苦也然道不同數卓襄王曰願聞其數幾曰王獨  
不聞魏文王之問扁鵲邪曰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尊為醫  
扁鵲曰長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鵲最為下魏文侯曰可得  
聞邪扁鵲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於  
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於閭若扁鵲者鑿血脈  
按竅藥副亂膚間而名出聞於諸侯魏文侯曰善使管子  
行醫術以扁鵲之道曰桓公幾能成其霸乎凡此者不病  
病治之無名使之無形至功之成其下謂之自然故良醫  
化之拙醫敗之雖幸不死創伸股維卓襄王曰善寡人雖  
不能無創孰能加秋毫寡人之上哉

昔行不知所往而求者則必惑索所不知求之象者則  
必弗得故人者莫不蔽於其所不見詰於其所不聞塞於  
其所不聞詰於其所不能創於其所不勝世俗之象籠乎  
此五也而不通此未見而有形故曰有無軍之兵有無服  
之喪人之輕死生之故也人之輕安危之故也夫蚊虻墜  
乎千仞之窟乃始翱翔而成其容牛馬墜碎而無形由是  
觀之則大者不便重者創深兵者涉死而取生蹈危而取  
安是故言而然道而當故一納嗜膚不寐至旦半棘入目  
四方弗治所謂蔽者豈不障於惟嫌隱於帷薄哉  
耳者可以聽調聲而不能為調聲目者可以視異形而不能  
為異形口者可以道神明而不能為神明故先王之服



師術者呼往祭掌釋約解判達昏開明而且明焉

自然形也不可改也奇耦數也不可增減也成敗兆也非而長也故其得道以立者地能立之其得道以什者地弗能立也其得道以安者地能安之得其道以危者地弗能安也其得道以生者天能生之其得道以死者天弗能生也其得道以存者天能存之其得道以亡者天弗能存也彼安危孰也存亡理也何可責於天道鬼神奚與

道者開物者也非齊物者也故聖道也道非聖也道者通物者也聖者序物者也是以有先王之道而無道之先王故聖人者後天地而生而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亡而知天地之終力不若天地而知天地之任氣不若陰陽而能

為之經不若萬物多而能為之正不若髮美麗而能舉善措過焉不若道德富而能為之崇不若神明照而能為之主不若鬼神潛而能炳其靈不若金石固而能燒其動不若方圓活而能陳其形昔之得道以立至今不墜者四時太山是也其得道以危至今不可安者岑巒煙窟棠木降風是也其得道以生至今不亡者日月星辰是也其得道以亡至今不可存者岑棠遇霜朝露遭日是也

今世之言兵也皆強大者必勝小弱者必滅是則小國之君無霸王者而萬乘之主無破亡也昔夏廣而湯狹殷大而周小越弱而吳強此所謂不戰而勝善之善者也此陰經之法夜行之道天武之類也今或儼尸百萬流血千里





而勝未決也。以為功計之，每已不若是。故聖人昭然獨思，  
忻然獨善。若夫耳聞金鼓之聲，而希功目見旌旗之色，而  
希陳手握兵刃之枋，而希威揚。振出進合關，而希勝是裏  
王之所破亡也。

鵬冠子卷終

抱朴子題辭

晉葛洪撰。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元帝時累召不起。止  
羅浮山，鍊丹著書，推明飛昇之道。導養之理，黃白之事，  
以為神仙決可學。學之無難，合丹砂黃金為藥而服之，  
即令人壽與天地相畢。乘雲駕龍，上下太清。其他雜引  
黃帝御女及三皇內文，勅召鬼神之事，皆誕妄不可訓。  
書有內外篇，今所錄者外篇也。洪博聞深洽，江左絕倫。  
為文辭雖不近古，紆徐蔚茂，旁引曲證，必達已意。乃已  
要之，洪亦奇士也。使舍是而學六藝，夫孰禦之哉。惜也。

抱朴子題辭單



百家類纂

道家類 抱朴子

進有攸往之利退無潘尼之累明哲以保身宜化以辭  
若令各守洗耳之高人執耦耕之分則稽古之化不建英  
明之盛不彰明良之歌不作

重壽壽者神勞  
箕子視象著而流泣尼父問偶莖而永歎蓋尋微以知者

原始以見終  
周成賢而信流言公旦聖而走南楚託鴟鴞以告悲賴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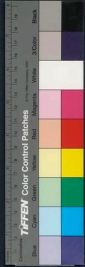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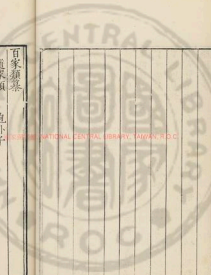
滕以僅免

百家類纂

卷之三

七

七



夫漸漬之久而膠漆解堅沒潤之至則骨肉乖折糜羽之

積則沈舟折軸三至之言則市虎以成

金雖克木而錐鑽不可以伐鄒林木雖勝火而升合不足  
以較焚山寸膠不能治黃河之濁尺木不能却蕭丘之熱  
是以身名並全者其稀而先笑後號者多有也

藜藿嘉於八珍寒果旨於醢醢踴於美於赤葛組袍熨於  
袞服

君子思危於未形絕禍於方來

夫傾崖鳥之巢則靈鳳不集蓬蒿蠶之池則神虬避迹刺  
凡獸之胎則麒麟不時其郊寄一分之士則英傑不踐其  
瓊華不琢則耀夜之景不發丹青不治則鉞鈞之勁不就

大則不鑽不生不積不熾水則不決不流不積不深故賢  
雖在我而成之由彼也

披六經玩百氏然後覺而藉之至困也夫不學而求知猶  
願魚而無網焉心雖勤而無獲矣

夫周公上聖而日讀百篇仲尼天縱而常編三絕墨翟大  
賢義文亞車仲舒命世不窺園門倪寬帶經以芸鉏路生  
藪蒲以寫書黃霸抱椹格以受業審子勤夙夜以倍功故  
能究覽道奧窮測微言

瞻離畢而分陰陽之候由冬蠶而覺閏餘之錯何神之有  
學而已矣

無學術則安能見邪正之真偽其古今之行事見三苗傾



於則知川源之未可恃也觀巖幽之不守則覺履險之不足賴也

賢君抱懼不足而改道恐有餘謀當計得猶思克而弗休焉戰勝地廣猶戒盈而夕惕焉

料倚伏於未萌之前審毀譽於巧言之口不使教朴敢於雕偽

怒不越法以加虐責不踰憲以厚遣割情於所愛而有犯者無赦林普於所憎而有勞者不遠掩細瑕而鮮大用忘近惡而念遠功

根深則末盛矣下樂則上安矣焉不謂造父不能超千里之速氏不附唐虞不能致同天之美焉極則變態而傾價

惟憂矣民困則多難叛其禍必振矣

廣苑圃而狹招納深池沼而淺見信說狗馬而惡莠誦貴珠玉而賤智略費綺紈而約惠澤緩賑濟而急聚欲勸收

弋而忽稼穡重魚弁而輕民命則危亡不可以怨天微罰不可以尤人也

大納華妾而論前將之惡買僕虜而毀故主之基凡人庸夫猶不平之何者重傷其類自自然情也

渭濱呂尚之儂嚴問傳說之屬懷其王佐之器抱其龜世之材秉竿擗紮老死於庸兒之伍而遂不遭文王高宗者

必不告矣

駭駭之騁逆迹由造父之御也禹稷之序百揆遭唐虞之



主也故能不勞而千里至揖讓而頌聲作

良哉政於拙御智士蹟於闇世仲尼不能止魯侯之出晏  
要不能遏崔杼之亂其才則是主則非也

衆力并則萬鈞不足舉也羣智用則庶績不足康也

舍輕賤而參無涯者不見其必濟也無良輔而失隆平者  
未聞其有成也鴻鸞之凌虛者六翮之力也淵虬之天飛  
者雲霧之借也故招賢用才者人主之要務也立功立事  
者聖後之所思也若乃樂治定而忽智士者何異欲致遠  
途而棄騏驎哉

口不容而強吞之者必哽才非匹而委使之者見輕

夫勁弩難較而可以摧堅遠遠大業難乘而可以致重并

深猛舒難御而可以折衝拓境高賢難臨而可以攸敘  
黎庶巧偽趨利忘義若不齊之以威糾之以刑述彘義廢  
之風則亂不可振

溫而無寒則蟬動不蟄根植冬榮寬而無嚴則奸宄並作  
利器長守

法廢則禍亂滋矣亡國非無令也惠於令頒而不行敗軍  
非無禁也惠於禁設而不止

唐虞其仁如天而不原四罪姬公友于兄弟而不赦二叔  
仲尼之誅正卯漢武之殺外甥垂淚惜法蓋不獲已也

明病之術者杜未生之疾達治亂之要者過將來之患  
大繁策急難非造父之御嚴刑峻罰非三五之道故有虞



手不指揮口不煇言恭已南面而治化雍熙矣

無喉之渴切身而遙指滄海於萬里之外滔天之水已及而方造舟於長洲之林安得免夸父之禍脫滄水之害夫厥廢不除而不脩越人之術者難圖老彭之壽也姦黨資繁而不嚴彈違之劍者未見其長世之福也

明主爵神於上忠良盡諫於下是不善則若厲鷄之搏鳥雀觀亂萌則若薙由之艾蒿叢

華霍所以能崇極天之峻者由乎其下之厚也唐虞所以能臨綿綿之功者資賴股肱之良也

大銓衡不平則輕重錯謬斗斛不正則少多混亂繩墨不陳則曲直不分

其貨多者其官貴其財少者其職卑故東園積實官之錢霍烈有銅臭之噫

凡夫淺識不辯邪正謂守道者為陸沈以獲往者為知變俗之隨風而動逐波而流者安能復身於德行苦思於學問哉

披洪範而知其子有經世之器覽九術而見范生懷治國之養省戎吾之書而明其有振亂之幹視不害之文而見其精霸王之道也

大明君不恃人之可欺不恃人之不欺已也

芳蘭之分烈者清風之功也屈士起於丘園者知己之賜也小善雖無大益而不可不為細惡雖無近禍而不可不也



若此智而交則白屋不降公旦之貴若鈞才而遊則尼父必無入室之客矣

名多其實位過其才處之者猶恐免於禍辱交之者何足以為榮福哉

夫操尚不同猶金沉羽浮也志好之乎次猶火升而水降也苟不可同雖造化之靈大塊之匠不可使同也何可哉夫畏木者不必廢舟揖忌傷者何必弄斧斤

天地不交則不泰上下不交則亦志夫不泰則二氣隔并矣志乖則天下無國矣

明鏡舉則傾冠見矣鏡和照則曲影覺矣舉括格則枉刺之疾消矣良友結則輸仁之道弘矣遠者知其然也

梧宮不與鷓鴣同枝麟虞不與豺狼遠群清源不與濁流混流仁明不與凶闇同處

天不能平其西北地不能隆其東南日月不能摘光於曲穴衝風不能揚波於井底

夫以王為石者亦將以石為王矣以賢為愚者亦將以愚為賢矣以石為王未有傷也以愚為賢者亡之診也

夫結綠玄黎非謂病不能市也千鈞之重非貴獲不能抱也白雲之絃非靈素不能徵也適倫之才非明主不能用

夫龍驤維繫則無以別乎寒驥赤刀韜鋒則曷用異於死士以自銜為不高女以自媒為不貞何必委洗耳之峻操效負狙之于榮哉



淮陰投竿而稱孤文種解纜而紆青傳說釋筌而論道管  
子脫程爲上卿蓋君子藏器以有待也

夫彼者鼓珍賂爲勁羽則無高而不到矣乘朋黨爲舟楫  
則無遠而不濟矣

其利口諛辭也似辨其道聽塗說也似學其心險貌柔也  
似仁其行汙言絮也似庶其好說人短也似忠其不知忌  
諱也似直故多通焉

明君勅於招賢而汲汲於擢奇導途疑滯而嚴防瘴藪才  
誠足委不拘於屑鈞言審可植抽之於戎戍或舉於半口  
之下而加之於琴堂之上或拔於桎梏之中而任以社稷  
之重故能勳業隆濟拓境服遠取威定功垂統長世也

至公用則姦黨破衆師立則主威奪矣

奮高馬換田間諸生而善於用兵奮何重悉不盡經語而  
優於學輔

弁戎者土必沃魚犬者水必廣

文王之接呂尚棄陸末移而知其足師矣文德之見孔明  
舉景未改而腹心已委矣

口不能吐片奇筆不能寫半句入不能宰民出不能用兵  
治事則事廢御命則殞命

儼笑雖堪者也而清節者不納不義之穀帛焉困處難居  
者也而高尚者不處危亂之榮貴也

夫災嘉害殺至降霜則殄矣俟雄亂羣值獲將則敗矣





君子之交也以道義合以志契親故淡而成焉小人之接

也以勢利結以狎慢密故甘而敗焉

教以盤旋訓以揖讓立則盤折拱則抱鼓趨步升降之節

瞻視接對之容

琴瑟虛已則附之者衆驕慢僭傲則去之者多附之者衆

則安去之者多則危之訟也

幼上林檎紫之膏夫為春蠶夏蠅之聒耳

雖銀地紋眉之中而笑彌天之大禍寸鮪游牛迹之水不

黃橫海之巨鱗故道業不足以相涉聰明不足以相達理

自不合無所多推

夫節士不能使人不憎之而置不可屈也不能令人不辱

之而行猶在我也不能令人不損之而無不可改也

夫百尋之室焚於分寸之燧千丈之波潰於一蟻之穴何

可不深防乎

明者果矣略細不枝不求故能取成定功成天平地登首

稱新而變數粒而炊屏瑕棄瑛拔毛索縻哉

水不發崑山則不能揚洪流以東漸書不出英俊則不能

備致遠之弘韻焉

新勅以詐刻加價辨方以偽題見實

大約則易從儉則用少易從則不煩用少則費薄不煩則

范事者無過矣費薄則調求者無苛矣

正經為道義之淵海子書為增深之川流



合鑄鍊可以齊重於山陵最百十可以致數於億兆辟色  
會而交蒸厥象音雜而韻濶和也

以礪切之至百為駸駸以虛毒之小辯為妍巧直偽頽側  
玉石混清

著然者禮柏之飾事可傳者祭畢之芻狗

客可以素而魚米養則不得無祭文可以廢而道未行則  
不得無文

鹿馬千駟而駸駸有逸牽之價美人萬計而西施有超世  
之容蓋有迷過象者也

莊官則非多財者不達也獄訟則非厚貨者不直也官高  
勢重力足核才而不能廢聽聽之片言進益時之趨也

柔媚者受崇飾之祐方稔者蒙訕棄之患養豺狼而殲驍

廣植枳棘而剪椒桂

進則切辭正論攻過箴闕退則端誠杜私知無不為

夫觀機而不作不可以言明安土而不移象庶之常事

夫瞻者不可昏之以分雅鄭替者不可責之以別丹漆井  
畫不可語以滄海庸俗不中說以經術注清聽於九韶者  
邑人之聲不能悅其耳烹大牢饗方丈者祭享之味不能

甘其口

夫收微言於粹璧者周孔之選武也情萃萃於為利者孟  
夏之罪人也造遠者莫能無通於岐路有為者莫能並舉

於耕學



歲培則勞勞則不學清而清至矣若沃則逸逸則不學者  
而奢來矣

北辰以不改爲衆星之尊五嶽以不遷爲群望之宗騶蚌  
屢移而不貴貪魚鱉深則逢患

疏廣散金以除子孫之禍叔敖取菽以弭可欲之憂牛缺  
以載珍致寇閭殺以多藏召殃得失較然可無鑿乎

閻有伊呂之才者不久滯於窮賤懷荷頓之術者不長處  
於飢寒

番餌香則鯨鮪來懸賞厚則果毅奮長卿所以解積鼻而  
揮朱旆曲逆所以下席菲茅茅土不富所以食十萬之邑  
絳侯所以拔圉圉之困也

大孝必畏辱親之險故子春戰悸於下堂上智不肯難得  
之財故唐虞捐金而拱璧

回憲以清苦稱高陳平以無金免危廣漢以好利喪身  
味道者以辭飽醜德者以義醒

夫藏多者亡厚好讒者忌盈舍夜光者速割備覆車者必  
傾過載者沈其舟怒騰者殺其生

役舟楫以濟不通服牛馬以息負步序等威以鎮禍亂造  
器械以戒不虞創書契以治百官制禮律以肅風教皆大  
明之所爲非偏人之所能辨也

夫科盛衰於未兆探機事之無形指倚伏於理外距浸潤  
於根生者明之功也



六國相吞討虜方競高樓許而下道德尚後伐而廢退讓  
孟生方欲抑頰貪殘褒隆仁義安得不勤勤諄諄獨稱仁  
抱憂燭於瑣堵之內者不見天光之煥爛倡鮪鯨於跡水  
之中者不識四海之浩汗重江河之深而不知吐之者崑  
崙也珍黍稷之收而不覺秀之者豐壤也

藜藿彌原而芝萸不混枳棘被野而尋木間秀沙礫無量  
而珠璣甚妙鴻華屯飛而鸞鳳罕出旭陽盈藪而亂龍希  
觀班生多黨固其宜也

道之興也則三五雷拱而有會焉道之衰也則叔代馳騫  
而不足焉夫唯有會故無為而化美大唯不足故刑嚴而  
好繁

末俗偷薄唯偽彌深玄淡之化廢而邪俗之常繁夫淵竭  
池澆則蛟龍不游巢傾卵殆拾則鳳凰不集登日子室而翔  
鷗不下凡卉春剪而芝蕢不秀世俗醜正假辱將臻彼有  
道者安得不超然振翅乎風雲之表而灑爾載就於玄漠  
之際乎

登璇璣之眇邈則知井谷之至卑觀大明之麗天乃知鷄  
金之可隨

夫搜尋仞之壘求于天之木漉牛迹之中索吞舟之鱗用  
日雖又能安得乎

清鄙芳醴亂性者也紅華素質伐命者也

班狄不能削石作芒鉞歐冶不能鑄鉛錫作干將



以鐵鼻之缺損無價之淨鈞分寸之暇素盈尺之夜光朱  
公所以鬱悅薛灼所以咏嘆猶人不學仙也道術乃令變  
形易貌吞刀吐火坐在立亡興雲起霧召致蛇重聚合魚  
籃入淵不崩跳刃不傷

湯師蜘蛛而結網唐堯見堯英而知月

上士得道成天官中士得道棲紫崖寄下士得道長生則  
素顏紅膚政其目清而洗微亂其聽龍淵以靡露常新芥  
以日用速敝

寸蠅泛濫跡水之中則謂天下無四溟之廣芒蠅宛轉果  
核之內則謂天下無八極之大葦脯救饑鷓酒止渴非不  
替飽死亦及之

貴明珠而賤淵潭愛酥壁而惡荆山不知淵潭是明珠所  
出荆山是和磬所生

欲長生服山精山精木也

欲得長生腹中清欲得不死腹無屎

俚語示人在世間日失一日如牽牛羊詣屠所每進一步  
去死轉近

大厦既燒取水於滄海洪濤凌空伐舟於長川則不疑

臣猶手足覆水執熱不得辭焉

高巖將墮非細縷所緩龍門沸騰非均瘼所造

劍戟不長於縫緝可以割割牛馬雖鑽不可割割牛馬而  
長於縫緝材有大小不可棄也



六軍如林未必皆勇仁者政之脂粉刑者世之舉策當殺  
不設大威乃發鐵端之火口水可滅鴿卵未乳指掌可虜  
及其乘衝懸燎巨野奮六翻凌朝霞雖知勇不能制也  
委薶美而乘奔馬於險途搭椽檣而泛輕舟於江海豈不  
險哉

企丹不能凌陽侯之波王馬不任騰千里之蹏  
或輸自售之寶或賣要人之書或父兄貴顯望門而辟命  
或低頭屈膝積習而見收

識珍者必拾渥水之明珠賞氣者必將穢藪之芳蕙智大  
者壘柱以山峙器小者蓬飛而萍浮直繩柱木之所憎清  
公姦惡之所警

窮巷諸生吟誦而向枯簡籠留而守黃卷低眉屈膝趨奉  
豪貴毛成翼長歸脫泉壤自乃軒昂此猥碎之徒也  
昔西施以心痛卧於道側爾鬱芬芳人皆美之鄰女慕焉  
人皆憎之猶世人效戴叔鸞阮嗣宗也逢世所貴則蹇蹙  
蒙龍駁之價

狐白不可以當暑龍鱗不可以乘陸

夫良將剛則法天可望而不可干柔則象淵可觀而不可  
入去如收電可見而不可進住如丘山可瞻而不可動  
額多則魚投窟泉則鳥亂

盈夫之尾必非咫尺之軀尋伺之牙必非膚寸之口

抱朴子卷第



天隱子題辭

唐司馬承禎序曰神仙之道以長生爲本長生之要以  
養氣爲根夫氣受之於天地和之於陰陽陰陽神靈謂  
之心主晝夜寤寐謂之魂魄是故人之身大率不遠乎  
神仙之道矣天隱子吾不知其何許人著書八篇包括  
秘妙殆非人間所能力學者也觀夫修煉形氣養和心  
靈歸根契於伯陽遺照齊於莊叟長生久視無出是書  
信哉自伯陽以來惟天隱子而已矣昔有謝自然欲過  
海水師蓬萊至海上或謂自然曰蓬萊隔弱水三十萬  
里不可到天台有司馬子微身居赤城名在絳闕可往  
從之自然乃還受道於子微白日仙去東坡水龍吟詞

REX INFO.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WUZHANG F.O.C.



天隱子題辭

唐司馬承禎序曰神仙之道以長生爲本長生之要以  
養氣爲根夫氣受之於天地和之於陰陽陰陽神靈謂  
之心主晝夜寤寐謂之魂魄是故人之身大率不遠乎  
神仙之道矣天隱子吾不知其何許人著書八篇包括  
秘妙殆非人間所能力學者也觀夫修煉形氣養和心  
靈歸根契於伯陽遺照齊於莊叟長生久視無出是書  
信哉自伯陽以來惟天隱子而已矣昔有謝自然欲過  
海水師蓬萊至海上或謂自然曰蓬萊隔弱水三十萬  
里不可到天台有司馬子微身居赤城名在絳闕可往  
從之自然乃還受道於子微白日仙去東坡水龍吟詞

REX EX LIBRIS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WUZHANG F.O.C.





天隱子題辭畢

云古來雲海茫茫蓬山絳闕知何處人間自有赤城居  
十龍蟠鳳舉清靜無爲坐忘遺照八篇奇語按承禱字  
子微嘗著坐忘論此書八篇言長生久視之法與之相  
表裏豈天隱子卽承禱不欲自顯其名邪唐嚴起曰天  
隱子後序所謂冬至子時一陽炁始來運自己之氣與  
之偕作此神仙至妙之術夜半之候是其應時卽金丹  
之弦氣也

百家類纂卷之十八

道家類 天隱子

神仙一

人生時稟得靈氣精明道悟學無滯塞則謂之神宅神於  
內遠照於外自然異於俗人則謂之神仙故神仙亦人也  
在於情我靈氣多爲世俗所淪汚迷我自然多爲邪見所  
凝滯則成功矣喜怒哀樂愛惡欲七者情之邪也思慮著  
濕便飽勞快入者氣之邪也法此邪則仙  
道近矣

易簡二

易曰天地之道易簡者何也天隱子曰天地在我首之上  
足之下閉目盡見無假繁巧而言故曰易簡易簡者神仙



之謂也經曰至道不然而則以何道求之曰無求不能知無  
道不能成凡學神仙先知易簡苟言涉奇詭適足使人執  
迷無所歸本此非吾學也世人學仙反為仙所迷者有矣

### 漸門三

易有漸卦道有漸門人之修真達性不能頓悟必須漸而  
進之安而行之故設漸門觀我所入則道可見矣漸有五  
門一曰齋戒二曰安處三曰存想四曰坐忘五曰神解何  
謂齋戒曰澡身虛心何謂安處曰深居靜室何謂存想曰  
收心復性何謂坐忘曰遺形忘我何謂神解曰萬法通神  
是故習此五漸之門者一則漸次至二了二則漸次至  
三了三則漸次至四了四則漸次至五神仙成矣

### 齋戒四

齋戒者非蔬茹飲食而已澡身者非湯浴去垢而已蓋其  
法在乎節食調中摩擦暢外者也夫人稟五行之氣而食  
五行之物實自胞胎有形已呼吸精血豈可去食而求長  
生但世人不知休糧服氣是道家之權宜非求絕食粒之  
謂也故食之有齋戒者齋乃潔淨之務戒乃節約之稱有  
飢即食食多令飽此所謂調中也百味未成熟勿食五味  
太多多食腐敗閉氣之物勿食此皆宜戒也手常摩擦皮  
膚溫熱熨去冷氣此所謂暢外也久坐久立久勞久役皆  
宜戒也此是調理形骸之法形堅則氣全是以齋戒為漸  
門之首矣



安處五

何謂安處曰非華堂邃宇重相廣楹之謂也在乎南向而坐東首而寢陰陽適中明暗相半屋無高則陽盛而明多屋無卑則陰盛而暗多故明多則傷魄暗多則傷魂人之魂陽而魄陰苟傷明暗則疾病生焉此所謂若處之室尚使之然况天地之氣有亢陽之攻肌淫陰之侵體豈可不防慎哉修養之漸儻不法此非安處之道術曰吾所居室四邊皆牕戶遇風即闔風息即閉吾所居座前簾後屏太明即下簾以和其內映太暗則捲簾以通其外謹內以安心外以安目心日皆安則身安矣明暗尚然况太多事處太多情欲豈能安其內外哉故學道以安處為大

存想六

存謂存我之思想謂想我之身閉目即見自己之目收心即見自己之心與目皆不離我身不傷我神則存想之漸也凡人目終日視他人故心亦逐外走終日接他事故目亦逐外瞻營營浮光未嘗復照奈何不病且天邪是以歸根曰靜靜曰復命成性存存象妙之門此存想之漸學道之根

坐忘七

坐忘者因存想而得因存想而忘也行道而不見其行非坐之義乎有見而不行其見非忘之義乎何謂不行曰心不動故何謂不見曰形都泯故或問曰何由得心不動天



隱子然而不答又問何由得形都泯天隱子瞑而不視或  
者悟道而退曰道果在我矣我果何人哉天隱子果何人  
哉於是彼我兩忘了無所照

神解八

齋戒謂之信解言無心安處謂之定解言無定心存想  
謂之閑解言無思坐忘謂之慧解言無慧信定閑慧  
四門通神謂之神解故神之為我不行而至不疾而速陰  
陽變通天地長久兼三才而言謂之易變通則易  
齊萬物而言謂之道德老子道本一性而言謂之真如  
釋氏法華經入於真如歸於無為至於是無為物化身不  
皆一性故天隱子生乎易中死乎易中動因萬物靜因萬

物邪由一性真由一性是以生死動靜邪真皆以神而解  
之在人謂之人仙在天曰天仙在地曰地仙在水曰水仙  
能通變之曰神仙故神仙之道有五其漸學之門則一焉  
謂五漸終同  
歸於仙矣

口訣

承祇誦天隱子之書三年恍然有所悟乃依此五門漸漸  
進習又三年覺身心之閒而名利之淡矣又三年天隱子  
出焉授之以口訣其要存想歸根復命成性象妙者  
是也夫人之根本由丹田而生能復則長命故曰歸根復  
命夫人之靈識本乎理性性通則妙萬物而不窮故曰成  
性象妙然而呼吸由氣而活故我有吐納之訣津液由水



藏而生故我有漱嚥之訣思慮由心識而動故我有存想之訣人身榮衛血脈寤即形於外寐即行於內寤寐內外相養和平然後每日自夜半子時至日中午時先平臥舒展四肢次起身導引喘息均定乃先叩當門齒小鳴後叩大齒大鳴以兩手摩面及眼身覺緩暢復端坐盤足以舌攪華池候津液生而漱之然記其數數及三百而一嚥之凡嚥津候呼定而嚥嚥畢而吸如此則吸氣與津順下丹田也但于後午前食消心空之時頻頻漱嚥無論遍數意盡則止凡五日為一候當焚香于靜室中存想自身後首至足又自足至丹田上吞替入于泥丸想其氣如雲直貫泥丸想畢復漱嚥乃以兩手掩兩耳搭其腦如鼓磬三七

玄真子題辭

唐張志和撰志和字子同金華人始名龜齡年十六擢明經以策干肅宗特見賞重命待詔翰林因賜名後坐事貶南浦翁會赦還以親既喪不復仕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徒著玄真子今觀其碧虛九大瀉之靈等篇汪洋恣肆逼似莊列而言多近理有漢魏以來所未能道者宋儒論天論極之說悉多祖之斯亦可謂奇士矣哉太史瀛稱其操行卓卓書多偏曲之說無足采何與豈謂其詞誕邪

玄真子題辭畢



百家類纂

道家類

玄真子

碧虛

碧虛冥茫飄輪幹手乾

言氣氣

湫盤浮乎坤

言水紅明環

乎天衢日月升井為炎降斗為寒由是四時旋而萬物遂

斯造化之亞矣然非造化之元哉

無涯者辯伯也涯之言曰黃郊之帝曰祇卑紫微之帝曰

神尊碧虛之帝曰靈荒祇卑王於地山河草木屬焉神尊

王於天日月星漢屬焉靈荒王於空風雷雲雨屬焉碧虛

和平二帝有方春之會依而祇卑上騰神尊下降遇於靈

荒之野靈荒之帝虛位郊迎傾國所有積肉成靈散酒成

百家類纂

卷

卷

REPUBLIC OF CHINA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雨電走雷奔風歌雲舞星月爲中道主上下無怨二帝欣  
然愧靈荒之厚德令碧虛之不安爭讓因以延靈荒之帝  
神尊曰朕有天祇半曰朕有地靈荒怪天地之名問之曰  
朕之仰觀不異碧虛朕之俯察不異碧虛碧虛之中其又  
奚物帝言天地厥狀若何祇半曰朕之地體大質厚資生  
元元中高外垂其勢坤層然如植輅物尊聞八極海琛九  
山骨巖石毛草木肉土而脉泉汗露而氣煙江河川瀆亂  
奔流人羣鳥獸紛往還願帝之下而遊焉神尊曰朕之天  
體虛形高資始化中貞外轉其行乾亨然如依輅物尊  
五星交列宿繁邊層輪日月中文帶河漢絕雲袂雲霞列  
仙天宮殿願帝之上而居焉靈荒未之信曰天如恨胡繇

乎其上也如壇屐下乎何安神尊曰天之帳非上懸飄輪  
下載常左旋三光隨之以西遷祇半曰地之壇有洪盤凝  
浮其上所以安靈荒曰飄輪輪安生洪盤矣物盛願聞之  
祇半曰飄輪輪乎下湫壑所以停帝何疑靈荒曰噫天地  
之形造化信然實如所論固當息焉朕之空茫庶濠同無  
不通無內無外無西無東曠闊濟蕩蒼茫青冥合日月之  
光震雷寃之聲掛虹霓之色飛龍鸞之形朕坐而遊之臥  
而泗之泛然飄飄借可停滯乎包乎身席乎堅乎壽非春  
夏之能生非歲年之能朽先天地不且其初後天地不知  
其久若然者安能棄朕之長無寄君之暫有哉於是二帝  
謝靈荒之言退還故府祇半降黃郊神尊升紫微數月不



泰然天地爲之聞

紅霞子問于碧虛子曰夫造化之端自然之元其體若何  
霄願游夫子之域而觀之豈得聞邪於是碧虛子次然有  
閒豁然晴容而曉頰詠乎太寥之上爲空同之歌謂之曰  
無自而然自然之元無造而造化之端廓然慈然其形  
闕闕爾之視絕爾之思可以觀紅霞子曰若霄者儻然而  
忽遊請駕乎言霄願乘之以逍遙不暇辭夫子而觀焉於  
是碧虛子導之曰無自而然是謂玄然無造而化是謂真  
化之玄也之真也無玄而玄是謂真玄無真而真是謂玄  
真馳言曰無然乎其然一乎然然後觀乎自然無化乎其  
化一乎化然後觀乎造化無玄乎其玄一乎玄然後觀乎

真元無真乎其真一乎真然後觀玄直道言曰真其平玄  
玄玄乎真玄乎無真乎真真真乎無玄乎玄玄然後登太  
寥之天夫無有也者有無之始也有無也者無有之初也  
無有作有無立而造化行乎其中矣夫造化之與空空以  
備之風以行之水以聚之識以感之氣以通之而萬物備  
乎其中矣空備而體浮風行而用作水聚而有見識感而  
念生氣通而意立體存故可以厚本用作故可以明漸有  
見故可以觀變念生故可以知化意立故可以詳理是知  
本可厚者空之體也漸可明者風之用也變可觀者水之  
有也化可知者識之念也理可詳者氣之意也是故風水  
競變物其物而不同識氣多端意其意而不一斡乎乾而









吾之大乎哉既而九大各自競能風之聲曰孰有大乎吾曹之大矣空應之曰吾聞太上之言道名之大可詰而問之於是雲停其氣風息其飄日罷其耀海弭其濟地復其震火滅其燄天靜其鳴空喪其寥於是乎俾雷之迸入道之境聲者讓聲形者讓影不有不無不動不靜九大觀之各慙而還遂相讓爲無爲之色相與成無爲之域以終乎塵劫之極而已焉歌道之形也虛道之影也無道之聲也初道之響也如昔之爲狀乎廓然其虛者空也莫然其無者滅也木然其物者遠也靜然其如者定也字之曰遺遐明默愜博玄圓者何也遺以盡其失遐以逸其逃明以照其光默以湛其寂愜以堅其固博以大其廣玄以神其妙

圓以規其周故曰德者得也得乎不釋乎得斯之謂乎得其德者何也文宣德之而元我老氏德之而未孩南華德之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放睨於萬物噫冲虛德之泠然御風願回德之同於大通然則大寥德之無終始已矣夫延吾思之不能竟也將何以窮有物之既乎燿夜者燭腹也膏肓者篋軀也戴芥者負垢也苗蠲者根蟬也晴星者眩華也燭腹之蟲循乎墻篋軀之蟲出乎隙負垢之蟲游乎葉根蟬之蟲植乎土篋軀者蠅也負垢者蠅也晴星生之固者也燭乎腹燿乎夜見乎險阻審乎取舍然而世人相有炫明之患怪乎物亡乎身未若吾之晦跡之道遜也負垢晒乎篋軀曰子之自謂養生之固者也寧乎體篋



乎軀進則外乎首而行恐則內乎元而靜然而出入有鼠  
首之患怪乎物亡乎身未若吾之蓋形之逍遙也根蟬晒  
乎負垢曰子之自謂養生之固者也養養芥孳然垢徐然  
矣物亡不疑子之動也養然形物之不疑子之生也然而  
慮風火有驚恐之患未若吾之察體之逍遙也之數蟲者  
各以能之相晒也於是眩華聞之晒乎根蟬曰子之自謂  
養生之固者也藏乎口匿乎目虛乎心實乎腹根乎足潤  
水土於外而不行首乎脊受風日於外而屋長元鷓嚴誰  
之嫌者矣然而累乎質礙乎有苟遇掘擊之患怪乎物亡  
乎身未若吾之警然之逍遙也根蟬曰吾稟乎造化之奇  
妙乎古今之智藏口匿目虛心實腹之數蟲者其於衛生

莫吾如也向吾聞子之聲昧子之形狀子之有自何而生  
眩華曰吾生乎目之眩長乎視之亂其徐也聯若星之貫  
其疾也絲若華之散取之而不得捨之而不克謂無而有  
謂有而無其來也儵見乎造化其去也寂歸乎太虛儵游  
乎不物之域者方視乎吾之逍遙之墟域同乎于圓也方  
也于方也圓也故曰至圓無圓而能方至方無方而能圓  
孰能圓乎方者曰大圓孰能方乎圓者曰太方故太方有  
言曰昔吾方子之圓而子弗知吾之方太圓曰曩吾圓爾  
之方而爾不知吾之圓若然者何也其有以哉是故規乎  
虛者虛之不知其圓也矩乎空者空之不知其方也然則  
游心乎太寂之鄉令規矩無措其巧者其惟太圓之與太



Color Control Pat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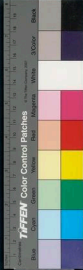
方乎

倭之人談曰東海有鳥其名曰鷓鴣之巨鷓之亞也泛乎  
滄溟谷乎長鯨嶽而翔翔乎碧空之畔防風奈歟者七  
伯者也為大牙萬物鈞望巨鷓之飛於是乎假以射焉一  
擊而中鷓之毛怒聲越雷喧俄而聚血成河落毛翳日翻  
壓之勢韻乎空濛之間墮於曠濟之野燉然震乎大地太  
虛為之變造化為之兇防風奈璋趨觀之旬日而畢然後  
淡巨鷓之上旁觀四海風散乎大地於是率天下之庖徒  
雲梯而解之四方之方者蒸氣成雲山木為之塌肺之費  
七年而中華不膾肪之用九年而異域不齊悅其羽以為  
舟者散乎大海命之曰鷓毛之船防風奈神其方之方也

每齋沐而祭焉天下之博聞志怪者莫不命駕而觀之然  
矢之盛造化已來未之有者於是乎在也

濤之靈

濤之靈曰江晉漢之神曰河姑會于真原之野江之晉問  
乎河之姑曰吾以子為水也懸而不散夜而能煥異乎川  
者何也河之姑曰代謂吾之神以至於此吾亦何知焉若  
不聞乎泛天船為天江俾牽牛織女之相望此吾之所能  
也敢問乎若吾以若為流也却而罷進行而有信似乎識  
者何也江之晉曰代謂吾之靈以至於此吾何知焉子不  
聞乎疾雷之奔群鷺之翔素車白馬今三軍之騰裝此吾  
之所能也於是晉姑欣然相視而笑自謂靈神之至傲若



無他道之微曰至玄在乎真原之野開而謂之曰若爲胥  
姑哉今吾語若吾見天地之創遂觀濶濶之有且若之捷  
假名乎巫咸之口投首乎春秋之代不亦近歟夫迷者白  
穉濶濶之疑假若胥姑之有奈何受迷徒之苦而不覺竊  
造化之巧以爲功不悟迷者之鬼矣若於黃泉之間歟胥  
姑悚然謝而問之曰吾以爲君友也寂而不動虛而能應  
實若之受得吾之德若亦有天心哉吾聞道之微先天地  
生在乎真原之野誠曰至玄得非君子乎孰爲君之名哉吾  
請料吾靈禱之所因原夫濶濶之所以可得聞乎至玄謂  
曰吾料告若若欲知濶之說者觀乎碧之理有潔白之文  
察乎雲之腹有昏脫之變靈之具也豈有姑之神邪雖天

漢之大非川可知矣若欲知濶之說者觀乎脉之血有往  
來之勢察乎楓之葉有開合之期氣之應也豈有胥之靈  
和雖濶濶之盛非誠可見矣若欲知吾之說者空之無形  
而不動谷之無情而能應虛之至也豈有微之邪雖吾道  
之妙無心可知矣且吾告若見畚之惑有智愚焉養聞而  
疇見托吾之無憑若之有強目河姑之神假意江胥之靈  
冥首至玄之微偽之與也於是乎起吾觀之太囊之內似  
神而無者大海波沂江而爲濶天文皎夜而爲濶炎光閃  
雲而爲濶雨色映日而爲虹陽氣轉空而爲雷心智藏境  
而爲道其所以然者皆有由也非若之靈無吾之玄然吾  
之無也不無在若之有乎何有於是胥姑駢舞而謝曰實



如所論有懲故友頹陪無心之游聊以卒歲生爲智蟲之  
所誣死則葬真原之野安能復區區託靈濤漢使迷者之  
鬼笑吾儕於黃泉之間哉是夏也通真之伯會起觀之君  
坐忘之后于際脩玄好也中讓而二候競道之有無連關  
解並竟日不夾觀之君曰吾起於觀亭之間知道不無而  
見有忘之后曰吾坐於忘臺之上見道不有而知無道真  
之伯謂之曰至道非有無之殊君不見三光之見天邪在  
高下而不同日月之體有大小諸星之位有廣狹若以遠  
近論大小稽夫日也失之於炎涼若以炎涼而語遠近稽  
夫日也失之於小大乃知無遠近之異旁視仰觀人目自  
謂夫以百尺之竿戴乎盤臥之立之遠近適等而小大不

同信目之有夷險者矣在乎東西不熾者諒旁照而不正  
自此地之陰氣得升耳然則至道之見乎心也亦猶是哉  
在忘觀而不一或以爲有或以爲無以道爲有使觀君處  
忘臺而見無以道爲無使忘后游觀亭而知有斯乃忘觀  
之心自爾有無之體不殊由意之懷恍滯者也然則競三  
光之遠近者不曉乎夷險之微競至道之有無者未通乎  
執滯之礙矣於是二君聞之銘舌而退達玄夫子曰睽之  
會一三光之遠近合至道之有無剖古今不明之辯制談  
論不決之贊使觀君節並而忘后辨闢者真伯之方也  
具生者善圖鬼之術粉壁墨筆風馳電走或先其尾或見  
其于既會其身果應其口若合自然似見造化負以國名



行年六十天下之圖工跡其妙而不能盡玄真子聞而造  
焉曰敢問圖鬼之方有術何其道之不竭也吳生喜而言  
曰子非圖工之徒歟夫其圖之深也於是筆酣之間揖玄  
真子卮而酒之酒酣之間揖玄真子既而茶之茶酣之間  
伴諸弟子揖玄真子宿而話之告以圖鬼之方曰吾何術  
哉吾有道耳吾嘗茶酣之間中夜不寢澄神湛慮喪萬物  
之有忘一念之懷久之寂然燦然倏然匪素匪虛詭怪癡  
癡于巧萬拙一生一攻來不可圖貌不可竭吾以其道之  
妙其方之要每以圖鬼爲事未嘗嘗術於人是以行年六  
十負於國名天下以吾爲圖鬼之祖自吾作古圖工如林  
願吾之觀聲吾警而不終形吾影而不窮警吾巧而竭力

形吾道而莫測感子有造化之間吾不能無造化之對以  
吾不傳於人請子告於代玄真子謝之曰沿境者易泐像  
者難幸聞圖鬼之道吾兄造化之端吾固不代之告君無  
謂吾之傳

荷水爲珠其圓也非規而不可方者離乎者也爐火爲輪  
其常也非環而不可斷者疾乎連也背日噴乎水成虹霓  
之狀而不可直者濟乎影也汲江釀乎酒應波濤之湧而  
不停者均乎氣也片雨滴海合滄溟而不可殊者得其一  
也寂心歸空同太虛而不可分者會其天也

日月有合璧之元死生有循環之端定合璧之元者知薄  
蝕之交有時達循環之端者知死生之會有期是故月之





揜日而光昏月度而日耀日之對月而明奔達對而月明  
是故死之換生而寬化死過而生來生之忘死而識空失  
忘而死見然則月之明由日之照者也死之見由生之知  
者也非照而月之不明矣非知而死之不見矣且薄蝕之  
交不能傷日月之體死生之會不能變至人之神體不傷  
故日月無薄蝕之喜神不變故至人無死生之恐者矣  
影之問乎光曰吾昧乎體之陰君昭乎質之陽君之初吾  
之餘君之中吾之第君之沒吾之滅君之消吾之明何君  
之好無恒俾吾之令無常與元之答乎影曰子在空而無  
在實而有在翼而飛在足而足在鈞而曲在弦而直子之  
近乎燭出子體之外子之迷乎鏡入吾質之內子之自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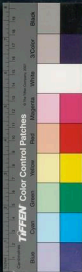
恒豈吾之獨無常歟雖然子之同抑吾之可適吾怪吾之  
尤者雖吾亦不知之何哉吾過陽燧之握倒乎子之函吾  
遭羅暎之蝕曲乎子之兼吾將聞諸造化窮理盡性而不  
知者命也夫影笑之曰君第收光吾將滅影有之與無由  
君之與吾何肯何正妄推乎造化之命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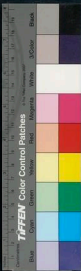


XE 5: 200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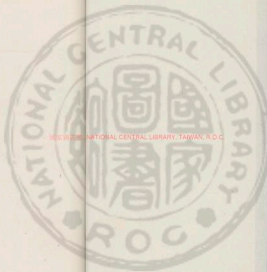




INTERNATIONAL CENTRAL BROO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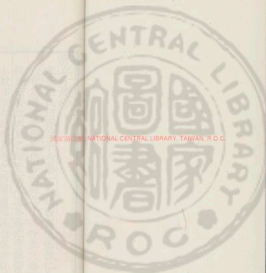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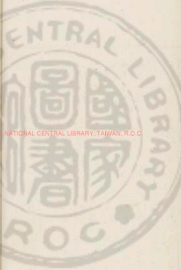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476106 v.21



齊丘子題辭

宋景濂氏曰齊丘子六卷一名化書言道術德仁食飧  
六化爲甚悉世傳爲偽唐末齊丘子嵩作張文潛題其  
後遂云齊丘犬夙之雄蓋不足道其爲化書雖皆淺穢  
小數亦微有見於黃老之所謂道德其能成功行以也  
噫是書之作非齊丘也終南山隱者譚峭景升也齊丘  
竊之耳其云能得一者天下可以理老氏說也魂魄懸  
我血氣醉我七竅囚我五根役我釋氏說也心冥冥兮  
無所知神怡怡兮無所之氣熙熙兮無所爲萬慮不能  
惑求死不可得神仙家說也非淺穢小數比也使齊丘  
而知此何爲不得其死哉其文高簡關尹子可亞固微





有見於道德者矣

齊丘子題辭單

百家類纂

道家類

齊丘子

道化

道之委也。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形生而萬物所以蕃也。道之用也。形化氣，氣化神，神化虛，虛明而萬物所以通也。是以古聖人窮通塞之端，得造化之源，忘形以養氣，忘氣以養神，忘神以養虛，虛實相通，是謂大同。故藏之為元，精用之為萬靈，舍之為太一，放之為太清，是以坎離消長於一身，風雷發泄於七竅，直氣董蒸而時無寒暑，純陽流注而民無死生，是謂神化之道者也。

蛇雀



蛇化為龜雀化為蛤彼忽然忘曲屈之狀而得蹠跚之實  
與倏然失飛鳴之態而得介甲之體斷削不能加其功絕  
尺不能定其象何化之速也且夫當空團塊見塊而不見  
空粉塊求空見空而不見塊形無妨而人自妨之物無滯  
而人自滯之悲哉

老楓

老楓化為羽人朽麥化為蝴蝶自無情而之有情也賢女  
化為貞石山竝化為石合自有情而之無情也是故土木  
金石皆有情性精靈虛無所不至神無所不通氣無所不  
同形無所不類孰為彼孰為我就為有識孰為無識萬物  
一物也萬神一神也斯道之至矣

耳目

目所不見設明鏡而見之耳所不聞設虛氣而聞之精神  
在我視聽在被躡趾可以割稍吻可以補則是耳目可以  
妄設形容可以偽亂既假又假既或又惑所以知魂魄馳  
我血氣醉我七竅囚我五根後我惟神之有形由形之有  
疵苟無其疵何所不可

環舞

作環舞者宮室皆轉徹迴流者頭目自旋非宮室之幻感  
也而人自惑之非迴流之改變也而人自變之是故粉中  
為鬼藥石為馬而人不疑甘言巧笑圖臉畫眉而人不知  
唯清靜者物不能欺



鉛丹

術有大煉鉛丹以代穀食者其必然也然葢豈則能飽或  
儉則能餓是非丹之恩蓋由人之誠也則是我本不餓而  
自餓之丹本不飽而自飽之餓者大忘飽者大幻蓋不齊  
其道也故人能一有無一死生一性情一內外則可以蛻  
五行脫三光何患乎一日百食何慮乎百日一食

形影

以一鏡照形以餘鏡照影鏡鏡相照影影相傳不變冠劍  
之狀不奪黼黻之色是形也與影無殊是影也與形無異  
乃知形以非實影以非虛無實無虛可與道俱

螢藏

物有善於螢藏者或可以禦大寒或可以去大饑或可以  
萬歲不死以其心冥冥今無所知神怡怡今無所之氣熙  
熙今無所為萬慮不能感求死不可得是以大人體物知  
身體身知神體神知真是謂吉人之津

鼎雞

鼎夜明而晝昏雞晝明而夜昏其異同也如是或謂鼎為  
異則謂雞為同或謂雞為異則謂鼎為同孰鼎雞之異晝  
夜乎晝夜之異鼎雞乎孰晝夜之同鼎雞乎鼎雞之同晝  
夜乎夫耳中答我自聞目中花我自見我之晝夜彼之晝  
夜則是晝不得謂之明夜不得謂之昏能齊昏明者其為  
大人乎



四鏡

小人常有四鏡一名圭一名珠一名砥一名孟圭視者大  
珠視者小砥視者正孟視者倒觀彼之器察我之形由是  
無大小無短長無妍醜無美惡所以知形氣陷我精魄賊  
我奸臣貴我禮樂尊我是故心不得為君王不得為之主  
戒之如火防之如虎純儉不可襲清淨不可侮然後可以  
跡容廣而躋三五

射虎

射似虎者見虎而不見石斬暴蛟者見蛟而不見水是知  
萬物可以虛我身可以無以我之無合彼之虛自然可以  
聽可以顯可以死可以生而無所拘夫空中之塵若飛雪

而目未嘗見穴中之蟻若牛鬪而耳未嘗聞况非見聞者  
乎

龍虎

龍化虎變可以躡虛空虛空非無也可以貫金石金石非  
有也有無相通物我相同其生非始其死非終知此道者  
形不可得斃神不可得逝

游雲

游雲無管故五色含焉明鏡無瑕故萬物象焉謂水之含  
天也必天含水也夫百步之外鏡則見人人不見影斯為  
驗也是知太虛之中無所不有萬躍之內無所不見而世  
人且知心仰寥廓而不知跡處虛空寥廓無所聞神明且



不遠是以君子常正其心常儆其容則可以游泳於寒邪  
交交於神明而無咎也

噦噦

有言臭腐之狀則輒有所噦聞珍羞之名則妄有所噦臭  
腐了然虛珍羞必然無而噦不能止噦不能已有懼殺噦  
若蜻蜻者有愛鮑魚若鳳膏者知此理者可以齊奢儉外  
榮辱豈是非忘禍福

正一

世人皆知菟菴可以剖麤而不知朱草可以剖人小人由  
是知神可以分氣可以泮形可以散故散而為萬不謂不  
足求而為一不謂有餘若狂風飄髮魂夢飛屐履齒斷髮

首尾皆動夫何故太虛一虛也太神一神也太氣一氣也  
太形一形也命之則四根之則一守之不得舍之不失是  
謂正一

天地

天地盜太虛生人蟲益天地生蠘蚘盜人蟲生蠘蚘者勝  
中之蟲也噦我精氣鏹我魂魄益我滋味而有其生有以  
見我之必死所以知天之必頽天將頽乎我將安有我其  
死乎蠘蚘將安守所謂奸臣益國國破則家亡蠹蟲蝕木  
木盡則蟲死是以大人錄精氣藏魂魄薄滋味禁嗜慾外  
富貴雖天地老而不傾蠘蚘死而我長生奸臣去而國  
太平



稚子

稚子弄影不知爲影所弄狂夫侮像不知爲像所侮化家者不知爲家所化化國者不知爲國所化化天下者不知爲天下所化三皇有道者也不知其道化爲五帝之德五帝有德者也不知其德化爲三王之仁義三王有仁義者也不知其仁義化爲秦漢之戰爭醉者有醉亦者癡亦其勢彌顛其病彌篤而無反者也

陽燧

陽燧召火方諸召水感激之道斯不遠矣高視者強低視者賊斜視者狡平視者仁張視者怒細視者狡遠視者智近視者拙外視者昏內視者明是故載我者身用我者神

用神合真可以長存

死生

虛化神神化氣氣化血血化形形化嬰嬰化童童化少少化壯壯化老老化死死復化爲虛虛復化爲神神復化爲氣氣復化爲物物化化不聞如環之無窮夫萬物非欲生不得不生萬物非欲死不得不死達此理者虛而乳之神可以不化形可以不生

爪髮

爪髮者我之形何爪可割而無害髮可截而無痛蓋榮衛所不至也則是我本無害而筋骨爲之害我本無痛而血肉爲之痛所以知喜怒非我作哀樂非我動我爲形所昧



形爲我所愛達此理者可以出生死之外

神道

太上者虛無之神也天地者陰陽之神也人蟲者血肉之神也其同者神其異者形是故形不靈而氣靈語不靈而聲靈覺不靈而夢靈生不靈而死靈水至清而結冰不清神至明而結形不明冰泮返清形散返明能知真死者可以游太上之京

神交

北壯之道龜龜相領神交也鶴鶴相啜氣交也蓋由情愛相接所以神氣可交也是故大人大大其道以合天地廓其心以符至真融其氣以生萬物和其神以接兆民我心照照民心怡怡心怡怡兮不知其所思形惚惚兮不知其所爲若一氣之和合若一神之混同若一聲之哀樂若一形之窮通安用旌旗安用金鼓安用賞罰安用行伍斯可以將天下之真滅天下之敵是謂神交之道也

六合

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形氣相乘而成聲耳非聽聲也而聲自投之谷非應響也而響自滿之耳小竅也谷大竅也山澤小谷也天地大谷也一竅鳴萬竅皆鳴一谷開萬谷皆聞聲導氣氣導神神導虛虛合神神合氣氣合聲相導相合雖秋蚊之翾翾蒼蠅之營營無所不至也由此知之雖絲毫之處必有所察雖啾啾之言必有所聞唯大人之



機天地莫能見陰陽莫能知鬼神莫能窺夫何故道德仁  
義之所為

雲龍

雲龍風虎得神氣之道者也神猶母也氣猶子也以神召  
氣以母召子孰敢不至也夫蕩穢者必召五帝之氣苟召  
不至穢何以蕩伏慙者必役五星之精苟役不至慙何以  
伏小人由是知陰陽可以作風雲可以會山陵可以拔江  
海可以發然用之於外不如守之於內然後用之於外則  
無所不可

猛虎

猛虎行草木偃毒蝎怒土石揭威之所鑠氣之所搏頑靈

為之作小人由是知鉄可使之飛山河可使之移萬物可  
使之相隨夫神全則威大精全則氣雄萬感不能溺萬物  
可以役是故一人所以能敵萬人者非弓刀之技蓋威之  
至也一人所以能悅萬人者非言笑之惠蓋和之至也

用神

蟲之無足蛇能屈曲蛭能拘感蝸牛能蓄縮小人所以見  
其機由是得其師可以坐致萬里而不馳是故足行者有  
所不達翼飛者有所不至目視者有所不見耳聽者有所  
不聞夫何故彼知形而不知神此知神而不知形以形用  
神則亡以神用形則康

虛無

百餘類





鬼之神可以禦龍之變可以役蛇虺可以不能整戈才  
以不能擊唯無心者火不能燒水不能溺其刃不能加天  
命不能死其何故志於樂者猶忘械志於憂者猶忘痛志  
於虛無者可以忘生死

虛實

方咫之木置於地之上使人蹈之而有餘方尺之木置於  
竿之端使人踞之而不足非物有小大蓋心有虛實是故  
冒大暑而撓者愈熱受炙灼而懼者愈痛人無常心物無  
常性小人由是知水可使不濕火可使不燥

狐狸

狐狸之怪雀鼠之魅不能幻明鏡之鑑者明鏡無心之故

也是以虛空無心而無所不知昊天無心而萬象自馳行  
師無狀而敵不敢欺大人無慮而元精自歸能師於無者  
無所不之

轉舟

轉萬斛之舟者由一尋之木發千鈞之弩者由一寸之機  
一目可以觀大天一人可以君兆民太虛茫茫而有涯太  
上浩浩而有容得天地之綱知陰陽之房見精神之藏則  
數可以奪命可以活天地可以反覆

心變

至媼者化爲婦人至暴者化爲猛虎心之所變不得不變  
是故樂者其形和喜者其形逸怒者其形剛憂者其形蹙



斯亦變化之道也小人由是知顧六尺之軀可以為龍蛇  
可以為金石可以為草木大哉斯言

珠王

悲則雨淚辛則雨涕憤則結瘦怒則結疽心之所慾氣之  
所觸無所不有邪苟為此正必為彼是以大人節悲辛誠  
憤怒得顯氣之門所以收其根知元神之叢所以韜其光  
若蚌內守若石內藏所以為珠王之房

蠟蟻

夫蠟蟻之蟲孕蚺蛉之子傳其情交其精混其氣和其神  
隨物大小俱得其真蠢動無定情萬物無定形小人由是  
知馬可使之飛魚可使之馳土木偶可使之有知嬰兒欲

乳母斯道不遠矣

朝夫

朝夫而越婦其子髀面而雞足蠻夫而羗婦其子杓鼻而  
昂首梨核桃而本強者其實毛梅接杏而本強者其實甘  
以陰孕陽以柔孕剛以曲孕直以短孕長以大孕小以圓  
孕方以水孕火以丹孕黃小人由是知可以為金石可以  
為珠玉可以為異類可以為怪狀造化之道也

陰陽

陰陽相搏不根而生芝菌燥濕相育不母而生蠟蟻是故  
世人體陰陽而根之數燥濕而母之無不濟者小人由是  
知陶鍊五行火之道也流行無窮水之道也八卦環轉天



地之道也神物乃生變化之道也是以君子體物而知身體身而知道夫天人之道幽且微則不知其就是就非

海魚

海魚有以蝦為目者人皆笑之殊不知古人以蜃蠶為蠶者又不知蜃非日之光則不能馳夜非燭之明則有所欺說僞偏之假而不自疑嗟朋友之道而不自悲賢與愚莫知唯苞純白養太玄者不入其機

徧松

徧松所以能凌霜者藏正氣也美玉所以能犯火者蓄至精也是以大人晝運靈旗夜錄神芝覺所不覺思所不思可以冬禦風而不寒夏禦火而不熱故君子藏正氣者可以遠鬼神伏姦傲蓄至精者可以福生靈得富壽夫何為多少之故也

動靜

動靜相磨所以化火也燥濕相蒸所以化水也水火相勃所以化雲也湯盪投井所以化電也飲水雨日所以化虹蜺也小人由是知陰陽可以召五行可以役天地可以別構日月可以我作有聞是言者必將以為誕夫民之形也頭圓而足方上動而下靜五行運於內二曜明於外斯亦別構之道也

琴氣

操琴瑟之音則儵然而聞奏鄭衛之音則樂然而逸解鏡



覺之音則音管導森樹鼓聲之音則鳴毛蹶蹶其感激之道也如是以其和也召陽氣化融風生萬物也其不和也作陰氣化厲風辱萬物也氣由聲也聲由氣也氣動則聲發聲發則氣振氣振則風行而萬物變化也是以風雲可以命霜雹可以致風厲可以歌能舞可以舞神明可以友用樂之術也甚大

帝師

鏡非末鑿於物而物自投之索非末飽於氣而氣自貫之是故鼻以虛受臭耳以虛受聲目以虛受色舌以虛受味所以心同幽冥則物無不受

飛城

天下賢愚皆然若飛城之技夜燭蒼蠅之觸曉窓知往而不知返知進而不知退而但知避害而就利不知聚利而就害夫賢於人而不賢於身何賢之謂也博於物而不博於己何博之謂也是以大人利害俱亡何往不涉

異心

虎踞於林蛇將於澤非鳴鳶之離鳴鳶從而號之以其蓄異心之故也牛牧於田豕賦於圃非鳥鵲之馭鳥鵲從而乘之以其無異心之故也是故麟有利角衆獸不伏鳳有利窟衆鳥不賓君子有奇智天下不臣善曉者終於蹶善闇者終於敗有數則終有智則窮巧者為不巧者所使詐者為不詐者所理



弓矢

天子作弓矢以威天下天下盜弓矢以侮天子君子作禮樂以防小人小人盜禮樂以借君子有國者好聚歛蓄粟帛具甲兵以禦賊盜賊盜擅甲兵踞粟帛以奪其國或曰安危德也又曰興亡數也苟德可以恃何必廣粟帛乎苟數可以憑何必廣甲兵乎

聰明

無所不能者有大不能無所不知者有大不知夫忘弓矢然後知射之道忘策筭然後知馭之道忘竅然後知樂之道忘智慮然後知大人之道是以天下之主道德出於人理國之主仁義出於人亡國之主聰明出於人

黃雀

黃雀之為物也日遊於庭日親於人而常畏之而人常撓之玄鳥之為物也時遊於戶時親於人而不畏人而人不撓之彼行促促此行伴伴彼鳴啾啾此鳴鏘鏘彼視矍矍此視汪汪彼心感感此心堂堂是故疑人者為人所疑防人者為人所防君子之道仁與義中與正何憂何害

籠猿

籠中之猿踴躍萬變不能出於籠匣中之虎狂怒萬變不能出於匣小人之機智慮萬變不能出於大人之道夫大人之道如地之負如天之垂無日不怨無人不欺怨不我怒欺不我夷然後萬物知其所歸



常道

仁義者常行之道行之不得其術以至於亡國忠信者常用之道用之不得其術以至於獲罪廉潔者常守之道守之不得其術以至於暴民財辯者常御之道御之不得其術以至於壘禍蓋拙在用於人巧在用於身使民親稼則然誠民輕食則怒夫餌者魚之嗜殖者蠶之慕以餌投魚魚必禮以蠶投蠶必去由不得化之道

感喜

感父之慈非孝也喜君之寵非忠也感始於不感喜始於不喜多感必多怨多喜必多怒感喜在心由物之有毒由逢之厥火不可不應其以君子之繫爵之不貴禮之不下

親之不知跡之不疑辱之不得何感喜之有

太醫

太醫之道脉和而實者為君子生之道也挽而浮者為小人死之道也太卜之道策平而慢者為君子吉之道也曲而利者為小人凶之道也以是論之天下之理一也是故觀其國則知其臣觀其臣則知其君觀其君則知其興亡臣可以擇君而仕君可以擇臣而任夫揖讓可作而躁靜不可作衣冠可詐而形器不可詐言語可文而聲音不可

文

說語

藏於人者謂之機奇於人者謂之謀殊不知道德之機衆



人所知仁義之謀衆人所無是故有賞罰之教則邪道進  
有親疎之分則小人入夫棄金於市盜不敢取詢政於朝  
讒不敢語天下之至公也

刻畫

畫者不敢易於圖像苟易之必有咎刻者不敢侮於木偶  
苟侮之必貽禍始製作於我又要教於我又真禍於我是  
故張機者用於機設險者死於險建功者殛於功立法者  
罹於法動一竅則百竅相會舉一事則萬事有害所以機  
賞乎明險賞乎平功賞乎無狀法賞乎無家能出刻畫者  
可以名之為大衆

酒醴

夫酒醴者迫之飲愈不欲怒之飲愈欲飲是故抑人者人  
抑之容人者人容之貸其死者樂其死貸其輸者樂其輸  
所以民盜君之德君盜民之力能知反復之道者可以居  
兆民之職

恩賞

侯者人所貴金者人所重衆人封公而得侯者不美衆人  
分玉而得金者不樂是故賞不可妄行恩不可妄施其當  
也猶爲爭奪之漸其不當也即爲亂亡之基故我自卑則  
賞不能大我自儉則恩不得奇歷觀亂亡之史皆驕侈恩  
賞之所以爲也

愛物

百宋通鑑卷之六十一



夫禽獸之於人也何異有巢穴之居有夫婦之配有父子之性有死生之情烏及哺仁也隼憫胎義也蜂有君禮也羊跪乳智也雉不再接信也鶻究其道萬物之中五常百行無所不有也而教之為網罟使之務政漁且夫焚其巢穴非仁也奪其親愛非義也以斯為享非禮也教民殘暴非智也使萬物懷疑非信也夫隴臯之然不止殺害之機不已羽毛雖無言必狀我為貪狼之與封豕麟介雖無知必名我為長鯨之與巨虺也胡為自安焉得不耻吁直疑自古無君子

太和

非兎狡獵殺也非民詐吏詐也慎勿恣盜賊盜賊惟我召

慎勿恣叛亂叛亂稟我教不有和嚙焉得位讎不有賞勳焉得鬪爭是以大人無親無疎無愛無惡是謂太和

海魚

海魚有吐黑水上庇其身而游者人因黑而漁之夫智者多屈游者多辱明者多殺勇者多死綸縉固賊盜善惡深嚴敵固幸禁可以越者就也兵可以奪者符也蜀敗於山豈敢於馬夫大人之檢道德仁義而已矣

神弓

舉人者人譽之謗人者人謗之是以君子能罪己者斯能罪人者也不報怨者斯能報怨者也所謂神弓鬼矢不張而發不注而中天符之以假人人符之以假天下





救物而稱義者人不義之行惠而求報者人不報之民之情也讓之則多爭之則少就之則去避之則來與之則輕惜之則奪是故大義無狀大恩無象大義成不知者荷之大恩就不識者報之

書道

心不疑乎手手不疑乎筆忘手筆然後知書之道和暢非巧也薄古非朴也委弱非美也強梁非勇也神之所浴氣之所沐是故點策蓄血氣飽聘含情性無筆墨之跡無機智之狀無剛柔之容無馳騁之象若黃帝之道熙熙然若子之風穆穆然是故觀之者其心樂其神和其氣融其政

太平其道無朕夫何故見山思靜見水思動見雲思變見石思貞人之常也

鳳鶴

鳳不知美鳴不知惡陶唐氏不知聖有苗氏不知暴使陶唐氏恃其聖非聖也有苗氏知其暴不暴也衆人皆能寫人之形而不能寫己之形皆能求人之惡而不能求己之惡皆能知人之禍而不能知己之禍是以大人聽我聲察我色候我形伺我氣然後知人之情偽

知人

觀其文章則知其人之貴賤焉觀其書篆則知其人之情性焉聞其琴瑟則知其人之道德焉聞其教令則知其人之



之吉凶爲小人由是知唐堯之容淳淳然虞舜之容熙熙然  
然伯禹之容蕩蕩然放湯之容堂堂然文王之容巍巍然  
武王之容諤諤然仲尼之容皇皇然則天下之人可以自  
知其愚與賢

蝶蟻

蝶蟻之有君也一奉之宮與衆處之一塊之臺與衆臨之  
一粒之食與衆蓄之一蟲之肉與衆啣之一罪無疑與衆  
戮之故得心相通而後神相通神相通而後氣相通氣相  
通而後形相通故我病則衆病我痛則衆痛怨何由起叛  
何由始斯太古之化也

歌舞

能者歌不能者聽之能者舞不能者觀之巧者不巧者辨  
之賢者不賢者任之夫養木者必將伐之待士者必將死  
之網之以冠見釣之以爵祿若馬爲車轄貴不我得蟻食  
糟糠肥不我有是以大人道不虛貴德不虛守貧有所倚  
退有所恃退者非樂寒賤而甘委棄

麴

躑躅之酒烏喙之脯葶藶之膏治葛之乳初噉之若芥再  
噉之若黍復噉之若丸又噉之若脯小人由是知強弩可  
以漸引巨鼎可以漸舉水火可以漸習虎兕可以漸倡逆  
者我所化辱者我所與不應者我所命不臣者我所取所  
以信宗馬不可馭漸賊不可禦得之以爲萬化之母



止閭

止人之閭者使其閭抑人之忿者使其忿善救閭者預其  
鬪善解忿者濟其忿是故心不可伏而伏之愈亂民不可  
理而理之愈怨水易動而自清民易變而自平其道也在  
不逆萬物之情

善惡

爲惡者畏人識必有識者爲善者欲人知必有不知者是  
故人不識者謂之大惡人不知者謂之至善奸行惠者思  
不廣務奇特者功不大善博奕者智不遠文綺麗者名不  
久是以君子惟道是貴惟德是守所以能萬世不朽

七奪

一日不食則憊二日不食則病三日不食則死民事之急  
無甚於食而王者奪其一鄉士奪其一兵吏奪其一戰伐  
奪其一工藝奪其二商賈奪其一道釋之族奪其一稔亦  
奪其一儉亦奪其一所以益告終而繅葛等之衣稼云單  
而飯糠糠之實王者之刑理不平斯不平之甚也大人之  
道救不義斯不義之甚也而行切切之仁用威感之禮其  
何以謝之哉

巫像

爲巫者鬼必附之設像者神必主之蓋樂所饗也戎羯之  
禮事母而不事父禽獸之情隨母而不隨父凡人之痛呼  
母而不呼父蓋乳哺之教也虎狼不過於嗜肉蛟龍不過



於嗜血而人無所不嗜所以不足則鬪不與則叛鼓天下之怨激烈士之忿食之道非細也

養馬

養馬者主而牧之者親養子者母而乳之者親君臣非所比而比之者祿也子母非所愛而愛之者哺也鴛馬本無知嬰兒本無識而知由此始機由此起所以有愛惡所以有彼此所以稔鬪爭而蓄姦詭

絲綸

王取其絲吏取其綸王取其綸吏取其綵取之不已至于欺罔欺罔不已至于鞭撻鞭撻不已至于盜竊盜竊不已至于殺害殺害不已至于刑戮欺罔非民愛而哀歛者教之殺害非民頌而鞭撻者訓之且夫火將逼而自投於水知必不免且貴其緩虎將噬而投於谷知必不可或觀其生以斯爲類悲哉

春借

夫君子不肯告人以饑耻之甚也又不肯矜人以飽愧之甚也既起人之耻愧必激人之怨咎食之害也如是而金遺玉豆食之飾也鼓鐘屬石食之遊也張組設繡食之感也窮禽竭獸食之暴也滋味厚薄食之忿也貴賤精粗食之爭也慾之愈不止求之愈不已貧食愈不足富食愈不美所以春借由茲而起戰伐由茲而始能均其食者天下可以治



橋骨

嚼燔骨者焦唇爛舌不以為痛飲醇酎者熾腸脹胃不以為苦饑者由忘於痛苦饑者必輕於性命痛苦可忘無所不欺性命可輕無所不為是以主者以我慈求人之慈以我饑求人之饑我怒民必怒我慈民必慈誰知其道者天下胡為乎歟

食迷

民有嗜食而餓死者有妾食而餓死者有感食而義死者有辱食而憤死者有爭食而鬪死者人或笑之殊不知官所以務祿祿所以務食賈所以務財財所以務食而官以矯佞諛諛而律死者賈以波濤江海而溺死者不知所務

之罪不知得死之由而遷怒於輩流歸咎於江海食之也

戰欲

食之欲也思鹽梅之狀則輒有所吐而不能禁見盤饋之盛則若有所吞而不能遏饑思嘆牛渴思飲海故慈之於人也如賊人之於慈也如戰當戰之際錦繡珠玉不足為富冠冕旌旗不足為貴金石絲竹不聞其音官室臺榭不見其麗况民腹常餓民情常迫而論以仁義其可信乎講以刑政其可畏乎

膠辛

魏膠辛捕黃雀黃雀從而崇之捧盤殮享烏鳥烏從而告之是知至暴者無所不具至食者無所不同故蛇豕可



以交而群虎兕可以狎而馴四夷可以率而賓異族猶若此况復人之人

庚辛

庚氏穴池構竹爲凭樞登之者其聲策策焉辛氏穴池構木爲凭樞登之者其聲堂堂焉二氏俱牧魚於池中每凭樞技解魚必踴躍而出他日但聞策策堂堂之聲不投解亦踴躍而出則是庚氏之魚可名策策辛氏之魚可名堂堂食之化也

興亡

審者人之痛火者人之急而民喻讖謂之瘡比餓謂之穴蓋情有所切也夫鮑魚與厲屍無異鯀鯀與足垢無殊而人常食之飽猶若是餓則可知苟其饑也無所不食苟其迫也無所不爲斯所以爲興亡之機

雀鼠

人之所以惡雀鼠者謂其有歎竊之行雀鼠所以殺人者謂其懷盜賊之心夫上以食而辱下下以食而欺上上不得下下不得上各有所切也夫剗其肌啖其肉不得不哭扼其喉奪其哺不得不怒民之瘡也由剗其腹民之餓也由奪其哺嗚呼惜哉

無爲

牛可使之駕馬可使之負犬可使之守鷹可使之擊盜食之所感也猶猴可使之舞鸚鵡可使之語鳴鳶可使之死



聞螻蟻可使之合戰蓋食有所教也魚可使之吞鈎虎可使之入陷阱可使之觸網敵國可使之自投蓋食有所利也天地可使之交泰神明可使之掖衛高尚可使之屈折夷狄可使之委狄蓋食有所奉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暨乎萬族皆可以食而通之我服布素則民自緩我食葵藿則民自飽善用其道者可以有無爲之化

鷓鴣

有智者憫鷓鴣之擊腐鼠嗟螻蟻之爲齧蟲謂其爲蟲不若爲人殊不知當歎哉則乎臭腐之死值嚴園則食父子之肉斯豺狼之所不忍爲而人爲之則其爲人不若爲蟲是知君無食必不仁臣無食必不義士無食必不禮民無

食必不智萬類無食必不信是以食爲五常之本五常爲食之末苟王者能均其末能讓其食則黔黎相悅仁之至也父子相愛義之至也饑飽相讓禮之至也進退相得智之至也許諾相從信之至也教之善也在於食教之不善也在於食其物甚卑其用甚尊其名甚細其化尤大是謂無價之貨

太平

夫水火常用之物用之不得其道以至於敗家蓋失於不節也飲饌常食之物食之不得其道以至於亡身蓋失於不節也夫禮於於奢樂失於淫若水去不復返議欲救之莫過乎儉儉者均食之道也食均則仁義生仁義生則禮



樂序禮樂序則民不怨民不怨則神不怒太平之業也

權衡

服締絡者不衣而末之布帛愈寒食藜藿者不饑而飯之黍稷愈饑是皆我之情也不可不應民之心也不可不防凡民之心見負石者則禁於負塗見負塗者則禁於負器饑寒無實狀輕重無必然蓋豐儉相形彼我相平我心重則民心重我務輕則民務輕能至於儉者可以與民爲

禮道

禮貴於盛儉貴於不盛禮貴於備儉貴於不備禮貴於簪綖儉貴於布素禮貴於炳煥儉貴於寂寞富而富之愈不樂貴而貴之愈不美賞而賞之愈不足愛而愛之愈不敬

金王者富之常官爵者貴之常湯飲則甘饑食則香夫惟儉所以能知非

食象

觀食象者食牛不足規戴冕者戴冠不足不足有所自不慮有所始是知王好奢則臣不足臣好奢則士不足士好奢則民不足民好奢則天下不足夫天下之物十之王好一民亦一王好五民亦五王好十民亦十以十論之則是十家爲一家十國爲一國十天下爲一天下何不弊之有

民情

其夫好飲酒者其妻必食其子好管鷹者其家必困刺養一僕日飯三甌歲計千甌以一歲計之可享千兵王者歲





率是亨則必告勞而聚然病在於增不在於損王駕牛車  
民驕於行王居土陞民耻於平枕之杓漸化之於儉所以  
見者臨不足者則祭然服布素之衣見露杯而食者則欣  
然用陶匏之器民之情也

堅瓠

世有怪誕者人以爲大辱殊不知始得爲純儉之道也於  
已無所與於民無所取我耕我食我蠶我采妻子不寒婢  
僕不餓人不怨之神不罪之故一人知儉則一家富王者  
知儉則天下富

君民

君之於民異名而同愛君樂馳騁民亦樂之君喜聲色民

亦喜之君好珠玉民亦好之君嗜滋味民亦嗜之其名則  
異其愛則同所以服布素者愛士之替組服士之替組者  
愛公卿之劔佩服公卿之劔佩者愛王者之履見是故王  
者居非民所憂之地不得不慮也况金根玉輅奪其貨高  
臺崇榭奪其力是賈民之怨是教民之愛所以積斷聚米  
一歲之計而易金換玉一日之費不得不困不得不儉

乳童

乳童拱手誰敢戲之豈在乎黼黻也牧豎折腰誰敢背之  
豈在乎刑政也有賓主之敬則雞黍可以爲大亨豈在乎  
蕭韶也有柔淑之態則荆竹可以行婦道豈在乎組纁也  
而王者之制設溝墜以禦之陳樂成以衛之蓄粟帛以養



之張聞樞以速之蓋有械於民不得不藏有私於已不得不防夫能張儉之械民自不欺用儉之私我自不疑夫儉者可以為大人之師

化柄

儉於聽可以兼虛儉於視可以養神儉於言可以養氣儉於私可以獲實儉於公可以保貴儉於門閭可以無盜賊儉於環衛可以無叛亂儉於職官可以無姦佞儉於嬖媚可以保壽命儉於心可以出死生是知儉可以為萬化

御一

王者皆知御一可以治天下也而不知孰謂之一夫萬道皆有一仁亦有一義亦有一禮亦有一智亦有一信亦有一一能貫五五能宗一能得一者天下可以治其道蓋簡而出自簡之其言非玄而入自玄之是故終迷其要意惑其妙所以讓中一之道莫過乎儉儉之所律則仁不蕩義不亂禮不奢智不愛信不惑故心有所主而用有所本民有所賴

三皇

君儉則臣知足臣儉則士知足士儉則民知足民儉則天下知足天下知足所以無貪財無競名無姦靈無欺罔無矯佞是故禮義自生刑政自寧溝壑自平甲兵自停遊蕩自耕所以三皇之化行

天牧



奢者三歲之計一歲之用儉者一歲之計三歲之用至奢者猶不及至儉者尚有餘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奢者好親人所以多遇儉者能遠人所以寡禍奢者事君必有所辱儉者事君必保其祿奢者多憂儉者多福能終其儉者可以為天下之效

摩龍

愚離籠事王粒養黃雀黃雀終不樂垂禮樂設賞罰教生民生民終不奉夫心不可安而自安之道不可守而自守之民不可化而自化之所以儉於臺榭則民力有餘儉於寶貨則民財有餘儉於戰伐則民時有餘不與之猶與之不取之猶取之也海伯亡魚不出於海國君亡馬不出

於國

清靜

奢者好動儉者好靜奢者好難儉者好易奢者好繁儉者好簡奢者好逸樂儉者好恬淡有保一器畢生無學者有挂一裘十年不弊者斯人也可以親百姓可以司粟帛可以掌符璽可以即清靜之道

損益

夫仁不儉有不仁義不儉有不義禮不儉有非禮智不儉有無智信不儉有不信所以知儉為五常之本五常為儉之末夫禮者益之道也儉者損之道也益者損之旨損者益之理禮過則淫儉過則朴自古及今未有亡於儉者也



詳改

譙者人所尊儉者人所寶使之譙必不譙使之儉必不儉  
我譙則民自譙我儉則民自儉機在此不在彼柄在君不  
在人惡行之者或是在故為之文

齊江子卷

素書題辭

晁氏曰題黃石公著凡一千三百六十六言其書言治  
國治家治身之道龐雜無統且辭旨鄙淺蓋後人傳會  
依託以為之也宋張商英註以為漢書紀黃石公圯上  
授子房世人多以三畧為是蓋誤也晉亂有盜發子房  
塚王枕中獲此書商英之言世未有信之者

素書題辭畢

百家類纂



百家類纂

道家類

素書

原始章

道德仁義禮此五者一體也道者人之所蹈使萬物不失  
所由德者人之所得使萬物各得所欲仁者人之所親有  
慈惠惻隱之心以達其生也義者人之所宜實善罰惡以  
立功立事禮者人之所履風興夜寐以成人倫之序夫欲  
爲人之本不可無一焉故賢人君子明於盛衰之道通於  
成敗之數審乎理亂之勢達乎去就之理潛居抱道以待  
其時若時至而行能極人臣之位得機而動以成絕代之  
功如其不遇沒身而已是以其道足高而名揚於世矣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正道章

德足以懷遠倍足以一異義足以得衆才足以極古明足以照下此人之俊也行足以爲儀表智足以决嫌疑信可以使守約應可以使分財此人之美豪也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回見利而不苟得臨難而不苟免此人傑也

求人之志章

絕非禁慾所以除累抑非損惡所以破過者酒戒色所以無患避嫌遠疑所以不誤轉學切問所以廣知高行微言所以脩身恭儉謹約所以自守深謀遠慮所以無患親仁友直所以扶顛近患篤行所以接人推古驗今所以不惑任才使能所以濟務先務後度所以應卒設變從權所以

解結彈惡去諂所以止亂括囊順會所以無咎概概梗梗所以立功競競業業所以保終

本德宗道章

夫志心篤行之術長莫長於博謀安莫安於忍辱先莫先於脩德樂莫樂於好善神莫神於志誠明莫明於體物素莫素於謹獨吉莫吉於知足苦莫苦於多願悲莫悲於精散病莫病於無當幽莫幽於貪圖短莫短於苟得孤莫孤於自恃危莫危於任疑敗莫敗於多私

導義章

以明示下者暗有過不知者蔽迷而不返者或以言取怨者禍令與心乖者察後令謀前者毀怒而無威者犯好衆



而辱者歿殘辱所任者危慢其所敬者凶貌合心離者孤  
親遠遠忠者亡近色遠賢者昏私人之官者浮女謁公行  
者亂群下相異者淪上下相違者毀上下相怠者無功上  
下相易者傾凌下取勝者侵名不勝實者托備已責人者  
不治自厚而薄人者勞困小過而棄大功者損行賞吝色  
者沮許多與少者怨薄施厚望者不報已責忘賊者不久  
念舊惡而棄新功者凶惡舊念新者忘用人不得正者殆  
既用不任者踈強用人者不畜為人擇官者亂失其所強  
者苛決策於不仁者險陰謀外泄者敗厚欵薄施者彫賄  
賂公行者昧戰士貧遊士富者妾閭善忽畧者不善有過  
不忘者暴所疑不可任所任不可疑牧人以德者集繩人

以刑者散小功不賞大功不立小怨不捨大怨必生賞人  
不服者恨罰重人心不甘者叛賞及無功者枉罰及無罪  
者酷聽讒而美聞諫如讎者亡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  
者殘安在得人危在失士富在迎來貧在棄時輕上生羸  
侮下無親上無常躁下多疑心近臣不重遠臣輕之自疑  
不信人自信不疑人狂士無直交曲上無直下危國無賢  
人亂政無善人愛人深者求賢急樂德賢者養人厚貴士  
去召不歸國忘之先兆君行善政賢臣先出得人者昌失  
士者亡地薄者大木不產水淺者大魚不遊樹禿者大鳥  
不棲林疎者大獸不居山峭者崩澤滿者溢棄玉取石者  
育羊質虎皮者辱衣不舉領者倒走不視地者顛柱弱者



屋壞輪弱者國傾足寒傷心民怨傷國根枯枝朽民困國  
殘山將崩者下先驅國將亡者賢先避與叢軍同軌者似  
與亡國同事者滅見已往者慎將來惡其跡者宜預避長  
慮者安畏亡者存夫人之所行有道則吉無道則凶務善  
象者無惡事無遠慮者有近憂重可使守固不可使臨陣  
貪可使攻取不可使分陣庶可使守主不可令應機五者  
各達其才而用之同志相得同仁相憂同惡相黨同愛相  
求同美相妬同智相謀同貴相害同利相忌同葬相應同  
氣相感同類相依同義相親同難相濟

安禮章

然在不捨小過患在不預定謀福在積善禍在積惡飢在  
墮農寒在墮織同道相成同難相濟同夢相親同巧相勝  
難得之言既而得之不可與理違擇已而教人者逆正已  
教人者順順則易行逆則難就祥體而行乃保終吉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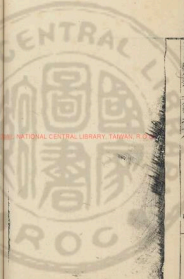




無能子題辭

晁氏曰唐僖宗光啓三年天子在褒四方猶兵無能子寓於左輔景氏民舍自晦也著書三十篇述老莊之旨其自叙以爲明自然之理極性命之端自然無作性命無欲是以畧禮教而外世務焉今觀其書大抵雜黃老名墨駁而不純其答華陽子問曰欲於中漁樵耕牧有心也不欲於中帝車侯服無心也故聖人宜處則處宜行則行理安於獨善則許由善卷不耻爲匹夫勢便於蕪濟則堯舜不辭爲天子其爲無心一也有味哉言乎因選而錄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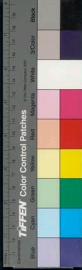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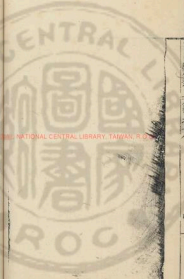
無能子題辭畢



無能子題辭

晁氏曰唐僖宗光啓三年天子在褒四方猶兵無能子寓於左輔景氏民舍自晦也著書三十篇述老莊之旨其自叙以爲明自然之理極性命之端自然無作性命無欲是以畧禮教而外世務焉今觀其書大抵雜黃老名墨駁而不純其答華陽子問曰欲於中漁樵耕牧有心也不欲於中帝車侯服無心也故聖人宜處則處宜行則行理安於獨善則許由善卷不耻爲匹夫勢便於蕪濟則堯舜不辭爲天子其爲無心一也有味哉言乎因選而錄之

無能子題辭畢



百家類纂卷之十九

道家類 無能子

聖過

天地未分混沌一炁一炁充溢分爲二儀有清濁焉有輕重焉輕清者上爲陽爲天重濁者下爲陰爲地矣天則剛健而動地則柔順而靜死之自然也天地既位陰陽炁交於是裸蟲毛蟲羽蟲甲蟲生焉人者裸蟲也與夫鱗毛羽甲蟲俱焉同生天地交炁而已無所異也或謂有所異者豈非乎人自謂異於鱗羽毛甲諸蟲者豈非乎能用智慮邪言語邪大自爲歎迫乎蠢蠕肯好生避死營其巢穴謀其飲啄生百乳養其類而該之與人之好生避地營其宮室



謀其衣食生百乳養其男女而私之無所異也何可謂之無智慮也邪夫自鳥獸迨乎蠢蠕者號鳴嗥噪皆有其音安知其族類之中非語言邪人以不喻其音而謂其不能言又安知乎鳥獸不喻人言亦謂人不能言語邪則其號鳴嗥噪之音必語言爾又何可謂之不能語言邪智慮語言人與蟲一也所以異者形質爾夫鱗毛羽甲中形質亦有不同者豈特止與人不同邪人之中形質亦有同而異者異而同者豈特止與四蟲之形質異也嗟乎天與地陰陽氣中之巨物爾裸鱗羽毛甲五靈因巨物合和之氣又物於巨物之內亦猶江海之含魚鱉山陵之包草木爾所以太古時裸蟲與鱗毛羽介處雌雄牝牡自然相合無男

女夫婦之別父子兄弟之序夏巢冬穴無宮室之制茹毛飲血無百穀之食生自斃死自什無奪害之心無懲戒之事任其自然遂其天真無所自牧深深淳淳其理也居且久矣無何裸蟲中繁其智慮者其名曰人以法限鱗毛羽諸蟲又相教播種以食百穀於是有耒耜之用構木合土以建宮室於是有斤斧之功設婚嫁以祈雌雄牝牡於是有人夫婦之別父子兄弟之序為棺槨衣衾以藏其死於是有喪葬之儀結且罽網罽羅以取鱗毛羽諸蟲於是有刀狙之味濛濛以之散情意以之作然猶自強自弱無所制焉繁其智慮者又於其中擇一以統衆名一為君名衆為臣一可役衆衆不得凌一於是君臣之分尊卑之節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尊者隆裏者同降及後世又設爵祿以升降其粟於是有貴賤之等用其物貧富之差得其欲乃謂繁智慮者為聖人既而賤貴貧富而人之爭心生焉謂之聖人者憂之相與謀曰彼濠梁濠濠謂之人吾彊名之曰人人蠱乃分彼始無甲無尊孰謂之君臣吾彊分之乃君乃臣彼始無取無欲何謂爵祿吾彊品之乃榮乃辱今則醜真淳厚嗜欲而包爭心矣爭則奪奪則亂將如之何智慮愈繁者曰吾有術焉於是立仁義忠信之教禮樂之章以拍之君苦其臣曰苛臣侵其君曰叛父不愛子曰不慈子不尊父曰不孝兄弟不相順為不交不悌夫婦不相一為不貞不和為之者為非不為之者為是是則榮非則辱於是樂是

耻非之心生焉而爭心抑焉降及後代嗜欲愈熾於是皆仁義忠信踰禮樂而爭之謂之聖人者誨之不得已乃設刑法與兵以制之小則刑之大則兵之於是縲紲桎梏鞭笞流竄之罪充於國戈鋌弓矢之伐充於天下羅家亡國之禍綿綿不絕生民困窮天折之苦漫漫不止嗟乎自然而蟲之不自然而人之彊立宮室飲食以誘其欲蠱分貴賤尊卑以一其爭蠱為仁義禮樂以借其真蠱行刑法兵伐以殘其生殫逐其末而忘其本紛其情而伐其命迷迷相死古今不復謂之聖人者之過也

明本

夫所謂本者無為之為心也形骸依之以立也其為常而



不治也如火之可用以焚不可奪其爻也如水之可用以潤不可奪其濕也取之不有藏之不無動之則察秋毫之形審蚊蚋之音靜之則不見丘山不聞雷霆天之可以包天壤細之可以入眉睫惚惚恍恍不來不往希夷希夷不盈不虧稟由之隱園綺之遊專其根而獨善也克授舜舜授禹禹授啓湯伐桀武王伐紂散其機而兼濟也明之者可藏則藏可行則行應物立事曠乎無情昧之者嗜欲是馳耳目是隨終日忘用不識不知孰能照以無滯之光委以自然之和則無名之元見乎無見之中矣

析惑

天性者神也命者氣也相類於虛無相生於自然猶乎琅璠之相感也陰陽之相和也形骸者性命之器也猶乎火之在新薪非火不焚火非薪不光形骸非性命不立性命假形骸以顯則性命自然冲而生者也形骸自然滯而死者也自然生者雖寂而常生自然死者雖搖而常死今人莫不好生惡死而不知自然生死之理觀乎不搖而僵者則夢之役其自然生者務存其自然死者存之愈切生之愈疎是故沉羽而浮石者也何惑之甚歟

贊友

天下之人所共趨之而不知止者富貴與美名爾所謂富貴者足於物耳夫富貴之尤極者大則帝王小則公侯而已豈不以破袞冕處宮闕建羽葆華蹕故謂之帝王邪豈



不以徽纒纒車馬仗旌旄鈇鉞故謂之公侯邪不飾之以衮冕宮闕羽葆警蹕轎車馬鈇鉞又何有乎帝王公侯哉夫衮冕羽葆警蹕鈇鉞旌旄車馬皆物也物足則富貴富貴則帝王公侯故曰富貴者足物爾夫物者人之所能為者也自為之反為不為者感之乃以足物者為富貴無物者為貧賤於是樂富貴耻貧賤不得其樂者無所不至自古及今醒而不悟壯哉物之力也夫所謂美名者豈不以居家孝事上忠朋友信臨財廉充乎才是乎慕之類邪此皆所謂聖人者尚之以拘愚人也夫何以被之美名者人之形質爾無形質靡乎太空故非毀譽所能加也形質者囊乎血與乎滓者也朝合而暮壞何有於美名哉今人莫不失自然正性而趨之以至於詐偽敗者何也所謂聖人者諱之也

真修

夫衡鏡物也成於人者也人自成之而反求其輕重於衡妍醜於鏡者何也衡無心而平鏡無心而明也夫無心之衡且平且明則夫民之有心者研之以無澄之以虛涵澈希夷不知所如吾見其借天壤以無疆淪顯絜而不覈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矣

夫水之性壅之則溼決之則流昇之雲則雨沉之土則潤為江海而不務其大在坎穴而不耻其小分百川而不疲利萬物而不辭至柔者也故老聃曰柔弱勝剛強則舍神



體虛專氣致柔者得乎自然之元者也  
夫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自然感應之理也故神  
之召氣氣之從神猶此也知自然之相應專玄牝之歸根  
則幾乎懸解矣

天鳥飛於空魚游於淵非術也自然而然也故爲鳥爲魚  
者亦不自知其能飛能游苟知之立心以爲之則必墮必  
溺矣亦猶人之足馳手提耳聽目視不待習而能之也當  
其馳提聽視之際應機自泯又不待思而施之也苟須思  
之而後可施之則疲矣是以任自然者久得其常者濟夫  
浩然而虛者心之自然也今人手足耳目則任其自然而  
馳提視聽焉至於心則不任其自然而爲焉欲其至和而

虛通也難矣

天地無爲也日月星辰運於晝夜雨露霜雪隕於秋冬江  
河流而不息草木生而不止故無爲則能無滯若滯於有  
爲則不能無爲矣

夫是非邪正由乎人厚薄通塞存乎時日月之照不能免  
薄蝕之患聖賢上智不能移厚薄通塞之數君子能仁於  
人不能使人仁於我能義於人不能使人義於我

孫登說

孫登先生隱蘇門山嵇康慕而往見之曰康聞嵇嵯不能  
如蠶齡燕雀不能與鳥期康之心實不足以納真譚然而  
日月之照何限乎康莊堯堯雨露之潤同擇乎蘭蓀蕭艾





先生理身固命之餘願以及康使康起乎有涯越乎無垠登久而應之曰夫杳杳冥冥有精非精渾渾淳淳有神非神精神其真離之不分留之不存就謂固命就謂理身就為有涯幾為無垠然而虛光之中綿綿相循出入無跡為天地之根知之者明得之者尊凡汝所論未窺其門吾聞諸老聃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且夫蚌以珠剖象以齒焚蘭煎以膏萃拔以文常人所知也汝有藻飾之才亡寔深之機如說明燭煌煌光輝奪蒼所惡也吾嘗得汝臨山巨源絕交書其間二大不可七不堪皆務已疵物之說時之所憎也夫虛其中者朝市不喧欲其中者巖谷不幽仕不能奪汝之竹處不能濟汝之和仕則累不仕則已而又絕人之交增以矜已疵物之說嗶嗶於塵世之中而欲求乎未生可謂却影而走於日中者也何足聞吾之誨哉康駭然如醒後果以刑死

答通問

無能子貧其昆弟之子且寒而餓嘆吟者相從焉一日兄之子通謂無能子曰嘆寒吟餓有年矣夕則多夢祿仕而曹乎車馬金帛夢則樂寤則憂何可獲置其易哉無能子曰晝憂夕樂均矣何必易哉通曰夕樂夢爾無能子曰夫夢之居屋室乘車馬被衣服進飲食悅妻子憎仇讐憂樂喜怒與夫寤而所欲所有為者有所異邪曰無所異無所異則安知寐而為之者夢邪寤而為之者夢邪且人生百



歲其間晝夕相半半臺半樂又何怨乎夫冥乎虛而專乎  
常者王侯不能爲之貴乞丐不能爲之賤玉帛子女不能  
爲之富糶美羅縷不能爲之貧則憂樂無所容乎其間矣  
動乎情而屬乎形者感物而已矣物者所謂富貴之具也  
形與物朽敗之本也情感之而憂樂之無常也以無常之  
情索朽敗之本寤猶夢也百年猶一夕也汝能冥乎虛而  
專乎常不知所以饑寒富貴矣動乎情而屬乎形則晝夜  
寤寐俱夢矣汝其思之

答華陽子問

無能子形骸之友華陽子爲其所知迫以仕華陽子疑問  
無能子曰吾將學無心久矣仕則違心矣不仕則忿所知

如何其可也無能子曰無心不可學無心非仕不仕心疑  
念深所謂見督者臨窅而教之前也夫無爲者無所不爲  
也有爲者有所不爲也故至實合乎至和至公近乎無爲  
以其本無欲而自私也欲於中漁樵耕牧有心也不欲於  
中帝車侯服無心也故聖人宜處則處宜行則行理安於  
獨善則許由善卷不耻爲匹夫勢便於兼濟則堯舜不辭  
爲天子其爲無心一也堯舜在位不以天子之貴貴乎身  
是以垂衣裳而天下治及朱均不肖則以之授舜舜授禹  
捨其子如堯贊去天下如涕唾是以歷萬祀而天下思周  
公文王之于武王之弟天下慕其德矣以成王在其勢不  
便於已故不爲天子以成王幼其勢宜於居攝故不敢辭



是以全周之祀活周之民魏魏成功其德不虧此皆不欲於中而無所不爲也子能達此雖關雎走狗於屠肆之中舉旗祈將於兵陣之間可矣况仕乎

魚說

河有龍門隸古晉地禹所鑿也懸水數十仞淙其聲雷然一舍之間河之巨魚春則連群集其下力而上沂越其門者則化爲龍於是琴雲披雨焉河瑞鱗鱗望之相謂曰彼亦魚也而相變如此豈與我操撥然壻而游戰戰然穴而藏哉其一曰惑矣汝之思也夫大地之內物之須形者千變焉形之巨細分之大小相副焉隨其形足其分各適其彼超變者河之時波則魚之驚濇則與之休意願力渾沉浮安定及其思變也連群而妬沂潏而怒意藏力困乃雲乃雨夫雲雨來隨蒸潤之氣自相感爾於彼何有哉彼若有心於雲雨之間有時而墮矣無心自感又何功乎角其上足其下與吾鬚鬣一也吾鬚鬣而游彼角足而騰未嘗不順也豈以吾壻游之無爭穴居之無虞人不知而害不加之樂易其角足雲雨之勞乎

鳩說

鷓與蛇相遇鷓前而啄之蛇謂曰世人皆毒子毒者惡名也子所以有惡名者以食我也子不食我則無毒不毒則惡名亡矣鷓笑曰汝豈不毒於世人哉指我爲毒是欺也夫汝毒於世人者有心噉人也吾怒汝之噉人所以食汝



示刑也世人審吾之能刑汝故直吾以防汝又審汝之毒  
染吾毛羽肢體故用以殺人吾之毒汝之毒也吾疾惡而  
蒙其名爾然殺人者人也猶人持兵而殺人也兵罪乎人  
罪乎則非吾之毒也明矣世人所以畜吾而不畜汝又明  
矣吾無心毒人而疾惡得名爲人所用吾所爲能全其身  
也全身而甘惡名非惡名非汝以有心之毒盱睢於草莽  
之間何人以自快今遇我天也而欲詭辯苟免邪蛇不能  
答鴆食之夫昆蟲不可以有心况人乎

紀見

無能子寓於秦村景氏民舍一日梟鳴其樹景氏色憂將  
殫之無能子止之景氏曰梟凶鳥也人家將凶則梟來鳴

殺之則庶幾無凶無能子曰人之家因其鳴而凶梟罪也  
梟可凶人殺之亦不能弭其已凶將凶而鳴非梟忠而先  
示於人邪凶不在梟殺之害忠也矧自謂人者與夫羣羽  
族俱生於天地無私之氣橫目方足虛飛實走有所異者  
偶隨氣之清濁厚薄自然而形也非私於愛憎者也誰令  
梟司其凶邪論梟之凶誰所自邪天地言之邪梟自言之  
邪天地不言梟自不言何爲必其凶邪論梟之凶不知所  
自則羽儀五色謂之鳳者未必祥梟未必凶景氏山家亦  
不凶

樊氏之族有美男子年三十或被髮疾走或終日端居不  
一言則以羊爲馬以山爲木凡名一物多矣其常名其家



及鄉人狂之而不之罪焉無能子亦狂之或一日遇於藪  
驛間孰而嘆曰壯男子也且復豐碩惜哉病如是狂者徐  
曰吾無病無能子憚然曰冠帶不守起居無常失萬物之  
名忘家鄉之禮此狂也何謂無病乎狂者曰被冠帶善起  
居愛家人敬鄉里真我自然哉蓋昔有妄作者文之以爲  
禮使人習之至于今而薄陋因酌酌也知之而反之者則  
反以爲不知又名之曰狂且萬物之名亦豈自然者哉清  
而上者曰天黃而下者曰地燭晝者曰日燭夜者曰月以  
至風雲雨露烟霧霜雪以至山嶽江海草木鳥獸以至華  
夏夷狄帝王公侯以至士農工商皂隸藏獲以至是非善  
惡邪正榮辱皆妄作者強名之也人久習之不見其強名  
之初故訟之而不敢移焉昔妄作者或謂清上者曰地黃  
下者曰天燭晝者月燭夜者日今亦訟之矣強名自人也  
我亦人也彼人何以強名我人胡爲不可哉則冠帶起居  
吾得以隨意取舍萬狀之物吾得以隨意自名狂不狂吾  
且不自知彼不知者狂之亦宜矣

周本

五兵者殺人者也羅網者獲鳥獸蟲魚者也聖人造之然  
後人能相殺而又能取鳥獸蟲魚爲使之知可殺知可取  
然制殺人之罪設山澤之禁焉及其衰世人不能父子  
兄弟鳥獸蟲魚不駭育麋鹿醜蛭法令滋彰而不可禁五  
兵羅網教之遺之者後出其能自巳乎



棺槨者濟死甚矣然其工之心非樂於濟彼也迫於利欲其日售則幸死幸死非怨於彼也迫於利也譬者樂病幸其必瘳非樂於救彼而又德彼也迫於利也棺槨與醫皆有濟救幸死幸生之心非有憎愛各訟其所欲爾故無爲之仁天下也無棺槨與醫之利在其濟死瘳病之間而角觸蹄踏蛇首蝎尾皆用其所長也審其所用故得防其所用而制之是以所用長者不如無用食桑之蟲吐絲其腸者曰蠶以絲自舍曰蠶而化於是羽而蛾焉其稟也宜如此猶獸之胎鳥之卵俱非我由也智者知其絲可縷縷可織於是烹而縷之機杼以織之幅而縵之繡而衣之夫蠶自將爲蛾也非爲乎人謀其衣而甘乎烹也所以烹者絲所累爾烹之者又非疾其蠶也利所繫爾夫獸之胎鳥之卵蠶之繭俱其所稟也當所稟獨乎絲絲必烹似乎不幸也不幸似乎分也故無爲者無幸無不幸何分有爲善不必福惡不必禍或制於分焉故聖人貴乎無爲堯蟻井蛙示以虎豹之山鯨鯢之海必疑熟其所見也嗜欲世務之人語以無爲之理必惑宿於所習也於是父不能傳其子兄不能傳其弟沈迷嗜欲以至於死還其元而無所生者舉世無一人焉嗟乎無爲在我也嗜欲在我也無爲則靜嗜欲則作靜則樂作則憂常人惑而終不可使

之達者所習藏之也明者背習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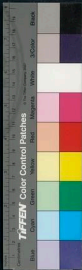
魚龍子卷終

REPRODUCED B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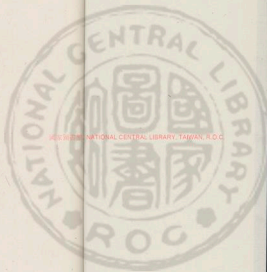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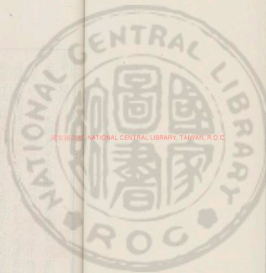






2025.02.2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6107 v.2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王華子題辭

王華子者 本朝大中丞揭陽盛公若林之所著也儀  
封王浚川氏曰公雖宦游人間而曠心逸度準極鴻濛  
高風遠節超邁倫品其言曰聖人不生大道運塞管管  
與居汗我神遊吾將歷五嶽九寰謁至人游矣蓋舉世  
莫之知也斯人也與道爲徒不嘗游方之外者乎不然  
希古抱貞進止出處一順其天燁然而不汗於世塵者  
邪按其書二十篇所言天道人情物理稍著矣公又有  
參悟直指則專言攝生養神之道云金丹大指須先內  
養方得先天之氣達摩西來之意亦在於此鉛卽先天  
以陰中之陽爲主汞爲後天以陽中之陰爲主二者一

CENTRAL LIBRARY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男一女也一氣一精也二者合爲一則神存散爲二則神亡神之存亡魂與魄離也故老子曰載營魄能無離乎營言魂也載者合也然所以合者不過專氣致柔耳故曰專氣致柔能嬰兒乎其於老氏之旨深矣斯蓋教訓內顯曠與天游觀世之亂心逆性以慈窮欲者何如邪因采而附之道家

王華子題辭畢

百家類纂

道家類

王華子

道本章

道本乎氣所有謂道者人所共由也有所委而充失所委而窮物之初生也非有所資氣之所使也物之所盡也非有所損氣之收也或發或止不能自己然有其氣也循環不窮因其不窮而常可見者人物共由之而不得已乃謂之道焉名之爲道者方也術也君子曰性也理也性者有生之名也理者有生之理也性之初則氣也氣爲性之根性爲理之實未有氣則性無可名理無可見其一則氣也故曰道本乎氣人心亦氣之所有者人生之初氣所融結



未有知覺但有氣耳及其漸長則氣壯而神強乃有知覺  
既有知覺方能視聽夫視聽者雖有耳目之用非神則耳  
目無所用非耳目之藉精神籍耳目也耳目之爲耳目氣  
之所爲也氣爲神所資則人心亦氣也心雖爲氣所有而  
其神則舍之於心而爲一身之主氣母也神子也心乃子  
之舍也猶人之母爲子所生身而其家之主必尸於子者  
子乃主而母從子焉性非可他求心中所具者也心之神  
性之發也情爲性之用者神之動也合而言之氣也君  
子曰性也命也夫性有命言氣之成形也形體既有性情  
乃是性情既有何有無者爲用無者爲體無者性之  
未動也有者情之已動也未動爲性已動爲情性情之根

氣之存亡也動而發見情之使氣也靜而寂也氣之亡也  
而性定焉性定神明心乃虛靈

形體之在氣中如魚之在水中夫水中之魚雖能知覺無  
水則無知覺氣中之形體雖能知覺無氣則無知覺矣是  
知覺資於氣也今以不由教詔而知者曰良知夫知豈待  
教詔而知乎人之生知者飲食也嬰兒之乳於其母也故  
知愛其母及漸長而知其能有飲食者父也故知愛其父  
是則非教而知者壯而氣血盛行思牝牡之合故知有夫  
婦知上下之分故知有君臣知同氣之親故知兄弟知交  
游之樂故知朋友是皆不待教也然其原初則由於飲食  
也已而有男女之合矣則知其上下同氣交遊之道然非



其氣之所使則不能知也壯也老也氣之使然也君子曰  
天也人也夫天人之分又矣天則理人則欲理則明欲則  
昏形體之由於氣不能不爾也知有形體則明不知有形  
體則昏明則踐形昏則從欲此人物之分也而死於天  
太古之初有至人焉知陰陽五行之氣合而為一故其生  
也外面耳目口鼻九竅之理內而五臟六腑之氣皆能備  
知內視明而外視察神之往來不能舍之而去故其疾病  
不生性情冲融年未身強能知萬物通靈鬼神故其測識  
陰陽之理制器作則以利民生宜草木金石禽獸虫魚之  
性而知寒溫之用以為醫藥度日月方向之晷景以作甲  
子辨山川向背之宜以為地理而為祭祀卜筮之法以知

吉凶然其初惟事於身體百骸不以外而忘內中古聖人  
者生乃知人事之宜為治以安人於是太古之道感矣暗  
於脩身而明於治人專於知理而疎於知氣求乎至遠而  
忘其至近風俗習成詐偽以滋乃有盜賊以賄喪生君子  
曰刑也名也夫物之初生也靜其壯也動其老也靜其死  
也變變而化化而生生生不已其氣猶然知生之艱故不  
亂知死之化故不憂夫憂樂之情治世之規縉性之防也  
於刑名易居之為刑名之言者不知夫氣之為氣而惟曰  
懼之夫懼之使平苟若生之使定不由於道者故有刑名  
之學焉善治氣者忘耳目慎臭味戒色慾氣之初生也甚  
微及其父也壯而老矣由其壯也而知節之則不老由其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老也而知養之則不衰所謂養者以氣養之耳非飲食所能養也以飲食養者養其有形以氣養氣者無形之養也陰陽之交也以氣也氣之交也精血之合也精為骨血為肉其氣則為神也鼻口耳目四肢百骸五臟六腑具而後生皆形體也其氣則交合時所定也交合者生生也生生者不生不生者不死不生者不能生死也君子曰死生也夫死生變化之道也變化之道由乎氣也氣之變化不窮則又視之術也以神取氣則明以氣混神則昏昏者明之甚濁者清之路知清濁昏明之初者不沒

清而不混合而混成是曰氣母為萬物祖善攝生者知其初耳初之氣清氣也丹以初生明至人則之其化不窮天

地得之以清以寧道之所棄者生心也心生則神死心死則神明大哉心乎人由之而死生故全形者無心忘形者無神無心入乎內無神出乎外出入之幾心神之所由存忘也故君子慎之今夫貯水於器非器所能貯也無水之器虛有水之氣則器日潤日燥及其燥也潤者清而水亦潤非漏泄也器實則氣壯水亦氣也久益潤其器矣器既潤矣久則風燥而中氣漸清水日潤矣非益之以水則潤而乾矣乾則氣索矣乃益之以水而器常實而水常清其養生之理也知清長存亡之幾者思過半矣

學者章

學者之言道也以理言心也以性是皆非知道者也未有



所知而知曰良知未有所能而能曰良能是非知道者也  
道以生言也生以天命言也知能亦以生言也孩提之知  
欲食始知其愛親舉世之人皆以飲食爲本人一日無食  
則餓十日無食則死飲食之於人也曰父子君臣夫婦兄  
弟朋友皆賴於是故人之爲道生道也生之者食也子食  
於父臣食於君婦食於夫兄弟朋友之共有其食然後親  
勉於所業以無忘乎所生則父子君臣之性存息所業而  
忘其所生則父子君臣之性泯言信者言所欲也欲之所  
在信之所在也是知謂之良知是能謂之良能古之聖王  
以衣食乎民而民知禮義視長上後世以饑寒乎民而民  
之救死不遑矣服治禮義哉

人之有生以其有養也養生之道在於知要能知要則不  
費而自成要之在人萬有不同皆以勤儉爲先農之要在  
於及時播種學之要在於早習藝能藝能不習播種弗時  
饑餓將至養生之經奚有哉是之謂率天下而路之是爲  
亂之徒也

人之寐也魂遊及其寤也神解初學若寐而夢焉及其悟  
也始知其性之復而心明焉性復而心明者非有所加損  
也初則蔽於氣而欲生焉欲生則昏既昏且又心之靈者  
塞矣學之能使其欲去而氣清者無他道也思我之生也  
我之生也天之命我也我以欲而溷其氣氣之不和欲之  
累也於是因其欲而察之使無從焉使無入焉使無至焉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百字類編卷之十七  
至則入入則從不至不入不從心將日明氣將自清用志  
不分乃凝於神是之謂一也富貴貧賤死生無自而從無  
自而入無自而至也氣和而神明矣非天下之至誠其孰  
能與於此哉

文能章

文能成務天之至器也不以時失不以地得不以人存不  
以力亡其為功加諸帝王之上不為顯揜於匹夫之下不  
為晦無幽弗明無微弗入所謂日然之理也君子曰文章  
也夫文章自天地未有之初而得之於混沌天地既有之  
後而得之於成象人生而具於身者毫髮耳目口鼻四肢  
百骸物生而形於羽毛群隊飛走動植君子則之列天之

日月星辰雲漢列地之山川木石海嶽無乎不備故千古  
之前萬古之後皆不得遺其情遺其數精毫之間盈尺寸  
而四海之廣收諸其掌握非天之至器其孰能與於說  
木理之如鱗如波如織如結如繪如繡者石理之如山如  
雲如人如物如濟如組者鳥羽之如彩如錦如染如畫如  
經如袖者獸毛之如點雪如魚鱗如連錢如象抹如披截  
如黃較之旋如紫絡之緝者魚之為鬣之朱為尾之頰為  
鱗之金為鬚之綠為鬚之赤為若帶之紫玉為若鶉之敷  
花者虫之為翅之斑為翼之翠為冠之縷為縷之青為蝶  
之粉為蜂之黃為蜻蛉之紺碧之晴為原蛾之黑綠之眉  
者是皆萬物之文而况於人乎人之為文亦天之為之也



而况於萬物乎

山之多草多木多石者近之則可見遠而望之如黛然雲之似白衣似蒼狗似山岳者遠而見之則若此近而觀之則如綬然此山氣之變幻爲文者也水之映日月而光似星似鈿似瓊瑤似練纒者日月之涵照有虹有蜃有海市巖樓人物者此水氣之變幻爲文者也千變萬化惟文能之文之所能者豈非天地之氣而謂之何哉人稟天地之氣以生得其秀者始有之愚而濁者曷有哉氣之秀者爲聖爲賢而非文則無可見文之可見者自開闢以來巨細遠邇之不齊而其爲一代名人勝士有幾哉

天下之言文者有古今之殊文之古今在人之古今古之

人其言簡而要祥而足善言而不煩善述而不易故遠而彰久而傳今之爲文也惟文之事不能簡惟言之尚不能祥惟此其似而不知其晦惟務其博不覺其紊也未嘗知其所自而強以擬之未嘗究其所法而苟以就之是皆聾者之論聲音聾者之談綠色也諷誦之未加而觀覽之未至若坎蛙鼃雞耳曾何足以言大方哉

行貴章

人無有不善人之爲不善也欲使之也欲使之使人也有五而其爲心之所存者則一耳何謂五飲食一也男女二也貨利三也耳目四也名位五也五者皆欲也而存其心則一也君子曰欲也養生莫大於寡欲害生莫大於多慾多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30 25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30  
45 50 55 60 65 70 75 80 85 90 95 100  
D50 Illuminant, 2 degree observer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寡之分非必去之而後已也欲者人生之所資也豈必能  
去之去其私而公其有斯爲君子有其已而不知乎私則  
爲小人矣小人之從欲也性命與之俱矣豈非乎人哉君  
子寡之也時以全生也全生之道非欲則不可故惟寡之  
而已矣寡之公則所生者正矣寡之私則雖寡而不能矣  
血氣之所由者私也心之所主者公也血氣之於心也相  
爲勝負焉知其爲血氣則寡之知其爲心則存之存者心  
也非欲也心存則欲寡矣飲食之於人性命之所關豈能  
絕之然其要則在淡滋味去肥濃斷炙煇戒殺遠膏粱後  
節食與欲務俾臟腑清通冲氣爲和流通不滯自覺飢飽  
有常則神明能若而升降不礙任督二道徑來循環常見

其動而不動靜而不靜如江河之趨海山岳之出雲不爲  
氣而爲心不爲心而爲神矣男女者一陰一陽之理也一  
而二二而一也男無女則氣逆女無男則血滯氣逆則精  
溢而血衰血滯則經阻而氣衰二者常互爲損古之至人  
能知陰陽之往來則剛柔之升降備日月之運行迺潛神  
以居得虛而用因欲而會然後淨厥室虛馭神攝氣以遊  
大虛故其老不衰耗性命自然有所持守無事於空寂而  
少壯不失其爲完老豈不至於喪敗此迺馭世之真則處  
脩之默功不可以語人非人之所能得也得之者必稟受  
之清明神解之妙詰也豈尋常之存想又豈若世俗養生  
之所爲哉貨利之於人也養生之所資治世之所務者不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可以爲有而輕不可以爲無而重惟以分安以力限知足則常足求得而又失以之傷生喪魄莫大焉君子惡之而不能絕其理財之道又不能生之而執其安危之幾故以爲無益之求而任其去來勉於所職而待其自至然後有自然之利用天之時收地之力賴人之功耕者之田藝者之器賈者之積仕者之祿夫豈無其道哉不苟也不貪也不先也苟則苟貪則亂先則悖矣是以聖人之治也制田里教樹畜重本抑末惟懼民之知利而不知害也况加以思慮勞之以筋力死於黷賂哉聲色之爲耳目娛者有三而其爲害則一也妖冶之容淫漫之聲是爲心之所惑者也五彩之色五音之聲是爲耳目之所役者也萬物

之權以眩萬象之鳴以噴是爲神奪於物者也其惑其眩其奪者雖云在外而至爲欲者則心也心爲欲害者非能害也不自存而爲其所害也君子以心爲主而耳目之司則從之於心則其所惑者知其爲惑所眩者知其爲眩所奪者知其爲奪而不能害矣夫名位之於世也寃天之大閑天子不能爲之加損而况於人乎故君子以所能勉者勉之不能勉者無容心焉隨寓而安因時而行遇艱而守阨窮而不怨難得之不爲喜難失之不爲怒有命也吾如之何哉然其爲道也有不可失者君子曰學也學而後得之非學有不可得者也今以不學而不可得諉之於命乎諉之於已乎於是不惟欲之不過而於斯世之爲貴賤之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分窮遠之途判矣學而不能得者命也雖云不能得而所得於心者良貴也易賤之有又豈窮於道哉道足而身窮雖身窮而德富矣然非欲也以學制欲以道顯名非盛德之至其孰能與於此哉

言兵章

兵之爲戰也有幾也有守也有神也知其虛而擊之因其盛而致之待其至而取之是之謂幾不攻人之方銳不過人之將窮不替人之未及是之謂守知其方來吾精以應之知其未至吾緩以挑之知其詐敗吾堅以乘之是之謂神三者之才特知兵而兵知將也兵不知將非不知也奏之未厚克之未周而用之未熟也若是者戰必敗矣君子

之於兵也觀之奕焉奕者之志未嘗加也而有其智局未嘗布也而有其方子未嘗動也而有其算因其彼之所入而吾爲之防因其所失而吾爲之取因其所取而吾爲之地則勝之道也故制奕者知其局焉

天有所秘者風雲之變也人有所秘者神氣之變也神氣者天之風雲也所謂秘者非有心也無可爲測也鬱則爲風蒸則爲雲人之拂鬱也則氣煩悶而神迷昏猶天之將爲雲爲風則昏蒙發作而失其常度矣故君子慎之無使其爲拂鬱則爲和然其所以致之者逆之外至而怒之內發也知其外至則求自直而反之知其內發則思外禍而遠之慎初之慮知幾之神也惟神故能顯秘

兵與刑也可以使民畏焉然而爲之上者奚忍哉不得已而爲之也生與養也可以使民愛焉然而爲之上者不可繼也亦不得已而爲之也故天之四時未嘗皆生養也而民以爲天也故使民畏不若使民愛使民愛不若使民之相忘也然其使之相忘豈有他道哉生養之而不使之知其爲生養也非天乎非達天德者其孰能與於此哉知微之論起於自欺知艱之論起於自易自欺者獨察於微不自欺矣自易者獨鑑於易不自易矣不自易則能懼不自欺則能慎能懼而慎則心斯正而氣斯平矣氣之平也則神清而明人心之氣因其所感清明則不惑而應之者無形夫惟無形也神主氣神主氣則無可移而恒存

矣口與鼻也氣之戶也耳與目也神之路也閉其戶塞其路精神迺固是謂之又視

古之至人知萬物之感生也故任之知萬感之敵形也故靜之不能使之不感也而惟以所接者爲幻不能使之不感也而惟以所至者爲虛幻而虛何心於我哉君子曰無爲也夫無爲之化有生者之所慶也

身猶國也氣猶民也身之有疾則不自安矣然其致疾之由欲之所使也飲食攻於口腹情慾撓於精血而疾始作焉知疾之由於欲也謹之可也絕之可也方以爲藥之弗効愈攻愈困亦猶用刑法以安乎民也及其元氣旣衰百病交集然後以峻劑治之是猶以兵治亂矣命之不絕如



纏矣嗚呼危矣哉

人身之血氣調則自安其爲飲食男女也皆無太過則脉平而氣之流行不滯四肢百骸通達無間外之風寒暑濕不能爲感若內虛則外襲而爲其所感矣是亦陰陽之氣相殄而然醫之道也善用藥者不傷人之元氣善行師者不伐國之元氣

治身者善治國者儉所謂善者善神也善神者善氣也所謂儉者儉財也儉財者儉民也氣善則壯民儉則富未有氣壯而身弗強也欲國之強不使民之貧民貧則兵弱矣外侮之至焉禦哉故曰身之壯在氣國之強在民百家之井晨清而暮濁泉之所出者少而汲之所來者多

故也萬變之身朝明而夕昏神之所集者寡而接之所應者衆故也不有夜之所息則其爲生也難矣而又以夜之勞於氣血其爲神也有幾哉故善神者善

卦爻之陰陽日神之所在也卦之六十有四則晝夜置測之餘數也聖人則之以占吉凶焉天下之數豈有加於此哉故曰易者隨時以變易也若以名爲而不知其神則占乃有哉

正心章

學者之素於體察也或言性或言情或言理或言氣或言志或言意殊不知心之神爲主則性定情和理明氣順志一心誠矣神能爲心之主者以其靜而有動而察也察而



存也存之又則神為主而其內虛靈外明徹物來順應無思無爲矣苦於自知者內不虛也苦於知人者外不徹也內虛則外徹矣如鏡之光雖能照然置之暗中則無光矣心之明雖能知然爲外物所蔽則不能知矣外物之能爲吾蔽者吾存之之功未至也每於其一絲一隙之私將入者吾存吾心而不爲之動則塵掃泆恬而鏡水之清明常若矣莫大乎心之鏡也可以包六合而凝太虛然而一毫之私雜於其間則昏既昏則小則礙矣雖有其志而意之所動者偶矣此古今豪傑之通患也

心之清明爲神昏晦爲氣此非知心者心未嘗有清明昏晦之殊也氣豈有不資於神而神豈有不藉於氣哉氣壯則神強氣弱則神昏言心之去來出入者皆神之所爲也氣靜則壯動則弱得其養則靜失其養則動何謂養不藉之謂也恬之者欲之害也無欲則靜能靜則理直氣壯明靈知覺者心之神也能使其神明靈知覺者氣之壯盛也能使其氣之壯盛者安養之所致也能安養者靜存也能靜存者不爲耳目之所視聽也視聽以心而不以耳目則無外邪之干而內主之正者自靜矣外邪之干由於應接於應接而有主之者則何患於視聽之煩哉登高臨深之際未嘗不視聽也但惛惛然恐其變之墮也視聽專於步履是心之神不移矣



重本之學有三而為之本者一也何謂三身為道之本心  
為身之本氣為神之本知愛身者始能知道知治心者始  
能治身知養氣者始能存神夫道者非有其名也有身而  
後有道焉身者非能自知也有心而後知身焉神非能獨  
有也氣而後有神焉是故君子之愛身也求諸肉焉而  
致親吾之所有於身者形體之資於臟腑而度其為虛實  
為通塞為寒溫為衰盛而欲其平也而其能求而知者心  
也而於心焉求其在內在外而不使其外馳以為一身之  
主然而氣之強弱又不可不知之也知之而不養之則無  
以資其神也神為心之主而心為神之舍氣又舍之才也  
身通才之地也猶屋宇焉身通地基而心為屋宇神通屋

宇中之主人也氣又主人之肌肉也主人有舍宅有肌肉  
以為養然後百事理則謂之道也今也未能有舍宅而主  
人未嘗安居矣既不能安居而欲處人技物皆無可為其  
所資矣欲為道得乎是故君子之學重本也

上古之時必有至人知陰陽造化之理故知人生之理今  
之為醫者之言皆其源流也然不可以人皆知之必性  
質之妙契者方可以及此焉凡血氣之周流於一身者有  
內外焉謂之榮衛視榮衛之盛衰者存乎觀色診脈焉而  
知其氣之於何經何臟有損焉故於脈而手足諸處見之  
醫之為言豈易造哉誠有得於返觀之力者攝生之大要  
無出於此者然其為神矣之妙者尤在手斯術之外而不

可以其成法爲一定之論也是之謂造化也

草木之實有核者中有仁則發生之機也然必得土氣以滋之則仁中之萌及時而茁矣使不得土中之氣則又而亦自絕無復生意外之所資者中之所有者也中之所有者外之所來也二者陰陽之往來者也故卯者必伏抱而生亦此意陰主受納陽主敷施然於受納中有陽氣以爲之母敷施中有陰氣以爲之子二者皆不能相有者此所謂天地定位陰陽之別也然必陰之得陽爲受歲陽之得陰爲發生也是皆至微至妙之理非人所能知者至人有攝神之道焉

人能於世味一切不爲心累則心中神常爲主而氣歸于

中若心中有主則自安靜苟無主則爲事物所亂而真氣日耗百病因之而生神能馭氣氣壯形盛俾神常守則虛靈之體復矣養之益久則神爲之恒存又存而熟則又當出入形體變化不測豈有他術哉

人身之精氣神三者當以精爲一身之至重者其次通氣也精氣既壯則神自強矣然神爲精氣之主神既強盛則精氣又加之壯盛此上更持守而又能以氣資養則又視之功也然終始皆當以堅守靜篤而致虛極也

陰陽二氣脩煉家以爲鉛汞大段皆比喻之言然是氣必  
有陰陽以陽爲陰言汞也以陰爲陽言鉛也汞以精言鉛  
以氣言得鉛以煉汞則鉛亦不用矣得陽氣以煉陰精則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陽氣亦不用矣所謂用者留之也所謂不用者去之也去留之幾陰陽之會也又以龍虎東西為喻無非此意也然其所謂火候者則又會機之運也氣有陰陽用有虛實虛者為用實者為守也守者以月用者以日也所謂脩性者則守者也所謂脩命者則用者也夫抵以稟受於父母而有身皆先天既有身而生成者皆後天以先天為命後天為性亦是正理醫經亦有此說但人自不知耳人身之火皆情欲也蓋治身者惟慮其火以其情欲之動也而不知制之則其為身害也必矣是以戒人之知其為火則反為之用矣人身由情欲而生者亦由情欲而死然其為生死之幾至人能把握而用之則又以此為又視之

道所謂把握者正不使其奔逸而能隱伏之耳世俗咸以絕粒出家然後為仙此豈知造化之理者哉

尚德章

物之生也柔弱及其壯也強由強而老由老而衰初之柔弱者生也壯而強也衰之漸故君子以柔為能以弱為盛不拂乎所生不失乎所盛視於無形聽於無聲知物於昏默專精於窈冥則智慮不萌形神不驚安靜寬平不與不爭氣歸於形善集有度謂之長生

月有虧盈之度人之身亦然月之哉生明象人之身之虛也由虛而積則至於滿滿則必虧矣當其滿也閉之時也當其虧也將啓而未啓也虧之盡則三旬之日周矣積者



去而始有明之生也三日而曰哉生明也斯時也生物之原也生者之氣母氣也至人以母氣爲形先故曰先天之氣潮之升也月之生也潮之降也月之虧也曉而升者生也由昏而生也曉而降者虧也由曉而虧也生者既滿則漸虧也虧者既盡則潮降而漸生當其降之盡而未生也則天地之氣交故曰有者生於無而無者生於有也有無之間有物焉是謂玄牝也玄者遠也牝者母也遠母云者自天地先而有之其來也遠矣故曰谷神不死

天下之水所歸處曰海人身之氣所歸亦曰氣海是海也虛而不盈故能用之不動所謂用者言生物也惟生迺不生至人以不生爲生不生者生生也由其生生是以恒存

然非得之於虛則苟有之有生於無也無則空迺爲谷也空谷之中有神焉有門焉神則無形門有形也故曰有生於無也有爲天地之根無爲天地之始

成形之後雖屬後天然先天之氣又具於形中如樹木之子中之仁含有先天之氣故能萌芽人之稟於胎育者必有母氣以爲先天是氣也正所謂真種也是種更千萬年與天地相爲終始何曾有盡哉

保身之術以有恒保國之術亦以有恒也恒之云者非以常守也以常事也如一國之政皆有所職則凡百皆爲不至於闕失是以倉廩實府庫充有所不戰戰則必勝攻則必取矣



卯酉之月潮汐盛於他月朔望之後三日皆盛於他日然其盛也則漸以積而減矣遷移而減則人身之度其有遷移之應也當其移也候其虛也虛之為候也大候也陰陽之會故曰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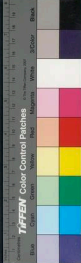
月增則歲益也歲增則壽益也增則不已益則不修知其已也則移之知其侈也則止之是之謂變化之神異也故煉精以化氣煉氣以化神者非煉也逆用以還虛也神而虛矣謂之專氣致柔能嬰兒也

謹始章

禍福之徵皆自其始如人之作一善則自己之精神自然舒暢作一不善則其精神亦慄惶不伏此其幾也及其將

著則言語動作之間自然發見矣何待於人之觀察哉無所奏者泛泛接之意能知哉靜虛之久物來自見不待思索故謂至誠如神也

幽冥之中所主者亦因人而為之往來焉人之為善者精神與之會合則善之應者心之應也非外來也為惡則其鬼神之惡氣亦與之合則惡之應者亦心之應也由內迎之也二者皆已之所為也故其黨類亦從之入之黨類既從之鬼神之黨類亦從之矣人鬼俱一氣也和氣召祥戾氣召異祥異之來亦以類相感也今夫端人正士之在海內四方之士聞其名而心好之為善之人雖隔千古偶論其事尚能使人憤怒不平則其氣之相感可知矣與志之



光於斯見矣天之變於上地之變於下禽蟲草木之妖頽  
見而疊出亦何足怪哉

天地位萬物育由於人之能節喜怒哀樂之情以致其中  
和是豈有他道哉亦心之所召耳然其為力亦視勢之大  
小耳然則勢位之所係不為不重也勢位之所施為始有  
其應焉如一政一念之布皆其上之人所發也喜怒哀樂  
之情視所及之廣狹為一身之微而為天地萬物之感召  
由於吾為天之性心為天之徵也至治之世無為惡之人  
至和之家無為惡之事所及雖有廣狹而其為安樂則一  
也故犯罪之人視青天白日而昏罔積善之家當危亂而  
不困是豈由於人乎哉

從容暇豫者無撓之使然也急遽苟且者有撓之所為也  
然其為撓與不撓者善惡之自然也惡則所慮者此惡而  
心危氣阻欲其從容暇豫不可得矣人之惡非由於染習  
則其心之所存者何有於不善哉染習既深則其視為惡  
如所當為者不以為非而以為是矣及其思慮之所及猶  
有良心焉是以慚惶不能自安由是觀之為善之樂其為  
從容暇豫也豈非心之無所撓而然哉

思之一言甚切於學人能思念較量其所接則自然不至  
刻薄由其私己之心勝一念之發但知有己不知有人遂  
至於忘返而為私欲所使又加之以私智小識則自以為  
是怨天尤人不知其非矣或遇一機會之便則盡力以為





之雖至於妨賢病國亦自不覺故治國成家小人勿用非  
小人之罪也小人之才無可爲用也以不可用而用之罪  
豈在於小人哉

世俗多以劉猛敢爲謂之才以陸險探索謂之智此正  
才智之反謂之才者以其有所施爲也謂之智者以其能  
別是非也劉勇之人豈有施爲苛察之人安固是非害天  
下事者必斯人也才之敢重安裕從容不迫然後事來能  
應智之文理密察詳審不昧然後感觸而通豈有一旦無  
所依據而遂妄行無所知識而逞奇辯其始也以氣乘之  
以心逆之而爲之也故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者此也  
聖道淵微之極然其爲淵微也非高虛無據之謂也言其

至小至深莫非此理也如人之飲食男女豈有玄妙但於  
此能知其理則其爲飲食男女也始知其道推而極之天  
地之造化不過此耳於此而失其道則人類之與禽獸豈  
異哉故制禮作樂之原其初亦以防民欲扶世教而談其  
終至於威儀三百禮儀三千發育萬物感動鬼神皆由此  
而然也不知者以爲有過人之舉非世俗所能及而惟其  
高虛是務可謂舍本求末愈差愈遠安知聖道之在日用  
間雖夫婦之愚亦所能知能行者雖謂之能知能行然於  
其間之所爲知行者未能得其理正如人皆飲食皆有夫  
婦孰能盡其道哉然其盡道者亦非有他術不以口腹害  
其身不以色欲亂其性不害不亂之功盡則脩身正家之



本立而治國之實效無論於此矣其為禮樂之肇端祭祀之饗格風化之溥博率於此焉在豈若異端之學不知乎此必欲杜絕情欲斷味枵腹冥然遺世與木石為伍此豈人理哉

好善章

人之處富貴者異於貧賤處功名者異於富貴皆非也貧賤者未嘗不警飭及其得富貴也則忘之矣富貴者未嘗不懼及其有功名也則忘之矣貧賤富貴功名而處之一而已矣則謂之有道之士矣又豈必欲其棄富貴功名而竟貧賤獨守然後謂之道德哉自夫世學之不明也論氣節者必欲輕功名談道德者必欲舍祿位然則

各位福祿皆無道之徒而後有之何其見之誤也世之所謂隱者則必以輕富貴棄功名而惟飲水穴居若蜚蛸之操而後謂之隱則亦何貴於隱者哉所謂隱者知時不利也且隱以守吾志耳故聖人未嘗一日忘天下

為師者與治人者其道同也為人師者懼夫己之學無可以為教也必求吾之失而日進之治人者恆恐其不及也必求吾之責而日勉之此二者皆有益於己不但有益於人也教人者必裕於己而後可以施於人為治者必先於為己而後能為政也是皆以理言之然於心苟能以誠求之則亦人已交脩之益也

獨知之地非人皆能獨知也必有其省察之力而後能獨

知也常人之不能獨知者非不能也以其未嘗省察耳於此遂有君子小人之分自獨知之地而謹之則邪念不生矣無邪念則心清氣爽聰明日進性情冲融入於無爲矣於是恒存之而已矣

知邪思者覺也斷邪思者不續也人之有疾必有所因及知其因則謹於未因及去其因勿復其因此愈疾之功也斷念之覺由於不續每覺每去勿續則已故曰管來是病不續是藥人之怒亦然怒能傷人甚於刀劍惟能忍則不怒不能忍徒自損於人何預人心之明初非不知偶爾之而致其然耳及事去怒平氣損心疾未嘗不悔其初之怒也則亦何有於我哉故忍爲怒藥亦爲事濟

乎居無事之時未嘗不思然於思之際自省其所思念者或計人已或商財利或慮恒困此皆人欲也若思其意難思其職守思其進脩此皆天理也理欲之分邪正之判也或計人已則思以禍患或商財利則思以災厄或慮恒困則思以死亡以彼易此不勝於無思乎思貴於理理貴於誠誠則明明則無思無慮矣

治國之道不踰於吾身治身之道不踰於吾心治心之道不踰於吾欲人以欲爲害然不能無欲惟能欲於善則善矣所謂善者如欲食則思其親自親而疎而人而物則其爲食也豈惟欲哉人不能以無欲亦不能以無思惟思與欲也善則君子惡則小人充其欲則天地萬物之位育者



此也由思與不思耳

飢餓之至不擇其美寒之極不思狐貉非不擇不思也  
死亡將至惟便於已則安耳人能於此知其為益則何暇  
於其美哉飽煖之益或生疾病飢寒之苦自適筋力厚衰  
賦資亦損生之漸非以侈論也勞形瘁體延保身之術非  
以儉言也况天生物之道不欲為人之賊乎

和氣之在天地間未嘗一息已也惟人能以天地間之和  
氣為養則何求於溫飽哉所謂和氣者生生之道也生生  
之道惟人殘之者多矣人為萬物之靈其為萬物之害者  
自飲食衣服居處畜獸草木蟲魚窮山海川陸之物罔不  
畢致而惟於富貴之家尤甚焉此消長之機盛衰之漸不

待明者而後知也故曰物壯則老此之謂也

主靜章

主靜為學之要然主靜非必於靜也動而無靜則昏靜而  
無動則昏昏則必紊昏則必寂紊生疑寂生滯夫惟靜而  
處動動而用靜是謂常靜故曰主靜豈必於靜哉處靜於  
動則不昏不昏則不紊何疑之有動而用靜則不昏不昏  
則恒寂何滯之有靜者動之始動者靜之終動恆而靜靜  
極而動物之常情也君子知動之初由於靜知靜之初由  
於動二者之相為其根不能已也然必有靜以處動有動  
以處靜是以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也非靜無以存性非動  
無以達情性情之為動靜本於自然因其自然者而有所



主是以喜怒哀樂而中其節比主靜之力也

慾忿室慾二者皆切於學者但室慾易慾忿難非慾之難難於無慾也然室慾正所以得慾也人之有慾也以其有慾也若夫無慾則正大光明何忿之易發哉故能室慾則意廣情舒忘其觸忤而無可為怒矣

人為喜怒所使者未嘗不變古人受一報一笑欲其有常也是故和氣之充積者必敦重不淺臨宅心之光明者必樂易不崖岸自處之嚴畏者必敬謹不放肆治身之節儉者必有禮不暴慢立心之謙者必能讓不高傲有諸中必形諸外自然起人之悅慕並若色莊者之所為哉然此非勉強而至也皆其學力涵養之厚資性禀受之粹固非

一朝一夕所能亦非矯揉模稜所及誠所謂景星卿雲人所快覩也

### 和氣章

和氣之先生於畏懼畏懼之萌起於窘約以之為心則恐其無所資是以皇皇然憂慮凡百飲食男女之慾皆不能為之動矣此之謂窘約有志之士當其窘約之際所慮者豈有不周哉故其為性情也自無過中失正若夫無志者鮮不為困窮所移矣故貧而能樂者視為聖賢之事古人之有大遺際者皆由於貧賤多由其志之堅忍而歷涉於艱苦恒多也是亦鬼神之所相佑者若夫膏粱之子衣食充而佚慾縱亦鬼神所惡雖有志而不亂然亦望於無所



苦辛而不免於為造物者所棄所謂與之齒去其角也此  
豈人所易知者哉滿招損謙受益亦理勢然也

生物各因其所產之地如海濱之人多黑而廣額高顴深  
山之人多深目而巖額儲項舟居者或若跛而善拍浮樞  
吾者行若偵而多尺弱皆其所居而變者也况於童而習  
之壯而幼之者乎是以君子貴擇居而慎交遊也物之非  
其種者又與崇習亦變其初賦如嬰兒之乳於他母長而  
形貌皆類之以食其乳也乳為人身之血所化既食之而  
長則其形化之矣乞他人之子而養為己子自幼而壯其  
為之語言行事自如其所養之父母皆由於崇習而變也  
琴端取青蟲壘而封之祝曰似我似我已而出其封壘迺

似之崇習之能變所性不亦大可畏哉由是觀之不知者  
以為崇習之力矣非也皆氣也天地一氣耳形雖殊類氣

則同歸使非有氣之物而能變化之子乎

氣之盛衰有二因所感觸而為盛衰者迺客氣自其所有  
而盛衰者迺血氣二者皆非元氣也元氣無盛衰惟和耳  
人能保其元氣則盛衰之氣皆不能干之矣然亦無他血  
氣為一身之榮衛情性既和則血氣自和血氣既和則元  
氣自然常存豈待於外來哉脩性正脩此耳脩命者則非  
血氣所能致必自有形之先得之然非血氣之和則亦  
無其地矣何以得之此之謂禽之制在氣也

天地發生之機甚速謂之殺機以其生之速而漸盡之矣



當其養生之際，蟄蟲出而草木蕃，花果之萌芽一吐則日  
惟見其開謝結實成熟，無時止息，以致於枯槁而後已。其  
發生之機，不知者以為可喜，此正枯槁之初矣。人之少壯  
即有生育及其衰老，遂至死亡於此，能識其機而善把握  
之，則發中有生矣。古之婚禮不賀，以為人之序也。細思之  
亦可悲矣。

量之大小在思之淺深，思之深則量天，量之使然，思之  
深遠也。人之有量者，能量度事勢，忖謀義括，故不易發，不  
知者以為量之大也。

天戒章

人心人之天也，心苟不自安，則天亦不可安。天之不安，則

萬物皆不可安矣。故一身以一心為天，以耳目口鼻四肢

百骸為萬物，欲其耳聰目明，四體康裕，先於定心。吾心既

定，則疾病不生，禍患不作，何安如之。不知者勞心焦思，以

役形軀，形軀日勞，則髮枯體羸，而時日億矣。不亦可哉。

天道人事相為流通，以人事而徵諸天道，若遠今以最近

者言之，如貧苦之家，自無疾病，非禍亦罕。富貴之家，常有

禍患，亦以其用度奢侈，飲食太過，暴殄天物，未免害生。

故其所召自然而至，况又加之以驕肆無所忌憚，故

人之愛心生於不足，怨心生於不平，使人心常足，則無所

愛，常平則無所怨。然怨之使平，易愛之使足，難是以怒氣

易發而易悔，怒日增而心亦日大，是以愛為難足者，怒之



便然也故君子懲忿窒慾

人之精力衰者氣之衰也神則不衰故能思慮知覺及其氣將竭而神尚存尚能言語應酬於此而昏則神去矣及未去之先知所養則氣壯而神恆存

大虛中雲霞烟霧霏霏皆氣之蒸鬱而成者亦猶人身中之樞機昏亂皆氣也而其心之明者如日月然及其一散則青天白日無所礙障矣

至靜者莫能動至虛者莫能礙由其靜之未篤故易動虛之未極故易礙所謂動者物之觸也至靜則無物何觸之有故至虛則無岸何礙之所存哉故至人不爲感而自靜不爲障而自虛故虛以靜動以動靜也

天文章

安不忘危者神之存也神存故能慮惟其能慮則安而思危神不存則從耳目之好而慾心生焉慾心既生以危爲安矣景星慶雲爲天之瑞而所瑞者應之不知者以爲瑞則以危爲安矣彗孛之流爲天之變而所變者應之不知者以爲應則以安爲危矣此天之仁愛夫人君者亦猶父母之仁愛也何謂以安爲危父母之愛子者未嘗不知識其子爲之子知親之誼責於我者欲我之善也迺安之道也思備吾子職而已矣或者不以爲欲我之善而反以慾其親則非親之心矣非以安爲危哉是以君子戒懼於不睹不聞也知所戒懼者正所謂存其神也能存神則能知





天能知天則因天之變而加脩德之功正如父母屢責其子而子知懼以盡其道是故善脩德者必以天變為警教而子職盡矣

人身之天為首而一身之氣自流行貫通脉絡相連如耳目口鼻為氣之出入皆在於首而其為氣必自上而下上故目如日月而五臟皆屬之豈非自地而起乎

天地之氣肅爽者為秋冬溫潤者為春夏然肅爽之中天明日朗之時則為溫而不能潤溫潤之中風清氣欬之際則為爽而不能肅正如人之刻烈者未嘗無歡笑但於刻亦不能去人之和厚者未嘗無割果但於和亦不能變其氣之使然也氣之所在以其收歛生發而然也故人之刻

烈者亦多自為是收歛之意也人之和厚亦多為人養生發之意也惟聖人則隨時而行此則太和元氣也

山川章

山川之氣地氣也人生於地故其氣與人相通人之所處其形體多似之氣之可見者莫如水水之流行氣之流行也水之停聚氣之停聚也停聚者為發生流行者為解散人依山川而處者必擇其停聚之所故有郡縣鄉村之處皆然也

神龍非有種類皆鱗鬣之類所變化然必資於水土之旺氣人之資於水土者尤多英傑故聖法言之聖法與攝生二術皆秉生氣者所謂生氣者逆氣也順者散逆者聚散



者消聚者長也散聚消長之幾非達陰陽造化之深其孰能與於此哉

天包地地之上下皆天天之氣循環轉旋無一息之停止如人身自腋以上為天腹之下為地人身之氣自足之勇泉而起至於頭頂又降而下循環不窮然謂之陰陽者亦以其上下言之耳天之氣在地下者為陰在地上者為陽其為形雖有陰陽之殊其為氣則一也

榮書言枯骨能蔭生人者非以枯骨言也言蔭者乘生氣也乘生氣者謂其所來者迎而奪之氣迺聚謂之生氣也人死則魂散氣絕矣何枯骨之能蔭生人哉所以為能者有神存焉耳神聚則氣聚者言死者之氣也氣聚則神聚者言天地間氣也精氣為物遊魂為變者此也故堯能致祥者此耳非達造化者不可以語焉

象數章

數起於天地之先者日月星辰是也象生於天地之後者山岳河海是也有日月星辰而其運行之晝夜則為數之紀綱有日月星辰河海山岳之象而為諸象之根源也萬物之生生化化於穹壤之間者皆其象之所有者也象之所有者因其晝夜之往來循環不已而數生焉然必其數之先以定象象之後以成數皆莫逃乎晝夜之綱紀焉此之謂之自然也象有陰陽數有奇耦也奇耦之數合則生物奇耦之數分則死物物之死生皆陰陽之數合散者也



逆數者生也順數者死也死生之機順逆之理也物之初生也一而已矣及其二則生物矣後有三則一之變矣四則變之窮矣自四而五則為數之再始者自五而六則為數之初終矣自六而七則再始之變者也自七而八則初終之變者也自八而九陽之數終矣自九而十則陰之數終矣故數以奇為始以耦為終以終為始者奇也以始為終者耦也此天氣之循環者也而地之氣每因天之氣為終始焉非天地各有終始也陽之生陰陰之生陽雖各有終始而其數則起於陽也非奇則無可耦矣自奇而耦此數之順者也耦則分矣自耦而奇此數之逆者也逆則合矣何有分合春生於冬至順數也秋生於夏至逆數也自

逆而為數之始則一陽生故曰逆則合也合則耦矣自順而為數之終則一陰生故曰順則分矣分則奇矣分合之道有性命之機也故君子慎之

一花一草各有其象各有其發生衰謝之候此則數也但於發生時而知為久遠之期則其衰謝之期亦如之矣此象中之數也其非時未生而必得其時適生則象外之數也象中之數生數也象外之數非一花一草之數也此之謂元氣也

物之初生也數之至也既生而象具焉是數為象先也象既有矣而數復因象而行焉是象又為數之先也故數之生象者先天也象之生數者後天也先天者生物之原也



後天者成物之始也大矣哉數乎萬化之宗萬有之本也  
象不得而與焉今夫採木於山將以構室也必先以數計  
之而後以所採之木克之象之在室者木也數之在木者  
工也是亦化工之意也造物之初不先以物而先以數及  
其數成而造化之工行焉故以年計月以月計日以日計  
時以時計刻無一可失化工之盛也故聖人則之治生焉  
耕者以春夏欲者以秋冬不使物之失其時者順天地之  
生化也天地之生化不以時者為異此非數也非數之象  
亦不可以數計也如妖孽之類也人有不以時而能者如  
嬰孩之子能言能行少年之多髯或白髮者亦為人身之  
妖此非常數之比而其數亦不能推之矣

積數之變必有非象之象如鸞鳳雖為祥瑞亦非象之象  
者英雄豪傑之生皆天地間異象雖為人之所貴然亦為  
時之禍福者豈可以常數第之哉

聲音章

聲音為萬物生數之原有聲則有物有物則有生有有生  
而無聲者有有聲而無物者皆非有數之物也如風水之  
聲則因物者也是物非有也如禽蟲之聲則自然之聲也  
琴瑟鐘鼓之聲非自然之聲也人之語言哀笑歡笑之聲  
則自然者也歌曲之吹彈者非自然者也必有自然之聲  
然後見化工之神非自然之聲雖能感人亦非造化之神  
故聖人制禮作樂用律呂之聲音而其為數亦求之自然



者不以人爲以雜之也是以有律呂而生五行之數不以五行而爲律呂也八音之造皆自然之音也故是以動物不知者以爲數之所生非也數因其聲音之制而生者也文字之初亦取諸此也

天地以萬物爲聲聖人以萬民爲聲皆氣之所激而成者德脩於己名聞於人豈非氣之所激者哉此之謂無聲之聲而能成至治之音咸英韶護是也文字不過象形諧聲而其餘皆本諸此形聲二者而爲增益也故有六義焉形具而象成聲聞而數見天地萬有皆肇於是故河圖洛書之數皆象也有象斯有氣矣有氣斯有聲矣故天地風雷山澤水火爲卦之綱重之八八爲卦之紀於是有聲之生

有生之氣皆範圍曲成於其間爲造化之情而納音納甲之用見矣

清濁高下疾徐抑揚者聲之自然也大小虛實輕重浮沈者形之所有也有形斯有聲之分有聲斯有形之辯二者兼之斯爲樂焉然聲者氣之發也形者氣之蘊也如人之喜怒哀樂其声雖殊而其爲氣則一也此之謂樂之情性也音聲爲天地生物之始而其爲宮商角徵羽者生物之序也爲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者生物之功也如人言語歌笑嗚呼擊搏其音雖殊而其爲氣則均也此之謂樂之音聲也候氣者爲定曆也非定律也後世以律爲候氣而定聲是未知乎制律之意也



草木章

草木感氣之先者禽蟲感氣之後者人又其後者金石則氣之所畜者醫者皆取之以氣以味而治人之疾病然其要則在於宜達焉非補助之謂也不知者以補助為真能益人之精臟氣血焉斯為拙工矣天地之氣以不偏倚而成化工人身之氣以不壅遏而成脉絡有滯塞而疾作矣疾之作也吾導引者不治以藥石善刺砭者不治以灼灸藥石灼灸之功以導引刺砭之無能為矣然後用之故聖人治未病不治已病此之謂也

人身之氣周流不息以天之四時而為徐疾以晝夜之作息而為進退以老少之盛衰而為順逆善攝生者因其順以逆取之因其逆以順與之此至人之行持也非知造化之妙者其孰能之

秉性最冷然能穿人骨髓服之多者至骨軟而死丹砂實承之極生尚可入藥若加煨煉更烈於末燒丹之士每為所害誠可為攝生者之深戒也

人身之神與氣一而已氣散則神奪矣然養氣正所以養神也氣之在人非待他求神損則氣亦損存神所以養氣也氣之得其養者先之以絕物誘次之以寡語言番禍聽耳所謂絕與寡而高者皆補也豈待外求哉

萬象皆能奪人之神一為象奪則氣亦不可回矣故飲已之精神以歸於虛無者勿俾其為象所眩也



生成章

人之形貌骨格聲音氣色皆可觀其吉凶然脩德者則安重和厚雖形色骨氣之淺薄不能爲之累矣此又相家之所不能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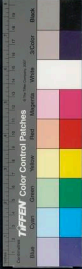
至危者高跌也至險者重載也故升高之履必絕重載之舟必溺勞使之然也不待智者而後知也

寬洪大度者容人之器也淺狹逼促者不能自容之器也二者皆生質之成者然於其所悟而日修之正如治溝渠者然久則因流水而日疎日濶矣人能因所感觸而日修之亦猶溝渠遇流水也豈無疎豁之期哉蓋人於平居之際雖能知覺及其感觸若不能忍未免依舊欲修之

必於感觸能忍而不動心久則習成矣

卑賤之人豈無暴性亦以自幻處人呵責之下日忍一日但求免於鞭策耳久則亦不自覺其感觸而自順矣處得志者往往以是自比則爲度量自寬矣

積毀之家其動以微破巢之幹其先以蠹不知者以毀之積而巢之破爲殆禍非也榮盛之業毀之端倪矣繁茂之蔭破之先驅也必枝葉繁茂而中始空榮盛之寵而愚始集木之大枝招風小葉招雨中空而巢復重求欲不破不可得矣人之大者倚力小者趨利愚集而家益大欲其不毀亦不可得矣是以君子以身安爲富以名重爲貴故去彼取此



大真之世必到巨室大富之年必到雄鄉怒由是而始選也民之積怨也非一日矣至是而始得以選焉素之何而不為之先哉

天地生物必有欠缺處適為妙理若一一全具則其害尤甚如有角者去齒有翼者兩足使相制相避之幾渾然天成人能於此焉日加念慮則求盈取足之心亦灰矣人之為慮者豈能得哉况其為所迷而不自省者乎由此意氣之所招誘則物或能先之矣此莫祥之應所由兆也謹戒之心禮之節文所由起也和易之情樂之音聲所由成也故禮樂二者相須而行者也然禮非樂則不可行樂非禮則不能作二而一也皆出生成之自然者也

未有章

至人之於世也明其幾而用之不費是以長生又視及其終也則神與氣合一而不用其身焉故曰及吾無身我有何患人身珥氣之凝於精血者精血又則漸清而氣亦因之而衰矣衰而能壯者逆修之道也修之又則返老還童而其為之身者亦不可恃矣故有按宅之喻也謂身為宅其府拔出其宅而舉矣魂氣上升體魄下降此適自然之道也而能合魂氣而一之故能出入有也但久則亦自消矣此神奇之說也

人知造化之妙而不知其氣之為能也氣之凝聚者則為形形之發動者則為精神之隱見者則為幾知其幾而執





之者造化在乎我矣所謂數者死者生物也生物者死  
物也皆氣也

在人身之氣即天地間氣也其歲其顯未嘗不資於有形  
然其形亦氣之積而成者皆陰而引用者為陽未  
有形之先皆陽而後能積及積而凝則為陰矣陰氣留聚  
而陽氣飛揚惟其留聚故有形惟其飛揚故引用是以至  
人得其引用為根而始固謂之深根固蒂又視之道  
人之陽氣甚難養陰氣甚難固養其陰則為陽養其陽斯  
固其陰夫陰者形體中之氣也陽者形體外之氣也中氣  
為後天濁氣也外氣為先天清氣也濁氣曰衰清氣不衰  
但清氣為陰陽合散之主以閱歲甫者也 王華子卷

法家類總題

漢藝文志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  
曰先王以明罰敕法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為之則無教化  
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制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  
隋經籍志法者人君所以禁淫懲齊不軌而輔於治者也  
易者先王明罰飭法書矣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周官司寇  
掌建國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誥四方司刑以五刑之法  
麗萬民之罪是也刻者為之則柱哀矜絕仁愛欲以威劫  
為先殘忍為治乃至傷恩害親

法家類總題畢



物也皆氣也  
之者造化在乎我矣所謂數者死者生物也生物者死

在人身之氣即天地間氣也其歲其顯未嘗不資於有形  
然其形亦氣之積而成者皆陰而引用者為陽未  
有形之先皆陽而後能積及積而凝則為陰矣陰氣留聚  
而陽氣飛揚惟其留聚故有形惟其飛揚故引用是以至  
人得其引用為根而始固謂之深根固蒂又視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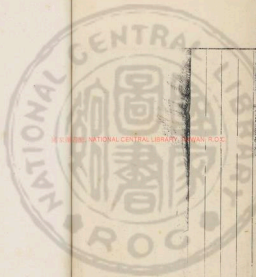
人之陽氣甚難養陰氣甚難固養其陰則為陽養其陽斯  
固其陰夫陰者形體中之氣也陽者形體外之氣也中氣  
為後天濁氣也外氣為先天清氣也濁氣曰衰清氣不衰  
但清氣為陰陽合散之主以閱歲甫者也 王華子卷

法家類總題

漢藝文志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  
曰先王以明罰敕法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為之則無教化  
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制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  
隋經籍志法者人君所以禁淫懲齊不軌而輔於治者也  
易者先王明罰飭法書矣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周官司寇  
掌建國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誥四方司刑以五刑之法  
麗萬民之罪是也刻者為之則柱哀矜絕仁愛欲以威劫  
為先殘忍為治乃至傷恩害親

法家類總題畢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2025/2/2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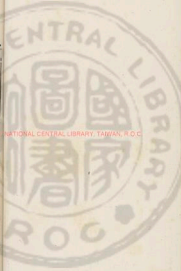
546102 v.23





管子題辭

史記管仲頌上人既任相齊通貨積財富國強兵與俗  
同好惡故其稱曰倉粟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  
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  
原今願民心故論卑而易行太史公曰吾讀牧民山高  
乘馬輕重九府詳哉其言之也今按其書非一人之筆  
亦非一時之事尤謬妄者無甚於輕重諸篇疑戰國時  
人采掇行事附以它書成之不然毛嫱西施共王好劍  
威公之死五公子之亂事皆出仲後何為預載之也周  
氏涉筆曰管子雜說所叢予嘗愛其統理道明法處  
過於餘子他如內業法禁諸篇又倫駁不相異雖然觀



物必於所聚文字淮南聚畧詞各成一家管子聚其意者也粹羽錯色純玉間聲時有可味者焉

管子題辭畢

百家類纂卷之二十

法家類 管子上

牧民

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  
粟辟則可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服  
度則六親固四維張則君令行故首刑之要在禁文巧守  
國之度在飾四維順民之經在明鬼神祇山川敬宗廟恭  
祖舊不務天時則財不生不務地利則倉廩不盈野蕪曠  
則民乃管上無量則民乃妄文巧不禁則民乃淫不章兩  
原則刑乃繁不明鬼神則阻民不悟不祗山川則威令不  
聞不敬宗廟則民乃上校不恭祖舊則孝弟不備四維不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S/Color Black

張國乃滅亡

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耻禮不踰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耻不從枉故不踰節則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詐不蔽惡則行自全不從枉則邪事不生

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能佚樂之則民爲之憂勞能富貴之則民爲之貧賤能存安之則民爲之危墜能生育之則民爲之滅絕故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罰繁而

意不恐則令不行矣殺戮衆而心不服則上位危矣故從其四欲則迷者自親行其四惡則道者叛之故知予之爲取者政之實也

錯國於不傾之地積於不涸之倉藏於不竭之府下令於流水之原使民於不爭之官明必死之路開必得之門不爲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錯國於不傾之地者授有德也積於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於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下令於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也使民於不爭之官者使各爲其所長也明必死之路者嚴刑罰也開必得之門者信慶賞也不爲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黷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久者不偷取一世也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故授有  
德則因安務五穀則食足養桑麻育六畜則民富令嘯民  
心則威令行使民各爲其所長則用備嚴刑罰則民遠邪  
信慶賞則民輕難量民力則事無不成不疆民以其所惡  
則詐僞不生不偷取一世則民無怨心不欺其民則下親  
其上

御民之要在上之所貴道民之門在上之所先召民之路  
在上之所好惡故君求之則臣得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君  
好之則臣嚴之君惡之則臣匿之毋蔽汝惡毋異汝度賢  
者將不汝助言室滿室言室滿室是謂賢王城郭溝渠不  
足以固守兵甲疆力不足以應敵博地多財不足以有衆  
唯有道者能備患於未形也故禍不萌天下不患無臣患  
無君以使之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故知時者可  
立以爲長無私者可置以爲政審於時而察於用而能備  
官者可奉以爲君也緩者後於事委附於財者失所親信  
小人者失士

權術

萬乘之國兵不可以無主土地博野不可以無吏百姓  
族聚官不可以無長操民之命朝不可以無政地博而國  
貧者野不辟也民衆而兵弱者民無取也故末產不禁則  
野不辟賞罰不信則民無取野不辟民無取外不可以應  
敵內不可以固守故曰有萬衆之號而無千乘之用而求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30 25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30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權之無輕不可得也

地辟而國貧者冊與飾臺榭廣也賞罰信而兵弱者輕用衆使民勞也舟車飾臺榭廣則賦歛厚矣輕用衆使民勞則民力竭矣賦歛厚則下怨上矣民力竭則令不行矣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敵之勿謀已不可得也

欲為天下者必重用其國欲為其國者必重用其民欲為其民者必重盡其民力無以畜之則往而不可止也無以牧之則處而不可使也遠人至而不去則有以畜之也民衆而可一則有以牧之也

見其可也喜之有微見其不可也惡之有刑賞罰信於其所見雖其所不見其故為之手見其可也喜之無微見其不可也惡之無刑賞罰不信於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為之化不可得也

厚愛利足以親之明智禮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審度量以閱之鄉置師以說道之然後申之以憲令勸之以慶賞振之以刑罰故百姓皆說為善則暴亂之行無由至矣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間則上下相疾也是以臣有殺其君子有殺其父者矣故取於民有度用之有止國雖小必安取於民無度用之不止國雖大必危地之不辟者非吾地也民之不牧者非吾民也

野與市爭民家與府爭貨金與粟爭貴鄉與朝爭治故野



不積草農事先也府不積貨成於民也市不成肆家用足也朝不合衆鄉分治也故野不積草府不積貨市不成肆朝不合衆治之至也

上好詐謀固欺臣下賦欲競得使民偷一則百姓疾怨而求下之親上不可得也有地不務本事君因不能一民而求宗廟社稷之無危不可得也

上恃龜策好用巫醫則鬼神繫崇故功之不立名之不重爲之惠者三有獨王者有貧賤者有日不足者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一樹一獲者穀也一樹十獲者木也一樹百獲者人也我苟種之如神用之衆事如神唯王之門

凡牧民者使士無邪行女無淫事教訓成俗而刑罰省數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正也欲民之正則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無傷不可得也

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也欲民之可御則法不可不審法者將立朝廷者也將立朝廷者則爵服不可不貴也爵服加於不義則民賤其爵服民賤其爵服則人主不尊人主不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力者也將用民力者則祿賞不可不重也祿賞加於無功則民輕其祿賞民輕其祿賞則上無以勸民上無以勸民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能者也將用民能者則授官不可不審也授官不審則民



問其治民間其治則理不上通理不上通則下怨其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之死命者也用民之死命者則刑罰不可不審也刑罰不審則有辟就有辟就則殺不辜而赦有罪殺不辜而赦有罪則國不免於賊臣矣故夫爵服賤祿賞輕民間其治賊臣首難此謂敗國之也

立政

國之所以治亂者三殺戮刑罰不足用也國之所以安危者四城郭險阻不足守也國之所以富貧者五輕稅租薄賦歛不足恃也治國有三本而安國有四固而富國有五事五事五經也

君之所審者三一曰德不當其位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能不當其官此三本者治亂之原也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者則不可加於尊位功力未見於國者則不可授與重祿臨事不信於民者則不可使任大官故德厚而位卑者謂之過德薄而位尊者謂之失寧過於君子而毋失於小人過於君子其為怨淺失於小人其為禍深

君之所慎者四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國柄二曰見賢不能讓不可與尊位三曰罰避親貴不可使主兵四曰不好本事不務地利而輕賦歛不可與都邑此四務者安危之本也故曰卿相不得衆國之危也大臣不和同國之危也兵主不足畏國之危也民不懷其產國之危也故大德至仁則擇國得衆見賢能讓則大臣和同罰不避親貴

則成行於鄰敵好本事務地利重賦歛則民懷其產  
之務者五 一曰山澤不救於大草木不殖成國之貧也  
二曰溝瀆不遂於隘鄣水不安其歲國之貧也 三曰桑麻  
不殖於野五穀不宜其地國之貧也 四曰六畜不育於家  
五曰粟米有果不備其國之貧也 五曰工事競於刻鏤女  
事繁於文華國之貧也

備火憲敬山澤林數積草大財之所出以時禁發鳥使民  
於宮室之用新蒸之所積虞師之事也 次水漑通溝瀆修  
隄防安水歲使時水雖過度無害於五穀歲雖凶早有所  
務復司空之事也 相高下視肥瘠視地宜明詔期前後農  
夫以時均脩焉使五穀桑麻皆安其處由田之事也行鄉  
里視宮室觀樹繞簡六畜以時均脩焉勸勉百姓使力作  
毋偷懷聚家室重去鄉里鄉師之事也 論百工審時事辨  
功苦上完利監一五鄉以時均修焉使刻鏤文木母敢造  
於鄉工師之事也

度爵而制服量祿而用財飲食有量衣服有制宮室有度  
六畜人徒有數舟車陳器有禁修生則有軒冕服位穀祿  
田宅之分死則有棺槨絞衾殯之度雖有賢身貴體無  
其爵不敢服其服雖有富家多資毋其祿不敢用其財

乘馬

凡立國都非於大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  
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者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





規矩道路不必中準絕

天下乘馬服牛而任之輕重有制有一宿之行道之遠近有數矣是知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所以知地之小大也所以知任之輕重也重而後損之是不知任也輕而後益之是不知器也不知任不知器不可謂之有道

道曰均地分力使民知時也民乃知時日之養晏日月之不足饑寒之至于身也是故夜寢垂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為而不倦民不憚勞苦故不均之為惡也地利不可竭民力不可殫不告之以時而民不知不道之以事而民不為與之分貨則民知得正矣審其分則民盡力矣是故不使而父子兄弟不忘其功

治民有器為矣有數勝敵國有理正天下有分則象法化決塞心術計數根天地之氣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鳥獸草木之生物雖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嘗變也謂之則義也名也時也似也類也比也狀也謂之象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法漸也順也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之化予奪也險易也利害也難易也開閉也殺生也謂之決塞實也誠也厚也施也度也恕也謂之心術剛柔也輕重也大小也虛實也遠近也多少也謂之計數不明於則而欲出號令猶立朝夕於運均之上撫筭而欲定其末不明於象而欲論材審用猶絕長以為短續短以為長不明於法而欲治民一象猶左書而右息之

不明於化而欲變俗易教猶朝採輪而夕欲乘車不明於  
決塞而欲陵契移民猶使水逆流不明於心術而欲行令  
於人猶倍招而必拘之不明於計數而欲舉大事猶無舟  
楫而欲經於水險也

勝一而服百則天下畏之矣立少而觀多則天下懷之矣  
罰有罪賞有功則天下從之矣故聚天下之精財論百工  
之銳器春秋角試以練精銳爲右成器不課不用不試不  
藏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駿雜故舉之如飛鳥動之如  
雷電發之如風雨災當其前莫害其後獨出獨入莫敢禁  
圍成功立事必預於禮義故不禮不勝天下不義不勝人  
故賢知之君必立於勝地故正天下而莫之敢御也

五輔

古之聖王所以取明名廣譽厚功大業顯於天下不忘於  
後世非得人者未之嘗聞暴王之所以失國家危社稷遷  
宗廟滅於天下非失人者未之嘗聞今有上之君皆處欲  
安動欲威戰欲勝守欲固大者欲王天下小者欲霸諸侯  
而不務得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國亡故  
曰人不可不務也此天下之極也曰然則得人之道莫如  
利之利之之道莫如教之以政故善爲政者田疇墾而國  
邑實朝廷闢而官府治公法行而私曲止倉廩實而國  
空賢人進而姦民退其君子上中正而下諂諛其士民貴  
武勇而賤得利其庶人好耕農而惡飲食於是財用足而



飲食新業是故上必寬裕而有餘舍下必聽從而不紊  
怨上下和同而有禮義故處安而動威戰勝而守固是以  
一戰而正諸侯

德有六興義有七體禮有八經法有五務權有三度所以  
六興者何辟田疇利墾宅術樹藝勸士民勉稼穡術墾墾  
此謂厚其生發伏利輸墾積修道途便關市慎將宿此謂  
輸之以財導水濂利政清決滯渚潰泥滯通澗閉慎津梁  
此謂達之以利薄徵歛輕征賦施刑罰故罪戾宥小過此  
謂寬其政養長老慈幼孤恤寡閭疾病弔禍喪此謂匡  
其急衣凍寒食饑渴巨貧饑賑罷罷露資之絕此謂賑其窮  
凡此六者德之興也六者既布則民之所欲無不得矣夫

民必得其所欲然後聽上下聽上然後政可善爲也故曰  
德不可不興也

曰民知德矣而未知義然後明行以導之義義有七體七  
體者何曰孝悌慈惠以養親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中正  
比宜以行禮節整齊搏誦以辟刑侮纖蓄省用以備饑饉  
敦樸純固而備禍亂和協辭睦以備寇戎凡此七者義之  
體也夫民必知義然後中正中正然後和調和調乃能處  
安處安然後動威動威乃可以戰勝而守固故曰義不可  
不行也

曰民知義矣而未知禮然後飾八經以導之禮所謂八經  
者何曰上下有義貴賤有分長幼有等貧富有度凡此八



者禮之經也故上下無義則亂貴賤無分則爭長幼無等則倍貧富無度則失上下亂貴賤爭長幼倍貧富失而國不亂者未之嘗聞也是故聖王飾此八禮以導其民八者各得其義則爲人君者中正而無私爲人臣者忠信而不黨爲人父者慈惠以教爲人子者孝悌以肅爲人兄者寬裕以誨爲人弟者比順以敬爲人夫者敦樸以固爲人妻者勸勉以貞夫然則下不倍上臣不弑君賤不踰貴少不陵長遠不間親新不間舊小不加大淫不破義凡此八者禮之經也夫人必知禮然後恭敬恭敬然後尊讓尊讓然後少長貴賤不相踰越少長貴賤而不相踰越故亂不生而患不作故曰禮不可不謹也

曰民知禮矣而不知務然後布法以任力任力有五務五務者何曰君擇臣而任官大夫任官辦事官長任事守職士修身功材庶人耕農樹藝君擇臣而任官則事不煩亂大夫任官辦事則舉措時官長任事守職則動作和士修身功材則賢良發庶人耕農樹藝則財用足故曰凡此五者力之務也夫民必知務然後心一心一然後意專心一而意專然後功足觀也故曰力不可不務也

曰民知務矣而未知權然後考三度以動之所謂三度者何曰上度之天祥下度之地宜中度之人順此所謂三度故曰天時不祥則有水旱地道不宜則有饑饉人道不順則有禍亂此三者之采也政召之故民必知權然後衆錯



得衆錯得則民和輯民和輯則功名立矣故曰權不可不度也

故曰五經既布然後堯姦民詰詐僞屏讒惡而母聽淫辭母作淫巧若民有淫行邪性樹爲淫辭作爲淫巧以上誦君上而下惑百姓移國動衆以害民物者其刑死流故曰凡人君之所以內失百姓外失諸侯兵挫而地削名卑而國虧社稷滅覆身體危殆非生於淫論者未之嘗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淫聲詭耳淫觀詭目耳目之所好詭心之所好傷民傷身而身不危者未之嘗聞也曰實城虛墜田疇傾墻屋則國家富節飲食樽衣服則財用足衆賢良務功勞布德惠則賢人進逐奸人詭詐僞去讒惡則奸人

止修饑饉救災害賑罷露則國家定明王之務在於強本  
事去無用然後民可使富論賢人用有能而民可使治薄  
稅歛毋苟於民待以忠愛而民可使親三者霸王之事也  
事有本而仁義其要也今工以巧矣而民不足於備用者  
其悅在玩好農以勞矣而天下饑者其悅在珍怪方丈陳  
於前文以巧矣而天下寒者其悅在文繡是故博帶絮大  
袂列文繡塗刻鏤削雕琢采闢幾而不任市鄆而不稅古  
之良工不勞其知巧以爲玩好是故無用之物守法者不

宙合

春來生秋禾蘇夏慶陰冬慶陽此言聖人之動靜開闔謹  
信淫儒取與之必因於時也時則動不時則靜是以古之



士有意而未可陽也故愁其治言含愁而藏之也賢人之  
處亂世也知道之不可行則沈抑以辟靜默以俸免辟  
之也猶夏之就清冬之就溫焉可以無及於寒暑之留矣  
非為畏死而不忠也夫強言以為僇而功澤不加進傷為  
人君嚴之義退害為人臣者之生其為不利爾甚故退身  
不奢端節業不息版以待清明故微子不與於討之難而  
封於宋以為殷主先祖不滅後世不絕故曰大賢之長德  
不用其區區者虛也人而無良焉故曰虛也凡堅鮮而不  
動階隄而不行其於時必失失則廢而不濟夫植之正而  
不謬不可賢也植而無能不可善也所賢美於聖人者以  
其與變隨化也淵泉而不盡微約而流植是以德之流潤

澤均加于萬物故曰聖人參于天地鳥飛准繩此言大人  
之義也夫鳥之飛也必還山集谷不還山則困不集谷則  
死山與谷之處也不必正直而還山集谷曲則曲矣而名  
繩焉以為鳥起於北意南而至于南起於南意北而至於  
北苟大意得不以小缺為傷故聖人美而著之曰千里之  
路不可扶以繩萬家之都不可平以准言大人之行不必  
以先帝常義立之謂賢故為上者之論其下也不可以失  
此術也

讓克言心也心欲忠末衡言耳目也耳目欲端中正者治  
之本也耳司聽聽必順聞聞審謂之聰目司視視必順見  
見察謂之明心司慮慮必煩言言得謂之知聰明以知則



博博而不悖所以易政也政易民利利乃勸勸則古聽不  
審不聽不審不聽則繆視不察不明不察不明則過慮不  
得不知不得不知則悖繆過且悖則憂憂則所以伎奇伎  
奇所以險政政險民害害乃怨怨則凶故曰譏亢末衡言  
易政利民也

歲有春秋冬夏月有上下中旬日有朝暮夜有昏晨半星  
辰序各有其司故曰天不一時山陵峯巖淵泉閎流泉窟  
澗而不盡溥承濕而不滿高下肥瘠物有所宜故曰地不  
一利鄉有俗國有法食飲不同味衣服異采世用器械規  
矩繩準稱量數度量有所成故曰人不一事此各事之儀  
其詳不可盡也

夫天地一險一易若鼓之有桴撻撻則擊言苟有昌之必  
有和之和之不差因以盡天地之道景不為曲物直聳不  
為惡聲美是以聖人明乎物之性者必以其類求也故君  
子繩繩乎慎其所先

天地萬物之寮也宙合有寮天地天地萬物故曰萬物  
之寮宙合之意上通於天之上下泉於地之下外出於四  
海之外合絡天地以爲一裹散之至於無間不可名是大  
之無外小之無內故曰有寮天地其義不傳

樞言

管子曰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故曰有氣則生  
無氣則死者以其氣有名則治無名則亂治者以其名



標言曰愛之利之蓋之安之帝王者用之而天下治矣帝  
王者審所先所後先民與地則得矣先貴與驕則失矣是  
故先王慎貴在所先所後人主不可以不慎貴不可以不  
慎民不可以不慎富慎貴在舉賢慎民在置官慎富在務  
地故人主之卑尊輕重在此三者不可不慎國有寶有器  
有用城郭險阻蓄藏寶也聖智器也珠玉末用也先王重  
其寶器而輕其末用故先王貴善王主積于民霸主積于  
將士衰主積于貴人亡主積于婦女珠玉故先王慎其所  
積疾之疾之萬物之師也爲之爲之萬物之時也強之強  
之萬物之指也

凡國有三制有制人者有爲人之所制者有不能制人人

亦不能制者何以知其然德威義尊而不好如名於人人  
衆兵強而不以其國造難生患天下有大事而好以其國  
後如此者制人者也德不威義不尊而好加名于人人不  
衆兵不強而好以其國造難生患恃與國幸名利如此者  
人之所制也人進亦進人退亦退人勞亦勞人佚亦佚進  
退勞佚與人相背如此者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也

凡國之亡也以其長者也人之自失也以其所長者也故  
善游者死于梁池善射者死于中野命屬於食治屬於事  
無善事而有善治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

衆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德者怨之本也其事親  
也妻子具則孝衰矣其事君也有好業家室富足則行衰





矣辭祿滿則忠矣唯賢者不然故先王不滿也

人主操逆人臣操順先王重榮辱榮辱在為天下無私愛也無私憎也為善者有福為不善者有禍禍福在為故先王重為明賞不費明刑不基賞罰明則德之至者也故先王貴明釜鼓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故先王不滿也

八觀

行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饑飽之國可以知也其耕之不深芸之不謹地宜不任草田多穢耕者不必肥荒者不必境以人猥計其野草田多而辟田少者雖不水旱饑國之野也若是而民寡則不足以守其地若是而民衆則因貧民饑以此遇水旱則衆散而不收彼民不足以守

者其城不固民饑者不可以使戰衆散而不收則國為危墟故曰有地君國而不務耕芸寄生之君也  
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夫山澤廣大則草木易多也壤地肥饒則桑麻易殖也馬草多行則六畜易繁也山澤雖廣草木母禁壤地雖肥桑麻母數薦草雖多六畜有征閉貨之門也故曰時貨不遂金玉雖多謂之貧國也

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夫國城大而田野淺狹者不足以養其民城域大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官營大而室屋寡者其室不足以實其宮室屋象而人徒寡者其人不足以處其室困倉寡而臺



樹繁者其藏不足以供其費故曰主上無積而宮室美氓家無積而衣服備乘車者飾觀望步行者雜文采本資少而未用多者侈國之俗也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民貧則姦智生姦智生則邪巧作故姦邪之所生生於匱不足匱不足之所生生於侈侈之所以生生於無度故曰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泰爲國之急也不過於若計者不可使用國

深凶饑計師役觀臺榭景國費而實虛之國可知也凡田野萬家之眾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爲足矣萬家以下則就山澤可矣萬家以上則去山澤可矣彼野悉辟而民無積者國地小而食地淺也田半墾而民有餘食粟米多者國地大而食地博也國地大而野不辟者君好貨而臣好利者也辟地廣而民不足者上賦重流其藏者也故曰粟行於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於四百里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於五百里則衆有饑色故曰山林雖廣草木雖美禁發必有時國雖充盈金玉雖多宮室必有度江海雖廣池澤雖博魚鱉雖多罔罟必有正船網不可一財而成也非私草木愛魚鱉也惡廢民於生殺也故曰先王之禁山澤之作者憚民於生殺也彼民非殺不食殺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動民非作力毋以致財夫財之所生生於用力用力之所生生於勞身是故主上用財毋已是民用力毋休也故曰臺榭相望者其上下相怨也



入州里親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而治亂之國可知也  
州里不閉閭閻不設出入母時早晏不禁則攘奪竊盜攻  
擊殘賊之民毋自勝矣食谷水巷鑿井塢圍接樹木茂宮  
墻毀壞門戶不閉外內交通則男女之別毋自正矣鄉毋  
長溝里毋土舍時毋會同寒蒸不聚禁罰不嚴則商長惟  
睦毋自生矣故昏禮不謹則民不脩庶論賢不鄉舉則士  
不及行貨賄行於國則法令毀於官請謁得於上則黨與  
成於下鄉官毋法制百姓群徒不從此亡國弑君之所自  
生也

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論上下之所貴賤者而強勢  
之國可知也功多為上祿賞為下則積勞之臣不務盡力

治行為上爵列為下則豪傑材臣不務竭能便辟左右不  
論功能而有爵祿則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金玉貨財  
商賈之人不論志行而有爵祿則上令輕法制毀權重之  
人不論材能而在尊位則民倍本行而求外勢彼積勞之  
人不務盡力則兵士不戰矣豪傑材臣不務竭能則內治  
不別矣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則上毋以勸教矣上令  
輕法制毀則君毋以使臣臣毋以事君矣民倍本行而求  
外勢則國之情偽竭於敵國矣

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亡之  
國可知也敵國強而與國弱諫臣死而設臣專私情行而  
公法毀然則與國不恃其親而敵國不畏其強豪傑不安



其位而積勞之人不懷其祿悅商販而不務本貨則民偷  
處而不事積聚彙傑不安其位則良臣出積勞之人不懷  
其祿則兵士不用民偷處而不事積聚則困倉空虛如是  
而君不為憂然則攘奪竊盜殘賊進取之人起矣內者廷  
無良臣兵士不用困倉空虛而外有疆敵之憂則國居而  
自毀矣故曰計敵與重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  
足而存亡之國可知也故以此八者觀人主之國而人主  
無所匿其情矣

法禁

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刑殺無故則民不偷於為善爵祿  
毋假則下不亂其上三者藏於官則為法施於國則成俗

其餘不強而治矣

昔者聖王之治人也不貴其人博學也欲其人之和同以  
聽令也秦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  
三千而一心故紂以億萬之心亡武王以一心存故有國  
之君苟不能人心一國威齊士義通上之治以為下法則  
雖有廣地衆民猶不能以為安也

君失其道則大臣比權重以相舉於國小臣必徇利以相  
就也故舉國之士以為亡黨行公道以為私惠進則相推  
於君退則相譽於民各便其身而忘社稷以廢其居聚徒  
成群上以蔽君下以索民此皆弱君亂國之道也故國之  
危也



重令

凡布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則國安令輕則君卑君卑則國危故安國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嚴罰罰嚴令行則百吏皆恐罰不嚴令不行則百吏皆喜故明君容於治民之本本莫要於令故曰罰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番令者死不從令者死五者死而無赦惟令是視

款粟不足末生不禁民必有饑饉之色而工以雕文刻鏤相稱也謂之逆布帛不足衣服母度民必有凍寒之傷而女以美衣錦繡茶組相稱也謂之逆萬乘蔽兵之國卒不能野戰應敵社稷必有危亡之患而士以母分役相稱

也謂之逆爵人不論能稱人不論功則士無為行制死節而群臣必遁外請謁取權道行事便辟以貴富為榮華以相稱也謂之逆

朝有經臣國有經俗民有經產

何謂朝之經臣察身能而受官不誣於上謹於法令以治不阿黨竭能盡力而不尚得犯難離患而不辭死受祿不過其功服位不侈其能不以母實處受者朝之經臣也何謂國之經俗所好惡不違於上所貴賤不逆於令母上拂之事母下比之說母侈奉之養母踰等之服謹於鄉里之行而不逆於本朝之事者國之經俗也何謂民之經產畜長樹菽務時殖斂力農墾草禁止末事者民之經產也故

曰朝不貴經臣則使辟得進毋功虛取奸邪得行母能上  
通國不跟經俗則臣下不順而上令難行民不務經產則  
倉庫空虛財用不足使辟得進毋功虛取奸邪得行母能  
上通則大臣不和臣下不順上令難行則應難不捷倉庫  
空虛財用不足則國母以固守三者見一焉則敵國制之  
矣

故國不虛重兵不虛勝民不虛用令不虛行凡國之重也  
必待兵之勝也而國乃重凡兵之勝也必待民之用也而  
兵乃勝凡民之用也必待令之行也而民乃用凡令之行  
也必待近者之勝也而令乃行故禁不勝於親賞罰不行  
於便辟法禁不誅於嚴重而害於疏遠慶賞不施於卑賤

而求令之必行不可得也故能不過於官受祿賞不當於功  
號令逆於民心動靜說於時變有功不必賞有罪不必誅  
令焉不必行禁焉不必止在上位無以俟下而求民之必  
用不可得也將帥不嚴威民心不專一陳士不死制卒士  
不輕敵而求兵之必勝不可得也內守不能完外攻不能  
服野戰不能制敵侵伐不能威四鄰而求國之重不可得  
也德不加於弱小威不信於強大征伐不能服於天下而  
求霸於諸侯不可得也威有與兩立兵有與分爭德不能  
懷遠國令不能一諸侯而求王天下不可得也

凡先王治國之器三攻而毀之者六明王能勝其攻故不  
益於三者而自有國正天下亂王不能勝其攻故亦不損



於三者而自有天下而亡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  
祿賞也六政者何也曰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  
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號令母以使下非斧鉞母以威衆  
非祿賞無以勸民六攻之敗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  
者雖犯禁而可以得免者雖母功而可以得富者凡國有  
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  
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威衆有母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  
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足以威衆祿賞  
不足以勸民若此則民母為自用民母為自用則戰不勝  
戰不勝則守不固守不固則敵國制之矣然則先王將若  
之何曰不為六者變更於號令不為六者疑錯於斧鉞不

法法

為六者損益於祿賞若此則遠近一心遠近一心則衆寡  
同力衆寡同力則戰可以必勝而守可以必固非以并兼  
攘奪也以為天下政治也此正天下之道也

不法法則事母常法不法則令不行令而不行則令不法  
也法而不行則備令者不審也審而不行則賞罰輕也重  
而不行則賞罰不信也信而不行則不以身先之也故曰  
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  
聞賢而不舉殆聞善而不索殆見能而不使殆親人而不  
固殆同謀而離殆危人而不能殆廢人而復起殆可而不  
為殆足而不施殆幾而不密殆



人主不周密則正言直行之士危正言直行之士危則人主孤而母內人主孤而母內則人臣黨而成羣使人主孤而母內人臣黨而成羣者此非人臣之罪也人主之過也也說今已出又易之禮義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遷之刑法已錯又移之如是則慶賞雖重民不勸也殺戮雖繁民不畏也故曰上無固植下有疑心國無常經民力必竭也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禍母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福故赦者奔馬之委轡母赦者產驘之礦石也

明君制宗廟足以設賓祀不求其美為官室臺榭足以避燥濕寒暑不求其大為雕文刻鏤足以辯貴賤不求其觀

故憂夫不失其時百工不失其功商無廢利民無游日財無砥璫故曰儉其道乎

凡人君之所以為君者勢也故人君失勢則臣制之矣勢在下則君制於臣矣勢在上則臣制於君矣故君臣之易位勢在下也在臣期年臣雖不忠君不能奪也在子期年子雖不孝父不能服也故春秋之記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矣故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廷遠於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適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適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矣門廷有事期年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萬里也故





請入而不出謂之塞出而不入謂之絕入而不至謂之侵  
出而道止謂之壅滅絕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  
也爲政之有所不行也故曰令重於寶社稷先於親戚後  
重於民威權貴於爵祿故不爲重寶輕纒令不爲親戚後  
社稷不爲愛民枉法律不爲爵祿分威權故曰勢非所以  
予人也

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是故聖人精德  
立中以生正明正以治國故正者所以止過而逮不及也  
過與不及也皆非正也非正則傷國一也故勇而不義傷  
兵仁而不法傷正故軍之敗也生於不義法之侵也生於  
不正故言有辯而非務者行有難而非善者故言必中務  
不苟爲辨行必思善不苟爲辨規矩者方圓之正也雖有  
巧目利手不如拙規矩之正方圓也故巧者能生規矩不  
能廢規矩而正方圓雖聖人能生法不能廢法而治國故  
雖有明智高行倍法而治是廢規矩而正方圓也

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則  
民輕死上好仁則民輕財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  
君知民之必以上爲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也  
故上不行則民不從彼民不服法死制則國必亂矣是以  
有道之君行法術制先民服也

釣名之人無賢士焉釣利之君無王主焉賢人之行其身  
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賢人之行



王主之道其所不能已也明君公國一民以聽於世忠臣  
直進以論其能明君不以祿爵私所愛忠臣不誣能以干  
爵祿君不私國臣不誣能行此道者雖未大治正民之  
猛毅之君不免於外難懦弱之君不免於內亂猛毅之君  
者輕誅輕誅之流道正者不安道正者不安則材能之臣  
去亡矣彼智者知吾情偽為敵謀我則外難自是至矣故  
曰猛毅之君不免於外難懦弱之君者重誅重誅之過行  
邪者不革行邪者久而不革則群臣比周群臣比周則敵  
美揚惡蔽美揚惡則內亂自是起故曰懦弱之君不免於  
內亂

明君不為親戚危其社稷社稷戚於親不為君欲變其令

今事於君不為重賞分其威威貴於賞不為愛民虧其法  
法愛於民

兵法

三官一曰鼓鼓所以任也所以起也所以進也二曰金金  
所以坐也所以退也所以免也三曰旗旗所以立兵也所  
以利兵也所以偃兵也此之謂三官有三令而兵法也  
五教一曰教其目以形色之旗二曰教其身以號令之教  
三曰教其足以進退之度四曰教其手以長短之利五曰  
教其心以賞罰之誠五教各習而士負以勇矣

九章一曰舉日章則晝行二曰舉月章則夜行三曰舉龍  
章則行水四曰舉虎章則行林五曰舉鳥章則行阪六曰



泉蛇章則行澤七曰泉鵲章則行陸八曰泉狼章則行山

九曰泉韓章則載食而駕九章旣定而動靜不過

三官五教九章始乎無端卒乎無窮始乎無端者道也卒乎無窮者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也故不可量則衆強不能圖不可數則偽詐不敢嚮兩者備施則動靜有功徑乎不知發乎不意徑乎不知故莫之能禦也發乎不意故莫之能應也故全勝而無害

霸言

夫明王之所輕者馬與王其所重者政與軍若失主不然輕與人政而重與人馬輕于人軍而重于人王重宮門之警而輕四竟之守所以削也夫權者神聖之所資也得明者天下之利器也獨斷者微密之營壘也此二者聖人之所則也聖人畏微而愚入畏明聖人之情惡也內愚人之情惡也外聖人將動必知愚入至危勿詐聖人能輔時不能違時知者善謀不如當時精時者日少而功多夫謀無主則困事無備則廢是以聖王務具其備而慎守其時以備待時以時興事時至而舉兵絕堅而攻國破大而制利大本而小標舉剛近而攻遠以大牽小以強使弱以衆致寡德利百姓威振天下令行諸侯而不拂近無不服遠無不聽

夫輕重強弱之形諸侯合則強孤則弱驍之材而百馬伐之驥必罷矣強故一代而天下共之國必弱矣強國得之



也。以小其失之也。以恃強小國得之也。以制節其失之也。以維強夫國小大有謀強弱有形服近而強遠王國之形也。各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肩海攻負海中國之形也。折節事強以避罪小國之形也。自古以滿而不止國非其國也。地大而不耕非其地也。卿貴而不臣非其卿也。人衆而不親非其人也。夫無主而欲富者憂無德而欲王者危。施薄而求厚者孤。國小而都大者弑。

主尊臣卑上威下敬。令人服理之至也。使天下兩天子天下不可理也。一國而兩君一國不可理也。一家而兩父一家不可理也。夫令不高不行不搏不聽。堯舜之君非生而理也。桀紂之人非生而亂也。故理亂在上也。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爲本。本理則國固。亂之則國危。故上明則下敬。政平則人安。士教和則兵勝。敵使能則百事理。親仁則上不危。任賢則諸侯服。

問章

問死事之孤。其未有田宅者。有乎。問少壯而未勝甲兵者。幾何人。問死事之寡。其餼藥何如。問國之有功大者。何官之吏也。問州之大夫也。何里之士也。今吏亦何以明之矣。問刑論有常以行不可改也。今其士之夕留也。何若。問五官有度制。官都其有常斷。今事之稽也。何待。問獨夫寡婦。孤寡病者。幾何人。也。問國之棄人。何族之子弟也。問鄉之良家。其所收養者。幾何人矣。問邑之貧人。債而食者。幾何。



家問理園圃而食者幾何家問鄉之貧人何族之別也問宗人之收昆弟者以貧從昆弟者幾何家餘子仕而有田者今入幾何人子弟以孝聞於鄉里者幾何人士之有田而不使者幾何人吏惡何事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幾何人身何事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幾何人外人之來從而未有田宅者幾何家國子弟之游於外者幾何人貧士之受貴於大夫者幾何人官賤行書身士以家臣自代者幾何人官承吏之無田德而徒理事者幾何人羣臣有位事官大夫者幾何人外人來游在大夫之家者幾何人鄉子弟力田為人率者幾何人國子弟之無上事衣食無節率子弟不田弋獵者幾何人男女不整齊亂鄉子弟者有乎問

人之貧粟米有別券者幾何家問國之伏利其可應人之急者幾何酒也人之所害於鄉里者何物也閭士之田宅身在陳列者幾何人餘子之勝甲兵有行伍者幾何人問男女有巧伎能利備者幾何人處女操工事者幾何人冗國所開口而食者幾何人問一民有幾人之食也問兵車之計幾何乘也牽家馬輓家車者幾何乘粟士備行足以教人何使帥衆益百姓者幾何人士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工之巧出足以利軍伍處可以備城郭補守備者幾何人城粟軍糧其可以行幾何年也吏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大夫疏器甲兵兵車旌旗鼓鏡帷幕帥車之載幾何粟疏藏器弓弩之張衣夾鈇鈞弦之造戈戟之繁其厲何若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其宜修而不備者故何視而造備之官出器處器之具宜起而未起者何待鄉師車輜造備之具其繕何若工尹伐材用毋於三時群材乃植而造器定冬完良備用足人有餘兵說陳之行以慎國常時簡藉帥馬牛之肥膳其老而死者皆舉之其就山藪林澤食焉者幾何出入死生之會幾何若夫城郭之厚薄溝壑之深深門閭之尊卑宜修而不備者上必裁之守備之伍器物不失其具澆雨而各有處藏問兵官之吏國之豪士其急難足以先後者幾何人夫兵事者充物也不時而勝不義而得未為禍也失謀而敗國之危也植謀乃保國問所以教選入者何事問執官都者其位事幾何年矣所辟草萊有益於家邑者幾何矣

所封表以益之生利也何物也所築城郭備墻閉絕通道阨關深防溝以益人之地守者何所也所捕盜賊除人害者幾何矣

戒章

桓公將東游問於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南至卿邦司馬曰亦先王之游已何謂也管仲對曰先王之游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游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夫師行而糗食其民者謂之亡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游夕之業於人無荒亡之行於身桓公退再拜命曰實哉管仲復於桓公曰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無方而富者生也公亦固情謹聲以嚴尊生此謂道之榮桓



公退再拜請若此言

管仲復於桓公曰任之重者莫如身塗之畏者莫如口期而遠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塗至遠期唯君子乃能矣桓公退再拜之曰夫子數以此言教寡人管仲對曰滋味動靜生之養也好惡喜怒哀樂生之變也聰明當物之德也是故聖人齊滋味而謹動靜御正六氣之變禁止聲色之淫邪行仁乎體違言不存口靜然定生聖也仁從中出義從外作仁故不以天下為利義故不以天下為名仁故不代王義故七十而致政是故聖人上德而下功尊道而賤物道德當身故不以物或身故身在草茅之中而無備意南面號天下而無驕色如此而後可以為天下王所以謂

德不動而疾不相告而知不為而成不召而至是德也故天不動四時云下萬物化君不動政令陳下而萬功成心不動使四肢耳目而萬物情寡交多親謂之知人寡交成功謂之知用聞一言以貫萬物謂之知道多言而不當不如其寡也博學而不自反必有邪孝弟者仁之祖也忠信者交之慶也內不考孝弟外不正忠信澤其四經而誦學者是仁其身者也

參患

凡人主者猛毅則伐懦弱則殺猛毅者何也輕誅殺人之謂猛毅懦弱者何也重誅殺人之謂懦弱此皆有失彼此生輕誅者殺不辜而重誅者赦有罪故上殺不辜則道正者



不安上失有罪則行邪者不變道正者不安則才能之人  
去亡行邪者不變則群臣朋黨才惟之人去亡則宜有外  
難群臣朋黨則宜有內亂故曰猛毅者伐懦弱者殺也君  
之所以卑尊國之所以安危者莫要於兵故誅暴國必以  
兵禁群民必以刑然則兵者外以誅暴內以禁邪故兵者  
尊主安國之經也不可廢也若夫世主則不然外不以兵  
而欲誅暴則地必虧矣內不以刑而欲禁邪則國必亂矣  
故凡用兵之計三驚當一至三至當一軍三軍當一戰故  
一期之師十年之蓄積殫一戰之費累伐之功盡今交刃  
接兵而攻城爲邑主人易子而食之折骸而費之則攻之  
自拔者也是以聖人小征而大匡不失天時不空地利用

日雖參其數不出於計故計必先定而兵出於竟計未定  
而兵出於竟則戰之自敗攻之自毀者也得衆而不得其  
心則與獨行者同實兵不專利與無操者同實甲不堅密  
與無甲者同實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者同實射而不能  
中與無矢者同實中而不能入與無鏃者同實將徒人與  
僂者同實短兵待遠矢與坐而待死者同實故凡兵有大  
論必先論其器論其士論其將論其主故曰器蓋惡不利  
者以其士子人也主不積務於兵者以其國子人也故一  
器成往夫具而天下無戰心二器成驚夫具而天下無守  
城三器成游夫具而天下無聚衆所謂無戰心者知戰必  
不勝故曰無戰心所謂無守城者知城必拔故曰無守城





所謂無聚象者知衆必散故曰無聚象

制分

凡兵之所以先爭聖人賢士不爲愛身爵道術知能不爲愛官職巧伎勇力不爲愛重祿聽耳明目不爲愛金財故伯夷叔齊非於死之日而後有名也其前行多修也武王非於甲子之朝而後勝也其前政多善矣故小征千里徧知之禁堵之牆十人之聚日五閭之大征徧知天下日一閭之散金財用聰明也故善用兵者無溝壘而有耳目兵不呼敵不苟聚不妄行不強進呼敵則敵人戒苟聚則衆不用妄行則羣卒困強進則銳士挫故凡用兵者攻堅則輒乘瑕則神攻堅則瑕者堅故堅其堅者瑕其瑕者屠牛

坦朝九牛而刀可以莫鐵則刀游間也

君臣

爲人君者修官上之道而不言其國爲人臣者比官中之事而不言其外君道不明則受令者疑權度不一則修義者惑民有疑惑貳豫之心而上不能匡則百姓與之間猶揭表而今之止也是故能象其道於國家加之於百姓而足以飾官下化者明君也能上盡言於主下致力於民而足以修義從令者忠臣也上惠其道下敦其業上下相希若望參表則邪者可知也

天有常象地有常形人有常禮一設而不更此謂三常兼而一之人君之道也分而職之人臣之事也君失其道無



以其國臣失其事無以有其位然則上之畜下不妄而  
下之奉上不虛矣上之畜下不妄則所出法制度者明也  
下之奉上不虛則循義從令者審也上明下審上下同德  
代相序也君不失其威下不曠其產而莫相德也是以上  
之人務德而下之人守節義禮成形於上而善下過於民  
則百姓上歸親於主而下盡力於農矣

是故君人也者無貴如其言臣人也者無愛如其力言下  
力上而臣主之道卑矣是故主書之相守之相畫之官守  
之官畫之民役之則又有符節印璽典法策籍以相揆也  
此明公道而滅姦偽之術也論材量能謀德而舉之上之  
道也專意一心守職而不勞下之事也為人君者下及官

中之事則有司不任為人臣者上供專於上則人主失威  
是故有道之君正其德以莅民而不言智能聰明智能聰  
明者下之職也所以用智能聰明者上之道也上之人明  
其道下之人守其職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復合為一體

為人君者坐萬物之原而官諸生之職者也選賢論材而  
待之以法舉而得其人坐而收其福不可勝收也官不勝  
任奔走而奉其政事不可勝救也而固未嘗乏於勝任之  
士上之明適不足以知之是以明君審知勝任之臣者也  
故曰主道得賢材遠百姓治治亂在主而已矣故曰主身  
者正德之本也官治者耳目之制也身立而民化德正而  
官治治官化民其要在上是故君子不求於民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是故別交正分之謂理順理而不失謂之道德定而民有軌矣有道之君者善明設法而不以私防者也而無道之君既已設法則舍法而行私者也為人上者釋法而行私則爲人臣者援私以爲公道不違則是私道不違者也行公道而託其私焉寔久而不知姦心得無積乎姦心之積也其大者有仗偏私上之禍其小者有比周內爭之亂此其所以然者由主德不立而國無常法也主德不立則婦人誣食其意國無常法則大臣敢侵其勢大臣傲於女之能以規主情婦人嬖寵假於男之知以援外權於是乎外夫人而危太子兵亂內作以召外寇此危君之徵也是故有道之君上有五官以牧其民則衆不敢踰說而行

矣下有五橫以揆其官則有司不敢離法而使矣朝有定度衡儀以尊主位衣服繅纒盡有法度則君體法而立矣君據法而出令有司奉命而行事百姓頌上而成俗者久而爲常犯俗離教者衆共姦之則爲上者佚矣天子出令於天下諸侯受令於天子大夫受令於君子受令於父母下聽其上弟聽於兄此至順矣衡石一稱斗斛一量丈尺一算制戈兵一度書同名車同軌此一正也從順獨逆從正獨辟此猶夜有求而得火也姦僞之人無所伏矣此先王之所以一民心也是故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慶之於天子大夫有善約之於君民有善本於父慶於長老此道法之所從來是治本也



道者誠人之姓也非在人也而聖王明君善知而道之者也是故治民有常道而生財有常法道也者萬物之要也為人君者執要而待之則下雖有好偽之心故不敢殺也夫道者虛設其人在則道其人亡則塞者也非茲是無以理人非茲是無以生財民治財育其福歸於上是以知明君之重道法而輕其禍也

先王之在天下也民比之神明之德先王善牧之於民者也夫民別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雖有湯武之德復合於市人之言是以明君順人心安情性而發於衆心之所聚是以令出而不稽刑設而不用先王善與民爲一體與民爲一體則是以國守國以民守民也然則民便不爲

非矣雖有明君百步之外聽而不聞閭堵之墻窺而不見也而名爲明君者君善用其臣臣善納其忠也

是故國之所以爲國者民體以爲國君之所以爲君者賞罰以爲君致賞則臣致罰則臣財匱而令虐所以失其民也是故明審居處之教而民可使居治戰勝守固者也夫賞重則上不給也罰虐則下不信也

爲人君者倍道棄法而好行私謂之亂爲人臣者變故易常而巧官以諂上謂之騰亂至則虐騰至則比四者有一至敗敵人謀之是故施舍優猶以濟亂則百姓悅選賢達材而禮孝第則姦僞止要淫佚別男女則通亂隔貴賤有義倫等不論則有功者勸國有常式故法不隱則下無怨

心此五者與德臣過存國定民之道也

古者有二言堵有耳伏寇在側堵有耳者微謀外泄之謂也伏寇在側者沉疑得民之道也微謀之泄也狡婦襲主之請而資游惡也沉疑之得民者前貴而後賤者為之驅也明君在上使辟不能食其意刑罰亟近之大臣不能侵其勢比黨者誅之也

先其君以善者侵其質而奪之實者也先其君以惡者侵其刑而奪之威者也詭言於外者脅其君者也纒令而不出者幽其君者也四者一作而上不知也則國之危可坐而待也

圓者運運者通通則和方者執執者固固則信君以利和

臣以節信則上下無邪矣故曰君人者制仁臣人者守信此言上下之禮也君之在國都也若心之在身體也道德定於上則百姓化於下矣戒心形於內則容貌動於外矣正也者所以明其德知得諸己知得諸民從其理也知失諸民退而備諸己反其本也所求於己者多故德行立所求於人者少故民輕給之故人君者上注人臣者下注上注者紀天時務民力下注者按地利足財用也故能飾大義審時節上以禮神明下以我輔佐者明君之道也能據法而不阿上以匡主之過下以振民之病者忠臣之所始君子食於道則禮審而義明義審而禮明則倫等不踰雖有禍卒之大夫不敢有幸心則上無危齊民食於力則作



本作者參震以聽命是以明君立世民之制於上猶草木之制也時也故民迂則流之民流則迂之決之則行塞之則止雖有明君能決之能塞之次之則君子行於禮塞之則小人篤於農君子行於禮則上尊而民順小人篤於農則財厚而備足上尊而民順財厚而備足四者備體頃時而王不難矣四肢六道身之體也四正五官國之體也四肢不通六道不達曰失四正不正五官不官曰亂是故國君聘妻於異姓設為媵婦命婦官女盡有法制所以治其內也明男女之別昭穆疑之節所以防其姦也是以中外不遺謗焉不生婦言不及言事而諸臣子弟無宮中之交此先王所以明德固姦昭公威私也

國之所以亂者四其所以亡者二內有疑妻之妾此宮亂也庶有疑適之子此家亂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也任官無能此衆亂也四者無別主失其體群官朋黨以懷其私則失族矣國之幾臣陰約閉謀以相待也則失援矣失族於內失援於外此二者亡也故妻必定子必正相必立以聽官必忠信以敬故曰有宮中之亂有兄弟之亂有大臣之亂有中民之亂有小人之亂五者一作則爲人上者危矣

小稱

管子曰身不善之母患人莫已知丹青在山民知而取之美珠在淵民知而取之是以我有過爲而民無過命民之



觀也察矣不可遁逃以為不善故我有善則立舉我有過則立毀我當民之毀譽也則莫歸問於家矣故先王民管子曰善罪身者民不得罪也不能罪身民罪之故稱身之過者強也治身之節者惠也不以不善歸人者仁也故明王有過則反之於身有善則歸之於民有過而反之身則身懼有善而歸之民則民喜往喜民來懼身此明王之所以治民也今夫禁紂不然有善則反之於身有過則歸之於民歸之於民則民怒反之於身則身驕往怒民來驕身此其所以失身也故明王懼聲以感耳懼氣以感目以此二者有天下矣可毋慎乎匠人有以感斤櫨故繩可得料也羿有以感弓矢故鈞可得中也造父有以感轡策故

馱獸可及遠道可致天下者無常亂無常治不善人在則亂善人在則治在於既善所以感之也

四稱

管子曰昔者有道之君敬其山川社稷宗廟及至先故之大臣收聚以忠而大富之固大武臣宣用其力聖人在前貞廉在側競稱於義上下皆飾刑政明察四時不貸民亦不憂五穀蕃殖外內均和諸侯臣服國家安寧不用兵革受其幣帛以懷其德昭受其令以為法式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君也

昔者有道之臣委質為臣不實事左右君知則仕不知則已若有事必圖國家徧其發揮循其祖德辨其顛逆推有



賢人說愚不事君有義使下有禮貴賤相親若兄弟弟  
忠於國家上下得體居處則思義言語則謀諛動作則事  
居國則富處軍則克臨難處事雖死不悔近君爲拂遠君  
爲輔義以與文廉以與處臨官則治酒食則慈不謗其君  
不諱其辭君若有過進諫不疑君若有憂則臣服之此亦  
可謂昔者有道之臣矣

心術

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耳目者視聽  
之官也心而無與於視聽之事則官得守其分矣夫心有  
欲者物過而目不見聲至而耳不聞也故曰上離其道下  
失其事故曰心術者無爲而制竅者也故曰君無代馬走  
無代鳥飛此言不奪能能不與下誠也毋先物動者挫者  
不定趨者不靜言動之不可以觀也位者謂其所立也人  
主者立於陰陰者靜故曰動則失位陰則能制陽矣靜則  
能制動矣故曰靜乃自得

道在天地之間也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故曰不遠而難極  
也虛之與人也無間唯聖人得虛道故曰並處而難得世  
人之所職者精也去欲則宣宣則靜矣靜則精精則獨立  
矣獨則明明則神矣神者至貴也故館不辟除則貴人不  
舍焉故曰不潔則神不處

人皆欲知而莫索之其所以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不修  
之此焉能知彼俯之此莫能虛矣虛者無成也故曰去知





則奚率求矣無歲則奚設矣無求無設則無慮無慮則反

器虛矣  
天之道虛地之道靜虛則不屈靜則不變不變則無過故

曰不伐  
察其宮闕其門宮者謂心也心也者智之舍也故曰宮察

之者去好適也門者謂耳目也耳目者所以聞見也  
人迫於惡則失其所好怵於好則忘其所惡非道也故曰

不怵乎好不迫乎惡惡不失其理欲不過其情故曰君子

恬愉無爲去智與故言虛素也  
其應非所設也其動非所取也此言因也因也者舍已而

以物爲法者也感而後應非所設也緣理而動非所取也

適在自用罪在變化自用則不虛不虛則忤於物矣變化

則爲生爲生則亂矣故道貴因因者因其能者言所用也

君子之處也若無知言至虛也其應物也若偶之言時若

適也若影之象形響之應聲也故物至則應過則舍矣舍  
矣者言復所於虛也  
形不正者德不來中不精者心不正正形飾德萬物畢得  
翼然自求神莫知其極昭知天下通於四極故曰毋以物  
亂官毋以官亂心此之謂內得是故意氣定然後反正氣  
者身之克也行者義之正也克不美則心不得行不正則  
民不服  
是故聖人若天然無私覆也若地然無私載也私者亂天



下者也凡物載名而來聖人因而財之而天下治實不傷  
不亂於天下而天下治專於壹一於心耳目端知遠之證  
能專乎能一乎能毋卜筮而知凶吉乎能止乎能已乎能  
毋問於人而自得之於已乎故曰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  
之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氣之極也

一氣能變曰精一事能變曰智菴選者所以等事也極變  
者所以應物也菴選而不亂極變而不煩執一之君子執  
一而不失能君萬物日月之與同光天地之與同理聖人  
裁物不爲物使

心安是國安也心治是國治也治也者心也安也者心也  
治心在於中治言出於口治事加於民故功作而民從則

### 百姓治矣

人能正靜者筋朋而骨強能戴大關者體乎大方鏡大清  
者視乎大明正靜不失日新其德昭知天下通於四極金  
心在中不可匿外見於形容可知於顏色善氣迎人親如  
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戈兵不言之言聞於雷鼓金心之形  
明於日月察於父母昔者明王之愛天下故天下可附恭  
王之惡天下故天下可離故貨之不足以爲愛利之不足  
以爲惡貨者愛之末也利者惡之末也

凡民之生也必以正平所以失之者必以喜樂哀怒止怒  
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外敬而內靜者必反其  
性豈無利事哉我無利心豈無安處哉我無安心心之中



又有心意以先言意然後形形然後思思然後知凡心之形過知失生是故內聚以爲原泉之不竭表裏遂通泉之不涸四支堅固能令用之被服四固是故聖人一言解之上察於天下宥於地

白心

苞物衆者莫大於天地化物多者莫多於日月民之所急莫急於水火然而天不爲一物枉其時明君聖人亦不爲一人枉其法天行其所行而萬物破其利聖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是故萬物均既誇衆矣

道者一人用之不聞有餘天下行之不聞不足此謂道矣小取焉則小得福大取焉則大得福盡行之而天下服殊

無取焉則民反其身不免於賊

惛惛者不以天下爲憂剝剝者不以萬物爲笑孰能棄剝剝而爲惛惛乎

知周於六合之內者吾知生之有爲阻也持而滿之乃其殆也名滿於天下不若其已也名進而身退天之道也滿盛之固不可以任任滿盛之家不可以燻子驕倨傲暴之人不可與交

水地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苑也美惡賢不肖愚優之所生也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脉之通流者也故曰水具材也何以知然也曰夫水淖弱以清而好酒人之惡仁也視之



黑而白精也量之不可使概至滿而止正也唯無不流至平而止義也人皆赴高已獨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而水以爲都居準也者五量之宗也素也者五色之質也淡也者五味之中也是以水者萬物之準也諸生之淡也遠非得失之質也是以無不滿無不居也集於天地而藏於萬物產於金石集於諸生故曰水神集於草木根得其度華得其數實得其量鳥獸得之形體肥大羽毛豐茂文理明著萬物莫不盡其幾及其常者水之內度適也夫王之所貴者九德出焉夫王溫潤以澤仁也鄰以理者知也堅而不感義也廉而不剛行也鮮而不垢絮也折而不撓勇也瑕適皆見精也茂華光澤並通而不相陵

容也叩之其音清搏聲遠絕而不較辭也是以人主貴之藏以爲寶割以爲符瑞九德出焉人水也男女指氣合而水流形三月如咀咀者何曰五味五味者何曰五藏酸主脾職主肺辛主腎苦主肝甘主心五藏已具而後生肉脾生腦肺生骨腎生腦肝生華心生肉五肉已具而後發爲九竅脾發爲鼻肝發爲目腎發爲耳肺發爲口心發爲舌五月而成十月而生生而目視耳聽心慮目之所視非特山陵之見也察於荒忽耳之所聽非特雷鼓聞也察於激湫心之所慮非特知於蘆垣也察於微秒故備要之精是以水集於玉而九德出焉凝寒而爲人而九竅五慮出焉此乃其精蘊滿寒能存而不能亡者也伏聞能存而能亡



者者龜與龍是也龜生於水發之於火於是爲萬物先爲禍福正龍生於水被五色而游故神欲小則化如鸞鳩欲大則藏於天下欲上則凌於雲氣欲下則入於深泉變化無日上下無時謂之神龜與龍伏闕能存而能亡者也或世見或世不見者生螭與慶忌故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徒水之不絕者生慶忌慶忌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戴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此涸澤之精也涸川之精者生於螭螭者一頭而兩身其形若蛇其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以取魚鱉此涸川水之精也

夫齊之水道濶而復故其民貪蠱而好勇絕之水渟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賤越之水濁重而汨故其民愚疾而垢泰之水甘最而穡壅滯而雜故其民貪矣國而好事齊晉之水枯旱而運淤壅而雜故其民諂諛而祿詐巧佞而好利燕之水率下而弱沉滯而雜故其民愚憊而好貞輕疾而易死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簡易而好正是以聖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故水一則人心正水清則民心易一則欲不汚民心易則行無邪是以聖人之治於世也不人告也不戶說也其樞在水

四時

陰陽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時者陰陽之大經也刑德者四時之合也刑德合於時則生福說則生禍



是故春潤秋榮冬雷夏有霜雪此皆氣之賊也刑德易節  
失次則賊氣逸至賊氣逸至則國多崩殃是故聖王務時  
而寄政焉作教而寄武作祀而寄德焉此三者聖王所以  
合於天地之行也日掌陽月掌陰星掌和陽爲德陰爲刑  
和爲事是故日食則失德之國惡之月食則失刑之國惡  
之慧星見則失和之國惡之風與日爭明則失生之國惡  
之是故聖王日食則備德月食則修刑慧星見則備和風  
與日爭明則備生此四者聖王所以免於天地之誅也信  
能行之五穀蕃息六畜殖而甲兵強治積則昌暴虐積則  
道生天地德出賢人道生德德生正正生事是以聖王治  
天下窮則反終則始德始於春長於夏刑始於秋流於冬  
刑德不失四時如一刑德雖鄉時乃逆行作事不成必有  
大殃月有三政王事必理以爲必長不中者死失理者亡  
國有四時固執王事四守有所三政執輔

正章

制斷五刑各當其名罪人不先善人不驚曰刑正之服之  
勝之師之必嚴其令而民則之曰政如四時之不實如星  
辰之不變如宵如晝如陰如陽如日月之明曰法愛之生  
之養之成之利民不德天下親之曰德無德無怨無好無  
惡萬物崇一陰陽同度曰道刑以弊之政以一之法以退  
之德以養之道以明之刑以弊之毋失民命

立常行政能服信乎中和慎敬能日新乎正衡一靜能守



慎乎察私立公能舉人乎臨政官民能後其身乎能服信  
政此謂正紀能服日新此謂行理守慎正名偽詐自止舉  
人無私臣德感道能後其身上佐天子

九變

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數以至焉曰大  
者親戚墳墓之所在也田宅富厚足居也不然則州縣鄉  
黨與宗族足懷柔也不然則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  
也厚無所往而得之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不然  
則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不然  
則賞明而足勸也不然則有深怨於敵入也不然則有厚  
功於上也此民之所以守戰致死而不德其上者也今恃  
不信之人而求以智用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將不戰之卒  
而幸以勝此兵之三闕也

任法

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任公而不任私任大  
道而不任小物然後身佚而天下治失君則不然舍法而  
任智故民舍事而好舉舍數而任說故民舍實而好言舍  
公而好私故民雖法而妄行舍大道而任小物故上勞煩  
百姓迷惑而國家不治聖君則不然守道要處佚樂馳聘  
弋獵鐘鼓竿瑟宮中之樂無禁圍也利身體便形軀養壽  
命垂拱而天下治是故人主有能用其道者不事心不勞  
意不動力而土地自辟囷倉自實蓄積自多甲兵自強群



臣無計偽百官無效邪奇術技藝之人莫敢高言五行以過其情以遇其王矣

昔者堯安之治天下也猶埴之在坭也唯陶之所以爲猶金之在爐慈治之所以鑄其民引之而來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堯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黃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來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故黃帝之治也蓋法而不變使民安其法者也

故明王之所恒者二一曰明法而固守之二曰禁民私而收使之此二者主之所恒也夫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者下之所以侵法亂主也故聖君置儀設法而固守之然故謀奸習士聞議傳學之人不可亂也衆強富貴私

勇者不能侵也信近親愛者不能離也珍怪奇物不能惑也萬物百事非在法之中者不能動也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聖君之實用也故曰有生法有守法有法於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於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謂爲大治

故主有三術夫愛人不私賞也惡人不私罰也置儀設法以度量斷者上王也愛人而私賞之惡人而私罰之倍大臣離左右專以其心斷者中主也臣有所愛而爲私賞之有所惡而爲私罰之倍其公法損其正心專聽其大臣者危主也故爲人主者不重愛人不重惡人重愛曰失德重惡曰失威威德皆失則主危也





故明王之所操者六生之殺之富之貧之賤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王之所處者四一日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德此四位者主之所處也藉人以其所操命曰奪柄藉人以其所處命曰失位奪柄失位而求令之行不可得也法不平令不全是亦奪柄失位之道也故有為枉法有為致令此聖君之所以自禁也故貴不能威富不能祿賤不能事近不能親美不能淫也抗固而不动奇邪乃恐故聖君以度量置儀法如天地之堅如列星之固知日月之明如四時之信然故令往而民從之而失君則不然法立而還廢之令出而復反之枉法而從私毀令而不全是貴能威之富能祿之賤能事之近能親之美能淫之也此五者

不禁於身是以群臣百姓人挾其私而幸其主彼幸而得之則主日侵彼幸而不得則怨日產夫日侵而產怨此失君之所慎也

凡為主而不得用其法不能其意顧臣而行離法而聽貴臣此所謂貴而威之也富人用金玉事主而來為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富而祿之也賤人以服約卑敬悲色者親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賤而事之也近者以偏近視愛有求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近而親之也美者以巧言令色請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美而淫之也治世則不然不知親疏遠近貴賤美惡以度量斷之其殺戮人者不怨也其實賜人者不德也以法制行之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3 Color Black

如天地之無私也是以官無私論士無私議民無私說皆虛其胸以聽其上上以公正論以法制斷故任天下而不重也今亂君則不然有私視也故有不見也有私聽也故有不聞也有私慮也故有不知也夫私者壅蔽失位之道也上舍公法而聽私說故群臣百姓皆設私立方以教於國群黨比周以立其私請謁任舉以亂公法人用其心以幸於上上無度量以禁之是以私說日益而公法日損國之不治從此產矣

夫君臣者天地之位也民者衆物之象也各立其所職以待君令群臣百姓安得各用其心而立私乎故遵主令而行之雖有傷敗無罰非主令而行之雖有功利罪死故下之事上也如響之應聲也臣之事主也如影之從形也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此治之道也夫非主令而行有功利因賞之是教妄舉也遵主令而行之有傷敗而罰之是使民慮利害而難法也群臣百姓人慮利害而以其私心舉措則法制毀而令不行矣

正世

古之欲正世調天下者必先視國政料事務察民俗本治亂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後從事故法可立而治可行夫萬民不和國家不安失非在上則過在下今使人君行逆不修道誅殺不以理重賦歛竭民財急使令罷民力財竭則不能無侵奪力罷則不能無墮倪民已侵奪墮倪因



以法隨而誅之則是誅罰重而亂愈起夫民勞苦困不足則簡禁而輕罪如此則失在上失在上而不上不變則萬民無所託其命今人主輕刑政寬百姓薄賦欲緩使令然民淫躁私行而不從制飾智任詐負力而爭則是過在下過在下人君不慮而變則暴人不勝和亂不止暴人不勝和亂不止則君人者勢傷而威日衰矣

故聖人設厚賞非侈也立重禁非戾也賞薄則民不利禁輕則邪人不畏設人之所不利欲以使則民不盡力立人之所不畏欲以禁則邪人不止是故陳法出令而民不從故賞不足勸則士民不爲用刑罰不足畏則暴人輕犯禁民者服於威殺然後從見利然後用被治然後正得所安

然後靜者也

夫盜賊不勝邪亂不止強劫弱暴寡此天下之所憂萬民之所患也憂患不除則民不安其居民不安其居則民望絕於上矣夫利莫大於治害莫大於亂夫五帝三王所以成功立名顯於後世者以爲天下致利除害也事行不必同所務一也夫民貪行賂而誅罰輕罪過不懲則是長淫亂而使邪僻也有愛人之心而實合於傷民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夫盜賊不勝則良人危法禁不立則姦邪繁故事莫急於當務治莫貴於得齊制民急則民迫民迫則君窘則民失其所存緩則縱縱則淫淫則行私行私則離公離公則難用故治之所以不立者齊不得也齊不得則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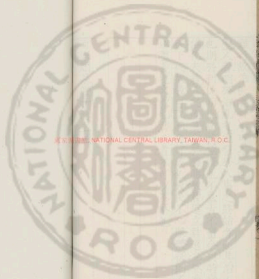


難行故治民之齊不可不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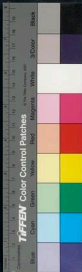
聖人者明於治亂之道習於人事之終始者也其治人民也期於利民而止故其位齊也不慕古不留今與時變與俗化夫君人之道意實於勝勝故君道立君道立然後下從下從故教可立而化可成也夫民不心服體從則不可以禮義之文教也君人者不可以不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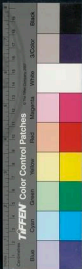
百家類纂管子卷上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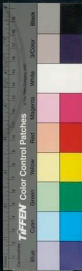
2025.08.0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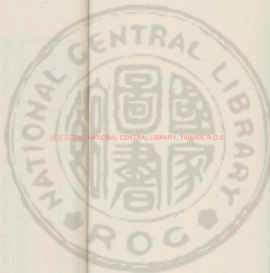




NSC 8220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3056109 v.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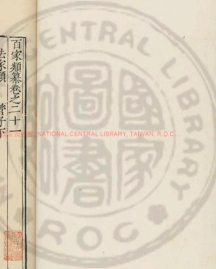


百家類纂卷之二十一

法家類 管子下

治國

凡為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  
游食民無所游食則必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  
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強兵強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  
王知衆民強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  
巧而利農事今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農夫終  
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作民捨本  
事而事末作則田荒而國貧也  
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上徵暴急無時則民倍



INTER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貸以給上之微矣耕耨者有時而澤不必足則民倍貸以取庸矣秋糴以五春糶以東是又倍貸也故以上之微而倍取於民者四關市之租府庫之徵粟什一斷與之事此四時亦當一倍貸矣夫以一民養四主故與徙者有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無積也常山之東河汝之間蚕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熟也四種而五稷中年缺二石一夫為粟二百石今也倉廩虛而民無積農夫以粥子者上無術以均之也故先王使農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終歲之利無遺相過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民作一則田墾茲巧不生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茲巧不生則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

粟也者民之所歸也粟也者財之所歸也粟也者地之所歸也粟多則天下之物盡至矣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三徙成國舜非嚴刑罰重禁令而民歸之矣去者必害從者必利也先王者善為民除害興利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農事勝則入粟多入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雖變俗易習改畷移民至於殺之而民不惡也此務粟之功也上不利農則粟少粟少則人貧人貧則輕家輕家則易去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則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戰不必勝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能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此由不利農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ColorChecker 3000

少粟之害也粟者王之本事也人生之大務有人之當治國之道也

內業

凡物之精此則爲生下生五穀上爲列星流於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於胸中謂之聖人是故民氣果乎如怒於天杳乎如入於淵濔乎如在於海卒乎如在於已是故此氣也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不可呼以聲而可迎以音敬守勿失是謂成德德成而智出萬物果得

凡心之刑自充自盈自生自成其所以失之必以憂樂喜怒欲利往去憂樂喜怒欲利心乃反濟彼心之情利安而寧勿煩勿亂和乃自成折折乎如在於側忽忽乎如將不得形乎如窮無極此稽不遠日用其德夫道者所以充形也而人不能因其往不復其來不舍謀乎莫聞其音卒乎乃在於心冥冥乎不見其形濔濔乎與我俱生不見其形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凡道無所善心安愛心靜氣理道乃可止彼道不遠民得以產彼道不離民因以知是故卒乎其如可與索眇眇乎其如窮無所彼道之情惡音與聲備心靜音道乃可得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視也耳之所不能聽也所以修心而正形也人之所失以死所得以生也事之所失以敗所得以成也故凡道無根無莖無葉無榮萬物以生萬物以成命之謂天主政地主平人主安靜春秋夏天之時也山陵川谷



地之枝也喜怒取于人之謀也是故聖人與時變而不化從物而不移能正能靜然後能定定心在中耳目聰明四肢堅固可以為精舍精也者氣之精者也氣道乃生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凡心之形過知失生一物能化謂之神一事能變謂之智化不易氣變不易智惟執一之君子能為此乎執一不失能君萬物君子使物不為物使得一之理治心在於中治言出於口治事加於人然則天下治矣一言得而天下服一言定而天下聽公之謂也

形不正德不來中不盡心不治正形攝德天仁地義則溷然而自至神明之極照乎知萬物中義守不惑不以物亂官不以官亂心是謂中得有神自在身一往一來莫之能

思失之必亂得之必治敬除其舍精將自來精想思之寧念治之嚴密畏敬精將至定得之而勿捨耳目不淫心無他圖正心在中萬物得度道滿天下普在民所民不能知也一言之鮮上察於天下極於地蟠滿九州何謂解之在於心安我心治官乃治我心安官乃安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心以藏心心心之中又有心焉彼心之心音以先言音然後形形然後言言然後使使然後治不治必亂亂乃死精存自生其外自榮內藏以為象原浩然和平以為氣淵淵之不涸四體乃固泉之不竭九竅遂通乃能窮天地被四海中無感意外無邪爾心全於中形全於外不達天雷不遇人害謂之聖人



人能正靜皮膚裕寬耳目聰明筋信而骨強乃能戴大國而履大方鑒於大清視於大明敬慎無忒日新其德備知天下窮於四極敬發其光是謂內得

思索生知慢易生憂暴傲生怨憂鬱生疾疾困乃死思之而不治內困外薄不蚤爲國生將異舍食莫若無飽思莫若勿致節適之齊彼將自至

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哀憂是故止怒莫若詩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守教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

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歡憂則失紀怒則失端憂悲喜怒哀道乃無處愛慈靜之遇亂正之勿引勿推復將自歸彼道自

來可藉與謀靜則得之躁則失之憂氣在心一來一逝其細無內其大無外所以失之以躁爲害心能執靜道將自定得道之人理承而屯世中句無敗節欲之道萬物不害

小問

桓公觀於廐問廐吏曰廐何事最難廐吏未對管仲對曰夷吾嘗爲圉人矣傳馬棧最難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矣先傳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傳曲木亦無所施矣

桓公謂管仲曰吾欲伐大國之不服者奈何管仲對曰先愛四封之內然後可以惡境外之不善者先定卿大夫之家然後可以危鄰之敵國是故先王必有置也然後有廢



也必有利也然後有害也

桓公乘馬虎望見之而伏桓公問管仲曰今者寡人乘馬虎望見寡人而不敢行其故何也管仲對曰意者君乘駸馬而漸韜也桓迎日而馳乎公曰然管仲對曰此駸象也駸食虎豹故虎疑焉

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桓公曰何物可比於君子之德乎鬪則對曰夫粟內甲以處中有卷城外有兵刃未敢自恃自命曰粟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乎管子曰苗始其少也响响乎其孺子也至其壯也莊莊乎何其士也至其成也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天下得之則安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矣桓公曰善

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闌然止矐然視援弓將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是前人乎左右對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祛左走馬前疾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豈有人若此者乎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侖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疾道也祛表示前有水也右祛表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濟桓公立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寡人之抵罪也久矣管仲對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而後知之臣非聖也善承教也

桓公使管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子育育乎管仲不知至中舍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母少少母賤賤昔者吳干戰未亂不得入軍門國子擣其齒遂入爲干國多百里奚秦國之飯牛者也穆公舉而相之遂霸諸侯由是觀之賤豈可賤少豈可少哉管仲曰然公使我求甯戚甯戚應我曰浩浩乎吾不識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有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甯子其欲室乎

七臣七主

故一人之治亂在其心一國之存亡在其主天下得失道一人出主好本則民好墾草萊主好貨則人賈市主好富室則工匠巧主好文采則女工靡夫楚王好小腰而美人者食吳王好劍而國士輕死死與不食者天下之所共惡也然而爲之者何也從主之所欲也而况愉樂音聲之悅夫倉庫非空虛也商室非虛糜也法令非虛亂也國家非虛亡也彼時有春秋歲有改凶政有急緩故物有輕重歲有敗凶故民有義不足時有春秋故較有貴賤而上不調淫故游商得以什伯其本也百姓之不田貧富之不警皆用此作城郭不守兵士不用皆道此始夫亡國路家者非無壞土也其所事者非其功也夫凶歲雷旱非無雨露也其蟄濕非其時也亂世煩政無非法令也其所誅賞者非其人也恭王迷君非無心腹也其所取舍非其術也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ColorChecker 3000



故明主有六務四禁六務者何也一曰節用二曰賢佐三曰法度四曰必誅五曰天時六曰地宜四禁者何也春無殺伐無割大陵保大衍燿燿伐大木斬大山行大火誅大臣收鼓賦夏無遇水連名川塞大谷動土功射鳥獸秋無赦過釋罪緩刑冬無賦爵賞祿傷伐五歲故春政不禁則百長不生夏政不禁則五穀不成秋政不禁則姦邪不勝冬政不禁則地氣不藏四者俱犯則陰陽不和風雨不時大水漂州流邑大風漂屋折樹大暴焚地濕草天冬雷地冬霓草木夏落而秋榮萑蕪不藏宜死者生宜蟄者鳴宜多勝慕山多蟲蠶六畜不蕃民多天死國貧法亂逆氣下生故曰臺榭相望者亡國之應也馳車充國者追寇之馬

也羽劔珠飾者斬生之斧也文采纂組者煥功之宦也明至知其然故遠而不近也能去此取彼則人主道備矣夫法者所以興功懼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爭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使民規矩繩墨也夫矩不正不可以求方繩不信不可以求直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勢者人臣之所獨守也故人主失守則危臣吏失守則亂罪決於吏則治權斷於主則威民信其法則親是故明王審法慎權下上有分

大凡私之所起必生於主夫上好本則端正之士在前上好利則毀譽之士在側上多喜善賞而不隨其功則士不為用數重出法而不克其罪則姦不為止明王知其然故



見必然之政立必勝之罰故民知所必就而知所必去推  
則往石則來如墮重於高如瀆水於地故法不煩而吏不  
勞民無犯禁故百姓無怨於上

飾臣克親貴以為名恬爵祿以為高好名則無實為高則  
不卸故記曰無實則無勢失勢則馬為制侵臣事小察以  
折法令好佞又而行私請故私道行則去度役刑法繁則  
姦不禁主嚴誅則失民心是以諂臣貴而法臣賤此之謂  
微孤愚臣深罪厚罰以為行重賦欲多允道以為上使身  
見懼而去受其誘故記稱之曰愚臣說賊此之謂也姦臣  
竊言人情以驚主聞罪黨以為繼除警則罪不辜罪不辜  
則與讎居故善言可聽以自信而主失親亂臣自為詳功  
祿明為下請厚賞居為非毋動為善棟以非買名以是傷  
上而眾人不知之謂微攻

禁蔽

禁蔽於胃腸之內而禍避於萬里之外能以此制彼者唯  
能以已知人者也夫冬日之不濫非愛冰也夏日之不揚  
非愛火也為不適於身便於體也夫明王不美宮室非喜  
小也不聽鐘鼓非惡樂也為其傷於本事而妨於教也故  
先慎於已而後彼官亦慎內而後外民亦務本而去末居  
民於其所樂事之於其所利賞之於其所喜罰之於其所  
惡信之於其所餘財功之於其所無誅於下無誅者必誅  
者也有誅者不必誅者也以有刑至無刑者其法易而民



今以無刑至有刑者其刑煩而姦多夫先易者後難先難而後易萬物盡然明王知其然故必誅而不赦必賞而不遷者非喜予而樂其殺也所以爲人致利除害也於以養老長幼完活萬民莫明焉夫不法法則治法者天下之儀也所以決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縣命也故明王慎之不爲親戚故貴易其法吏不敢以長官威嚴危其命民不以誅玉重寶犯其禁故主上視法嚴於親戚吏之舉令敬於師長民之承教重於神寶故法立而不用刑設而不行也夫施功而不釣位雖高爲用者少故罪而不一德雖厚不與者多舉事而不時力雖盡其功不成刑賞不當斷折雖多其暴不禁夫公之所加罪雖重下無怨氣私之所加賞

雖多士不爲歡刑法不道教民不能頌舉措不當衆民不能成不攻不備當今爲愚人

故聖人之制事也能節宮室適車輿以實藏則國必富位必尊能適衣服去玩好以奉本而用必瞻身必安矣能積無益之事無補之費通幣行禮而黨必多交必親矣夫衆人者多營於物而苦其力勞其心故因而不能大者以失其國小者以危其身

凡人之情得所欲則樂逢所惡則憂此貴賤之所同有也近之不能勿欲遠之不能勿惡人情皆然而好惡不同各行所欲而安危異焉然後賢不肖之形見也夫物有多寡而情不能等事有成敗而意不能同行有進退而力不能



兩也故立身於中養有節宮室足以避燥濕食飲足以和血氣衣服足以適寒濕禮儀足以別貴賤游宴足以娛歡欣棺槨足以朽骨衣食足以朽肉墳墓足以道記不作無補之功不為無益之事故意定而不營氣情氣情不營則耳目穀衣食足耳目穀衣食足則侵爭不生怨怒無有上下相親真刃不用矣

故適身行義儉約恭敬其唯無福禍亦不來矣驕傲侈泰離度絕理其唯無禍福亦不至矣是故君子上觀絕理者以自恐也下觀不及者以自隱也故曰譽不虛出而患不獨生福不擇家禍不索人此之謂也能以所聞瞻察則事必明矣

故凡治亂之情皆道上始故善者固之以害牽之以利能利害者財多而過寡矣夫凡人之情見利莫能勿就見惡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續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漁人之入海海深萬仞就波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源之下無所不入焉故善者勢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來不煩不擾而民自富如鳥之覆卵無形無聲而唯見其成

夫為國之本得天之時而為經得人心而為紀法令為綱維史為綱畧什伍以為行列賞誅為文武繕農具當器械耕農當文職推引鈇耨以當劍戟被裳以當鎧鍔笮



以當盾櫓故耕器具則戰器備農事習則功戰巧矣  
故國多私勇者其兵弱吏多私智者其法亂民多私利者  
其國貧故德莫若博厚使民死之賞罰莫若必成使民信  
之夫善牧民者非以城郭也輔之以什司之以伍伍無非  
其人入無非其里里無非其家故奔亡者無所匿遷徙者  
無所容不求而約不召而來故民無流亡之意更無備追  
之憂故王政可往於民民心可繫於主

夫法之制民也猶陶之於埴治之於金也故審利害之所  
在民之去就如火之於燥濕水之於高下夫民之所生衣  
與食也食之所生水與土也所以富民有要食民有率率  
三十畝而足於卒歲歲兼美惡誠取一石則人有三十石  
粟麻素食當十石糠粃六畜當十石則人有五十石布帛  
麻絲旁人奇利未在其中也故國有餘歲民有餘食夫緩  
釣者所以識多寡也權衡者所以視重輕也戶籍田結者  
所以知貧富之不管也故善者必先知其田乃知其人田  
備然後民可足也

入國

入國四旬五行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  
四曰養疾五曰合獨六曰問疾七曰通窮八曰振困九曰  
接絕

所謂老老者凡國都皆有掌老等七十已上一子無征三  
月有饋肉八十已上二子無征月有饋肉九十已上盡家



無征日有酒肉死上甚難擲勸子染鷓膳食問所欲求所嗜此之謂老老

所謂慈幼者凡國都皆有掌幼士民有子子有幼弱不勝養爲累者有三幼者無婦征四幼者盡家無征五幼又子之葆受二人之食能事而後止此之謂慈幼

所謂恤孤者凡國都皆有掌孤士人死子孤幼無父母所養不能自生者屬之其鄉黨知識故人養一孤者一子無征養二孤者二子無征養三孤者盡家無征掌孤數行問之必知其食飲饑寒身之胠胠而哀憐之此之謂恤孤所謂養疾者凡國都皆有掌養疾聾盲喑啞跛躄偏枯握蹙不耐自生者上收而養之官而衣食之殊身而後止此

之謂養疾

所謂合獨者凡國都皆有掌媒丈夫無妻曰鰥婦人無夫曰寡取鰥寡而和合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後事之此之謂合獨

所謂問疾者凡國都皆有掌病士人有病者掌病以上今問之九十以上日一問八十以上二日一問七十以上三日一問象展五日一問疾甚者以告上身問之掌病行於國中以問病爲事此之謂問病

所謂通窮者凡國都皆有通窮若有窮夫婦無居處窮室客絕糧食居其鄉黨以聞者有賞不以聞者有罰此之謂通窮



所謂擇困者歲凶庸人營厲多死喪弛刑罰赦有罪散倉粟以食之此之謂擇困

所謂接絕者士民死上事死戰事使其知識故人受資於上而祠之此之謂接絕也

九守

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輳並進則明不塞矣

聽之術曰勿望而距勿望而許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高山仰之不可極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神明之德正靜其極也

用賞者貴誠用刑者貴必刑賞信必於耳目之所見則其所不見莫不聞化矣誠暢乎天地通於神明見姦偽也心不為九竅九竅治君不為五官五官治為善者君子之賞為非者君子之罰君因其所以來因而予之則不勞矣聖人因之故能寧之因之修理故能長久

桓公問

齊桓公問管仲曰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忘為之有道乎對曰勿創勿作時至而隨母以私好惡害公正察民所惡以自為戒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賢也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建鼓於朝而備訊喚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諍也武王有鑿室



之復而賢者進也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桓公曰吾欲效而爲之其名云何對曰名曰噴室之議曰法簡而易行刑審而不犯事約而易從求寡而易足人有非上之所遇謂之正士內於噴室之議有司執事者咸以厥事來職而不忘焉此噴室之事也請以東郭牙爲之此人能以正事爭於君前者也桓公曰善

故善爲國者必先除其五害人乃終身無患害而孝慈焉桓公曰願聞五害之說管仲對曰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風霧雹霜一害也厲一害也蟲一害也此謂五害五害之厲水最爲大五害已除人乃可治桓公曰願聞水害管仲對曰水有大小又有遠近水之出於山而流入於海者命曰經水水別於他水入於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山之溝一有水一毋水者命曰谷水水之出於他水溝流於大水及海者命曰川水出地而不流者命曰澗水此五水者因其利而往之可也因而扼之可也而不父常有危殆矣

形勢詳

山者物之高者也惠者主之高行也慈者父母之高行也忠者臣下之高行也孝者子婦之高行也故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主惠而不解則民來養父母慈而不解則子婦願臣下忠而不解則爵祿至子婦孝而不解則美名附故節高而不解則所欲得矣解則不得故曰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





淵者祭物之所生也能深而不涸則沈玉至主者人之所仰而生也能寬裕純厚而不苛戾則民人附父母者子婦之所受教也能慈仁教訓而不失理則子婦孝臣下者主之所用也惟盡力事上則當於主子婦者親之所以安也能孝悌順親則當於親故涸涸而無水則沈玉不至主苛而無厚則萬民不附父母暴而無恩則子婦不親臣下墮而不忠則卑胥困窮子婦不安親則禍憂至故涸不涸則所欲者至涸則沈玉極

天覆萬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治之以理終而復始主牧萬民治天下蒞百官主之常也治之以法終而復始和子孫屬親戚父母之常也治之以義終而復始

敦敬忠信臣下之常也以事其主終而復始愛親善養思敬未教子婦之常也以事其親終而復始故天不失其常則寒暑得其時日月星辰得其序主不失其常則群臣得其義百官守其事父母不失其常則子孫和順親戚相親臣下不失其常則事無過失而官職政治子婦不失其常則長幼理而親疎和故用常者治失常者亂天未嘗變其所以治也故曰天不變其常

地生養萬物地之則也治安百姓主之則也敦護家事文母之則也正諫死節臣下之則也盡力供養子婦之則也地不易其則故萬物生焉主不易其則故百姓安焉父母不易其則故家事辦焉臣下不易其則故主無過失子婦



不易其則故親養備具故用則者安不用則者危地未嘗

易其所以安也故曰地不易其則

春者陽氣始上故萬物生夏者陽氣畢上故萬物長秋者陰氣始下故萬物收冬者陰氣畢下故萬物藏故春夏生長秋冬收藏四時之節也實賜刑罰主之節也四時未嘗不生殺也主未嘗不當罰也故曰春秋冬夏不更其節也天覆萬物而制之地載萬物而養之四時生長萬物而收藏之古以至今不更其則故曰古今一也

蛟龍水蟲之神者也乘於水則神矣於水則神寢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則威立失民則威廢蛟龍待得水而後立其神人主待得民而後成其威故曰蛟龍得水而

神可立也

虎豹獸之猛者也居深林廣澤之中則人畏其威而蔽之入主天下之有勢者也深居則人畏其勢故虎豹去其幽而近於人則人得之而易其威人主去其門而迫於民則民輕之而微其勢故曰虎豹託幽而威可蔽也

風漂物者也風之所漂不避貴賤美惡雨濡物者也雨之所墮不避小大強弱風雨至公而無私所行無常鄉人雖遇漂濡而莫之怨也故曰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

入主之所以令則行禁則止者必令於民之所好而禁於民之所惡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惡死莫不欲利而惡害故上令於生利人則令行禁於殺害人則禁止令之所以



行者必民樂其政也而令乃行故曰貴有以行令也

人主之所以使下盡力而親上者必為天下致利除害也故德澤加於天下惠施厚於萬物父子得以安群生得以有故萬民靡盡其力而樂為上用入則務本疾作以實倉廩出則盡節死敵以安社稷雖勞苦卑辱而不敢告也此

賤人之所以亡其卑也故曰賤有以亡卑也

起居時飲食節寒暑適則身利而壽命益起居不勝飲食不節寒暑不適則形體累而壽命損人情而侈則貪方而儉則富夫物其虛至必有以也故曰壽夭貧富無徒歸也法立而民樂之令出而民行之法令之合於民心如符節之相得則主尊顯故曰嚮令者君之尊也

人主出言順於理合於民情則民受其辭民受其辭則名聲彰故曰愛辭者名之進也

明主之治天下也靜其民而不擾佚其民而不勞不擾則民自循不勞則民自試故曰上無事而民自試人主立其度量陳其分職明其法式以蒞其民而不以言先之則民備正所謂抱蜀者桐器也故曰抱蜀不言而廟堂既修將將焉鵠悅之美者也貌美故民歌之德義者行之美者也德義美故民樂之民之所歌樂者美行德義也而明主鳴鶴有之故曰鳴鶴將將維民歌之

濟濟者誠莊事斷也多士者多長者也周文王誠莊事斷故國治其群臣明理以佐主故主明明而國治堯內被



其刊澤發民舉首而望文王願爲文王臣故曰濟濟多士  
殷民化之

紂之爲主也勞民力奪民財危民死冤暴之令加於百姓  
憎毒之使施於天下故大臣不親小民疾怨天下呻之而  
怨爲文王臣者紂自取之也故曰紂之失也

無儀法程式畫捶而無所定謂之蕞蓬之問蕞蓬之問明  
主不聽也無度之言明主不許也故曰蕞蓬之問不在所  
道行則君臣親父子安諸生有故明主之務務在行道  
不顧小物燕爵之集道行不顧

明主之動靜得理義誠令頑民心誅殺當其罪賞賜當其  
功故雖不用纘牲珪璧禘於鬼神助之天地與之舉事而

有福亂主之動作失義理誠令逆民心誅殺不當其罪當  
賜不當其功故雖用犧牲珪璧禘於鬼神不助天地不與  
舉事有禍故曰犧牲珪璧不足以享鬼神

主之所以爲功者富強也故國富兵強則諸侯服其政鄰  
敵畏其威雖不用寶幣事諸侯諸侯不敢犯也主之所以  
爲罪者貧弱也故國貧兵弱戰則不勝守則不固雖出名  
器重寶以事鄰敵不免於死亡之患故曰主功有素寶幣  
矣爲

界古之善射者也調和其弓矢而堅守之其操弓也審其  
高下有必中之道故能多發而多中明主循界也平和其  
法審其廢置而堅守之有必治之道故能多舉而多當道



者昇所以必中也主之所以必治也射者乃弦發矢也故曰昇之道非射也

造父善馭馬者也善視其馬節其飲食度量馬力審其足走故能取遠道而馬不能明主猶造父處善治其民度量其力審其技能故立功而民不困傷故術者造父之所以取遠道也主之所以立功名也馭者操轡也故曰造父之術非馭也

奚仲之爲車器也方圓曲直皆中規矩鈞繩故機旋相得用之牢利成器堅固明主猶奚仲也言辭動作皆中術數故數理相當上下相親巧者奚仲之所以爲器也主之所以治也斷削者斤刀也故曰奚仲之巧非斷削也

民利之則來害之則去民之從利也如水走下於四方無擇也故欲來民者先起其利雖不召而民自至設其所惡雖召之而民不來也故曰召遠者使無爲焉

蒞民如父母則民親愛之道之純厚遇之真實雖不言曰吾親民而民親矣蒞民如仇讎則民踈之道之不厚遇之無實詐僞金起雖言曰吾親民民不親也故曰親近者言無事焉

明主之使遠者來而近者親也爲之在心所謂夜行者心行也能心行德則天下莫能與之爭矣故曰唯夜行者獨有之也

爲王而賊爲父母而暴爲臣下而不忠爲子婦而不孝四



者人之大失也。大失在身，雖有小善，不得爲賢。所謂平原者，下澤也。雖有小封，不得爲高。故曰：平原之隰，奚有於高？爲主而惠爲父母，而慈爲臣下，而忠爲子婦，而孝四者，人之高行也。高行在身，雖有小過，不爲不肖。所謂大山者，山之高者也。雖有小隈，不以爲深。故曰：太山之隈，奚有於深？嚴警督之謂警，推舉不肖之謂警，警之人得用，則人主之禍，筭而毀譽之言起，任之大，事則事不成，而禍患至。故曰：警警之人，勿與任大。

明王之慮事也，爲天下計者，謂之讜臣。讜臣，謂爲讜臣則海內被其澤，澤布於天下，後世享其功久遠，而利愈多。故曰：讜臣者，可與遠舉。

聖人擇可言而后言，擇可行而后行，倫得利而後有害，倫得樂而後有憂者，聖人不爲也。故聖人擇言必顧其憂，故曰：顧憂者可與致道。

小人者，枉道而取容，適主意而倫說，備利而倫得。如此者，其得之雖速，禍患之至亦急。故聖人去而不用也。故曰：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往而勿召也。

舉一而爲天下長利者，謂之舉長。舉長則被其利者衆，而德義之所見遠。故曰：舉長者，可遠見者也。

天之裁大，故能兼覆萬物地之裁大，故能兼載萬物。人主之裁大，故容物多而衆人得比焉。故曰：裁大者，衆之所比也。

貴富尊顯民歸樂之人主莫不欲也故欲民之懷樂已者必服道德而勿厭也則民懷樂之故曰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也

聖人之末事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不義則止可則求之不可則止故其所得事者常為身實小人之求事也不論其理義不計其可否不義亦求之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嘗為頓也故曰必得之事不<sub>也</sub>見類聖人之諾已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義則諾不義則已可則諾不可則已故其諾未嘗不信也小人不義亦諾不可亦諾言而必諾故其諾未必信也故曰必諾之言不足信也

謹於一家則立於一家謹於一鄉則立於一鄉謹於一國則立於一國謹於天下則立於天下是故其所謹者小則其所立亦小其所謹者大則其所立亦大故曰小謹者不大立

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厭人故能成其衆士不厭學故能成其聖養<sub>養多</sub>惡也諫者所以安主也食者所以肥體也主惡諫則不安人養食則不肥故曰養食者不肥體也

言而語道德忠信孝弟者此言無棄者天公平而無私故美惡莫不覆地公平而無私故小大莫不載無棄之言公平而無私故賢不自莫不用故無棄之言者參伍於天地



之無私也故曰有無棄之言者必參之於天地也

明主之官物也任其所長不任其所短故事無不成而功無不立亂主不知物之各有所長所短也而責必備夫慮事定物辯明禮義人之所長而蜂蟻之所短也蜂高出險蟻蟻之所長而人之所短也以蜂蟻之所長責人故其令廢而責不塞故曰壘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蜂蟻飲焉明主之舉事也任聖人之應用象人之力而不自與焉故事成而福生亂主自智也而不因聖人之慮矜奮自功而不因象人之力專用已而不聽正諫故事敗而禍生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

馮者所乘以行野也故雖不行於野其養食馬也未嘗解

惰也民者所以守戰也故雖不守戰其治養民也未嘗解惰也故曰不行其野不遺其馬

天生四時地生萬財以養萬物而無取焉明主配天地者也教民以時勸之以耕織以厚民養而不伐其功不私其利故曰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

辭惰簡慢以之事主則不忠以之事父母則不孝以之起事則不成故曰怠倦者不及以規矩為方圓則成以尺寸量長短則得以法數治民則安故事不廣於理者其誠若神故曰無廣者疑神

事主而不盡力則有刑事父母而不盡力則不親受業問學而不加務則不成故朝不勉力務進夕無見功故朝忘





其事多失其功

中情信誠則名譽美矣循行謹敬則尊顯附矣中無情實則名聲惡矣循行慢易則污辱生矣故曰邪氣襲內正色乃衰也

為人君而不明君人之義以正其臣則臣不知爲臣之理以事其主矣故曰君不君則臣不臣

爲人父而不明父子之義以教其子而整齊之則子不知爲子之道以事其父矣故曰父不父則子不子

君臣親上下和萬民輯故主有令則民行之上有禁則民不犯君臣不親上下不和萬民不輯故令則不行禁則不止故曰上下不和令乃不行

言辭信動止莊衣冠正則臣下肅言辭慢動作虧衣冠情則臣下輕之故曰衣冠不正則賓者不肅

儀者萬物之程式也法度者萬民之表儀也禮儀者尊卑之表儀也故動有儀則令行無儀則令不行故曰進退無儀則政令不行

人主者溫良寬厚則民愛之整齊嚴莊則民畏之故民愛之則親畏之則用夫民親而爲用主之所急也故曰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

人主能安其民則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憂則憂之有難則死之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爲用主有憂則不憂有難則不死故曰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



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於民者厚也故上施厚則民之報亦厚薄則民之報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責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故曰

往者不至來者不極道者扶持衆物使得生育而各終其性命者也故或以治鄉或以治國或以治天下故曰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異

聞道而以治一鄉視其父子順其兄弟正其習俗使民樂其上安其土為一鄉主幹者鄉之人也故曰有聞道而好為鄉者一鄉之人也

民之從有道也如饑之先食也如寒之先衣也如暑之先

陰也故有道則民歸之無道則民去之故曰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

道者所以變化身而之正理者也故道在身則言自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故曰道之所設身之化也

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貴而不驕富而不奢行理而不惰故能長守貴富又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者與天

明主救天下之禍安天下之危者也夫救禍安危者必待萬民之為用也而后能為之故曰安危者與人

地大國富民衆兵強此威滿之國也雖已威滿無德厚以



安之無度數以治之則國非其國而民非其民也故曰失天之度雖滿必涸

臣不親其主百姓不信其吏上下離而不和故雖自安必且危之故曰上下不和雖安必危

主有天道以禦其民則民一心而奉其上故能貴富而久王天下失天之道則民離畔而不聽從故主危而不得久王天下故曰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人主務學術數務行正理則化變日進至於大功而愚人不知也亂主淫佚邪枉口為無道至於滅亡而不自知也故曰莫知其為之其功既成莫知其禱之也蔽之而無形古者三王五伯皆人主之利天下者也故身貴顯而子孫

被其澤樂紂幽厲皆人主之害天下者也故身困傷而子孫蒙其禍故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

神農教耕生穀以致民利禹身次澆斬高橋下以致民利湯武征伐無道誅殺暴亂以致民利故明王之動作雖異其利民同也故曰萬事之任也異趣而同歸古今一也棟生椽不勝任則屋覆而人不怨者其理然也弱子慈母之所愛也不以其理動者下无則慈母答之故以其理動者雖覆屋不為怨不以其理動者下无必答故曰生棟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无慈母操董

行天道出公理則遠者自親廢天道行私為則子母相怨故曰天道之極遠者自親人事之起近親造怨古者武王



地方不過百里戰卒之衆不過萬人然能戰能攻取立為天子而世謂之聖王者知為之之術也禁討費為天子富有海內地方甚大戰卒甚衆而身死國亡為天下僂者不知為之之術也故能為之則小可為大寔可為貴不能為之則雖為天子人猶奪之也故曰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也

明主上不逆天下不墮地故天子之時地生之財亂主上逆天道下絕地理故天不予時地不生財故曰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

古者武王天之所助也故雖地小而民少猶之為天子也桀紂天之所違也故雖地大民衆猶之困辱而死亡也故

曰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成必敗

與人交多詐偽無情實偷取一切謂之鳥集之交鳥集之交矜難相驩后必相咄故曰鳥集之交雖善不親

聖人之與人約結也上觀其事君也內觀其事親也必有可知之理然後約結約結而不繫於理後必相信故曰不重之結雖固必辭道之用也貴其重也

明主與聖人謀故其謀得與之舉事故其事成亂主與不肖者謀故其計失與之舉事故其事敗夫計失而事敗此與不可之罪故曰毋與不可

明主度量人力之所能為而後使焉故令於人之所能為則令行使於人之所能為則事成亂主不量人力令於人



人之所不能為故其令廢使於人之所不能為故其事敗夫今出而察舉事而敗此強不能之罪也故曰母強不能狂惑之人告之以君臣之義父子之理貴賤之分不信聖人之言也而反害傷之故聖人不告也故曰母告不知與不肖者舉事則事敗使於人之所不能為則令廢告狂惑之人則身害故曰與不可強不能告不知謂之勞而無常以言昶明其與人也其愛人也其有德於人也以此為友則不親以此為交則不結以此有德於人則不報故曰見與之友幾於不親見愛之交幾於不結見施之德幾於不報四方之所歸心行者也

明主不用其智而任聖人之智不用其力而任衆人之力

故以聖人之智思慮者無不知也以衆人之力起事者無不成也能自去而因天下之智力則身逸而福多亂主獨用其智而不任聖人之智獨用其力而不能任衆人之力故其身勞而禍多故曰獨任之國勞而多禍

明主內行其法度外行其理義故鄰國親之與國信之有患則鄰國憂之有難則鄰國救之亂主內失其百姓外不信於鄰國故有患則莫之憂也有難則莫之救也外內皆失孤特而無黨故國弱而王辱故曰獨國之君卑而不威明主之治天下也必用聖人而後天下治婦人之求夫家也必用媒而后家事成故治天下而不用聖人則天下乖亂而民不親也求夫家而不用媒則身醜耻而人不信也



故曰自媒之女醜而不信

明主者人未之見而有親心焉者有使民親之道也故其位安而往之故曰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堯舜古之明主也天下推之而不倦舉之而不厭久遠而不忘者有使民不忘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來之故曰遠而不忘焉可以來矣

日月照察萬物者也天多雲氣蔽蓋者象則日月不明人主猶日月也群臣多姦立私以擁蔽主則主不得昭察其臣下臣下之情不得上通故奸邪日多而人主愈蔽故曰日月不明天不易也

山物之高者也地險穢不平易則山不得見人主猶山也左右多黨比周以壅其主則主不得見故曰山高而不見地不易也

人主出言不逆於民心不悖於理義其所出足以安天下者也人唯恐其不復言也出言而離父子之親疏君臣之道害天下之衆此言之不可復者也故明主不言也故曰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

人主身行方正使人有禮遇人有信行發於身而為天下法式者人唯恐其不復行也身行不正使人暴虐遇人不信行發於身而為天下笑者此不可復之行故明主不行也故曰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

言之不可復者其言不信也行之不可再者行賊暴也故



言而不信則民不附行而賊暴則天下怨民不服天下怨此滅亡之所從生也故明主禁之故曰凡言之不可獲行之不可再者有因之大禁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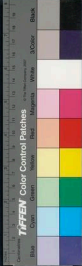
立政九敗解

人君唯母聽寢兵則群臣賓客莫敢言其然則內之不知國之治亂外之不知諸侯之強弱如是則城郭毀壞莫知禁補甲兵弊彰莫知節縮如是則守圉之備毀矣邊遠之地謀邊竟之士備百姓無圍障敵之心故曰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

人君唯母聽兼愛之說則視天下之民如其民視國如吾國如是則無并兼攘奪之心無覆軍敗將之事然則射御勇力之士不厚殺覆軍敗將之臣不貴爵如是則射御勇力之士出在外矣我能母政人可也不能令人母攻我彼求地而予之非吾所欲也不予而與戰必不能勝也彼以教士我以敵衆彼以良將我以無能其敗必覆軍殺將故曰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

人君唯母好全生則群臣皆全其生而生又養生養何也曰滋味也聲色也然後爲養生然則從欲妄行男女無別反於禽獸然則禮義庶耻不立人君無以自守也故曰全生之說勝則廉耻不立

人君唯母聽私議自貴則民退靜隱伏窟穴就山非世間上輕爵祿而賤有司然則令不行禁不止故曰私議自貴



之說勝則上令不行

人君唯母好金玉貨財必欲得其所好然則必有以易之  
所以易之者何也大官尊位不然則尊爵重祿也如是則  
不肖者在上位矣然則賢者不為力智者不為謀信者不  
為約勇者不為死如是則敗國而捐之也故曰金玉貨財  
之說勝則辭服下流

人君唯母聽群徒比周則群臣朋黨蔽夫揚惡然則國之  
情偽不見於上如是則朋黨者處前寡黨者處後夫朋黨  
者處前賢不肖不分則爭奪之亂起而君在危殆之中矣  
故曰群徒比周之說勝則賢不肖不分

人君唯母聽觀樂玩好則敗凡觀樂者宮室臺池珠玉聲

樂也此皆費財盡力傷國之道也而以此事君者皆姦人  
也而人君聽之焉得無效然則府倉虛蓄積竭且姦人在  
上則壅遏賢者而不進也然則國適有患則優倡侏儒起  
而議國事矣是敗國而捐之也故曰觀樂玩好之說勝則  
姦人在上位

人君唯母聽請謁任舉則群臣皆相為請然則請謁得於  
上黨與成於鄉如是則貨財行於國法制設於官群臣務  
倂而求用然則無爵而貴無祿而富故曰請謁任舉之說  
勝則繩墨不正

人君唯母聽諂諛飾過之言則敗矣以知其然也夫諂諛  
常使其主不悔其過不更其失者也故主惑而不自知也





如是則謀臣死而諂臣尊矣故曰諂說飾過之說勝則巧  
佞者用

版法解

版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以治天下四時之行有  
寒有暑聖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前有後有左  
有右聖人法之以建經紀春生於左秋殺於右夏長於前  
冬藏於後生長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  
武事在右聖人法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凡法事者操持  
不可以不正操持不正則聽治不公聽治不公則治不盡  
理事不盡應治不盡理則疏遠微賤者無所告謂事不盡  
應則功利不盡舉功利不盡舉則國貧疏遠微賤者無所

告謂則下饒故曰凡將立事正彼天植者心也天植  
正則不私近親不孽疎遠不私近親不孽疎遠則無遺利  
無隱治無遺利無隱治則事無不舉物無遺者欲見天心  
明以風雨故曰風雨無遺遠近高下各得其嗣萬物尊天  
而貴風雨所以尊天者為其莫不受命焉也所以貴風雨  
者為其莫不待風而動待雨而濡也若使萬物釋天而更  
有所受命釋風而更有所仰動釋雨而更有所仰濡則無  
為尊天而貴風雨矣今人君之所以尊安者為其威立而  
令行也其所以能立威行令者為其威利之操莫不在君  
也若使威利之操不專在君而有所分散則君日益輕而  
威利日衰侵暴之也故曰三經既飾君乃有國



凡人君者欲民之有禮義也夫民無禮義則上下亂而貴  
爭故曰慶勉教敬以顯之富祿有功以勸之爵貴有名以  
休之

治之本二一曰人二曰事人欲必用事欲必工人有逆順  
事有稱量人心逆則人不用事失稱量則事不工事不工  
則傷人不用則怨故曰取人以已成事以貨

凡民者莫不惡罰而畏罪是以人君嚴教以示之明刑罰  
以致之故曰頒卒怠倦以辱之罰罪有過以懲之殺僂祀  
禁以振之

凡人君者農載萬物而兼有之獨臨萬族而事使之是故  
以天地日月四時為主為實以治天下天覆而無外也其

德無所不在地載而無棄也安固而不動故莫不生殖聖  
人法之以覆載萬民故莫不得其職百姓得其職則莫不  
為用故曰法天合德象地無親

日月之明無私故莫不得光聖人法之以燭萬民故能審  
察則無遺善無隱姦無遺善無隱姦則刑賞信必刑賞信  
必則善勸而姦止故曰參於日月

四時之行信必而著明聖人法之以事萬民故不失時功  
故曰伍於四時

愛施之德雖行而無私內行不備則不能朝遠方之君是  
故正君臣上下之義備父子兄弟夫妻之義備男女之別  
別疏數之差使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禮義彰明



如此則近者親之遠者歸之故曰召遠在脩近

閉禍在除怨非有怨乃除之所事之地常無怨也凡禍亂之所生生於怨怨答所生生於非理是以明君之事象也必經使之必道施報必當出言必得刑罰必理如此則象無憐怨之心無愷恨之意如此則禍亂不生上位不殆故曰閉禍在除怨也

凡人君所以尊安者賢佐也佐賢則君尊國安民治無佐則君卑國危民亂故曰脩長在乎任賢

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惡害是故與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誅之天下所謀雖立必躓天下所持雖高不危故曰安富在乎同利

凡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舜是也舜耕歷山陶河濱漁雷澤不取其利以教百姓百姓舉利之此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也所謂能以所不有予人者武王是也武王伐紂士卒往者人有書社入殷之日宋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放民大悅此所謂能以不有予人者也

明法解

明主者有術數而不可欺也審於法禁而不可犯也審於分職而不可亂也故群臣不敢行其私貴臣不得蔽其賤近者不得塞遠孤寡老弱不失其所職意內明辯而不相踰越此之謂治國故明法曰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明主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術者下之所以侵上亂



主也故法察而私行則人主孤特而獨立人臣群黨而成  
期如此則主弱而臣強此之謂亂國故明法曰所謂亂國  
者臣術勝也

明主之治也懸爵祿以勸其民民有利於上故主有以使  
之立刑罰以威其下下有畏於上故主有以牧之故無爵  
祿則主無以勸民無刑罰則主無以威衆故人臣之行理  
來命者非以愛主也且以從利而避害也百官之奉法無  
姦者非以愛主也欲以受爵祿而避害也故明法曰百官  
論職非惠也刑罰必也

人主者擅生殺處威勢操令行禁止之柄以御其群臣此  
主道也人臣者處卑賤奉主令守本任治分職此臣道也

故主行臣道則亂臣行主道則危故上下無分君臣共道  
亂之本也故明法曰君臣共道則亂

人臣之所以畏恐而謹事主者以欲生而惡死也使人不  
欲生不惡死則不可得而制也夫生殺之柄專在大臣而  
主不危者未嘗有也故治亂不以法斷而決於重臣生殺  
之柄不制於主而在群下此寄生之主也故人臣專以其  
威勢予人則必有劫殺之患專以其法制予人則必有亂  
亡之禍如此者亡主之道也故明法曰專授則失

凡爲主而不得行其令廢法而恣群臣威嚴已廢權勢已  
奪令不得出群臣弗爲用百姓弗爲使竟內之衆不制則  
國非其國而民非其民如此者滅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令



不出謂之滅

明主之道卑賤不待尊貴而見大臣不因左右而進百官條通群臣顯見有罰者主見其罪有賞者主知其功見知不忤賞罰不差有不蔽之術故無壅遏之患亂主則不然法令不得至於民既遠隔阻而不得聞如此者乘邊之道也故明法曰今出而留謂之壅

人臣之所以乘而為姦者擅主也臣有擅主者則主令不得行而下情不上通人臣之力能隔君臣之間而使美惡之情不揚聞禍福之事不通敵人主迷惑而無從悟如此者塞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不上通謂之塞

人主之治國也莫不有法令賞罰具故其法令明而賞罰

之所立者當則主尊顯而姦不生其法令逆而賞罰之所立者不當則群臣立私而壅塞之朋黨而劫殺之故明法曰滅塞侵壅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

法度者主之所以制天下而禁姦邪也所以牧領海內而奉宗廟也私意者所以生亂長姦而害公正也所以壅蔽失正而危亡也故法度行則國治私意行則國亂明主雖心之所愛而無功者不賞也雖心之所憎而無罪者弗罰也案法式而驗得失非法度不留意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不滯意於法之外

明主之治國也案其當宜行其正理故其當賞者群臣不得辭也其當罰者群臣不敢避也夫賞功誅罪所以為天



下致利除害也草茅弗去則害禾穀盜賊弗誅則傷良民夫舍公法而行私惠則是利姦邪而長暴亂也行私惠而實無功則是使民偷幸而望於上也行私惠而含有罪則是使民輕上而易為非也夫舍公法用私意明主不為也故明法曰不為惠於法之內

凡人主莫不欲其民之用也使民用者必法立而令行也故治國使衆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故貧者非不欲奪富者財也然而不敢者法不使也強者非不能暴弱也然而不敢者畏法誅也故百官之事業之以法則姦不生暴慢之人誅之以刑則禍不起群臣並進策之以數則私無所立故明法曰勸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

人主之所以制臣下者威勢也故威勢在下則主制於臣威勢在上則臣制於主夫蔽主者非塞其門守其戶也然而今不行禁不止所欲不得者失其威勢也故威勢獨在於主則群臣畏敬法政獨出於主則天下服聽故威勢分於臣則令不行法政出於臣則民不聽故明主之治天下也威勢獨在於主而不與臣共法政獨制於主而不從臣出故明法曰威不兩錯政不二門

明主者一度量立表儀而堅守之故令下而民從法者天下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史者民之所懸命也故明主之治也當於法者賞之違於法者誅之故以法誅罪則民就死而不怨以法賞功則民受賞而無德也此以法舉錯



之功也故明法曰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巳

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群臣皆出於方正之治而不敢爲姦百姓知主之從事於法也故吏之所使者有法則民從之無法則止民以法與吏相距下以法與上從事故詐僞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妬之人不得用其賊心讒諛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外不敢擅爲非故明法曰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僞

權衡者所以起輕重之數也然而人不事者非心惡利也權不能爲之多少其數而衡不能爲之輕重其量也人知事權衡之無益故不事也故明主在上位則官不得枉法吏不得爲私民知事吏之無益故財貨不行於吏權衡至

正而待物故姦詐之人不得行其私故明法曰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

尺寸尋丈者所以得短長之情也故以尺寸量短長則萬舉而萬不失矣是故尺寸之度雖富貴衆強不爲益長雖貧賤卑辱不爲損短公平而無所偏故姦詐之人不能誤也故明法曰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

國之所以亂者廢情事而任非舉也故明主之聽也言者責之以其實舉人者試之以其官言而無實者誅吏而亂官者誅是故虛言不敢進不肖者不敢受官亂主則不聽言而不督其實故羣臣以虛譽進其實任官而不責其功故愚污之吏在庭如此則群臣相推以美名相假以功



伐務多其交而不爲主用故明法曰主釋法以舉進能則  
臣離上而不比周矣以黨衆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矣  
亂主不察臣之功勞舉衆者則賞之不審其罪過毀衆者  
則罰之如此者則邪臣無功而得賞忠正無罪而有罰故  
功多而無賞則臣不務盡力行正而有罰則賢聖無從焉  
能行貨財而得爵祿則汙辱之人在官寄託之人不肯而  
位尊則民倍公法而趨有勢如此則慈惠之人失其職而  
廉潔之吏失其治故明法曰官之失其治者是以譽爲  
賞而以毀爲罰也

平吏之治官也行法而無私則姦臣不得其利焉此姦臣  
之所務傷也人主不參驗其罪過以無實之言誅之則姦  
臣不能無事貴重而求推舉以避刑罰而受祿賞焉故明  
法曰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

姦臣之敗其主也積漸積微使主迷惑而不自知也上則  
相爲候望於主下則買譽於民舉其黨而使主尊之毀不  
舉者而使主廢之其所利害者主聽而行之如此則群臣  
皆忘主而趨私佞矣故明法曰比周以相爲愚是故忘主  
私佞以進其譽

主無術數則群臣易欺之國無明法則百姓輕爲非是故  
姦邪之人用國事則群臣仰利害也如此則姦人爲之視  
聽者多矣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故名法曰佞衆譽多內  
外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





凡所謂忠臣者務明法術日夜佐主明於度數之理以治天下者也姦邪之臣知法術明之必治也治則姦臣困而法術之士顯是故姦邪之所務事者使法無明主無悟而已得所欲也故方正之臣得用則姦邪之臣困傷矣是方正之與奸邪不兩進之勢也姦邪在主之側者不能勿惡也惟惡之則必候主閒而日夜危之入主不察而用其言則忠臣無罪而困死姦臣無功而富貴故明法曰忠臣死於非罪而邪臣起於非功

富貴尊顯久有天下人主莫不欲也令行禁止海內無敵人主莫不欲也蔽侵欺凌人主莫不惡也失天下藏宗廟人主莫不惡也忠臣之欲明法術以致主之所欲而除主之所惡者姦臣之擅主者有以私危之則忠臣無從進其公正之數矣故明法曰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然則爲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

亂主之行爵祿也不以法令案功勞其行刑罰也不以法令案罪過而聽重臣之所言故臣有所欲賞主爲賞之臣欲有所罰主爲罰之廢其公法專聽重臣如此故群臣皆務其黨重臣而忘其主趨重臣之門而不庭故明法曰十至於私人歟不一至於庭

明主之治也明於分職而督其成事勝其任者處官不勝其任者廢免故羣臣皆竭能盡力以治其事亂主則不然故羣臣處官位受厚祿莫務治國者期於管國之重而擅



其利牧魚其民以富其家故明法曰百慮其家不一國其  
明主在上位則克內之衆盡力以奉其主百官分職致治  
以安國家亂主則不然雖有勇力之士大臣私之而非以  
奉其主也雖有聖智之士大臣私之非以治其國也故屬  
數雖衆不得進也百官雖具不得制也如此者有人主之  
名而無其實故明法曰爲數雖衆非以尊君也百官雖具  
非以任國也此之謂國無人

明主者使下盡力而守法分故群臣務尊主而不敢顯其  
其家臣主之分明上下之位審故大臣各處其位而不敢  
相貴亂主則不然法制廢而不行故群臣得務益其家君  
臣無分上下無別故群臣得務相貴如此者非朝臣少也

衆不爲用也故明法曰國無人者非朝臣寡也家務相益  
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貴而不任國也

人主之張官置吏也非徒尊其身厚奉之而已也使之奉  
主之法行主之令以治百姓而誅盜賊也是故其所任官  
大則爵尊而祿厚其所任官者小則爵卑而祿薄爵祿者  
人主之所以使吏治官也亂主之治也處尊位受厚祿養  
所與佞而不以官務爲如此者則官失其能矣故明法曰  
小臣持祿養佞不以官爲事故官失職

明主之擇賢人也言勇者試之以軍言智者試之以官試  
於軍而有功者則舉之試於官而事治者則用之故以戰  
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職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見也



如白黑之分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試故妄言者得用人而不官故不肖者不困故明主以法案其言而求其實以官任其身而課其功專任法不自舉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

凡所謂功者安主上利萬民者也夫破軍殺將戰勝攻取使主無危亡之憂而百姓無死傷之患此軍士之所以為功者也奉主法治竟內使強不凌弱衆不暴寡萬民雖盡其力而奉養其主此吏之所以為功也匡主之過救主之失明禮義以道其主無邪辟之行蔽欺之患此臣之所以為功也故明主之治也明分職而課功勞有功者賞亂治者誅誅賞之所加各得其宜而主不自與焉故明法曰

使法量功不自度也

明主之治也審是非察事情以度量案之合於法則行不合於法則止功充其言則賞不充其言則誅故言智能者必有見功而後舉之言惡敗者必有見過而後廢之如此則是上通而莫之能妬不肖者困廢而莫之能舉故明法曰能不可蔽而敗不可飾也

明主之道立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為爵祿以勸之立民所惡以禁其邪故為刑罰以畏之故案其功而行賞案其罪而行罰如此則群臣之舉無功者不敢進也毀無罪不能退也故明法曰舉者不能進而誅者不能退也

制羣臣擅生殺主之分也縣令仰制臣之分也威勢尊顯



治

主之分也。卑賤畏敬臣之分也。令行禁止主之分也。奉法聽從臣之分也。故君臣相與高下之處也。如天之與地也。其分畫之不同也。如白之與黑也。故君臣之間明別則主尊臣卑。如此則下之從上也。如響之應聲。臣之法主也。如影之隨形。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以令則行。以禁則止。以求則得。此之謂易治。故明法曰。君臣之間明別則易治。

事語

桓公問管子曰。佚田謂寡人曰。善者用非。其有使非其人。何不困諸侯。權以制天下。管子對曰。佚田之言非也。彼善爲國者。壞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且無委。諸致圍城。脆致衛夫。不定內。不可以持天下。佚田之言非也。管子曰。歲歲一十年而十也。歲歲二五年而十也。殺十而守五。縛素滿之五。在上。故視。而散。縣時積。國有十年之蓄。富勝。貧勇勝。怯智勝。愚微勝。不微有義勝。無義練士勝。敗象。凡十勝者。盡有之。故發如風。雨動如雷。寬獨出。獨入莫之能禁止。不待權與。故佚田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藉於臺。雉何如。管子對曰。此毀成。



也吾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此伐生也吾欲藉於六畜管子對曰此殺生也吾欲藉於人何如管子對曰此隱情也桓公曰然則吾何以為國管子對曰唯官山海為可耳桓公曰何謂官山海管子對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榷桓公曰何謂正鹽筴管子對曰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此其大曆也鹽百升而釜令鹽之重升加分強釜五十也分強半也今使鹽官稅其鹽之重之鹽得五十合而為之鹽升加一強釜百也升加二強釜二百也鍾二千為釜當米六斛四斗是也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也禹稱筴之商日二百

萬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正九百萬也月人三十錢之籍為錢三十萬計一月每人籍錢三十元十萬人為錢三百萬夫一國而有三十萬人矣今吾非籍之請君吾子而有二國之藉者六千萬使君施令曰吾將藉於諸君吾子則必囂號今夫給之鹽筴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教也

國蓄

國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於食是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於用是皆以其事業交接於君上也故人君挾其食守其用操有餘而制不足故民無不累於上也五穀食米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



也故善者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盡也夫  
民者信親而死利海內皆然民予則喜奪則怒民情皆然  
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故民愛可洽於上  
也租籍者在工商所以強求也租稅者所慮而請也在農  
王霸之君去其所以強求廢其所慮而請故天下也樂從  
利出於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誦出三孔者  
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  
養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  
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凡將爲國不過於輕重  
不可爲能以守民不能調適民利不可以語制爲大治是  
故萬乘之國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有千金之賈然若何

也國多失利則臣不盡其忠士不盡其死矣版有凶饑故  
殺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  
蓄買將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墮者能守分  
財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賸木之  
事然而人君不能調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則不  
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  
治貧富之不齊也

且君引銀量用耕田發草上得其數矣民人所食人有若  
干步畝之數矣計本量委則足矣然而民有饑餓不食者  
何也穀有所藏也人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人有若  
千百千之數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



也然則人君非能散積聚鈔羨不足分并財利而調民事也則君雖強本起耕而自爲鑄幣無已乃使民下相役耳惡能以爲治乎

歲適美則市糶無子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凶則市糶釜十繼謂後世之所而道有饑民然則豈壞力固不足而食固不贖也哉夫徒威之糶豈狗彘食人食故來歲之民不足也物適賤則半力而無子民事不償其本物適貴則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則豈財物固寡而本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時失而物利之不平也故善者委施於民之不足操事於民之所有餘夫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欲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歛積之以輕散行

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之利而財之擴可得而平也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萬物之滿虛隨財準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準平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藏繼千萬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鍾之藏藏繼百萬春以奉耕夏以采芸耒耜器械種懷糧食畢取贍於君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失然則何君養其本謹也春賦以欵續帛夏貸以收秋實是故民無廢事而國無失利也

凡五穀者萬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必賤穀賤則萬物必貴兩者爲敵則不俱平故人君御穀物之秩相勝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間故萬民無藉而國利歸於君也



一人廩食十人得餘十人廩食百人得餘百人廩食千人得餘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知其然故視國之羨不足而御其財物救賤則以幣予食布帛賤則以幣予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權故貴賤可調而君得其利

玉起於禺氏賄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東南西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絕壤斷舟車不能通先王爲其途之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以珠玉爲上幣以黃金爲中幣以刀布爲下幣三幣擅之則非有補於緩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

今人君籍求於民今日十日而具則財物之買什去一令

曰八日而具則財物之買什去二今日五日而具則財物之買什去半朝令而夕具則財物之買什去九先王知其然故不求於萬民而籍於號今也

### 山權數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權數管子對曰天以時爲權地以財爲權人以力爲權君以令爲權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桓公曰何謂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管子對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無糧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糧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故天權失人地之權皆失也故王者歲守十分之參三年與少半成歲三十一而歲十一年與少半歲參之一不足以傷民而





農夫敬事力作故天毀若凶旱水洸民無入於溝壑乞請者也此守時以待天權之道也桓公曰善

地數

桓公曰地數可得開手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山此之所以分壤樹穀也戈子之所發刀幣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封於泰山禪於梁父封禪之王七十二家得失之數皆在此內是謂國用桓公曰何謂得失之數皆在此管子對曰昔者禁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餘天非獨爲湯兩敵粟而地非獨爲湯出財物也伊尹善

過移輕重開閔決塞過於高下徐疾之笑坐起之費時也黃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爲一家爲之有道乎伯高對曰請刈其莞而樹之吾謹逃其蚤牙則天下可陶而爲一家黃帝曰此若言可得聞乎伯高對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其榮者君謹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爲一壇是則使來者下行行者趨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則與折取之遠矣儲數十年而芻廬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劔鎧矛戟是歲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雍狐之戟齒戈是歲相兼者諸侯



十二故天下之君頰戟一怒伏屍滿野此見戈之本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天財所出地利所在管子對曰山上  
有精者其下有鐵上有鈔者其下有銑一曰上有鈔者  
其下有銑銀上有丹沙者其下有銑金上有慈石者其下  
有銅金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榮者謹封而為禁有  
動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  
右足斷然則其與犯之遠矣此天財地利之所在也桓公  
問於管子曰以天財地利立功成名於天下者誰子也管  
子對曰文武是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王  
起於牛氏邊山金起於汝漢之右滂珠起於赤野之末光  
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里其空遠而至難故先王各用於其

重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今疾則黃金重  
今徐則黃金輕先王權度其號令之徐疾高下其中幣而  
制下上之用則文武是也

揆度

桓公問管子曰吾聞海內玉幣有七筴可得而聞乎管子  
對曰陰山之礪磳一筴也燕之紫山白金一筴也發朝鮮  
之文皮一筴也汝漢水之右衢黃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  
筴也秦明山之曹青一筴也禹氏邊山之玉一筴也此謂  
以寡為多以狹為廣天下之數盡於輕重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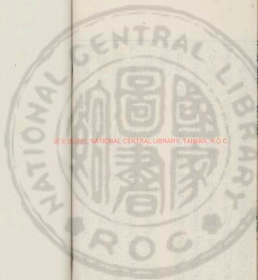
管子曰匹夫為寡匹婦為寡老而無子者為獨君問其若  
有子弟師役而死者父母為獨上必葬之衣衾三領木必



三寸鄉史視事於公壤若產而無弟兄上必賜之匹馬  
之壤故親之殺其子以爲上用不苦也君終歲行邑里其  
人力同而宮室美者良萌也力作者也脯二束酒一石以  
賜之力足蕩游不作老者黜之當壯者遣之邊戍民之無  
本者貸之國強故百事皆舉無留力失時之民此皆國笑  
之教也

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上女衣五中女衣四下女  
衣三農有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民有爲之饑者一女  
不織民有爲之寒者饑寒凍餓必起於菴土故先王謹於  
其始事再其本民無袴者賞其子三其本若爲食四其本  
則鄉里給五其本則遠近通然後死得葬矣管子下終





NSC81002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www.tiffen.com

© 1996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2011-12-08 10:00:00 A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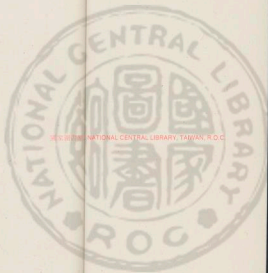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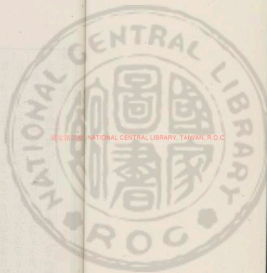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6110 v.25



韓非子題辭

本傳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歸其  
本黃老與李斯同事荀卿以書干韓王韓王不用乃觀  
往者得失之變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五十篇  
計十餘萬言秦王見而悅之急攻韓得非李斯自以為  
不如忌之語于秦王下吏使自殺太史公論韓子引絕  
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皆原於道德之意今讀其  
書往往尚法以神其用薄仁義厲刑名背詩書課名實  
至謂君臣父子夫婦之間舉不足以相信其殺身宜矣  
然而善持議論文辭環瑰奇古國語左氏之亞也是馬  
可以其人而廢之哉書凡十二卷今所選者十之五也



韓非子類辭畢

百家類纂卷之二十二

法家類 韓非子上

難言

臣非非難言也所以難言者言順比滑澤洋洋纒纒有續也然則見以為華而不實敦祗恭厚綆固慎完則見以為拙而不偷多言繁稱連類比物則見以為虛而無用怒附微說約徑省而不飾則見以為劇而不辨激急親近探知人情則見以為譖而不讓宏大廣博妙遠不測則見以為夸而無用家計小談以具數言則見以為陋言而近世辭不悖逆則見以為貪生而諛上言而遠俗詭譎人間則見以為誕捷敏辯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為史殊釋文學以質



性言則見以為鄙時稱詩書道法往古則見以為誦此臣非之所以難言而重患也故度量雖正未必聽也義理雖全未必用也大王若以此不信則小者以為毀譽誹謗大者患禍災害死亡及其身故子胥善謀而吳戮之仲尼善說而匡圍之管夷吾實賢而魯囚之故此三大夫豈不賢哉而三君不明也上古有湯至聖也伊尹至智也夫至智說至聖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為庖宰昵近習親而湯乃僅知其賢而用之故曰以至智說至聖未必至而見愛伊尹說湯是也以智說愚必不聽文王說紂是也故文王說紂而紂囚之箕侯多鬼侯腊比干剖心梅伯醢夷吾束縛而曹羈奔陳伯里子道乞傳說轉鬻孫子臙脚於魏吳起收泣於岸門痛西河之為秦卒枝解於楚公叔座言國器反為梓公孫鞅奔秦闕龍造斬長弘分腕尹子筭於棘司馬子期死而浮於江田明辜射安于賤西門豹不關而死人手重安于死而陳於市寧子不免於田當范離折骨於魏此十數人者皆世之人賢忠良有道術之士也不幸而遇悖亂闇惑之主而死然則雖賢聖不能逃死亡避戮辱者何也則愚者難說也故君子不少也且至言忤於耳而倒於心非賢聖莫能聽願大王熟察之也

愛臣

愛臣太親必危其身人臣太貴必易主位主妾無等必危嫡子兄弟不服必危社稷臣聞千乘之君無備必有百乘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之臣在其側以徙其民而願其國萬來之君無備必有千乘之家在其側以徙其成而傾其國是以姦臣蕃思王道衰亡是故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群臣之大富君主之敗也將相之管主而隆國家此君人所外也萬物莫如身之至貴也此囚美者不求諸外不請於人議之而得之矣故曰人主不能用其富則終於外也此君人者之所識也昔者紂之亡周之畔皆從諸侯之博大也晉之分也齊之奪也皆以羣臣之大富也夫燕宋之所以弑其君者皆以類也故上比之股周中比之燕宋莫不從此術也是故明君之蓄其臣也盡之以法質之以備故不赦死不宥刑故死者刑是謂威淫社稷將危國家偏威是故大臣之祿雖大不得藉威城市黨與雖衆不得臣士卒故人臣處國無私朝居軍無私交其府庫不得私貨於家此明君之所以禁其邪是故不得回從不載奇兵非傳匪遽載奇兵輩罪此不赦此明君之所以備不虞者也

主道

道者萬物之始是非之紀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源治紀以知善敗之端故虛靜以待令名自命也今事自定也虛則知實之情靜則知動者正有言者自為名有事者自為形形名參同君乃無事焉歸之其情故曰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自將雕琢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故曰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黻去智臣乃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0 Gray Black

百事類賦 卷之三  
百備故有智而不以慮使萬物知其處有行而不以賢觀  
臣下之所固有勇而不以怒使群臣盡其武是故去智而  
有明去賢而有功去勇而有強羣臣守職百官有常因能  
而使之是謂習常故曰寂乎其無位而處濼乎莫得其所  
明君無爲於上羣臣竦懼於下明君之道使智者盡其慮  
而君因以斷事故君不窮於智賢者勅其材君因而任之  
故君不窮於能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故君  
不窮於名是故不貴而爲賢者師不智而爲智者正臣有  
其勞君有其成功此之謂賢主之經也道在不可見用在  
不可知虛靜無事以聞見疵見而不見聞而不聞知而不  
知其言以往勿變勿更以參合闕焉官有一人勿令通

言則萬物皆盡至掩其跡匿其端下不能原去其智絕其  
能下不能意得吾所以往而替同之謹執其柄而固操之  
絕其能聖破其意毋使人欲之不識其閉不固其門虎乃  
將存不慎其事不掩其情賊乃將生統其主代其所人莫  
不與故謂之虎處其主之側爲姦臣間其主之成故謂之  
賊散其黨取其餘閉其門奪其輔國乃無虎大不可量深  
不可測同合刑名審驗法去擅爲者誅國乃無賊是故人  
主有五壘臣閉其主曰壘臣制財利曰壘臣擅行令曰壘  
臣得行義曰壘臣得樹人曰壘臣閉其主則主失位臣制財  
利則主失德臣擅行令則主失制臣得行義則主失名臣  
得樹人則主失黨此人主之所以獨擅也非人臣之所以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得操也人主之道靜退以爲實不自操事而知拙與巧不  
自計慮而知福與咎是以不言而善應不約而善增言已  
應則說其契事已增則操其符符契之所合實罰之所生  
也故羣臣陳其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以事責其功功當其  
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誅明君之  
道臣不陳言而不當是故明君之行賞也賧乎如時兩百  
姓判其釋其行罰也賧乎如雷霆神聖不能解也故明君  
無所賞無所罰賞偷則功名墮其業故罪則姦人易爲非  
是故誠有功則雖疏賤必賞誠有過則雖近愛必誅近愛  
必誅則疏賤者不怠而近愛者不驕也

有度

當今之時能去私曲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能去私行行  
公法者則兵強而敵弱故審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羣  
臣之上則主不可欺以詐僞審得失有權衡之稱者以聽  
遠事則主不可欺以輕重今若以舉進能則臣離上而下  
比周若以薰染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於法故官之失能  
者其國亂以舉爲賞以毀爲罰也則好賞惡罰之人釋公  
行行私術比周以相爲也忘主外交以違其與則其下所  
以爲上者薄矣交衆與多外內朋黨雖有大過其蔽多矣  
故忠臣危死於非罪姦邪之臣安利於無功忠臣之所以  
危死而不以其罪則良臣伏矣姦邪之臣安利不以功則  
姦臣進矣此亡之本也若是則羣臣廢法而行私重輕公

法矣。數至能人之門，不宜至主之廷。百慮私家之便，不宜國主之國。屬數雖多，非所尊君也。百官雖備，非所以任國也。然則主有人主之名，而實託於羣臣之家也。故臣曰：亡國之廷，無人焉；廷無人者，非朝廷之衰也。家務相益不務厚，國大臣務相尊而不務尊君，小臣奉祿養交，不以官爲事。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不上斷於法，而信下爲之也。故明主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能者不可弊，敗者不可飾，譽者不能進，非者弗能退。則君臣之間明辯而易治，故主雖<sup>故</sup>定，法則可也。賢者之爲人，臣北而委質，無有二心；朝廷不敢辭賤，則軍旅不敢辭難，順上之爲從主之法，虛心以待令，而無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有

目不以私視，而上盡制之爲臣人者，譬之若手上以脩頭，下以脩足，清煖寒熱，不得不救，入鑊錮傳體，不敢不搏，無私賢哲之臣，無私事能之士，故民不越鄉而交，無百里之戚，貴賤不相交，愚智提衡而立治之至也。

巧匠目意中絕，然必先以規矩爲度，上智捷舉中事，必以先王之法爲比，故繩尺而枉，木斷準夷而高，科削權衡，衡縣而重，益輕斗石，設而多益，少故以法治國舉措而已矣。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當善不遺匹夫。

二柄

明主之所尊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謂





刑德曰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爲人臣者畏誅罰而利慶賞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則羣臣畏其威則歸其利矣故世之姦臣則不然所惡則能得之其主而罪之所愛則能得之其主而賞之今人主非使賞罰之威利出於己也聽其臣而行其賞罰則一國之人皆畏其臣而易其君歸其臣而去其君矣此人主失刑德之患也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釋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則虎反服狗矣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今君人者釋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於臣矣故田常上請爵祿而行之羣臣下大斗斛而施於百姓此簡公失德而田常用之也故簡公見弑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

戮刑罰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劫田常徒用德而簡公弑子罕徒用刑而宋君劫故今世爲人臣者無刑德而用之則是世主之危其於簡公宋君也故劫殺擁蔽之主非失刑德而使臣用之而不危亡者則未嘗有也

昔者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寢而說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爲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爲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爲侵官之害甚於寒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諫言而不當越官則死不當罪守業其官所言者貞也則羣臣不得朋黨相與



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齊桓公妬而好內故豎不自宮以治內桓公好味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燕子嗜好賢故子之明不受國故君見惡則羣臣匿端君見好則羣臣誣能人主欲見其羣臣之情態得其實矣故子之託於賢以奪其君者也豎刀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其卒子嘗以亂死桓公蟲流出戶而不差此其故何也人君以情借臣之患也

揚權

天有大命人有天命夫香美麝味厚酒肥肉甘口而病形曼理嗜齒說情而損精故去甚去泰身乃無害權不欲見素無爲也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虛而

行之彼自以之四海既鐵道陰見陽左右既立開門而當勿變勿易與二俱行之不己是謂履理也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一無爲使難司夜令狸執鼠皆用其能上乃無事上有所長事乃不方矜而好能下之所欺辯惠好生下下因其材上下易用國故不治

大道者弘大而無形德者嚴理而普至於羣生斟酌用之萬物皆盛而不異其寧道者不周於事因稽而命與時生死參名異事通一同情故曰道不同於萬物德不同於陰陽術不同於輕重繩不同於出入和不同於燥濕君不同群於臣凡此六者道之出也道無雙故曰一凡聽之道以其所出反以爲之入故審名以定位明分以



辯類聽言之道落若甚醉唇乎齒乎吾不爲始乎齒乎唇乎金幣惜乎彼自權之吾因以知之是非輻湊上不與構虛靜無爲道之情也參伍比物事之形也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虛根幹不華則動泄不失矣動之濬之無爲而改之喜之則多事惡之則生怨故去善去惡虛心以爲道大臣之門唯恐多人凡治之極下不能得用合刑名民乃守職去此更求其謂大惑矜民愈棄茲邪滿側故曰毋富人而貸焉毋貴人而逼焉毋專信一人而失其都國焉毋大於股難以趣走主失其神虎隨其後主上不知虎將爲狗主不蚤止狗盜無已虎成其群以執其母主而無臣奚國之有主施其法大虎將怯主施其刑大虎自寧法刑狗

信虎化爲人復反其真

度量之立主之實也黨與之具臣之實也臣之所不試其君者黨與不具也故上失扶寸下得尋常有國之君不太其都有道之臣不貴其家有道之君不貴其臣貴之富之備將代之

豺狼在牢其羊不繫一家二貴事乃無功夫妻持政子無適從爲人君者數披其木母使木枝扶踈木枝扶踈將塞公間私門將實公庭將虛主將墮圍數披其木無使木枝外拒木枝外拒將逼主處數披其木母使枝大本小枝大本小將不勝春風不勝春風枝將害心



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一曰在同牀何謂同牀曰  
賈夫人愛孺子使僻好色此人主之所惑也託於燕處之  
處柔醉飽之時而求其所欲此必聽之術也爲人臣者內  
事之以金玉使惑其主此之謂同牀二曰在旁何謂在旁  
曰優美侏儒左右近習此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諾諾  
先意承旨觀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此皆俱進俱退皆應  
皆對一辭同軌以移主心者也爲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  
玩好外爲之行不法使之化其主此之謂在旁三曰父兄  
何謂父兄曰側室公子人主之所親愛也大臣廷吏人主  
之所與度計也此皆盡力畢議人主之所必聽也爲人臣  
者事公子側室以音聲子女收大臣廷吏以辭言虞約言

事事成則進爵益祿以勸其心使犯其主此之謂父兄四  
曰養殃何謂養殃曰人主樂美宮室臺池好餽子女狗馬  
以娛其心此人主之殃也爲人臣者盡民力以美宮室臺  
池重賦歛以餽子女狗馬以娛其主而亂其心從其所欲  
而樹私利其間此謂養殃五曰民萌何謂民萌曰爲人臣  
者散公財以說民人行小惠以取百姓使朝廷市井皆勸  
譽已以塞其主而成其所欲此之謂民萌六曰流行何謂  
流行曰人主者固壘其言談希於聽論議易移辨說爲人  
臣者求諸侯之辯士養國中之能說者使之以語其私爲  
巧文之言流行之辭示之以利勢懼之以患害施爲虛辭  
以懷其主此之謂流行七曰威彊何謂威彊曰君人者以

羣臣百姓為威強者也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善之非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不善之為人臣者舉帶劍之客養必死之士以彰其威明為己者必利不為己者必死以恐其羣臣百姓而行其私此之謂威強八曰四方何謂四方曰君人者國小則事大國兵弱則畏強兵大國之所索小國必聽強兵之所加弱兵必服為人臣者重賦歛盡府庫虛其國以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君甚者舉兵以聚邊境而制歛於內籌者數內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懼此之謂四方凡此八者人臣之所道以成姦世主所以墮切失其所有也不可不察焉明君之於內也娛其色而不行其譎不使私情其於左右也使其身必責其言不使益辭其於

父兄大臣也聽其言也必使以對任於後不令妄舉其於觀樂玩好也必令之有所出使擅進不使擅退群臣虛其意其於德施也縱禁財發墳倉利於民者必出於君不使人臣私其德其於說議也稱譽者所善毀訕者所惡必賞其能察其過不使羣臣相為語其於勇力之士也軍旅之功無論賞邑闕之勇無赦罪不使羣臣行私財其於諸侯之求索也法則聽之不法則距之所謂亡君者非莫有其國也而有之者皆非已有也令臣以外為制於內則是君人者亡也聽大國為救亡也而亡至於不聽故不聽羣臣羣臣知不聽則不外諸侯諸侯之不聽則不人之臣誣其君矣明主之為官職爵祿也所以進賢材勸有功也故



曰賢材者處厚祿任大官功大者有尊爵受重賞官賢者量其能賦祿者稱其功是以賢者不誣能以事其主有功者樂進其業故事成功立今則不然不課賢不賞論有功勞用諸侯之重聽左右之譟父兄大臣上請爵祿於上下賈之以取財利及以樹私黨故財利多者買官以爲貴有左右之文者請謁以成重功勞之臣不論官職之遷失譯是以吏偷官而外交素事而財親是以賢者懈怠而不勸有功者隨而簡其業此亡國之風也

十過

十過一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二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三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四曰不務

聽治而好五音則窮身之事也五曰貪彼喜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六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則亡國之禍也七曰離內遠遊而忽於諫士則危身之道也八曰過而不聽於忠臣而獨行其意則滅高名爲人笑之始也九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則削國之患也十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

矣謂小忠昔者楚共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楚師敗而共王傷其目酣戰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穀陽操鴈酒而進之子反曰啗酒也穀陽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爲人也嗜酒而甘之弗能絕於口而醉戰既罷共王欲復戰令人召司馬子反司馬子反辭以心疾共王駕



而自往入其幪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殺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醉如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吾殺也不殺無復戰矣於是還師而去斬司馬子反以爲大戰故堅潁陽之進酒不以讎子反也其心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

奚爲顧小利昔者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曰君其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求假道焉必假我道君曰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產之乘寡人駿馬也若受吾幣不假之道將奈何荀息曰彼不假我道必不敢受我幣若受我幣而假我道則是實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馬猶取之內廐而著之外廐也君勿憂君曰諾乃使

荀息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而求假道焉虞公貪利其璧與馬而欲許之宮之奇諫曰不可許夫虞之有虢也如車之有輔輔依車車亦依輔虞虢之勢正是也若假之道則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不可顧勿許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而還反虢三年與兵伐虞又剋之荀息牽馬掛璧而報獻公公說曰璧則猶是也雖然馬齒亦益長矣故虞公之兵殆而地削者何也愛小利而不慮其害故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

奚謂行僻昔者楚靈王爲申之命宋太子後至執而囚之狎徐君拘齊慶封中射士諫曰合諸侯不可無禮此亡之機也昔者桀爲有戎之會而有緡叛之紂爲黎丘之蒐而

戎狄叛之由無禮也君其圖之君不聽遂行其意居未期年靈王南遊羣臣從而劫之靈王餓而死乾溪之上故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

奚謂好音昔者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稅車而放馬設舍以宿夜分而聞鼓折聲者而說之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乃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神子為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靜坐撫琴而寫之師涓明日報曰臣得之矣而未晉也請復一宿晉之靈公曰諾因復留宿明日而習之遂去之晉晉平公觴之於施夷之臺酒酣靈公起公曰有新聲願請以示平公曰善乃召師涓令坐師曠之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止

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平公曰此道奚出師曠曰此師延之所作與紂為靡靡之樂也及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至於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必削不可遂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子其使遽之師涓鼓寃之平公問師涓曰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此所謂清商也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清徵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聽平公曰寡人之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道南方來集於郎門之境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聞于天平公大說坐者皆喜平





公提鵬而起爲師曠壽反坐而問曰昔莫悲於清微乎師曠曰不知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於泰山之上駕象車而六蛟龍畢方並轄蚩尤居前風伯進揚雨師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騰蛇伏地鳳凰覆上大合鬼神作爲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玄雲從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墜廊瓦生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于廊室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瘡病故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不已則窮身之事也  
爰謂貪復昔者知伯瑤率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滅之反讎

休兵數年因令人請地於韓韓康子將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不與也夫知伯之爲人也好利而驚復彼來請地而弗與則移兵於韓必矣君其與之與之彼徂又將請地他國他國且有不聽不聽則知伯必加之兵如是韓可以免於患而待其事之變康子曰諾因令使者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知伯說又令人請地於魏宣子欲勿與趙段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今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知伯也如此弗子共措兵於魏必矣不如子之宣子諾因令人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知伯又令人之趙請蔡草狼之地趙襄子弗與知伯因陰約韓魏將以伐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知伯之爲人也陽親而陰說三

使韓魏而寡人不與焉其措兵於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嗣子簡主之才臣也其治晉陽而尹鐸循之其餘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而已矣君曰諾乃召延陸生令將軍車騎先至晉陽君因從之君至而行其城郭及五官之藏城郭不治倉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邑無守其襄子懼乃召叢孟談曰寡人行城郭及五官之藏皆不備其吾將何以應敵張孟談曰臣聞聖人之治藏於臣不藏於府庫務脩其教不治城郭君其出令令民自遺三年之食有餘粟者入之倉遺三年之用有餘錢者入之府有奇人者使治城郭之繕君夕出令明日倉不容粟府無積錢庫不受甲兵君五日而城郭已治守備已具君召

張孟談而問之曰吾城郭已治守備已具錢粟已足甲兵有餘吾柰無備何張孟談曰臣聞童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梧楚墻之有梧高至于丈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誡之其堅則雖菌幹之勁弗能過也君曰吾箭已足矣柰無金何張孟談曰臣聞童子治晉陽也公宮令倉之空皆以鍊銅爲柱質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用之有餘金矣號令已定守備已具三國之兵果至至則乘晉陽之城逢颯三月弗能拔因舒軍而圍之夫晉陽之水以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窠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大夫羸病寡子謂張孟談曰糧食既財力盡士大夫羸病吾恐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國之可下張孟談曰臣聞之亡弗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能存竟弗能安則無爲貴智矣君失此計者臣請試潛行  
而出見韓魏之君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臣聞唇亡齒寒  
今知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二君爲之次二  
君曰我知其然也雖然知伯之爲人也蠱中而少親我謀  
而覺則其禍也必至矣爲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  
口而入臣耳人莫知之也二君因與張孟談約三軍之反  
與之期日夜遣孟談入晉陽以報三軍之反于襄子襄子  
迎孟談而再拜之且恐且喜二君已約遣張孟談因朝知  
伯而出遇智過於轅門之外智過惟其色因入見智伯曰  
二君親將有變君曰何如其行矜而意高非他時之節也  
君不如先之君曰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而三分其地寡

人所以親之必不侵欺兵之著於晉陽三年今旦暮將拔  
之而翳其利何乃將有他心必不然子釋勿憂勿出於口  
明且二主又朝而出復見智過於轅門智過入見曰君以  
臣之言舍二主乎君曰何以知之曰今日二主朝而出見  
臣而其色動而視厲臣此必有變君不如殺之君曰子罷  
勿復言智過曰不可必殺之若不能殺遂親之君曰親之  
奈何智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襄韓康子之謀臣曰段  
規此皆能移其君之計君與其二君約破趙國因封二子  
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以無變矣知伯曰  
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  
者少不可智過見其言之不聽也出因更其族爲輔氏至

於期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陘之吏而決其水灌知伯軍知  
伯軍救水而亂冀魏真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知  
氏之軍而禽知伯知伯身死軍破國分為三爲天下笑故  
曰貪侵好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

奚謂純於女樂甘者戎王使由余聘於秦穆公問之曰寡  
人嘗聞道而未得目見之也願聞古之明主得國失國何  
以由余對曰臣嘗得聞之矣嘗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  
曰寡人不辱而問道於子子以儉對寡人何也由余對曰  
臣聞甘者充有天下飯於土蓋飲於土銅其地南至交趾  
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充禪天下  
虞舜受之作爲食品斬山木而財之削筭脩之述流漆墨

其土輸之於官以爲食器諸侯以爲盜侵國之不服者十  
二舜禪天下而傳之於禹禹作爲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畫  
其內綬帛爲黃將磨頰練鵠酌有采而樽俎有飾此彌後  
矣而國之不服者三十三夏后氏沒殷人受之作爲大輅  
而建九旒食器雕琢觴酌刻鏤四壁壘璵茵席雕文此彌  
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三君子皆知文章矣而欲服者  
彌少臣故曰儉其道也由余出公乃召內史廖而告之曰  
寡人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聖人也寡人思  
之吾將奈何內史廖曰臣聞戎王之居僻陋而道遠未嘗  
聞中國之聲君其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而後爲由余請其  
以疏其諫彼君臣有間而後可圖也君曰諾乃使史廖以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女樂二八遺戍王因爲由余請期戎王許諾見其女樂而說之設酒歡飲日以聽樂終歲不還牛馬半死由余歸因諫戎王戎王弗聽由余逸去之秦秦穆公迎而拜之上卿問其兵勢與其地形既以得之舉兵而伐之兼國十二國地千里故曰馳於女樂不顧國政亡國之禍也

矣謂離內速避昔者田成子遊於海而樂之僉令諸大夫曰言歸者死顏涿聚曰君遊海而樂之僉人有國國者何君雖樂之將安得田成子曰寡人布令曰言歸者死今子犯寡人之令援戈將擊之顏涿聚曰昔桀殺閼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今君雖殺臣之身以三之可也臣言爲國非爲身也延頸而前曰吾擊之矣君乃釋戈趣駕而歸至三

日而聞國人有謀不內田成子者矣田成子所以遠有齊國者顏涿聚之力也故曰離內遠避則危身之道也

矣謂過而不聽於忠臣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爲五伯長管仲佐之管仲老不能用事休居于家桓公從

而問之曰仲父家居有病即不幸而不起此病政安遷之管仲曰臣老矣不可問也雖然臣聞之知臣莫若君知子

莫若父君其試以心決之君曰鮑叔牙何如管仲曰不可夫鮑叔牙爲人剛愎而上捍剛則犯民以暴愎則不得民

心捍則下不爲用其心不具非霸者之佐也公曰然則豎

刀何如管仲曰不可夫人之情莫不愛其身公妬而好內豎四自積也以爲治內其身不愛又安能愛君公曰然



則衛公子開方何如管仲曰不可齊魏之間不過十日之  
行開方爲事君欲適君之故十五年不歸見其父母此非  
人情也其父母之不親也又能親君乎公曰然則易牙何  
如管仲曰不可夫易牙爲君主味君之所未嘗食唯人肉  
耳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君所知也人之情莫不愛其子  
今蒸其子以爲膳於君其子弗愛又安能愛君乎公曰然  
則孰可管仲曰隰朋可其爲人也堅中而廉外少欲而多  
信大堅中則足以爲表廉外則可以大任少欲則能隨其  
衆多信則能親鄰國此霸者之佐也君其用之君曰諾居  
一年餘管仲死君逸不用隰朋而與堅刁刁蒞事三年桓  
公南遊寧阜堅刁率易牙衛公子開方及大臣爲亂桓公

馮餘而死南門之寢公守之室身死三月不收蟲出于戶  
故桓公之兵橫行天下爲五伯長卒見弑於其臣而滅高  
名爲天下笑者何也不用管仲之過也故曰過而不聽於  
忠臣獨行其意則滅其高名爲人笑之始也

奚謂內不量力昔者秦之攻宜陽韓氏急公仲朋謂韓君  
曰與國不可恃也豈如因張儀爲和於秦哉因蔭以名都  
而南與伐楚是患解於秦而害交於楚也君曰善乃警公  
仲之行將西和秦楚王聞之懼召陳軫而告之曰韓朋將  
西和秦今將奈何陳軫曰秦得韓之都一驅其練甲秦韓  
爲一以南鄉楚此秦王之所以廟祠而求也其爲楚害必  
矣王其趣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以奉韓曰不救之國雖

小卒已悉起，顧大國之信意於秦也。因顧大國令使者入境視楚之起卒也。韓使人之楚，楚王因發車騎陳之下路。謂韓使者曰：「報韓君言，弊邑之兵今將入境矣。使者還報韓君，韓君大說，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我者，秦也。以名救我者，楚也。聽楚之虛言而輕誣強秦之實禍，則危國之本也。』」韓君弗聽。公仲怒而歸，十日不朝。宜陽益急。韓君令使者趣卒於楚，冠蓋相望而卒無至者。宜陽果拔爲諸侯笑。故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者，則國削之患也。」

奚謂國小無禮者？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於曹。曹君袒褐而觀之，釐負羈與叔瞻侍於前。叔瞻謂曹君曰：「臣觀晉公子非常人也。君遇之無禮，彼若有時反國而起兵，即恐爲

曹傷君，不如殺之。」曹君弗聽。釐負羈歸而不樂，其妾問之曰：「公從外來，而有不樂之色，何也？」負羈曰：「吾聞之有福不及禍，來連我。今日吾君召晉公子，其遇之無禮，我與在前。吾是以不樂。其妻曰：『吾觀晉公子萬乘之王也，其左右從者萬乘之相也，今窮而出，亡過於曹，曹遇之無禮。此若反國，必誅無禮，則曹其首也。』子奚不先自蒞負羈，曰：『諾。』盛黃金於壺，充之以饗，加璧其上，夜令人遺公子。公子見使者，再拜受其饗，而辭其璧。公子自曹入楚，自楚入秦，入秦三年，秦穆公召群臣而謀曰：『昔者晉獻公與寡人交，諸侯莫弗聞獻公不幸，離群臣出入十年矣。其嗣子不善，吾恐此將令其宗廟不祧，除而社稷不血食也。』如是，弗定則非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與人交之道吾欲輔重耳而入之晉何如羣臣皆曰善公因起卒革車五百乘騎二千步卒五萬輔重耳入之于晉立爲晉君重耳即位三年舉兵而伐曹矣因令人告曹君曰憑叔曠而出之我且殺而以爲大戮又令人告釐負芻曰軍於薄城吾知子不違也其太子之問寡人將以爲今令軍勿敢犯曹人間之率其親戚而保釐負芻之間者七百餘家此禮之所由也故曹小國也而迫於晉楚之間其君之危猶累卵也而以無禮蒞之此所以絕世也故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

孤憤

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燭私能法之士必

彊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姦人臣循令而從事案法而治官非謂重人也重人也者無令而擅爲黷法以利私託國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爲重人也智術之士明察聽用且燭重人之陰情能法之士勁直聽用且燭重人之姦行故智術能法之士用則貴重之臣必在繩之外矣是智法之士與當塗之人不可兩存之仇也當塗之人擅事要則外內爲之用矣是以諸侯不因則事不應故敵國爲之欽百官不因則業不進故羣臣爲之用郎中不因則不得近主故左右爲之匿學士不因則主情薄禮卑故學士爲之談也此四助者邪臣之所以自飾也重人不能忠主而進其仇人主不能越四助而燭察其臣故人主愈弊而大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臣愈重凡當塗者之於人主也希不信愛也又且習故若夫師主心同乎好惡固其所自進也官爵貴重朋黨又聚而一國爲之訟則法術之士欲干上者非有所信愛之親習故之澤也又藉以法術之言矯人主阿辟之心是與人主相反也處世卑賤無黨孤特夫以疎遠與近愛信乎其數不勝也以新族與習故爭其數不勝也以反主意與同好爭其數不勝也以輕賤與貴重爭其數不勝也以一口與一國爭其數不勝也法術之士操五不勝之勢以歲數而又不得見當塗之人乘五勝之實而且羈獨說於前故法術之士奚道得進而人主奚時得悟乎故資必不勝而勢不兩存法術之士焉得不危其可以罪過誣者公法而

誅之其不可被以罪過者以私劍而竄之是明法術而逆主上者不謬於吏誅必死於私劍矣朋黨比周以弊主言曲以便私者必信於重人矣故其可以功伐借者以官爵貴之其不可借以美名者以外權重之是以弊主上而趨於私門者不顯於官爵必重於外權矣今人主不合參驗而行誅不待見功而爵祿故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而進其說姦邪之臣安肯乘利而退其身故主上愈卑私門益尊

人主所以謂齊亡者非地與城亡也呂氏弗割而田氏用之也所以謂晉亡者亦非地與城亡也姬氏弗制而六卿專之也今大臣執柄獨斷而上弗知收是人主不明也與



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事者不可存也今襄跡於齊晉欲因安存不可得也凡法術之難行也不獨萬珠千乘亦然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於人有所智而聽之因與左右論其言是與愚人論智也人主之左右不必賢也人主於人有所賢而禮之因與左右論其行是與不肖論賢也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則賢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論恃矣人臣之欲得官者其倚士且以精潔固身其智士且以治辯進業其倚士不能以貨賂事人恃其精潔而更不能以枉法為治則倚智之士不事左右不聽請謁矣人主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不得貨賂不至則精辯之功息而毀誣之言起矣治亂之功制於近習

精潔之行決於毀譽則倚智之吏廢則人主之明塞矣不以功伐決智行不以參伍審罪過而聽左右近習之言則無能之士在廷而愚汙之吏處官矣萬乘之患大臣大重千乘之患左右大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

且人臣有大罪人主有大失臣主之利與相異者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者任官臣利在無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勞而爵祿臣利在無功而富貴主利在豪傑使能臣利在朋黨用私是以國地割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勢而臣得國主更稱善臣而相室割符此人臣之所以譎主便私也故當世之重臣主變勢而得因寵者十無二三是其故何也人臣之罪大也臣有大罪者其行欺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ack White 3-Color Red Magenta Yellow Green Cyan Blue

主也其罪當死亡也智士者遠見而異於死亡必不從重人矣賢士者脩廉而差與義臣欺其主必不從重人矣是常塗者之徒屬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汙而不避姦者也大臣挾愚汙之人上與之欺主下與之牧利侵漁朋黨比周相與一口惑主敗法以亂士民使國家危削主上勞辱此大罪也臣有大罪而主弗禁此大失也使其主有大失於上臣有大罪於下索國之不亡者不可得也

說難

凡說之難非我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又非吾辯之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

之以厚利則見下知而遇卑賤必棄遠也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陰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顯棄其身矣此不可不察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彼顯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說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為如此者身危規異事而當知者揣之外而得之事泄於外必以為己也如此者身危周澤未溼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忘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此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禮義以挑其惡如此者身危貴人或得計而欲自以為功



說者與知焉如此者身危強以其所不能爲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故與之論大人則以爲問已與之論細人則以爲責重論其所愛則以爲藉資論其所憎則以爲害已徑省其說則以爲不智而拙之米鹽博辯則以爲多而交之畧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矜而減其所恥彼有私急也必以公義示而強之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說者因爲之飾其美而少其不爲也其心有高也而實不能及說者爲之舉其過而見其惡而多其不行也有欲矜以智能則爲之舉異事之同類者多爲之地使之資說於我而佯不知也以資其智欲內相存

之言則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見其合於私利也欲陳危言之事則顯其毀誹而微見其合於私患也譽異人與同行者規異事與同計者有與同汗者則必以大飾其無傷也有與同敗者則必以明飾其無失也彼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也自勇之斷則毋以其諄怒之自智其計則毋以其敗窮之大意無所拂忤辭言無所擊摩然後極聘智辯爲此道所得親近不疑而得盡辭也伊尹爲宰百里奚爲虜皆所以干其上也此二人者皆聖人也然猶不能無殺身以進如此其汙也今以吾言爲宰虜而可以聽用而振世此非能仕之所取也夫曠日離久而周澤未溥深計而不疑引爭而不罪則明割利害以致其功直措是非以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昔者鄭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娛其意因問於羣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已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宋有富人天雨績壞其子曰不祭必將有盜其兩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隣人之父此二人說者皆當矣厚者為親薄者見疑則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也故統朝之言當矣其為聖人於晉而為戮於秦也此不可不察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則斃子母病人間往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老哉為母之故忘其刑罪

異日與君游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啗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又嘗啗我以餘糝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變也故有愛於主則智當而加親有憎於主則智不當見罪而加疏故諫諍談論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焉夫龍之為蟲也柔可狎而騎也桀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和氏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人相



之王人曰石也王以和為誰而刑其左尼及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鉅誑而刑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之刑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刑也悲夫實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誰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夫珠玉人主之所急也和雖獻璞而未美未為王之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以清廉事上而求安若無規矩而欲為方圓也必不幾矣若以守法不朋黨治官而求安是猶以足搔頂也愈不幾也二者不可以得安能無廢法行私以

適重人哉此必不顧君上之法矣故以私為重臣者舉而  
以法事君者少矣是以主孤於上而臣成黨於下此田成  
之所以弑簡公者也夫有術者之為人臣也得效度數之  
言上明主法下困姦臣以尊主安國者也是以度數之言  
得放於前則賞罰必用於後矣人言成明於聖人之術而  
不苟於世俗之言循名實而定是非因參驗而審言辭是  
以左右遂習之臣知偽詐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去  
姦私之行盡力竭智以事主而乃以相與比周妄毀譽以  
求安是猶負千鈞之重陷於不測之淵而求生也必不幾  
矣百官之吏亦知為姦利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以  
清廉方正奉法乃以貪汙之心枉法以取私利是猶上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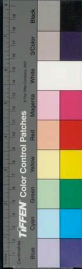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陵之顛墮峻路之下而求生必不幾矣安危之道若此其明也左右安能以虛言惑主而百官安敢以舍漁下是以臣得陳其忠而不蔽下得守其職而不怨此管仲之所以治齊而商君之所以懼秦者也從是觀之則聖人治國也固有使人不得不愛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愛爲我也恃人之以爲愛我者危矣恃吾不可不爲者安矣夫君臣非有骨肉之親正直之道可以得利則臣盡力以事主正直之道不可以得安則臣行私以干上明主知之故設利害之道以示天下而已矣夫是以主雖不口教百官不目索姦表而國已治矣人主者非目若離婁乃爲明也非耳若師曠乃爲聰也不任其數而待目以爲明所見者少矣非

不弊之術也不因其勢而待耳以爲聰所聞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爲己視使天下不得不爲己聽故身在深宮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內而天下弗能蔽弗能欺者何也闇亂之道廢而聰明之勢興也

聖人者害於是非之實察於治亂之情也故其治國也正明法陳嚴刑將以收榮生之亂去天下之禍使強不陵弱衆不暴寡者老得遂幼孤得長邊境不侵君臣相親父子相保而無死亡係虜之患此亦功之至厚者也愚人不知顧以爲暴愚者固欲治而惡其所以治皆惡危而喜其所以危者何以知之夫嚴刑重罰者民之所惡也而國之所以治也哀憐百姓輕刑罰者民之所喜而國之所以危也



故聖人爲法國者必墜於世而順於道德知之者同於義而重於俗弗知之者異於義而同於俗天下知之者少則義非矣處非道之位被衆口之譏溺於當世之言而欲當嚴天子而求安幾不亦難哉此夫智士所以至死不顧於世者也楚莊王之弟春申君有愛妾曰余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余欲君之棄其妾也因自傷其身以視君而泣曰得爲君之妾甚幸雖然適夫人非所以事君也適君非所以事夫人也才故不自力不足以適二主其勢不俱適與其死夫人所若不若賜死君前妾願賜死君復幸於左右願君必祭之無爲人笑君因信妾余之詐爲棄正妾余又欲殺甲而以其子爲後因自裂其親身衣之裏以示君而

泣曰余之得幸君之日久矣甲非弗知也今乃欲強戲余余與爭之至裂余之衣而此子之不孝莫大於此矣君怒而殺甲也故妻以妾余之詐棄而子以之死從是觀之夫父之愛子也猶可以害也君臣之相與也非有父子之親也而羣臣之毀言非特一妾之口也何惟夫賢聖之戮死哉此商君之所以車裂於秦而吳起之所以技解於楚者也

湯得伊尹以百里之地立爲天子桓公得管仲立爲五霸主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孝公得商君地以廣兵以彊故有忠臣者外無敵國之患內無亂臣之憂長安於天下而名垂後世所謂忠臣也若夫豫讓爲智伯臣也上不能說主





使人之明法術度數之理以避禍難之患下不能領御其  
衆以安其國及襄子之殺智伯也豫讓乃自黜削政其刑  
容以爲智伯報襄子之仇是雖殘形殺身以爲人主之名  
而實無益於智伯若秋毫之末此吾之所下也而世主以  
爲忠而高之古有伯夷叔齊者武王讓以天下而弗受二  
人餓死首陽之陵若此臣不畏重誅不利重賞不可以罰  
禁也不可以賞使也此之謂無益之臣也吾所少而去也  
而世主之所多而求也

亡敬

凡人主之國小而家大權輕而臣重者可亡也簡法禁而  
務謀慮差封內而恃交接者可亡也羣臣爲學門子好辯

而賈外積小民右仗者可亡也好官室臺榭陂池事車服  
器玩好隱露百姓煎靡貨財者可亡也用時日事鬼神信  
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聽尊貴待參驗用一人爲門戶  
者可亡也官職可以重求爵祿可以貨得者可亡也緩心  
而無成柔茹而寡斷好惡無決而無所定立者可亡也饜  
貪而無養近利而好得者可亡也喜滂而不周於法好辯  
說而不求其用濫於文麗而不顧其功者可亡也淺薄而  
易見漏泄而無藏不能周密而通羣臣之語者可亡也狠  
剛而不和復諫而好勝不顧社稷而輕爲自信者可亡也  
恃交援而簡近隣怙強大之救而侮所迫之國者可亡也  
羈旅僑士重帑在外上聞謀計下與民事者可亡也民信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其相下不能其上主愛信之而弗能廢者可亡也境內之  
傑不事而求封外之士不以功伐課試而奸以名問舉錯  
羈旅起賁以陵故常者可亡也輕其適正庶子稱衛太子  
未定而主卽世者可亡也大心而無悔國亂而自多不料  
境內之賁而易其降敵者可亡也國小而不處卑力少而  
不畏強無禮而侮大隣貪愎而拙交者可亡也太子已置  
而娶於強敵以爲后妻則太子危如是則羣臣易慮羣臣  
易慮者可亡也怯懦而弱守蚤見而心素懦知有謂可斷  
而弗敢行者可亡也出君在外而國更置質太子未及而  
君易于如是則國携國携者可亡也挫辱大臣而狎其身  
刑戮小民而逆其使懷怒思耻而專習則賊生賊生者可

亡也大臣兩重父兄象疆內黨外技以爭事勢者可亡也  
嬖妾之言聽愛玩之智用外內悲惋而數行不法者可亡  
也簡侮大臣無禮父兄勞苦百姓殺戮不辜者可亡也好  
以智矯法時以行維公法禁變易號令數下者可亡也地  
無固城郭惡無畜積財物寡無守戰之備而輕攻伐者可  
亡也種類不壽主數卽世嬰兒爲君大臣專制樹羈旅以  
爲黨數割地以待交者可亡也太子尊顯徒備衆疆多大  
國之交而威勢蚤具者可亡也變稱而心急輕疾而易動  
發心惰忿而不告前後者可亡也主多怒而好用兵簡本  
教而輕戰攻者可亡也貴人相妬大臣隆盛外藉敵國內  
困百姓以攻怨讎而人主弗誅者可亡也君不肯而創室



賢太子輕而廢子佞官吏弱而人民傑如此則國蹙國蹙者  
可亡也蔽怒而弗發惡罪而弗誅使羣臣陰憎而愈憂  
懼而久未可知者可亡也出軍令將大重邊地任守大尊  
專制擅命徑爲而無所請者可亡也后妻淫亂主母畜穢  
外內混通男女無別是謂兩主兩主者可亡也后妻賤而  
婢妾貴太子卑而庶子尊相室輕而典謁重如此則內外  
乖內外乖者可亡也大臣甚貴偏黨彊壘塞主斷而重  
擅國者可亡也私門之官用馬府之世鄉曲之善舉官職  
之勞廢貴私行而賤公功者可亡也公家虛而大臣實正  
戶貧而寄寓富耕戰之士困末作之民利者可亡也見大  
利而不趨聞禍端而不備淺薄於爭守之事而務以仁義

自飾者可亡也不爲人主之孝而慕匹夫之孝不顧社稷  
之利而聽主母之令女子用國刑餘用事者可亡也辭辯  
而不法心智而無術主多能而不以法度從事者可亡也  
親臣進而故人退不肖用事而賢良伏無功貴而勞苦賤  
如是則下怨下怨可亡也父兄大臣禪秩過功章服侵等  
宮室供養大修而人主弗禁則臣心無窮臣心無窮者可  
亡也公塔公孫與民同門暴傲其隣者可亡也亡徵者非  
曰必亡也言其可亡也夫兩充不能相玉兩禁不能相亡  
亡王之機必其治亂其彊弱相踣者也木之折也必通蠹  
牆之壞也必通隙然木雖蠹無疾風不折牆雖隙無大雨  
不壞萬乘之主有能履術行法以爲亡徵之君風雨者其



兼天下不幾矣

三守

人主有三守三守完則國安身榮三守不完則國危身殆  
何謂三守人臣有議當達之失用事之過舉臣之情人主  
不必藏而漏之近習能人使人臣之欲有言者不敢不下  
適近習能人之心而乃上以聞人主然則端言直道之人  
不得見而忠直日既愛人不獨利也待譽而後利之憎人  
不獨害也待非而後害之然則人主無威而重在左右矣  
惡自治之勞憚使羣臣輻輳之變因傳柄移籍使殺生之  
機奪予之要在大臣如是者侵此謂三守不完則劫殺之  
徵也凡劫有三有明劫有事劫有刑劫人臣有大臣之尊

外操國要以資群臣使外內之事非已不得行誰有賢良  
逆者必有禮而順者必有福然則羣臣莫敢忠主憂國以  
爭社稷之利害人主雖賢不能獨計而人臣有不敢忠主  
則國為亡國矣此謂國無臣國無臣者豈郡中虛而朝臣  
少哉羣臣持祿養交行私道而不效公忠此謂明劫鬻寵  
擅權矯外以勝內險言禍福得失之形以阿主之好惡人  
主聽之平身輕國以資之事敗與主分其禍而功成則臣  
獨專之諸用事之人壹心同辭以語其美則主言惡者必  
不信矣此謂事劫至於守司困圉禁制刑罰人臣擅之此  
謂刑劫三守不完則三劫者起三守完則三劫者止三劫  
止塞則王矣



備內

人主之患在於信人信人則制於人人臣之於其君非有骨肉之親也縛於勢而不得不事也故為人臣者窺視其君心也無須臾之休而人主意傲處其上此世所以有劫君弑主也為人主而大信其子則姦臣得乘於子以成其私故李兌得趙王而餓主父為人主而大信其妻則姦臣得乘於妻以成其私故優施傳覆姬殺申生而立奚齊夫以妻之親與子之親而猶不可信則其餘無可信者矣且萬乘之主千乘之君后妃夫人適子為太子者或有欲其君之蚤死者何以知其然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者愛則親不愛則厭語曰其母好者其子抱然則其為之反也其

母惡者其子釋夫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婦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嫌人事好色之夫夫則身見蹶蹶而子疑不為後此后妃夫人之所以驚其君之死者也唯母為后而子為主則令無不行禁無不止男女之樂不減於先君而擅萬乘不疑此醜毒扼昧之所以用也故挑左春秋曰人主之疾死者不能廢半人主弗知則亂多資故曰利君死者衆則人主危故王良愛馬越王勾踐愛人為敵與馳也醫善吮人之傷舍人之血非骨肉之親也利所加也故與人成典則欲人之富昔匠人成棺則欲人之天死也非與人仁而匠人賊也人不貴則典不售人不死則棺不買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故后妃夫人太子之



黨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則勢不重情非情君也利在君之死也故人主不可以不加心於利已死者故日月暈關於外其暈在內備其所憎禍在所愛是故明主不舉不察之事不食非常之食遠聽而近視以審外內之失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然後以應前按法以治衆衆端以參觀士無幸賞無庸行殺必當罪不赦則姦邪無所容其私矣徭役多則民苦民苦則權勢起權勢起則復除重復除重則貴人富苦民以富貴人起勢以藉人臣非天下長利也故曰益後少則民安民安則下無重權下無重權則權勢減權勢減則德在上矣今夫水之勝火亦明矣然而釜鬲間之水煎滂竭盡其上

而火得熾熾及其下水失其所以勝者矣今夫治之禁姦又明於此然守法之臣爲釜鬲之行則法獨明於胸中而已失其所以禁姦者矣上古之傳言春秋所記犯法爲逆以成大姦者未嘗不從尊貴之臣也而法令之所以備刑罰之所以誅常於卑賤是以其民絕望無所告愬大臣比周蔽上爲一陰相善而陽相惡以示無私相爲耳目以候主隙人主掩蔽無道得聞有主名而無實臣專法而行之周天子是也偏借其權勢則上下易位矣此言人臣之不可借權勢也

南面

人主不能明法而以制大臣之威無道得小臣之信矣人



主釋法而以臣備臣則相愛者比周而相譽相憎者朋黨而相非非譽交爭則主惑亂矣人臣者非名譽請謁無以進取非背法專制無以為威非假於忠信無以不禁三者皆主壞法之資也人主使人臣雖有智能不得背法而專制雖有賢行不得踰功而先勞雖有忠信不得釋法而不禁此之謂明法

節邪

龜笑鬼神不足以舉勝左右背細不足以專威然而恃之愚莫大焉古者先王盡力於親民加事於明法彼法明則忠臣勸賞必則邪臣止忠勸邪止而地廣主尊者秦是也羣臣貶惡比周以隱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東是

也亂弱者亡人之性也治強者王古之道也越王勾踐恃大明之龜與吳戰而不勝身臣入官於吳及國棄龜明法親民以報吳則夫差為擒故恃鬼神者慢於法恃請侯者危其國曹恃齊而不聽宋齊攻荆而宋滅曹荆恃吳而不聽齊越伐吳而齊滅荆許恃荆而不聽魏荆攻宋而魏滅許鄒恃魏而不聽韓魏攻荆而韓滅鄒今者韓國小而恃大國主慢而聽秦魏恃齊荆為用而小國愈亡故恃人不足以廣壤而韓不見也荆為攻魏而加兵許鄒齊攻任危而削魏不足以存鄒而韓弗知也此皆不明其法禁以治其國恃外以滅其社稷者也

語曰家有常業雖飢不餓國有常法雖危不亡夫舍常法



而從私意則臣下飾於智能臣下飾於智能則法禁不立矣是妄意之道行治國之道廢也治國之道去害法者則不惑於智能不矯於名譽矣昔者舜使吏夫鴻水先令有功而舜殺之禹朝諸侯之君會稽之上防風之君後至而禹斬之以此觀之先令者殺後令者斬則古者先貴如今矣古鏡執清而無事美惡從而比焉衡執正而無事輕重從而載焉夫挫鏡則不得為明挫衡則不得為正法之謂也故先王以道為常以法為本本治者名尊本亂者名絕夫懸衡而知平運規而知圓萬全之道也明主使民飾於道之故故佚而有功釋規而任巧釋法而任智惑亂之道也亂主使民飾將智不知道之故故勞而無功釋法禁而

聽請謁羣臣賣官於上取賞於下是故利在私家而威在君臣故民無盡力事主之心而務為交於上民好上交則貨財上流而巧說者用若是則有功者愈少姦臣愈進而材臣退則主惑而不知所行民聚而不知所道此廢法禁後功勞舉名譽聽請謁之失也

解老

德者內也得者外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滯於外也神不滯於外則身全身全之謂德德者得身也凡德者以無為無以無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因為之欲之則德無舍德無舍則不全用之思之則不固不固則無功無功則生於德德則無德不德則在有德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所





以貴無為無思為虛者謂其意無所制也夫無術者故以無為無思為虛也夫故以無為無思為虛者其意常不忘虛是制於為虛也虛者謂其意無所制也於制於為虛是不虛也虛者之無為也不以無為為有常不以無為為有常則虛虛則德盛德盛之謂上德故曰上德無為而無不為也

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禍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報也故曰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也

禮為情貌者也文為質飾者也大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質而惡飾夫侍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心衰也

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前識者無緣而忘意度也何以論之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題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以詹子之術嬰衆人之心華焉殆矣故曰道之華也嘗試釋詹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之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也故以詹子之察苦心傷神而



後與五尺之愚童子同功是以曰愚之首也故曰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之首也

人有禍則心畏恐則行端直行端直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行端直則無禍害無禍害則蓋天年得事理則必成功蓋天年則全而壽必成功則富與貴全壽富貴之謂福而福本於有禍故曰禍兮福之所倚以成其也人有福則富貴至富貴至則衣食美衣食美則驕心生驕心生則行邪僻而動棄理行邪僻則身死天動棄理則無成功夫內有死天之難而外無成功之名者大禍也而禍本生於有福故曰福兮禍之所伏

聰明睿智天也動靜思慮人也人也者乘於天明以視寄

於天聰以聽託於天智以思慮故視強則目不明聽甚則耳不聰思慮過度則智識亂目不明則不能決黑白之分耳不聰則不能別清濁之聲智識亂則不能審得失之地目不能決黑白之色則謂之盲耳不能別清濁之聲則謂之聵心不能審得失之地則謂之狂盲則不能避晝日之險聵則不能知雷霆之害狂則不能免人間法令之禍聵之所謂治人者適動靜之節省思慮之費也所謂事天者不極聰明之力不盡智識之任苟極盡則費神多費神多則百弊倖狂之禍至是以貴之者愛其精神者其智識也故曰治人事天莫如嗇

象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之用神也



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蓄蓄之謂術也生於道理夫能蓄  
也是從於道而服於理者也衆人難於患陷於禍猶未知  
退而不服從道理聖人雖未見患禍之形虛無服從於道  
理以稱蚤服故曰夫惟齊是以蚤服知治人者其思慮靜  
知事天者其孔竅虛思慮靜故德不去孔竅虛則和氣日  
入故曰重積德

所謂有國之母母者道也道也者生於所有國之術所以  
有國之術故謂之有國之母夫道以真世周旋者其建生  
也長持祿也又故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樹木有變根有  
直根根者書之所謂域也域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受根  
者木之所待生也德也者人之所以建生也祿也者人之  
所以持生也今建於理者其持祿也又故曰深其根體其  
道者其生日長故曰固其柢柢固則生長根深則視又故  
曰深其根固其柢長生又視之道也

工人數變系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亡其功一人之作  
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人之功矣萬人之作日亡半日十  
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矣然則數變業者其人猶費其虧彌  
大矣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民務變務變之謂變  
業故以理勸之事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  
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澤治大國而數  
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靜而重變法故曰治大  
國者若烹小鮮



人處疾則貴醫有禍則畏鬼聖人在上則民少欲民小欲則血氣治而舉動理舉動理則少禍害夫內無症疽痺痔之害而外無刑罰法誅之禍者其輕恬鬼也甚故曰以道滌天下其鬼不神治世之民不與鬼神相害也故曰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傷人也鬼祟也疾人之謂鬼傷人人逐除之謂人傷鬼也民犯法令之謂民傷上上刑戮民之謂上傷民民不犯法則上亦不行刑上不行刑之謂上不傷人故曰聖人亦不傷民上不與民相害而人不與鬼相傷故曰兩不相傷民不敢犯法則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則民皆息民蕃息而畜積盛民蕃息而畜積盛之謂有德凡所謂

崇者魂魄去而精神亂精神亂則無德鬼不崇人則魂魄不去而精神不亂精神不亂之謂有德上盛畜積而鬼不亂其精神則德蓋在於民矣故曰兩不相傷則德交歸焉言其德上下交盛而俱歸於民也

有道之君外無怨讎於鄰敵而內有德澤於人民夫外無怨讎於鄰敵者其遇諸侯也外有禮義內有德澤於民者其治人事也務本遇諸侯有禮義則役布起治民事務本則淫奢止凡馬之所以大用者外伏甲兵而內給淫奢也今有道之君外希用甲兵而內禁淫奢上不事馬於戰鬪逐北而民不以馬逐淫物所積力唯田疇積力於田疇必且糞灌故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也



人君者無道則內暴虐其民而外侵欺其鄰國內暴虐則民產絕外侵欺則兵數起民產絕則畜生少兵數起則士卒盡畜生少則戎馬乏士卒盡則軍危殆戎馬乏則將馬出軍危殆則近臣役馬者軍之大用郊者言其近也今所以給軍之具於將馬近臣故曰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人有欲則計會亂計會亂而有欲甚有欲甚則邪心勝邪心勝則事輕絕事輕絕則禍難生由是觀之禍難生於邪心邪心誘於可欲可欲之類進則教良民為姦退則令善人有禍姦起則上侵弱君禍至則民人多傷然則可欲之類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夫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者大罪也故曰禍莫大於可欲是以聖人不引五色不滌於聲

樂明君賤玩好而去淫麗人無毛羽不衣則不犯寒上不屬天而下不著地以腸胃為根本不食則不能活是以不免於欲利之心欲利之心不除其身之憂也故聖人衣足以犯寒食足以充虛則不憂矣衆人則不然大為諸侯小餘千金之資其欲得之憂不除也胥靡有免死罪時活今不知足者之憂終身不解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故欲利甚於憂憂則疾生疾生而智慧衰智慧衰則失度量失度量則妄舉動妄舉動則禍害至禍害至而疾嬰內疾嬰內則痛禍薄外則苦苦痛雜於腸胃之間則傷人也憺憺則退而自咎退而自咎也生於欲利故曰咎莫憺於欲利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



若萬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物有理不可以相  
薄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爲物之制萬物各異理萬  
物各異理而道盡指萬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  
無常操無常操是以生死氣稟焉萬智斟酌焉萬事典廢  
焉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裁維斗得之以成其歲日月得  
之以恒其光五常得之以常其位列星得之以端其行四  
時得之以御其變氣軒轅得之以擅四方赤松得之與天  
地統聖人得之以成文章道與堯舜俱智與桀與俱狂與  
桀紂俱波與湯武俱昌以爲近乎遊於四極以爲遠乎常  
在吾側以爲暗乎其光昭昭以爲明乎其物冥冥而功成  
天地和化雷霆宰內之物特之以成先道之情不制不刑

柔弱隨時與理相應萬物得之以死得之以生萬事得之  
以敗得之以成道譬諸若水溺者多飲之即死渴者適飲  
之則生譬之若劍戟愚人以行忿則禍生聖人以誅暴則  
禍成故曰得之以死得之以生得之以敗得之以成

人始於生而卒於死始之謂出卒之謂入故曰出生入死  
人之身三百六十節四肢九竅其大具也四肢與九竅十  
有三者十有三者之動靜盡屬於生焉屬之謂徒也故曰  
生之徒十有三至其死也十有三具者皆選而屬之於死  
死之徒亦十有三故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凡  
民之生而死者固動靜盡則損也而動不止是損而不  
止也損而不止則生盡生盡之謂死則十有三具者皆爲



死地也故曰民之生而動動皆之死地之十有三是以聖人愛精神而貴虛靜此甚大於兕虎之害夫兕虎有威動靜有時避其域省其時則免其兕虎之害矣民獨知兕虎之有爪角也而莫知萬物之盡有爪角也不免於萬物之害何以論之時雨降集曠野間靜而以昏晨犯山川則兕虎之爪角害之害上不忠輕犯禁令則刑法之爪角害之處知不備情愛無度則爭鬪之爪角害之嗜欲無限動靜不節則淫道之爪角害之奸用其私智而棄道理則網羅之爪角害之兕虎有域而萬害有原避其域塞其原則免於諸害矣

凡兵革者所以備害也重生者雖入軍無忿爭之心無忿爭之心則無所用救害之備此非獨謂野處之軍也聖人之遊世也無害人之心無害人之心則必無人害無人害則不備人故曰陸行不遇兕虎入山不恃備以救害故曰入軍不被甲兵遠諸害故曰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錯其爪兵無所害其刃不設備而必無害天地之道理也體天地之道故曰無死地焉動無死地而謂之善攝生矣  
愛子者慈於子重生者慈於身貴功者慈於事慈母之於弱子也務致其福務致其福則事除其禍事除其禍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得事理則必成功必成功則其行之也不疑不疑之謂勇聖人之於萬事也盡如慈母之爲弱子處也故見必行之道見必行之道則明其從事亦不



疑不疑之謂勇不疑生於慧故曰慧故能勇周公曰冬日  
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稜  
常費而况於人乎故萬物必有盛衰萬事必有弛張國家  
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賞罰是以智士儉用其財則家富聖  
人愛寶其神則精盛人君重戰其卒則民衆民衆則國廣  
是以舉之曰儉故能廣

凡物之有形者易裁也易割也何以論之有形則有短長  
有短長則有小大有小大則有方圓有方圓則有堅脆有  
堅脆則有輕重有輕重則有白黑短長大小方圓堅脆輕  
重白黑之謂理理定而物易割也故議於大庭而後言則  
立權議之士知之矣故欲成方圓而隨於規矩則萬事之

功形矣而物莫不有規矩議言之士計會規矩也聖人盡  
隨於萬物之規矩故曰不敢爲天下先不致爲天下先則  
事無不事功無不功而議必蓋世欲無虛大官其可得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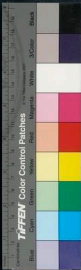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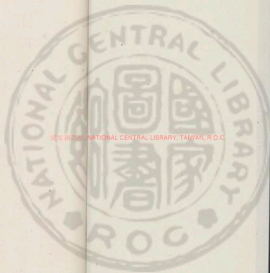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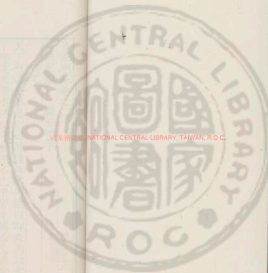


© 2000 INTERNATIONAL CENTRAL POSTAL DIRECTORY. I.C.P.D.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6111 V.26



百家類纂卷之二十二

法家類 韓非子下

喻老

天下有道無患則曰靜遠傳不用故曰御走馬以養天下無道攻擊不休相守數年不已甲冑生蟻蝨營雀度帷幄而兵不歸故曰戎馬生於郊翟人有獻豐狐玄豹之皮於晉文公文公受客皮而歎曰此以皮之美自爲罪夫治國者則以名號爲罪徐偃王是也則以城與地爲罪虞虢是也故曰罪莫大於可欲智伯兼范中行而攻趙不已韓魏反之軍敗晉陽身死高梁之東遂卒被分漆其首以爲沒蓋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虞君欲屈產之乘與垂棘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壁不聽宮之奇故邦亡身死故曰外莫惜於欲得邦以存  
爲常霸王其可也身以生爲常富貴其可也不欲自害則  
邦不亡身不死故曰知足之足爲足矣楚莊王既勝狩于  
河雍歸而賓孫叔敖孫叔敖請漢間之地沙石之虞楚邦  
之法祿臣再世而收地唯孫叔敖獨在此不以其邦爲收  
者齊也故九世而祀不絕故曰善走不拔善抱不脫子孫  
以其祭祀世世不輟孫叔敖之謂也制在己曰重不雜位  
曰靜重則能使輕靜則能使躁故曰重爲輕根靜爲躁君  
故曰君子終日行不離輻重也邦者人君之輻重也主父  
生傳其邦此雖其輻重者也故雖有代雲中之樂超然已  
無趙矣主父萬乘之主而以身輕於天下無勢之謂輕離

位之謂躁是以生幽而死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主父  
之謂也勢重者人君之淵也君人者勢重於人臣之間夫  
則不可復得也簡公失之於田成晉公失之於六卿而邦  
亡身死故曰魚不可脫於深淵賞罰者邦之利器也在君  
則制臣在臣則勝君君見賞臣則損之以爲德君見罰臣  
則益之以爲威人君見賞而人臣用其勢人君見罰人臣  
棄其威故曰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越王入宮於吳而勸之伐齊以弊吳吳兵既勝齊人於艾  
陵張之於江濟強之於黃池故可制於五湖故曰將欲翕  
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晉獻公將欲襲虞遺之  
以璧馬智伯將襲仇由遺之以廣車故曰將欲取之必固





與之起事於無形而要大功於天下是謂微明處小弱而重自卑是謂損弱勝強也有形之類大必起於小行久之物旅必起於少故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欲制物者於其細也故曰國雖乎其易也爲大乎於其細也千夫之隄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煙焚故曰白圭之行隄也塞其穴夫人之慎火也塗其隙是以白圭無水難夫人無火患此皆慎易以避難敬細以遠大者也扁鵲見蔡桓公立有問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病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欲治不病以爲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肌膚不治將益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

鵲復見曰君之疾在腸胃不治將益深桓侯又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望桓侯而逡走桓侯故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在肌膚鐵石之所及也在腸胃火齊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屬無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已逃秦矣桓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病也攻之於腠理此皆爭之於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曰聖人蚤從事焉昔晉公子重耳出亡過鄭鄭君不禮叔瞻曰此賢公子也君厚待之可以積德鄭君不聽叔瞻又諫曰不厚不若殺之無令有後患鄭君又不聽及公子返晉邦舉兵伐鄭大破之取八城焉晉獻公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



而代號大夫宮之奇諫曰不可辱亡而齒突虢相故非相德也今日晉滅虢明日虞必隨之亡虞君不聽受其璧而假之道晉已取冀還反滅虞此二臣者皆爭於滕理者也而二君不用也然則叔贖宮之奇亦虞鄭之扁鵲也而二君不聽故鄭以破虢以亡故曰其安易持也其未兆易謀也昔者紂為象箸而箕子怖以為象箸必不加於土銅必將犀王之杯象箸王杯必不羹菽菹則必施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於茅屋之下則錦衣九重廣室高臺吾畏其卒故怖其始居五年紂為肉國鼓炮烙登糟丘臨酒池紂遂以亡故箕子見象箸以知天下之禍故曰見小曰明勾踐入宦於其身執干戈為吳王洗馬故能殺

夫差於姑蘇文王見晉於王門顏色不變而武王擒紂於牧野故曰守柔曰強越王之霸也不病官武王之王也不病膏故曰聖人之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無病也

宋之鄙人得奕王而獻之子罕子罕不受鄙人曰此寶也宜為君子器不宜為細人用子罕曰爾以玉為寶我以不受子玉為寶是鄙人欲玉而子罕不欲玉故曰欲不欲而不貴難得之貨

空窳者神明之戶牖也耳目竭于聲色精神竭于外貌故中無主則禍福雖如丘山無從識之故曰不出於戶可以知天下不闕於牖可以知天道此言神明之不離其類趙襄王學御於王子期俄而與子期逐三易馬而三後棄



王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已盡用之則過也凡御之所貴馬體安于車人心調于馬而後可以迫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遠臣先則恐建於臣夫誘道爭遠非先則後也而先後心皆在於臣上何以調於馬此君之所以後

楚莊王薨政三年無令發無政爲也右司馬御坐而與王隱曰有鳥止南方之阜三年不翅不飛不鳴嘿然無聲此爲何名王曰三年不翅將以長羽翼不飛不鳴將以觀民則雖無飛必冲天雖無鳴必驚人子擇之不殺知之矣處半年乃自聽政所廢者十所起者九誅大臣五舉處士六而邦大治舉兵誅齊敗之徐州勝晉於河雍合諸侯於宋遂霸天下莊王不爲小害善故有大名不蚤見示故

有大功故曰大器晚成大樂希聲

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王之伐越何也曰政亂兵有杜子曰臣患之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王之兵自敗於秦晉喪地數百里此兵之弱也莊蹻爲盜於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王之弱亂非越之下也而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王乃止故知之難不在見人在自見故曰自見之謂明

子夏見魯子魯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魯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榮又榮之兩者戰於胸中未知勝負故麗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也故曰自勝之謂強



說林

子圍見孔子於商大宰孔子出子圍入請問客大宰曰吾已見孔子則視子猶蚤蠱之細者也吾今見之於君子圍恐孔子貴於君也因謂大宰曰君已見孔子孔子亦將視子猶蚤蠱也大宰因弗復見也

晉人伐和齊桓公將救之鮑叔曰大蚤那不亡晉不敢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亡之德大君不如說救之以敵晉齊實利待和亡而復存之其名實美桓公乃弗救

子胥出走邊侯得之于胥曰上索我者以我有美味也今我已亡之矣我且曰子取吞之侯因釋之

慶封爲亂於齊而欲存越其族人曰晉近矣不之晉慶封

曰越遠利以避難族人曰變是心也居晉而可不變是心也雖遠越其可以安平

智伯索地於魏宣子魏宣子弗予任章曰何故不予宣子曰無故請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彼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予之地智伯必驕而輕敵鄰邦必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則智氏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君不如與之以驕智伯且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而獨以吾國爲智氏寶乎君曰善乃與之萬戶之邑智伯大悅因索地於趙盾與因國晉陽韓魏及之外趙氏應之內智氏自亡  
秦康公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欲以兵攻齊任安曰饑石

兵戕呂丘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今荆人起兵將攻齊臣恐其攻齊爲聲而以夔秦爲實也不如備之戊東邊

荆人轍行

齊攻宋宋使臧孫子南東救於荆荆大說許救之甚歡臧孫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今子有憂色何也臧孫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小宋而惡於大齊此人之所以憂也而荆王說必以堅我也我堅而齊救荆之所利也臧孫子乃歸齊人拔五城於宋而荆救不至

魏文侯借道於趙而攻中山趙弗侯將不許趙刺曰君過矣魏攻中山而弗能取則魏必罷罷則魏輕魏輕則趙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也是用兵者魏也而得

地者趙也君必許之許之而大歡彼將知君利之也必將轍行君不如賂之道示以不得已也

鴟夷子皮事田成子田成子去齊走而之燕鴟夷子皮負傅而從至瑩邑子皮曰子獨不聞涓澤之蛇乎涓澤蛇將狃有小蛇謂大蛇曰子行而我隨之人以爲蛇之行者耳必有殺子不如相銜負我以行人必以我爲神君也乃相銜以越公道而行人皆避之曰神君也今子美而我惡以子爲我上客千乘之君也以子爲我使者萬乘之卿也子不如爲我舍人田成子因負傅而隨之至逆旅逆旅之君待之甚敬因獻酒肉

韓宣王謂穆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兩用田成闢止而簡公殺魏兩用  
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王所用之其多力者樹其黨  
寡力者借外權羣臣有內樹黨以驕主有外爲交以削地  
則王之國危矣

紹續味醇寐而亡其末宋君曰醉足以亡衷乎對曰桀以  
醉亡天下而康誥曰毋蕤酒者蕤酒常酒也常酒者天子  
失天下匹夫失其身

管仲隰朋從於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夏反遂惑失道管仲  
曰老馬之智可用也請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  
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  
水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聖而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

不難師於老馬與嗟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師聖人之智  
不亦過乎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之以入中射之士問曰  
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大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  
之士使人說王曰臣聞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  
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  
藥也是客欺王也夫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也不如  
釋臣王乃不殺

田駟欺鄭君鄭君將使人殺之田駟恐告惠子惠子見鄭  
君曰今有人見君則欺其一目奚如君曰我必殺之惠子  
曰替兩目欺君奚爲不殺君曰不能勿欺惠子曰田駟東



慢齊使兩欺荆王駟之於欺人替也君哀怨焉鄒君乃發魯穆公使衆公子或官於晉或官於荆翠錡曰假人於越而救溺子越人進着游子必不生矣失火而取水於海木雖多火必不滅矣遠水不救近火也今晉與荆雖強而齊近魯患其不救乎

陳軫貴於魏正惠子曰必善事左右夫揚橫樹之即生倒樹之即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之而一人拔之即無生揚夫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子雖工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子必危矣

衛人嫁其子而教之曰必私積聚爲人婦而出當也其成

居幸也其子因私積聚其姑以爲多私而出之其子所以自反者倍其所以嫁其父不自罪於教子非也而自知其益富今人臣之處官者皆是類也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於縣邑從者曰此壽夫公之故人公妻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常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

管仲鮑叔相謂曰君亂甚矣必失國齊國之諸公子其可輔者非公子糾則小白也與子人事一人焉先達者相取管仲乃從公子糾鮑叔從小白國人果弑君小白先入爲

君魯人拘管仲而效之鮑叔言而相之故諺曰巫咸雖善  
祝不能自後也來管雖善除不能自彈也以管仲之智而  
待鮑叔之助此鄙諺所謂虜自賣表而不售士自譽辯而  
不信者也

荆王伐吳吳使沮衛馭融犄於荆師而將軍曰縛之殺以  
繫鼓問之曰女來卜乎荅曰卜吉乎曰吉荆人曰今荆  
將與女繫鼓其何也荅曰是故其所以吉也吳使臣來也  
固視將軍怒將軍怒將深溝高壘將軍不怒將解息今也  
將軍殺臣則吳必舉守矣且國之士非為一臣卜夫殺一  
臣而存一國其不言吉何也且死者無知則以臣繫鼓無  
益也死者有知也臣將當戰之時臣使鼓不鳴荆人因不

殺也

智伯將伐仇由而道難不通乃鑄大鏡道仇由之君仇由  
之君大說除道將肉之赤章曼枝曰不可此小之所以事  
大也而今也大以來卒必隨之不可內也仇由之君不聽  
遂內之赤章曼枝因斷轂而驅至於齊七月而仇由尅  
齊伐魯索說曲魯以其贖往齊人曰贖也魯人曰真也齊  
曰使樂正子春來吾將聽子魯君請樂正子春樂正子春  
曰胡不以其真往也君曰我愛之荅曰臣亦愛臣之信

視行

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  
已故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怒目失鏡則無以正類





石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或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緩已  
董安子之心緩故佩絃以自急故以有餘補不足以長續  
短之謂明主

天下有信數三一曰智有所不能立二曰力有所不能舉  
三曰強有所不能勝故翅有光之智而無衆人之助大功  
不立有鳥獲之勁而不得人助不能自舉有資育之強而  
無法術不得長生故勢有不可得事有不可成故鳥獲輕  
千鈞而重其身非其身重於千鈞也勢不便也雖朱易百  
步而難肩睫非百步近而肩睫遠也道不可也故明主不  
竊鳥獲以其不能自舉不困離朱以其不能自見因可勢  
求易道故用力寡而功名立時有滿虛事有利害物有生

死人主爲三者發喜怒之色則金石之士離心鳥賢聖之  
橫淺深矣故明主觀人不使人觀已明於堯不能獨成鳥  
獲之不能自舉資育之不能自勝以法術則觀行之道鮮

安危

使天下皆極智能於儀表盡力於權術以動則勝以靜則  
安治世使人樂生於爲是愛身於爲非小人少而君子多  
故社稷長立國家久安奔車之上無仲尼履舟之下無伯  
夷故號令者國之舟車也安則智廉生危則爭鄙起故安  
國之法若饑而食寒而衣不令而自然也先王寄理於竹  
帛其道順故後世服令使人去德寒貴育不能行虞自然  
雖順道而不立強勇之所不能行則上不能安上以急秩



貢已盡則下對無有無有則輕法法所以爲國也而輕之則功不立名不虛聞古扁鵲之治其病也以刀刺骨聖人之救危國也以忠拂耳刺骨故小痛在體而長利在身拂耳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國故甚病之人利在忍痛猛毅之君以福拂耳忍痛故扁鵲盡巧拂耳則子胥不失壽安之術也病而不忍痛則失扁鵲之巧危而不拂耳則失聖人之意如此長利不遠垂功名不久立

守道

聖王之立法也其實足以勸善其威足以勝暴其備足以必定法治世之臣功多者位尊力極者賞厚情盡者名立善之生如春惡之死如秋故民勸極力而樂盡情此之謂

上下相得上下相得故能使用力者自極於摧衝而務至於任鄙戰士出死而願爲賞有守道者皆懷金石之心以死子胥之節則力者爲任鄙輩如賁育守爲金石則君人者高枕而守已完矣

分明則賢不得奪不肖強不得侵弱衆不得暴寡託天下於堯之法則貞士不失分姦人不徵幸寄千金於羿之矢則伯夷不得亡而盜跖不敢取光明於不失姦故天下無邪弄巧於不失發故千金不亡

服虎而不以桺崇姦而不以法塞僞而不以符此賁育之所患光奔之所難也故設桺非所以備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立法非所以備曾史也所以使庸主能止盜跖



也為符非所以豫尾生也所以使衆人不相設也

用人

聞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順人而明賞罰循天則用力寡而功立順人則刑罰省而令行明賞罰則伯夷盜跖不亂如此則白黑分矣治國之臣効功於國以履位見能於官以受職盡力於權衡以任事人臣皆宜其能勝其官輕其任而莫懷餘力於心莫負兼官之責於君故內無伏怨之亂外無馬服之患明君使事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訟爭訟止技長立則強弱不競力水戾不合形天下莫得相傷治之至也

能成一輪廢尺寸而差短長王爾不能半中使中土守法術拙匠守規矩尺寸則萬不失矣君人者能去賢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萬不失則人力盡而功名立

明主立可為之賞設可避之罰故賢者勸賞而不見于賞之禍不宥者少罪而不見偃割首者處乎而不遇深谷愚者守靜而不陷險危如此則上下之恩結矣古之人曰其心難知喜怒難中也故以表示目以鼓語耳以法教心君人者釋三易之數而行之一難知之心如此則怨積於上而怨積於下以積怒而御積怨則兩危矣

釋儀的而妄發雖中小不巧釋法制而妄怒雖殺戮而姦人不恐罪主甲禍歸乙伏怨乃結效至治之國有賞罰而





故古之能致功名者衆人助之以力近者結之以成遠者譽之以名尊者戴之以勢如此故太山之功長立於國家而日月之名久著於天地此堯之所以南面而守名舜之所以北面而效功也

大體

古之全大體者望天地觀江海因山谷日月所照四時所行雲布風動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已嘗治亂於法術託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不違天理不傷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難知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不急法之外不緩法之內守成理因自然禍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變惡榮辱之責在乎已而不在乎人故至安之世

法如朝露純樸不散心無結志口無煩言故車馬不疲弊於遠路旌旗不亂於大澤萬民不失命於寇戎雄駿不創毒於旗幟豪傑不著名於圖書不錄功於盤盂記年之牒空虛故曰利莫長於簡福莫久於安使匠石以千歲之壽操鈞視規矩舉繩墨而正太山使賁育帶干將而齊萬民雖盡力於巧極盛於壽太山不正民不能齊故曰古之牧天下者不使匠石極巧以敗太山之體不使賁育盡威以傷萬民之性因道全法君子樂而大姦止滯然閒靜因天命持大體故使人無離法之罪魚無失水之禍如此故天下少不可

內備說

衛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專於衛國侏儒有見公者曰臣  
之夢賤矣公曰何夢對曰夢見甕爲見公也公怒曰吾聞  
見人主者夢見日矣爲見寡人而夢見甕對曰夫日兼燭  
天下一物不能當也人君兼燭一國人一人不能擁也故  
特見人主者夢見日夫甕一人燭馬則後人無從見矣今  
或者一人有燭君者乎則臣雖夢見甕不亦可乎

齊人有謂齊王曰河伯大神也王何不試與之遇乎臣請  
使王遇之乃爲壇場大水之上而與王立之馬有間大魚  
動因曰此河伯也

叔孫相魯貴而主斷其所愛者曰豎牛亦擅用叔孫之令  
叔孫有子曰壬豎牛妬而欲殺之因與壬游於魯君所魯

君賜之王環士拜受之而不敢佩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  
欺之曰吾已爲爾請之矣使爾佩之壬因佩之豎牛因謂  
叔孫何不見壬之佩乎叔孫曰孺子何足見也牛曰壬固  
已數見於君矣君賜之王環壬已佩之矣叔孫召壬見之  
而果佩之叔孫怒而殺壬壬兄曰丙豎牛又妬而欲殺之  
叔孫爲丙鑄鐘鐘成丙不敢擊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不  
爲請又欺之曰吾已爲爾請之矣使爾擊之丙因擊之叔  
孫聞之丙不請而擅擊鐘怒而逐之丙出走齊居一年豎  
牛爲謝叔孫叔孫使豎牛召之又召而不報曰吾已召之  
矣丙怒甚不肯來叔孫大怒使人殺之二子已死叔孫有  
病豎牛因獨養之而去左右不內人曰叔孫不欲聞人聲

因不食而餓殺叔孫已死豎牛因不發喪也徒其府庫重寶空之而奔齊夫聽所信之言而子父爲人侈此不參之患也

衛嗣君重如耳愛世姬而恐其皆因其愛重以壘已也乃貴薄姬以敵如耳尊魏姬以耦世姬曰以是相參也嗣君知欲無壘而未得其術也夫不使賤議貴也下必坐上而必待勞重之鈞也而後敢相議則是益樹壘塞之臣也嗣君之壘乃始

麗春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手曰不信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手王曰不信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手王曰寡人信之麗春曰夫市之無虎也

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之去魏也遠於市議臣者過於三人願王察之麗春從邯鄲反竟不得見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實霜不殺菽何爲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

殺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况於君人乎

中山之相樂池以車百乘使趙遂其客之有智能者以爲新行中道而亂樂池曰吾以公爲有智而使公爲將行今

中道而亂何也客因辭而去曰公不知治有成足以服之而利足以勤之故能治之今臣君之少客也夫從少正長

從賤治貴而不得操其利害之柄以制之此所以亂也嘗試使臣彼之善者我能以爲卿相彼不善者我得以斬其



首何故而不治

荆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人多竊采金采金之禁得而輕  
奪礙於市甚眾壅難其水也而人竊金不止夫罪莫重焉  
礙於市猶不止者不必得也故今有於此曰子汝天下而  
殺汝身庸人不爲也夫有天下大利也猶不爲者知必死  
故不必得也則雖奪礙竊金不止知必死則天下不爲也  
魏惠王謂卜皮曰子聞寡人之聲問亦何如馬對曰臣聞  
王之慈惠也王欣然善曰然則功且安至對曰王之功至  
於亡王曰慈惠行善也行之而亡何也卜皮對曰夫惠者  
不忍而惠者好與也不忍則不謀有過好子則不待有功  
而賞有過不罪無功受賞雖亡不亦可乎

齊國好厚葬石帛盡於衣衾材木盡於棺槨桓公患之以  
告管仲曰布帛盡則無以爲蔽材木盡則無以爲守備而  
人厚葬之不休禁之奈何管仲對曰凡人之有爲也非名  
之則利之也於是乃下令曰棺槨過度者戮其尸罪夫嘗  
喪者夫戮死無名罪當喪者無利人何故爲之也

齊王問於文子曰治國何如對曰夫賞罰之爲道利器也  
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若如臣者猶獸鹿也唯薦草

李悝爲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曰人

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中之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

人皆疾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之以人之善射  
宋常門之巷人服畏而毀甚瘠上以爲惡爰於親舉以爲





官師明年人之以斃死者歲十餘人子之服親喪者爲愛之也而尚可以奮勸也况君上之於民乎

越王勾踐見怒龍而式之御者曰何爲式王曰龍有氣如此可無爲式乎士人間之曰龍有氣王猶爲式况士人之有勇者乎是歲人有自刎死以其頭獻者故越王將復兵而誅其教結臺而鼓之使民赴火者賞在火也臨江而鼓之使人赴水者賞在水也臨戰而使人絕頭割腹而無顧心者賞在兵也又况揀法而進賢其助甚此矣

鮑似地靈似蠲人見地則驚駭見蠲則毛起然而婦人拾蠶而漁者握禮利之所在則亡其所惡皆爲益實矣

周主亡玉簪令吏求之三日不能得也周主令人求而得

之家人之屋間周主曰吾之吏之不事事也求簪三日不得之吾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於是吏皆悚懼以爲君神明也

韓昭侯握瓜而伴亡一瓜求之甚急左右因割其瓜而效之昭侯以此察左右之誠不割韓昭侯使騎於縣使者報昭侯問之曰何見也對曰無所見也昭侯曰雖然何見曰南門之外有黃犢食苗道左者昭侯謂使者毋敢泄吾所問於女乃下令曰當苗時禁牛馬入人田中固有令而吏不以爲事牛馬甚多入人田中亟舉其數上之不得將重其罪於是三鄉舉而止之昭侯曰未盡也復往審之乃得南門之外黃犢吏以昭侯爲明察皆懷恐其所而不敢竊



子之相燕坐而伴言曰走出門者何白馬也左右皆言不見有一人走追之報曰有子之以此知左右之誠信不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而無使得適辭創其言以告而知衛嗣公使人為客過闕市闕市苛難之因以金與闕吏乃舍之嗣公謂闕曰某時有客過而所與女金而女因遣之闕市乃大怒而以嗣公為明察

勢重者人主之淵也臣者勢重之魚也魚失於淵而不可復得也人主失其勢重於臣而不可復收也古之人難正言故託之於魚賞罰者利器也君端之以制臣臣得之以擁主故君先見所賞則臣嚮之以為德君先見所罰則臣嚮之以為威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外儲說

晏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廉也晏子曰君不知賤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懼也有若曰昔者舜設五絃峯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身雖奔驅猶未有益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身體則可其言多而不辯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令晉為之飾裝從衣文之賸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為木蘭之櫃黃椒桂之橫綴以珠玉飾以玫瑰鞞以翡翠鄭人買其



積而遷其珠此可謂專膏積矣未可謂善蓄珠也今世之  
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其用墨子之  
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宜告人若辯其辭則恐人  
懷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  
類故其言多不辯

墨子為木為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弟子曰先生之巧至  
能使木為飛墨子曰吾不如為車視者巧也用咫尺之木  
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多又於歲數今  
我為為三年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曰墨子大巧巧為  
視拙為烏

夫良藥苦於口而智者勸而飲之知其入而已疾也忠

言拂於耳而明王聽之知其可以致功也

客有教燕王為不死之道者王使人學之所使學者未及  
學而客死王大怒誅之王不知客之欺已而誅學者之視  
也夫信不實之物而誅無罪之臣不察之患也且人所急  
無如其身不能自使其無死安能使王長生哉

齊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屠殺見之曰殺聞先生之義不恃  
仰人而食今殺有樹瓠之道堅如石厚而無竅獻之仲曰  
夫瓠所貴者謂其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剖以盛  
物而任重如堅石則不可以剖而以斟吾無以瓠為也曰  
然殺將以欲棄之今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人之國  
亦堅瓠之類也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ack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鄭縣人乙子使其妻為榜其妻問曰今榜何如夫曰象吾  
故榜妻于因毀新令如故榜

鄭縣人乙子妻之市買蠶以歸過潁水以為渴也因縱而  
飲之遂亡其蠶

鄉人有遺燕相國書者燬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  
既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之曰舉燭  
者尚明也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王大說國以  
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今世舉學者多似此類

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五素不得一紫桓  
公患之謂管仲曰寡人好衣紫紫貴甚一國百姓好服紫  
不已寡人奈何管仲曰君欲何不試勿衣紫也謂左右曰

吾甚惡紫之臭於是左右適有衣紫而進者公必曰少知  
吾惡紫臭公曰諾於是日即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衣  
紫三日境內莫衣紫也

魯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顧反為女殺  
疑適市來曾子欲捕逐殺之妻止之曰特為嬰兒戲耳曾  
子嬰兒非與戲也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  
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父欺子而不信其母非以  
成教也遂烹蒸

孔子相衛弟子子臯為獄吏則人足所則者守門人有惡  
孔子於衛君者曰尼欲作亂衛君欲執孔子孔子走弟子  
皆逃子臯從出門明危引之而逃之門下室中吏追不得

夜半子舉問則危曰吾不能虧主之法令而親則子之足  
是子報讐怨之時也而子何故乃背逃我我何以得此於  
子則危曰吾斷足也同我罪當之不可奈何然方公之獄  
治臣也公傾側法令先後臣以言欲臣之免也甚而臣知  
之及欲決罪定公憮然不悅形於顏色臣見又知之非私  
臣而然也夫天性人心同然也此臣之所以悅而德也  
孔子曰善為吏者樹德不能為吏者樹怨墜者平量者也  
吏者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平也

哀公問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  
其無他異而獨通於穀堯曰夔而一足矣使為樂正故君  
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

孔子御坐於魯哀公哀公賜之桃與黍哀公請用仲尼先  
飯黍而後嚼桃左右皆拊口而笑哀公曰黍者非飯之也  
以雪桃也仲尼對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  
王為上盛果祿有六而桃為下祭先王不得入廟丘之門  
也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祿  
之下是從上雪下也丘以為妨義故不敢以先於宗廟之  
盛也

夫樹楸柚者食之則甘嗅之則香樹枳棘者成而刺人故  
君子慎所樹



政論題辭

後漢崔寔撰寔少沉静好典籍桓帝初詔公卿舉至孝  
獨行之士寔以郡舉除爲郎明於治體吏才有餘論當  
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指切時要言辨而確當世稱  
之仲長統曰凡爲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座側天台方繼  
志氏曰夫言不可不慎也彼崔寔者情時君之柔闇則  
直論柔闇之失可矣遽謂凡爲治者必以嚴而治以寬  
而亂亟稱宣帝之賢誣文帝以嚴致平何其謬妄哉昔  
韓非之愚至以堯舜爲土水以刑罰爲管梁所聞者早  
而所習者陋無怪其爲此言也

政論題辭畢

CENTRAL

國家圖書館

ROC



百家類纂

法家類 崔寔政論

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皋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苟嘗不賴賢哲之謀乎凡天下所不理者當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寔衰而不改習亂安危伏不自觀或荒耽嗜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傷忽真或猶豫歧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疎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縲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悲夫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始亂上下懈怠風俗彫敝人庶巧偽百姓囂然咸復思中興之救矣且濟時



拯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後乃理哉期於補椽決壞枝  
柱邪傾隨形裁剗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城而已故聖人統  
權遭時定制安樂之差各有云該不強人以不能背急切  
而慕所聞也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衷公以臨人景公以  
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是以受命之君每輒創制中  
祖之主亦匡時失昔懲庚愍廢遷都易民周穆有闕甫侯  
正刑俗人徇文牽古不違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  
輿論國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雖合聖德輒見倚奪何者  
其頑士闇於時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況可慮始苟云幸  
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如能耻策非已舞筆奮辭以  
破其義寡不勝衆遂見擯棄雖稷契復存猶將困焉斯實

生之所以排於絳灌屈子之所以據其幽憤者也夫以文  
帝之明賈生之賢絳灌之忠而有此患况其餘哉故宜量  
力度德春秋之義今既不能純法八世故宜參以霸政則  
宜重賞深罰以御之明著法術以檢之自非上德嚴之則  
理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  
審於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嘉軌之騰海內清肅天下  
審如薦勳祖廟享號中宗美計見效優於孝文元帝即位  
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政道  
得失於斯可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  
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收斂之理也故聖人能  
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為結繩之約可復理亂泰





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熊經烏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爲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除疾是以梁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數值厄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娶妻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險傾方將摧勒鞅鞞以救之豈暇鳴和鑿清節泰哉昔高祖令蕭何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斬趾斷舌是首故謂之具五刑文帝雖除肉刑當劓者笞三有當斬左趾者笞五百有當斬右趾者棄市右趾者既殞其命笞杖者往往至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實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爲民乃定律減笞輕推自是之後笞者得全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必欲行若言當大定其本使人主師五帝而式三五蓋亡秦之俗遵先聖之風棄苟全之政蹈稽古之蹤復五等之爵立井田之制然後選稷契爲佐伊呂爲輔樂作而鳳凰儀擊石而百獸舞若不然則多爲累而已



大復論題辭

大復論者 本朝督學大夫信陽何景明之所著也弘治時 上方右文興化一時能文之士力追古初起衰振故蓋霞蒸雲變蔚然稱盛馬公時為中書舍人與空同李氏武功康氏諸豪俊竝入驛壇聽健藝苑相為雄長矣正德初逆豎柄權羣奸竊勢紀綱法今漸至替弛公目擊時事慨然憤之故著為此論大抵多激切之語即賈誼治安董生三策不啻過也忠哉諒乎匪直以其文已康武功叙公所論著凡數萬言皆當實不修可以上薄屈宋董賈有相如子長之風信矣信矣公才高而意宏德純而識遠蓋儒之傑然者此論附之法家以所



論者法之意也

大復論題辭畢

百家類纂

法家類

嚴法

何大復子論

治民莫如嚴嚴者所以成寬也夫民心不一則散民情不  
制則亂法者所以節約其散而整齊其亂之具也嚴者所  
以立節約而作整齊也故嚴則法立法立則民寡過寬則  
弛弛法弛則民多辜故嚴治之民始急而其終也舒寬治  
之民始舒而其終也急急則民怨舒則民喜始而喜不若  
終之不怨也故民難與為始而可與成終也夫衣冠飾貌  
人見而敬之乘駕唱騶人望而避之踐冠而囚首人不讓  
席矣敵車而單行人不讓路矣嚴與不嚴所由致相遠也



故嚴也者所以飾威儀慎制度使人見之者也夫日月垂象人不敬侮也山川示險人不敢踰也故立法而民不犯刑設而人不入者嚴之爲也是故先王之制階陛堂殿以異其等旂旒鸞纓以繁其飾官府爵位以差其品等異則尊卑別矣飾繁則上下章矣品差則貴賤定矣是故先王之時尊卑不相紊上下不相踰貴賤不相越夫錯其采物而明其文章防範其情欲而束縛其筋骨耳目有常從違一定僭亂不起奸弊不生故文字簡而刑罰省民生逸而政事清此先王之所以能宰制萬物後使群衆而總一海內者也及至後世媮惰之風長矜肅之心喪上下相容頤其紀綱而決其防限於是豪慝擅制富強肆行宗黨連結

而中外競傾然後起而繩之發其隱伏撻其細微至於一法立而百僞生文例日增而不足史議日異而不定人臣莫救其過而庶民莫必其命故法密而犯益衆刑繁而罪益多何者潔不治而未流濫也夫操如束薪亡不折焉急如絞繩亡不逆焉故治不可急急則無不亂者也是故法者由嚴起者也故號不張則幹斜網不振則目亂治不嚴則法壞夫嚴與刻異也嚴者立其法禁於未然者也刻者究其罪治於已然者也是故秦之法多如秋荼密如凝脂而民不知避也漢之吏搏如猛虎擊如蒼鷹而民不知畏也故不示而究人之罪是爲刻而已矣非所以格民也故嚴父無姑息之子嚴君無姑息之民故三王之民殺之而



不怨夫非罔之而罹其罪者則罪在已而不尤其何怨也

上作

夫觀世以易化者聖也矯時以從俗者明也物必有敝承  
敝者復其威勢必有變襲變者及其常故五帝之世循環  
不悖而三王之時因革並施夫世之所使時之所移從來  
遠矣要之其原皆出於上之所作為教夫好劍之門多創  
客善醫之門多病人物聚於所致也故明聖之世則人飾  
義而服節汗濁之時則人踐行而喪守何也致之者則然  
矣正道壞則邪徑成公室衰則私門盛自古及今未之有  
易也正之與邪公之與私氓隸之人能辨其所好惡然所  
從違非者世之榮顯富厚者不在此而在彼也故五尺童

子聞人稱其善亡有不喜者也至於榮顯富厚之所在則  
雖有縉紳冠冕之徒亡不棄履捐趾以附者豈其所為自  
喜者不如童子也勢至而利交則情動而蔽其心也是故  
上之人觀於時勢之變推於教化之端明義崇節而結勢  
利是以正道可復立公室可復振而遂邪順私之俗可絕  
也漢哀帝之寵董賢而孔光張禹皆在大臣位然身親屈  
焉王莽之世所為臣服盡漢公卿揚雄最號恬於利祿然  
且為媚作符命焉及至唐有八司馬者皆以其才而汗于  
王叔文之黨夫數子者或榮耀終身或貶死當世卒為世  
之砥諱不道於君子之門雖其所自立然亦上之所劇世  
之所移也夫至著者義也至尚者節也故上以節義較天

TIFFI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下雖有蠢愚必不以其身為擇矣雖有閹閹必不以其行為名矣何者標者矚目之表而名者矚口之實也故張鶴以行實亡不射夫置鬼以喻病亡不罵矣夫嚴母之育貞女也入則有重關之限出則有鳴玉之飾寢則有絳結之固然後淫邪不入情欲無感而修潔之行成也是故節義者士之大防也先王以此防人故立激勵之方典勸賞之法致式閭之敬施表墓之恩安車懸旌以彰其微累帛加璧以示其予由是義明而節崇故雖有昏亂之世而無失身之士雖有污降之時而無回面之臣豈不以上之所作邪是故義者有國之維也節者有國之附也國之有不則者雖不立而漸弛也

法行

夫為人君者法不可以有已為人臣者法不可以有已法者非甘物也有國者之藥石繩墨也夫諱病之人無不戒藥石矣不直之木亡不疾繩墨矣小人之徒亡不疾刑法矣夫奸邪者小人之為而暴亂者小人之行也正奸律邪誅暴刑亂者法之務也故法者小人之所不利者也小人忌正律之典懼刑誅之罪必務以蔽其法援勢者為之沮行貨者為之誘怙強者為之撓造詐者為之竊法無不蔽矣故法不可以有已也法不以有已則上不得賣而下不得請賣請不行則上自天子之門侯王之宮太子之家公主之室下至貴戚之臣近幸之人驚橫之吏豪俠之民亡不得行其法者矣故賣請不行則法行如流是故法不可



有已也千金之寶可以借客十金之寄不可以與人也非  
愛千金反不愛千金也寄也有所受也已不得有也夫法  
者人臣受之天子非人臣有之也天子受之天非天子有  
之也已不得與而人不得辭故有沒公主車馬則后弗敢  
怨遷太子車駕則君弗敢怒罪戲弄之臣則天子不得私  
執豪俠之民則公卿不得闢說此法之行也昔者漢高斬  
丁公武侯斬馬嬰皆垂泣焉夫丁公於漢高至恩也馬嬰  
於武侯至軀也垂泣者至私情也然而必誅之者法也故  
法不可以恩廢而私情忍也昔者石奢為楚王相父殺人  
縱父而以身請罪王赦之石奢曰不可不縱父不孝賣國  
之法以縱父不忠乃伏劍死李離為晉文公理過聽殺人

曰王以臣為理乃不明而過聽殺人臣當死也王曰子休  
矣下吏有罪非子之過也離曰失刑則刑失死則死臣之  
有失何以罪下吏也遂自死也夫死者人情之所愛而二  
子不怨者所以顯君而明法也由是觀法非惟不得以釋  
人難自釋亦不得矣夫法清則政寬而人威法亂則政煩  
而人玩成者刑中而不可違玩者刑不中而可幸也夫刑  
不中者上亂之也上不以法為可受而與已則亂故以之  
飾喜怒行愛憎矣復恩擊制毀譽矣持辯以變約束舞智  
以易章程文之以深辭鞠之以巧詆則法令滋章而事不  
循其實對簿繁委而人不得其情上下相道公私混淆盜  
賊多有而奸偽竊起矣夫矣鑑通于頑鐵利刃劔于幘毛



密網漏於吞舟故法本禁亂而其極也亂生焉此執法之弊也故法不可使人有幸之者法可幸則良民懼於是平居之衆逸善之人暗蝮驚之吏搏擊之齟齬獄之地掩耳而不敢聽側目而不敢視束手足而無所措矣故清法之國人畏法而不畏吏亂法之國人畏吏而不畏法夫使人至不畏法而畏吏者非國之美也

任將

任將而中制者敗用兵而外監者缺夫獨任者事成之幸也專令者勢行之捷也故掣于中者番成而敗捷于外者已行而反夫所貴于驍驍者必至也然繫其足則驚馬先之矣所勇於孟賁者必敵也然縛其手則女子勝之矣夫

任將用兵之所尚者在事必成而勢必行也爲中制以掣之立外監以撓之是繫驍驍之足而縛孟賁之手也故驍驍之足者不可望其必至縛孟賁之手者不可望其必敵用將而監制之者不可責其成功夫功以時會也賞罰所以勸功也便宜所以乘時也獨任者自制其賞罰而專令者得行其便宜者也是以功可就而時不可失也夫功者事之集也時者勢之會也故披刃冒矢以爲功也竊糧躍馬以爲時也故中制則事不一而績墜外監則志不一而日曠夫威者貴神速也幾者貴立斷也事以威立也勢以幾行也故任將者必假之神速之用而予之以立斷之權矣夫多指亂視多言亂聽千人與獸亡不破者也千夫





牧羊無不擾者也故以一御衆則衆志定以衆制一則群疑生是故千人與敵不如一人負而趨也千夫牧羊不如一人驅而走也古者天子之遣將躬爲推轂曰聞以外將軍制之故吳王用孫子而寵姬魏王用穰宜而莊賈謀二君者非不顧寵幸也知將不可以寵幸奪也淮陰一拜而爲漢大將再捷而爲齊假王使高祖中制而外監之無以摧項氏之權而制天下之命矣故期功者不惜神速之用知時者不吝立斷之權昔燕用樂毅而代之以騎劫卒使田單收其降城趙用李牧而代之以趙括卒使白起坑其降卒是故騎劫爲田單之藉而趙括爲白起之資此制之者過也夫功罪者責於將也吾制之於已而監之於人

成則衆冒其功敗則獨委其罪未有善者也故善用將者制其功罪而不制其事幾故士知有將將知有君士知有將則報義將知有君則盡忠

### 勢成

夫天下之勢不可使有成之者勢成則附之者衆也是故勢者上之所乘而下之所憑也龍之在天以雲而神虎之在地以風而威豹之在山以霧而變鯢之在海以水而化勢之使然也故人之於勢乃所以表神威行變化者也是故天下有能擬之人大舉之事必俟吾之壞而竊以濟其勢勢者天下之重吾弗可以一日釋也吾有所壞而適以濟之天下之重在彼矣故勢之濟有四不可不先也因其



失而取之謂之籍資求所害而利之謂之賈惠舉其所不當而白之天下謂之假義造端以鬼其事謂之長惑此四者勢之所以濟也昔者陳平淮陰王陵皆項羽之臣而卒爲漢用取於所失也沛公入秦約法三章去其苛刑利其所害也樊彘帝之喪竊素行師舉其所不當也白蛇雲氣鬼其事也是故亂非外至我有以招之勢匪彼至我有以致之故塞招亂之門絕濟勢之端在有以固人心人心之固雖有能擬之徒不能奪也故籍資則無與也賈惠則不利也假義則罕服也長惑則不眩也然後天下之重在我也秦之失人心也陳涉非有諸侯之權甲士之衆以其萌亂之民戍役之卒揭竿批鋤澤中一呼而四海響應者彼

皆有欲起之心而侯先發者也故陳涉之得志輕在秦也夫天下之近禍屢危莫過於從逆也惡安福樂禍危非人情也然而爲之誠見其禍危之於此而徵安福于彼也是故天下不可使有從逆之民從逆之民雖欲不適彼不得也欲不讐我亦不得也彼我一問固寧有死而長往無生而反顧者也昔者沛公送徒驪山畏失期之罪故亡章邯將兵山東畏被讒之誅故降秦陵深入匈奴畏友國之辱故叛夫敖背至逆節也亡降皆耻名也而三人者以不實之身干之患害之情寤於前而不暇自好也夫天下不自好之人鮮耻弗軌之臣幸危愁苦之民頓亂以三者之狀而值於吾之所壞此勢成之會也夫衆庶成風增積成山



言勢以附成也是故弗軌之臣靡不自小以成大自寡以  
過衆者附之使然也是以有天下之計必先詳成敗之由  
明輕重之機杜覬覦之錚遏擬備之漸集內散之心斷外  
附之志使天下之萌孽不生而勢長御之我則天下長安  
語曰涓涓不塞流爲江河綿綿不絕纒爲網羅故勢成而  
後圖焉莫之有及也

功賞

功賞之際後世人主常不能有所稽也夫功者人主之所  
謬喜誇喜之心熾於內而天下方有奇悻悻之事效於  
前於是功賞之稽乃有所不能何者誠見其利未見其害  
知其福未知其禍也夫利猛獸之樂者忘銜極之虞好馳

坂之巧者昧仆輪之弊喜遠慮之樂者蒙毒發之戒是故  
快心之欲至而周身之處移炫日之形接而見背之明故  
天下之事功在彼者我有不諫其實實在我者彼有不顧  
其功故人主必詳於功賞之辨而數於異同之分也夫三  
王以善治爲功五侯以善備爲功七國以善戰爲功戰者  
至凶事也功者至美利也充凶事而徵美利此三王所以  
不爲而五侯所以不顧也夫天下有不忘戰之臣有好戰  
之臣此二者功同而實大異名似而事不侔也是故不忘  
戰之臣多慮而有備好戰之臣貪進而寡慮多慮有備者  
清外而實內貪進寡慮者多事以虛國是故不忘戰之臣  
恒恐天下之有變而已無全策好戰之功惟恐天下之無



變而已不有功不忘戰之臣恒靜而致安好戰之臣恒擾而生禍此人主之當察也昔者秦之伯也累世而帝其帝也再世而亡帝之甚難亡之甚易成敗不遠而代感哀並時而至者積功之極乃其積禍之盈也漢武之才過於文景承三世之膏厚不易紀而虛耗者好大無厭也夫秦以白起爲武安君商鞅爲商君范雎爲應侯漢武以衛青爲大將軍李廣利爲貳師將軍霍去病爲驍騎將軍此六人者所謂功臣而人主之所貴者也然不察功實之辨故白起商鞅范雎之功日積而秦之社稷日感衛青李廣利霍去病之功益高而漢之海內益危也夫好功之臣人主之所不易使者非有厚養則不獲其死力非有大賞則不塞

其望危高爵宗號以貴之則朝之位曠金玉重寶以富之則府之蓄靡土田苑囿以益之則國之地削重徵濫役則結民之怨破城侵境則深敵之警夫然後臣其不可後之民羸其不可樹之地利其不可通之貨故計民則停象不足以補亡計地則降城不足以報賜計利則遺物不足以備費加危於當世而不爲省流禍於後世而不能見此功實不稽之患也是故觀顯福者必思隱禍臨近利者必圖遠害功歸於臣而實弗被於國者明主之所不貴也

用五

夫國內有自擅之臣而外有敢敵之寇者在位無直節之士也夫直節之士行高而不回言危而不遷行不回故有



匡救之義言不逸故有諫諍之忠於是內無不發之奸外無不見之亂雖有自擅之心者無不弭也雖有敢敵之氣者無不沮也夫山有猛獸藪藪不採朝有直臣奸宄不生故直節之士邦之司繩而國之強禦也故司繩不得職則邪枉行矣強禦不在列則盜賊至矣可不畏哉夫亡國之君非無直節之士也有之而蔽於邪臣聞于敵國也夫直節者邪臣之忌敵國之憂也我堂其蔽而受其間則直節不得志直節不得志則邪臣遂而敵國昌也夫直節去讒諂至讒諂之人者內順而外交能使視聽閉言語塞夫視聽閉則亂不見言語塞則奸不聞於是宮庭容久伏之禍邊境有卒至之憂勁弩射於城中長戟起於墜下上莫之

知而下莫之告者大臣懷首領之憂而羣臣畏口舌之誅也昔趙高欲專制恐群臣有言先指鹿為馬羣臣無敢言焉者陳涉起山東二世召博士諸生問之皆莫敢言叔孫通乃詭對而出迨夫二世弗明不能用五臣而蔽障于託人故內以逐邪臣而外以資敵國也是故邪臣無不欲去其所忌敵國無不欲逐其所憂晉以垂棘之璧屈產之乘假道於虞而官之可去齊以女樂文馬遺季桓子而孔子見沮泰穆公憂山公之在戎魏或王以女樂戎王樂其女樂五月不還由余諫不聽而亡夫外有悅日之欲內有惑聽之說則賢不知其可寶而才不知其可惜也故虞為晉迷官之奇魯為晉廷孔子或為秦逐由余夫三國者非



不知賢聖才知也悅於欲而惑於聽也夫直士人主之所  
難用也矯正而不能順遠自重而不能苟容非其職不食  
不得其道不仕夫邪臣者人主之所狎而重寶美色人主  
之所玩好也夫重寶美色在前邪臣在左右則無所置直  
士矣故孔子不與女樂並容於魯公之奇不與璧馬同止  
於虞蓋勢有所不合也夫藟艾不同室玉石不同藏故用  
直士則必去讒佞遠貨色矣夫讒佞者直士之賊也貨色  
者直士之害也秦賊容蠶而曰我有以用直士難矣

敵中

夫敵非吾不能克之難也亦非吾制之難也吾能明敵之  
所以中我者難也是故知吾之能逆必反吾情也知吾之

非能逆也即以其情反之欲有以嘗之先反復我也欲有  
以實之先參伍我也以聲者下我也以利者市我也此六  
者不可不察也夫欲明敵之所以中我者在知敵之所忌  
敵之所忌必飾之使弗覺我也事無不去矣是故敵之鉅  
弗忌也忌其能明用也將之賢不忌也忌其能同心也  
士之象不忌也忌其能同力也故明則有以敵之同心則  
有以間之同力則有以散之夫三者之害知者能論之防  
之然卒為所困焉者彼有以揣摩投隙而此有以中之也  
狩者之于獸漁者之于魚其伏機投餌也於其聚則多驚  
於其散則無獲必於聚散之間而伺之矣敵者之機我餌  
我者亦猶是也是故有所畏於我者視我以弗畏也有所



弗畏者則視其畏也若是而不察焉者彼得志也同心之將毀之弗行也則必重之以輕其主使我之自忌之也若是而不察焉彼得志也士之同力始張其勢以解之又出其利以啗之則是道我以刑威也播虐則離我之衆誅降則堅彼之敵若是而不察焉彼得志也昔者秦之攻趙本畏廉頗曰吾畏馬服子將也趙人乃將馬服子而陷於長平漢畏項羽之臣范增也羽使至饗太牢以進進而視之曰吾以為亞父使也乃更饗以草具由是范增遷而項氏亡死東城田單守即墨謂燕士曰子惟恐創吾之降卒以戰也恐伐吾士大夫百姓之情慕也燕知其言而敵氣愈奮遂以其殘卒敗燕此皆弗能明敵之計眩于事情而中

之者也故曰能明敵之所以中我者難也是故處敵者能知數者之情有來焉必覺也有往焉必察也觸於先後之間斷於有無之際內絕根株之病外固間隙之缺是故撫摩不得其所出而抵技者不得其所入也故曰我不發其機雖巧不施我不會其情雖勞不行故為敵中者敵在已也

固權

夫權有所受者固不有所受者雖得必失之夫偽篡不可以遠示竊得不可以厚享故勢有執於累歲而不能保一日之命威有行于四海而不能全一姓之族權無所受之也夫權者天子之所取重天下之所取鈞者也天子知之



天下見之也故上不疑而下不議夫然後可固也無所受者天子不知天下不見者也故正坐而旁有覓之者矣前行而後有迹之者矣此至危之勢而彼方安之也夫人主雖使童子操金入市無敢攫者苟竊人主之金雖格僕而路人得執之矣是非童子強格僕反乃弱也使固與賊異也故盜失財不敢告也亡遺物不敢反也故權在於有所受有所受者又在視其所受之人昔者舜受堯之天下禹受舜之天下堯舜皆大聖人也固雖受之天下而人信之至燕子曾讓國於子之子曾無知者也故雖受之一國而人不信矣夫信之故服服之故其受也固不信故不服不服故其受之不固弱子之產不與買惡人以爲欺也替人

之貨不與易惡人以爲蔽也伊尹受湯之權放太甲霍光受武帝之權故昌邑夫據君選主非細故也已任之而不疑者以受之者湯與武帝也湯非弱而武帝非替也夫權者富貴之籍也可以得富貴而不可以保富貴無所受之而受之非其主者皆危也夫見火知焚見水知溺者明也昧者不然不及火不知焚也不及水不知溺也夫班爵封者遣之券誥賜祠第者護之符勅此皆爲世世計者也今爵封我能奪之祠第我能取之是券誥不憑而符勅不效也此其章明宜鑒者也然爵封猶曰賜矣祠第猶曰管矣以鐵版爲不毀持金書爲不刊者猶夫前日也夫欲以一時無所受之權而爲世世之計豈不愚可笑也





處與

富貴者人主之所有也恒易於與而不知所處則恒失之故德不在於與也在於處所與處所與在知其所與之人所與在於君子也則增厚而福澤在於小人也則濟滯而禍災在疏則恩當而見重在戚則分當而見輕是故與之積罪之臣則以爲異數而渣聖與之寵幸之臣則以爲庸格而靡加故與之不難也處與爲難矣夫天下惟小人戚幸之臣不易處也數而與之則見顧遇而怙愛運而與之則見希闊而怨生與之厚則不以爲過而怨之與之薄則鄙而少之與之大難則曰吝而誹笑與之太易則曰汎而死侮與之而有所相踰則不平而起爭若是者不可不知

處也夫惠以示親施以示德無所因而與之則期視而內疑必不親矣有所使而與之則矜能而自致必不德矣望之而必欲塞求之而必欲得不與則拂情而陰蓄忌與之則多嗜而需不已凡此皆禍之道不可不知所制也夫權勢者賞罰之柄名器者上下之飾而富貴者人主之有也故富貴有不可以易與者矣富貴者權勢之門名器之具也安可以易與也小人寵幸之人其未有富貴也則必遠權而不取畏名器而不干曰吾得富貴厚其身焉耳人主於富貴輕於所予而易所與則不勝其所悔夫富貴得則權勢可移權勢移則名器可假由是有擬尊之心有偏上之形而莫之制矣綠恩而寬忍則禍滋抑案而不揚則害



成徽哉之則逢其忿而遷其怒大發之則激其變而事起由是兵車戰於牆內戈戟擯於腹心事成是下賊其上而義紀絕也事敗是上階其下而恩不終也二者之所來乃積愛之過也大小人寵幸之人持衆歸之權必衆怨之所叢扶衆附之勢必群攻之所向故其謀危者所以圖安也登高以臨危者仰趨而陟顛不知下平地之可息也向陽而畏熱者疾走而格日不知其就陰之可爽也故小人謀危以圖安者富貴有以貴之而謙遜之義不明也秦之二世寵於趙高封以萬戶授之相印殺蒙恬於外誅李斯於內然趙高知其威在已而以圖二世卒使閹樂弑之於望夷之宮故二世於趙高非不有以恩德之也而終遇禍者

利害之情變也故富之而不恩貴之而不德矣昔者陳恒專國以其言積厚施而得衆遂弑簡公季氏專魯政厚私邑而弑公室乃逐昭公夫二子蒙於主者至厚也甚者見弑而次者見逐積愛之生害也故盜不以得財而不殺其主人妾不以得寵而不忌其主母夫人之心何可厭矣故驕子多不孝寵臣多不忠是故人主必審處於富貴之與知非其所當者則母以其愛私之其所當者則母以其憎吝之明知其所失則母遂事而自安獨省其所發則母溺情而有所忍故韓侯則惜敬鴆矣周襄則止請既矣漢文帝則夜收北軍之節矣何者富貴必各於小權勢名器在杜其漸也夫天之生物能瓜牙者則去其羽翼誠



以飛而食人則害廣矣是富貴權勢人之羽翼也故其與之也而必使其可制於我我富之者我能貧之我貴之者我能賤之夫然後從而富貴之是以權勢之門不閉而名器之具不亂也夫干將莫邪天下之至利以刺人無打之者然倒持而外柄則刃反著於其身人主能無倒持其柄則可矣

策術

策國者大抵務實於勢變而不詳於事理求伸其變智而不要於指本善舉迫切之害而不及久遠之憂夫事理者宰勢變者也指本者統辯智者也存久遠之憂者弭迫切之害者也是故天下之事有不可究極者則必有所撰有

不可總納者則必有所歸有所易觀者則必有所難見夫策國者設不可究極之形而不知所歸是故離合不常而使人無定見知不可總納之說而不知所歸是故語言不一而使人無專聽陳易觀之害而遺所難見是故急遠不詳使人多異而少慮是故六國之王寡於成事而同以淪胥者眩於策而不能擇也夫仁義者策國之術也天下之通理百家之要本而長久之道也功利塞仁義者也是故游士失於謀人主失於擇當年而不成累世而不決者功利之說行而仁義不明也夫仁義不明而功利行則天下攘攘焉皆為勢往如是則得勢者興而失勢者亡矣故秦於六國非能施仁義也然卒并諸侯朝同列者乃六國有



以籍之也夫德齊者以勢勝勢並者以德勝勢者功利之階也德者仁義之府也故功利者秦之所有而仁義者秦之所無也諸侯不以此時修仁義而乃稱功利焉釋其所無而尚其所有是故秦之以一隅之僻據河華之要開轍函之塞東向而制天下天下之侯王視其分裂而聽其宰割卒無術以禦之者德齊而彼之勢行也夫為功者謂仁為不殺義為不取故言仁義則見迂闊而情踈言功利則見切近而心向此過在策士而不究也夫仁義水火也水可濟亦可澆火可烹亦可燔故仁者可生可殺之道也義者可與可取之道也夫不殺不取者仁義之一端也故仁義之功利大矣而策士不能究也夫游談之士籍諸侯之

車馬以為裝貨諸侯之財幣以為居費寶玉以觀外交市土地以厚異國是故列地里之險夷陳兵革之銳鈍斧儲積之厚薄亂主客之形反內外之情分散其事而變易其說故使天下諸侯之心交戰而不定兩端而不果疑于似是而莫能可否感於利害而莫能從違由是散約解從秦名獻都要地率服而入朝於秦矣故諸侯之事秦而甘心者仰其威勢而幸其親已也此諸侯不諱于策士之罪也於是秦得以行其遠交近攻之術而五國先滅夫五國之滅者則齊之罪也齊之與秦東西相望營並帝而敵體故秦之所忌莫如齊然而後攻齊者徒以有五國在也君王后齊王見諸侯之日屠於兵而境無遺矢之擾不知秦有



所佚而以爲厚已乃奉秦蓋謹而緩之救故齊之安者四十年及至勝后勝音始齊國亡而王建幽於其城名地保一隅之衆亡五國之師便四十年之安滅百世之社稷此君王后之罪也夫譬之五國者鋒也齊則柄也五國者敵也齊則地也此其勢至明也然坐視其鋒之催而欲冀柄之無折立見其敵之微而猶希地之不露蓋長久之術不察而迷於利害之近也建之幽于其齊人歌曰松柏相和住建共者容邪謂此疾勝后之不明刺賓客之賣國也悲夫然寬其失策不可無罪君王后也夫婦人可以治國家哉

心迹

天下之事在心知其意毋以迹固之則神明應而變化合則端委見矣端委者變化之竊餘也易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故百會於一而殊統於同夫端委者變化之始終也旁而通之以合變化約而省之以見端委聖哲之行也夫拘學不假於繩尺之外淺見不及於木帶之下習而不思由而不察猶弓人之不能矢冶人之不能匠也故拘學不可以論廣淺見不可與指遠何也心不知其意而徒以迹固之也夫三皇不同道而皇之號不異五帝不同德而帝之號不異三王不同治而並稱王五霸不同功而並稱伯此迹異而心同者也曷可不爲同也堯之禪度後世稱爲子曾選燕卒亡其國而天下笑之伯夷



叔齊兄弟相讓孔子贊之宋宣公立弟春秋譏焉武王伐紂聽其首於白旗天下不以此貶其名名田嘗弑簡公則不能辭弑君之惡周公伐管蔡不為賊兄弟唐太宗弑建成而後世短之凡此迹若不異然不科同者不求之心而求之迹也故致輩者益其醜學步者失其故故求迹以為近則愈遠矣夫時易則勢移情移則事易使五帝可以相沿三王可以相襲則禮樂不為異同而文質不加損益也故迹似者不可以論心迹者變化之散著也苟可以其類者同之是田嘗為武王之行而建成更管蔡之誅也故以其迹則雖有若之似不得為孔子以其心則雖魯人之異可以學柳下惠故車人不肯車僂人不視足通其意也故

莊生觀解牛知養生張旭觀舞劍知草書甘肅牛於養生相聽也無劍於草書至遠也然視之若一伎焉意誠通則迹不足以蔽之也是故國以列陳也書以傳御也然以國陳者不盡兵之道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蓋迹之所求者有以限之也夫移易之間謂之變化變化之成謂之合同觀合同則可以見端委故物必求之端委矣端委見則能一萬物是故不出戶而知星辰及不下堂而知山川夫天之相去至高也地之相去至遠也必身及而目視是天不可歷而地不可紀也夫累寸者至尺必差累銖者至兩必差故括天下之物必求端委求端委乃見天下之窳繁窳者物之以生者也繁者物之以會者也窳繁得則心通心者

TIFFI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何大復子論終

天下之至神也故能周流天下夫一者萬之所從出也故  
言一而不及萬為有餘言萬而不及一為不足聖人之道  
一而已故無不足故曰至道約而易操明而易知故聖人  
不學而能愚人學之不能直所從者異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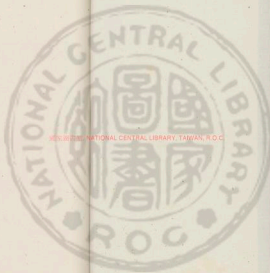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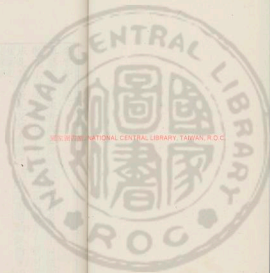






RES.20200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2026112 v.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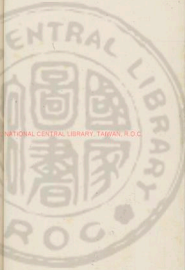
名家類總題

漢藝文志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  
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  
成此其所長也及警者爲之工斷反則苟鈇折亂而已

鈇折亂

隋經籍志名者所以正百物叙尊卑列貴賤各控名而責  
實無相僭濫者也周官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辨  
其名物之類是也拘者爲之則苛察繳繞滯於析辭而失  
大體

名家類總題畢



尹子題辭

周尹文撰按其書言大道又言名分又言仁義禮樂法術權勢大略學黃老而雜申韓者也仲長統序稱其出於周之尹氏齊宣王時居稷下與宋鉏田駢之徒同學於公孫龍考之史尹文居先非學於龍者也莊子曰不累於物不苟於人不收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於民命人我之善單足而止之以此自心見侮不辱此其道也則又若流於無愛者然其學駁矣

尹子題辭畢

百家類纂卷之二十四

名家類

尹文子

大道上

大道無形稱器有名名也者正形者也形正由名則名不可差故仲尼云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也大道不稱衆有必名生於不稱則羣形自得其方圓名生於方圓則衆名得其所稱也大道治者則名法儒墨自廢以名法儒墨治者則不得離道老子曰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實不善人之所實是道治者謂之善人藉名法儒墨者謂之不善人善人之與不善人名分日難不待審察而得也道不足以治則用法法不足以治則用術術不足以治則用



權權不足以治則用勢勢用則反權權用則反術術用則  
反法法用則反道道用則無爲而自治故窮則微終微終  
則反始始終相變無窮極也

名有三科法有四呈一曰命物之名方圓白黑是也二曰  
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死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  
一曰不變之法君臣上下是也二曰齊俗之法能鄙同異  
是也三曰治衆之法慶賞刑法是也四曰平准之法律度  
權量是也術者人君之所密用群下不可妄窺勞者制法  
之利器群下不可妄爲人君有術而使群下得窺非術之  
與者有勢使群下得爲非勢之重者大要在乎先正名分  
使不相侵雜然後術可秘勢可專名者名形者也形者應

名者也然形非正名也名非正形也則形之與名居然別  
矣不可相亂亦不可相無無名故大道無稱有名故名以  
正形今萬物具存不以名正之則亂萬名具列不以形應  
之則乖故形名者不可不正也善名命善惡名命惡故善  
有善名惡有惡名聖賢仁智命善者也頑嚚凶愚命惡者  
也今卽聖賢仁智之名以求聖賢仁智之實未之或盡也  
卽頑嚚凶愚之名以求頑嚚凶愚之實亦未之或盡也使善  
惡盡然有分雖未能盡物之實猶不患其差也故曰名不  
可不辯也

故人以度審長短以量受少多以衡平輕重以律均清濁  
以名稽虛實以法定治亂以簡治煩或以易御險難以萬



事皆歸於一百度皆準於法歸一者簡之至準法者易之極如此頑習弊習可與察慧聰明同其治也天下萬事不可備能責其備能於一人則賢聖其猶病諸設一人能備天下之事能左右前後之宜遠近遲疾之間必有不兼者焉苟有不兼於治闕矣全治而無闕者大小多少各當其分農商工仕不易其業老農長商習工舊仕莫不存焉則虞上者何事哉故有理而無益於治者君子弗言有能而無益於事者君子弗為君子非樂有言有益於治不得不言君子非樂有為有益於事不得不為故所言者不出於名法權術所為者不出於農採軍陣國務而已

為善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善也為巧使人不能得從此獨

巧也未盡善巧之理為善與衆行之為巧與衆能之與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所貴聖人之治不貴其獨治貴其能與衆共治貴工能之巧不貴其獨巧貴其能與衆共巧也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獨能辦欲出群勇欲絕衆獨行之賢不足以成化獨能之事不足以周務出群之辨不可為戶說絕衆之勇不可與征陣凡此四者亂之所由生是以聖人任道以平其險立法以理其差使賢愚不相棄能鄙不相遺能鄙不相遺則能鄙齊功賢愚不相棄則賢愚等處此至治之術也

名定則物不競分明則私不行物不競非無心由名定故無所措其心私不行非無欲由分明故無所措其欲然則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於心無欲者制之有道也田駢曰天下之士莫不處其門庶臣其妻子必遊宦諸侯之朝者利引之也遊於諸侯之朝皆志為卿大夫而不擬於諸侯者名限之也彭蒙曰雉兔在野衆人逐之分未定也雞豕滿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物奢則仁智相屈分定則貪鄙不爭

道行於世則貪賤者不怨富貴者不驕愚弱者不懼智勇者不陵定於分也法行於世則貧賤者不敢怨富貴富貴者不敢陵貧賤愚弱者不敢冀智勇智勇者不敢鄙愚弱此法之不及道也世之所貴同而貴之謂之俗臣之所用同而用之謂之物苟達於人俗所不與苟枝於衆俗所共去故心皆殊而為行若一所好各異而實用必同此俗之所齊物之所飾故所齊不可不慎所飾不可不擇昔齊桓好表紫圍境不鬻其采楚莊愛細腰一國皆有饒色上之所以率下乃治亂之所由也故俗苟侈必為治以矯之物苟濫必立制以檢之累於俗飾於物者不可與為治矣昔晉國苦奢文公以儉矯之乃衣不重帛食不兼肉無幾時人皆大布之衣脫粟之飯越王勾踐謀報吳欲人之勇路逢怒蛙而軼之比及數年民之長幼能敵雖湯火不避居上者之難如此之驗聖王知民情之易動故作樂以和之制禮以節之在下者不得用其私故禮樂獨行禮樂獨行則私欲寢廢私欲寢廢則遭賢之興遭愚均矣



今天地之間不肖實衆仁賢實寡趨利之情不肖特厚應耻之情仁賢備多今以禮義招仁賢所得仁賢者萬不一焉以名利招不肖所得不肖者觸地是焉故曰禮義成君子君子未必須禮義名利治小人小人不可無名利慶賞刑罰君事也守職效能臣業也君科功黜陟故有慶賞刑罰臣各慎所任故有守職效能君不可與臣業臣不可使君事上下不相侵與謂之名正名正而法順也按萬物使分別治海內使不雜見侮不辱見推不矜禁暴息兵救世之聞此人君之德可以爲主矣守職分使不亂慎所任而無私德飽一心毀譽同虛實亦不忘罰亦不怨此居下之節可爲人臣矣

世有因名以得實亦有因名以失實宣王如射說人之謂已能用強也其實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引試之中闕而止皆曰不下九石非大王孰能用是宣王悅之然則宣王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爲九石三石實也九石名也宣王悅其名而喪其實

齊有黃公者好謙卑有二女皆國色以其美也常謙辭毀之以爲醜惡醜惡之名遠布年過而一國無聘者衛有鏗夫時冒娶之果國色然後曰黃公好謙故毀其子不妹夫於是爭禮之亦國色也國色實也醜惡名也此違名而得實矣

楚人搖山雉者路人問何鳥也搖雉者欺之曰鳳凰也路



人曰我聞有鳳凰今直見之汝取之予曰然則十金弗與  
請加倍乃與之將欲獻楚王經宿而烏死路人不遺惜金  
惟恨不得以獻楚王國人傳之咸以爲真鳳凰貴欲以獻  
之遂聞楚王咸其欲獻於已召而厚賜之過於買鳥之金  
十倍

魏田父有耕於野者得寶玉徑尺弗知其玉也以告鄰人  
鄰人陰欲圖之謂之曰怪石也畜之弗利其家弗如復之  
田父雖疑猶錄以歸置於廡下其夜玉明光照一室田父  
舉家大怖復以告鄰人曰此怪之徵過彗殃可銷於是逃  
而業於遠野鄰人無何盜之以獻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  
玉工聖之再拜而立取價玉王得此天下之寶巨未嘗見

王問價玉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僅可一觀魏王  
立賜獻玉者千金長食上大夫祿

國亂有三事年饑民散無食以聚之則亂治國無法則亂  
有法而不能則亂有食以聚民有法而能行國不治未  
之有也

大道下

仁義禮樂名法刑賞凡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術也故  
仁以道之義以宜之禮以行之樂以和之名以正之法以  
齊之刑以威之賞以勸之故仁者所以博施於物亦所以  
生偏私義者所以立節行亦所以成乖僞禮者所以行恭  
謹亦所以生惰慢樂者所以和情志亦所以生活故名者

所以正尊卑亦所以生矜矜法者所以齊衆異亦所以垂  
名分刑者所以威不服亦所以生陵墓賞者所以勸忠能  
亦所以生鄙爭凡此八術無隱於人而常存於世非自顯  
於堯湯之時非自逸於桀紂之朝用得其道則天下治失  
其道則天下亂遇此而往雖彌綸天地籠絡萬品治道之  
外非群生所餐挹聖人錯而不言也

凡國之存亡有六徵有衰國有亡國有昌國有疆國有治  
國有亂國所謂亂亡之國者凶虐殘暴不與焉所謂疆治  
之國者威力仁義不與焉君年長多賤少子孫疏宗釋家  
國也君寵臣臣愛君公法廢私欲行亂國也因貧小家富  
大君推輕臣勢重亡國也凡此三徵不待凶虐殘暴而後

弱也雖曰見存吾必謂之亡者也內無專寵外無近習支  
庶繁宇長幼不亂昌國也農桑以時倉庫充實兵甲勁利  
封疆脩理疆國也上不勝其下下不犯其上上下不相勝  
犯故禁令行人人無私雖經險易而國不可侵治國也凡  
此三徵不待威力仁義而後疆雖曰見弱吾必謂之存者  
也

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里乙子產  
誅鄧析史付此六子者異世而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  
心悄悄慍於群小小人成群斯足畏也語曰佞辯可以受  
惑鬼神曰鬼神聰明正直孰曰愛惑者曰鬼神誠不受愛  
惑此尤佞辯之巧靡不入也夫安辯者雖不能愛惑鬼神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夢或人明矣探人之心度人之欲順人之嗜好而不敢逆  
納人於邪惡而求其利人喜聞己之美也善能揚之惡聞  
己之過也善能飾之得之於眉睫之間承之於言行之先  
語曰惡紫之奪朱惡利口之奪邦家斯言足畏而終身莫  
悟危亡繼踵焉

老子曰以政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政者名法也  
也以名法治國萬物所不能亂奇者權術是也以權術用  
兵萬物所不能敵凡能用名法權術而矯抑殘暴之情則  
已無事焉已無事則得天下矣故失治則任法失法則任  
兵以求無事不以取疆取疆則柔者反能服之老子曰民  
不畏死如何以死懼之凡民之不畏死由刑罰過刑罰過  
則民不賴其生無所賴視君之威末如也刑罰中則民  
畏死畏死由生之可樂也知生之可樂故可以死懼之此  
人君之所宜執臣下之所宜慎

莊里丈人字長子曰盜少子曰毆盜出行其父在後追呼  
之曰盜盜聞因縛之其父呼毆踰更運而聲不轉但言  
毆毆吏因毆之幾殮康衛長者字僮曰善博字大曰善噓  
賓客不過其門者三年長者怪而問之乃實對於是改之  
賓客復往鄰人謂王未理者為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為璞  
周人懷璞謂鄭賈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其璞視之  
乃鼠也因謝不取

父之於子也今有必行者有必不行者去貴妻賣愛妾此



本必行者也因曰汝無致恨汝無敢思令必不行者也故  
爲人上者必慎所令

凡人富則不羨爵祿貧則不畏刑罰不羨爵祿者自足於  
已也不畏刑罰者不懼存身也二者爲國之所甚而不知  
防之爲術故令不行而禁不止若使令不行而禁不止則  
無以爲治無以爲治是人君虛臨其國徒君其民危亂可  
立而待矣今使由爵祿而後富則人力爭盡力於其君矣  
由刑罰而後貧則人咸畏罪而從善矣故古之爲國者無  
使民自貧富貧富皆由於君則君專所制民知所歸矣貧  
則怨人賤則怨時而莫有自怨者此人情之大趣也然則  
不可以此是人情之大趣而一禁非之亦有可矜者焉不

可不禁也今能同昇鈞而彼富我貧能不怨則美矣雖怨  
無所非也才鈞智同而彼貴我賤能不怨則美矣雖怨無  
所非也其蔽在於不知乘權藉勢之異而雖曰智能之同  
是不達之過雖君子之軀亦君子之怨也人貧則怨人富  
則驕人怨人者吾人之不祿施於已也起於情所難安而  
不能安猶可怨也驕人者無苦而無故驕人此情所易貴  
而弗能制驕可怨矣無人見貧賤則慢而疎之見富貴則  
敬而親之貧賤者有請求於已疎之可也未必損已而必  
疎之以其無益於物之且故也富貴者有施已親之可也  
未必益已而必親之則彼不敢親我矣三者獨立無致親  
致疎之所人情終不能不以貧賤富貴易處故謂之大惑



烏窮獨貧賤治世之所共矜亂世之所共侮治世非為矜窮獨貧賤而治是治之一事也亂世亦非侮窮獨貧賤而亂亦是亂之一事也每事治則無亂亂則無治視夏商之盛夏商之衰則其驗也貧賤之望富貴甚微而富貴不能酬其甚微之望夫富貴者之所惡貧者之所羨貴者之所輕賤者之所榮然而弗酬弗與同苦樂故也雖弗酬之於物弗傷今萬民之望人君亦如貧賤之望富貴其所望者蓋欲料長初平賦歛時其饑寒者其疾痛實潤不濫使後以時如其而已則於人君亦損也然亦非酬弗與同勞後故也故為人君不可不酬萬民不酬萬民則富貴者可不矜賤者不矜賤則君位危矣蓋為禍莫大焉

尹文子卷

鄧子題辭

鄧鄧析撰按析操兩可之說故無窮之辭當子產之世數難子產之法子產卒後二十一年駟欲為政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夫析之學無名法者也其言天於民無厚君於民無害父於子無厚兄於弟無厚刻矣荀子又非其不法先王不是禮義察而不惠辨而無用則固流於申韓之慘酷者也身被誅戮宜哉然其書駁難不倫疑為後人所附益今稍擇其可取者錄之

鄧子題辭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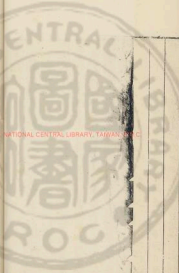
百家類纂

名家類

鄧析子

無厚篇

天於人無厚也君於民無厚也父於子無厚也兄於弟無厚也何以言之天不能屏勃厲之氣全夭折之人使爲善之民必壽此於民無厚也凡民有穿窬爲盜者有詐僞相迷者此皆生於不足起於貧窮而君必執法誅之此於民無厚也堯舜位爲天子而丹朱商均爲布衣此於子無厚也周公誅管蔡此於弟無厚也推此言之何厚之有循名責實君之事也奉法宣令臣之職也下不得自擅上操其柄而不理者未之有也君有三累臣有四責何謂三





累惟親所信以謀取士二累近故親疎三累何謂四責受重賞而無功一責居大位而不治二責理官而不平三責御軍陣而奔北四責君無三累臣無四責可以安國勢者君之與威者君之策臣者君之馬民者君之輪勢固則與安威定則策勁臣順則馬良民和則輪利為國失此必有覆車奔馬折輪敗載之患安得不危

異同之不可別是非之不可定白黑之不可分清濁之不可理又矣誠聽能聞於無聲視能見於無形計能規於未兆慮能防於未然斯無他也不以耳聽則通於無聲矣不以目視則照於無形矣不以心計則達於無兆矣不以知慮則合於未然矣君者嚴形匿影群下無私掩目塞耳萬民恐震

治世位不可越職不可亂百官有司各務其刑上循名以督實下柔教而不違所美觀其所終所惡計其所窮善不以賞怒不以罰可謂治世

夫君重者患塗遠據貴者憂民難負重塗遠者身疲而無功在上離民者雖勞而不治故智者量塗而後負明君視民而出政

獵羆虎者不於外圍釣鯨鯢者不居清池何則圍非羆虎之窟也池非鯨鯢之泉也楚之不泝流陳之不東庖長廬之士不士呂子之蒙社

慮不先定不可以慮卒兵不閱習不可以當敵廟筭千里



惟輕之奇百戰百勝黃帝之師

死生自命貧富自時怨天折者不知命也怨貧賤者不知時也故臨難不懼知天命也貧窮無憐達時序也凶饑之歲父死於室子死於戶而不相怨者無所顧也同舟渡海中流遇風救患若一所憂同也張羅而歌唱和不差者其利等也故體痛者口不能不呼心悅者顏不能不笑責成者以舉千鈞責元者以及走兔驅逸足於庭求後捷於樞斯道理而求之猶倒笑而索頌

夫水濁則無掉尾之魚政苛則無遠樂之士故令頑則民詐政擾則民不定不治其本而務其末譬夫木擊折輶水戾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故不載焉故有知則感有心則驗有目則眩是以規矩一而不易不為秦楚發飾不為胡越改容一而不和方行而不流一日形之萬世傳之無為焉之也

夫自見之明借人見之聞也自聞之聽借人聞之聾也明君知此則去就之分定矣為君當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自歸莫之使也恬卧而功自成優游而政自治豈在撮目搔脫手據鞭朴而後為治歟

轉詳篇

不用在早闢不窮在早稼非所宜言勿言非所宜為勿為以避其危非所宜取勿取以避其咎非所宜爭勿爭以避其聲一聲而非駟馬勿追一言而急駟馬不及故惡言不



出口苟語不留耳此謂君子也

夫任臣之法開則不任也慈則不從也仁則不親也勇則不近也信則不信也不以人用人故謂之神意出於不怒為出於不為說於無有則得其所見聽於無聲則得其所聞故無形者有形之本無聲者有聲之母循名責實實之極也按實定名名之極也參以相平轉而相成故得之形名

心欲安靜慮欲深遠心安靜則神策生慮深遠則計謀成心不欲躁慮不欲淺心躁則精神滑處淺則百事頽

治世之禮簡而易行亂世之禮煩而難遵上古之樂質而不非當今之樂邪而為淫上古之民質而敦朴今世之民

詐而多行上古象刑而民不犯教有墨劓不以爲耻斯民所以治多亂少也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諛誘之木湯有司直之人武有戒慎之銘此四君子者聖人也而猶若此之勤至于粟陸氏殺東里子宿沙氏戮箕文桀誅龍逢紂剗比干四主者亂君故其疾賢若仇是以賢愚之相覺若百丈之路與萬仞之山若九地之下與重天之顛

明君之御民若御奔而無轡履冰而負重親而踈之踈而親之故畏儉則福生驕奢則禍起聖人道運一世罕匹萬物之形寂然無觀朴之謂莫然無呪之聲而家給人足天下太平視昭昭知冥冥推未運視未然故神而不可見幽而不可見此之謂也



思生於官成病始於少瘵禍生於懶慢孝衰於妻子此四者慎終如始也富必給貧壯必給老快情恣欲必多侈侮故曰尊貴無以高人聰明無以籠人資給無以先人剛勇無以勝人能履行此可以爲天下君

鄧析子卷

公孫子題辭

趙公孫龍撰按麓平原君客也與孔穿辯論文意重複不足嘉且其白馬非白之喻堅白異同之言枝蔓詭誕終不可解欲正名實而名實愈不可正真迂怪之書所當亟火者也今錄其白馬堅白二論者非取其辭正欲人得其情而闢之耳嗟乎聖賢之書湮沒散逸者多矣是書何爲尚行於世乎

公孫子題辭畢



百家類纂

名家類

跡府

公孫龍子

公孫龍六國時辯士也疾名實之散亂因資材之所長為守白之論假物取譬以守白辯謂白馬為非馬也白馬為非馬者言白所以名色言馬所以名形也色非形形非色也夫言色則形不當與言形則色不宜從今合以為物非也如求白馬於廐中無有而有驪色之馬然不可以應有白馬也不可以應有白馬則所求之馬亡矣亡則白馬竟非馬欲推是辯以正名實而化天下馬龍與孔穿會趙平原君家穿曰素聞先生高誼願為弟子久但不取先生以



白馬為非馬耳請去此術則穿請為弟子龍曰先生之言  
悖龍之所以為名者乃以白馬之論而今使龍去之則無  
以教焉且欲師之者以智與學不知也今使龍去之此先  
教而後師之也先教而後師之者悖且白馬非馬乃仲尼  
之所取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戴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  
雲夢之圃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  
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遠也亦曰人  
亡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若此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夫  
是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異白馬於所謂馬悖先  
生循儒術而非仲尼之所取欲學而使龍去所教則雖百  
龍固不能當前矣孔穿無以應焉

公孫龍楚平原君之客也孔穿孔子之業也穿與龍會穿  
謂龍曰臣居魯側聞下風高先生之智說先生之行願受  
業之日久矣乃今得見然所不取先生者獨不取先生之  
以白馬為非馬耳請去白馬非馬之學穿請為弟子公孫  
龍曰先生之言悖龍之學以白馬為非馬者也使龍去之  
則龍無以教無以教而乃學於龍也者悖且夫欲學於龍  
者以智與學為不連也今教龍去白馬非馬是先教而後  
師之也先教而後師之不可先生之所以教龍者似齊王  
之謂尹文也齊王之謂尹文曰寡人甚好士以齊國無士  
也尹文曰願聞大王之所謂士者齊王無以應尹文曰今  
有人於此事若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有此



四行可謂士乎齊王曰善與真吾所謂士也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爲臣乎王曰所願而不可得也是時齊王好勇於是尹文曰使此人廣旌大衆之中見侵侮而終不敢鬪王將以爲臣也王曰鉅士也見侮而不鬪辱也辱則寡人不以爲臣矣尹文曰唯見侮而不鬪未失其四行也是人未失其四行其所以爲士也然而王一以爲臣一不以爲臣則向之所謂士者乃非士乎齊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君將理其國人有非則非之無非則亦非之有功則賞之無功則亦賞之而怨人之不理也可乎齊王曰不可尹文曰臣竊觀下吏之理齊其方若此矣王曰寡人理國信若先生之言人雖不理寡人不敢怨也意未至然與尹文

曰言之敢無說乎王之令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人有畏王之令者見侮而終不敢鬪是金玉之令也而王曰見侮而不鬪者辱也謂之辱非之也無非而王辱之故因除其籍不以爲臣也不以爲臣者謂之也此無罪而王罰之也且王辱不敢鬪者必榮敢鬪者必榮敢鬪者是而王是之必以爲臣矣必以爲臣者賞之也彼無功而王賞之王之所賞吏之所誅也上之所是而法之所非也賞罰是非相與四繆雖十黃帝不能理也齊王無以應爲故能以子之言有似齊王子知難白馬之非馬不知所以難之說以此猶知奸士之名而不知察士之類

白馬論



白馬非馬可乎曰可曰何哉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也不可謂無馬者非馬也有白馬爲有馬白之非馬何也曰求馬黃黑馬皆可致求白馬黃黑馬不可致使白馬乃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者不異馬也所求不異如黃黑馬有可有不可何也可與不可其相非明故黃黑馬一也而可以應有馬而不可以應有白馬是白馬之非馬審矣曰以馬之有色爲非馬天下非有無色之馬也天下無馬可乎曰馬固有有色故有白馬使馬無色有馬如巴耳安取白馬故白者非馬也白馬者馬與白也馬與白馬也故曰白馬非馬也曰馬未與白爲馬白未與馬

爲白合馬與白復名白馬是相與以不相與爲名未可故曰白馬非馬未可曰以有白馬爲非馬謂有白馬爲有黃馬可乎曰未可曰以有馬爲異有黃馬是異黃馬於馬也異黃馬於馬是以黃馬爲非馬以黃馬爲非馬而以白馬爲有馬此飛者入池而檣檣並處此天下之悖言亂辭也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者離白之謂也不離者有白馬不可謂有馬也故所以爲有馬者獨以馬爲有馬耳非有白馬爲有馬故其爲有馬也不可以謂馬馬也曰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白馬者言白定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也馬者無去取於色故黃黑皆所以應白馬者有去取於色黃黑馬皆所以色去故唯白馬獨可以應耳無去者非





有去也故曰白馬非馬

堅白論

堅白石三可乎曰不可曰一可乎曰可曰何哉曰無堅得  
白其舉也二無白得堅其舉也二曰得其所白不可謂無  
白得其所堅不可謂無堅而之石也之於然也非三也曰  
視不得其所堅而得其所白者無堅也拊不得其所白而  
得其所堅得其所堅也無白也曰天下無白不可以視石天  
下無堅不可以謂石堅白石不相外歲三可乎曰有自歲  
也非歲而歲也曰其白也其堅也而石必得以相成盈其  
自歲奈何曰得其所白得其所堅見與不見離不見離一不  
相盈故離離也者歲也曰石之白石之堅見與不見二與

三若廣備而相盈也其非舉乎曰物白焉不定其所白物  
堅焉不定其所堅不定者兼惡乎甚石也曰循石非彼無  
石非石無所取乎白石不相離者因乎然其無已曰於石  
一也堅白三也而在於石故有知焉有不知焉有見焉故  
知與不知相與離見與不見相與歲歲故執謂之不離曰  
目不能堅手不能白不可謂無堅不可謂無白其具任也  
其無以代也堅白域於石惡乎離曰堅未與石為堅而物  
兼未與為堅而堅必堅其不堅石物而堅天下未有若堅  
而堅歲白固不能自白惡能白石物乎若白者必白則不  
白物而白焉黃黑與之然石其無有惡取堅白石手故離  
也離也者因是力與知果不若因是且猶白以目以火見



而火不見則火與目不見而神見神不見而見離堅以手  
而手以捶是捶與手知而不知而神與不知神乎是之謂  
離焉離也者天下故獨而正

公孫龍子卷

墨家類總題

漢藝文志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  
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  
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  
以尚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  
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

隋經籍志墨者強本節用之術也上述堯舜夏禹之行  
茅茨不剪糲粱之食桐棺三寸貴儉兼愛嚴父上德以  
孝示天下右鬼神而非命然則周官宗伯掌邦之天神  
地祇人鬼肆師掌立國祀及兆中廟中之禁令是其職  
也愚者爲之則守於節儉不達時變推心兼愛而混於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而火不見則火與目不見而神見神不見而見離堅以手  
而手以捶是捶與手知而不知而神與不知神乎是之謂  
離焉離也者天下故獨而正

公孫龍子卷

墨家類總題

漢藝文志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  
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  
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  
以尚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為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  
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

隋經籍志墨者強本節用之術也上述堯舜夏禹之行  
茅茨不剪糲粱之食桐棺三寸貴儉兼愛嚴父上德以  
孝示天下右鬼神而非命然則周官宗伯掌邦之天神  
地祇人鬼肆師掌立國祀及兆中廟中之禁令是其職  
也愚者為之則守於節儉不達時變推心兼愛而混於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親疏也

墨家總題非

墨子題辭

墨子三卷戰國時宋墨翟撰按墨子生於孔子之後以節用無愛爲道自漢賈誼過秦論卽孔墨並稱余甚怪之至唐韓退之讀墨篇謂道與聖人相爲用不相用不足爲孔墨蓋又疑焉則孟氏所爲深闢之者誠過與近得墨子全書讀之始知墨之道果異於自私自利之徒而其言足以鼓動天下之人天下尊而信之不在孔氏下其與孔並稱有自來矣當是時莊列中商魯張之學同時蓋起孟氏不之深辨而獨取天下之所尊信者闢而絕之固所以防其流也今觀其非仲尼無所置喙第捨墨襲之而言而託之乎見究其似可與侏儒比肩嗟乎



揚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書猶傳而猶錄之者  
正欲窮其說而距之也豈敢自外於聖人之徒哉

墨子題辭畢

百家類纂卷之二十五

墨家類 墨子

親士

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見賢而不急則緩其君矣非  
賢無急非士無與慮國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嘗  
有也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桓公去國而霸諸侯越王  
勾踐遇吳王之醜而尚攝中國之賢君三子之能達名成  
功於天下也皆於其國抑而大醒也太上無敗其次敗而  
有以成此之謂用民吾聞之曰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  
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是故君子自難而易彼衆人自  
易而難彼君子進不敗其志內究其情雖雜庸民終無怨



心彼有自信者也是故爲其所難者必得其所欲焉未聞  
爲其所欲而免其所惡者也是故偏臣傷君詭下傷上君  
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詬詬之下分議者延延而支符者  
詬詬焉可以長生保國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逆臣則嗜  
遠臣則嗜怨結於民心詭諛在側善議障塞則國危矣禁  
紂不以其無天下之士和殺其身而喪天下故曰歸國實  
不若獻賢而進士今有五錐此其銛銛者必先挫有五刃  
此其錯錯者必先磨是以甘井近竭枯木近伐靈龜近灼  
神蛇近暴是故此干之殛其抗也孟賁之殺其勇也西施  
之沈其美也具起之裂其事也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長  
故曰太盛難守也故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

不愛無益之子是故不勝其任而處其位非此位之人也  
不勝其爵而處其祿非此祿之主也良弓難張然可以及  
高入深良馬難乘然可以任重致遠良才難令然可以致  
君見尊是故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已也故能大聖人者事  
無辭也物無違也故能爲天下器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  
也千鎰之裘非一狐之白也夫惡有同方取不取同而已  
者乎蓋非兼王之道也是故天地不昭昭大水不涿涿大  
火不燎燎王德不堯堯者乃千人之長也其直如矢其平  
如砥不足以覆萬物是故豁陝者速涸逝淺者速竭堦墉  
者其地不育三者淳澤不出官中則不能流國矣

脩身



君子敏雖有陳而勇爲本馬喪雖有禮而哀爲本馬士雖有學而行為本馬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察邇來遠君子察邇而通侖者也見不侖行見毀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恚首而行侖夫譖惡之言無入之耳批扞之聲無出之口毀傷人之孩無存之心雖有詆訐之民無所依矣故君子力事日繼願欲日逾設壯日盛君子之道也貧則見廉富則見義生則見愛死則見哀四行者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哉於心者無以竭變動於身者無以竭茶出於口者無以竭馴暢之四支接之肌膚華髮墮齒而猶弗舍者其惟聖人乎志不彊者智不達言不信者行不果據財不能以分人者不足與友守道不篤徧物不博辯是非不察者不

足與游本不固者未必幾雄而不侖者其後必情原濁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耗名不徒生而譽不自長功成名遂名譽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務言而緩行雖辯必不聽多力而伐功雖勞必不圖慧者心辯而不繁說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譽揚天下言無務爲多而務爲智無務爲文而務爲察故彼智無察在身而情及其路者也善無主於心者不留行莫辨於身者不立名不可簡而成也譽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也思利尋焉忘名忽焉可以爲士於天下者未嘗有也

法儀

子墨子曰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無法儀而其事能



成者無有雖至士之爲將相者皆有法雖至百工從事者亦皆有法百工爲方以矩爲圓以規直以繩正以縣無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爲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雖不能中放依以從事猶逾也故百工從事皆有法所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國而無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辯也然則奚以爲治法而可莫若法天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聖王法之既以天爲法動作有爲必度於天之所欲則爲之天所不欲則止然而天何欲何惡者也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以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兼而愛之兼而

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今天下無小大國皆天之邑也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此以莫不將羊豢大豬繁爲酒醢粢盛以敬事天此不爲兼而有之兼而食之邪天苟兼而有食之夫奚說以不欲人之相愛相利也故曰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日殺不辜者得不祥焉故爲不善以得禍者桀紂幽厲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禹湯文武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有矣惡人賊人以得禍者亦有矣

七患

子墨子曰國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溝池不可守而治官室一患也邊國至境四鄰莫救二患也先盡民力無用之





功賞賜無能之人民力盡於無用財寶虛於待客三患也  
仕者待祿游者憂反君倍法討臣臣懼而不敢拂四患也  
君自以為聖智而不問事自以為安強而無守備四鄰謀  
之不知戒五患也所言不忠所忠不信六患也畜種殺粟  
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事之賞賜不能喜誅罰不能威七  
患也凡五穀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為養也故民無仰  
則君無養民無食則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務也地不可不  
力也用不可不節也故鑑上世之聖王豈能使五穀常收  
而旱水不至哉然而無凍餓之民者何也其力時急而自  
養儉也故夏書曰禹七年水殷書曰湯五年旱此其離凶  
饑甚矣然而民不凍餓者何也其生財密其用之節也故  
食無備粟不可以待凶餓庫無備兵雖有義不能征無義  
城郭不備全不可以自守心無備慮不可以應卒故備者  
國之重也食者國之寶也兵者國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  
也此三者國之具也故曰以其極實以賜無功虛其府庫  
以備車馬裘裘奇怪苦其役徒以治宮室視樂死又厚為  
棺槨多為衣裘生時治臺榭死又脩墳墓故民苦於外府  
庫單於內上不厭其樂下不堪其苦故國雖寇敵則傷民  
見凶饑則亡此皆備不具之罪也且夫食者聖人之所寶  
也故周書曰國無三年之食者國非其國也宋無三年之  
食者子非其子也此之謂國備

辭過



子墨子曰古之民未知爲宮時就陵阜而居穴而處下潤  
濕傷民故聖王作爲宮室爲宮室之法曰高足以辟潤濕  
邊足以圍風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宮牆之高足以別男  
女之禮謹此則止費財勞力不加利者不爲也是故聖王  
作爲宮室便於生不以爲觀樂也作爲衣服帶履便於身  
不以爲辟怪也故節於身壽於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  
治財用可得而足當今之主其爲宮室則與此異矣必厚  
作歛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爲宮室臺榭曲直之望  
青黃刻鏤之飾爲宮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是以其財  
不足以待凶饑賑孤寡故國貧而民難治也君實欲天下  
之治而惡其亂也當爲宮室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衣

服時表皮帶裘冬則不輕而溫夏則不輕而清聖王以爲  
不中人之情故作誨婦人治役脩其城郭則民勞而不傷  
以其常正収其租稅民則費而不病民所苦者非此也苦  
於厚作歛於百姓絲麻桐布絹以爲民衣爲衣服之法冬  
則練帛之中足以爲輕且清謹此則止故聖人爲衣服適  
身體和肌膚而足矣非帶耳目而觀愚民也當是之時堅  
車良馬不知貴也刻鏤文采不知善也何則其所道之然  
故民衣食之財家足以待旱水凶饑者何也得其所以自  
養之情而不感於外也是以其民儉而易治其君用財節  
而易贖也府庫實滿足以待不然兵革不頓士民不勞足  
以征不服故霸王之業可行於天下矣當今之王其爲衣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服則與此異矣冬則輕煖夏則輕清皆已具矣必厚作歛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爲錦繡文采糜曼衣之鑄金以爲鈎珠玉以爲珮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鏤以身服此非云益煖之情也單財勞力畢歸之於無用以此觀之其爲衣服非爲身體皆爲觀好是以其民淫僻而難治其君奢侈而難諫也夫以奢侈之君御好淫僻之民欲用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爲衣服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飲食時素食而分處故聖人作海界耕稼樹藝以爲民食其爲食也足以增氣充虛強體適腹而已矣故其用財節其自養依民富國治今則不然厚作歛於百姓以爲美食鬻黍麥炙魚鼈大國累百器小國累十器

前方夫目不能徧視手不能徧操口不能徧味冬則凍冰夏則飭體人君爲飲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餓欲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治而惡其亂當爲食飲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舟車時重任不核遠道不至故聖王作爲舟車以便民之事其爲舟車也全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其爲用財少而爲利多是以民樂而利之故法令不急而行民不勞而足用故民歸之當今之王其爲舟車與此異矣全固輕利皆已具必厚作歛於百姓以飾舟車飾車以文采飾舟以刻鏤女子奢其紡織而飾文采故民寒男子離其耕稼而飾刻鏤故民餓人君爲舟車若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饑寒並至故爲義



表多則刑罰深刑罰深則國亂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爲舟車不可不節凡回於天地之間包於四海之內天壤之情陰陽之和莫不有也錢至聖不能更也何以知其然聖人有傳天地也則曰上下四時也則曰陰陽人情也則曰男女禽獸也則曰牡牝雄雌也真天壤之情雖有先王不能更也雖上世至聖必蓄私不以傷行故民無怨官無拘女故天下無寡夫內無拘女外無寡夫故天下之民衆當今之君其蓄私也大國拘女累千小國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無妻女多拘無夫男子失時故民少君實欲民之衆而惡其寡當蓄私不可不節凡此五者聖人之所儉節也小人之所濫佚也儉節則昌濫佚則亡此五者

不可不節夫婦節而天地和風雨節而五穀熟衣服節而肌膚和

尚賢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社欲得其所惡是其故何也不能以尚賢事能爲政也是故國有賢良之士衆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將在於舉賢而已譬若欲衆其國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將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善射御之士將可得而衆也况又有賢良之士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者乎此固國



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貴之敬之舉之然後國之良士亦將可得而衆也故古者聖王之爲政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則民弗敬蓄祿不厚則民不信政令不斷則民不畏舉三者授之賢者非爲賢賜也欲其事之成故當是時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殿賞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舉公義群私然此若言之謂也故古者堯舉舜於服澤之陽授之政天下平禹舉益於陰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湯舉伊尹於庖廚之中授之政其謀得文王舉閎夭泰顛於豈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故當是時雖在於厚

祿尊位之臣莫不敬懼而施雖在農與工肆之人莫不兢勸而尚意故士者所以爲輔相承嗣也故得士則謀不困體不勞名立而功業彰而惡不生則由得士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得意賢士不可不舉不得意賢士不可不舉尚欲祖述堯舜禹湯之道將不可不以尚賢夫尚賢者政之本也

古者聖王甚尊尚賢而任使能不賞文兄不偏貴富不愛顏色賢者舉而上之富而貴之以爲官長不肖者抑而廢之貧而賤之以爲徒役是以民皆勸其賞畏其罰相率而爲賢者以賢者衆而不肖者寡此謂進賢然後聖人聽其言述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此謂事能故可使治罔者



使治國可使長官者使長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凡所使  
治國家官府邑里此皆國之賢者也賢者之治國者也蚤  
朝晏退聽獄治政是以國家治而刑法正賢者之長官也  
夜寢夙興收斂國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是以官府  
實而財不散賢者之治邑也蚤出莫入耕稼樹藝粟菽粟  
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故國家治則刑法正官府實則  
萬民富上有以絮為酒醴案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為皮  
幣與四郊諸侯交接內有以食饋其勞將養其萬民外有  
以饋天下之賢人是故上者天鬼富之外者諸侯與之內  
者萬民親之賢人歸之以此謀事則得舉事則成入守則  
固出誅則彊故唯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王

天下正諸侯者此亦其法已先王言曰食於政者不能分  
人以事厚於貨者不能分人以祿事則不與祿則不分請  
問天下之賢人將何自至于王公大人之側哉若苟賢者  
不至乎王公大人之側則此不肖者在左右也不肖者在  
左右則其所譽不當賢而所罰不當暴王公大人尊此以  
為政乎國家則賞亦必不當賢而罰亦必不當暴若苟賞  
不當賢而罰不當暴則是為賢者不勸而為暴者不沮矣  
是以入則不慈孝父母出則不長弟鄉里居處無節出入  
無度男女無別使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倍畔君有難則  
不死出亡則不從使斷獄則不分財則不均與謀事不  
得舉事不成入守不固出誅不彊故雖昔者三代暴王桀



紂幽厲之所以失措其國家傾覆其社稷者已此故也何則皆以明小物而不明大物也今王公大人有一衣裳不能制也必藉良工有一牛羊不能殺也必藉良宰故富若之二物者王公大人未知以尚賢使能爲政也

尚同

天下之所以亂者生於無政長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爲天子天子立以其力爲未足又選擇天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爲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爲博大遠國異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辯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盡分萬國立諸侯國君諸侯國君既已立以其力爲未足又選擇其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爲正長正長既已具天子發政於

天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過則規諫之下有善則傍薦之上同而不下比者此上之所賞而下之所譽也意若聞善而不善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弗能是上之所非弗能非上有過弗規諫下有善弗傍薦下比不能上同者此上之所罰而百姓所毀也上以此爲賞罰其明察以審信察國之所以治者何也國君唯能壹同國之義是以國治也因君者國之仁人也國君發政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天子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天子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則天下何說以亂哉奈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唯能



壹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以治也天下之百姓皆上同於天一而不上同於天則首猶未去也今若天飄風苦雨湊而至者此天之所以罰百姓之不上同於天者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聖王爲五刑請以治其民譬若絲纆之有紀網罟之有綱所連收天下之百姓不尚同其上者也古者聖王明天鬼之所欲而避天鬼之所憎以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是以率天下之萬民齋戒沐浴潔芻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其事鬼神也酒醴粢盛不敢不蠲潔犧牲不敢不脂肥珪幣幣不敢不中度量春秋祭祀不敢失時歲聽獄不敢不中分財不敢不均居處不敢怠慢曰其爲正長若此是故出誅勝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尚

同爲政者也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若此今天下之人曰方今之時天鬼之福可得也萬民之所便利而能強從事焉則萬民之親可得也其爲政若此是以謀事舉事成入守固上者天鬼有厚乎其爲政長也下者萬民有便利乎其爲政長也天鬼之所深厚而強從事焉則天下之正長猶未廢乎天下也而天下之所以亂者何故之以也子墨子曰方今之時之以正長則本與古者異矣雖是若有量之以五刑然昔者聖王制爲五刑以治天下逮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亂天下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也古者聖王唯而以尚同以爲正長是上下情請爲通上有隱事遺利下得而利之下有善怨積宮上得而除之是以數千萬





里之外有爲善者其室人未備知鄉里未備聞天子得而實之數千萬里之外有爲不善者其室人未備知鄉里未備聞天子得而罰之是以來天下之人皆恐懼振動惕慄不敢爲淫暴曰天下之視聽也神先王之言曰非神也夫唯能使人之耳目助已視聽使人之吻助已言談使人心助已思慮使人之股肱助已動作助之視聽者衆則其所聞見者遠矣助之言談者衆則其德音之所撫循者博矣助之思慮者衆則其謀謀慶速得矣助之動作者衆則舉其事速成矣故古者聖人之所以濟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他故異物焉曰唯能以尚同爲政者也

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長也百姓爲人若苟百姓爲人

是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千人千義逮至人之衆不可勝計也則其所謂義者亦不可勝計此皆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是以厚者有闕而薄者有爭是故天下之欲同一天下之義也是故選擇賢者立爲天子天子以其知力爲未足獨治天下是以選擇其次立爲三公三公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左右天子也是以分國建諸侯諸侯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治其四境之內也是以選擇其次立爲卿之宰卿之宰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左右其君也是以選擇其次立而爲鄉長家君是故古者天子之立三公諸侯卿之宰鄉長家君非特富貴游佚而擇之也將使助治亂刑政也故古者建國設都乃立后王君公奉以卿士師



長此非欲用說也唯辯而使助治天助明也今此何爲人  
上而不能治其下爲人下而不能事其上則是上下相賤  
也何故以然則義不同也古者有語焉曰一目之視也不  
若二目之視也一耳之聽也不若二耳之聽也一手之操  
也不若二手之操也夫唯能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是故古  
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千里之外有賢人焉其鄉里之人皆  
未之均聞見也聖王得而賞之千里之內有暴人焉其鄉  
里未之均見也聖王得而罰之故唯毋以聖王爲聰耳明  
目與豈能一視而通凡千里之外哉一聽而通聞千里之  
外哉聖王不往而視也不就而聽也然而使天下之爲寇  
亂盜賊者周流天下無所重足者何也其以尚同爲政善  
也是故子墨子曰凡使民尚同者愛民不疾民無可使曰  
必疾愛而使之致信而待之當貴以道其前明罰以率其  
後爲政若此雖欲毋與我同將不可得也是以子墨子曰  
今天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爲仁義求爲士上欲  
中聖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上同之說而不察  
尚同爲政之本而治要也

兼愛

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  
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譬之如醫之攻人之疾者然必  
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能攻治  
亂者何獨不然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



所自起起不相愛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  
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  
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  
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父自愛也  
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  
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愛雖  
至天下之為盜賊者亦然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故竊異  
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此何也  
皆遠不相愛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  
大夫各愛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家諸侯各愛其國  
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矣

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若使天下兼相愛人若愛其身  
惡施不孝猶有不慈者乎視子弟與臣若其身惡施不慈  
不孝亡猶有盜賊乎故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視人身若  
其身誰賊故盜賊有亡猶有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  
國者乎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故大夫  
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有亡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  
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  
若此則天下治故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惡得不禁惡而  
勸愛故天下兼相愛則治相惡則亂故子墨子曰不可以  
不勸愛人者此也

天下之人皆不相愛強必執弱富必侮貧貴必放賤詐必



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是以仁者非之既以非之何以易之子墨子言曰以兼相愛交相利之法易之然則兼相愛交相利之法將奈何哉子墨子言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是故諸侯相愛則不野戰家主相愛則不相篡人與人相愛則不相賊貴不敖賤詐不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仁者譽之夫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惡人者人必從而惡之害人者人必從而害之此何難之有特上弗以為政士不以為行故也昔者晉文公好士之惡衣故文公之臣皆解羊之表草以帶錢練帛之冠人以見於君出以踐朝是其故何也君

說之故臣為之也昔者楚靈王好士細腰故靈王之臣皆以一飯為節脰息然後帶扶墻然後起此期年朝有羸黑之危是其故何也君說之故臣能之也昔越王勾踐好士之勇教馴其臣和合之焚舟失火誅其士曰越國之寶盡在此越王親自鼓其士而進之曰士聞鼓音破辟亂行蹈火而死者左右百人有餘越王擊金而退之是故子墨子言曰乃若夫少食惡衣殺身而為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若苟君說之則衆能為之况兼相愛交相利與此異矣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不可行之物也譬若挈泰山越河濟也子墨子言是非其譬也夫挈泰山而越河濟可謂畢劫有力矣自古及今未有能



行之者也况乎兼相愛交相利則與此異古者聖王行之何以知其然古者禹治天下西為西河漁竇以泄渠孫皇之水北為防原瓜注后之邸嘯池之寶酒為底柱鑿為龍門以利燕代胡貉與西河之民東方瀾之陸防蓋諸之澤灑為九澮以漑東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南為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楚荆起與南夷之民此言禹之事吾今行兼矣昔者文王之治西土若日月若光于四方于西土不為大國侮小國不為梟庭侮鰥寡不為暴勢奪猶人黍稷狗彘天爵昭文王慈是以老而無子者有所得終其壽連獨無兄弟者有所雜於生人之間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長此文王之事則吾今行兼矣昔者武

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祗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雜予一人此言武王之事吾今行兼矣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忠實欲天下之士富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兼相愛交相利此聖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務為也

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自先聖六王者親行之何知先聖六王之親行之也子墨子曰吾非與之並世同時親聞其聲見其色也以其所書於竹帛鏤於金石琢於樂孟傳遺後世子孫者知之秦誓曰文王若日月若照光于四方于西土即此言文王之兼愛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



兼照天下之無有私也即此文王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王取法焉且不唯秦誓爲然雖禹誓亦猶是也禹曰濟濟有象咸聽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旣率爾羣對諸孽以征有苗禹之征有苗也非以求以重富貴于福祿榮耳目也以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即此禹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禹求焉且不唯禹誓爲然雖湯說即亦猶是也湯曰惟予小子復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復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救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即此言湯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爲犧牲以祠說于上帝鬼神即

此湯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湯取法焉且不唯秦命與湯說爲然周詩即亦猶是也周詩曰王道蕩蕩不備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備其直若矢其易若底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若吾言非語道之謂也古者文武爲正均分賞賢罰暴勿有親戚弟兄之所阿即此文武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武取法焉不識天下之人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非兼者之言猶未止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爲孝乎子墨子曰姑嘗本原之孝子之爲親度者吾不識孝子之爲親度者亦欲人愛利其親與意欲人之惡賊其親與以說觀之即欲人之愛利其親也然即吾惡先從事即得此若我先從事乎愛利人



之親然後人報我愛利吾親乎意我先從事乎惡人之親  
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即必吾先從事乎愛利人之  
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然即之交孝子者果不得  
已乎毋先從事愛利人之親者與意以天下之孝子為焉  
而不足以為正乎姑嘗本原之先王之所書大雅之所道  
曰無言而不讐無德而不報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即此言  
愛人者必見愛也而惡人者必見惡也不識天下之士所  
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今若夫兼相利此其有利  
且易為也不可勝計也我以為則無有上說之者而已矣  
苟有上說之者勸之以實舉威之以刑罰我以為人之於  
就兼相愛交相利也譬之猶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可

防止於天下故兼者聖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  
萬民衣食之所以足也故君子莫若審兼而務行之為人  
君必惠為人臣必忠為父必慈為人子必孝為人兄必友  
為人弟必悌故君子莫若欲為惠君忠臣慈父孝子友兄  
悌弟當若兼之不可不行也此聖王之道而萬民之大計  
也

非攻

子墨子曰古者有語謀而不得則以往知來以見知隱謀  
若此可得而知矣今師徒唯毋興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  
此不可以冬夏為者也春則廢民耕稼樹藝秋則廢民獲  
歛今唯毋廢一時則百姓饑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今  
嘗計軍上竹箭羽旄糧幕甲盾楛劫住而靡弊臍冷不及



者不可勝數又與矛戟戈劍乘車其列住碎折靡弊而不  
及者不可勝數與其牛馬肥而往瘠而反往死亡而不反  
者不可勝數與其涂道之脩遠糧食輟絕而不繼百姓死  
者不可勝數也與其居處之不安食飯之不時饑飽之不  
節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勝數喪師多不可勝數喪  
師盡不可勝計則是鬼神之喪其主后亦不可勝數國家  
發攻奪民之用廢民之利若此甚衆然而何爲爲之曰我  
貪伐勝之名反得之利故爲之于墨子曰計其所自勝  
無所可用也計其所得反不如所喪者之多今攻三里之  
城七里之郭攻此不用銃且無殺而徒得此然也殺人多  
必數於萬寡必數於千然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且可得

也今萬乘之國虛數於千不勝而人廣行數於萬不勝而  
辟然則土地者所有餘也王民者所不足也今盡王民之  
死嚴下上之患以爭虛城則是棄所不足而重所有餘也  
爲政若此非國之務者也飾攻戰者也飾攻戰者之言曰  
彼不能收用彼衆是故亡我能收用我衆以此攻戰於天  
下誰敢不賓服哉于墨子曰子雖能收用子之衆子豈  
若古者具圍閭哉古者具圍閭教七年奉甲執兵奔三百  
里而舍馬次注林出於冥隘之徑戰於柏衆中楚國而朝  
宋與及魯至夫差之身北而攻齊舍於汶上戰於艾陵大  
政齊人而祿之大山東而攻齊濟三江五湖而祿之會稽  
九夷之國莫不賓服於是退不能賞孤施舍羸萌自恃其





力伐其功譽其智息於教遂築姑蘇之臺七年不成及若  
此則具有離懼之心越王勾踐視兵上下不相得收其衆  
以復其德入北郭徙大內圍王宮而吳國以亡昔者晉有  
六將軍而智伯莫為強焉計其土地之博人徒之衆欲以  
抗諸侯以為莫名攻戰之速故差論其爪牙之士皆列丹  
單之衆以攻中行氏而有之以其謀為既已足矣又攻絃  
范氏而大敗之并三家以為一家而不止又圍趙襄子於  
晉陽及若此則韓魏亦相從而謀曰古者有諸辱亡則商  
棄趙氏朝亡我夕從之趙氏夕亡吾朝從之詩曰魚水不  
移陸將何及乎是以三主之君一心戮力辟門除道奉甲  
興士韓魏自外趙氏自內擊智伯大敗之是故子墨子言

曰古者有語曰君子不鏡於水而鏡於人鏡於水見面之  
容鏡於人則知吉與凶今以攻戰為利則蓋帶鑿之於智  
伯之事乎此其為不吉而凶既可得而知矣

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以非子墨子曰子以攻伐為不義  
非利物與昔者楚熊麗始討此睢山之間越王紫躬出自  
有邊姑邦於越唐叔與呂尚邦齊晉此皆地方數百里今  
以并國之故四分天下而有之是故何也子墨子曰子未  
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者也古者天子之始封諸侯也萬  
有餘今以并國之故萬國有餘皆滅而四國獨立此譬猶  
醫之藥萬有餘人而四人愈也則不可謂良醫矣則夫好  
攻伐之君又飾其說曰我非以金玉子女壤地為不足也



我欲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來諸侯也子墨子曰今若有能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來諸侯者天下之服可立而待也夫天下處攻伐久矣譬若傅子之為焉然今若有能信効先利天下諸侯者大國之不義也則同魯之大國之攻小國也則同救之小國城郭之不全也必使修之布粟之絕則委之幣帛不足則共之以此効大國則小國之君說人勞我逸則我甲兵強寬以惠緩易急民必移易攻伐以治我國攻必倍量我師舉之費以諄諸侯之變則必可得而序利焉皆以正義其名必務寬吾粟倍吾師以此授諸侯之師則天下無敵矣其為下不可勝數也此天下之利而王公大人不知而用則此可謂不知利天下之臣務矣

是故子墨子曰今且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繁為攻伐此實天下之巨害也今欲為仁義求為上士尚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若非攻之為說而將不可察者此也

節用

聖王為政其發令興事使民用財也無不加用而為者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興利多矣其為衣裳何以為冬以圍寒夏以圍暑凡為衣裳之道冬加溫夏加清者羊衄不加者去之其為宮室何以為冬以圍風寒夏以圍暑而有盜賊加固者羊衄不加者去之其為甲盾五兵何以為以圍寇亂盜賊若有寇亂盜賊有甲盾五兵者勝無有不



勝是故聖人作爲甲盾五兵凡爲甲盾五兵加輕以利堅而難折者羊組不加者去之其爲舟車何以爲車以行陸陸舟以行川谷以通四方之利凡爲舟車之道加輕以利者羊組不加者去之凡其爲此物也無加用而爲者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興利多矣

古者聖王制爲節用之法曰凡天下群百工輪車輶輶陶冶梓匠使各從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給民用諸加費不加民利則止古者聖王制爲飲食之法曰足以充虛繼氣強股肱耳目聰明則止不極五味之調芬香之和致遠國珍饈異物何以知其然古者堯治天下南撫交趾北降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逮至其厚愛番稷不二

羹飯不重飲於土埴啜於土形斗以酌俛仰周旋成儀之禮聖王弗爲古者聖王制爲衣服之法曰冬服紺緞之衣輕且暖夏服絺綌之衣輕且清則止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弗爲古者聖王爲猛禽狡獸暴人害民於是教民以兵行日帶劍爲刺則入擊則斷旁擊而不折此劍之利也甲爲衣則輕且利動則兵且從此甲之利也車爲服重致遠乘之則安引之則利安以不傷人利以速至此車之利也古者聖王爲大川廣谷之不可濟於是利爲舟楫足以將之則止雖止者三公諸侯至舟楫不易津人不飾此舟之利也古者聖王制爲節葬之法曰衣三領足以朽肉棺三寸足以朽骸壙穴深不通於泉流不發洩則止死者



既葬生者歿久費用哀古者人之始生木有宮室之時因陵丘壙穴而處焉聖王慮之以爲燥穴曰冬可以辟風寒逮夏下潤濕上重恣恐傷民之氣於是作爲宮室而利然則爲宮室之法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其旁可以圍風寒上可以圍雪霜雨露其中獨潔可以祭祀宮墻足以爲男女之別則止諸加費不加民利者聖王弗爲

古聖王制爲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聖王參耕之畝則止矣死者旣以葬矣生者必無久哭而疾而從事人爲其所以交相利也此聖王之法也今執厚葬久喪者之言曰厚葬久喪難使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然此聖

王也以道也子墨子曰不然昔者堯北教乎八狄道死葬蠶山之陰衣衾三領穀木之棺塋以絨之既訖而後哭滿塋無封已葬而牛馬乘之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已之布衣衾三領穀木之棺塋以絨之已葬而市人乘之禹東教乎九夷道死葬會稽之山衣衾三領桐棺三寸塋以絨之較之不合道之不培土地之深下毋及泉上毋通臭旣葬收餘壤其上壘若參耕之畝取止矣若以此若三聖王者觀之則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故三王者皆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豈憂財用之不足哉以爲如此葬埋之法今王公大人之爲葬埋則異於此必大棺中棺常間三椁壁玉卽具戈劍酒醴壺盞文繡素練大鞅萬領輿馬女樂皆



其曰必葬於差通壘雞凡山陵此為輟民之事靡民之財不可勝計也其為毋用者此矣是故子墨子曰鄉者吾本言曰意亦使其言用其謀計厚葬久喪請可以富貧寡寡定危治亂乎則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為人謀者不可不勸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若人厚葬久喪實不可以富貧寡寡定危治亂乎則非仁也非義也非孝子之事也為人謀者不可不沮也是故求以富國家甚得貧馬欲以衆人謀得寡馬欲以治刑政甚得亂馬求以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而覆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又得禍焉上稽之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而政運之下稽之桀紂幽厲之事猶合節也若以此觀則厚葬久喪其非聖王之道也故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猶尚有節葬埋者人之死利也夫何獨無節於此乎子墨子制為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無蘆漏氣無發洩於上壘足以期其所則止矣哭往哭來反從事乎衣食之財何乎祭祀以致孝於親故曰子墨子之法不失死生之利者此也

天志

天子者天下之窮極也貴也天下之窮富也故欲富且貴者當天意而不可不順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實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必得罰然則是誰順天意而得實者誰反天意而得罰者子墨子言曰昔三代聖王禹湯



文武此順天意而得賞也昔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此反天意而得罰者也然則禹湯文武其得賞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天尊天中事鬼神下愛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兼而愛之我所利兼而利之愛人者此為博為利人者此為厚為故使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業萬世子孫傳稱其善方施天下至今稱之謂之聖王桀則桀紂幽厲得其罰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誣天中誣鬼下賤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別而惡之我所利交而賊之惡人者此為之博也賊人者此為之厚也故使不得終其壽不沒其世至今毀之謂之暴王然則何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姓以其兼而明之何以知其兼而明之以其兼而有之何以知

其兼而有之以其兼而食馬何以知其兼而食馬曰四海之內糝食之民莫不犒牛羊豢犬彘潔為羹盛酒醴以祭祀於上帝鬼神天有邑人何用弗愛也且吾言殺一不辜者必有一不祥殺不辜者誰也則人也子之不祥者誰也則天也若以天為不愛天下之百姓則何故以人與人相殺而天子之不祥此我所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姓也子墨子言曰我有天志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輪匠執其規矩以度天下之方圓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子墨子曰天之意不欲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暴寡許之誣愚貴之傲賤此天之所不欲也上此而已欲人之有力相營有道相教有財相分也又欲上之



強聽治也下之強從事也上強聽治則國家治矣下強從事則財用足矣若國家治用足則內有以聲為酒禮業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為環璧珠玉以聘執四鄰諸侯之完不興矣邊境兵甲不作矣內有以食饑息勞持養其萬民則君臣上下惠忠父子第凡慈孝故惟毋明乎順天之意奉而光蘆之天下則刑政治萬民和國家富財用足百姓皆得煖衣飽食便寧無憂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慎也墨子之有天之祥人無以異乎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也今夫輪人操其規將以量度天下之圓與不圓也曰中吾規者謂之圓不中吾規者謂之不圓是以圓與不圓皆

可得而知也此其故何則圓法明也匠人亦操其矩將以量度天下之方與不方也曰中吾矩者謂之方不中吾矩者謂之不方是以方與不方皆可得而知之此其故何則方法明也故子墨子之有天之意也上將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之為刑政也下將以量天下之萬民為文學出言談也觀其行順天之意謂之善善行反天之意謂之不善意非觀其言談順天意謂之善言談及天之意謂之不善言談觀其刑政順天之意謂之善刑政反天之意謂之不善刑政故置此以為法立此以為儀將以量度天下之王公大人卿大夫之仁與不仁譬之猶分黑白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



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順也順天之意者義之也

今天下之士君子欲為義者則不可不順天之意矣曰順天之意者兼也及天之意者別也兼之為道也義正別之為道也力正曰義正者何若曰大不攻小也強不侮弱也寡不欺寡也詐不欺愚也貴不做賤也實不驕貧也壯不奪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國莫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害也若事上利天中利見下利人三利而無所不利是謂天德故凡從事此者聖智也仁義也忠惠也慈孝也是故聚斂天下之善名而加之是其故何也則順天之意也曰力正者何若曰大則攻小也強則侮弱也寡則欺衆也詐則欺愚也貴則做賤也富則驕貧也壯則奪老也是以天下之

庶國方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攻害也若事上不利天中不利見下不利人三不利而無所利是謂之賊故凡從事此者寇亂也盜賊也不仁不義不忠不惠不慈不孝是故聚斂天下之惡名而加之是其故何也則反天之意也今有人於此入人之場園取人之桃李瓜薑者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何也曰不與其勞獲其實已非其有所取之故而况有踰於人之墻垣扭格人之子女者乎與角人之府庫竊人之金玉蚤索者乎與踰人之欄半竊人之牛馬者乎而况有殺一不辜人乎今王公大夫之為政也自殺一不辜人者踰人之墻垣扭格人之子女者與角人之府庫竊人之金玉蚤索者乎與踰人之欄半竊人牛馬梳





李瓜並者今王公大人之加罰此也雖古之堯舜禹湯文武之爲政亦無以異此矣今天下之諸侯將猶皆侵陵攻伐兼併此爲殺一不辜人者數千萬矣此爲踰人之墻垣格人之子女者與用人府庫竊人金玉蚤繁者數千萬矣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者與入人之場園竊人之桃李瓜薑者數千萬矣而自曰義也故于墨子言曰是責我者則豈有以異是責黑白甘苦之辯者哉今有人於此少而示之黑謂之黑多示之黑謂白必曰吾目亂不知黑白之別今有人於此能少嘗之甘謂甘多嘗謂苦必曰吾口亂不知其甘苦之味今王公大人之取也或殺人其國家禁之此蚤越有能多殺其鄰國之人因以爲文義此豈有異

黃白黑甘苦之別者哉故子墨子置天之以爲儀法非獨子墨子以天之志爲法也於先王之善大夏之道之然帝謂文王予懷而明德毋大聲以色毋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語文王之以天志爲法也而順帝之則也

非樂

仁者之爲天下度也非爲其目之所美耳之所樂口之所甘身體之所安以此虧奪民衣食之財仁者弗爲也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樂者非以大鐘鳴鼓琴瑟笙簧之聲以爲不樂也非以刻鏤華文章之色以爲不美也非以鴛鴦煎炙之味以爲不甘也非以高臺厚榭蓬野之居以爲不安也雖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樂



也然上考之不中聖王之事下度之不中萬民之利是故  
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王公大人雖無造爲樂器以爲事  
乎國家非直捨涼水折壞垣而爲之也將必厚措斂乎萬  
民以爲大鐘鳴鼓琴瑟笙之聲聲之若聖王之爲舟車  
也即我弗敢非也古者聖王亦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爲舟  
車旣已成矣曰吾將惡許用之曰舟用之水車用之陸君  
子息其足馬小人休其肩背焉故萬民出財賚而予之不  
敢以爲感恨者何也以其反中民之利也然則樂器反中  
民之利亦若此即我弗敢非也然則當用樂器民有三患  
儼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  
然即當爲之撞巨鐘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千戚民  
衣食之財將安可得乎即我以為未必然也意舍此今有  
大國即攻小國有大家即伐小家強劫弱暴寡詐欺愚  
貴傲賤寇亂盜賊並興不可禁止也然即當爲之撞巨鐘  
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千戚天下之亂也將安可得  
而治與即我未必然也是故子墨子曰姑嘗厚措斂乎萬  
民以爲大鐘鳴鼓琴瑟笙之聲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  
下之害而無補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

非命

昔者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方爲政乎天下之時曰必務舉  
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之人而教之爲善是故出政施  
教賞善罰暴且以爲君此則天下之亂也若屬可得而治



也社稷之危也將屬可得而定也若以爲不然昔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當此之時世不渝而民不易上變政而民改俗存乎桀紂而天下亂存乎湯武而天下治天下之治也湯武之力也天下之亂也桀紂之罪也若以此觀之夫安危治亂存乎上之爲政也則夫豈可謂有命哉故昔者禹湯文武方爲政乎天下之時曰必使僂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亂者得治遂得光譽令聞於天下夫豈可以爲命哉故以爲其力也今賢良之人尊賢而好功道術故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賞下得其萬民之譽遂得光譽令聞於天下亦豈爲其命哉又以爲力也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之爲文學出言談也非將動勞

其惟舌而利其唇喉也中實將欲爲其國家邑里萬民利政者也今也王公大人之所以早朝晏退聽欲治攻終朝均分而不敢息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強必治不強必亂強必寧不強必危故不敢怠倦今也卿大夫之所以竭股肱之力殫其智慮之知內治官府外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強必貴不強必賤強必榮不強必辱故不敢怠倦今也農夫之所以蚤出暮入強乎耕稼樹藝多聚升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飽不強必饑故不敢怠倦今也婦人之夙興夜寐強乎紡績織經多治麻統葛緒捆布練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強必富不強必貧強



必峻不強必乘故不敢怠倦今雖母在乎王公大人貴若  
信有命而致行之則必怠乎聽欲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  
治官府矣農夫必怠乎耕稼樹藝矣婦人必怠乎紡績織  
維矣王公大夫怠乎聽獄治政卿大夫怠乎治官府則我  
以爲天下必亂矣農夫怠乎耕稼樹藝婦人怠乎紡績織  
維則我以爲天下衣食之財將必不足矣若以爲政乎天  
下土以事天鬼天鬼不使下以待養百姓百姓不利必離  
散不可得用也是以入守則不固出誅則不勝故雖昔者  
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共扶其國家傾覆其社稷者  
此也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興  
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有命者言也曰命者暴王所  
作窮人所術非仁者之言也今之爲仁義者將不可不察  
而強非者此也

貴義

子墨子曰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此諸侯之所謂  
良寶也可以富國家衆人民治刑政安社稷乎曰不可所  
爲貴良寶者爲其可以利也而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  
六異不可以利人是非天下之良寶也今用義爲政於國  
家人民必衆刑政必治社稷必安所爲貴良寶者可以利  
民也而義可以利人故曰義天下之良寶也

子墨子曰萬事莫貴於義今謂人曰子子冠履而斷子之  
手足子爲之子必不爲何故則冠履不若手足之貴也又



曰予子天下而殺子之身子爲之乎必不爲何故則天下不若身之貴也爭一言以相殺是貴義於其身也故曰萬事莫貴於義也

子墨子曰世之君子使之爲一疋之宰不能則辭之使爲一國之相不能而爲之豈不悖哉

子墨子曰今事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商人用一布布不敢繼苟而變焉必擇良者今士之用身則不然意之所欲則爲之厚者入刑罰薄者被毀醜則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子墨子曰世之君子欲其義之成而助之脩其身則倡是猶欲其墻之成而人助之築則袒也豈不悖哉

子墨子謂公良桓子曰衛小國也處於齊晉之間猶貧家之處於富家之間也貧家而學富家之衣食多用則連亡必矣今諸子之家飾車數百乘馬養穀粟者數百匹婦人水文繡者數百人吾取飾車食馬之費與繡衣之財以畜士必千人有餘若有患難則使百人處於前數百於後與婦人數百人處前後執安吾以爲不若畜士之安也

子墨子曰商人之四方市買信徒雖有鬪梁之難盜賊之危必爲之今士坐而言義無鬪梁之難盜賊之危此爲信徒不可勝計然而不爲財士之計利不若商人之察也

公直子謂子墨子曰實爲善人孰不知譬若良王處而不有出餘精譬若美女處而不出人爭求之行而自衒人莫



知取也今子綸從人而說之何其勞也子墨子曰今夫世  
亂求美女者衆美女雖不出人多求之今求善者寡不強  
說人人莫之知也且有二生於此善星一行爲人莖者與  
處而不出者其精孰多公孟子曰行爲人莖者其精多子  
墨子曰仁義鈞行說人者其功善亦多何故不行說人也

魯問

魯之南鄙人有具慮者冬陶夏耕自比於舜子墨子聞而  
見之具慮謂子墨子義耳義耳馬用言之哉子墨子曰子  
之謂所義者亦有以勞人有財以分人乎具慮曰有子  
墨子曰翟嘗計之矣翟慮耕天下而食之人矣盛然後當  
一農之耕分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粟藉而以爲得一升

粟其不能飽天下之饑者既可睹矣翟慮織而求天下之  
人矣盛然後當一婦人之織分諸天下不能人得尺布籍  
而爲得尺布其不能暖天下之寒者既可睹矣翟慮被堅  
執銳救諸侯之患盛然後一夫之戰一夫之戰其不御三  
軍既可睹矣翟以爲不若誦先王之道而求其說通聖人  
之言而察其辭上說王公大人次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  
人用吾言國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脩故翟以  
爲雖不耕而食織不織而衣寒功賢於耕而食之織而衣  
之者也故翟以爲雖不耕織乎而功賢於耕織也

公輸子削竹木以爲鸛成而飛之三日不下公輸子自以  
爲至巧子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爲誰也不如翟之爲車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轉須臾劉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爲巧利於人  
謂之巧不利於人謂之拙

公輸盤爲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子墨子聞之起於  
齊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郟見公輸盤公輸盤曰夫子何命  
焉爲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願藉子殺之公輸盤不說子  
墨子曰請獻千金公輸盤曰吾義固不殺人子墨子起再  
拜曰請說之吾從北方聞子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  
荆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設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  
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  
不得不可謂強義不殺少而殺衆不可謂知類公輸盤服  
子墨子曰然乎不已乎公輸盤曰不可吾說已言之王矣

子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盤曰諾子墨子見王曰今  
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鄰有  
棟槽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王曰必爲竊疾矣子墨子曰  
荆之地方五千里此猶文軒之與敝屣也荆有雲夢犀兕  
麋鹿滿之江漢之魚鼈黿鼉爲天下富宋所爲無雉兔狐  
狸者也此猶梁肉之與棟槽也荆有長松文梓檉柟楸梓章  
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三事之攻宋也爲  
與此同類王曰善哉雖然公輸盤爲我爲雲梯必取宋於  
是見公輸盤子墨子解帶爲城以牒爲械公輸盤九設攻  
城之機變子墨子九距之公輸盤之攻城盡子墨子之守  
圍有餘公輸盤誦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墨子卷蔡

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子墨子曰  
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  
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圍之器在宋城上而待  
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子  
墨子歸過宋天雨庇其閭中守閭者不內也故曰治於神  
者衆人不知其功爭於明者衆人知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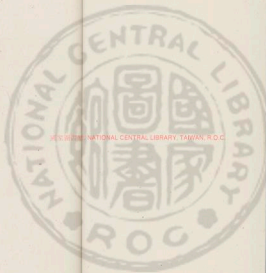
INTERNATIONAL CENTRAL BANK OF AMERICA, IN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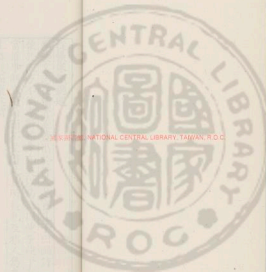
2025/03/2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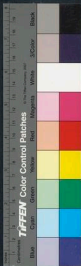
XE'S 202007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01/06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7426113 v.28



從橫家類總題

漢藝文志從橫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爲之則上詐緩而棄其信

隋經籍志從橫者所以明辨說善辭令以通上下之志者也漢書以爲本出行人之官受命出疆臨事而制周官掌交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萬姓之聚導王之德意志慮使辟行之而和諸侯之好達萬民之說論以九稅之利九儀之親九教之維九禁之難九戎之感是也後人爲之則便辭利口傾危變詐至於賊害忠信覆邦亂家



從橫家總題辭

鬼谷子題辭

周時高士撰按鬼谷子無姓名里俗戰國時隱居潁川陽城之鬼谷因以自號長於養性治身蘇秦張儀師之受押闔之術十三章晚乃益出七術險盤峭薄言蘊奇而道益隱使人狂狃失守而易於墮墜柳子厚嘗辨之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隋志始列之從橫家唐志以爲蘇秦之書大抵皆押闔鈞錙揣摩之術觀儀秦二子之言畧盡矣昔俞頌作文字鬼爲之哭不知鬼谷作是書見何哭邪今考其言有曰人動我靜人言我聽知性則寡累知命則不憂至盛神養志諸論所謂中稽道德之祖散入神明之賦者殆亦幾乎因授其大要者之篇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ColorChecker by Munsell Color Services Lab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鬼谷子題辭畢

百家類纂卷之二十六

從橫家類 鬼谷子

捭闔

粵者稽古聖人之在天地間也爲養生之先觀陰陽之開闔以知存亡之門戶善策萬物之終始達人心之理見變化之朕焉而守司其門戶故聖人之在天下也自古至今其道一也變化無窮各有所歸或陰或陽或柔或剛或開或閉或弛或張是故聖人一守司其門戶審察其所先後度權量能較其伎巧短長夫賢不自智愚勇怯仁義有差乃可捭乃可闔乃可進乃可賤乃可貴無爲以牧之審定有無與其實虛隨其嗜慾以見其志意微排其所言而捭



反之以求其實貴得其指闔而禪之以求其利或闔而示之或闔而閉之闔而示之者同其情也闔而閉之者異其

誠也

押闔者天地之道押闔者以變動陰陽四時開閉以化萬物縱橫反出反覆反忤必由此矣押闔者道之大化說之變也必豫審其變化口者心之門戶心者神之主也故闔之以押闔制之以出入押之者闔也言也陽也闔之者閉也默也陰也陰陽其和終始其義故言長生安樂富貴榮顯名譽愛好財利得意喜欲為陽曰始故言死亡憂患貧賤苦辱棄損亡利失意有害刑戮誅罰為陰曰終諸言法陽之類者皆曰始言善以始其事諸言法陰之類者皆曰

終言惡以終為誅押闔之道以陰陽試之故與陽言者依崇高與陰言者依卑小以下求小以高求大由此言之無所不出無所不入無所不可以說人可以说家可以说國可以说天下為小無內為大無外損益去就倍反皆以陰陽御其事陽動而行陰止而蔽陽動而出陰隨而入陽還終始陰極反陽以陽動者德相生也以陰靜者形相成也以陽求陰苞以德也以陰結陽施以力也陰陽相求由押闔也此天地陰陽之道而說人之法也為萬事之先是謂圓方之門戶

反應

知之始已自知然後知人也其相知也如此目之魚見形



也若光之與影也其察言也不失若磁石之取鐵舌之取  
燔骨其與入也微其見情也疾如陰與陽如陽與陰如圓  
與方如方與圓未見形圓以道之既形方以事之進退左  
右以是司之已不先定牧人不正事用不巧是謂忘情失  
道已審先定以牧人策而無形容莫見其門是謂天神

內捷

君臣上下之事有遠而親近而踈就之不用去之反求日  
進目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事皆有內捷素結本始或  
結以道德或結以黨交或結以財貨或結以采色用其意  
欲入則入欲出則出欲親則親欲踈則踈欲就則就欲去  
則去欲求則求欲思則思若吠母之從其子也出無間入

無朕獨往獨來莫之能止內者進說辭捷者捷所謀也故  
遠而親者有陰德也近而踈者志不合也就而不用者衆  
不得也去而反求者事不中采也日進前而不御者施不  
合也遙聞聲而相思者合於謀待決事也故曰不見其類  
而說之者見逆不得其情而說之者見非必得其情乃制  
其術此用可出可入可捷可開故聖人立事以此先知而  
捷萬物

抵礙

物有自然事有合離有近而不可見遠而可知近而不可  
見者不容其辭也遠而可知者反往以驗來也礙者罅也  
罅者罅也罅者成大隙也礙始有朕可抵而塞可抵而卻



可抵而息可抵而匿可抵而得此謂抵巇之理也事之危也聖人知之獨保其用因化說事通達計謀以識細微經起秋毫之末揮之於大山之本其施外兆萌芽蘇之謀皆由抵巇隙爲道術天下分錯上無明主公侯無道德則小人說賊賢人不用聖人竄匿貪利詐僞者作君臣相惑上崩瓦解而相伐射父子離散乖亂及目是謂萌芽巇罅聖人見萌芽巇罅則抵之以法世可以治則抵而塞之不可治則抵而得之或抵如此或抵如彼或抵及之或抵覆之五帝之政抵而塞之三王之事抵而得之

飛箝

凡度權量能所以徵遠來近立勢而制事必先察同異判

是非之語見内外之辭知有無之數決安危之計定親疎之事然後乃權量之其有隱括乃可徵乃可求乃可用別鈞箝之辭飛而箝之鈞箝之語其說辭也乍同乍異其不可善者或先徵之而後重累或先重以累而後毀之或以重累爲毀或以毀爲重累其用或稱財貨珍瓊珠玉璧白采色以事之或量能立勢以鈞之或伺候見調而箝之其事用抵巇將欲用之於天下必度權量能見天時之盛衰制地形之廣狹祖險之難易人民貨財之多少諸侯之交孰親孰疎孰愛孰憎心意之慮懷審其意知其所好惡乃就說其所重以飛箝之辭

忤合

凡趨合倍反計有適合化轉環屬各有形勢反覆相求因  
事爲制是以聖人居天地之間立身御世施教揚聲明名  
也必因事物之會觀天時之宜因以所多所少以此先知  
之與之轉化世無常貴事無常師聖人常爲無不爲所聽  
無不聽或於事而合於計謀與之爲主合於彼而離於此  
計謀不兩忠必有反忤反於此忤於彼忤於此反於彼其  
術也用之天下必量天下而與之用之國必量國而與之  
用之家必得家而與之用之身必量身材能氣勢而與之  
大小進退其用一也必先謀慮計定而後行之以飛符之  
術古之善背向者乃禍四海包諸侯忤合天地而化轉之  
然後以之求合故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然後合於湯呂望

三就文王三入殷而不能有所明然後合於文王此知天  
命之難故歸之不疑也非至聖人達奧不能御世不勞心  
苦思不能厚事不悉心見情不能成名材質不惠不能用  
兵忠實無其不能知人故忤合之道已必自度材能知虛  
量長短遠近就不知乃可以進乃可以退乃可以縱乃可  
以橫

揣篇

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權而揣諸侯之情量權不  
審不知強弱輕重之稱揣情不審不知隱匿變化之動靜  
何謂量權曰度於大小謀於寡寡稱貨財有無料人民多  
少鏡之有餘不足幾何辨地形之險易孰利孰害謀慮孰



長就短君臣之親踈孰賢孰不肖與賓客之知睿孰少孰多觀天時之禍福孰吉孰凶商侯之親踈孰用孰不用百姓之心去就變化孰安孰危孰好孰憎又側孰便能知此者是權量揣情者必以其甚善之時往而極其欲也其有欲也不能隱其情必以其甚懼之時往而極其惡也不能隱其情不能隱情欲必失其變動動而不與其變者乃且備其人物與語而更問所親知其所安夫情變於內者形見於外故常必以其見者而知其隱者此所謂測深揣情故計國事者則當審權量說人主則當審揣情謀慮情欲必出於此乃可貴乃可賤乃可重乃可輕乃可利乃可害乃可成乃可敗其效一也故雖有先王之道聖智之謀非揣情爲區無所索之此謀之大本也而說之法也

摩篇

摩之符也內符者揣之主也用之有道其道必隱微揣之以其所欲測而探之內符必應其應也必有爲之故微而去之是謂塞竅匿端隱貌外情而人不知故能成其事而無悉摩之在此符之在彼從而飛之事無不可古之善摩者如操釣而臨深淵餌而投之必得魚焉故曰主事日成而人不知主兵日勝而人不畏也聖人謀之於陰故曰神成之於陽故曰明所謂主事自成事者積德也而民安之不知其所以利積善也而道之不知其所以然而天下比之神明也主兵日勝者戰於不爭不費而民不知所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ColorChecker 3000

以服不知所以畏而天下之神明其摩者有以平有以正有以喜有以怒有以名有以行有以無有以信有以利有以卑平者靜也正者直也喜者欲也怒者動也名者發也行者成也廉者潔也信者誠也利者求也卑者誦也故聖人所獨用者衆人皆有之然無成功者其用之非也故謀莫難於固密說莫難於悉聽事莫難於必成此三者然後能之故謀必欲用密必擇其所與通者說也故曰或結而無隙也夫事成必合於數故曰道數與時相偶者也說者聽必合於情故曰情合者聽故物歸類抱薪趨火燥者先燃平地注水濕者先濡此物類相應於勢譬猶是也此言內符之應外摩也如是故曰摩之以其類焉有不相應

者乃摩之以其欲焉有不聽者故曰獨行之道夫幾者不曉成而不抱久而化成

權篇

先意承欲者論也繁稱文辭者博也策選進謀者權也欲舍不疑者決也先分不足以窒非者反也故口者幾闕也所以閉情意也耳目者心之佐助也所以窺間見姦邪故曰參調而應利道而動故繁言而不亂翔翔而不迷變易而不危者觀要得理故無目者不可示以五色無耳者不可告以五音故不可以往者無所聞之也不可以來者無所受之也物有不通者故不事也古人有言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言者有諱忌也衆口燦金言有曲故也人之情出



言則欲聽舉則欲成是故智者不用其所短而用愚人之  
所長智者不用其所拙而用愚人之所工故不因也言其  
有利者從其所長也言其有害者避其所短也故介蟲之  
捍也必以堅厚螿蟲之動也必以毒螫故禽獸之用其長  
而談者知用其用也故曰辭言五曰病曰怒曰憂曰怒曰  
喜五者有一必失中和而不平暢故曰病者感衰氣而不  
神也恐者腸絕而無主也憂者閉塞而不泄也怒者妄動  
而不治也喜者宣散而無要也此五者精則用之利則行  
之故與智者言依於博與拙者言依於辨與辯者言依於  
要與貴者言依於勢與富者言依於高與貧者言依於利  
與賤者言依於譙與勇者言依於敢與過者言依於銳此

其術也而人常反之是故與智者言將此以明之與不智  
者言將此以救之而甚難為也故言多類事多變故終日  
言不失其類故事不亂終日不變而不失其主故智貴不  
忌聽貴聰智貴明辭貴奇

謀篇

為人凡謀有道必得其所因以求其情審得其情乃立三  
儀三儀者曰上曰中曰下參以立焉以生奇計不知其所  
據始於古之所從故鄭人之取玉也載思南之車為其不  
惑也夫度材量能揣情者亦事之思也故同情而俱相親  
者其俱成者也同欲而相踈者其偏害者也同惡而相親  
者其俱害者也同惡而相踈者偏害者也故相益則親相





損則踈其數行也此所以察同異之分其類一也故墻壞於其隙木毀於其節斯蓋其分也故變生於事事生謀謀生計計生議議生說說生進進生退退生制制以制於事故百事一道而百度一數也夫仁人輕貨不可誘以利可使出費勇士輕難不可懼以患可使操危智者達於數明於理不可欺以誠可示以道理可使立功是三才也故愚者易蔽也不肖者易誣也貪者易誘也是因事蔽之故為強者積於弱也有餘者積於不足也此其道術行也故外親而內踈者說內內親而外踈者說外故因其疑以變之因其見以然之因其說以要之因其勢以成之因其惡以權之因其患以斥之摩而恐之高而動之微而正之符而

應之擁而塞之亂而惑之是謂計謀計謀之用公不如私私不如結結而無隙者也正不如奇奇流而不止者也故說人主者必與之言奇說人臣者必與之言私其身內其言外者踈其身外其言深者危無以人之近所不欲而強之於人無以人之所不知而教於人人之有好也學而順之人之有惡也避而諱之故陰道而陽取之故去之者縱之縱之者乘之親者不美又不惡故至情托焉可知者可用也不可不知者謀者所不用也故曰事貴制人而不貴見制於人制人者握權也見制於人者失命也

符言

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者則無不見以天



下之耳聽者則無不聞以天下之心慮者則無不知輻湊  
鉅連則明不可塞有主明德之術曰勿堅而拒之許之則  
防守拒之則閉塞高山仰之可極深淵度之可測神明之  
位術正靜其莫之極有主德用賞貴信用刑貴正賞賜貴  
信必驗耳目之所見聞其所不見聞者莫不聞化矣誠暢  
於天下神明而况姦者乎君有三貴一曰天之二曰地之  
三曰人之四方上下左右前後榮感之處安在有主問心  
為九竅之治君為五官之長為善者君與之賞為非者君  
與之罰君因其政之所以求因與之則不勞聖人用之故  
能賞之因之循理故能文長有主因

陰符七篇

盛神法五龍盛神中有五氣神為之長心為之舍德為之  
人養神之所歸諸道者天地之始一其紀也物之所造  
天之所生包宏無形化氣先天地而成莫見其形莫知其  
名謂之神靈故道者神明之源一其化端是以德養五氣  
心能得一乃有其術術者心氣之道所由舍者乃為之使  
九竅十二舍者氣之門戶心之所總攝也生受之天謂之  
真人真人者與天為一而知之者內循練而知之謂之聖  
人聖人者以類知之故人與生一出於化物知類在竅有  
所疑或通於心術術必有不通其道也五氣得養務在舍  
神此之謂化化有五氣者志也思也神也德神其一長也  
靜和者養氣養氣得其和四者不妄四邊成勞無不為存



而舍之是謂神化歸於身謂之真人真人者同天而合道  
執一而養產萬類懷天心施德養無為以包志慮思意而  
行感勞者也士者通達之神感乃能養志

養志法靈龜有所欲志存而思之志者欲之使也欲多則  
心散心散則志衰志衰則思不達也故心氣一則欲不徨  
欲不徨則志意不衰志意不衰則理達矣理達則和通和  
通則亂氣不暴於胸中故內以養氣外以知人養志則心  
通矣知人則分職明矣將欲用之於人必先知其養志知  
人氣盛衰而養其氣志察其所安以知其所能志不養心  
氣不固心氣不固則思慮不達思慮不達則志意不實志  
意不實則應對不猛則失志而心氣虛志失而心氣虛則

喪其神矣神喪則髮髯彷彿則參會不一養志之始務在  
安已已安則志實實堅志意實堅則感勞不分神明常固  
守乃能分之

實意法滕蛇實意者氣之慮也心欲安靜慮欲深遠心安  
靜則神明榮慮深遠則計謀成神明榮則志不可亂計謀  
成則功不可間慮定則心遂安則其所行不錯神者得  
其靈矣疑識氣寄姦而倚之詐謀得而惑之言無由心矣故  
信心術守真一而不化待人意慮之交會聽之候之也計  
謀者存仁極機慮不會則聽不審矣候之不得計謀失矣  
則意無所信慮而無實無為而求安靜五臟和通六腑精  
神魂魄固守不動乃能內視反聽定志思之大虛待神往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來以觀天地開闢知萬物所造化具陰陽之終始原人事之政理不出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道不見而命不行而至是謂道知以通神明應於無方而神宿矣

分威法伏熊分威者神之麗也故靜固志意神歸其舍則威覆成矣威覆成則內實堅內實堅則莫當則能以分人之威而動其勢知其天以實取虛以有取無以猛矜錄故動者必隨唱者必和撓其一指觀其餘次動變見形無能聞者審於唱和以聞見動變明威可分將欲動變必先養志伏意以視聞知其固實者自養也讓己者養人也故神存兵亡乃爲之形勢

散勢法驚鳥散勢者神之使也用之必循闔而動威肅內威推闔而行之則勢散夫散勢者心虛志溢意失威勢精神不專其言外而多變故觀其志意爲度數乃以揣說圖事畫圖方齊長短無則不行散勢者特闔而動動而勢分矣故善思圖者必內精五氣外視虛實動而不失分散之實動則隨其志意知其計謀勢者利害之決權變之威勢敗者不以神肅察也

轉圖法猛獸轉圖者無窮之計也無窮者必有聖人之心以厚不測之智以不測之神道混沌爲一以變論萬類說義無窮智畧計謀各其形容或圖或方或陰或陽或吉或凶事類不同故聖人懷此之用轉圖而求其合故與造化者爲始動作無不已大道以觀神明之機天地無極人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事無窮各以成其類見其計謀各知其吉凶成敗之所終  
轉圓者或轉而吉或轉而凶聖人之道先知存亡乃知轉  
圓而從方圓者所以合語方者所以錯事轉化者所以觀  
計謀接物者所以觀進退之意皆見其會乃爲要結以接  
其說也

損兌法靈者損兌者機危之决也事有適然物有成敗機  
危之動不可不容故聖人以無爲待有德言察辭合於事  
究者知之也損者行之也損之說之物有不可者聖人不  
爲辭也故智者不以言失人之言故辭不煩而心不虛志  
不亂而意不邪當其難易而復爲之謀自然之道以爲實  
圓者不行方者不止是謂大功蓋之損之皆爲之辭用分

威散勢之種以見其兌威其機危乃爲之决故善損兌者  
聲若决水於千仞之隈轉圓石於萬仞之壑

持樞

持樞惟而不滯其猶決水轉石誰能當禦哉持樞謂春生  
夏長秋收冬藏天之正也不可干而逆之逆之者雖成必  
敗故人君亦有天樞生養成藏亦復不別干而逆之逆之  
雖成必衰此天道人君之大綱也



戰國策題辭

金華吳師道序曰國策之書自劉向第錄述曾鞏氏皆有序論以著其大旨向謂戰國諸士度時君所能行不得不然曾氏議之曰為惑流俗而不篤於自信故因之推言先王之遺聖賢之法而終謂禁邪說者固昏明其說於天下其論正矣夫天下之道王伯二端而已伯者猶知假義以為名伏正以為功戰國名義蕩然攻闕併吞相詐相傾機變之謀唯恐其不深押闔之辭唯恐其不工風聲氣習舉一世而皆然間有持論立言不戾乎正殆千百而一二爾若魯仲連蓋絕出者然其排難解紛慨慨激烈每因事而發而亦未聞其反正明本超于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事變之外也况其下者乎當是之時本仁祖義稱述唐  
虞三代卓然不爲世俗之說者蓋于一人而已求之是  
書無有也苟卿亦宗王者今唯載其絕秦申之書而不  
及其他田子方接聞孔氏之徒其存者僅僅一言又何  
略於此而詳於彼邪史莫大於春秋春秋善惡兼書而  
聖人之心則欲實褒貶以示大訓是書善惡無所是非  
而作者又時出所見不但記載之爲缺季子之金多位  
高則沾沾動色語安陵嬖人之固寵則以江乙爲善諫  
此其最陋者考後親之到以爲秦兵不出函谷十五年  
諸侯二十九年不相攻雖其失實不顧也顧雅於鄭則  
音不純實薰軒則氣必奪善言之少不足以勝不善之

多君子所以舉而謂之邪說者蓋通論當時君俗之敝  
舉其重而名之也近代晁子止書志列於縱橫家亦有  
見者且其所列固有忠臣義士之行不係於言者而其  
樂春秋抵秦漢載其行事不得而廢曾氏固已言之是  
豈不知其爲史也哉竊謂天下之說有正有邪其正焉  
者主于一而其非正者君子小人各有得焉君子之於  
是書也考事變冤情傷則守益以堅知益以明小人之  
於是書也見其始利而終害小得而大喪則悔悟懲創  
之心生世之小人多矣固有未嘗知是書而其心術行  
事無不合者使其得是書而究之則將有不爲者矣然  
則所謂明其說於天下爲放絕之善者詎可譬乎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36 Color

Black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 Color

Black

按十二國所載繁辭瑰辭稠然盈目亦可謂博且富矣  
太史公采擇以成史記後之人遂以為天下奇書而好  
之夫人患理之不明耳知至而識融則異端雜說皆吾  
進德之助而不足為病也矧是書記二百四十五年之  
事有可以考鏡者乎因輯其可觀者訂正之附於縱橫  
家

戰國策題辭畢

百家類纂

從橫家類

戰國策上

西周赧王

秦令芈里夷章

秦令芈里夷以車百乘入周周君迎之以卒頡頏甚敬楚  
王璜怒讓周以其重秦秦游騰謂楚王曰昔智伯欲伐安  
由遺之矢鐘鞮以廣車因隨入以兵矣田卒亡無備故也  
桓公伐螾覽言伐楚其實義蔡今秦虎狼之國也兼有吞  
周之意使芈里夷以車百乘入周周君懼焉以蔡矣田惑  
之故使長兵在前強弩在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周君豈  
能無愛國哉恐一日之亡國而憂大王楚王乃說





蘇厲謂周君章

蘇厲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攻趙取蘭離石祁者皆白起是工用兵又有天命也今攻梁梁必破破則周危君不若止之厲乃謂白起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養由基曰人皆善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少馬氣力倦弓換矢鈞一發不中前功盡矣今公破韓魏殺犀武而北攻趙取蘭離石祁者公也公之功甚多今公又以秦兵出塞過兩周踐韓而以攻梁一攻而不得前功盡滅公不若稱病不出也

秦欲攻周章

秦欲攻周周政謂秦王昭曰爲國之計者不攻周攻周實不足以利國而聲畏天下天下以聲畏秦必東合於齊兵敵於周而合天下於齊則秦孤而不王矣是天下欲罷穢秦故勸王攻周秦與天下俱罷則令不橫行於周矣

宮他謂周君章

宮他謂周君曰宛恃秦而輕晉秦饑而宛亡節恃魏而輕韓魏穀而鄭亡邾莒亡於齊陳蔡亡於楚此皆恃援國而輕近敵也今君恃韓魏而輕秦國恐傷矣君不如使周最陰合於趙以備秦則不毀

東周惠公



秦興師臨周章

秦興師臨周而求九萬周君患之以告顏率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借故於齊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夫秦之無道也欲興兵臨周而求九萬周之君臣內自畫計與秦不若歸之大國夫存危國美名也得九萬厚實也願大王圖之齊王大說發師五萬人使陳臣思將以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九萬周君又患之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解之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周賴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也願獻九萬不識大國何塗之從而致之齊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顏率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萬謀之驪臺之下沙海之上其日久矣禹入梁必不出齊王曰寡人將寄徑

於楚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萬謀之於蕪庭之中其日久矣若入楚禹必不出王曰寡人終何塗之從而致之齊顏率曰敵邑固竊為王患之大禹者非效壺醯醬醢耳可懷挾提挈以至齊者非效馬集鳥飛兔與馬遊灘然止於齊者昔周之伐殷得九萬凡一萬而九萬人戰之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械器備具所已備者稱此今大王縱有其人何塗之從而出臣切為大王私憂之齊王曰子之數來猶無與耳顏率曰不敢欺大王疾定所從出敵邑遷禹以待命齊王乃止

趙取周之祭地章

趙取周之祭地周君患之告於鄭朝朝曰君勿患也臣請



以三十金復取之周君子之鄭朝獻之趙太卜因告以祭地事及王病使卜之太卜筮之曰周之祭地爲祟趙乃遷

杜赫欲重景翠章

杜赫欲重景翠翠於周謂周君曰君之國小盡君之重寶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譬如張羅者張之於無鳥之所則終日無所得矣張於多鳥之處則又駭鳥矣必張於有鳥無鳥之際然後能多得鳥矣今君將施於大人大人輕君施於小人小人無可以求又費財焉君必施於今之窮士不必且爲大人者故能得欲矣

秦國策孝公

衛鞅亡魏入秦章

衛鞅亡魏入秦孝公以爲相封之於商號曰商君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無私罰不諂無大賞不私親近法及太子黜削其傅春年之後道不拾遺民不妄取兵革大強侯畏懼然刻深寡恩特以強服之耳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得商君辭不受孝公已死惠王代後蕪政有頃商君告歸人說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危今秦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友爲主大王更爲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之說讎也願大王圖之商君歸還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

惠文王

蘇秦始將連橫章



蘇秦始將連橫此謂中之說謂說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其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殽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奔騖百萬沃野千里膏腴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毛絕去秦而歸龐參復躄負書擔囊

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愧色歸至家妻不下紕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嘆曰妻不以我為夫嫂不以我為叔父母不以我為子楚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讀書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秦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摩燕烏集闐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悅封為武安君受相印車馬百乘錦繡千純四端也白璧百雙黃金萬鎰以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秦故蘇秦相於趙而關不通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眾王侯之盛謀臣之權皆欲決於蘇秦之策不費斗糧未



頗一兵未載一士未絕一弦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則於政不式於勇式於廊廟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當秦之隆黃金萬鎰爲用轉轂連騎炫耀於道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使趙大重且夫蘇秦持箭巷掘門桑戶捲樞之士耳伏軾搏衝橫歷天下庭說諸侯之主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仇將說楚王路過洛陽父安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側耳而聽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嫂曰以季子位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予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乎哉

秦惠王謂寒泉子章

秦惠王謂寒泉子曰蘇秦欺寡人欲以一人之智反覆山東之君從以欺秦趙固負其衆故先使蘇秦以其幣帛約于諸侯諸侯不可一猶連鷄之不能俱止於棲亦明矣寡人忿然含怒日久吾欲使武安子起往喻意焉寒泉子曰不可夫攻城墮邑請使武安子善我國家使諸侯請使客卿張儀秦惠王曰敬受命

田莘之爲陳軫章

田莘之爲陳軫說秦惠王曰臣恐王之如郭君夫晉獻公欲伐郭而殫舟之僑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女破舌乃適之女樂以亂其政舟之僑諫而不聽遂去因而伐郭遂破

之又欲伐虜而憚官之奇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男破老  
乃遺之美男教之惡宮之奇宮之奇以諫而不聽遂亡因  
而伐虜遂取之今秦自以為王能管王之國者楚也楚知  
橫門居之善用兵與陳軫之智故驕張儀以五國來必惡  
是二人願王勿聽也張儀果來辭因言軫也王怒而不聽

張儀惡陳軫章

張儀又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馳陳楚之間今楚不加善秦  
而善軫然則是軫自為而不為國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  
王何不聽乎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陳  
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也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人  
皆知也孝已愛其親天下欲以為子子胥忠乎其君天下  
欲以為臣賣僕妾售子閭者良僕妾也出婦嫁鄉曲者  
良婦也吾不忠於君楚亦何以軫為忠乎忠且見棄吾不  
之楚何適乎秦王曰善乃止之

陳軫去楚之秦章

陳軫去楚之秦張儀謂秦王曰陳軫為王臣常以國情輸  
楚儀不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召陳  
軫而告之軫曰臣出必故之楚以順王與儀之策而明臣  
之楚與否也楚人有兩妻者人誑其長者長者嘗之誑其  
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誑者曰汝取  
長者乎少者乎取長者客曰長者晉汝少者和汝汝何為  
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為我妻則欲其



為晉人也。今楚王明主也，而昭陽賢相也，軫為人臣而常以國情輸楚王，必不置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以此明臣之楚與否，王以為然，遂善待之。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章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問其說。」對曰：「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轅轅，緱氏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伐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萬寶器必出，撥九萬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敵名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為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

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願爭於戎狄，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夫蜀西僻之國，戎狄之長也，而有禁封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取其地足以廣國，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而且，有禁暴正亂之名，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也。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不如伐蜀之完也。惠王曰：「善。」察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取之，遂定蜀，秦益富彊。

齊助楚攻秦章

齊助楚攻秦，取曲沃。其後秦欲伐齊，齊楚之交善。惠王患



之張儀曰王其為臣約車并幣臣請試之乃南見楚王曰  
大王苟能閉關絕齊臣請使秦王獻商於之地方六百里  
若此齊必弱齊弱則必為王役矣則是北弱齊西德於秦  
而私商於之地以為利也則此一計而三利俱至楚王大  
說宣言於朝曰不殺得商於之地方六百里羣臣聞見者  
畢賀陳軫後見獨不賀楚王問之對曰臣見商於之地不  
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賀王曰何也對曰夫秦所以  
重王者以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先絕是楚孤也秦  
又何重孤國其先出地絕齊秦計必勿為也先絕齊後賁  
地且必受欺於張儀受欺於張儀王必惋之是西生秦患  
北絕齊交則兩國真必至矣楚王不聽曰子其毋口無言

以待事楚人使人絕齊使者未來又重絕之張儀反秦使  
人使齊齊秦之交陰合楚因使一將軍受地於秦張儀至  
稱病不朝楚王曰張子以寡人不絕齊乎乃使勇士往晉  
齊王張儀知楚絕齊也乃出見使者曰從某至某廣從六  
里使者曰臣聞六百里不聞六里儀曰儀固以小人安得  
六百里使者反報楚王王大怒欲興師伐秦陳軫曰臣可  
以言乎王曰可矣軫曰伐秦非計也王不如賂之一名都  
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而取償於齊也王今已絕齊而責  
欺於秦是吾合齊秦之交也國必大傷楚王不聽遂舉兵  
伐秦秦與齊合韓氏從之楚兵大敗於杜陵故楚之上壤  
士民非削荊僅以救亡者計失於陳軫過聽於張儀





楚絕齊齊舉兵伐楚章

楚絕齊齊舉兵伐楚陳軫謂楚王曰王不如以地東解於齊西講於秦王使陳軫之秦秦王謂軫曰子秦人也寡人與子故也寡人不佞不能親國事故子棄寡人事楚王今齊楚相伐或謂救之便或謂救之不便子獨不可以患為子主計以其餘為寡人乎陳軫曰王獨不聞吳人之游楚者乎楚王甚愛之病故使人問之曰誠病乎意亦思乎左右曰臣安知其思與不思誠思則將吳吟今軫將為王吳吟信軫王不聞管與之說乎有兩虎爭人而鬪管莊子將刺之管與止之曰虎者戾蟲人者甘餌今兩虎爭人而鬪小者必死大者必傷子待傷虎而刺之則是一舉而蕪兩虎

也無刺一虎之勞而有刺兩虎之名齊楚今戰戰必敗王起兵救之有救齊之利而無伐楚之害計聽知覆逆者唯王可也計者事之本也聽者存亡之機計失而聽過能有國者寡也故曰計有一二者難得聽無失本末者難惑

武王

醫扁鵲趙人姓秦見秦武王王示之病扁鵲請除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聰目不明君以告扁鵲鵲怒而投其石石曰君與知之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則君一舉而亡國矣

甘茂拔宜陽章

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車過三川以窺周室寡人死不



朽矣甘茂對曰請之魏約伐韓王令向壽輔行甘茂至魏  
謂向壽子歸告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攻也事成盡以  
爲子功向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甘茂至王問其故  
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爲難其實卻也  
今王倍數險行數千里而攻之難矣臣聞張儀西奔巴蜀  
之地北取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衆儀而賢先  
王魏文侯令樂羊將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語功  
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  
之力也今臣竊慕之臣也穉里疾公孫衍二人者扶韓而  
議王必聽之是王敗魏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昔者曾子  
虞黃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

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頭焉人又曰  
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曰曾參殺人  
其母懼投杼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  
人疑之則慈母不能信也今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  
臣又未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不逾三人臣恐王爲臣之  
投杼也王曰寡人不聰也請與子盟乃盟於息壤果攻宜  
陽五月而不能拔也穉里疾公孫衍二人在爭之王王將  
聽之召甘茂而告之甘茂對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  
起兵復使甘茂攻之遂拔宜陽

或謂秦王章

或謂秦王曰臣竊惑王之輕齊易楚而卑畜韓也臣聞王



兵勝而不驕，兵約而不忿，勝而不驕，故能服世約而不忿，故能從鄰。今王廣德魏趙而輕失齊驕也，戰勝宜陽不恤楚交忿也，驕忿非霸王之業也。臣竊爲大王慮之，而不取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先王之所重者，惟終與始。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殘范中行，圍晉陽，卒爲三家笑。吳王夫差棲越於會稽，勝齊於艾陵，爲黃池之遇，無禮於宋，遂爲勾踐禽，死滌。君璣伏楚，勝齊制韓趙之兵，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於孟津，後子死，身布冠而拘於秦。三者非無功也，能始而不能終也。今王破宜陽，殘三川，而使天下之士不敢言據天下之國，徙兩周之強，而世主不敢窺陽侯之塞，取黃棘而韓楚之兵不敢進，王若能爲此尾，則

昭襄王

甘茂亡秦之齊章

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王若不能爲此尾，而有後患，則臣恐諸侯之君、河濟之士以王爲異智之事也。詩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此言末路之難也。

甘茂亡秦且之齊，出關過蘇子曰：君聞夫江上之處女子，蘇子曰：不聞。曰：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故

常先至，掃室布席，何愛於餘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何妨於處女？妾自以爲有益於處女，何爲去我？處女相語以爲然，而留之。今臣不肖，垂遂於秦，而出關，願爲足下掃室。



布席幸無我逐也蘇子曰善請重公於齊乃西說秦王曰  
甘茂賢人非怙士也其居秦累世重矣自鞏塞谿谷地形  
險易盡知之彼若以齊約韓魏反以謀秦是非秦之利也  
秦王曰然則柰何蘇代曰不如重其贄厚其祿以迎之彼  
來則置之槐谷終身勿出天下何從圖秦秦王曰善與之  
上卿以相迎之齊甘茂辭不至蘇子謂齊王曰甘茂賢人  
也今秦與之上卿以相迎之茂德王之賜故不往願為王  
臣今王何以禮之王若不留必不德王彼以甘茂之賢得  
擅用強秦之衆則難圖也齊王曰賜之上卿命而處之

三國攻秦入函谷章

三國報齊攻秦入函谷秦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

人欲割河東而講對曰割河東大費也危於國患大利也  
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他而問焉王召公子他而  
問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而  
講三國雖出王必曰惜矣三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此  
講之悔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王又曰惜矣吾  
愛三城而不講此又不講之悔也王曰均吾悔也寧亡三  
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寡人決講矣卒使公子他以三  
城講於三國三國之兵乃退

楚黃歇說昭王章

頃襄王二十年秦自起拔筴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燒先王  
之墓王徙東北保於陳城楚遂削弱為秦所輕於是自起



又將兵來伐楚人有黃歇者游學博聞襄王以為辯故使於秦說昭王曰天下莫強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鬪而鴛鴦受其敵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物至而反冬夏是也終至而竟累甚是也今王之功亦大矣王之威亦憚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誠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兵甲之強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云虜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趙雖具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千隧之敗也黠自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

從而伐齊遂攻齊人於艾陵還為越王禽於三江之浦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反之殺智伯瑤於壘臺之上今王如楚之不毀也翻善而忘毀楚之種魏也臣為大王慮而不取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其信越也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而實欺大國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受首王襟以山東之險帶以河曲之利韓必為閩中之候若是王以十萬戍鄰梁氏寒心許鄆陵嬰城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閩內侯矣王一善楚而閩內二萬乘之主注地於秦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昭王曰善止白起與楚約為與國



段干越人謂新城君章

段干越人謂新城君曰辭王良之弟子駕云取千里馬造父之弟子造父之弟子曰馬不千里王良弟子曰馬千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纆牽長故纆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今臣雖不肯於秦亦萬分之一也而相國兄臣不釋蹇者是纆牽長也

言子或短於用也所長

范雎因王稽至秦章

范子因王稽入秦獻書昭王曰臣聞明主蒞正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不能者不敢當其職焉能者亦不得

隱蔽使以臣之言為可則行而益利其道若將弟行則久留臣無謂也臣聞周有砥厄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工之所失也謂不能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厚國家乎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聞於王心耶得無言臣者將賤而不足聽耶非若是也則臣之志願少賜游觀之間望見足下而入之書上秦王說之因謝王稽使人持車召之范雎至秦王庭迎范雎曰寡人宜以身受令久矣今者義渠之事急義渠或王與宣太后亂有寡人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以身受命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見范雎見者無不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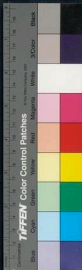


宮中虛無人秦王跪而進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  
唯唯有間秦王復請范雎曰唯唯如是者三秦王跪曰先  
生不幸教寡人乎范雎謝曰非敢然也臣聞始時呂尚之  
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陽之濱耳若是者交踈也  
已一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南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果  
取功於呂尚卒擅天下而身立為帝王即使文王踈呂尚  
而弗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也今  
臣魯族之臣也交踈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臣之事處  
人骨肉之間願以陳臣之陋忠而未知王心也所以王三  
問而不對者是也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知今日言之  
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弗敢畏也大王信行臣之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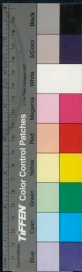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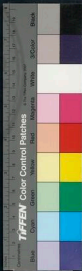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2025/02/2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07/2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6/11/2 v.29



死不足以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而為厲被髮而為狂不足以為臣耻五帝之聖而死三王之仁而死五伯之賢而死烏獲之力而死奔育之勇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處必然之勢可以少補於泰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乎伍子胥囊載而出昭關夜行而晝伏至於夔夫無以餌其口坐行蒲伏乞食於吳市卒與吳國閭閻為霸使臣得進謀如子胥加之以幽囚不復見是臣說之行也臣何憂乎箕子接輿漆身而為厲被髮而為狂無益於殷楚使臣得同行於箕子接輿可以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幸也臣又何耻乎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盡忠而身廢也是以杜口裹足莫肯即泰耳足下上畏太后



之嚴下感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保傅之手終身圖  
惑無與照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  
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弗敢畏也秦王曰先生是  
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至此此天以  
寡人恩先生而存先王之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此天  
所以幸先生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告若此事無大  
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也范雎  
再拜秦王亦再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谷口南帶  
涇渭右隴蜀左關荻戰車千乘著摯百萬以秦卒之勇車  
騎之多以當諸侯韓魏若施韓盧而逐鶩兔也霸王之業可  
致今反閉關而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國謀不忠

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王曰願聞所失計范雎曰大王越韓  
魏而攻雎齊非計也少出師不足以致齊多之則害於秦  
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得尺則王之尺也今  
舍此而遠攻不亦謬乎且昔者中山之地方五百里趙獨  
擅之功成名立利附焉天下莫能害今韓魏中國之虞而  
天下之懼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而以爲天下樞以威楚  
趙趙強則楚附楚強則趙附楚趙附則齊必懼懼必早辭  
厚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可墟也王曰善

應侯范雎謂昭王曰亦聞恒思絕有神叢與恒思有悍  
少年請與叢博曰吾勝叢叢藉曰我神三日不勝叢叢困  
我乃左手爲叢投右手自爲技勝叢叢藉其神三日叢往



求之蓬勃晡五日而叢枯七日而盡亡今國者王之叢勞者王之神藉人以此得無危乎臣未嘗聞措大於臂臂大於股若有此則病必甚矣百人與瓢而趨不如一人持而走疾百人誠與瓢瓢必裂今秦國奉陽用之饑侯用之太后用之王亦用之不稱瓢為器則已稱也稱瓢為器此器固必裂矣臣聞之木實繁者枝必披枝之披者傷其心都大者危其國臣強者危其主其令邑中自斗食以上至尉內史及王左右有非相國之人者乎國無事則已國有事臣必見王獨立於庭也

應侯曰鄭人謂王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腊者朴周人僕朴遇鄭賈曰欲買朴乎鄭賈曰欲之出其朴乃鼠也因謝

不取今平原君魏公子自以賢顯名於天下然薛其主父沙丘而臣之天下之王尚猶尊之是天下之王不如鄭賈之智賤於名而不知其實也

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王勿憂也請令廢之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已有富貴耳王見大王之狗臥者臥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無相與鬪者投之一骨輕起相牙者何則有爭意也於是使唐雎載音樂予之五千金居武安高會相與飲不同金之所之金盡者功多矣今令人復載五千金請公唐雎行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與鬪矣六國

士如國術所以說家利死則修其口



昭王復欲伐趙章

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可王曰前年  
國虛民饑君不量百姓之力取益軍糧以致趙今寡人息  
民以養士畜積糧實三軍之俸有倍於前而曰不可其說  
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秦軍大克趙軍大破秦人歡喜  
趙人畏懼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  
矣趙自長平以來君臣受懼早朝宴罷早辭厚幣四面出  
絲結視燕魏進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為務其國內實其  
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既已興師矣乃  
使五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王欲使武  
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

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萬之衆入楚拔郢都  
焚其廟東至竟陵楚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  
與兵甚衆君所將之卒不能半之而與戰於伊闕大破二  
國之軍流血漂肉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稱東藩此君  
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已十七八其國  
虛弱是以寡人大發軍人數倍於趙國之衆願使君將必  
欲滅之矣君嘗以寡擊衆取勝如神况以強擊弱以衆擊  
寡乎武安君曰是時楚王待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羣臣相  
妬以功說諂用事良臣斥疎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旣無良  
臣又無守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發梁焚丹  
以專民心掠於郊野以足軍食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韓孤類魏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為鋒二軍  
爭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發兵以持韓陣專軍并銳觸  
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棄勝逐北以是之故能立  
功皆計利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於長  
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  
畜積養氣長幼以益其衆繕兵治甲以益其強增城復地  
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於平原  
之屬皆令長安補縫於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  
句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今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必  
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不可拔掠其郊  
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

觀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愆而退以言於王王曰微白起  
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陵待王陵圍邯鄲八九  
月死傷者衆而不下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何如王聞  
之怒因見武安君強起之曰君雖病強為寡人臥而將之  
有功寡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  
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不行雖無罪不免於誅  
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什趙養民以諸侯之變撫其恐懼  
伐其驕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為先  
乎此所謂為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必  
欲快心於趙以攻臣罪此所謂勝一臣而為天下屈者也  
夫勝一臣之威號若勝天下之威大耶臣聞明王愛其國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可復生臣寧受重誅而死不忍為辱軍之將頌大王秦之王不答而去應侯相謂韓魏割地以和由是起與之有隙不從伐趙為此意韓魏三請不行此自強壯齊之劍也

秦攻趙蘇子謂秦王章

秦攻趙蘇子謂秦王曰臣聞明王之於其民也博論而技藝之是故官無之事而力不困於其言也多聽而時用之是故事無敗業而惡不章臣願王察臣之所謁而效之於一時之用也臣聞懷重寶者不以夜行任大功者不以輕敵是以賢者任重而行笨智者功大而辭順故民不惡其尊而世不妬其業臣聞之百倍之國者民不樂後也功業高世者人主不再行此力盡之民仁者不用也求得而反

靜聖王之制也功大而息民用兵之道也今用兵終身不休力盡不罷怒趙必於其已邑趙備存哉然而四輪之國也今雖得邯鄲非國之長利也意者地廣而不耕民羸而不休又嚴之以刑罰則雖從而不止矣語曰戰勝而國危者物不斷也功大而權輕者地不入也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微之為著者強察乎息民之為用者審明乎輕之為重者王秦王曰寡人案兵息民則天下必為從將以送秦蘇子曰臣有以知天下之不能為從以逆秦也臣以田單如耳為大過也豈獨田單如耳為大過哉天下之主亦盡過矣夫虜收亡齊是楚敵魏與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為至愚也夫齊威宣者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世之賢王也德博而地廣國富而民用將武而兵彊宣王  
用之後破韓威魏以南伐楚西攻秦爲齊兵困於殺函之  
上十年揆地秦人遠迹不服而齊爲慮戾夫齊兵之所以  
破韓魏之所以僅存者何也是則伐楚攻秦而後受其殃  
也今富非有齊威宣之餘也精兵非有富韓勁魏之庫也  
而將非有田單司馬之慮也收破齊懼楚敵魏不可知之  
道欲以爲秦折韓臣以爲至誤臣以爲從一不可成也

蔡澤入秦見范雎章

蔡澤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秦釜鬲於塗聞應侯任鄭安  
平襄齊國范雎受平襄之聘王稽道高皆負重罪應侯內  
平安于學以二萬人降趙王稽侯慝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

澤天下駿雄弘辯之士也彼一見秦王王必相之而奪君  
位應侯聞之使人召蔡澤澤入則批應侯侯固不快及見  
之又倍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代我相秦豈有此乎對  
曰然應侯曰請問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  
之序成功者去夫人手足擊強耳目聰明聖智豈非士之  
所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贊仁秉義行道施德於天下天  
下惟敬愛願以爲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  
澤復曰富貴顯業成理萬物萬物各得其所生命壽長終  
其身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  
澤流于世稱之而無絕豈非道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  
事與應侯曰然澤曰若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

其卒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復曰何為不  
可此三子者義之至忠之節也故君子殺身以成名義之  
所在身雖死無憾何為而不可哉蔡澤曰王聖臣賢天下  
之福也君明臣忠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家之福  
也故比干忠不能存殷子胥智不能存吳申生孝而晉惑  
亂是有忠臣孝子國家滅亂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  
天下以其君父為戮卒孽其臣子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  
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於是應  
侯稱善蔡澤得少間曰商君具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  
致力則可願矣聞大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乎  
以君臣論之商君具起大夫種其可願與聞天周公哉應

侯曰不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不敢舊故孰  
與蔡孝楚悼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主國親  
忠臣不過蔡孝楚悼越王君之為主正亂批患折難廣地  
殖谷富國足家疆主威蓋海內功彰萬里之外不過商君  
具起大夫種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  
不退切為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  
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昔者齊桓公一  
匡天下至葵丘之會有驕矜之色畔者九國吳王夫差無  
敵於天下輕諸侯陵齊晉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大史啓叱  
呼駭三軍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而不近道理也夫  
商君 為孝公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教民耕

戰是以兵勦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  
諸侯功已成矣遂以車裂楚地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  
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再戰燒夷陵南并蜀漢又越韓  
魏攻瓠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流血成川沸聲  
若雷自是之後趙楚備服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  
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賜死於杜郵具起為楚悼罷無  
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南攻楊  
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功已成  
矣卒以支解大夫種為越王墾草創邑辟地殖谷率四方  
之士專上下之力以奮勁吳成霸功勻踐終括而殺之此  
四子者功成而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伸而不能屈往而

不能反者也范蠡知之越然避世長為陶朱君獨不觀博  
者乎或欲大獲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  
計不下席謀不出廟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以  
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口又斬范中行之途棧道千里通  
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  
之分功之時也如是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  
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授之必有伯夷之廬長為  
應侯世世稱孤而有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此則君何  
居焉應侯曰善乃延入坐為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  
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蔡澤其人辯士臣之見人甚眾  
莫有及者臣不如也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為客卿



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遂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  
為秦相東收周室秦澤相秦王數月人咸惡之懼誅乃謝  
病歸相印號為剛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孝莊襄卒事始  
皇帝

孝文王莊襄王始皇帝

呂不韋賈於邯鄲章

滎陽人呂不韋賈於邯鄲見秦質子異人歸而謂父曰耕  
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曰百倍立國家之主  
贏幾倍曰無數曰今力田庾作不得暖衣餘食今建國立  
君澤可以遺世願往事之秦子異人質於趙處於靡城故  
往說之曰子侯有承國之業又有母在中今子無母於申

外託於不可知之國一日倍約身為貴土今子聽吾計事  
求歸可以有秦國吾為子使秦必來請子乃說秦王后弟  
陽采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君之門下無不居高尊  
位太子門下貴者君之府藏珍珠寶玉君之駿馬盈外說  
美女充后庭王之春秋高一日山陵崩太子用事君危於  
累卵而不壽於朝生說有可以一切而使君富貴千萬歲  
寧於太山四維必無危亡之患矣陽采君避席請聞其說  
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子侯有承國之業士會又輔  
之王一日山陵崩子侯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  
子異人賢材也素在於趙無母於內引領而望而願一得  
歸王后誠請而立之是子異人無國而有國王后無子而



有子也陽泉君曰然入說王后王后乃請趙而歸之趙木  
之遺不韋說趙曰子異人秦之寵子也無母於中王后欲  
取而子之使秦而欲屠趙不顧一子以圖計是抱空質也  
若使子異人歸而得立趙厚送遺之是不敢倍德咄是  
自為德講秦王老矣日晏駕雖有子異人不足以結秦  
趙乃遣之異人至不韋使焚服而見王后說其狀高其智  
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乃變其名曰楚王使子誦子曰少  
韋指在外嘗無師傅所教學不習於論王罷之乃留止閭  
曰陛下嘗朝車於趙矣趙之豪傑得知名者不少今大王  
反國皆西面而望大王無一介之使以存之臣恐其皆有  
怨心使邊境早閉脫開王以為然奇其計王后勸立之王

乃召相令之曰寡人子莫若楚立以為太子子楚立以不  
韋為相號曰文信侯食藍田十二縣王后為華陽太后諸  
侯皆致秦邑

文信侯欲攻趙章

文信侯謂不欲伐趙以廣河間使剛成君秦澤事燕三年  
而燕太子質於秦文信侯因請張唐相燕張唐辭曰燕者  
必怨於趙趙人得唐者受百里之地文信侯去而不快少  
庶子甘羅諡之曰君侯何不快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  
君秦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已入質矣今吾自請張卿相  
燕而不肯行甘羅曰臣行之文信侯叱去曰我自行之而  
不肯汝安能行之也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而為孔子師



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矣以謏言此也甘羅見  
張唐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唐曰武安君戰勝攻取不知  
其數攻城墜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知武安君也甘羅曰  
卿明知功之不如武安君與曰知之應侯之用秦也孰與  
文信侯專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曰卿明知不如文信侯  
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伐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  
里徒而殺之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卿不肯行臣不知  
卿所死之虞矣唐曰請因孺子而行今庫具車馬具馬府  
具幣行有日矣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為張唐  
先報趙見趙王王知迎趙趙王曰聞燕太子丹之入秦與  
曰聞之聞張唐之相藥與曰聞之燕太子入秦者燕不欺

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秦燕不相欺則伐趙危矣  
燕秦所以不相欺者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也今王齋  
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強趙攻弱燕趙王立割  
五城以廣河間歸燕太子與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六縣與  
秦什一

秦王見頓弱草

秦王欲見頓弱弱曰臣不義不參拜王能使臣無拜則可  
矣否即不見也秦王許之於是頓子曰天下有有其實而  
無其名者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有無其名又無其實者  
王知之乎王曰弗知頓子曰有其實而無其名者商人  
是也無把銚推耨之勞而有積粟之實此有其實而無其名





者也無其實而有其名者農夫是也解凍而耕暴骨而耨  
無積粟之實此無其實而有其名者也無其實又無其名  
者王乃是也己立為萬乘無孝之名以千累養無孝之實秦  
王勃然而怒頓首曰山東戰國有六成不掩於山東而掩  
於安始與不喜通臣切為大王不取也秦王曰山東之  
戰國可垂與頓子曰韓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王資  
臣萬金而遊聽之韓魏入其社稷之臣於秦即韓魏從而  
天下可圖也王曰寡人之國貧惡不能給也頓子曰天下  
未常無事也非後即橫也橫成則秦帝從成則楚王秦帝  
即以天下恭養秦王即王雖有萬金弗得私也秦王曰然  
乃資萬金使東遊韓魏入其將相北遊於燕趙而殺季牧

齊入朝四國畢從頓子之說也

四國為一將以攻秦秦王召羣臣賓客六十人而問焉曰  
四國為一將以圖秦家人居於內而百姓靡於外為之奈  
何群臣莫對姚賈對曰賈願出使四國必絕其謀而案其  
兵乃資車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葬以其劍姚賈辭行絕  
其謀止其兵與之為交以報秦秦王大說賈封千戶以為  
上卿韓非知之曰賈以珍珠重寶南使荆吳北使燕代之  
間三年四國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寶蓋於內是賈以  
王之權外自交於諸侯願王察之且梁監門子嘗盜於梁  
臣於趙而逃取世監門子也日射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與  
同知社稷之計非所以厲群臣也王召姚賈而問曰吾聞



子以寡人財交於諸侯有諸對曰有王曰有何面目復見寡人對曰魯參孝其視天下願以為子子胥忠於君天下願以為臣貞女工巧天下願以為配今賈忠王而王不知也賈不歸四國尚馬之使賈不忠於君四國之王尚馬用賈之身榮聽讓而誅其良將紂聽讓而殺其忠臣至身死國亡今王聽讓則無忠臣矣王曰子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姚賈曰太公望齊之逐夫朝歌之廢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讎不庸文王用之而王骨仲其鄙之賈人也南陽之敵幽魯之免囚桓公用之而霸百里奚虞之乞人傅賈以五羊之皮穉公相之而朝西戎文公用中山盜而勝於城濮此四士者皆有詭醜大誹天下明主用之知其可

與立功也使君下賤務光申屠狄人主豈得其用哉故明主不取其汙不聽其非察其為已用故可以存社稷雖有外誹者不聽雖有高世之名無咫尺之功者不賞是以秦臣莫敢以虛願望於上秦王曰然乃復使姚賈而誅韓非齊國策威王

威王使章子將章

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交和而會兩軍相對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為變其微章以雜秦軍候者言章子以齊入秦頃之候者復言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而此者三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廢將而擊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曷為而



擊之頃聞言齊兵大勝秦兵大敗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啓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吾使童子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強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啓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夫爲人子而不敢欺死父豈爲人臣欺生君哉

鄒忌章

鄒忌脩表八尺有餘而形頽眊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君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從外來與坐

談問之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熟視之自以爲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遂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闈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羣臣吏民有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過者受中賞能諂諛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羣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諫進暮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ack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

宣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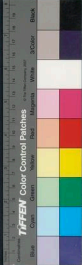
蘇秦說齊合從章

蘇秦為趙合從說齊宣王曰齊南有大山東有瑯琊西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臨淄其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彈琴鬪鷄走犬六博踰鞠者臨淄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數而富志高而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不能當今乃西面事秦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所以畏秦者以與秦接界也兵出而相當不至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乎折四境不守威

而不勝以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至衛晉陽之道徑充父之覆車不得方軌焉不得並行百人守險千人不能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韓魏之議其後也則秦不能害齊也明矣夫不料秦之不柰我何也而欲西面事秦是羣臣之計過今臣無事秦之名而有強國之實願大王之少留計齊王曰寡人不敏謹奉社稷以從

淳于髡見宣王章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



而聚居歌回走者而俱行今求禁胡楛梗於沮澤則累世  
不得一焉及之華黍祭父之陰則知車而載耳夫物各有  
時今覺賢者之時也王求士於覺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  
旄也况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淳于髡說齊王章

齊欲代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虛者天下之疾犬也東  
郭邊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虛逐東郭邊環山者三騰山  
者五兔極於前大寒於後大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  
無勞勸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領其兵敵其衆  
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乃止

齊宣王見顏觸章

齊宣王見顏觸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宣王不悅左右曰王  
人君也觸人臣也可乎觸對曰夫觸前為暴勢王前為趨  
士與使觸為暴勢不若使王為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  
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觸曰有  
昔者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惠五十步而燃採者死不  
赦今曰苟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  
之先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脛也觸聞古大禹之時諸侯  
萬國何則德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故舜起農畝出於野  
鄙而為天子及湯之時諸侯三千當今之勢南面稱寡者  
乃二十四由此觀之非得失之策與稍稍謀滅城亡無族  
之時欲為監門閭里安可得而有也哉是故易傳不云乎



居上位未得其實而喜其爲名者必以勢奢爲行倍慢弱  
奢則凶必從之是故無其實而喜其名者則無德而望其  
福者約無功而受其祿者所禍必挫故曰矜功不立虛願  
不至此皆幸樂其名而無其實德者也是以充有九佐舜  
有七友禹有五丞湯有三輔自古及今而有虛成名於天  
下者無有是以君王無差亟問不愧下學是故成其道德  
而揚功名於後世者堯舜禹湯周文王是也宣王曰嗟乎  
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聞君子之言乃今聞  
細人之行願請受爲弟子顏觸辭去曰夫王生於山制則  
蛟馬非弗寶貴矣然大璞不完士生於鄙野推選則祿焉  
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禍顯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

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乎貞正以自娛則言者王也盡忠  
直言者觸也言要道已備矣願得賜歸安行及臣之邑座  
則再拜而辭去君子曰觸知足矣歸真又摸則終身不辱

著宣王見王斗章

先生王斗造門而欲見齊宣王王使謁者延入王斗曰斗  
趨見王爲好勢王趨見斗爲好士於王何如宣王因趨而  
迎之於門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五九合諸侯一匡  
天下天子授籍立爲太伯今王有四馬宣王說曰寡人愚  
陋守齊國惟恐夫耘之焉能有四馬王斗曰先君好馬王  
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  
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而王不好士宣王曰當今之世無

士寡人何好王子曰世無默嚙駭耳王之朝已備矣世無  
東郡侯庶氏之狗王之狗已具矣世無毛嫱西施王宮已  
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寡人愛國愛民固願  
得士以治之王子曰王之愛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穀也王  
曰何謂也王子曰王使人為冠不若左右便辟而使工者  
何也為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  
知愛尺穀也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  
官齊國大治

齊人見田駢章

齊人見田駢曰聞先生高義設為不宦而願為役田駢曰  
子何聞之對曰臣聞之鄰人之女田駢曰何謂也對曰臣  
鄰人之女設為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  
嫁過畢矣今先生設為不宦嘗養千鍾徒百人不宦則然  
矣而富過乎矣因于辭

管燕得罪章

管燕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與我赴諸侯乎左右默  
然莫對管燕連然流涕曰悲夫士何其易得而難用也田  
需對曰士三食不得屢而君驚驚有餘食下宮操羅紈曳  
綺綈而士不得以為緣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  
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貴士以所重事君非士易得而難  
用也

閔王宣王子



昭陽為楚伐魏章

昭陽為楚伐魏置軍殺將得入城發兵而攻齊陳軫為齊王使見昭陽再拜賀戰勝起而問楚之法置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為上柱國爵為上執珪陳軫曰異貴於此者何也曰惟令尹耳陳軫曰令尹貴矣夫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為公惜可也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為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為之足遂飲其酒為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君相楚而攻魏置軍殺將得入城不顧兵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為名亦

足矣官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後騎猶為蛇足也昭陽以為然解軍而去

靖郭君將城薛章

靖郭君田嬰將城薛客多以諫靖郭君謂湯者無為客通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因反走君曰客有於此客曰鄙臣不敢以死為戲君曰亡更言之對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鈞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畏齊美以薛為失齊雖墜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君曰善乃輟城薛

陳軫合三晉說齊王章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爲后世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連甚也不足以立功名遠足以彊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者彊秦也不憂彊秦而逃相罷弱而兩歸其國於秦此臣之所以爲山東之意天下爲秦相割秦曾不出刀天下爲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邪顧大王察之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秦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河山而東攻齊梁齊屬之海南面而孤楚韓梁北向而孤燕趙齊無所出其計矣顧王孰慮之今三晉已合矣復爲兄弟約而出銳師以攻梁絳安邑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

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構難三晉怒齊不與已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合於三晉齊王敬諾果以兵合於三晉

張儀爲秦連橫章

張儀爲秦連橫說齊王曰天下彊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戮聚富樂無過齊者然而爲大王計者皆爲一時說而不顧萬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謂齊西有彊趙南有韓魏負海之國也地廣人衆兵彊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我何大王覽其說而不察其至實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爲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勝名而有亡之實是何故也齊大而魯小今趙之與秦



也猶齊之於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再勝秦戰於晉君之下再戰而再勝秦四戰之後趙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勝秦之名而國破矣是何故也秦強而趙弱也今秦楚嫁于取婦為兄弟之國韓獻宜陽魏效河外趙入朝崑池劍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魏攻齊之南地悉趙浹河間皆將圍唱晉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被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熟計之齊王曰齊僻陋隱居託於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今大客幸而教之請來社稷以事秦獻魚鹽之地三百於秦齊王夫人死有七孺子皆近薛公欲知王所欲立乃獻七珥美其一明日視美珥所在勸王立為夫人

孟嘗君有舍人章

孟嘗君有舍人而弗說欲逐之魯邊謂孟嘗君曰猿猶狝鼯木據水則不如魚鱉歷險乘危則騏驎不如狐狸曹沫奪三君之劍一軍不能當曹沫持其三君之劍而操鈇鐔與農人居隴畝之中則不若農夫故物舍其所長之其所短堯亦有所不及矣今使人而不能則謂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則謂之拙拙則懼之不肖則棄之使人有棄逐不相與處而來嘗以相報者豈非世之立教首也哉孟嘗君曰善乃弗逐

孟嘗君出行國章

孟嘗君出行國至楚楚獻之象牀鄂之登徒直嘗使送之



不欲行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戍曰臣郢之登徒也直送象  
牀象牀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滌賣妻子不足償之足下能  
使僕無行先人有寶劍願得獻之公孫戍曰諾入見孟嘗  
君曰君豈受於象牀哉孟嘗君曰然公孫戍曰臣願君弗  
受孟嘗君曰何哉公孫戍曰小國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  
附君於齊能懷遠資窮有存亡繼絕之義小國英傑之士  
皆以國事累君說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君到楚而象  
牀所未至之國將何以待君臣願君弗受孟嘗君曰諾公  
孫戍趨而去未出至中閨君召而返之曰子教文無受象  
牀甚善今何舉足之高志之揚也公孫戍曰臣有大喜三  
重之寶劍一孟嘗君曰何謂也公孫戍曰門下百數莫敢

入諫臣獨入諫臣一喜諫而得聽臣二喜諫而止君之過  
臣三喜輸象牀郢之登徒不欲行許戍以先人之寶劍孟  
嘗君曰善受之乎公孫戍曰未敢曰急受之因背門返曰  
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

齊人有馮煖章

齊人有馮煖者賦作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  
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  
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  
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  
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居有頃復彈其劍歌曰長鋏  
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為之駕比門



下之車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後  
有頃復彈其劍飲歌曰長飲歸來乎無以為家左右皆惡  
之以為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  
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之於是馮媛不復歎後孟嘗  
君出記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為文取責讀同連於薛  
者乎馮媛著曰能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  
長飲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  
也請而見之謝曰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為收責於薛乎馮  
媛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象突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  
市而返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鑿而之薛使吏召諸  
民當償者悉來合契券過合赴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

券民稱萬歲長驅到齊焚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  
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返媛  
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官中積珍寶狗馬實  
外廩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臣竊以為君市  
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捐愛其子  
民因而買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  
萬歲乃臣所以為君市義也孟嘗君說曰諾先生休矣後  
暮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為臣孟嘗  
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孟嘗君顧  
謂馮媛曰先生所為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媛曰狡兔  
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為



君復塞三窟孟嘗君為相數十年無纖介之禍者馮煖之計也

譯拾子謂孟嘗君章

孟嘗君逢於齊而後反譚拾子迎之於境謂孟嘗君曰君得無有所怨於齊士大夫孟嘗君曰有君滿意殺之乎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君知之乎事之必至者死也理之固然者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請以市論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弗怨孟嘗君乃取其所欲悉五百鎰削去之不敢以為言

蘇子說齊閔王章

蘇子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千將莫和非得人力則不能剗矣聖籥利金不得茲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夫非不銛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今世之為國者不然矣兵藉而好敵彊國罷而好聚怨事敗而好鞠之兵藉而憎下人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為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故約不為人主怨伐不為人桎強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故曰祖



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  
差以強大爲天下先襲郢而樓越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  
死國亡爲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彊大而喜  
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苜好謀陳秦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  
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彊弱  
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駉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  
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於駉驥  
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有能  
塞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徵用兵而寄於義則亡天下  
可躡足而頡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  
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舉事而不反交窻而不相憎俱彊

而加以觀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  
燕齊戰於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燕燕樓頭驪  
門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  
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形同憂而兵趨利也  
由是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故明  
主察相誠欲以霸王爲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  
而都肆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故曰彼戰  
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瑋攻范中行氏殺  
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併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  
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  
攻而滅二子之患也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



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采之國也而攻萬采之國二再戰比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遂亡君臣於齊者何也不善於戰攻之患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下稱爲善一國得而保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鶴的非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善不中則媿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蓋其示人以難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

因而多與天下爲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則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利長者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越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比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夫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故鐘鼓等瑟之音不絕也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爲專利制海內不爲厚故夫善爲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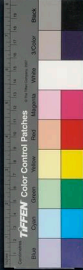
曼也

襄王周王下

魯仲連遺燕將書章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惟莒即墨未下齊田單以即墨破燕  
殺騎劫初無將攻下聊城人或議之燕將懼誅遂保守聊  
城不敢歸田單攻之威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  
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  
幸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  
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  
於魯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  
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

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  
心以爲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  
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且  
齊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爲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  
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其年之敵即臣見公之不能  
得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  
上下迷惑粟廩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  
趙襄嗣主因爲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  
臣不足恃國敵禍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  
全齊之兵其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煨骨士無反北  
之心是孫臏具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爲公計不





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  
父母交游懷背而讓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群  
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功名可立也意  
者亦指燕秦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北陶衛世世  
稱寡庶齊久存此一計也二者顧名厚實也顧公孰計  
而審處一也且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耻者不  
能立榮名甘管仲射桓公中鉤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  
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卿里不通也世主不臣  
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因而不出庶耻而不見窮年沒壽不  
免為辱人戾行矣然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  
下九合諸侯為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為魯君

將三戰三北而世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討不顧後  
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為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  
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北之耻退而與  
魯君計也曹子以為遭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曹子以一  
劔之任初桓公於壇位之上頓首不變而辭氣不悻三戰  
之所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駭威信且楚傳名後世  
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耻也以為殺身絕世功  
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志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威忿之  
耻而立累世之功故葉與三王若汎名與天壤相敵也公  
其圖之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到鞶而去故解齊國之  
圍救百姓之死仲連之說也



燕攻齊閔王奔莒章

燕攻齊閔王奔莒淳齒殺閔王田單守即墨之城破燕兵復齊城襄王為太子齊已破燕田單之立疑齊國之衰皆以田單為自立也襄王立田單相之過舊水有老人洗甬而寒出不能行坐於沙中田單見其寒欲使使單分衣無可以分者單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蚤圖之恐後之左右顧無人嚴下有貫珠者襄王呼而問之曰汝聞吾言乎對曰聞之王曰汝以為何若對曰王不如因為已善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饑也單救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

為之善單之善亦王之善已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嘉其行後數日其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餐之於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饑寒者救之乃使人聽於閭里聞丈夫之相與語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澤也

魯仲連謂孟嘗君章

魯仲連謂孟嘗君曰君好士未也雍門子食飯亦勝得子春能新人飲食衣裘與之同皆得其死今君之家富於二公而士未有為君盡游者也君曰文不得二人故也使文得二人文豈獨不得盡對曰君之疲馬百乘無不披繡衣而食穀粟者豈有麒麟驥耳哉後官十妃皆納紵食粟肉豈有毛嫱西施哉色與馬取於今之世士何必待古哉故



曰君之好士未也

王建襄王子

秦攻趙長平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則將退兵不  
親則且遂攻之趙無以食請粟於齊而齊不聽蘇子謂齊  
王曰不知聽之以卻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卻是秦之計中  
而齊楚之計過矣且趙之於齊楚隱蔽也猶齒之有唇也  
唇亡則齒寒今日亡趙則明日及齊楚矣且夫救趙之務  
宜若秦彌楚沃焦釜夫救趙高義卻秦兵顯名也義救亡  
趙威卻秦秦不務為此而務愛粟則為國計者過矣

齊王使使問趙威后章

齊王使使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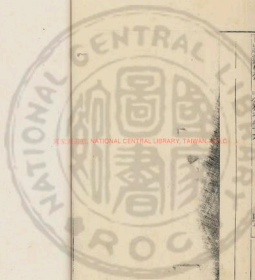
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說曰臣奉使使威后今  
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  
然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故有問舍本而問末者  
耶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無恙耶是其為人  
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  
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葉陽子無恙乎是其  
為人衣赿寡即孤獨捩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何  
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徹其環瑱至老  
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胡為至今不  
朝也則此二士弗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  
於陵仲子尚存乎是其為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



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爲至今不徵  
齊王建入朝於秦襄門司馬前曰所謂立王者爲社稷耶  
爲王立王耶王曰爲社稷立王王何去社稷而入秦齊王  
還車而入即墨大夫聞雍門司馬諫而聽之則以爲可爲  
謀卽入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十萬夫三晉大  
夫皆不便秦而在阿甄之間者百數王叔而與之十萬之  
衆使叔三晉之故地卽臨晉之關可以入矣鄒鄒大夫不  
欲爲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叔而與之十萬之師使叔  
楚故地卽武關可以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矣  
今南面之稱制乃西面而事秦爲大王不取也齊王不聽  
秦使陳宛諷齊王納之約與五百里之地齊王不聽卽墨

大夫而聽陳宛遂入秦處之共松柏之間餓而死先是齊  
爲之歌曰松柏相耶住建共者客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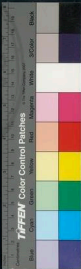


NSC 8200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Digitized by Google





Digitized by eGangotri, www.egangotri.in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百家類纂卷之二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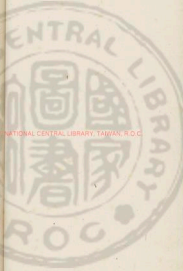
從橫家類

戰國策下

楚國策

宣王

荆宣王問辟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辟  
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  
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  
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  
乎虎以為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己而  
走也以為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  
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



獸之長虎也。

江乙惡昭美恤章

江乙欲惡昭美恤於楚謂楚王曰下比周則上危下分爭則上安王亦知之乎願王弗忘也且人有好揚人之善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君子也近之江乙曰有好揚人之惡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小人也遠之江乙曰然則且有子殺其父臣弑其君者而王終已不知者何也以王好聞人之美惡聞人之惡也王曰善寡人願附聞之

江乙說安陵君章

江乙說安陵君曰君無咫尺之功骨肉之親處尊位受厚祿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欲衽而拜撫委而服何以也曰王過舉以色不然無以至此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是以憂色不敵帝寵臣不敵軒今君擅楚國之勢而無以自結於王竊為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則奈何曰願君必請從死以徇如是必長得重於楚國曰謹受教

威王宣王子

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乎王談卒辭而行王曰寡人聞先生君聞古人先生乃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不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之食貴於王薪貴於桂湯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今令臣食王炊桂回鬼見帝王曰先生就舍寡人聞命矣



蘇秦為趙合從章

蘇秦為趙合從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疆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汾涇之塞郢陽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足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疆大王之資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於天下莫如楚楚強則秦弱楚弱則秦強此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親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若此則鄢郢動矣臣聞之治之其未亂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矣故願大王之早計之故從合則楚王

橫成則秦帝今稱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竊為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讐也橫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讐者也夫為人臣而制其主之地以外交離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強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違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橫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大王何居焉楚王曰寡人自料以楚當秦未見其勝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如懸旌而無所終薄今君欲一天下安諸侯存危國請奉社稷以從

威王問莫敖子華章



威王問於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殺之身亦  
有不為爵勳不為諫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華對曰如  
華不足以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所問之莫敖子華對  
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賞其身以憂社稷者有  
壹其爵望其祿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為爵勳不為諫勉以憂  
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為爵勳不為諫勉以憂  
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  
子文縮帛之衣以朝楚喪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晡而歸  
食朝不謀夕無一日之積故彼廉其爵賞其身以憂社稷  
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兼公子高身獲於表薄而財於柱  
國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候先君以拚方城之外因封

不廢名不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鄉者  
公子高食田六百畝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  
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兩軍之間夫卒交莫  
救大心撫其御之手而大息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日  
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一人若捍一人以與大心者也  
社稷其底幾乎故斷脰夾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  
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  
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莽冒勃蘇曰吾被堅執  
銳赴疆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奉諸侯於是龜璽潛行  
上峰山踰深谿躡穿膝暴七日而薄泰王之朝雀立不轉  
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瘠而殫悶施不知人

TIF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 Color Black

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來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  
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蘇冒勃蘇對曰臣非異楚使蘇  
冒勃蘇吳與楚人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冢君身出大夫悉  
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顧令之起寡人  
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上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華  
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  
濁水而大敗之亦聞於遂浦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  
者蘇冒勃蘇是也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  
大夫悉屬百姓離散家殺結鬪於官唐之上奮鬪奔郢曰  
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負雞犬之典以浮  
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及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家殺

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家殺之功多與存國相若  
封之執圭田六百畝家殺怒曰殺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  
稷血食餘豈患無君乎遂自奮於磨山之中至今無冒故  
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家殺是也王乃太息曰  
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邪莫敖子華對曰昔者先  
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  
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而不避華聞之其君好發者其臣  
決拾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

蘇子謂楚王章

蘇子謂楚王曰仁人之於民也愛之以心事之以善言孝  
子之於親也愛之以心事之以財忠臣之於君也必進賢



人以輸之。今大王之大臣父兄好傷賢以爲貴厚賦歛諸臣百姓使王見疾於民非忠臣也。大王播王之過於百姓多賂諸侯以王之地是故退王之所愛亦非忠臣也。是以國危臣願無聽羣臣之相惡也。慎大臣父兄用民之所善師身之皆欲以與百姓人臣莫難於無妬而進賢故明主之察其臣也必知其無妬而進賢也。賢臣之事其主也亦必無妬而進賢夫進賢之難者賢者用且使已廢貴且使已賤故人難之。

懷王 威王子

張儀之楚資秦人怒而欲歸張儀曰子必以衣冠之敵故欲歸待我爲子見楚王當是之時南后鄭襄聞貴於楚欲

子見楚王王不悅張子曰王無所用臣臣請比見晉君楚王曰諾張子曰上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黃金珠璣犀象出於楚寡人無求於晉國張子曰王使不好色耳王曰何也張子曰彼鄭周之女粉白墨黑立於衛閭非知而見之者以爲神楚王曰是解陋之國也未嘗見中國之女如此其美也寡人見之獨何爲不好色也乃資之以珠玉南后鄭襄聞之大怒令人謂張子曰妾聞將軍之晉國偶有金千斤進之左右以供芻秣鄭襄亦以金五百斤張子辭楚王曰天下閉關不通未知見日也願王賜之賜王曰諾乃賜之中飲再拜而諾曰非有他人於此也願王召所使習者而薦之王曰諾乃召南后鄭襄而薦之張子再拜而請曰





儀有死罪於大王王曰何也曰儀行備天下矣未嘗見人如此其美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曰子釋之吾固以為天下莫若走兩人也

秦儀為秦使從連橫章

張儀為秦使從連橫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披山帶河以為國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嚴以明將智以武雖無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險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亡且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大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竊以為為大王之計過矣凡天下繼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敵倖交爭其勢不

兩立而大王不與秦秦下甲兵探宜陽韓之上地不過下河東取成臯韓必入臣於秦韓入臣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魏攻其北社稷豈得無危哉且夫約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強也夫以弱攻強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驟舉兵此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者隨辭虛辭高王之節行言其利而不言其害卒有楚禍無反為已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臣聞之攻大者易危而民敵者怨於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適秦之心臣竊為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於函谷關十五年以攻諸侯者陰謀有吞天下之心也楚嘗與秦構難數於漢中楚人不勝通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



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師襲秦與秦戰於藍田又卻此所謂  
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敵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過  
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也今秦之與楚也接壤壤  
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秦太子入質於楚  
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為大王箕帚之妾效萬家之  
節以為湯沐之邑長為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擊臣以謂  
計無便於此者故敵也秦王使使臣獻書從車下風須以  
決事楚王曰楚國僻陋託東海之上寡人年幼不習國家  
之長計今上客幸教以明制寡人聞之敬以國從乃遣使  
車百乘獻雞駘之卒夜光之璧於秦王

張儀相秦謂昭雎章

張儀相秦謂昭雎曰楚無驢即漢中有所更得乎曰無有  
曰無昭過陳軫有所更得乎曰無所更得張儀曰為儀謂  
楚王遂昭過陳軫請復舉却漢中昭唯歸報楚王王說之  
有人謂昭過曰甚矣楚王不察於名者也韓求相工陳籍  
而周不聽魏求相秦毋厭而周不聽何以也周曰是列國  
畜我也今楚萬乘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今儀曰  
遂君與陳軫而王聽之是楚自待不如周而儀重於韓魏  
之王也陳軫夏人也習於三晉之事故遂之則楚無謀臣  
矣今君能用楚之衆故亦遂之則楚衆不用矣此所謂內  
攻之者也而王不知察今君何不見臣於王請為王使者  
交不絕儀聞之其效即距漢中必緩矣是昭雎之言不信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一王必薄之

魏王遣楚王美人章

魏王遣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襄知王之說新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為之宮室臥具擇其所喜而為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襄知寡人之說新人也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鄭襄知王以己為不妬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舅子為見王則必捨子舅新人見王因捨其舅王謂鄭襄曰夫新人是寡人則捨其舅何也鄭襄曰妾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襄曰其似惡爾王之舅也王曰悍哉今劍之無使劍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章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湯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奉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聞湯者湯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湯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殺

項長王懷王子

華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輩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達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為楚國妖祥乎華辛曰臣諫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為國妖祥也君王幸四子者不喪楚國必亡矣臣聞



源語曰見兔而頭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悅啄蠶黃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巴乎四何之上而下為螻蟻食也夫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備罟白粒仰棲茂樹鼓翅翹翹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巴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為招書游乎茂樹夕調乎陵畝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庵乎大沼俯囑結繩仰靈蔭微奮其六翮而變清風飄飄乎

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昧其靈慮治其矰繳將加巴乎百仞之上被刺矰引微繳折清風而振矣故書游乎江河夕調乎禺鴻夫黃鶴其小者也蒼鷹擊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陵北陵乎巫山欲若溪流食相波之魚左抱幼妻右攝嬖女馳騁乎高臺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繁已以朱絲而見之也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兼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假封祿之粟戴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崑塞之內而投已乎崑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已變作身豈敢慄於是乃以執珪而授之為陽陵君與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淮北之地

楚使景陽救燕章

齊魏謀其攻燕燕使太子請救於楚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暮舍使左右司馬營壁地已植表景陽怒曰女所營者水皆至及表此馬可以舍乃令徙明日大雨山水大出所營者水皆沒其表軍更乃服於是遂不救燕而攻魏雍丘取之以與宋三國懼乃罷兵

客說春申君章

客說春申君曰湯以亳武王以鎬豈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將之以百里之勢臣竊以為不便於君何如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趙以為上卿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入殷救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疆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又曰善於是使人請孫子於趙孫子為書謝曰竊雖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察也此為劫弑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姦則大臣主斷國私以禁誅於已也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圍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病及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目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體射中其股遂殺



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  
日而殺之薄薊用晉權閔王之筋懸於其廟梁宿夕而死  
夫薊雖癯腫胞疾上比前世未至綬射股下比近代未  
至擢脣而餓死也夫胡弑死亡之王也心之憂勞形之困  
苦必甚於薊矣由此觀之薊雖憐王可也因為賦曰寶珍  
隋珠不知伴今裋衣與絲不知異今閭姝子李莫知媒兮  
嬖母求之又甚喜之今以替為明以弊為聰以是為非以  
吉為凶嗚呼上天矜惟其同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瘳也

考烈王稷王

或謂楚王曰臣聞從者欲合天下以朝大王臣願大王聽  
之也夫因諂為信奮忠有成勇者義之裁少為多稱禍為

福智者官之夫報報之又墨墨之化唯大君能之禍與  
福相資生與亡為鄰不偏於死不偏於生不足以載大名  
無所冠艾不足以橫世夫秦指德絕命之日久矣而天下  
不知今夫橫入壘口利機上千聖心下牟百姓公舉而私  
取利是以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丘山

汗明見春申君章

汗明見春申君曰君亦聞騷乎夫騷之齒至矣腹壘車而  
上太行跨申屠折尾湛胗潰流汗灑地白汗交流外阪遷  
延負棘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暴  
之驥於是後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  
彼見伯樂之知已也今僕之不肖既於州部堀穴窮巷沉



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  
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王聞其不宜子恐又無  
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為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  
君問狀對曰齊王遣使求臣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  
申君曰聘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  
園乃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園乃與其女弟  
蘇園女弟承間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  
今君相楚王二十

李園進女弟於春申君章

梁丘

梁丘

即楚王更立彼亦將各貴其所親君亦安得長有寵乎今  
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  
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  
楚國封豷可得孰與其臨不測之辱乎春申君大然之乃  
出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  
為太子以李園女弟為王后楚王貴李園李園用事李園  
既入其女弟為王后子為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  
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  
相楚二十五年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無妄之  
福又有無妄之禍今君處無妄之世以事無妄之主安不  
有無妄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福曰君相楚二十



徐年矣雖名為相國實楚王也五子皆相諸侯今王疾甚且暴且崩太子襄弱疾不起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而稱孤因而有楚因此所謂無妄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禍曰李園不治國王之舅也不為兵將而陰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崩李園必先入據本議制斷君命秉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無妄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人曰君先任臣為即中君王崩李園先入臣請為君剗其胸而殺之此所謂無妄之人也春申君曰先生置之勿復言也李園軟弱人也僕又善之又何至此朱英恐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崩李園果先入置死士止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後入

止棘門死士夾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是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為楚幽王也是歲秦始皇立九年夫嫪毐亦為亂於秦覺夷三族而呂不韋廢

趙國策

襄子簡王之子

智伯從韓魏以攻趙圍晉陽而水之城之不沈者三版邾爽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曰以其人事知之矣從韓魏之君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虜趙而三分其地今城不沒者三版曰甞生甞人馬相食賊降有日而韓魏之君無善志而有憂色是非反如何





也明目智伯以告韓魏之君韓魏之君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令且將投矣夫二家雖愚不棄美利於前肯盟約之信而為危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燕為趙計矣使君疑二主之心而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為君惜之却就知其言之不聽請使於齊智伯遣之韓魏之君果及矣

蕭侯

蘇秦從燕之趙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大王誠能聽臣說必致魏喪狗馬之地齊必致海隅廣鹽之地楚必致積積雲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封地湯沐之邑黃成父元皆可受封侯夫割地效實五伯之所以覆軍擒將而求也封侯貴成湯武之所以放殺而爭也今大王番拱而兩有之是臣之所以為大王願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強趙地方三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疋粟支十年而富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國弱國不足畏也且秦之所以畏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甲而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敵也秦之攻韓魏也則不然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稍蠶食之傳之國都而止矣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

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衆以王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而爲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國之強弱內度其士卒之衆寡賢與不肖不待兩車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見於胸中矣豈捨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他國衆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并力爲一西面而攻秦秦破必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人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夫橫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成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笙琴瑟之音祭五味之和而有軒轅後有長庭美人巧笑卒有秦患而不與其爲是故橫人日夜務以秦權恐鳴諸侯

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擯秦秦令天下之將相相與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刑白馬以盟之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食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臯魏塞午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當山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渤海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先昔約者五國共伐之六國從親以擯秦秦必不敢出兵於函谷關大害山東矣如是則霸業成矣趙王曰寡人敬以國從乃封蘇秦爲武



安君備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

武靈王肅侯子

武靈王平晝問居肥義侍坐曰王慮世事之變權甲兵之  
川念簡衷之遠計胡狄之利乎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  
道也錯器務明主之去臣之論也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  
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恐今吾將胡服騎  
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肥義曰臣聞之論至德者  
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昔舜舞有苗而禹袒入裸  
國非所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愚者昧於  
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  
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智者哀愚者之笑賢者戚騷

有順我者則胡服之攻未可知也雖改世以笑我胡地中  
山我必有之王遂胡服使王孫綰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  
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  
公行也子不反視臣不違主先王之通誼也公子成再拜  
曰臣聞之中國者聰明睿智之所居也萬物財貨之所聚  
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  
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起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  
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違人之心畔  
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王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  
用也禮者所以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  
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被髮文身錯臂左衽既



越之民也。思隆朝起。讓冠。林縫。大吳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使其事不同。其禮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行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辨。今紳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敢不聽令。乃賜朝服。趙文進諫曰。農夫勞力而君子養焉。政之經也。愚者陳說而智者論焉。數之類也。臣無隱忠。君無蔽言。國之祿也。臣鮮愚願竭其忠。夫當世輔俗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禮之制也。循法無行民之職也。三者先聖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慕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願王之國之王曰。卿言世俗之間。常民溺於習俗。學者沉於所聞。此兩者所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始也。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霸不同教。而政智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賢者議俗。不肖者拘焉。夫制於服之民。不足以論心。拘於俗之衆。不足與致意。子其釋之。趙造諫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捷。俗而動者。慮徑而多見也。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顧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者志淫。俗僻者亂。民是以范園者不襲奇僻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臣願王圖之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故禮世不一其道。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服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

TIFFI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非而猶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鄭魯無奇行也俗辭而民易是吳越無俊民也諺曰以書爲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冗以制今予其勿反也

王破原陽以爲騎邑牛贊進諫曰國有固籍兵有常經變籍則亂失經則弱今王破原陽以爲騎邑是變籍而紊經也且習其兵者輕其教便其用者易其難今民使其用而王變之是損君而弱國也故利不百者不更俗功不什者不易法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騎射臣恐其攻獲之利不如所失之費也王曰古今異利遠近易用陰陽不同道四時不一宜故貴人觀時而不擬於時制兵而不制於兵子知

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甲兵之用不知陰陽之宜故兵不當於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於事何俗之不可變昔者先君襄王與代交地城境封之名曰無窮之門所以詔後而期遠也今重甲循兵不可以踰險仁義道徳不可以來朝吾聞信不棄功智不遺時今予以官府之籍亂家人之事非予所知牛贊再拜稽首曰臣敢不聽令乎至遂胡服率騎入胡出於遺遺之門踰九限之固絕五徑之險至胡中辟地千里

惠文王 雲王子

鄭同北見趙王趙王曰子南方之博士也何以教之鄭同曰臣南方草鄙之人也何足問雖然王致之前安敢不對



乎臣少之時親嘗教以兵趙王曰寡人不好兵鄒同因撫手仰天而笑之曰兵固天下之狙喜也臣故意大王不好也臣亦嘗以兵說魏聖王亦曰寡人不喜臣曰王之行能如許由乎許由無天下之累故不愛也今王既受先王之傳欲宗廟之安壤地不削社稷之血食乎王曰然今有人採隋侯之珠持連王之環萬金之財時宿於野內無孟賁之威荆慶之斷外無弓弩之禦不出宿夕人必危之矣今有強命之國臨王之境索王之地告以理則不可說以義則不聽王非戰國守吾之具其何以當之王若無兵鄰國得志矣趙王曰寡人請奉教

趙相平原君田單章

趙惠文王三十年相平原君田單問趙奢曰吾非不說將軍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獨將軍之用衆用衆者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輟貨不可給也此坐而自破之道也非單之所爲也單聞之帝王之兵所用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之衆乃用之此單之所不服也馬服君曰君非徒不達於兵也又不明其時勢夫吳干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區薄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爲三寶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爲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彊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謂也君馬能乎且古者四海之內分爲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衆無過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萬距此矣難哉今取古之爲萬國者分以爲戰



國七不能具數十萬之兵曠日持久數歲卽君之齊已齊以二十萬之衆攻荆五年乃罷趙以二十萬之衆攻中山五年乃歸今者齊韓相方而固圍攻馬豈有敢曰我其以三萬救是者乎哉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以三萬之衆圍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而野戰不足用也君將以此何之乎都君喟然歎息曰單不至也

孝成王 文王子

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為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

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恐恐太后王體之有所却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飲食得無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安日三四里少益啜食知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踐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妻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昧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年五歲矣雖少願未及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

曰必使芻反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  
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  
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  
曰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必  
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  
長安君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  
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  
為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為其憂不若燕后太后曰諾然君  
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給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于  
齊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  
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况人臣乎

虞卿謂趙王章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使人索六城於趙而  
講虞卿入見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  
嬰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能盡力矣必以倦而  
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  
力之所不能攻而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  
無以救矣不如無講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  
亦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  
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  
而割地自弱以強秦語曰彊者善攻而弱者不能守今坐  
而聽秦秦兵不罷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彊之





秦而割愈窮之起其計固不止矣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

秦圍趙之邯鄲章

秦圍趙之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湯陰不遣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圍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國王爭強為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今秦國王益窮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為帝趙誠恐秦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遊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

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衆折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去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連曰始吾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貴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召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而見之於將軍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辛垣衍許諾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吾視先生之王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



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連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今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奉棄禮義上首功之國也極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則肆然而爲帝過而遂正於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死矣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衆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耶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折天子

下崩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斷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矢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力不勝智不若邪畏之也魯仲連曰然梁之比於秦若寡和辛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則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辛垣衍快然不說曰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爲惡醢鬼侯鄂侯紂之急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於羑里之庫百日而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齊閔王



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起待諸侯避路鍵攝進抱几親膳於堂下天子已食而聽退朝也魯人投其鬻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極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飯含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則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兩勝欲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

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肯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媿妾為諸侯妃嬪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行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適魏公子無忌奪晉却軍以救趙擊秦秦軍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D50 Illuminant, 2 degree observer, sRGB color space, 1.0, 1.0, 1.0, 0.0, 0.0, 0.0

趙使諒殺質秦王章

秦攻魏取寧邑諸侯皆賀趙王使質三反而酈通趙王憂之左右曰諒殺者辯士也大王可試使之諒殺親受命而往至秦秦王乃見使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令率諸侯受命即郟城下諒殺曰趙豹平原君視寡君之弟也猶大王之有羣陽淫陽如大王以孝治聞於天下衣服之便於體膳嚼之噍於口未生不分於葉與澤陽君也羣陽君淫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臣聞之有覆巢毀卵而鳳皇不翔割胎焚天而麒麟不至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敵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羣陽君淫陽君之心乎秦王

曰諾勿使從政諒殺曰敵邑之君有弟不能教諒以惡大國請黜之勿使與政事以稱大國秦王乃春受幣而厚遇之

平原君謂平陽君章

平原君謂平陽君曰公子平游於秦且東而辭應侯應侯曰公子將行矣獨無以教之手曰且微君之命命之也臣故且有效於君夫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多矣應侯曰公子之所以教之者厚矣僕得於此不忘於心願君之亦勿忘也平陽君曰微諾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公子半謂趙王章

建信君貴於趙公子半過趙王迎之顧反至坐前有尺帛且令工人以爲冠工見客來也因避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王之國大治矣趙王不說魏牟曰王無怒請爲王說之曰王有此尺帛何不今前卽中以爲冠王曰卽中不知爲冠半曰爲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後乃使之今爲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爲虛及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與工乃與幼艾且王之先帝駕犀首而騾馬服以與秦角逢秦當時避其鋒今王懂懂乃釐建信君以與彊秦角臣恐秦折王之騎也輔車

馮忌見趙王章

馮忌見趙王行人見之馮忌接乎倪首欲言而不敢王問其故對曰客有見人於服于者已而請其罪服子曰客有三罪望我而笑是狎也談語而不稱師是倍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客曰不然夫望人而笑是和也言不稱師是庸說也交淺而言深是患也昔者堯見舜於草茅之中席隲畝而廢鹿桑陰移而受天下傳伊尹負鼎俎而干湯姓名未著而受三公使夫交淺者不可以深談則天下不傳而三公不得也趙王曰今外臣交淺而欲深談可乎王曰請奉教於是馮忌乃談

客見趙王章

客見趙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之何



故至今不遣王曰未得買馬之工也對曰王何不遣建信  
君乎王曰建信若有國事又不知相馬曰王何不遣紀姬  
乎王曰紀姬婦人也不知相馬對曰買馬而善何補於國  
王曰無補於國買馬而惡何危於國王曰無危於國對曰  
然則買馬善而若惡皆無危補於國然而王之買馬也必  
將待工今將天下舉錯非也國家為虛矣而社稷不血食  
然而王不待工而與建信若何也趙王未之應也客曰燕  
郭之法有所謂幸雍者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也所謂桑  
雍者便辟左右之人及夫人嬖愛猶子也此皆能乘王之  
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制於內則大臣為之枉法  
於外矣故日月暉於外其暉在於內讒備其所憎而禍在

於所愛

魏國策

桓子

智伯索地於魏桓子桓子欲弗與任意曰無故索地鄰國  
必恐重欲無厭天下必懼若與之地智伯必驕而輕敵鄰  
國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智氏之命不長矣  
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君不如  
真之以驕智伯若何釋以天下圖智氏而獨以吾國為智  
氏質乎若曰善乃與之萬家之邑一智伯大說因索蔡卓  
狼於趙趙勿與因圖晉陽韓魏反於外趙氏應之於內智  
氏遂亡



文侯

樂羊爲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文侯謂視斯贊曰樂羊以我之故食其子之肉贊對曰其子之肉尚食之其誰不食樂羊旣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西門豹爲鄴令章

西門豹爲鄴令而辭平魏文侯文侯曰子往矣必就子之功而成子之名西門豹曰敢問就功名亦有術乎文侯曰有之矣鄉邑老者而先受室之士子入而問其賢良之士而師事之求其好辨人之美而揚人之醜者而參驗之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秀之幼也似禾驪牛之黃也似虎

白骨疑象武夫類王此皆似之而非者也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奚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則樂官不明則樂首今君審於聲臣恐君之弊於官也文侯曰敬聞命

武侯

魏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稱曰美哉山河之固此晉國之所難也具起對曰河山之險信不足保也是霸王之業不從此也昔者三苗之居右有洞庭之水左有彭蠡之波汶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險也爲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夏桀之國左天門之陰而右天谿之陽盧臺在其北伊洛出其南有此險也然爲政不善而湯伐之殷紂之國



左孟門而右漳河後被山有此險也然為政不善而武王伐之且君親從臣而勝萍城城非不高人民非不衆也然而可得并者政惡故也從是觀之地形險阻奚足以霸王矣武侯曰善吾乃今日聞聖人之言也西河之政專委之于乎

惠王

龐葱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龐葱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議臣者過於三人矣願王察之也

梁王賜諸侯於死臺章

梁王魏嬰賜諸侯於死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與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寐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成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彿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樽則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頡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





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無此四者可無戒與  
梁王稱善相厲

襄王

蘇子為趙合從說魏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許鄆  
昆陽御陵舞陽新鄭東有淮相夷棄無踈西有長城之界  
北有河外卷衍燕酸棗地方千里名雖小然而盧田廡舍  
曾無所芻牧牛馬之地人民之聚車馬之多日夜行不休  
已無以異於三軍之衆臣竊料之大王之國不下於楚然  
橫人誅王外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國患不被其  
禍夫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且魏天下之  
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

藩祭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為大王懼之臣聞越王勾  
踐以散卒三千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車車二百  
乘新紂於牧之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振其威也今竊聞  
大王之卒武力餘二十萬蒼頭二十萬魯擊二十萬厲徒  
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疋此其過越王勾踐武王遠矣  
今乃矜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效質故  
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臣弄忠臣  
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偷取一旦之功而不顧  
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  
割地願大王之熟察之也周書曰縹緇不絕蔓蔓若何寔  
末不投將成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



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則必無強秦之患故敵邑趙  
王使臣獻愚計秦明約在大王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  
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

田需貴於魏王章

田需貴於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楊橫樹之則生  
倒樹之則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楊一人拔之則  
無生楊矣故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然而不勝一人者  
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今子雖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  
衆則子必危矣

秦使趙攻魏章

秦使趙攻魏魏謂趙士曰攻魏者亡趙之始也昔者晉人  
欲亡虞而先伐虢伐虢者亡虞之始也故苟息以馬與璧  
饋道於虞宮之奇諫而不聽卒假晉道晉人伐虢反而取  
虞故春秋書之以罪虞公今國莫強於趙而并秦王賢而  
有聲者相之所以爲秦心腹之疾者趙也魏者趙之虢也  
趙者魏之虞也聽秦而攻魏者虞之爲也願王之熟計也

安釐王

秦敗魏於華章

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於秦周詬謂王曰宋人有學者  
三年反而名其毋其毋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者何也其  
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者無大天地天  
地名今毋賢不過堯舜毋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毋也其安



曰子之於學者將盡行之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毋也子之於學也將徧所不行也願子之且以名毋爲後也今王之事秦尚有可以易入朝者乎願王之有以易之而以入朝爲後魏王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邪許繆爲我祝曰入而不出請殉寡人以頌周詠對曰今人有謂臣曰入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請以鼠首爲汝殉者臣必不爲也今秦不可知之國也猶不測之淵也而許繆之首猶鼠首也內王於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首臣竊爲王不取也且無梁孰與無河內急王曰梁孰無梁孰與無身急王曰身急曰以三者身上也河內其下也秦未索其下而王效其上可乎王尚未聽也支期曰王視楚王楚王入秦王以三乘先之楚王不入楚魏爲一尚足以捍秦王乃止

華軍之戰魏不勝秦章

華軍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孫臣謂魏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可謂善用不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善用勝矣今歲期年乃欲割是群臣之私而王不知也且夫欲墮者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投墮夫欲墮者割地而欲地者割墮其勢必無魏矣且夫姦人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而秦求之無窮是薪火之說也魏王曰善雖然吾以許秦矣不可以革也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耶欲食則食欲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ack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 Color Black

孫則撥今君劫於群臣而許秦因曰不可韋何用智之不  
若臬也魏王曰善乃按其行

無忌說魏王章

齊楚攻魏秦昭王發兵救魏魏氏復定魏王以秦救之故  
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公子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  
同俗有虎狼之心貪及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  
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  
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愛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  
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成若此而况於  
仇讐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臣甚惑之而王  
弗識也則不明矣羣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今韓

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安能支彊秦魏之兵  
王以爲不破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隣王以爲安平欲  
得故地而今負彊秦之親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  
韓亡之後必將便事便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  
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上黨而攻潁潁是復得  
關與之事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水與  
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  
山谷行三千里而攻襄阨之塞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  
不爲也若道河外倍大梁而右上蔡召陵與楚兵決於陳  
郊秦又不敢也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  
矣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秦故有懷茅邢丘城



危津以臨河內河內之共汲必危秦有鄭地得垣雍決雍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許之久矣然而秦之葉陽昆陽與舞陽薛陽使者之惡之隨也安陵氏而欲亡之秦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南國雖無危則魏國豈得安哉夫憎韓不受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河山以闡之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鄉軍以至於今秦十攻魏五入國中啓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皮糜鹿盡而國縊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監所亡於秦者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十名都數百秦乃在河可晉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死於

使秦無韓而有鄭地無河山以闡之無周韓以間之桂梁百里禍必百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今韓受兵三年秦捷之以講韓知亡猶不聽授實於趙請爲天下厲行頓刃楚趙必與之攻矣此何也則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糞事乎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之質以存韓爲務因求故地於韓韓必效之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與強秦隣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也通韓上黨於共審使道已通因而闢之出入者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共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



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則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面鄰而馳奉入朝而為臣不久矣

魏王欲攻邯鄲章

魏王欲攻邯鄲季梁聞之中道而反衣焦不申頭塵不去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於大行方北面而持其為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將奚為北面曰吾馬良臣曰馬雖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臣曰用雖多此非楚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數者愈善而離楚愈遠耳今王動欲成霸王舉欲信於天下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銳而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愈數而離王愈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

信陵君救邯鄲章

信陵君救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趙王自知迎唐雎謂信陵君曰臣聞之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信陵君曰何謂也對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得知也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於人也不可不知也今君救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此大德也今趙王自知迎卒然見趙王臣願君之忘之也信陵君曰無忌謹受教

魏攻管而不下章

魏攻管而不下安陵人縮高其子為管守信陵君使人謂安陵君曰君其道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夫使為持節對



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使者自往請使道  
使者至縮高之所復信陵君之命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  
使高攻管也夫以父攻子守人大矣也見臣而下是背王  
也父教子背亦非君之所喜也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  
君信陵君大怒遣大使之安陵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今  
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及我社稷必危矣願君之生束縮  
高而致之若君弗致無忌將發上萬之師以告安陵之城  
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也手受天府  
之憲憲之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刑不赦國雖大赦  
降城亡子不得與焉今縮高雖辭大位以全君臣父子之  
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我負襄王之詔而廢天府之憲也

雖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為人悍而自用也此  
辭反必為國禍吾已全已無違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  
有魏患也乃之使者之舍劓頸而死信陵君聞縮高死素  
服縮素避舍使使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思慮失  
言於君敢再拜擇罪

龍陽君謂魏王章

魏王與龍陽君辭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王  
曰有所不安乎何不相告也曰臣為王之所得魚也王曰  
何謂也對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今臣直  
欲奉臣前之所得矣今以臣之凶惡而得為王拂枕席今  
臣辭至人君走人於庭過人於途四海之內美人亦甚多



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褻愛而寵大王臣亦猶曩前所得魚也臣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出乎魏王曰噫有是心也何不相告也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內曰有敢言美人者族由是觀之近習之人其擊誚也固矣其自繫也完矣

魏唐雖見秦王章

秦王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許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雖然受地於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說安陵君因使唐雎使於秦秦王謂唐雎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與唐雎對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秦王

怫然怒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唐雎對曰臣未嘗聞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雎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耳唐雎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聶星襲月攝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倉鷹擊於殿上此三者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祿降於天與臣而將四矣若士必怒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挺劍而起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之曰先生坐何至於此寡人諭矣夫韓魏滅亡而安陵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昭侯

蘇秦為趙合從說韓王曰韓北有鞏洛成臯之固西有宜陽常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牙勁弩皆自韓出以韓卒之勇披堅甲蹙強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大王若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蘇秦之明年又益求割地與之即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後更受其禍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夫以有盡之地而逐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而賈禍者也夫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鄒諸曰寧為鷄口無為牛後今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後乎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歎息曰寡人雖死必不事秦今主君以趙王之微詔之敬奉社稷以從

張儀為秦連橫章

張儀為秦連橫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麥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菽羹一歲不收民不厭糟糠地方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所食料大王之卒患之不過三十萬而虜徒負資在其中矣為除守微亭障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鷲之士蹙胸科頭貫顧奮擊者至不可勝計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蹙後踴躍三尋者不可勝數也山東之卒披甲冒胃以會戰秦人捐甲徒程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扶生虜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猶孟賁之與怯夫也以重方相壓猶



烏獲之與嬰兒也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以異於墮子鈞之重集於烏卵之上必無幸矣諸侯不料兵之弱食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言曰聽吾計則可以強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註誤人主者無過於此者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絕韓之上地東取成臯宜陽則鴻臺之官祭林之苑非王之有已夫塞成臯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矣不從秦則危矣夫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違秦而順越雖欲無亡不可得也故為大王計莫如事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強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敵已秦王必喜夫攻楚而移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也是故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御史須以決事韓王曰客幸而教之請比即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藩効宜陽

宣惠王

謂公叔曰乘舟舟漏而弗塞則舟沉矣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則舟覆矣今公自以為辯於薛公而輕秦是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也願公之察之也

或謂韓王曰秦王欲出事於梁而欲攻絳安邑韓計將安出矣秦之攻梁也欲得梁以臨韓恐梁之不聽也故欲痛之以固交也王不察因欲中立梁必怒於韓之不與已必折為秦用韓必舉矣願王熟慮之也不如急發重使之趙



梁約復爲兄弟使山東皆以從師成韓梁之西邊非爲此也山東無以救亡此萬世之計也秦之欲并天下而王之也不與古同事之雖如子之事父猶將亡之也行雖如伯夷猶將亡之也行雖如桀紂猶將亡之也雖善事之無益也不可以爲存適足以自令亟亡也然則山東非能從親合而相堅如一者必皆亡矣

燕國策

文公

蘇秦將爲從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匹粟支二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葦粟之利民雖不田作葦粟之實足食於民矣此所謂天府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之憂無過燕矣夫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祀祀冠被兵者以趙爲之蔽於其南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踵道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衆軍於東垣矣度呼沱洩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國必無患矣燕王曰善敬以國從於是齎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



易王

燕文公時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文公卒易王立齊宣王因燕晝伐之武安君蘇秦爲燕說齊王再拜而賀因仰而弔齊王按戈而卻曰此一何慶弔相隨之速也對曰人之儀所以不食烏喙者以爲雖偷充腹而與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盪秦之少婿也王利其十城而深與疆秦爲仇今使弱燕爲虜行而疆秦制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此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曰然則奈何對曰聖人之制事也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故桓公負婦人而名益尊魯獻聞罪而交愈固此皆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者也王莫如歸燕之十城卑辭以謝秦秦知王以已之故歸燕城也秦

必德王燕無故而得十城燕亦德王是善仇而立厚交也此霸王之業矣所謂轉禍爲福因敗成功者也齊王大說乃歸燕城以千金謝其後頓首塗中頓爲兄弟而請罪於秦

人有惡蘇秦於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也王以萬乘下之尊之於庭示天下與小人羣也武安君從齊來而燕王不館也謂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見足下身無咫尺之功而足下迎臣於郊顯臣於庭今臣爲足下使利得十城功存危燕足下不聽臣者人必有言臣不信傷臣於王者且臣之不信是足下之禍也使臣信如尾生庶如伯夷孝如曾參三者天下之高行也而以事足下可乎燕王



曰可曰有此臣亦不事足下矣且夫孝如曾參義不離親  
一夕宿於外足下安得使之之齊庶如伯夷不取素餐汚  
武王之義而不臣辭孤竹之君餓而死於首陽之山廉如  
此者何肯步行數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乎信如尾生期  
而不來抱梁柱而死信至如此何肯揚燕秦之威於齊而  
取大功乎哉且夫信行者所以自爲也非所以爲人也皆  
自覆之術非進取之道也懷者進取之臣也所謂以忠信  
得罪於君者也燕王曰夫忠信何得罪之有也對曰足下  
不知也臣聞家有遠爲吏者其妻私入其夫且歸其私者  
憂之其妻曰公勿憂也吾已爲藥酒以待之矣後二日夫  
至妻使妾米卮酒進之妾知其爲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

言之則逐主母乃佯饋毒酒主父大怒而笞之妾之卮酒  
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也忠至如此然不免於笞此以  
忠信得罪者也臣之事適不辜而有類妾之藥酒也臣恐  
天下後事足下者莫敢自必也

王翳

蘇代爲燕說齊王未見齊王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  
者比三旦立於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  
比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子遽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  
一朝之費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  
今臣之欲以駿馬見於王莫爲臣先後者足下有意爲臣  
伯樂乎臣請獻白璧一雙黃金千鎰以爲馬食淳于髡曰



謹聞命矣乃入言之王而見之齊王大說蘇子

或獻書燕王曰王而不能自恃不恐卑名以事強事雖可  
以令國安長久萬世之善計也以事強而不可以為萬世  
則不如合弱合弱而不能如一此臣之所以為山東苦也  
比目之魚不相得則不能行故古人稱之以其合兩而如  
一也今山東合弱而不能如一是一山東之智不如魚也又  
譬如車士之引車也三人不能行索二人五人而車因行  
矣今山東三國弱而不能敵秦索二國因能勝秦矣然而  
山東不知相索者智故不如車士矣胡與越人言語不相  
知志意不相通同舟而凌波至其相救助如一也今山東  
之相與也如同舟而濟秦之兵至不能相救助如一智又  
不如胡越之人矣三物者人之所能為也山東之主遂不  
悟此臣之所為山東苦也願大王之熟慮之也

昭王

燕昭王收破燕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報讐故  
往見郭隗先生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  
力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  
敢問以國報讐者奈何郭隗先生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  
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誦指而事之北面而受  
學則百已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已者至人  
趨則若已者至馮凡摠扶眄視指使則斲役之人至若恣  
睢奮擊响藉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



也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  
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  
先生曰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  
得消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  
買其首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  
馬而猶五百金消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况生馬乎  
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期年千里馬  
之至者三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於隗  
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  
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王弔死問生與  
百姓同其甘苦二十八年國殺富士平樂佚恆職於是遠

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閔王  
出走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  
廟齊城之不下者唯獨莒即墨

秦召燕王章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亡齊得  
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是則有功  
者秦之深讐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  
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輕舟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  
而至郢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  
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  
射犂矣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為是之故



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乎陽二日而莫不盡由我離西周而觸鄭五日而因舉韓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或韓氏太原卷下軋道道南陽封莫兼包西周彊弩在前鉅戟在後決榮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陸攻則無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以爲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據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粟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獻因以破宋爲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人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無齊有秦必伐之已得宜陽少曲致關隄石固以破齊爲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龜隘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奮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颺隘爲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於魏質公子延因犀首攻趙兵傷於燕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於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魏不爲割因則使太后穰侯爲和藪則兼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郟阨適齊者曰以宋必令其言如循環用兵如刻畫母不能知舅不能約龍賈之職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





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  
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  
其大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  
也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反約從親如蘇秦時或  
從或否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  
諸侯

趙且伐燕蘇代為燕說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  
噉而鶩蹀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鶩曰今日不兩明日不兩  
即有蹀蚌亦謂鶩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鶩兩  
者不有相舍漁者得而并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攻  
以故大臣恐懼秦之為漁父也願王熟計之也惠王曰

善乃止

惠王

昌國君樂毅為燕昭王合五國之兵而攻齊下七十餘城  
盡郡縣之以屬燕王城未下而燕昭王死惠王即位用齊  
人反間疑樂毅而使騎劫代之將樂毅奔趙趙封以為望  
諸君齊田單詐騎劫卒敗燕軍復收七十餘城以復齊燕  
王悔懼趙用樂毅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寡人不佞不  
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故竊其  
願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諒論之語曰仁不輕  
絕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  
則君掩蓋之不度君之明罪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諫之不



虞君之明棄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以垂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怨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也故揄人之和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捨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執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捨和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而故厚施行有失而故厚用今使寡人任不肯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為君擇之也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家之有垣墻所以合好揄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為過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為盡厚也寡人雖不肯乎未知賊討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

之累也然則不內蓋寡人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不難受也本欲以為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厚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之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况傷人以自損乎君無以寡人不自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惠更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寧於故國耳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為心故遠近無議今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遍天下語曰論不修心議不累物仁不輕絕智不簡功簡棄大功者輒也輕絕厚利者怨也輒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也今以



寡人無罪君世怨之乎願君捐怨遣惟先王復以教寡人  
敬以書謁之幸哉乃使人致書報燕王曰臣不佞不能奉  
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罪以傷先王之  
明而又嘗於足下之義故逃遁奔趙自負以不肖之罪故  
不敢爲辭說今王使使者數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  
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  
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  
之以官隨其愛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  
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者觀之先王  
之舉措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王而以身得察於燕先  
王過舉擢之乎賓客之中而立之乎羣臣之上不謀於父

兄而使臣爲亞卿臣自以爲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  
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  
而欲以齊爲事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教而驍勝之道事  
也聞於甲兵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則必舉天下而圖之  
舉天下而圖之莫徑於結趙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  
同願也趙若許約楚趙宋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  
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符節南使臣於趙趙又命起兵隨  
而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  
於濟上齊上之軍本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國  
齊王逃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貨車甲珍器盡收入燕  
大呂陳於元英故禹及乎曆室齊器設於寧臺前丘之植



植於汶漙自五霸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順於其志以臣為不頓命故裂地而封之使之得比乎小國諸侯臣不佞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弗辭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智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強國收八百歲之畜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令詔後嗣之遺義執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法令順庶孽者施及萌隸皆可以教於後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者伍子胥說聽乎閭閻故吳王遠跡至於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故吳王夫差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弗悔子胥不早見其主之不同量故入江而不化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計也雖毀辱之非隨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者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之去也不索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而不察疏遠之行也故敢以書報惟君之留意焉

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章

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兵已臨易水恐其禍至太子丹患之謂其太傅鞠武曰燕秦不兩立願太傅幸而圖之武對曰秦地遍天下威震韓魏趙氏則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秦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太子曰



然則何由太傅曰請入圖之居之有間樊將軍亡秦之燕  
太子客之太傅鞠武諫曰不可夫秦王之暴而積怨於燕  
足為寒心又况聞樊將軍之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  
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願太子急遣樊將  
軍入匈奴以破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講於單于然  
後乃可圖也太傅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  
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困窮於天下歸身於丹  
丹終不迫於彊秦而棄所交背之交置之何奴是丹命固  
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燕有田光先生者其智  
深而慮沉可與之謀也太子曰願因太傅交於田先生可  
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光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田光

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跪而逢迎却行爲道跪而拂席田  
先生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  
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驥騮盛壯之時一日而至于千里至  
其衰也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精已消  
亡矣雖然光不敢以乏國事也所善荆軻可使也太子曰  
願因先生得交荆軻可乎田光曰敬諾則起趨出太子送  
光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  
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僂行見荆軻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  
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  
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  
太子願足下過太子於官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光聞長



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約光曰所言者國大事也願  
先生勿泄也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  
士也欲自殺以激荆軻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  
不言也遂自剄而死軻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  
子再拜而跪膝下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請田先生  
不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今田先生以死明不泄言豈丹  
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  
肖使得至前願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  
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  
之王者其意不憂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  
楚北略趙王翦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大原雲中

趙不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  
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  
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蘭以重利秦王食其贖必得所  
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之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  
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  
有大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饋秦必矣此  
丹之上願不知所以委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  
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無讓  
然後許諾於是尊荆軻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  
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  
之荆卿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遷盡取其地進



兵北畧地至無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卿曰秦兵且甚  
渡易水則難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卿曰微太子言臣  
願得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  
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獻秦  
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太子曰樊將軍以  
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已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  
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  
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戕沒今聞購將軍之首金千斤  
邑萬家將奈何樊將軍仰天太息流涕曰吾每念常痛於  
骨髓願計不知所出耳軻曰今有一匕首可以解燕國之患  
而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樊於期乃前曰何如軻曰願得將

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善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  
手揜其目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國見護之耻除矣將軍  
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  
心乃今得聞教遂自刎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  
已無可奈何乃遂盛裝於期之首函封之於是太子預求  
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  
淬之以試入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為裝遺荆軻燕國  
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悟視乃令秦武陽為副  
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留待頃之未發  
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無意  
哉丹請先遣秦武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今日往而不反者



豎子也今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  
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祭太子賓客知其事者皆  
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  
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爲歌曰風蕭蕭  
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統帥士皆瞋目  
髮盡上衝冠於是荆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既至秦持  
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  
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與兵以逆軍吏願舉  
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  
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  
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

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  
之頭函而秦武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陞坐武陽色變振  
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武陽前爲謝曰北蠻夷之鄙人未  
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  
謂軻起取武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奉之秦王發圖閱窮而  
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擡之未至身  
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搯其室時惶急劍堅故  
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驚愕卒起不  
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  
卿中執兵皆陳於殿下非有詔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  
兵以故荆軻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乃以手共搏





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劔王負劔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提秦王不中中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左右既前斬荆軻秦王目眩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於是秦大怒燕益發兵趙趙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燕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皆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王急用代王嘉計殺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遣兵攻之五歲而卒滅燕國而虜燕

王喜秦兼天下其後荆軻客高漸離以擊筑見秦皇帝而以筑擊秦皇帝爲燕報仇不中而死

宋國策

景公

公輸般爲楚設機將以攻宋墨子聞之百舍重繭往見公輸般謂之曰吾自宋聞子吾欲藉子殺王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王墨子曰聞公爲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衆敢問攻宋何義也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墨子見楚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取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取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

梁肉取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也王曰必爲有竊



疾矣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敵輿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盈之江漢魚鼈鼉鼉爲天下饒宋所謂無雉兔鮒魚者也此猶烹肉之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檉楠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於短褐也臣以王吏之攻宋爲與此同類也王曰善哉請無攻宋

君偃

宋康王之時有雀生驥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許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速成故射天笮地斬社稷而焚滅之曰威服天下鬼神馬國老諫臣爲無顏之冠以示勇而國人大駭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死見祥而不爲祥反爲禍

衛國策

靈公

衛靈公近癡疽彌子瑕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復靈偵謂君曰昔日臣夢見君君曰子何夢曰夢見靈君君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子曰夢見靈君而吾言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日并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靈則不然前之人場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嫉人之有場於君者也是以夢見靈君君曰善於是因廢癡疽彌子瑕而立司空狗

衛嗣君時昏庸迷之魏術贖之百金不與乃請以左氏犀臣諫曰以百金之地贖一昏庸無乃不可乎君曰治無小



亂無大教化喻於民三百之城足以爲治民無廉耻雖有  
十左氏將何以用之

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謂僕  
曰將發無咎服車至門扶婦下陳教送母曰戒寵將失火入  
室見曰曰彼之牖下妨往來者此三言者皆至言也然不  
免爲笑者昏曉之時失也

中山國策

陰姬與江姬爭爲后章

陰姬與江姬爭爲后司馬喜謂陰姬父曰事成則有土得  
成不成則恐無身欲成之何不見臣乎陰姬父稽首曰誠  
如君言事何可豫道者司馬喜即奏書中山王曰臣聞蒞

趙強中山中山王說而見之曰願聞趙趙強中山之說司  
馬喜曰臣願之趙觀其地形險阻人民貧富君臣賢不肖  
商敵爲實未可豫陳也中山王遣之見趙王曰臣聞趙天  
下善爲首佳麗人之所出也今者臣來至境入都邑觀人  
民謠俗容貌顏色殊無佳麗好美者以臣所行多矣周流  
無所不至未嘗見人如中山陰姬者也不知者特以爲神  
人言不能及也其容貌顏色固以過絕人矣若其眉目准  
額權衡犀角銀月彼乃帝王之后非諸侯之姬也趙王意  
移大說曰吾願請之何如司馬喜曰臣竊見其佳麗口不  
能無道爾即欲請之是非臣所敢議願王無泄也司馬喜  
辭去歸報中山王曰趙王非賢王也不好道德而好聲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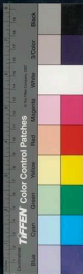
不好仁義而好勇力臣聞其乃欲請所謂陰姬者中山王  
作色不說司馬喜曰趙強國也其請之必矣王如不與即  
社稷危矣與之即為諸侯笑中山王曰為將奈何司馬喜  
曰王立為后以絕趙王之意世無請后者雖欲得請之鄰  
國不與也中山王遂立以為后趙王亦無請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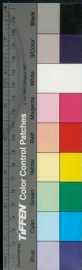
百家類纂卷之二十七





© 200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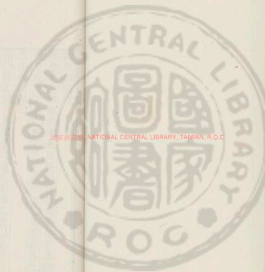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02/2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26116 v.31



雜家類總題

漢藝文志雜家者流蓋出於讖官焉儒墨合名法知國體  
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墨者爲之則漫  
淡而無所歸心

隋經籍志雜者燕儒墨之道通象家之意以見王者之化  
無所不貫者也古者司史歷記前言德行禍福存亡之道  
然則雜者蓋出史官之職也放者爲之不求其本村少而  
多學言非而博是以雜錯漫淡而無所指歸矣



雜家類總題畢

鬻子題辭

楚鬻熊稷熊年九十見周文王王曰老矣鬻子曰使臣  
櫛歌逐麋已老矣使臣坐策國事臣尚少也文王師之  
封為楚祖著書二十二篇蓋子書之始也藝文志屬之  
道家宋志列于雜黃氏疑為戰國處士所託不然能既  
年九十始遇文王胡乃尚說三監曲阜時事邪或者其  
徒名政者之所記真然不可考矣

鬻子題辭畢



百家類纂卷之二十八

雜家類 鬻子

政曰君子不與人謀之則已矣若與人謀之則非道無由也故君子之謀能必用道而不能必見受能必忠而不能必入能必信而不能必見信君子非人者不出之於辭而施之於行故非非者行是惡惡者行善而道論矣  
政曰昔者文王問於鬻子政問人有大忘乎對曰有文王曰敢問大忘奈何鬻子曰知其身之惡而不改也以賊其身乃譽其軀其行如此是謂之大忘

昔之帝王所以為明者以其吏也昔之君子其所以為功者以其民也力生於神而功最於吏福歸於君昔者五帝

CENTRAL

國立中央圖書館

ROCC



之治天下也其道昭昭若日月之明然若以晝代夜然故  
其道首首然萬世為福萬世為教者唯從黃帝以下舜禹  
以上而已矣君王欲緣五帝之道而不失則可以長久  
聖人在上賢士百里而有一人則猶無有也王道衰微暴  
亂在上賢士千里而有一人則猶比肩也

政曰民者至理也而使之取吏焉必取所愛故十人愛之  
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則千  
人之吏也萬人愛之則萬人之吏也故萬人之吏擢卿相  
矣卿相者諸侯之丞也故封侯之士秩出焉卿相君侯之  
本也

不肖者不自謂不肖也而不肖見於行雖自謂賢人猶謂  
之不肖也愚者不自謂愚而愚見於言雖自謂智人猶謂  
之愚

禹之治天下也得皋陶得杜子業得既子得施子黜得季  
子寧得然子堪得軫子玉得七大夫以佐其身以治天下  
以天下治

湯之治天下也得慶誥伊尹遘里且東門虛南門蟻而門  
疵北門側得七大夫佐以治天下而天下治二十七世積  
歲五百七十六歲至紂

禹之治天下也以五聲聽門懸鐘鼓鐸磬而置鞀以得四  
海之士為銘於箕箒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寡人以義  
者擊鐘教寡人以事者振鐸語寡人以憂者擊磬語寡人以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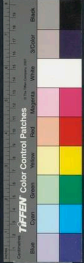
以獄訟者揮輅此之謂五聲是以禹嘗據一饋而七十起日中而不暇飽食曰吾猶恐四海之士留於道路是以四海之士皆至是以禹當朝廷間也可以羅爵

夫國者卿相世賢者有之有國無國智者治之智者非一日之志治者非一日之謀治志治謀在於帝王然後民知所保而知所避發教施令為天下論者謂之道上下相親謂之和民不求而得所欲謂之信除去天下之害謂之仁仁與信和與道帝王之器凡萬物皆有器故欲有為不行其器者雖欲有為不成諸侯之欲王者亦然不用帝王之器者不成

天地開而萬物生萬物生而人為政焉無不能生而無不也唯天地之所以殺人不能生人化而為善獸化而為惡人而不善者謂之獸有天然後有地有地然後有別有別然後有義有義然後有教有教然後有道有道然後有理有理然後有數日有冥有旦有晝有夜然後以為數月一盈一虧月合月離以數紀四者皆陳以為數治政者術也始終之謂術

昔者魯周公使康叔往守於廢戒之曰與殺不辜寧失有罪無有無罪而見誅無有有功而不賞戒之封誅賞之慎

馬  
書子



呂覽題辭

秦呂不韋撰不韋相秦致辯士厚賜之便人人著所聞  
集論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爲備天地古  
今萬物之事號曰呂氏春秋暴之咸陽市門懸千金其  
上有能增損一字者予之時人無有增損者高誘以爲  
非不能也畏其勢耳天台方氏曰不韋以天賈粟勢市  
奇貨致富貴而行不謹無足道者特以賓客之書顯名  
後世况人君任賢致治者乎然其書誠有足取者節喪  
安死篇譏厚葬之弊勿躬篇言人君要在任人用民篇  
言刑罰不如德禮達爵分職篇皆盡君人之道切中始  
皇之病非知幾之士孰能爲之哉按十二紀本周公書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後儒置於禮記月令日爲呂令者誤也茲不錄錄其可  
采者云

呂覽題辭畢

百家類纂

雜家類

呂氏春秋上

本生

物也者所以養性也非所以性養也今世之人惑者多以  
性養物則不知輕重也不知輕重則重者爲輕輕者爲重  
矣今有聲於此耳聽之必慊已聽之則使人聾必弗聽有  
色於此目視之必慊已視之則使人盲必弗視有味於此  
口食之必慊已食之則使人瘠必弗食是故聖人之於聲  
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舍之此全性之道也  
世之貴富者其於聲色滋味也多惑者日夜求幸而得之  
則遺焉遺焉性惡得不傷萬人操弓共射其一招招無不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ColorChecker 3000 by Munsell Color Services Lab



中細辨萬物章章以害一生生無不傷以便一生生無不長故聖人之制萬物也以全其天也天全則神酥矣目明矣耳聰矣鼻臭矣口敏矣三百六十節皆通利矣若此人者不言而信不謀而當不慮而得精通乎天地神覆乎宇宙其於物無不受也無不裹也若天地然上為天子而不驕下為匹夫而不憚此之謂全德之人貴富而不知道適足以為患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蹙之機肥肉厚酒務以相隨命之曰爛腸之食靡曼嗜齒如嚼之音務以自樂命之曰伐性之斧三患者貴富之所致也故古之人有不肯貴富者矣由重生故也

重已

僅至巧也人不愛倖之指而愛已之指有之利故也人不愛崑山之玉江漢之珠而愛已之一蒼璧小璣有之利故也今吾生之為我有而利我亦大矣論其貴賤爵為天子不足以比焉論其輕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論其安危一曙短失之終身不復得此三者有道者之所慎也有慎之而反害之者不達乎性命之情也不達乎性命之情慎之何益是師辯者之愛子也不免乎枕之以糠是龔者之養嬰兒也方雷而窺之于堂有殊弗知慎者夫弗知慎者是死生存亡不可未始有別也未始有別者其所謂是未管是其所謂非未管非是其所謂非非其所謂是此之謂太惑使鳥獲疾引牛尾尾絕力勤而牛不可行逆



也。使五尺童子引其椽而牛恣所以之順也。世之人主貴人無賢不肖莫不欲長生久視而日逆其生欲之何益。凡生長也順之也。使生不順者欲也。故聖人必先適欲。室大則多於臺高則多陽多陰則廢多陽則疾。此陰陽不調之患也。是故先王不處太室不為高臺味不果珠衣不燁然燁然則理寒理寒則氣不達味粲珠則胃充胃充則中大鞅鞅則中大鞅而氣不達以此長生可得乎。昔先聖王之為苑囿園池也足以觀望分形而已矣。其為宮室臺榭也足以辟燥濕而已矣。其為輿馬衣裘也足以逸身煖骸而已矣。其為飲食醴醢也足以適味充虛而已矣。其為聲色音樂也足以安性自娛而已矣。五者聖王之所以養性也。

非好儉而惡費也節乎性也

貴公

昔先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平得於公。嘗試觀於上志有得天下者衆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凡主之立也。生於公。故鴻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偏無頗。遵王之義無或作好。遵王之道無或作惡。遵王之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人。伯禽將行請所以治魯。周公曰利而勿利也。荆人有遺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遺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矣。



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萬物皆被其澤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此三皇五帝之德也處大官者不欲小察不欲小智故曰大匠不斲大庖不豆大勇不鬪大兵不寇

去私

天無私覆也地無私載也日月無私燭也四時無私行也  
行其德而萬物得遂長為黃帝言曰聲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竟有子十人不與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與其子而授禹至公也吾平公問於卬黃平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為之卬黃羊對曰解狐可平公曰解狐非子之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讐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君有問平公又問卬黃羊曰國無

射其誰可而為之對曰午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孔子問之曰善哉卬黃羊之論也外舉不避讐內舉不避子卬黃羊可謂公矣墨者有鉅子腹綽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也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腹綽對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王雖為之賜弗誅腹綽不可其不行墨者之法不許惠王而遂殺之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義鉅子可謂公矣庖人調和而弗敢食故可以為庖君使庖人調和而食之則不可以為庖矣王霸之君亦然誅暴而不私以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 Color Black

封天下之賢者故可以為王伯若使王伯之君誅暴而私之則亦不可以為王伯矣

貴生

堯以天下讓於子州父父子州父父對曰以我為天子猶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將治之未暇在天下也天下重物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於他物乎惟不以天下害其生者也可以託天下越人三世殺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越國無君求王子搜而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董芝以艾乘之以王與王子搜援緩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千搜者可謂不以國傷其生矣此固越人

之所欲得而為君也魯君聞顏固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為顏固守罔鹿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固自對之使者曰此顏固之家耶顏固對曰此固之家也使者致幣顏固對曰恐聽繆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固者非無富貴也由重生惡之也世之人主多以貴富驕得道之人其不相知豈不悲哉故曰道之真以持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主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之道也今世俗之君子危身棄生以徇物彼且奚以此之也彼且奚以此為也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為今有人於此以隋侯之味彈千仞之雀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世必笑之是何也所用重所要輕也夫生豈特隋侯珠之重也哉子華子曰全生爲上虧生次之死次之迫生爲下故所謂尊生者全生之謂所謂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所謂虧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虧生則於其尊之者薄矣其虧彌甚者也其尊彌薄所謂死者無有所以知復其未生也所謂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獲其所甚惡者服是也辱是也辱莫大於不義故不義迫生也而迫生非獨不義也故曰迫生不若死矣以知其然也耳聞所惡不若無聞目見所惡不若無見故雷則掩耳電則掩目此其比也凡六欲者皆知其所甚惡而必不得免不若無有所以知無有所以知者死之謂也故迫生不若死嗜肉者非腐

鼠之謂也嗜酒者非敗酒之謂也尊生者非迫生之謂也

情欲

古人得道者生以壽長聲色滋味能久樂之矣故論早定也論早定則知早當變也知早當則精不竭秋早寒則冬必煖矣春多雨則夏必旱矣天地不能雨而况於人類乎人之與天地也同萬物之形雖異其情一體也故古之治身與天下者必法天地也尊酌者曩則速盡萬物之酌大責之生者衆矣故大貴之生當速盡非徒萬物酌之也又損其生以資天下之人而終不自知功雖成乎外而生虧乎內耳不可以聽目不可以視口不可以食

當當

墨子見染素絲者而難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以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而以爲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舜染於許由伯陽禹染於臯陶伯益湯染於伊尹仲虺武王染於太公望周公旦此四王者所染當故王天下立爲天子功名藏天地舉天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王者夏桀染於辛辛岐踵戎殺紂染於崇侯惡來周厲王染於虢公長父榮夷終幽王染於虢公故祭公救此四王者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爲天下僇衆天下之不義辱人必稱此四王者齊桓公染於管仲鮑叔晉文公染於咎犯邰叔隰荊莊王染於孫叔敖沈尹筮吳王闔廬染於伍員父之儀越王句踐染於范蠡大夫種此五

君者所染當故霸諸侯功名傳於後世范吉射染於張柳朔王生中行寅染於黃籍秦高彊吳王夫差染於王孫雄太宰誼智伯瑤染於智國張武中尚染於魏義樞長宋康王染於唐鞅田不禮此六君者所染不當故國皆殘亡身或死辱宗廟不血食絕其後類君臣離散民人流亡舉天下之貪暴可羞人必稱此六君者故古之善爲君者勞於論人而佚於官事得其經也不能爲君者傷形費神愁心勞耳目困愈危身愈辱不知要故也不知要故則所染不當所染不當理奚由至六君者是已非獨國有染也孔子學於老聃孟蘇夔靖叔魯惠公使宰讓詣知廟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此二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士者無爵位以顯人無賞祿以利人舉天下之顯榮者必稱此二士也皆死久矣從屬彌衆弟子彌豐充滿天下王公大人從而顯之有受子弟者隨而學焉無時之絕子貢子夏曾子學於孔子田子方學於子貢段干木學於子夏吳起學於曾子禽滑釐學于墨子許犯學於禽滑釐田繁學於許犯孔墨之後學顯榮於天下者衆矣不可勝數皆所榮者得當也

由道

由其道功名之不可得迷猶表之與影若呼之與響善釣者出魚乎十仞之下餌香也善弋者下鳥乎百仞之上弓良也善為君者變夷反舌殊俗異言皆服之德厚也水泉深則魚鼈歸之樹木盛則飛鳥歸之庶草茂則禽獸歸之人主賢則豪傑歸之故聖王不務歸之者而務其所以歸彊令之笑不樂彊令之哭不悲彊令之為道也可以成小而不可以成大金龜黃蚘粟之有酸徒水則必不可以鯉致鼠以水致蠅雖工不能以茹魚去蠅蠅愈至不可禁以致之之道去之也桀紂以去之之道致之也罰雖重刑雖嚴何益

晝歎

天生陰陽寒暑燥濕四時之化萬物之變莫不為利莫不為害聖人察陰陽之宜辨萬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于形而年壽得長焉長也者非短而續之也非其數也罪數



之務在乎去害何謂去害夫甘大酸大苦大辛大鹹五者  
尤形則生害矣大喜大怒大憂大恐大哀五者接神則生  
害矣大寒大熱大燥大濕大風大霧大霧七者動精則生  
害矣故凡養生莫若知本知本則疾無由至矣精無氣之  
集也必有入也集於羽鳥與為飛揚集於走獸與為流行  
集於珠玉與為精朗集於樹木與為茂長集於聖人與為  
夏天也明精氣之來也因輕而揚之因走而行之因美而  
良之因長而養之因智而明之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動也  
形氣亦然形不動則精不流精不流則氣鬱鬱處頭則為  
腫為風處耳則為聾為聵處目則為瞶為盲處鼻則為窒  
為塞處腹則為脹為疝處足則為癢為癢淫水所多光與

瘦人重水所多醜與癯人甘水所多好與美人辛水所多  
疽與瘰人苦水所多疔與僮人凡食無鹽厚味無以烈味  
重酒是以謂之爽首食能以時身必無災凡食之道無饑  
無飽是之謂五穀之保口必甘味和精端容將之以神氣  
百節度歡咸進受氣飲必小咽端直無戾今世上上蒙禱  
祠故疾病愈來譬之若射者射而不中反俯子招何益於  
中夫以湯止沸沸愈不止去其火則止矣故巫醫毒藥遂  
除治之故古之人賤之也為其末也

先已

欲勝人者必先自勝欲論人者必先自論欲知人者必先  
自知詩曰執轡如組孔子曰審此言也可以為天下子貢





曰何其疎也孔子曰非謂其疎也謂其為之於此而成文於彼也聖人組脩其身而成文於天下矣故子華子曰丘陵成而亢者安夫大水深淵成而魚鱉安矣松柏成而塗之人已蔭矣孔子見魯哀公哀公有語寡人曰為國家者為之堂上而已矣寡人以為迂言也孔子曰此非迂言也丘聞之得之於身者得之人失之於身者失之人不出於門戶而天下治者其惟知反於己身者乎

論人

主道約君守近太上反諸己其次求諸人其索之彌遠者其推之彌疏其求之彌強者失之彌遠何謂反者已也適耳目節嗜欲禪智謀去巧故而游意乎無窮之大事心乎

自然之塗若此則無以害其天矣無以害其天則知精知精則知神知神之謂得一凡彼萬形得一後成故知三則應物變化潤大淵深不可測也德行昭美比於日月不可息也豪士時之遠方來賓不可塞也意氣宣適無所束縛不可收也故知一則復歸於樸嗜欲易足取無所厚不可得也離世自樂中情潔白不可量也成不能罷嚴不能恐不可服也故知一則可動作當務與時周旋不可極也舉錯以數取與道理不可惑也言無遺者集肌膚不可革也謹人困窮賢者迷與不可匿也故知一則若天地然則何事之不感何物之不應

勸學

先王之教莫榮於孝莫顯於忠忠孝人君人親之所甚欲也顯榮人子人臣之所甚願也然人君人親不得其所欲人子人臣不得其所願此生於不知理義不知理義生於不學學者師達而有材吾未知其不為聖人聖人生於疾也學不疾學而能為魁士名人者未之嘗有也疾學在於尊師師尊則言信矣道論矣故性教者不任召師者不化自卑者不聽卑師者不聽師操不化不聽之術而以禮敬之欲道之行身之尊也不亦壞乎學者處不化不聽之勢而以自行欲名之顯身之安也是懷腐而欲香也是入水而惡濡也凡說者堯之也非說之也今世之說者多弗能堯而反說之夫弗能堯而反說是怪溺而確之以石

也是救病而飲之以毒也使世益亂不肖主重惑者從此生矣故為師之務在於勝理在於行義勝理義立則位尊矣王公大人弗敢驕也上至於天子朝之而不慙凡遇合也合不可必遺理釋義以要不可必而欲人之尊之也不亦難乎

尊師

神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撓帝顓頊師伯夷文帝魯師伯招帝堯師子州文帝舜師許由禹師大成贊湯師小臣文王武王師呂望周公旦齊桓公師管夷吾晉文公師咎犯隨會秦繆公師百里奚公孫枝楚莊王師孫叔敖沈申巫吳王闔閭師伍子胥文之儀越王句踐師范蠡大夫種此十



學人六賢者未有不尊師者也今尊不至於帝智不至於聖而欲無尊師奚由至哉此五帝之所以絕三代之所以滅且天生人也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不若聾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不若啞使其心可以知不學其知不若狂故凡學非能益也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是謂善學子張魯之鄰家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駟也學於子夏高何縣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學於子墨子索盧參東方之鉅狡學於禽滑黎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於刑戮死辱也有此爲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王公大人從而禮之此得之於學先學必務進業心則無營疾颯誦誦司聞觀聽論問書意順耳目不逆志退思慮求所謂時辨說以論道不苟辨必中法得之無矜失之無慙必反其本生則謹養禮養之道養心爲貴死則敬祭敬祭之術時節爲務此所以尊師也故教也者義之大者也學也者知之盛者也義之大者莫大於利人利人莫大於教知之盛者莫大於成身成身莫大於學身成則爲人子弗使而孝矣爲人臣弗令而忠矣爲人君弗強而平矣有大勢可以爲天下正矣故子貢問孔子曰後世將何以稱夫子孔子曰吾何足以稱哉勿已者則好學而不厭好教而不倦其惟此耶天子入太學祭先聖則齒嘗爲師者弗臣所以見敬學與尊師也

學人六賢者未有不尊師者也今尊不至於帝智不至於聖而欲無尊師奚由至哉此五帝之所以絕三代之所以滅且天生人也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不若聾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不若啞使其心可以知不學其知不若狂故凡學非能益也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是謂善學子張魯之鄰家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駟也學於子夏高何縣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學於子墨子索盧參東方之鉅狡學於禽滑黎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於刑戮死辱也有此爲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王公大人從而禮之此得之於學先學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用泉

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雜也必食其跖數千而後足雖不足猶若有跖物固莫不有長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學者假人之長以補其短故假人者遂有天下無醜不能無惡不知醜不能惡不知病矣不醜不能不惡不知尚矣雖桀紂猶有可畏可取者而况於賢者乎故學士曰辯識不可不為辯識而苟可為是教也教大議也辯識而不可為是教也而後出衣錦而入戎人生乎戎去乎戎而戎言不知其所受之楚人生乎楚長乎楚而楚言不知其所受之今使楚人長乎戎戎人長乎楚則楚人戎言戎人楚言矣由是觀之吾未知亡國之主不可以為賢主也其所生長者不可

耳故所生長不可不察也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衆白也夫取於衆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也

大樂

音樂之所由來者遠矣生於度量本於太一太一出兩儀兩儀出陰陽陰陽變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渾渾沌沌離則復合合則復離是謂天常天地車輪終則復始極則復反莫不咸當日月星辰或疾或徐日月不同以盡其行四時代興或暑或寒或短或長或柔或剛萬物所出造於太一化於陰陽萌芽始震凝濊以形形體有處莫不有聲聲出於和和出於適和適先王定樂由此而生天下太平萬物安寧皆化其上樂乃可成成樂有具必飾嗜慾嗜慾不



辭樂乃可務務樂有術必由乎出乎出於公公出於道故  
惟得道之人其可與言樂乎

侈樂

人莫不以其生生而不知其所以生人莫不以其知知而  
不知其所以知知其所以知之謂知道不知其所以知之  
謂棄實棄實者必離其咎世之人主多以珠玉戈劍為寶  
愈多而良愈怨國人愈危身愈危累則失寶之情矣亂世  
之樂與此同為不韋之聲則若雷為金石之聲則若霆為  
絲竹歌舞之聲則若譟以此駭心氣動耳目搖蕩主則可  
以此為樂則不樂故樂愈侈而民愈覺國愈亂主愈卑  
則亦失樂之情矣凡古聖王之所為貴樂者為其樂也夏  
樂鼓柷作為侈樂大鼓鐘磬管簫之音以錘為美以晨為  
觀椒詭殊瑰耳所未嘗聞目所未嘗見務以相過不用度  
量宋之衰也作為千鍾齊之衰也作為大呂楚之衰也作  
為重音侈則侈矣自有道者視之則失樂之情失樂之情  
其樂不樂樂不樂者其民必怨其生必傷其王之與樂也  
若米之於炙日反以自兵殺也此生乎不知樂之情而以  
侈為務故也

適音

耳之情欲聲心不樂五音在前弗聽目之情欲色心弗樂  
五色在前弗視鼻之情欲芬香心弗樂芬香在前弗嗅口  
之情欲滋味心弗樂五味在前弗食欲之者耳目鼻口也



樂之弗樂者心也心必和乎然後樂心必樂然後耳目鼻口有以欲之故樂之務在於和心和心在於行適夫樂之有適心非有適人之情欲善而惡天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欲退而惡勞四欲得四惡除則心適矣四欲之得也在於勝理勝理以治身則生全以生全則壽長矣勝理以治國則法立法立則天下服矣故適心之務在於勝理夫音亦有適太鉅則志蕩以蕩聽鉅則耳不容弗容則橫窠橫窠則振動太小則志嫌以嫌聽小則耳不充不充則不充不充則窳太清則志危以危聽清則耳絡極絡極則不察不察則竭太濁則志下以下聽濁則耳不收不收則不持不持則怒故太鉅太清太小太濁皆非適也何謂適表

音之適也何謂表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小大輕重之表也黃鐘之宮音之本也清濁之表也衷也者適也以適聽適則和矣

古樂

樂所由來者尚也必不可廢有節有侈有正有淫矣賢者以昌不肖者以亡昔古朱襄氏<sup>謫</sup>論<sup>之</sup>之治天下也多風而陽氣畜積萬物散解果實不成故士達作為五絃瑟以采陰氣以定群生昔為天氏之樂三人摻牛尾投足以歌八闕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昔陶唐氏之始除多滯伏而澁積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氣鬱



因而滯者筋骨凝結不達故作爲舞以宣導之昔黃帝令伶倫作爲律倫倫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隴之陰取竹於嶺谿之谷以生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間其大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吹日含少吹制十二筒以之阮隴之下聽鳳皇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以此黃鐘之宮適合黃鐘之宮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鐘之宮律呂之本黃帝又命伶倫與夔鑄十二鐘以和五音以應英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之曰咸池帝顓頊生自若水實庭空桑乃登爲帝惟天之合正風乃行其音若熙熙嗷嗷銷銷帝顓頊好其音乃令飛龍作效八風之音命之曰承雲以祭上帝乃令鯀先爲樂倡鍾乃假

浸以其尾鼓也其腹其音英帝豐命咸黑作爲聲歌九招六列六英有倕作爲聲鼓鐘磬吹笙管埙虎昭推鐘帝樂乃令人并調田圃或鼓鼙擊鐘磬吹冬展管笙因令鳳鳥天翟舞之帝豐大喜乃以陳帝德帝堯立乃命實爲樂樂乃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乃以慶露置缶而鼓之乃拊石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獸普吏乃并分也五絃之法作以爲十五絃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舜立仰筵乃拌管更之所爲瑟益之八絃以爲二十三絃之瑟帝舜乃令實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高立勸勞天下日夜不懈通大川決壅塞鑿龍門降通涿水以導河疏三江五湖注之東海以利黔首於是命皋陶作爲夏曆九



成以昭其功發湯卽位夏爲無道某虐萬民侵削諸侯不用軌度天下患之湯於是率六州以討桀罪功名大成黔首安寧湯乃命伊尹作爲大護歌晨寤修九招六列以見其善周文王處岐諸侯去殷三漑而翼文王散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許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惟新以繩文王之德武王卽位以六師伐殷六師未至以銳兵克之於牧野歸乃薦俘馘于京大室乃命周公作爲大武成王立殷民及王命周公踐伐之商人服粟爲虐于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于江南乃爲三家以嘉其德故樂之所由來者南矣非獨爲一世之所也

音切

凡音者產乎人心者也感於心則蕩乎音音成於外而化乎內是故聞其聲而知其風察其風而知其志觀其志而知其德盛衰賢不肖君子小人皆形於樂不可隱匿故曰樂之爲觀也深矣土弊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鱉不大世濁則禮頌而樂淫鄭衛之聲祭間之音此亂國之所好矣德之所託流弊誠越恬濫之音出則滔蕩之氣和慢之心感矣感則百姦衆辟從此產矣故君子反道以修德正德以出樂和樂以成順樂和而民鄉方矣

用兵

古之賢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家無怒咎則賢子嬰兒之有過也立見國無刑罰則百姓之互相侵也立見天下無

TIFFI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 Color Black



誅伐則諸侯之相暴也立見故怒咎不可儼於家刑罰不可儼於國誅伐不可儼於天下有巧有拙而已矣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儼兵夫有以謹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恃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恃有以用兵喪其國者欲儼天下之兵恃夫兵不可儼也譬之若水火然善用之則為福不能用之則為禍若用藥者然得良藥則活人得惡藥則殺人義兵之為天下良藥也亦大矣且兵之所自來者遠矣未嘗少選不用貴戚長少賢者不有相與同有巨有微而已矣察兵之微在心而未發兵也疾視兵也作色兵也傲言兵也援推兵也連反兵也侈鬪兵也三軍攻伐兵也此八者皆兵也微巨之爭也今世之以儼兵疾視

者終身用兵而不自知恃故說雖強辯文學雖博猶不見聽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儼兵兵誠義以誅暴君而投苦民民之說也若孝子之見慈親也若饑者之見美食也民之號呼而走之若強弩之射於深谿也若積大水而失其壅阨也中主猶若不能有其民而况於暴君乎

禁塞

先王之法曰為善者賞為不善者罰古之道也不可易今不別其義與不義而疾取救守不義莫大焉害天下之民者莫甚焉故取攻伐者不可非攻伐不可取救守不可非救守不可取惟義兵為可兵苟義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義攻伐不可救守不可使夏桀殷紂無道至於此者幸



也使吳夫差智伯瑋侵奪至於此者幸也使晉厲陳宣末  
康不善至於此者幸也若令桀紂知必國亡身死殄無後  
類吾未知其厲為無道之至於此也吳王夫差智伯瑋知  
必國為丘墟身為刑戮吾未知其為不善無道侵奪之至  
於此也晉厲知必死於匠肥氏陳靈知必死於夏徵舒宋  
康知必死於溫吾未知其為不善之至於此也此七君者  
大為無道不義所殘殺無罪之民者不可為萬數壯佼老  
幼胎臍之死者大實乎原廣墜深豁大谷赴巨水積灰填  
溝洫險阻犯流矢蹈白刃加之以凍餓饑寒之患以至於  
今之世為之愈甚故暴骸骨無量數為京丘若山陵世有  
與主仁士深意念此亦可以動心矣亦可以悲表矣察此

其所自生生於有道者之廢而無道者之恣行無無道者  
之恣行幸矣故世之患不在救守而在於不肖之者幸也  
救守之說出則不肖者益幸也賢者疑矣故大亂天下者  
在於不論其義而疾取救守

論威

凡兵天下之凶器也勇天下之凶德也舉凶器行凶德猶  
不得已也舉凶器必殺殺所以生之也行凶德必威威所  
以懾之也敵無民生此義兵之所以隆也故古之至兵才  
民未合而威已諭矣敵已服矣豈必用枹鼓干戈哉故善  
論威者於其未發也於其未過也宵宵乎寔寔莫知其情  
此之謂至威之誠凡兵欲急疾捷先欲急疾捷先之道在



於知緩徐遲後而急疾捷先之分也急疾捷先此所以決  
義兵之勝也而不可久處知其不可久處則知所免起是  
舉死番之地矣雖有江河之險則凌之雖有大川之塞則  
陷之并氣專精心無有慮目無有視耳無有聞一諸武而  
已矣冉叔誓必死於田侯而齊國皆懼深讓必死於襄子  
而趙氏皆恐成刑致死於韓主而周人皆畏又况乎高聚  
之固而有所誠必乎則何敵之有矣刃未接而欲已得矣  
敵人之尊懼憚恐單薄精神盡矣成若狂見形性相離行  
不知所之走不知所往雖有險阻要塞結兵利械心無敢  
據意無敢處此夏桀之所以死於南巢也今以木鑿木則  
非折也以水投水則散以水投水則沉以金投金則沉此

疾徐先後之勢也夫兵有大要知謀物之不謀之不禁也  
則得之矣專諸是也獨手舉劍至而已矣吳王壹成又况  
乎義兵多者數萬少者數千密其蹊路開敵之塗則士皆  
特與專諸識哉

簡選

世有言曰聖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厚祿教卒老習器  
良可以勝人之精士練材離散條系可以勝人之行陣整  
齊編擾白挺可以勝人之長統利兵此不通乎兵者之論  
今有利劍於此以刺則不中以擊則不及與惡劍無擇也  
為是圖因用惡劍則不可簡選精良兵械銛利發之則不  
時縱之則不當與惡卒無擇為是戰因用惡卒則不可王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子慶忌陳年猶欲劍之利也簡選精良器械銛利今能將  
將之古者有以王者矣有以霸者矣湯武者桓晉文吳闔  
唐吳矣殷湯民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於郟遂  
禽穆大儀登自鳴條乃入巢門遂有夏桀既奔走於是行  
大仁慈以恤黔首反桀之事遂其賢良順民所喜遠近歸  
之故王天下武王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以要甲子之  
事於牧野而紂為禽顯賢者之位進廢之遺老而同民之  
所欲行賞及禽獸行罰不辟天子親蒞如周視人如已天  
下美其德萬民說其義故立為天子齊桓公良車三百乘  
敬卒萬人以為首橫行海內天下莫之能禁南至石梁  
西至鄆郭北至今支中山亡邢狄人滅衛桓公更立邢于  
夷儀更立衛于楚丘晉文公造五兩之士五乘統卒千人  
先以接敵諸侯莫之能難反鄭之坤東衛之記尊天子於  
衛雍具圖廬選多力者五百人利止者三千人以為前陣  
與荆戰五戰五勝遂有鄆東征至于庫廬而伐至於巴蜀  
北迫齊魯令行中國故凡兵勢險阻欲其便也兵甲器械  
欲其利也選練角材欲其精也統率士民欲其教也此四  
者義兵之助也時變之應也不可為而不足專恃此勝之  
一策也

決勝

夫兵有本幹必義必智必勇義則敵孤獨敵孤獨則上下  
庶民解落孤獨則父兄怨賢者講亂內作智則知時化知



時化則知虛實盛衰之變知先後遠近緩急之數勇則能  
決斷能決斷則能若雷電颶風暴雨能若崩山破潰別辨  
實堅若鷲鳥之擊也搏攫則殪中木則碎此以智得也夫  
民無常勇亦無常怯有氣則實實則勇無氣則虛虛則怯  
怯勇虛實其由其微不可不知勇則戰怯則先戰而勝者  
戰其勇者也戰而北者戰其怯者也怯勇無常倏忽往來  
而莫知其方惟聖人獨見其所由然故尚周以興桀討以  
亡巧拙之所以相過以益民氣與奪民氣以能開泉與不  
能開泉軍雖大卒雖多無益於勝軍大卒多而不能開泉  
不若其寡也夫衆之為福也大其為禍也亦大譬之若漁  
深淵其得魚也大其為害也亦大善用兵者諸邊之內莫  
不與開鐘所與自統方數百里皆來會戰勞使之然也空  
也者審於戰期而有以羈誘之也此兵貴其因也因也者  
因敵之險以為己固因敵之謀以為己事能審因而加勝  
則不可窮矣勝不可窮之謂精神則能不可勝也夫兵貴  
不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彼聖人必在己者不必在彼  
者故執不可勝之術以遇不勝之敵若此則兵無失矣凡  
兵之勝敵之失也勝失之兵必隱必微必積必持隱則勝  
開布也矣微則勝顯矣積則勝散矣持則勝離矣諸持獲  
抵噬之獸其用齒角爪牙也必託於卑微焉蔽此所以成  
勝也

衣人以其寒也食人以其饑也饑寒人之大害也收之義也人之困窮甚如饑寒故賢主必憐人之困也必哀人之窮也如此則名號顯矣國士得矣昔者秦繆公乘馬而車為敗右脹失而楚人取之見楚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繆公歎曰食駸馬之肉而不遠飲酒余恐其傷女也於是徧飲而去歲一年為韓原之戰晉人已環繆公之車矣晉梁由靡已扣繆公之左驂矣晉惠公之右路石奮投而擊繆公之甲中之者已六扎矣楚人之嘗食馬肉於岐山之陽者三百有餘人畢力為繆公疾聞於車下遂大克晉反獲惠公以歸此詩之所謂曰君君子則正以行其德君賤人則寬以盡其力者也人主其胡可以無務行德受人乎

愛人則民親其上民親其上則皆樂為其君死矣趙簡子有兩白驪而甚愛之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夜款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醫救之曰得白驪之肝病則止不得則死謁者入通董安于御於側愠曰諸胥渠也期吾君驪請即刑焉簡子曰夫殺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殺畜以活人不亦仁乎於是召庖人殺白驪取肝以與陽城胥渠處無幾何趙興兵而攻程廣門之官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首人主其胡可以不好士凡敵人之來也以求利也今來而得死且以是為利敵皆以走為利則刃無與接故敵得生於我則我得死於敵敵得死於我則我得生於敵夫得生於敵與敵得生於我豈可不察哉此兵



之精者也存亡死生決於知此而已矣

精通

人或謂免絲無根免絲非無根也其根不屬也伏苓是慈石召鐵或引之也樹相近而靡或斬之也聖人南面而立以愛利民為心號令未出而天下皆延頸舉踵矣則精通乎民也夫賊害於人人亦然今夫攻者破厲五兵侈衣美食發且有日矣所被攻者不樂非或聞之也神者先告也身在乎秦所親愛在於齊死而志氣不安稍或往來也德也者萬民之幸也月也者群陰之本也月望則蚌蛤實群陰盈月晦則蚌蛤虛群陰虧夫月形乎天而群陰化乎淵聖人形德乎已而四荒咸飭乎仁蓋由基射先甲石矢乃

飲羽誠乎先也伯樂學相馬所見無非馬者誠乎馬也宋之庖丁好解牛所見無非死牛者三年而不見生牛用刀十九年刃若新剞研順其理誠乎牛也鍾子期夜聞擊磬者而悲使人召而問之曰子何擊磬之悲也答曰臣之父不幸而殺人不得生臣之母得生而為公家為酒臣之身得生而為公家擊磬臣不觀臣之母三年矣昔為舍民視臣之量所以贖之則無有而身固公家之財也是故悲也鍾子期歎曰悲夫悲夫心非臂也臂非推非石也悲存乎心而木石應之故君子誠乎此而論乎彼感乎已而發乎人豈必疆說乎哉周有申喜者亡其母聞乞人歌於門下而悲之動於顏色謂門者內乞人之歌自覺而問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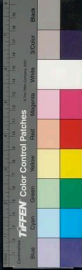


曰何故而乞與之語蓋其母也故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兩分同氣而異息若草莽之有華實也若樹木之有根心也雖異處而相通隱志相及痛疾相救憂思相感生則相歡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神出於忠而應乎心兩精相得豈待言哉

節表

審知生聖人之要也審知死聖人之極也知生也者不以害生養生之謂也知死也者不以害死安死之謂也此二者聖人之所獨決也凡生於天地之間其必有死所不免也孝子之重其親也慈親之愛其子也痛於肌骨性也所重所愛死而葬之溝壑人之情不忍為也故有葬死之義

葬也者藏也慈親孝子之所慎也慎之者以生人之心慮以生人之心為死者慮也莫如無動莫如無發無發無動莫如無有可利則此之謂重閉古之人有藏於廣野深山而安者矣非珠玉國寶之謂也葬不可不藏也葬淺則狐狸相之深則及於水泉故凡葬必於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濕此則善矣而忘姦邪盜賊寇亂之難豈不惑哉譬之若督師之避柱也避柱而疾觸柱也狐狸水泉姦邪盜賊寇亂之患此杖之大者也慈親孝子避之者得葬之情矣善棺揀所以避蟻蟻地蟲也今世俗大亂之主愈急其葬則心非為乎死者慮也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為榮儉節者以為陋不以便死為故而徒以生者之





諱譽為務此非慈親孝子之心也父雖死孝子之重之不惜子雖死慈親之愛之不虧夫室所愛所重而以生者之所甚欲其以安之也若之何哉民之於利也犯死矢蹈白刃流血塗枯骨肝以求之野人之無間也忍親戚兄弟知交以求利今無此之危無此之醒其為利甚厚乘車食肉澤及子孫雖聖人猶不能禁而况於亂國彌大家彌富盛彌厚合珠璣施玩好貨寶鐘鼎盪器馬衣被戈劍不可勝其數諸養生之具無不從者題漆之室棺槨數裏積石積炭以環其外姦人間之傳以相告上雖以嚴威重罪禁之猶不可止且死者彌久生者彌疏生者彌疏則守者彌息守者彌息而葵藿如故其勢固不安矣世俗之行喪飲

之以大輜羽旄旌旗如雲樓妻以督之珠玉以佩之黼黻文章以飾之引紼者左右萬人以行之以軍制立之然後可以此觀世則美矣侈矣以此為死則不可也苟便於死則必貧國勞民若慈親孝子者之所不辭為也

異寶

宋之野人耕而得玉獻之司城子罕子罕不受野人請曰此野人之寶也願相國為之賜而受之也子罕曰子以玉為寶我以不受為寶故宋國之長者曰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也今以百金與搏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搏黍矣以和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和氏之璧道德之至言以示賢者賢者必取至言矣其知彌情



其所取猶猶其知猶猶其所取猶猶

至忠

至忠違於耳倒於心非賢主其孰能聽之故賢主之所說  
不肖主之所誅也人主無不惡暴劫者而日致之惡之何  
益今有樹於此而欲其美也人時灌之則惡之而日伐其  
根則必無活樹矣夫惡聞忠言乃自伐之積者也荆莊哀  
王獵於雲夢射隨兕中之申公子培劫王而奪之王曰何  
其暴而不敬也命吏誅之左右大夫皆進諫曰子培賢者  
也又為王百倍之臣此必有故願察之也不出三月子培  
疾而死荆興師戰於兩棠大勝晉歸而賞有功者申公子  
培之弟進請賞於軍旅曰臣兄之有功也於車下王曰何

謂也對曰臣之凡犯暴不敬之名觸死亡之罪於王之  
其愚心將以忠於君王之身而持千歲之壽也臣之凡嘗  
讀故記曰殺隨兕者不出三月是以臣之兄驚懼而爭之  
故伏其罪而死王令人發平府而視之於故記果有乃厚  
賞之申公子培其忠也可謂穆也行矣穆行之意人知  
之不為勸人不知不為沮行無高乎此矣齊王疾疢使人  
之宋迎文華文華至視王之疾謂太子曰王之疾必可已  
也雖然王之疾已則必殺華也太子曰何故文華對曰非  
怒王則疾不可治怒王則華必死太子頓首強請曰苟已  
王之疾臣與臣之母以死爭之於王王必幸臣與臣之母  
願先生之勿患也文華曰諾請以死為王與太子期而將



往不當者三駭也齊王固已怒矣文學至不解屨登牀復  
王衣問王之疾王怒而不與言文學因出辭以重怒王  
叱而起疾乃遂已王大怒不說將生烹文學太子與王后  
急爭之而不能得果以萬生烹文學燬之三日三夜顏色  
不變文學曰誠欲殺我則胡不覆之以絕陰陽之氣王使  
覆之文學乃死夫忠於治世易忠於濁世難文學非不知  
活王之疾而身獲死也為太子行難以成其義也

當務

辯而不當論信而不當理勇而不當義法而不當務惑而  
乘驟也狂而操吳干將也大亂天下者必此四者也所貴  
辨者為其出所論也所貴信者為其遵所理也所貴勇者

為其行義也所貴法者為其當務也跖之徒問於跖曰豈  
有道乎跖曰奚啻其有道也夫妄意關內中微聖也入先  
勇也出後義也知時智也分均仁也不通此五者而能成  
大盜者天下無有備說非六王五伯賊堯有不慈之名舜  
有不孝之行禹有滄溷之意湯武有放殺之事五伯有暴  
亂之謀世皆譽之人皆諱之惑也故死而操金椎以葬曰  
下見六王五伯將殺也其頭矣辯若此不如無辯楚有  
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  
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  
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王闕子曰  
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



無倍齊之好勇者其一人居東郭其一人居西郭卒然相  
遇於塗曰姑相飲乎鵬致行曰姑求肉乎一人曰子肉也  
相喚至死而止勇若此不若無勇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  
微子啓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紂  
母之生微子啓與中衍也尚爲妾已而爲妻而後生紂紂  
之父紂之母女欲置微子啓以爲太子太史摯法而爭之曰  
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爲後用法若此不若

介立

以賈富有人易以貧賤有人難今晉文公出亡周流天下  
窮矣賤矣而介子推不去有以有之也及國有萬乘而介

子推去之無以有之也能其難不能其易此文公之所以  
不王也晉文公及國介子推不肯受賞自爲賦詩曰有龍  
于飛周徧天下五蛇從之爲之丞輔龍及其御得其處所  
四蛇從之得其露雨一蛇羞之橋死於中野燬書公門而  
伏於山下文公問之曰諾此必介子推也避舍變服令士  
廉人曰有能得介子推者爵上卿田百萬或遇之山中負  
釜羹蒸問焉曰請問介子推安在惠之曰夫介子推苟不  
欲見而欲隱吾獨馬知之遂背而行終身不見人心之不  
同豈不甚哉今世之逐利者早朝晏退焦屑乾嗟日夜思  
之猶未之能得今得之而務疾逃之介子推之難俗遠矣  
東方有士焉曰爰旒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之盞曰



丘見而下空餐以舖之爰旌曰三舖之而後能視曰子何  
爲者也曰我孤父之人丘也爰旌曰曰語汝非盜耶胡爲  
而食我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揆地而吐之不出嚙啜  
然遂伏地而死鄭人之下鞠也莊騶之暴郢也秦人之圍  
長平也韓荆趙此三國者之將帥貴人皆多驕矣其士卒  
衆悲皆多壯矣因相暴以相殺鹿豹者拜請以避死其卒  
通而相食不辨其義其幸以得活如爰旌目已食而不死  
矣惡其義而不肯不死今此相爲謀豈不遠哉

不侵

天下輕於身而士以身爲人以身爲人者如此其重也而  
人不知以奚道相得賢主必自知士故士盡力竭智直言  
交爭而不辭其患豫讓公孫弘是矣當是時也智伯孟嘗  
君知之矣世之人主得地百里則喜四境皆賀得士則不  
喜不知相賀不通乎輕重也湯武千乘也而士皆歸之桀  
紂天子也而士皆去之孔墨布衣之士也萬乘之主千乘  
之君不能與之爭士也自此觀之尊貴富大不足以來士  
矣必自知之然後可

應同

類固相招氣同則合聲比則應鼓官而宮動鼓角而角動  
平地注水水流濕均薪施火火就燥山雲草莽水雲角鱗早  
雲煙大雨雲水波無不皆類其所生以示人故以龍致雨  
以形逐影師之所處必生棘楚禍福之所自來衆人以爲



命安知其所夫巢覆毀卵則鳳凰不至劉歆食胎則麒麟不來乾澤涸漁則龜龍不往物之從同不可爲記子不避乎親臣不違乎君君同則來異則去故君雖尊以白爲黑臣不能聽父雖親以黑爲白子不能從黃帝曰茫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故曰同氣賢於同義同義賢於同力同力賢於同居同居賢於同名帝者同氣王者同義霸者同力勤者同居亡者同名則猶矣其智猶猶者其所同猶猶其智猶猶者其所同猶猶故凡用意不可不精夫稽五帝三王之所以成也

謹聽

昔者禹一沐而三捉髮一食而三起以禮有道之士通乎

已之不足也通乎已之不足則不與物爭矣輪易平靜以待之使夫自得之因然而然之使夫自言之亡國之主反此乃自賢而少人少人則競者持容而不極聽者自多而不得雖有天下何益焉是乃冥之昭亂之定敗之成危之寧故殷周以亡比干以死許而不足以舉故人主之性莫過乎所疑而過於其所不疑不疑乎所不知而過於其所以知故雖不疑雖已知必察之以法揆之以量驗之以數若此則是非無所失而舉措無所過矣夫竟惡得賢天下而試舜舜惡得賢天下而試禹斷之於耳而已矣耳之可以斷也反性命之情也今夫惑者非知反性命之情其大非知觀於五帝三王之所以成也則奚自知其世之不可



也奚自知其身之不遠也太上知之其次知其不知不知則問不能則學周歲曰夫自念斯學德未暮學賢問三代之所以昌也。不知而自以為知百禍之宗也。名不徒立功不自成國不虛存必有賢者賢者之道年而難知妙而難見故見賢者而不聲則不惕於心不惕於心則知之不深不深則賢者之所言不詳莫大焉主賢世治則賢者在上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今周室既滅而天子已絕莫大於無天子無天子則強者勝弱者暴家以兵相殘不得休息今之世當之矣故當今之世求有道之士則於四海之上山谷之中僻遠幽閒之所若此則幸於得之矣得之則粹然而不得何為而不成太公釣於滋泉遭紂之世也故文王得之而文王千乘也紂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夫得之知之與不知也諸製齊民不待知而使不待禮而令若夫有道之士必禮必知然後其智能可盡

孝行

凡為天下治國家必務本而後末所謂本者非耕耘稼穡殖之謂務其人也務其人非貧而富之寡而衆之務其本也務本莫貴於孝人主孝則名章榮下服聽天下舉人臣孝則事君忠慮官廉臨難死士民孝則耕芸疾守戰固不罷比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夫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從者其惟孝也故論人必先以所親而後及所疏必先以所重而後及所輕今有人於此行於說



重而不簡慢於輕疏則是篤謹孝道先王之所以治天下也故愛其親不敢惡人敬其親不敢慢人愛敬盡於事親先王加於百姓究於四海此天子之孝也曾子曰身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不敢不敬于居處不違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篤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行不遂矣及其親敬不敬乎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曾子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五貴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所謂貴德為其近於聖也所謂貴貴為其近於君也所謂慈幼為其近於弟也曾子曰父母生之子弗敢殺父母養之子弗敢廢父母全之子弗敢鬪故舟而不游道而不徑能全支體以守宗廟可謂孝矣養有五道修官室安牀第節飲食養體之道也樹五色施五采列文章養目之道也正六律和五聲雜八音養耳之道也熟五穀烹六畜和煎調養口之道也和顏色說言語敬進退養志之道也此五者代進而厚用之可謂善養矣

本味

雖有賢者而無禮以接之賢奚由盡忠猶御之不善驥不自千里也湯得伊尹祗之於廟嬾以燂火爨以獮猥明日設朝而見之說湯以至味湯曰可封而為乎對曰君之國小不足以具之為天子然後可具夫三羣之蟲水居者歷





肉饒者膳草食者膾臭惡猶美皆有所用也凡味之本  
水最為始五味三材九沸九變火之爲記時疾時徐臧腥  
去腥除羶必以其勝無失其理調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  
鹹先後多少其齊甚微皆有自起偶中之變精妙微纖口  
弗能言志弗能喻君射御之微陰陽之化四時之數故久  
而不熨熱而不稠甘而不噉酸而不酷鹹而不減辛而不  
烈澹而不薄肥而不膩肉之美者狴狴獸名之唇雜雜之  
炙萬離鳥名之翠達蕩獸名之罕蹄也施鹿牛象獸也之  
約美也流沙之西丹山之南有鳳之九古所沃民所食魚  
之美者洞庭之鱒東海之鮑離水之魚名曰朱龜六足有  
珠百碧蒼木之魚名曰離其狀若鯉而有翼當從西海在

飛游於東海菜之美者崑崙之類毒木之華指姑之東中  
容之國有赤木玄木之葉焉餘香之南南極之崖有菜其  
名曰嘉樹其色若碧陽華之芸雲夢之芹具區之菁漫淵  
之草名曰土英和之美者陽樸之薑招搖之桂越駱之菌  
鐘鮪之醢大夏之鹽宰楊之露其色如玉長澤之卵飯之  
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陽山之稌南海之秬水之美者  
三危之露崑崙之井沮江之丘名曰泉水白山之水高泉  
之山其上有涌泉焉冀州之原果之美者沙棠之實常山  
之北投湖之上有百果焉群帝所食箕山之東青鳥之所  
有甘櫛焉江浦之楠雲夢之柚漢上石耳所以致之馬之  
美者青龍之匹遺風之葉非先爲天子不可得而具天子



不可擬爲必先知道道者止彼在己已成而天子成天子成而至味具故審近所以知遠也成已所以成人也聖王之

表賞

善教者不以賞罰而教成教成而賞罰弗能禁用賞罰不當亦然姦僞賊亂貪戾之道興久興而不息民之讎之若性戎夷胡貉巴越之民是以雖有厚賞嚴罰弗能禁野人之以兩版垣也具起變之而見惡賞罰易而民安樂氏老之民其虜也不憂其隳繫而憂其死不焚也皆成乎邪也故賞罰之所加不可不慎且成而賊民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於城濮召咎犯而問曰楚衆寡奈何而可咎犯對

曰臣聞繁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君亦詐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焉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焚數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詐傷之道雖今偷可後將無復非長術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而敗楚人於城濮及而爲賞雍季在上左右諫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賞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者乎孔子聞之曰臨難用詐足以却敵反而尊賢足以報德文公雖不終始足以霸矣賞重則民移民移之民移之則成焉成乎詐其成毀其勝敗天下勝者衆矣而霸者乃五文公處其一知勝之所成也勝而不知



勝之所成與無勝同奈勝於戎而敗乎彼楚勝於諸夏而敗乎拍舉武王得之矣故一勝而王天下吳詐盪固不可以為安思非獨外也趙襄子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敖為首張孟談曰晉陽之中救無大功賞而為首何也襄子曰寡人之國危社稷殆身在憂約之中與寡人交而不失君臣之禮者惟故吾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襄子可謂善賞矣賞一人而天下之為人臣莫敢失禮為六軍則不可易此取代東迎齊令張孟談踰城潛行與魏桓轡康期而擊智伯斷其頭以為解蓬定三家豈非用賞罰當耶

遇合

凡遇合也時不合必待合而後行故比翼之鳥死乎木比

目之魚死乎海孔子周流海內再於世王如齊至衛所見八十餘君委質於弟子者三千人達徒七十人七十人者萬乘之主得一人用可為師不於無人以此遊僅至於魯詞冠此天子之所以時絕也諸侯之所以大亂也凡能聽說者必達乎論議者也世主之能識議論者寡所遇惡得不苟凡能聽音者必達於五聲人之能知五聲者寡所善聽得不苟察有以吹籟見越王者矚角宮徵商不謬越王不善為野音而反善之說之道亦有如此者也人有為人妻者人告其父母曰嫁不必生也衣器之物可外藏之以備不生其父母以為然於是令其女常外藏姑妯娌之曰為我婦而有外心不可畜因出之婦之父母以謂為已謀



者以爲忠於身善之亦不知所以然矣宗廟之滅天下之失亦由此矣故曰遇合也無常說適然也若人之於色也無不知說夫者而美者未必遇也故嫫母執乎黃帝黃帝曰屬女德而弗忘與女正而弗衰雖惡奚傷若人之於滋味無說甘脆而甘脆未必受也文王嗜菖蒲蘆子聞而服之縮頰而食之三年然後勝之人有大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知諫無能與居者自苦而居海上上海上有說其臭者晝夜隨之而弗能去說亦有若此者陳有惡人馬曰敦洽辭席雄頰廣頰色如沃頰垂頰臨界長肘而整陳侯見而甚說之外使治其國內使制其身死合諸侯陳侯病不能往使敦洽讎糜往謝焉是王怪其名而先見之客有

雖狀有惡其名言有惡狀楚王怒合大夫而告之曰陳侯不知其不可仗是不知也知而使之是侮也侮且不智不可不攻也興師伐陳三月然後喪惡足以駭人言足以喪國而交之足於陳侯而無上也至於亡而交不棄夫不宜遇而遇者則必廢宜遇而不遇者此國之所以亂世之所以衰也

慎大

趙襄子攻翟勝老人中人使使者來謁之襄子方食搏飯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以喜也今君有憂色何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涸史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



平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爲昌也而喜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荆吳越皆嘗勝矣而卒取亡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之勦衆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爲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加善持勝者以術強弱

推敷

利不可兩忠不可兼不去小利則大利不得不去小忠則大忠不至故小利大利之殘也小忠大忠之賊也聖人去小取大昔荆襄王與齊厲公戰於鄢陵荆師敗襄王傷隨戰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捧黍酒而進之子反叱曰

豎陽穀對曰非酒也子反曰亟退却也豎陽穀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爲人也嗜酒甘而不能絕於口以醉戰既罷襄王欲復戰而謀使召司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襄王駕而往視之入帷中間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殺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忘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不殺無與復戰矣於是罷師去之斬司馬子反以爲殍故豎陽穀之進酒也非以醉子反也其心以忠也而適足以殺之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昔者晉獻公使荀息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曰請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以賂虞公而求假道焉必可得也獻公曰夫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也若



受吾幣而不吾假道將柰何荀息曰不無彼若不吾假道必不吾受也若受我而假我道是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猶取之內卑而著之外卑也君奚患焉獻公許之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爲庭實而加以垂棘之璧以假道於虞而伐虢虞公濫於寶與馬而欲許之宮之音諫曰不可許也虞之與虢也君車之有輔也車依輔輔亦依車虢之勢是也先人有言曰唇竭而齒寒夫虢之不亡也恃虞虞之不亡也亦恃虢也若假之道則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柰何其假之道也虞公弗聽而假之道荀息伐虢克之還反伐虞又克之荀息操掌牽馬而報獻公春曰璧則猶是也馬齒亦薄長矣故曰小利大利之殘也中山之國有

風錄者智伯欲攻之而無道也爲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風錄之君將斬岸埋銘以迎鐘亦章蔓枝諫曰詩云唯則定國我胡則以得是於智伯夫智伯之爲人也貪而無信必欲攻我而無道也故爲大鐘方車二軌以遺君君因斬岸埋銘以迎鐘師必隨之弗聽有頃諫之君曰大國爲權而子述之不許子釋之亦章蔓枝曰爲人臣不忠貞罪也忠貞不用遠身可也斷較而至衛七日而風錄亡欲鐘之心勝也欲鐘之心勝則安風錄之說寒矣凡聽說所勝不可不審也故太上先勝昌國君樂毅將五國之兵以攻齊齊使觸子將以迎天下之兵於濟上齊王欲戰使人赴觸子耻而誓之曰不戰必剄若類攝若壘觸子苦之欲齊



君之敗於是以下兵戰戰合擊令而却之卒北天下兵  
乘之觸子因以一乘去莫知其所不聞其聲達子又帥其  
餘卒以軍於秦周無以賞使人請金於齊王齊王怒曰若  
殘豎子之類惡能給若金與燕人戰大敗達子死齊王走  
莒燕人逐北入國相與爭金於美唐甚多此貪於小利以  
失大利者也

下賢

有道之士固驕人主人主之不肯者亦驕有道之士日以  
相驕矣時相得若儒墨之談與齊荆之服矣賢主則不然  
士雖驕之而已僉禮之士安得不歸之士所歸天下從之  
帝帝也者天下之道也王也者天下之往也得道之人貴

為天子而不驕僂富有天下而不驕夸卑為布衣而不卑  
饑貧無衣食而不憂懼狠乎其誠自有也覺乎其不疑有  
以也桀乎其必不渝移也循乎其與陰陽化也忽忽乎其  
心之堅固也空空乎其不為巧故也達乎其志氣之遠也  
昏乎其深而不測確乎其節之不痺也就就乎其不肯自  
是鳴乎其羞用智慮也假乎其輕俗誹譽也以天為法以  
德為行以道為宗與物變化而無所終窮精充天地而不  
竭神覆宇宙而無望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莫知其門莫知  
其端莫知其源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此之謂至貴士有若  
此者五帝弗得而友三王弗得而師去其帝王之色則道  
可得之矣堯不以帝見善綏北面而問焉堯天子也善綏



布衣也何故禮之若此其甚也善終得道之士也得道之人不可驕也堯論其德行達智而弗若故北面而問焉此之謂至公非至公其孰能禮賈周公旦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成王之叔父也所朝於窮巷之中賈歸之下者七十人文王造之而未遂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故曰成王不惟以身下士和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見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弗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驂祿爵者固輕其主其主驕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驂祿爵吾庸敢驕霸王乎遂見之不可止世多舉桓公之內行內行雖不修霸王亦可矣誠行之此論而內行脩王猶少子產相鄭往見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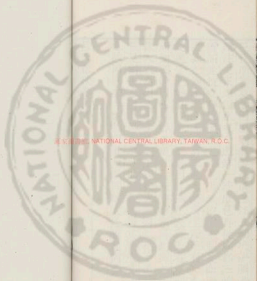
丘子林與其弟子坐必以年是倚其相於門也夫相萬乘之國而能遺之謀志論行而心與人相索其唯子產乎故相鄭十八年刑三人殺二人桃李之垂於行者莫之援也錐刀之遺於道者莫之舉也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反見翟黃踞於堂而與之言翟黃不疑文侯曰段干木官人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女欲官則相位欲祿則上卿既受吾賈又貴吾禮無乃難乎故賢主之畜人也不肯受賈者其禮之禮士莫高乎節欲欲節則令行矣文侯可謂好禮士矣好禮士故南勝剗於運屣東勝齊於長城虜齊侯獻諸天子天子賞文侯以上卿



三代所寶莫如因因則無敵禹過三江五湖決伊闕溝澗  
陸注之東海因水之力也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  
國而光授之禪位因入之心也湯武以千乘制夏商因民  
之缺也如秦者立而至有車也適越者坐而至有舟也秦  
越遠塗也舜立安坐而至者因其械也夫審天者察列星  
而知四時因也推曆者視月行而知晦朔因也禹之裸因  
裸入衣出因也墨子見荆王錦衣吹笙因也孔子道孺子  
瑕見衛夫人因也湯武遭亂世臨苦民揚其義成其功因  
也故因則功專則拙因者無敵國雖大民雖衆何益

呂氏春秋卷上終





REPRODUCED B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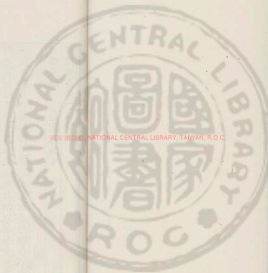
INTERNATIONAL CENTRAL BANK OF AMERIC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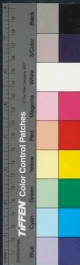
2025.02.2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26117 v.32



百家類纂卷之二十九

雜家類 呂氏春秋下

察今

凡先王之法有要於時也時不與法俱至法雖今而至猶若不可法故擇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為法先王之所以為法者何也先王之所以為法者人也而已亦人也故察已則可以知人察今則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與我同耳有道之士貴以近知遠以今知古以益所見知所不見故審堂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陰陽之變見親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魚鱉之藏也嘗一脔肉而知一饌之味一鑿之調刑人欲冀求使人先表瀦水瀦水暴益刑人弗知術



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餘人軍驚而壞都舍需其先表之時可導也今水已變而益多矣荆人尚猶循表而導之此其所以敗也今世之主法先王之法也有似於此其時已與先王之法虧矣而曰此先王之法也而法之以爲治豈不悲哉故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悻悻亂不可以持國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譬之若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不變醫之害民今爲鴆子矣故凡舉事必循法以動變法者因時而化若此論則無過務矣夫不敢議法者衆庶也以死守者有司也因時變法者賢主也是故有天下七十一聖其法皆不同非務相友也時勢異也故曰其劍期乎斷不期乎鑿鍾良馬期乎千里不期乎驥騫夫

成功名者此先王之千里也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邊契一作其舟曰是吾劍之所從墜舟止從其所笑者入水水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惑乎以此故法爲其國與此同時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爲治豈不難哉有過於江上者見人方引嬰兒而欲投之江中嬰兒啼人問其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雖善游其子豈遽善游哉此任物亦必倖矣荆國之爲政有似於此

知接

智者其所能接遠也愚者其所能接近也所能接近而告之以遠化矣由相得無由相得說者雖工不能喻矣戎人見暴布者而問之曰何以爲之莽莽也指麻而示之怒曰





孰之壞壞也可以爲之養養也故亡國非無智士也非無賢者也其主無由接故也無由接之患自以爲智智必不接今不接而自以爲智悖若此則國無以存矣主無以安矣智無由接而自知弗智則不聞亡國不聞危君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病矣將何以教寡人管仲曰齊鄰人有諺曰居者無載行者無理今臣將有遠行胡可以問桓公曰願仲父之無讓也管仲對曰願君之遠易牙賢刁常之坐衛公子啓方公曰易牙烹其子以饋寡人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又曰賢刁自宮以近寡人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

公又曰常之巫審於死生能去苛病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死生命也苛病失也君不任其命守其本而恃常之巫彼將以此無不爲也公又曰衛公子啟方事寡人十五年矣其父死而不敢踴哭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父也其父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死盡逐之食不甘宮不治苛病起朝不肅君三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孰謂仲父盡之乎於是皆復召而反明年公有病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賢刁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嬀以公令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公又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何故對曰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



某曰變易牙豎刁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禁高墻不通人故無所得衛公子啟方以書社四十下葬也衛公微焉歎涕出曰嗟乎聖人之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以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絕乎壽宮蟲流出於戶上蓋以楊門之崩三月不葬此不幸聽管仲之言也桓公非輕難而聽管子也無由接見也無由接固却其忠言而愛其所尊貴也

樂成

大智不形大器晚成大音希聲禹之決江水也民聚而樂事已成功已立為萬世利禹之所見者遠也而民莫之知故民不可與慮化來始而可以樂成功孔子始用於魯

人覽論之曰麇裘而鞞技之無及鞞而麇裘技之無郵眊用三年男子行乎堂右女子行乎堂左財物之遺者民莫之棄大智之用固難論也子產始治鄭使田有封洫都鄙有服民相與論之曰我有田疇而子產賦之我有衣冠而子產時之執我子產吾共與之後三年民又誦之曰我有田疇而子產殖之我有子弟而子產誨之子產若死其使誰嗣之使知簡魯哀富民之誦也而因弗遂因則國必無功矣子產孔子必無能矣非徒不能也雖畢施於民可也今世皆稱簡公哀公為賢稱子產孔子為能此二君者遠乎任人也

察微

使治亂存亡若高山之與深谿若白晝之與墨漆則無所用智雖愚猶可夫且治亂存亡則不然如可知如不可不知可見如不可不見故智士賢者相與積心愁慮以求之猶向有管叔蔡叔之事與東夷八國不聽之謀故治亂存亡其始若秋毫察其秋毫則大物不踰矣魯國之法魯人為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家而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於行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者矣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遠也

去有

東方之墨者謝子將西見秦惠王惠王問秦之墨者唐姑果唐姑果恐王之親謝子賢於己也對曰謝子東方之辯士也其為人甚險將奮於說以取少主也王因藏怒以待之謝子至說王王弗聽謝子不說遂辭而行凡聽言以求善也所言苟善雖奮於取少主何損所言不善雖不奮於取少主何益不以善為之慈而徒以取少主為之悻惠王失所以為聽矣用志若是見客雖勞耳目雖弊猶不得所謂也此史定所以得行其邦也此史定所以得飾鬼以人罪殺不辜羣臣擾亂國幾大危也人之老也形益衰而智益盛今惠王之老也形與智皆衰耶荆威王學書於沈尹華昭登惡之威王好制制有中謝佐制者昭登謂威王



曰國人皆曰王乃沈尹華之弟子也王不說因蹶沈尹華中謝細人也一言而令威王不聞先王之術文學之士不得進令昭登得行其私故細人之言不可不察也且數怒人主以為姦人除謂路姦路以除而惡華卻豈不難哉夫激矢則遠激水則平激主則悖悖則無君子矣夫不可激者其唯先有度鄰父有與人鄰者有枯梧樹其鄰之父言梧樹之不善也鄰人遽伐之鄰父因請而以為薪其人謂不說曰鄰者若此其險也豈可為之鄰哉此有所有利也也夫請以為薪與弗請此不可以疑枯梧樹之善與不善也齊人有欲得金者清旦披衣冠往鬻金者之所見人操金攫而奪之吏搏而束縛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

審分

凡為善難任善易矣以知之人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矣人主好治人官之事則是與驥俱走也必多所不及矣夫人主亦有居車無去車則衆善皆盡力竭能矣諛諛諛賊巧佞之人無所竄其姦矣堅窮廉直忠救之士畢競勸聘騫矣人主之車所以乘物也察乘物之理則四極可有不知乘物而自恬恃奪其



智能多其教詔而好自以若此則百官桐擾少長相越萬  
邪並起權威分移不可以卒不可以教此亡國之風也王  
良之所以使馬者約審之以控其轡而四馬莫敢不盡力  
有道之主其所以使群臣者亦有轡其轡何如正名審分  
是治之轡已故按其實而審其名以求其情聽其言而察  
其類無使放恃夫名多不當其實而事多不當其用者故  
人主不可以不審名分也不審名分是惡非而愈塞也堯  
塞之任不在臣下在於人主堯舜之臣不獨善禹之臣  
不獨忠得其數也桀紂之臣不獨幽厲之臣不獨辟失  
其理也今有人於此求牛則名馬求馬則名牛所求必不  
得矣而因用威怒有司必譁怨矣牛馬必擾亂矣百官求  
有司也萬物羣牛馬也不正其名不分其職而數用刑罰  
亂莫大焉夫誠以智通而實以過悅譽以高賢而充以卑  
下贊以潔白而隨以汙德任以公法而處以貪枉用以勇  
敢而墜以罷怯此五者皆以牛為馬以馬為牛名不正也  
故名不正則人主憂勞勤苦而官職煩亂背逆矣國之亡  
也名之偽也從此生矣白之頹益黑求之愈不得者其此  
義耶故至治之務在於正名名正則人主不憂勞矣

君守

得道者必靜靜者無知知乃無知可以言君道也故曰中  
欲不出謂之扁外欲不入謂之閉既扁而又閉天之用器  
有準不以平有繩不以正天之大靜既靜而又寧可以為



天下正身以盛心心以盛智智千謀戰而實莫得窺乎鴻  
範曰唯天陰陽下民陰之者所以發之也故曰不出於戶  
而知天下不窺於牖而知天道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故  
傳聞之人盡識之士罔矣事耳目深思慮之務歟夫堅曰  
之察無厚之辯外矣不出者所以出之也不為者所以為  
之此之謂以陽召陽以陰召陰東海之極水至而反夏熱  
之下化而為寒故曰天無形而萬物以成至精無象而萬  
物以化大聖無事而十官盡備乃謂不教之教無言之詔  
故有以知君之狂也以其言之當也有以知君之惑也以  
其言之得也君也者以無當為當以無得為得者也當與  
得不在於君而在於臣故善為君者無識其大無事有識

則有不備矣有事則有不恢矣不備不恢此官之所以疑  
而和之所從來也今之為車者數官然後成夫國豈特為  
車哉突智異能之所持也不可以一物一方安車也夫一  
能應萬無方而出之務者唯有道者能之故至神逍遙侯  
忽而不見其容至聖變冒侈俗而莫知其所從離世別羣  
而無不同君民孤寡而不可離舉此則姦邪之情得而陰  
險讒惡詭諛巧佞之人無由入凡姦和險殺之入必有因  
也何因哉因主之為人主好以已為則守敬者舍職而阿  
主之為矣阿主之為有過則主無以責之則人主日侵而  
人臣日得是宜動者靜宜靜者動也尊之為卑卑之為尊  
從此生矣此國之所以衰而敵之所以攻之者也矣仲作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車芬頤作若后稷作改阜陶作刑是吾作陶夏錄作斌此  
六人者所作當矣然而非主道者故曰作者憂因者平惟  
彼君道得命之情故任天下而不疆此之謂全人

任數

凡耳之聞也藉於靜目之見也藉於昭心之知也藉於理  
君臣易察則上之三官<sub>耳目心</sub>者廢矣亡國之主其耳非不  
可以聞也其目非不可以見也其心非不可以知也君臣  
擾亂上下不分別雖聞易聞雖見易見雖知易知馳騁而  
因耳矣此愚者之所不至也不至則不知不知則不信無  
骨者不可令知冰有土之君能察此言也則笑無齒至矣  
且夫耳目智巧固不足恃惟偷其數行其理焉可轉昭

侯視所以祠廟之牲其豕小昭聲侯令官更之官以是豕  
來也昭聲侯曰是非嚮者之豕都官無以對命史罪之從  
者曰君王何以知之君曰吾以其耳也申不害聞之曰何  
以知其弊以其耳之聽也何以知其盲以其目之明也何  
以知其狂以其言之當也故曰去聽無以聞則聽去視無  
以見則明去智無以知則公去三者不任則治三者任則  
亂以此言耳目心智之不足恃也耳目心智其所以知識  
甚闕也其所以聞見甚淺以淺闕博居天下安殊俗治  
萬民其說固不行十里之間而耳不能聞帷牆之外而目  
不能見三畝之宮而心不能知其以東至閭閻南撫多顛  
西服毒蘆北懷僇耳若之何哉故君人者不可不察此言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也治亂安危存亡其道固無二也故至智至仁志仁  
至德不德無言無思靜以待時時至而應心戰者勝凡應  
之理清淨公素而正始卒焉此治紀也無弱有和無先有  
隨古之主者其所為少其所因多因者君術也為者臣道  
也為則擾矣因則靜矣因冬為寒因夏為暑君矣事哉故  
曰君道無知無為而賢於有知有為則得之矣有司請事  
於齊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公曰告仲父若是  
三言者曰一則仲父二則仲父易哉為君桓公曰吾未得  
仲父則難已得仲父之後易為其不易也桓公得管子事  
簡大易又兄於得道術乎孔子窮于陳蔡之間蔡美不對  
七日不嘗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顏

回攫其甑中而食之選間食熟滿孔子而進食孔子作為  
不見之孔子起曰今者寡見先君食絮而後饋顏回對曰  
不可獨者煤室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攫而飯之孔子歎曰  
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  
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故知非難也孔子之所以知人  
難也

勿躬

大撓作甲子餘如作虜首謂容成作曆羲和作占日尚  
儀作占月后益作占歲胡曹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市狄  
儀作酒高元作室度鳩作舟伯益作井赤冀作白乘雅作  
駕萊衷作御王永作服牛史皇作圖巫彭作醫巫咸作筮





此二十官者聖人之所以治天下也聖王不能二十官之事然而使二十官盡其巧畢其能聖王在上故也聖王之不能也所以能之也不知也所以知之也養其神脩其德而化矣豈必勞形愁弊耳目哉是故聖王之德融乎日月之始出極燭六合而無所窮屈昭乎若日之光變化萬物而無所不行神合乎太一生無所爲而意不可障精通乎鬼神深微玄妙而莫見其形今日南面百有正而天下皆及其情黔首畢樂其志安有其任而莫爲不成故善爲君者矜服性命之情而百官已治矣黔首已覩矣名號已章矣管子復於桓公曰懸田大邑辟土藝粟盡地力之利臣不若齊邀請置以爲大田登降辭讓進退閉習臣不

若醜朋請置以爲大行蚤入晏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辭死亡不重貴富臣不如東郭牙請置以爲大諫臣平原廣城車不結軌士不旋踵鼓之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若王子城父請置以爲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若欽章請置以爲大理君若欲治國彊兵則五子者足矣君欲霸王則夷吾在此桓公曰善令五子皆任其事以受令於管子十年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皆夷吾與五子之能也管子人臣也不任已之不能而以盡五子之能况於人主乎人主知能不能之可以君民也則幽說惡險之言無不職矣百官有司之事畢力竭智矣五帝三皇之君民也下固不過畢力竭智也夫君人而知無恃其能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Centimeter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Inches 1 2 3 4 5 6 7 8 9 10

努力誠信則近之矣凡君也者處乎靜任德化以聽其要  
若此則形性彌盛而耳目愈精百官慎職而莫敢偷經人  
事其事以充其名實相保之謂知道

知度

治天下之要存乎除姦除姦之要存乎治官治官之要存  
乎治道治道之要存乎知性命故子華子曰厚而不博敬  
守一事正性是春琴瑟不周而務成一能盡能既成四夷  
乃平惟彼天符不周而周此神農之所以長而堯舜之所  
以章也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若此則愚拙者謂  
矣巧智者詔矣詔多則請者愈多矣請者愈多且無不請  
也主雖巧智未無不知也以未無不知慮無不請其道固

窮為人主而數窮於其下將何以君人乎窮而不知其窮  
其患又將反以自多是之謂重塞之主無存國矣故有道  
之主因而不為責而不詔去想去意靜虛以待不伐之言  
不奪之事督名審實官使自司以不知為道以奈何為實  
堯曰若何而為及日月之所燭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  
禹曰若何而治青丘化九陽奇怪之所際趙襄子之時以  
任登為中牟令上計言於襄子曰中牟有士曰詹齊已請  
見之襄子見而以為中大夫相國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  
耶為中大夫若此其見也非晉國之故襄子曰吾舉登也  
已耳而目之矣登所舉吾又耳而目之矣是耳目人終無  
已也遂不復問而以為中大夫襄子可為任人則賢者畢

力人主之患必在任人而不能用之用之而與不知者識之也絕江者託於船致遠者託於驥霸王者託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者之船驥也樵父兄與子弟非賤之也任庖人鈞者與仇人僕虜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猶大匠之爲宮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營功力而知人數矣故小臣呂尚聽而天下知殷周之王也管夷吾百里奚聽而天下知齊秦之霸豈特驥遠哉夫成王霸者固有人亡國者亦有人禁用平卒射用忍來宋用馱唐齊用蘇秦而天下甚亡非其人而欲有功譽之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舜禹猶若困而光俗主乎

慎勢

失之乎數求之乎信疑失之乎勢求之乎國危吞丹之魚陸處則不勝蟻蟻權釣則不能相使勢等則不能相并治亂齊則不能相正故小大輕重多少治亂不可不察此禍福之門也以大畜小吉以小畜大戒以重使輕從以輕使重凶自此觀之夫欲定一世安黔首之命功名著乎盤玉銘篆者乎壹鑑其勢不欺尊其實不欺多多實尊勢賢士制之以遇亂世王猶尚少天下之民窮矣苦矣民之窮苦彌甚王者之彌易凡王也者窮苦之救也水用舟陸用車塗用輜沙用鳩山用樛因其勢也因其勢者令行位尊者其教受威立者其毒止此畜人之道也王也者勢也王也



者勢無敵也勢有敵則王者廢矣有知小之愈於大少之賢於多者則知無敵矣知無敵則似類嫌疑之道遠矣故先王之法立天子不使諸侯疑焉立諸侯不使大夫疑焉立適子不使庶孽疑焉疑生爭爭生亂是故諸侯失位則天下亂大夫無等則朝廷亂妻妾不分則家室亂適孽無別則宗族亂慎子曰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為百人分也由未定也由未定竟且屈力而况衆人乎積兔在市行者不顧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難鄙不爭故治天下及國在乎定分而已矣

不二

聽羣衆人議以治國國危無日矣何以知其然也老聃言

系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轅貴者陽生貴已孫贖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有金鼓所以一耳必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所以一衆也勇者不得先懼者不得後所以一力也故一則治異則亂一則安異則危夫能齊萬不同愚智工拙皆盡力竭能如出手一宄者其唯聖人矣乎無術之智不教之能而恃強速貴皆不足以成也

執一

天地陰陽不章而成萬物不同目不失其明而見白黑之殊耳不失其聽而聞清濁之聲王者執一而為萬物正軍必有將所以一之也國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



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執一所以持之也一則治兩則亂  
今御驍馬者使四人操一策則不可以出於門間者不  
一也楚王問爲國於詹子詹子對曰何聞爲身不聞爲國  
詹子豈以國可無爲哉以爲國之本在於爲身身爲而家  
爲家爲而國爲國爲而天下爲故曰以身爲家以家爲國  
以國爲天下也此此四者異位同本故聖人之事廣之則  
極宇宙窮日月約之則無出乎身者也慈親不能傳於子  
忠臣不能入於君唯有其材者爲近之田駢以道術說齊  
齊王應之曰寡人所有者齊國也願聞齊國之政田駢對  
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得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得  
材願王之自取齊國之政也駢猶淺言之也博言之言獨

齊國之政哉變化應來而皆有章因性物任而莫不宜當  
彭祖以壽三代以昌五帝以昭神農以鴻吳起謂商文曰  
事君果有命矣夫商文曰何謂也吳起曰治四境之內成  
馴教變習俗使君臣有義父子有序子與我孰賢商文曰  
吾不若子曰今日置寶爲臣其主安重今日釋寶辭官其  
主安輕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曰士馬成列馬與  
人敵人在馬前梭桴一鼓使三軍之士樂死若生子與我  
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吳起曰三者子皆不吾若也位則  
在吾上命也夫事君商文曰善子問我我亦問于世變主  
少群臣相疑黔首不定屬之子乎屬之我乎吳起默然不  
對少選曰與子商文曰是吾所以加於子之上已矣起見

所以長而不見其所以短知其所以賢而不知其所以  
不肯故勝於西河而困於王錯傾造大難身不得死焉

精論

人主之言不可不慎高宗天子也即位諱閔三年不言卿  
大夫恐懼患之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正四方余惟恐言  
之不類也茲故不言古之天子其重言如此故言無違者  
成王與唐叔虞燕居接梧葉以爲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  
此封女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詰曰天子其封虞若成  
王曰余一人與虞戲也周公對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天  
子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叔虞于晉周公  
且可謂善說矣一稱而令成王益重言明愛弟之義有輔

王室之固荆莊王立三年不聽而好聽成公買入諫王曰  
不殺禁諫者今子諫何故對曰臣非敢諫也願與君王惡  
也王曰胡不設不殺矣對曰有鳥止于南方之阜三年不  
動不飛不鳴是何鳥也王射之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其  
三年不動將以定志意也其不飛將以長羽翼也其不鳴  
將以覽民則也是鳥雖無飛飛將冲天雖無鳴鳴將駭人  
賈出矣不殺知之矣明日朝所進者五人所退者十人群  
臣大說荆國之衆相賀也故詩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何  
其處也必有與也其莊王之謂邪成公買之讒也賢於太  
宰嚭之說也太宰誣之說聽乎夫差而吳國爲墟成公買  
之讒喻乎荆王而荆國以霸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與殺



言乎孔子不應白公曰若以石投水矣若孔子曰沒人能  
取之白公曰君以水投水矣若孔子曰滿澠之合者芴牙  
膏而知之白公曰然則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胡為不  
可惟知言之謂者為可耳白公弗得也知謂則不以言矣  
言者謂之屬也求魚者濞爭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  
言至為無為淡智者之所爭則水矣此白公之所以死於  
法室也

雜謂

言者以論意也言意相離凶也亂國之俗甚多流言而不  
顧其實務以相毀務以相譽毀譽成黨眾口熏天賢不自  
分以此治國賢主猶惑之也又况乎不肖者乎惑者之  
患不自以為惑故惑感之中有曉馬冥冥之中有昭馬亡  
國之主不自以為惑故與桀紂商厲皆也然有亡者國無  
二道矣鄭國多相讎以書者千產令無操書鄧析致之子  
產令無致書鄧析倚之令無窮則鄧析應之亦無窮矣是  
不可無辨也可不可無辨而以賞罰其罰愈疾其亂愈疾  
此為國之禁也故辨而不當理則僞知而不當理則詐詐  
僞之民先王之所誅也理也者是非之宗也消水甚大鄭  
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富人請贖之其人求金甚多  
以告鄧析鄧析曰安之人必莫之賣矣得死者患之以告  
鄧析鄧析又答之曰安之此必無所更買矣夫傷忠臣者  
有似於此也夫無功不得民則以其無功不得民傷之有



功得民則又以其有功得民傷之人主之無度者無以知此豈不悲哉比干萇弘以此死箕子尚容以此窮周公召公以此疑范蠡子胥以此流死生存亡安危從此生矣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民之獻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爲是以是爲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所欲勝因勝所欲罪因罪鄭國大亂民口譁評子產患之於是殺鄧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今世之人多欲治其國而莫之誅鄧析之類此所以欲治而愈亂也

不屈

匡章謂惠子於魏王之前曰蝗蝻震夫得而殺之奚故爲

其害殊也今公行多者數日乘步者數百人少者數十乘步者數十人此無耕而食者其害稼亦甚矣惠子曰惠子施也難以辭與公相應雖然請言其志惠子曰今之城者縣操大築乎城上或負畚而起乎城下或操表極以善瞻望若施者其操表擾者也使工女化而爲絲不能治絲使大匠化而爲木不能治木使聖人化而爲農夫不能治農夫施而治農夫之者也公何事比施於螻蟻乎白圭新與惠子相見也惠子說之以彈白圭無以應惠子出白圭告人曰人有新取婦者婦至宜安矜煙視媚行豎子操箕火而鉅新婦曰蕉火大鉅入於門門中有飲陷新婦曰塞之將傷人之足此非不便之家氏也怨而有犬甚者今惠子



之遇我尚新其說我有大甚者惠子聞之曰不然詩曰惟  
憐君子民之父母懼者大也憐者長也君子之德長且大  
者則爲民父母父母之教子也豈待久哉何事比我於新  
婦乎詩豈曰懼憐新婦哉諱汗因汗諱碎因碎是諱者與  
所非同也白圭曰惠子之遇我尚新其說我有大甚者惠  
子聞而諱之因自以爲爲之父母其非有甚於白圭亦有  
大甚者矣

雜俗

世之不足者理義也所有餘者妾苟也民之情貴所不  
足賤所有餘故布衣人臣之行紫白清廉中絕愈窮愈榮  
雖死天下愈高之所不足也然而以理義斷割神農黃帝

猶有可非微獨舜湯飛兔婁古之駿馬也材猶有短故  
以繩墨取木則宮室不成矣舜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  
農曰捨椽乎后之爲人也務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  
也於是乎夫負妻妻攜子以入於海去之終身不反舜又  
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俗於剛  
畝之中而游入於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  
我我羞之而自投於蒼領之淵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下  
隨辭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卞隨曰吾不知也湯又因務  
光而謀務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務光曰吾不知也湯  
曰伊尹何如務光曰彊力忍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  
尹謀夏伐桀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



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榮而讓，我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鉤我，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於賴水而死。湯又讓於務光曰：「智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位之？」請相。吾子務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非其義，不受其利。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死於桀，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沈於濠水，故如石戶之巖。此人無擇，下賤務尤者，其視天下若六合之外，人之所不能容，其視貴富也，苟可得已，則必不之賴。高節厲行，獨樂其意，而物莫之害，不漫於利，不牽於勢，而後居濁世，惟此四士者之節若夫。窮湯則有素履容緣，不得已而動，因時而爲，以愛利爲本。

以萬民爲義，譬之若釣者，魚有小大，餌有宜適，羽有動靜，齊魯相與戰，平阿之餘子亡戟得矛，却而去，不自快，謂路之人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路之人曰：「戟亦兵也，矛亦兵也，亡兵得兵，何爲不可以歸去？行心猶不自快，遇高唐之孤叔，無孫當其馬，前曰：『今者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叔無孫曰：『矛非戟也，戟非矛也，亡戟得矛，豈充嘗也？責也哉？』平阿之餘子曰：『暗還反戰，趨尚及之，遂戰而死。叔無孫曰：『吾聞之，君子濟人也。人於患必離，其難疾驅而從之，亦死而不反。』今此將衰，亦不比矣。』今此處人主之旁，亦必死矣。我矣，今死矣，而無大功，其任小故也。任小者不知大也。今馬知天下之無平阿，餘子與叔無孫也，故人主之欲得廉士。



者不可不務求也

用民

凡用民太上以義其次以賞罰其義則不足死賞罰則不足去就若是而能用其民者古今無有民無常用也無常用也唯得其道為可國虛之用兵也不過三萬吳起之用兵也不過五萬萬乘之國其為三萬五萬尚多今外之則不可以拒敵內之則不可以守國其民非不可用也不得所以用之也不得所以用之國雖大勢雖便卒雖衆何益古者多有天下而亡者矣其民不為用也用民之論不可不熟劔不徒斷車不自行或使之也大種黍而得麥種稷而得稷人不怪也用民亦有種不審其種而種民之用

惑莫大焉當禹之時天下萬國至於湯而三千餘國今無存者矣皆不能用其民也民之不用賞罰不充也湯武因夏商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管商亦因齊秦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民之用也有故得其故民無所不用用民有紀有綱壹引其紀萬目皆起壹引其綱萬目皆張為民紀綱者何也欲也惡也何欲何惡欲榮利惡辱害辱害所以為罰充也榮利所以為賞實也賞罰皆有充實則民無不用矣國虛試其民於五湖劍皆加於肩地流血幾不可止勾踐試其民於寢宮民爭入水火死者千餘矣適擊金而卻之賞罰有充也莫和不为勇者興懼者變勇者以工懼者以拙能與不能也風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神農審須之



民自縛其主而與文王湯武非徒能用其民也又能用非已之民能用非已之民國雖小卒雖少功名猶可立古者多由布衣定一世者矣皆能用非其有用非其有心不可容之本三代之道無二以信為管法也

適威

古之君民者仁義以治之愛利以安之忠信以導之務除其災思致其福故民之於上也君望之於塗也抑之以方則方抑之以圓則圓若五種之於地也必應其類而蕃息於百倍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身已終矣而後世化之如神其人事審也魏武侯之居中山也問於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驥戰而驥勝武侯曰驥戰而

驥勝國家之福也其獨以亡何故對曰驥戰則民罷驥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罷民然而國不亡者天下少矣驕則恣恣則極物罷則怨恚則極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此夫差之所以自致於干陸也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曰善以為造父不過也使之鈎百而少及馬顏闔入見莊公曰子遇東野稷乎對曰然臣遇之其馬必敗莊公曰將何敗少頃東野之馬敗而至莊公召顏闔而問之曰子何以知其敗也顏闔對曰夫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造父之御無以過馬鄉臣遇之猶求其馬臣是以知其敗也故亂國之使其民不論人之性不反人之情頌為教而過責也不識數為令而非不從巨為危而罪不



敢重爲任而罷不勝民進則欲其賞退則畏其罪知其能  
力之不足也則以爲繼矣以爲繼知則上又從而罪之是  
以罪召罪上下之相讐也由是起矣故禮煩則不莊素煩  
則無功令苛則不聽禁多則不行

爲欲

使民無欲上雖賢猶不能用夫無欲者其視爲天子也與  
爲與謀同其視有天下也與無立錫之地同其視爲彭祖  
也與爲 殤子同天子至貴也天下至富也彭祖至壽也  
誠無欲則是三者不足以勸與謀至賤也無立錫之地至  
貧也殤子至夭也誠無欲則是三者不足以禁會有一欲  
則此至大夏南至北戶西至三危東至扶木不敢亂矣化

白刃冒流矢趣水火不敢却也善爲上者能令人得欲無  
窮故人之可得用亦無窮也蠻夷及古殊俗異習之國其  
衣服冠帶官室居處舟車器械聲色滋味皆異其爲欲使  
一也三王不能革不能革而功成者順其天也桀紂不能  
雖不能離而國亡者逆其天也故古之聖王審順其天而  
以行欲則民無不令矣功無不立矣聖王執一四夷皆至  
者其此之謂也執一者至貴也至貴者無敵聖王託於無  
敵故民命敵焉群狗相與居皆靜無爭投以衣雞則相與  
爭矣或折其骨或絕其筋爭術存也爭術存因爭不爭之  
術存因不爭取爭之術而相與爭萬國無一凡治國令其  
民爭行義也亂國令其民爭爲不義也強國令其民爭樂

用也弱國令其民爭競不用也夫爭行義崇用與爭爲不義競不用此其爲禍福也天不能覆地不能載也

貴信

天行不信不能成歲地行不信草木不大春之德風風不信其華不盛華不盛則果實不生夏之德暑暑不信其土不肥土不肥則長遂不精秋之德雨雨不信其殺不堅穀不堅則五種不成冬之德寒寒不信其地不剛地不剛則凍閉不開天地之大四時之化而猶不能以不信成物又况乎人事君臣不信則百姓誹謗社稷不寧處官不信則少不畏長貴賤相輕實罰不信則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又不信則離散鬱怨不能相親百工不信則需械苦僇丹

漆染色不貞夫可與爲始可與爲終可與拿適可與平者其惟信乎信而又信重襲於身乃通於天以此治人則齊雨甘露降矣寒暑四時當矣齊桓公伐魯魯人不敢輕戰去魯國五十里而封之魯謂比閭內侯以聽桓公許之曹翹謂魯莊公曰君寧死而又死乎其寧生而又生乎莊公曰何謂也曹翹曰聽臣之言國必滅亡身必危辱是死而又死而又生也不聽臣之言國必滅亡身必危辱是死而又死也莊公曰請從於是明日將盟莊公與曹翹皆懷劍至於壇上莊公左搏桓公右抽劍以自承曰魯國去境數百里今去境五十里亦無生矣鈎其死也戮於君前管仲鮑叔進曹翹按劍當兩陞之間曰且二君將改國毋或進者莊



公曰封於汶則可不則請死管仲曰以地衛君非以君衛地君其許之乃遂封於汶南與之盟歸而欲勿予管仲曰不可人特劫君而不盟君不知不可謂智臨難而不能勿聽不可謂勇許之而不予不可謂信不智不勇不信有此三者不可以立功名予之雖亡地亦得信以四百里之地見信於天下君猶得也莊公仇也曹翹賊也信之於仇賊又况於非仇賊者乎夫九合之而台宣匡之而聽從此生矣管仲可謂能因物矣以辱為榮以窮為通雖夫子前可謂後得之矣物固不可全也

舉難

以全舉人固難物之情也人傷竟以不意之名穿以卑父

之號焉以貪位之意湯武以放弑之謀五伯以侵奪之事由此觀之物豈可全哉故君子責人則以人自責則以義責人以人則易足易足則得人自責以義則難為非難為非則行德故任天地而有餘不肯者則不然責人則以義自責則以人責人以義則難瞻難瞻則失親自責以人則易為易為則行苟故天下之大而不容也身取危國取亡焉此禁紂幽厲之行也尺之木必有節目寸之玉必有瑕璣先王知物之不可全也故擇務而責取一也季孫氏劫公家孔子欲諭衛則見外於是受養而便託魯國以管仲孔子曰籠食乎清而游乎清蟻食乎清而游乎濁魚食乎濁而游乎濁今丘上不及龍下不若魚丘其蟻和夫欲立

功者豈得中繩哉救濟者濡追逃者趨寧成欲于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為商旅將任車以至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夜開門辟任車燭火其盛從者其衆寧成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之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反至從者以請桓公賜之衣冠將見之寧成見說桓公以治境內明日復見說桓公以為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晏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而固賢者也用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人之小惡士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已凡聽必有以矣今聽而不復問合其所以也且人固難全權而

用其長者當舉也桓公得之矣

恃君

柱厲叔事晉欒公自以為為不知而去居於海上夏日則食菱茨冬日則食橡栗晉欒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為為不知故去今又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異別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為為不知故去今死而弗往死是果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醒後世人主之不知其臣者也所以激君人者之行而厲人主之節也行激節厲忠臣幸於得察忠臣察則君道固矣

長利

天下之士也者慮天下之長利而固處之以身若也利雖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倍於今而不便於後弗爲也安雖長久而以私其子孫弗行也自此觀之陳無字之可醜亦重矣陳無字者大夫桓其與伯成子高周公旦戎夷也形雖同取舍之殊豈不遠哉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赴下風而問曰堯理天下吾子立爲諸侯今至於我而辭之故何也伯成子高曰當堯之時未實而民勸未罰而民畏民不知怨不知說偷愉其如赤子今賞罰甚數而民爭利且不服德自此衰利自此作後世之亂自此始夫子盍行乎無慮吾農事協而擾運不顧夫爲諸侯名顯榮實伏業繼嗣皆得其澤伯成子高不待問而知之然而辭爲諸侯者以禁後世

之亂也辛寬見魯總公曰臣而今而後知吾先君周公之不若太公望封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於營丘之濱海阻山高險固之地也是故地日廣子孫彌隆吾先君周公封於魯無山林谿谷之險諸侯四面以達是故地日削子孫彌殺辛寬出南宮括入見公曰今者寬也非周公其辭若是也南宮括對曰寬少者弗識也君獨不聞成王之定成周之說乎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于成周惟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故曰善者得之不善者失之古之道也夫賢者豈欲其子孫之阻山林之險以長爲無道哉小人哉寬也今使燕爵爲鴻鵠鳳皇處則必不得矣其所求者死之間隙屋之翳蔚也與一舉則有千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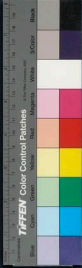


之志德不盛義不大則不至其郊愚庠之民其為賢者處亦猶此也回妄誹譽豈不悲哉

知分

達士者達乎死生之分達乎死生之分則利害存亡弗能惑矣故晏子與崔杼盟而不變其義延陵季子吳人預以為王而不肯操叔敖三為令尹而不喜三去令尹而不憂皆有所達也有所達則物弗能惑利有次非者得實劔于千蓬還反淩江至於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船次非謂舟人曰子嘗見兩蛟繞船能兩活者乎舟人曰未之見也次非攘臂袂衣投寶劔曰此江中之腐肉朽骨也棄劔於是赴江刺蛟殺之荆王聞之任之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哉不

以腐肉朽骨而兼劔者其次非之謂子禹南省方濟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仰視天而歎曰吾受命於天竭力以養人生性也死命也余何憂於龍焉龍從首低尾而逝則禹達乎死生之分利害之經也凡人物者陰陽之化也陰陽者造乎天而成者也天固有美疠廢伏有盛盈發息人亦有困窮屈隆有充實達遂此皆天之寄物理也而不得不然之數也古聖人不足以私傷神俞然而以待耳晏子與崔杼盟其辭曰不與崔氏而與公孫氏者受其不祥晏子悅而飲血仰而呼天曰不與公孫氏而與崔氏者受此不祥崔杼不說直兵造劔勾兵鉤頸謂晏子曰子變子言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則今是已



晏子曰崔子子獨不為夫詩乎詩曰莫莫葛藟延于條枚  
凱弟君子求福不回要且可以回而求福乎子惟之矣崔  
杼曰此賢者不可殺也罷兵而去晏子授綬而乘其僕將  
馳晏子撫其僕之子曰安之毋失節疾不必生徐不必死  
虎生於山而命懸於厨今嬰之命有所懸矣晏子可謂知  
命矣命也者不知所以然而然者也人事智巧以舉錯者  
不得與焉

召類

凡人之攻伐也非為利則固為名也名實不得國雖強大  
則無為攻矣兵所自來者久矣堯戰於丹水之浦以服南  
蠻舜却苗民更易其俗禹攻曹魏屈驚有危以行其教三

王以上固皆用兵也亂則用治則止治而攻之不祥莫大  
焉亂而弗討害民莫長焉此治亂之化也文武之所由起  
也文者愛之徵也武者惡之表也愛惡循義文武有常聖  
人之元也譬之若寒暑之序時至而事生之聖人不能為  
時而能以事適時事適於時者其功大士尹池為荆使於  
宋司城子罕鵬之南家之牆犢也於前而不直西家之  
潦徑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  
也為觀者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特為觀以食三世  
矣今徙之是宋國之求觀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  
國之愛吾不食也為是故吾弗徙也而家高吾宮潭潦之  
經吾宮也利故弗禁也士尹池歸荆荆王適與兵而攻宋



士尹池諫於荆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能  
得民仁者能用入荆國攻之其無功而為天下笑乎故釋  
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修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乎千  
重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宋在三大萬乘之間子罕  
之時無所相侵邊境四益相平公元公景公以終其身其  
唯仁且節與故仁節之為功大矣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默  
往賂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後及趙簡子曰何其久也史默  
曰謀利而得害猶弗察也今遽伯玉為相史默佐焉孔子  
為魯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易曰渙其羣元吉渙者賢也  
羣者衆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也趙  
簡子按兵而不動凡謀者疑也疑則從義斷事從義斷事

則謀不虧謀不虧則名實從之賢主之舉也豈必旌償將  
斃而乃知勝敗哉察其理而得失榮辱定矣故三代之所  
貴無若賢也

達營

凡人三百六十節九竅五藏六府肌膚欲其比也血脉欲  
其通也筋骨欲其固也心志欲其和也精氣欲其行也若  
此則病無所留而惡無由生矣病之留惡之生也精氣鬱  
也故水鬱則為汚穢鬱則為蠹草鬱則為蕪國亦有鬱生  
德不通民欲不達此國之鬱也國鬱處久則百惡並起而  
萬災叢至矣上下之相忍也由此出矣故聖王之貴豪士  
與忠臣也為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管仲薦桓公曰暮矣



桓公樂之而微燭管仲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君可以出矣桓公不說曰仲父年老矣寡人與仲父爲樂將幾也夜之管仲曰君過矣夫厚於味者薄於德沈於樂者反於憂莊而怠則失時老而解則無名臣乃今將爲君勉之若何其沈於酒也管仲可謂能立行矣凡行之難也於樂今樂而益飾行之壞也於貴今主欲留而不許仲志行理責樂弗爲變以事其主此桓公之所以霸也列精于高聽行平齊潘王善衣東布衣白纈冠賴推之假特會朝兩楹安堂下謂其侍者曰我何若侍者曰公妓且嬖列精于高因步而窺於井繁繁惡夫夫之狀也嗚然歎曰侍者爲吾聽行於齊王也夫何阿哉又况於所聽行乎萬乘之主人之

阿之亦甚矣而無所鏡其殘亡無日矣孰當可而鏡其唯士乎人皆知說鏡之明已也而惡士之明已也鏡之明已也功細士之明已也功大得其細失其大不知類耳趙簡子曰厥也愛我鐸也不愛我厥之諫我也必於無人之所釋之諫我也喜贊我於人中必使我醒尹鐸對曰厥也愛君之醒也而不愛君之過也鐸也愛君之過也而不愛君之醒也臣嘗聞相人於師數顏而土色者忍醒不贊君於人中恐君之不變也此簡子之賢也人主賢則人臣之言刻盡也簡子不賢鐸也卒不居趙地有况乎在簡子之繼

驕恣

趙簡子沈鷺微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鷺微致之吾嘗



好宮室臺榭矣而鸞徽為之五營好良馬善御矣而鸞徽來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鸞徽未嘗進一人也是長吾過而總善也故若簡子者能後以理督責於其臣矣以理督責於其臣則人主則可冀為善而不可與為非可與為直而不可與為枉此三代之盛教也

察賢

今有良醫於此治十人而起九人所以求之萬也故賢者之致功名也必乎良醫而君人者不知疾求豈不過哉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禮段干木國治身逸天下之賢主豈必苦形愁慮哉魏其妻而已矣雪霜雨露時則萬物育矣人民脩矣疾病妖厲夫矣故曰光之容若委衣裘以言小事也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平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平馬期問其故於宓子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宓子則君子矣逸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以治義矣任其數而已矣平馬期則不然弊生事精勞手足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期賢

今夫燭蟬者務在乎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樹何益明火不獨在乎火在於闇當今之時世闇甚矣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天下之士其踴之也若蟬之走明火也凡國不徒安名不徒顯必得賢士趙簡子晝居喟然太息



曰異哉吾欲伐衛十年矣而衛不伐侍者曰以虢之大而伐衛之細君若不欲則可也君若欲之請令伐之簡子曰不如而言也衛有士十人於君所吾乃且伐之十人者其言不義也而伐我之是我為不義也故簡子之時衛以十人按虢之兵殺簡子之身衛可謂知用人矣邊十士而國家得安簡子可謂好從諫矣聽十士而無侵小奪弱之名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間而軼之其僕曰君胡為軼曰此非段干木之間歟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軼且吾聞段干木未嘗肯以已易寡人也吾安敢驕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其僕曰然則君何不相之於是君請相之段干木不肯受則君乃致祿百

萬而時俸館之於是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隱居無幾何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乃按兵輟不敢攻之魏文侯可謂善用兵矣嘗問君子之用兵莫見其形其功已成其此之謂也野之用兵也鼓聲則似雷號呼則動地塵氣充天流矢如雨扶傷輿死後腸潰血無罪之民其死者量滿也於澤矣而國之存亡主之死生猶不可知也其離仁義亦遠矣

審為

身者所為也天下者所以為也審所以為而輕重得矣今



有人於此斷首以易冠殺身以易衣世必感之是何也冠所以飾首也衣所以飾身也殺所飾要所以飾則不知所為矣世之走利有似於此危身傷生刈頸斷頭以徇利則亦不知所為也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以皮帛而不受事以珠玉而不肯狄人之所求者地也太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處而殺其子吾不忍為也皆勉處矣為吾臣與狄人臣異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以養官所養杖策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太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祿則必重失之生之所自來者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感哉韓理相與爭侵地于

華子見昭釐侯昭釐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必有天下君將攫之乎亡其不與昭釐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又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遠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之誠近也不得也昭釐侯曰善教寡人者寡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知輕重故論不過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闕之下柰何詹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猶不能自勝也詹子曰不能自勝則縱之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縱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





壽類矣

愛類

仁於他物不仁於人不得為仁不仁於他物獨仁於人猶若為仁仁也者仁乎其類者也故仁人之於民也可以使之無不行也神農之教曰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親耕要親績所以見致民利也賢人之不遠海內之路而時往來乎王公之朝非以要利也以民為務故也人主有能以民為務者則天下歸之矣王也者非必堅甲利兵選卒練士也非必隳人之城郭殺人之士民也上世之王者矣矣而事皆不同其當世之急憂民之利除民之害同公

輪般為高登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袞案襄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郟見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聞大王將攻宋信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必得宋乃攻之乎亡其不得宋且不義猶攻之乎王曰必不得宋且有不法義則易為攻之墨子曰甚善臣以宋必不可得王曰公輸般殺天下之巧工也已為攻宋之械矣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試攻之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之墨子九却之不能入故剌轅不攻宋墨子能以術禦荆免宋之難者此之謂也聖王通士不出於利民者無有昔上古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河出孟門大溢逆流無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盡皆滅之名曰鴻水禹於是



既河決江爲彭蠡之障乾東土所活者千八百國此禹之功也勃勞爲民無苦乎禹者矣匡章謂惠子曰公之學去尊今又王齊王何其到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欲必擊其愛子之頭石可以代之匡章曰公取之代乎其不與曰施取代之子頭所重也石所輕也擊其所輕以免其所重豈不可哉匡章曰齊王之所以用兵而不休攻擊人而不止者其故何也惠子曰大者可以王其大可以霸也今可以王齊王而壽黔首之命免民之死是以石代愛子頭也何爲不爲民寒則欲火暑則欲水燥則欲濕濕則欲燥寒暑燥濕相反其於利民一也利民豈一道哉當其時而已矣

貴卒

力貴矣智貴卒得之同則趨爲上勝之同則溷也溷爲下所爲貴驥者爲其一日千里也旬日取之與駑駘同所爲貴鐵矢者爲其應聲而至終日而至則與無至同具起謂荆王曰荆所有餘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王以所不足益所有餘臣不得而爲也於是令貴人往賈廣虛之地皆甚苦之荆王死貴人皆來尸在堂上貴人相與射具起具起號呼曰吾示子吾用兵也拔矢而走伏尸挿矢而疾言曰羣臣亂王具起死矣且荆國之法屢兵於王尸者盡皆重罪逮三族具起之智可謂捷矣齊襄公即位憎公孫無知收其祿無知不說殺襄公公子糾走魯公孫小白奔魯既而國殺無知未有君公子糾與公孫小白皆歸俱至



爭先入公家管仲杆子射公子小白中鉤鮑叔御公子小白  
管仲以為小白死告公子糾曰安之公子小白已死  
矣鮑叔因疾驅先入故公子小白得以為君鮑叔之智應  
射而令公子小白僵也其智若鐵矢也周武君使人刺伶  
懼於東周伶懼令其子迷哭曰以誰刺我父也刺者聞  
以為死也周以為不信因厚罪之趙氏攻中山中山之人  
多力者曰吾丘鷄衣俄甲操鐵杖以戰而所擊無不碎所  
衝無不陷以車投車以人投人也幾至將所而後死

疑似

使人夫達惑者必物之相似也王人之所患患石之似玉  
者相劍者之所患患劍之似異于者賢主之所患患人之

博聞辯言而似通者亡國之主似智亡國之臣似忠相似  
之物此愚者之所大惑而聖人之所加慮也故墨子見岐  
道而哭之梁北有黎丘部有奇鬼焉善效人之子姪昆弟  
之狀邑大人有之市而醉歸者黎丘之鬼效其子之狀扶  
而道苦之丈人歸酒醒而謂其子曰吾為汝父也豈謂不  
意哉我醉汝道苦我何故其子泣而觸地曰孽矣無此事  
也昔也往責於東邑人可問也其父信之曰諱是必夫奇  
鬼也我固嘗聞之矣明日端復飲於市欲遇而刺殺之明  
旦之市而醉其真子恐其父之不能及也遂適運之丈人  
望其真子投劍而刺之丈人智惑於似其子者而殺於真  
子夫惑於似士者而失於真士此黎丘丈人之智也疑似



之不可不容容之必於其人也舜為御堯為左禹為右入於澤而問牧童入於水而問漁師奚故也其知之審也夫

壹行

強大未必王也而王必強大王者之所藉以成也何藉其威與其利非強大則其威不威其利不利其威不威則不足以禁也其利不利則不足以勸也故賢主必使其威利無敵故以禁則必止以勸則必為威利敵而憂吾民行可知者王威利無敵而以行不知者亡小弱而不可知則強大疑之矣今行者見大樹必解衣懸冠倚劍而寢其下大樹非人之情親知交也而安之若此者信也陵土巨木人以為期易知故也又况於士乎士義可知故也則期為必矣又况疆大之國疆大之國誠可知則其王不難矣人之所乘船者為其能浮而不能沈也世之所以賢君子者為其能行義而不能行邪辟也

真諫

凡國之存也主之安也必有以也不知所以雖存必亡雖安必危所以不可不論也齊桓公管仲鮑叔寧戚相與飲酒酣桓公謂鮑叔曰何不起為壽鮑叔奉杯而進曰使公毋忘出奔在於首也使管仲毋忘東縛而在於魯也使寧戚毋忘其飯牛而居於車下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大夫能皆毋忘夫子之言則齊國之社稷幸於不殆矣當此



時也桓公可與言極言矣可與言極言故可與爲霸

贊任

賢者善人以人中人以事不肯者以財得十良馬不若得一伯樂得十良劍不若得一歐冶得地千里不若得一聖人舜得皋陶而舜授之湯得伊尹而有夏民文王得呂望而服殷商夫德聖人豈有里數哉管子束縛在魯桓公欲相鮑叔鮑叔曰吾君欲霸王則管夷吾在彼臣弗若也桓公曰夷吾寡人之賊也射我者也不可鮑叔曰夷吾爲其君射人者也君若得而臣之則彼亦將爲君射人桓公不聽強相鮑叔固辭諫而相桓公果聽之於是乎使人告魯曰管夷吾寡人之讎也願得之而親加手焉魯許諾乃使吏輻其奉膠其目盛之以鳴夷置之車中至齊境桓公使人以朝車之迎被以熾火爨以犧殺馬生與之如國命有司除廟筵几而薦之曰自孤之聞夷吾之言也日益明耳益聰孤弗敢專政以告于先君因顧而命管子曰夷吾佐子管仲還走再拜稽首受令而出管子治齊國舉事有功桓公必先賞鮑叔曰使齊國得管子者鮑叔也桓公可謂知行賞矣凡行賞欲其本也本則過無由生矣

自知

欲知平直則必準繩欲知方圓則必規矩人主欲自知則必直士故天子立輔弼設師保所以衆過也夫人故不能自知人主猶其存亡安危勿求於外務在自知堯有欲諫



之鼓奔有誹謗之木湯有司過之士武王有戒慎之輅猶  
恐不能自知今賢非光穿湯武也而有掩蔽之道奚繇自  
知哉荆成齊莊不自知而殺吳王智伯不自知而亡宋中  
山不自知而滅晉惠公趙括不自知而虜鑽茶靡涓太子  
申不自知而死敗莫大於不自知范氏之亡也百姓有得  
鐘者欲負而走則鐘大不可負以推毀之鐘况然有音恐  
人聞之而奪已也遽掩其耳惡人聞之可也惡已自聞之  
悖矣為人主而惡聞其過非猶此也惡人聞其過尚猶可  
魏文侯燕飲皆令諸大夫論已或言君之智也至於任座  
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得中山不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  
是以知君之不肖也文侯不說知見於顏色任座趨而

出次及翟黃翟黃曰君賢君也臣聞其主賢者其臣之言  
直今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君之賢也文侯喜曰可及歎  
翟黃對曰奚為不可臣聞忠臣畢其忠而不致遠其死座  
殆尚在於門翟黃往視之任座在於門以君令召之任座  
入文侯下階而迎之終座以為上客文侯微翟黃則幾失  
忠臣矣上順乎主心以顯賢者其唯翟黃乎

常賞

民無道知天民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知天四時寒  
暑日月星辰之行當則諸生有血氣之類皆為得其處而  
安其產人臣亦無道知主人臣以賞罰爵祿之所加知主  
主之賞罰爵祿之所加者宜則親疏遠近賢不肖皆盡其



方面以爲用矣晉文公反國賞從亡者而陶孤不與左右曰君及國家魯祿三出而陶孤不與敢問其說文公曰輔我以義導我以禮者吾以爲上賞教我以善強我以賢者吾以爲次賞播吾所欲數舉吾過者吾以爲末賞三者所以賞有功之臣也若齊唐國之勞徒則陶孤將爲首矣周內史與圃之曰晉公其霸乎昔者聖王先德而後力晉公其當之矣

博志

先王有大務去其害之者故所欲以必得所惡以必除此功名之所以立也俗主則不然有大務而不能去其害之者此所以無能成也夫去害務與不能去害務此賢不肖

之所以分也使瘡疾走馬弗及至已而得者其時顧也則一日千里車輕也以重載則不能數里任重也賢者之舉事也不聞無功然而名不大立利不及世者愚不肖爲之任也冬與夏不能兩刑草與棘不能兩成新穀熟而陳穀腐凡有角者無上齒果實繁者木必痺用智福者無遂功天之數也故天子不處全不處極不處盈全則必缺極則必及盈則不虧先王知物之不可兩大故擇務當而處之孔墨寧越皆布衣之士也慮於天下以爲無若先生之術者故日夜學之有便於學者無不爲也有不便於學者無肯爲也蓋聞孔丘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覲見文王周公巨而問焉用志如此其精也何事而不達何爲而不成故



曰精而熟之鬼將告之其鬼告之也精而熟之也今有寶  
鈞良馬於此玩之不厭視之無倦實行良道一而弗復欲  
身之安也名之章也不亦難乎寧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  
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  
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寧越曰請以十歲人將休吾將不  
敢休人將以吾將不敢臥十五歲而周成公師之矢之速  
也而不過二里止也汝之遲也而百舍不止也今以寧越  
之材而久不止其為諸侯師豈不宜哉養由基尹儒皆文  
藝之人也荆廷嘗有神白後荆之善射者莫之能中荆王  
滿養由基射之養由基矯弓操矢而往木之射而括中之  
矣發之則後應矢而下則養由基有先中中之者矣尹儒  
學御三年而不得馬苦痛之夜夢受秋駕於其師明日往  
朝其師望而謂之曰吾非愛道也恐子之未可與也今日  
將教子以秋駕也尹儒反走北面再拜曰今昔臣受之  
先為其師言所夢所夢固秋駕已上二士者可謂能學矣  
可謂無害之矣此其所以觀後世已

貴當

名號大顯不可驟求必緣其道治物者不於物於人治人  
者不於事於君治君者不於君於天子治天子者不於天  
子於欲治欲者不於欲於性性者萬物之本也不可長不  
可短因其固然而然之此天地之數也窺赤肉而鳥鵲聚  
狸鼠堂而泉鼠散衰經陳而民知喪竿瑟陳而民知樂湯





武備其行而天下從禁紂慢其行而天下畔豈待其言哉  
君子審在已者而已矣刑有善相入者所言無遺策聞於  
國莊王見而問焉對曰臣非能相入也能觀人之友也觀布  
衣也其友皆孝弟純謹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  
榮矣所謂吉人也觀事君者也其友皆誠信有行好善如  
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也觀人主也其朝  
臣多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交爭諫諍如此者國日安主  
日尊天下日服此所謂吉主也臣非能相入也能觀人之  
友也莊王善之於是疾收士日夜不懈遂霸天下故賢主  
之時見文藝之人也非特具之而已也所以就大務也夫  
事無大小固相與通田獵馳騁弋射走狗賢者非不為也

為之而智日得鳥不肖主為之而智日惑馬志曰鬻惑之  
事不亡奚待君有好獵者曠日持久而不得獸入則愧其  
家室出則愧其知友州里惟其所以不得之故則狗惡也  
欲得良狗則家貧無以於是還疾耕疾耕則家富富則  
有以求良狗狗良則數得獸矣田獵之獲常過人矣非獨  
獵也百事也盡然霸王有不先耕而成霸王者古今無有  
此賢者不肖之所以殊也賢不肖之所欲與人同竟禁幽  
厲皆然所以為之異故賢主察之以為不可弗為以為可  
故為之為之必歸其道物莫之能害此功之所以相萬也

似順

人主之聰者與士之學者不可不博尹鐸為晉陽令有請



於趙簡子簡子曰往而夷夫壘我將往往而見壘是中行  
寅與范吉射也鐸往而增之簡子上之晉陽望見壘而怒  
曰諱鐸也欺我於是乃舍於郊將使人誅鐸也孫明進諫  
曰以臣私之鐸可賞也鐸之言固曰見壘則淫侈見憂則  
諍治此人之道也今君見壘念憂患而况鞏臣與民乎夫  
便國而利於主雖兼於罪鐸為之夫順令以取容者衆能  
之而况鐸歟君其圖之簡子曰微子之言寡人幾迫於是  
乃以免難之賞賞尹鐸人主太上喜怒必循理其次不循  
理必數更雖未至大賢猶足以蓋濁世矣簡子當此世主  
之患耻不知而矜自用好復過而惡聽諫以至於危耻無  
大乎危者矣

別類

夫葦有莘有藟獨食之則殺人合而食之則益壽萬董不  
殺沫淖水合兩淖則為蹇溼之則為乾金奈錫奈合兩奈  
則為剛燔之則為淖或溼而乾或焰而淖類固不必可推  
知也小方大方之類也小馬大馬之類也小智非大智之  
類也魯人有公孫綽者告人曰我能起死人人問其故對  
曰我國能治偏枯今吾倍所以為偏枯之藥則可以起死  
人矣物固有可以為小不可以為大可以為半不可以為  
全者也相劔者曰白所以為堅也黃所以為刃也黃白雜  
則堅且刃良劔也難者曰白所以為不物也黃所以為不  
堅也黃白雜則不堅且不物也又奈則鑿堅則折劔折且



錢馬得爲利劔劔之情未華而或以爲良或以爲惡說使  
之也故有以聰明聽說則妄說者止無以聰明聽說則堯  
桀無別矣此忠臣之所患也賢者之所以廢也義小爲之  
則小有福大爲之則大有福於禍則不然小有之不若其  
亡也射招者欲其中小也射獸者欲其中大也物固不必  
安可推也

有度

能治天下者固必通乎性命之情者當無私矣夏不衣裘  
非愛裘也煖有餘也冬不用絮非愛絮也清有餘也聖人  
之不爲私也非愛貴也節乎已也節已雖食汗之心猶若  
止又况乎聖人許由非攬也有所乎通也有所通則貪行  
之利外矣孔墨之弟子徒屬充滿天下皆以仁義之術  
導於天下然而無所行教者術猶不能行又况乎所教乎  
是何也仁義之術外也夫以外勝內匹夫徒安不能行又  
况乎人主唯通乎性命之情而仁義之術自行矣先王不  
能盡知執一而萬物治使人不能執一者物感之也故曰  
適意之梓解心之繆去德之累通道之塞貴當顯嚴名利  
六者持意者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繆心者也惡欲喜怒  
哀樂六者累德者也智能去就取舍六者塞道者也此四  
六者不蕩乎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清明清明則虛虛則  
無爲而無不爲也

分職



先王用非其有如已有之通乎君道者也夫君也者處虛  
素履而無智故能使衆智也智反無能故能使衆能也能  
執無爲故能使衆爲也無智無能無爲此君之所執也人  
主之所惑者則不然以其智德智以其能強能以其爲強  
爲此處人臣之職也處人臣之職而欲無差寒雖舜不能  
爲武王之佐五人武王之於五人者之事無能也然而世  
皆曰取天下者武王也故武王取非其有如已有之通乎  
君道也通乎君道則能令智者謀矣能令勇者怒矣能令  
辭者語矣夫馬者伯樂相之造父御之賢主乘之行日千  
里無御相之勞而有其功則知所乘矣今召客者酒酣歌  
舞鼓瑟吹竽明日不拜樂已者而拜主人主人使之也先

王之立功名有似於此使衆能與衆賢功名大立於世不  
予佐之者而予其主使之也譬之若爲宮室必任巧匠矣  
故曰匠不巧則宮室不善夫國重物也其不善也豈特宮  
室哉巧匠爲宮室爲圓必以規爲方必以矩爲平直必以  
準繩功已就不知規矩繩墨而賞匠巧匠之宮室已成不  
知巧匠而皆曰善此某君某王之宮室也此不可不察也  
人主之不通主道者則不然自爲人則不能任賢者則惡  
之與不肖者議之此功名之所以傷國家之所以危叢棘  
之有狐裘之有也食棘之糞衣狐之皮先王固用非其有  
而已有之湯武一日而盡有夏商之民盡有夏商之地盡  
有夏商之財以其民安而天下莫敢之危以其地封而天



下莫敢不說以其財賞而天下皆競無費乎如與岐周而  
天下稱大仁稱大義通乎用非其有白公勝得荆國不能  
以其府庫分人七日石乞曰患至矣不能分人則焚之毋  
令人以害我白公又不能九日葉公入乃發太府之貨子  
爨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攻之十有九日而白公死國非  
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矣不能為人又不能自為可  
謂至愚矣譬白公之膏若棠之愛其子也衛靈公天寒絮  
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  
狐裘坐熊席服隅有龜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  
紐君則不寒矣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以諫曰君  
豈也不知天之寒也而春也知之以春之知之也而令

之福將歸於春也而怨將歸於君公曰不然夫春也魯國  
之匹夫也而我舉之夫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  
曰春也有善於寡人有也春之善非寡人之善歟靈公之  
論宛春可謂知君道矣君者固無任而以職受任工拙下  
也賞罰法也君奚事哉若是則受賞者無德而抵誅者無  
怨矣人自反而已此治之至也

虞方

凡為治必先定分君臣父子夫婦君臣父子夫婦六者當  
位則下不踰節而上不苛為矣少不僻而長不簡慢矣  
金木異任水火殊事陰陽不同其為民利一也故異所以  
安同也同所以危異也同異之分貴賤之別長少之義此



先王之所極而治亂之紀也今夫射者儀毫而失牆也  
望毫毛之微而不覺者儀髮而易說言審本也本不審則牆之大故能中也  
雖走彘不能以治故凡亂也者必始乎近而後及遠必始乎本而後及末治亦然故百里奚處乎虞而虞亡處乎秦而秦霸同整處乎商而商滅處乎周而周王百里奚之處乎虞智非愚也向擊之處乎商非惡也無其本也其處於秦也智非加益也其處於周也典非加善也有其本也其本也者定分之謂也

慎小

賢主謹小物以論好惡巨防容蠅而潞邑殺人突洩一燧而樊宮燒積將失一令而軍破身死主過一言而國殘名

辱為後世笑衛獻公戒孫林父齊殖食鴻集于圃虞人以告公如圃射鴻二子侍君日晏公不來至來不釋皮冠而見二子二子不說遂獻公立公子黜衛莊公立欲逐石圃登臺以望見戎州而問之曰是何為者也侍者曰戎州也莊公曰我姬姓也戎人安敢居國使奪之宅殘其州晉人適攻衛戎州人因與石圃殺莊公立公子起此小物不審也人之情不覺於山而震於垤齊桓公即位三年三言而天下稱賢羣臣皆說去肉食之獸去食粟之鳥去絲置之網吳起治面河欲諭其信於民夜日置表於南門之外令於邑中曰明日有人債南門之外表者仕長大夫明日日晏矣莫有債表者民相謂曰此必不信有一人曰試往債



表不得實而已何傷往借表來謁吳起吳起自見而出仕  
之長大夫夜日又復立表又令於邑中如前邑人守門爭  
表表加植不得所實自是之後民信吳起之賞罰賞罰信  
乎民何事而不成豈獨兵乎

士容

不偏不黨柔而堅虛而實其狀服然不佞若夫其一微小  
物而志屬於大似無勇而未可恐狼狽固橫故而不可辱  
害臨患涉難而處義不越南面稱寡而不以倭大今日君  
民而欲服海外節物甚高而細利弗顧耳目遺俗而可與  
定世富貴弗就而貧賤費竭德行尊理而差用巧術寬裕  
不營而中心甚厲難動以物而必不妄折此國士之容也

察猶齊有善相狗者其鄰假以買取鼠之狗其年乃得之  
曰是良狗也其鄰畜之數年而不取鼠以告相者相者曰  
此良狗也其志在於獐麋豕鹿不在鼠欲其取鼠也則桎  
之其桎極其後足狗乃取鼠夫驥騁之氣鴻鵠之志有論  
乎人心者誠也人亦然誠有之則神應乎人矣言豈足以  
論之哉此謂不言之言也客有見田駢者被服中法進退  
中度趨翔閑雅辭令遜敏田駢聽之畢而辭之客出田駢  
送之以目弟子謂田駢曰客士歟田駢曰殆乎非士也今  
者客所介飲上所速施也上所介飲客所速施也客殆乎  
非士也故火燭一隅則室備無光骨節蜚成空窳哭歷身  
必不長衆無謀方乞謹視見多故不良志必不公不能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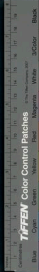
功好得惡予國雖大不為王禍災日至故君子之容絕乎  
其若鐘山之玉枯乎其若陵上之木淳淳乎慎謹畏化而  
不肯自足乾乾乎取舍不從而心甚素樸

務大

嘗試觀於上志三王之世其名無不榮者其實無不安者  
功大故也俗主之佐其欲名實也與三王之佐同其名無  
不辱者其實無不危者無功故也皆患其身不貴於其國  
也而不患其主之不貴於天下也此所以欲榮而逾辱也  
欲安而逾危也孔子曰鶯爵爭善處於一室之下墜子相  
哺也區區焉相樂也自以為安矣竈突決上棟焚鶯爵類  
已不覺是何也不知禍之將及之也不亦愚乎為人臣而  
免於鶯爵之智者寡矣夫為人臣者進其爵祿富貴父子  
兄弟相與比周於一國區區焉相樂也而以危其社稷其  
為竈突近矣而終不知也其與鶯爵之智不異故曰天下  
大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盡亂無有安身  
此之謂也

上農

古先聖王之所以導其民者先務於農民農非徒為地利  
也貴其志也民農則樸樸則易易則遠境安主位尊民  
農則重重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專一民農則其  
產復其產復則重徙重則死其處而無二慮民舍本而事  
末則不令善也不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民舍本而事





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遷徙輕遷徙則國家有患皆有遠志無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后稷曰所以務耕織者以為本教也是故天子親率諸侯耕帝籍田大夫士皆有功業是故當時之務農不見于國以教民尊地產也后妃率九嬪蠶於郊桑於公田是以春秋冬夏皆有麻桑絲繭之功以力婦教也是故丈夫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男女質功以長生此聖人之制也故敬時愛日非老不休非疾不息非死不舍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損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此大任地之道也故當時之務不與土功不作師徒庶人不冠弁屨

妻嫁女享祀不酒醴聚泉農不上園不敢私藉於庸為苦於時也然後割野禁菑非同姓農不出御妻也女不外嫁以安農也野有五禁地未辟易不操麻不出糞商年未長不敢為園圃量力不足不敢墾地而耕農不敢行賈不敢為異事為害於時也然後制四時之禁山不敢伐材下木澤人不敢仄僂纒網罟罾不敢出於門罟罾不敢入於淵澤非丹虞不敢綠名為害其時也若民不力田墾乃家畜國家難治三疑乃極是謂背本及則失毀其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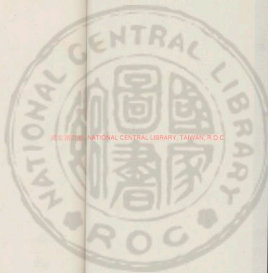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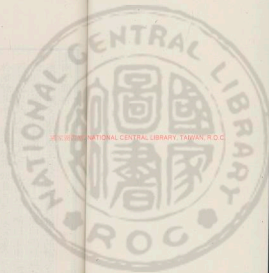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2476112 v.33



淮南子題辭

漢劉安撰安淮南厲王長子也襲封招致諸儒方士講  
論道德總述仁義著內書二十一篇號曰鴻烈鴻大也  
烈明也以爲大明道之言也高氏子略曰淮南之奇出  
於離騷淮南之放得於莊列淮南之議論錯於不常之  
流其精好者又如王杯繁露之書是又非獨出於淮南  
所謂蘇飛李尚左具田由雷被毛被伍被大山小山諸  
人各以才智辨謀出奇馳馮以故其書駁然不一然文  
字殊多新特以爲字中皆挾風霜士之厭當玩俗者往  
往愛其書况其推測物理探索陰陽大有卓然者惟楊  
雄氏曰淮南說之用不知太史公之用太史公之用聖

CENTRAL LIBRARY

國立中央圖書館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人解有取焉淮南鮮取焉耳悲夫

淮南子題辭畢

百家類纂卷之三十一

雜家類 淮南子上

原道訓

大道者覆天截地廓四方析八極高不可際深不可測包  
裹天地稟授無形源流泉淖冲而徐盈混混汨汨濁而徐  
清故植之而塞于天地橫之而彌于四海施之無窮而無  
所朝夕舒之曠於六合卷之不盈於一握約而能張幽而  
能明舒而能強柔而能剛橫四維而含陰陽絃宇宙而章  
五光其淖而潑其纖而微山以之高澗以之深獸以之走  
鳥以之飛日月以之明星歷以之行麟以之游鳳以之翔  
奉古三皇得道之柄立於中央神與化游以撫四方是故



能天運地滯輪轉而無廢水流而不止與萬物終始風興  
雲蒸事無不應雷聲雨降並應無窮鬼出電入龍興鸞集  
鈞旋轂轉周而復匝已離已琢選反於樸無爲爲之而合  
于道無爲言之而通于德恬愉無矜而得于和有萬不同  
而便於性神託於秋心之木而大與宇宙之總其德優天  
地而和陰陽筆四時而調五行照姬履有萬物群生潤於  
草木浸於金石禽獸碩大毫毛潤澤羽異奮也角脰生也  
獸胎不續鳥卵不綴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童子  
不孤婦人不媼虹規不出賊星不行舍德之所致也夫太  
上之道生萬物而不有成化像而弗宰鼓行喙息環飛燦  
動待而後生莫之知德待而後死莫之能德得以利者不

能善用而敗者不能非叔聚蓄積而不加富布施稟授而  
不益貧旋縣而不可究纖微而不可勸累之而不高墮之  
而不下益之而不衆損之而不寡斷之而不薄殺之而不  
殘鑿之而不深墳之而不淺忽兮恍兮不可爲象兮恍兮  
忽兮用不屈兮幽兮冥兮應無形兮遂兮洞兮不慮動兮  
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俯仰兮昔者馮夷大丙之御也乘  
雲車入雲霓游微霧驚悅歷遠彌高以極往經霜雪而  
無迹照日光而無景扶搖捲抱羊角而上經紀山川蹈騰  
亂脊排闥闔輪天門末世之御雖有輕車良馬勁策利鑿  
不能與之爭先是故大夫恬然無思澹然無慮以天爲  
蓋以地爲輿四時爲馬陰陽爲御乘雲凌霄與造化者俱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ColorChecker by Munsell Color Services Lab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縱志舒節以馳大區可以步而步可以驟而驟令兩師灑  
道使風伯掃塵電以為鞭策雷以為車輪上游於霄霓之  
野下出於無垠之門劉覽徧照復守以全經營四隅還反  
於樞故以天為蓋則無不覆也以地為輿則無不載也四  
時為馬則無不使也陰陽為御則無不備也是故疾而不  
挫遠而不勞四支不動聰明不損而知八紘九野之形埒  
者何也執道要之柄而游於無窮之地是故天下之事不  
可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萬物之變不可究也秉其要歸  
之趣夫鏡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方圓曲直不能逃  
也是故響不肆應而景不一談叫呼彷彿默然自得人生  
而靜天之性也感而後動性之害也物至而神應知之動

也知與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知誘於外不能反  
已而天理滅矣故達於道者不以人易天外與物化而內  
不失其情至無而供其求時聘而要其宿小大喻短各有  
其具萬物之至騰踴淆亂而不失其數是以慶上而民弗  
重居前而衆弗害天下歸之好和畏之以其無爭於萬物  
也故莫與之爭夫臨江而釣曠日而不能盈羅雖有鈞箴  
芒距微綸芳餌加以以詹何娟蝶之數猶不能與網罟爭  
得也射者打鳥競之弓彎基衛之箭重之以羿逢蒙子之  
巧以嬰飛鳥猶不能與羅者競多何則以所持之小也張  
天下以為之籠因江海以為之罟又何亡魚失鳥之有乎  
故矢不若織織不若無形之像夫釋大道而任小數無以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3/Color Black White Red Magenta Yellow Cyan Blue

異於使蠨捕鼠螭蟻捕蚤不足以禁奸塞和亂乃淪茲昔者夏蘇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焉知天下之叛也乃壞城平地散財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賓伏囚夷納職合諸侯於塗山執王帛者萬國故機械之心藏於胸中則純白不粹神德不全在身者不知何遠之所能懷是故革堅則兵利城成則衝生若以湯沃沸亂乃逾甚是故觀啗狗策蹠馬而欲教之難伊尹造父弗能化欲害之心亡於中則餓虎可尾何況狗馬之類乎故體道者遠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夫峭法刻誅者非霸王之業也兼兼繁用者非致遠之術也離朱之明察箴末於百步之外而不能見淵中之魚師曠之聰合八風之調而不能聽十里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也修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也是故禹之決瀆也因木以為師神農之播穀也因苗以為教夫萍樹根於木木樹根於土鳥排虛而飛獸蟻實而走蛟龍水居虎豹山處天地之性也兩木相摩而然金火相守而流隨者常轉藏者主浮自然之勢也是故春風至則甘雨降生育萬物羽者姬伏毛者孕育草木榮華鳥獸卵胎莫見其為者而功既成夫秋風下霜到生挫傷鷹鳴搏鷺昆蟲蟄藏草木注根魚龍湊淵莫見其為者滅而無形木處椽棗水居窟穴禽獸有芘人民有室陸處宜牛馬舟行宜多水匈奴出穢乘於越生葛紵各生所急以備燥濕各因所處以御寒暑

里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也修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也是故禹之決瀆也因木以為師神農之播穀也因苗以為教夫萍樹根於木木樹根於土鳥排虛而飛獸蟻實而走蛟龍水居虎豹山處天地之性也兩木相摩而然金火相守而流隨者常轉藏者主浮自然之勢也是故春風至則甘雨降生育萬物羽者姬伏毛者孕育草木榮華鳥獸卵胎莫見其為者而功既成夫秋風下霜到生挫傷鷹鳴搏鷺昆蟲蟄藏草木注根魚龍湊淵莫見其為者滅而無形木處椽棗水居窟穴禽獸有芘人民有室陸處宜牛馬舟行宜多水匈奴出穢乘於越生葛紵各生所急以備燥濕各因所處以御寒暑



並得其宜物便其所由此觀之萬物固以自然聖人又何  
事焉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衆於是民人被髮文身以  
像鱗蟲短絛不綉以便涉游短袂褰卷以便刺舟因之也  
風門之北狄不穀食賤長貴壯俗尚氣力人不弛弓馬不  
解物便之也故禹之裸國解衣而入衣帶而出因之也今  
夫徙樹者失其陰陽之性則莫不枯槁故橘樹之江止則  
化而爲枳鸚鵡不過濟裕渡汶而死形性不可易勢居不  
可移也是故達於道者反於清淨寬於物者終於無爲以  
恬養性以漠處神則入於天門所謂天者純粹樸素質實  
皓白未始有與雜糅者也所謂人者偶暱智故曲巧偽詐  
所以倪仰於世人而與俗交者也故牛歧蹠而戴角馬被

髦而全尾者天也絡馬之口穿牛之鼻者人也循天者與  
道游者也隨人者與俗交者也夫井魚不與以語大拘於  
隘也夏蟲不可與語寒篤於時也曲士不可與語至道拘  
於俗束於教也故聖人不以人滑天不以欲亂情不謀而  
當不言而信不應而得而不爲而成精通於靈府與造化者  
爲人夫善游者消善騎者墜各以其所好反自爲禍是故  
好事者未嘗不中爭利者未嘗不窮也昔共工之力觸不  
周之山使地東南傾與高辛爭爲帝遂潛于淵宗族殘滅  
繼嗣絕嗣越王翳逃山穴越人熏而出之遂不得已由此  
親之得在時不在爭治在道不在聖土處下不爭高故安  
而不危水流下不爭先故疾而不遲昔舜耕於歷山暮年



而田者爭處堯瑄以封壤肥饒相讓約於河濱暮年而漁者爭處滌瀨以曲隈深潭相予當此之時口不設言手不指麾執玄德於心而化馳若神使舜無其志雖口辨而戶說之不能化一人是故不道之道養乎大哉夫能理三苗朝羽民從裸國納肅慎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者其唯心行者乎法度刑罰何足以致之也是故聖人內修其本而不外飾其末保其精神假其智見故漠然無爲而無不爲也漚然無治而無不治也所謂無爲者不先物爲也所謂無不爲者因物之所爲也所謂無治者不易之自然也所謂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

萬物有所生而獨知守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知守其門

故窮無窮極無極無物而不眩響應而不乏此之謂天解故得道者志弱而事強心虛而應當所謂志弱者柔龜安靜藏於不敢行於不能恬慾無應動不失時與萬物同周旋轉不爲先唱感而應之是故貴者必以賤爲號而高者必以下爲基託小以包大在中以制外行柔而剛用弱而強轉化推移得一之道而以少正多所謂其事強者遭變應卒排患扞難力無不勝敵無不凌應化撥時莫能害之是故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強者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則剛積於弱則強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將強弱不若已者至於若已者而同柔勝出於已者其力不可量故兵強則滅木強則折革固則裂齒堅於舌而先之弊是故柔弱者



生之幹也而堅強者死之徒也先唱者窮之路也後動者達之原也

時之反側間不容息先之則大過後之則不建夫日回而月周時不與人游故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禹之趨時也復道而弗取冠挂而弗顧非爭其先也而爭其得時也是故聖人守清道而抱堯舜因循應變常後而不先柔弱以靜舒安以定攻大雖堅莫能與之爭天下之物莫柔弱於水然而大不可枯濕不可測修極於無窮達淪於無涯息耗滅蓋適於不皆上天則為雨露下地則為潤澤萬物弗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辟生而無所私澤及蚊蚋而不求報富贖天下而不既德施

百姓而不費行而不可得窮極也微而不可得把握也舉之無剌刺之不傷斬之不斲焚之不燃淖濁流遺錯緝相紛而不可靡散利貫金石強濟天下動路無行之域而翔翔忽區之上運河川谷之間而滔騰大荒之野有餘不足任天下取與稟受萬物而無所前後是故無所私而無所公靡濫振蕩與天地鴻洞無所左而無所右端委錯終與萬物始終是謂至德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於天下者以其淖潤潤滑也故老聃之言曰天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出於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

夫無形者物之大祖也無音者聲之大宗也其子為尤其孫為水皆主於無形乎夫尤可見而不可握水可循而不



可毀故有像之類莫尊於水出生入死自無藏有自有雖  
無而以棄賤矣是故清淨者德之至也而柔弱者道之要  
也虛無恬愉者萬物之用也肅然威應殷然又本則淪於  
無形矣所謂無形者一之謂也所謂一者無匹合於天下  
者也卓然獨立塊然獨處上通九天下貫九野圓不中規  
方不中矩大渾而為一葉累而無根懷囊天地為道關門  
穆然隱閔純德獨存布施而不既用之而不動是故視之  
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循之不得其身無形而有形生  
焉無聲而五音鳴焉無味而五味形焉無色而五色成焉  
是故有生於無實出於虛天下為之闕則名實同居音之  
數不過五而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也味之和不過五而五

味之化不可勝嘗也色之數不過五而五色之變不可勝  
觀也故音者宮立而五音形矣味者甘立而五味成矣色  
者白立而五色成矣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是故一之理  
施四海一之解際天地其全也純兮若璞其散也混兮若  
濁濁而徐清冲而徐盈澹兮其若深淵汎兮其若浮雲若  
無而有若亾而存萬物之總皆闕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  
門其動無形變化若神其形無迹常後而先是故至人之  
治也揜其聰明蔽其文章依道廢智與民同出於公約其  
所守寡其所求去其誘慕除其嗜欲損其思慮約其所守  
則察察其所求則得夫任耳目以聽視者勞形而不明以  
智慮為治者苦心而無功是故聖人一度循規不變其宜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 Color Black



不易其常放。循繩曲因其當。

夫喜怒者道之邪也。憂悲者德之失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欲者性之累也。人夫怒破陰大喜墜陽薄氣發瘖驚怖為狂。憂悲多志病乃成積。好憎繁多禍乃相隨。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通而不變靜之至也。嗜欲不載虛之至也。無所好憎平之至也。不與物散粹之至也。能此五者則通於神明。通於神明者得其內者也。是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廢。中能得之則外能取之。中之得則五藏寧息。應平筋力勁強。耳目聰明。疏達而不悖。堅強而不韞。無所大過而無所不逮。處小而不逼。處大而不窳。其魂不躁。其神不沈。寂寞為天下臬。大道坦坦。去身不遠。求之近者往而復返。

通則能應。感則能動。泐無窮變。無形像優游委縱如雲之與影。登高臨下無失所求。履危行險無忘去。伏能存之。此其德不虧。萬物紛雜與之轉化以聽。天下若背風而馳。是謂至德。至德則樂矣。古之人有居巖穴而神不遺者。末世有勢為萬乘而日憂悲者。由此觀之。聖乎治人而在乎得道。樂亡乎富貴而在於得和。知大已而小天下。則義於道矣。所謂樂者。豈必處京臺章華。游雲夢沙丘。耳聽九韶。六鑿口味。莫藝芬芳。馳騁夷道。射鵠鷄之樂乎。吾所謂樂者。人得其得者。夫得其得者。不以奢為樂。不以廉為悲。真陰俱閉。與陽俱開。故子夏心戰而履得道。而肥聖人。不以身役物。不以欲滑和。是故其為樂不欣欣。其為悲不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優優萬方百變消搖而無所定吾儁恍惚遺物而與道同  
出是故有以自得之也喬木之下空穴之中足以適情無  
以自得也難以天下為家萬民為臣妾不足以養生也能  
至于無樂者則無不樂無不樂則至極樂矣夫建鐘鼓列  
管絃席蒨茵傳於象耳聽朝歌壯鄙靡靡之樂齊靡曼之  
色陳酒行觴夜以繼日強弩弋高鳥走大逐狡兔此其為  
樂也奕奕赫赫怵然若有所誘慕解車休馬罷酒徹樂而  
心忽然若有所喪愴然若有所忘也是何則不以內樂外  
而以外樂內樂作而喜曲終而悲悲喜轉而相生精神亂  
營不得湏臾乎密其所以不得其形而日以傷生失其得  
者也是故內不得於中稟受於外而以自飾也不浸於肌  
膚不決於骨髓不滯於心志不滯於五藏故從外入者無  
主於中不止從中出者無應於外不行故聽善言便計雖  
愚者知說之稱至德高行雖不肖者知慕之說之者衆而  
用之者鮮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寡所以然者何也不能反  
諸性也夫內不聞於中而強學問者不入於耳而不著於  
心此何以異於高者之歌也效人為之而無以自樂也聲  
出於口則越而散失夫心者五藏之主也所以制使四支  
流行血氣馳騁於是非之境而出入於百事之門戶者也  
是故不得於心而有經天下之氣是猶無耳而欲調鐘鼓  
無目而欲善文章也亦必不勝其任矣故天下神器不可  
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夫許由小天下而不已以易竟

優優萬方百變消搖而無所定吾儁恍惚遺物而與道同  
出是故有以自得之也喬木之下空穴之中足以適情無  
以自得也難以天下為家萬民為臣妾不足以養生也能  
至于無樂者則無不樂無不樂則至極樂矣夫建鐘鼓列  
管絃席蒨茵傳於象耳聽朝歌壯鄙靡靡之樂齊靡曼之  
色陳酒行觴夜以繼日強弩弋高鳥走大逐狡兔此其為  
樂也奕奕赫赫怵然若有所誘慕解車休馬罷酒徹樂而  
心忽然若有所喪愴然若有所忘也是何則不以內樂外  
而以外樂內樂作而喜曲終而悲悲喜轉而相生精神亂  
營不得湏臾乎密其所以不得其形而日以傷生失其得  
者也是故內不得於中稟受於外而以自飾也不浸於肌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ack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者志遺於天下也。所以然者何也？因天下而為天下也。天下之要在於彼而在於我，不在於人而在於身。我身得則萬物備矣，微於心術之論則嘗欲好憎外矣。是故無所吞而無所怒，無所樂而無所苦。萬物玄同也，無非無是。化育玄燿生而知死，夫天下者亦吾有也。吾亦天下之有也。天下之與我豈有間哉？夫有天下者，豈必攝權持勢，操殺生之柄，而以其攝令邪？吾所謂有天下者，非謂此也。自得而已，自得則天下亦得我矣。吾與天下相得則嘗相有已，又焉有不得容其間者乎？所謂自得者，全其身者也。全其身則與道為一矣。故雖游於江澤海，倚馳要裂，其草蓋目覩，掉羽武象之樂，耳聽滔朗奇麗，激疹之音，揚節循之。

潛樂結激楚之遺風，射沼濱之高鳥，逐苑囿之走獸，此吾民之所以淫泆流湏，聖人處之不足，以營其精神，亂其氣志，使心怵然失其精性，廢窮僻之鄉，側籬谷之間，隱於樛薄之中，環堵之室，茨之以生茅，蓬戶窻，扉桑為樞，上漏下濕，潤浸止房，雪霜瀼瀼，浸淫其蔕，遺蓬于廣澤之中，而徜徉于山峽之旁，此齊民之所為形植，黎累憂患，而不得志也。聖人處之，不為愁悴怨懣，而不失其所以自樂也。是何也？內有以通于天，揆而不以責賤貧富勞逸，失其志德者也。故夫鳥之啞啞，鶴之喑喑，豈嘗為寒暑燥濕變其聲哉？是故夫得道已定，而不待萬物之推移也。非以一時之變化而定，吾所以自得也。吾所謂得者，性命之情，處其所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安也夫性命者與形俱出其宗形備而性命成性命成而好憎生矣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規矩不能方圓鈎繩不能曲直天地之未登丘不可為修居卑不可為短是故得道者窮而不懽達而不榮處高而不換持盈而不傾新而不朗久而不渝入火不焚入水不濡是故不待勢而尊不待財而富不待力而強平虛下流與化翔翔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貪勢名是故不以康為樂不以權為惡不以貴為安不以賤為危形神氣志各居其宜以隨天地之所為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三者傷矣是故聖人各處其位守其職而不得相干也故夫形者非其所安而處之

則廢氣不當其所充而用之則泄神非其所宜而行之則昧此三者不可不慎守也夫舉天下萬物蚊虻貞蟲螻蛄蚊蚋皆知其所喜憎利害者何也以其性之在焉而不離也忽去之則骨肉無淪矣今人之所以眊然能視嘗能聽形體能抗而百節可屈伸察能分白黑視醜美而知能別同異明是非者何也氣為之充而神為之使也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之志各有所在而神有所係者其行也足蹟楚垣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招之而不能見也呼之而不能聞也耳目去之也然而不能應者何也神失其守也故在於小則忘於大在於中則忘於外在於上則忘於下在於左則忘於右無所不充則無所不在是故貴虛者以毫



末為宅今夫狂者之不能避水火之難而越溝瀆之險者豈無形神氣志哉然而用之異也失其所守之位而離其外內之合是故舉錯不能當動靜不能中終身運枯形于連屢列埒之門而踐蹈于污壑奔陷之中雖生俱與人鈞然而不免為人戮笑者何也形神相失也故以神為主者形從而利以形為制者神從而害含養多欲之人漢喻於勢利誘慕於名位冀以過人之智植于高世則精神日以耗而彌遠久滯而不還形閉中距則神無由入矣是以天下時有盲妄自失之患此膏燭之類也火逾熒而消逾亟夫精神氣志者簡而日充者以壯躁而日耗者以老是故聖人將養其神和柔其氣平爽其形而與道沉浮俛仰恬然則縱之迫則用之其縱之也若委衣其用之也若發機如是則萬物之化無不偶百事之變無不應

倣真訓

夫水漚冬則凝而冰水迎春則泮而為水水水移易于前後若周負而趨既職知其所苦樂乎是故形傷於寒暑燥濕之虐者形死而神壯神傷於喜怒思慮之患者神盡而形有餘故罷馬之死也剝之若摘狡狗之死也剖之猶濡是故傷死者其鬼變時既者其神漠是皆不得形神俱沒也夫聖人用心使性依神相扶而得終始是故其寐不寤其覺不憂古之人有處混冥之中神氣不蕩于外萬物恬漠以愉靜撓捨衡杓之氣莫不彌靡而不能為害當此之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ack White 30Color Red Magenta Yellow Green Cyan Blue

時萬民猖狂不知東西含哺而游鼓腹而嬉交被天和食  
于地德不以曲故是非相充菴菴沈沈是謂大治於是在  
上位者左右而使之毋違其性鎮撫而有之毋遷其德是  
故仁義不布而萬物蕃殖賞罰不施而天賓服其道可以  
大美興而難以算計來也是故日計之不足而歲計之有  
餘大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這街古之真人立於天地  
之本中至優游抱德煬和而萬物雜累焉孰肯解構人間  
之事以物煩其性命乎

大道有經紀條貫得一之道連千枝萬葉是故貴有以行  
令賤有以忘卑貧有以樂業困有以處危夫大寒至霜雪  
降然後知松柏之茂也攝難復危利害陳于前然後知聖  
人之不失道也是故能載大負者復大方鏡大清者視大  
明立太平者康大堂能游冥冥者與日月同光是故以道  
為竿以德為綸禮樂為鈞仁義為餌技之於江淨之於海  
萬物紛紛孰非其有夫挾依於跋躡之術提挈人間之際  
樞挾提桐世之風俗以摸蘇牽連物之微妙猶得肆其志  
充其欲何况懷環堵之道忘肝膺遺耳目獨浮游無方之  
外不與物相榮擻中徙倚無形之域而以天地者乎若  
然者儼其聰明而抱其太素以利害為塵垢以死生為晝  
夜是故目觀主聾琬象之狀耳聽白雪清角之聲不能以  
亂其神登千仞之巖臨蟻眩之岸不足以滑其和譬若鐘  
山之玉炊以爐及三日三夜面色澤不變則至德天地之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 Color Black

精也是故生不足以使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  
害何足以恐之明於死生之分達於利害之變難以天下  
之大易忻之一毛無所舉於志也夫貴賤之於身也猶條  
風之時戾也鼓譽之於已猶蚤蚤之一過也夫秉皓白而  
不黑行純粹而不雜處玄冥而不闇休于天鈞而不礪孟  
門終隆之山不能禁唯體道不能敗湍瀨旋淵吕梁之深  
不能留也太行石澗飛孤可望之險不能難也是故身處  
江海之上而神遊魏闕之下非得一原孰能至於此哉是  
故與至人居使家忘貧使王公簡其富真而樂卑賤勇者  
棄其氣貪者消其欲坐而不教立而不誡虛而符者實而  
歸故不言而能飲人以和是故至道無為一龍一蛇盈縮

卷舒與時變化外從其風內守其性耳目不耀思慮不營  
其所居神者至簡以游太清引精萬物辟美萌生是故事  
其神者神去之休其神者神居之道出一原通九門散六  
衝設於無垓垓之宇寂寞以虛無非有為於物也物以有  
為於已也是故舉事而順于道者非道之所為也道之所  
施也

今夫萬物之踈躍枚舉百事之羣業發極皆本於一根而  
條猶千萬也若此則有所受之矣而非所授者所授者無  
受也而無不受也無不受也者譬若周雲之籠獲蓬萊彭  
澤而為雨沈潛萬物而不與為濕焉今夫善射者有儀表  
之度如工匠有規矩之數此皆所得以至於妙然而吳仲



不能為蓬蒙造父不能為伯樂也是曰論於一曲而不通  
于萬方之際也今以濕染編則墨於濕以藍染青則青於  
藍濕非編也青非藍也茲雖遇其母而無能復化已是何  
則以論其轉而益薄也何況夫未始有濕藍造化之精  
聖人託其神於靈府而歸於萬物之初視於冥冥聽於無  
聲冥冥之中獨見變焉寂冥之中獨有照焉其用之也以  
不用其不用也而後能用之其知也乃不知其不知也而  
後能知之也夫天不定日月無所載地不定草木無所植  
所立於身者不孳是非無所形是故有真人然後有真知  
其所持者不明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歟  
聖人內修道術而不外飾仁義不知耳目之宜而游于精

神之和若然者下撥三泉上尋九天橫廓六合襟貫萬物  
此聖人之游也若夫真人則動落于至虛而游于滅亡之  
野騎蜚塵而從教國馳於方外休乎宇宙燭十日而使風  
雨臣雷公役夸父妾宓妃妻織女天地之間何足以留其  
志是故虛無者道之舍平易者道之素

夫人之事其神而鏡其精營懸然而有求於外此皆失其  
神明而離其宅也是故凍者假兼衣于春而鳴者望冷風  
于秋夫有病於內者必有色於外矣夫粹木色青翳而藍  
齋蠟脫此皆治目之藥也人無故求此物者必有蔽其明  
聖人之所以駭天下者真人未嘗遇焉賢人之所以矯世  
俗者聖人未嘗觀焉夫牛驥之溲無尺寸之鯉塊阜之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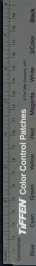


無尋丈之材所以然者何也皆其管宇狹小而不能容巨大也又况乎以無襄之者邪此其為山淵之勢亦遠矣夫人之拘於世也必形繫而神泄故不免於虛使我可係羈者必其有命在於外也

至德之世甘暎于潤潤之域而徒倚于汗漫之宇提挈天地而委萬物以鴻濛為景柱而浮揚乎無咤崖之際是故聖人呼吸陰陽之氣而群生莫不顯顯然仰其德以和順當此之時莫之領理決離隱密而自成渾渾然養者純樸未散旁薄為一而萬物大優是故雖有弄之知而無所之謂周室之衰澆淳散樸雜道以偽儉德以行而巧故萌生周室衰而王適廢儒墨乃始裂道而議分徒而訟於是博學

以疑聖華誣以育衆絃歌鼓舞絲錦詩書以買名譽於天下繁登降之禮飾絃冕之服聚衆不足以極其變多才不足以贍其費於是萬民乃始惴惴離散各欲行其知偽以求擊柄於世而錯擇名利是故百姓曼行於澆克之隙而失其大宗之本夫世之所以害性命有衰漸以然所由來者久矣是故聖人之學也欲以反聖於初而游心於虛也達人之學也欲以通性於塗席而覺於寂漠也

水之性真清而土汨之人性安靜而嗜欲亂之夫人之所受於天者耳目之於聲色也口鼻之於芳臭也肌膚之於寒煖其情一也或通於神明或不免於癡狂者何也其所為制者異也是故神者智之淵也淵清則智明矣智者心



之府也。智公則心平矣。人莫鑿於流沫而鑿於止水者。以其靜也。莫窺形於生鏡而窺於明鏡者。以觀其易也。夫唯易且靜。形物之性也。由此觀之用也。必假之於弗用也。是故虛室生白。吉祥止也。夫鑒明者。塵垢弗能覆。神清者。嗜欲弗能亂。精神已越於外。而事復返之。是失之於本。而求之於末也。外內無符。而欲與物接。蔽其玄光。而求知之于耳目。是釋其昭昭。而道其冥冥也。是之謂失道。

古之治天下也。必達乎性命之情。其舉錯未必同也。其合於道一也。夫夏日之不被裘者。非愛之也。煥有餘於身也。冬日之不用簪者。非簡之也。清有餘於適也。夫聖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於已而已。貪汗之心矣。由生哉。故能有

天都必無以天下為也。能有名譽者。必無以趨行求者也。聖人有所于達。遠則嗜飲之心外矣。孔墨之弟子。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世。然而不免於偏身。猶不能行也。又况所教乎。誠達于性命之情。而仁義固附矣。趨捨何足。以滑心。若夫神無所併。心無所載。通洞條達。恬漠無事。無所凝滯。虛寂以待。勢利不能誘也。辯者不能說也。聲不能淫也。美者不能濫也。知者不能動也。勇者不能恐也。此真人之德也。靜漠恬澹。所以養性也。和愉虛無。所以養德也。外不滑內。則性得其宜。性不動。和則德安其位。養生以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能體道矣。若然者。血脈無鬱滯。五藏無蔚氣。禍福弗能撓滑。非譽弗能塵垢。故能致其極。非有其世。孰能

濟焉有其人不遇其時身猶不能脫又况無道乎且人之  
情耳目應感動心志知憂樂手足之搏疾蓋碎寒暑所以  
與物接蜂蟻螫指而神不能憮蚤蝨啣膚而不知平夫  
憂患之來擾人心也非直蜂蟻之螫蚤蝨之啣也  
而欲靜深虛無茶之何哉夫日察秋毫之末不見泰山之  
高耳調金石之音不聞雷霆之聲何則小有所志而大有  
所忘也今萬物之來擢授吾性攫取吾情有若泉源雖欲  
弗涸其可得邪今夫樹木肯灌之以溪水嗜以肥壤一人  
養之十人拔之則必無餘梓有况與一國同伐之哉雖欲  
久生豈可得乎今盆水在庭清之終日未能見有耗竭之  
不過一掬而不能容方圓人神易竭而難清猶盆水之類

也况一世而挽滑之曷得須臾乎乎

古者至德之世賈便其肆農樂其業大夫安其職而處士  
修其道當此之時風雨不毀折草木不夭九禹重味珠玉  
潤澤洛出丹書河出綠圖故許由方回善卷披衣得達其  
道何則世之主有欲利天下之心是以人得自樂其間四  
子之才非能盡善蓋今之世也然莫能與之同光者選唐  
虞之時逮至夏桀殷紂燔生人辜諫者為炮烙鑄金柱剖  
賢人之心析才士之脛醜鬼候之女植梅伯之骸當此之  
時光山崩三川涸飛鳥鐵翼走獸擠脚當此之間豈獨無  
聖人哉然而不能通其道者不遇其世夫鳥飛千仞之上  
獸走叢薄之中禍猶及之又况編戶齊民乎由此觀之體



道者不專在於我亦有繫於世矣

夫登陽之都一夕反而為湖勇力聖知與難怯不肖者同命巫山之上順風縱火膏夏紫芝與蕭艾俱死故河魚不得明目釋稼不得育時其所生者然也故世治則愚者不得獨亂世亂則智者不能獨治身蹈于濁世之中而責道之不行也是猶兩絆騏驎而求其致千里也置後檻中則與豚同非不巧捷也無所肆其能也穿之耕闢也不能利其里南而王則德施乎四海仁非不能蓋也處便而勢利也古之聖人其和愉寧靜性也其志得道行命也是故性遺命而後能行命得性而後能明烏滯之寸蠶子之弩不能無絃而射越船蜀艇不能無水而浮今矧繼漢而在上

臣骨張而在下雖欲翔翔其世焉得乎

天文訓

天隆未形馮焉翼翼洞瀾瀾故曰太昭道始千虛靈虛靈生宇宙宇宙生氣氣有渙垠清陽者薄靡而為天重濁者凝滯而為地清妙之合專易重濁之凝結難故天先成而後地定天地之製精為陰陽陰陽之專精為四時四時之散精為萬物積陽之熱氣生火火蒸之精者為日積陰之寒氣為水水氣之精者為日月月之澤為精者為星辰天受日月星辰地受水潦塵埃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天道曰圓地道曰方



方者主幽闇者主明明者吐氣者也故火曰外景幽者  
含氣者也故水曰內景吐氣者施含氣者化是故陽施  
陰化天之偏氣怒者為風地之含氣和者為雨陰陽相薄  
感而為雷激而為霆亂而為霧陽氣勝則散而為雨露陰  
氣勝則凝而為霜雪毛羽者飛行之類也故屬於陽介鱗  
者蟄伏之類也故屬於陰日者陽之主也是故春夏則群  
獸除日至而麋鹿解月者陰之宗也是以月虛而魚腦滅  
月死而蠱蛇膜火上尋水下流故鳥飛而高魚動而下物  
類相動本標相應故陽燧見日則然而為火方諸見月則  
津而為水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雲霧為麒麟闕而日月  
食勞患死而彗星出彗星出彗星出而商絳絕賁星墜而劫海失

人主之情上通于天故諫暴則多飄風枉法令則多蟲蛇  
殺不辜則國赤地令不收則多淫雨四時者天之吏也日  
月者天之使也星辰者天之期也虹蜺彗星者天之忌也  
天有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隅去地五億萬里五星八風  
二十八宿五官六府紫宮太微軒轅咸池四宮天阿

地形訓

地形之所載六合之間四極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  
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天地之間九州八極土有九  
山山有九塞澤有九藪風有八等水有六品

東方之美者有醫婁閭之珣玕琪焉東南方之美者有會  
稽之竹箭焉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西南方之美



者有華山之金石馬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珠玉馬而北  
方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球琳琅玕馬北方之美者有幽都  
之筋角馬東北方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馬中央之美者  
有岱岳以土五穀桑麻魚鹽出焉

此地形東西為縮南北為經山為積德川為積刑高者為  
生下者為死丘陵為壯谿谷為牝水剛折者有殊方折者  
有玉清水有黃金龍洞有玉英土地各以其類生是故山  
氣多男澤氣多女障氣多暗嵐氣多聲林氣多瘧木氣多  
偃岸下氣多腫石氣多刀險阻氣多瘳昇氣多天寒氣多  
壽谷氣多痺丘氣多狂衍氣多仁陵氣多貪輕土多利重  
土多遲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湍水人輕遲水人重中土多

聖人皆秉其氣皆應其類故南方有不死之草北方有不  
穉之木東方有君子之國西方有刑殘之尸寢居直夢入  
虎為鬼磁石上飛雲母來水土灑致兩燕偶代飛蛤蟹珠  
龜與月盛葉是故堅土人剛弱土人肥墮土人大沙土人  
細息土人美桃土人醜食水者善游能寒食土者無心而  
慧食木者多力而暴食草者善走而愚食葉者有絲而蛾  
食肉者勇敢而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知慧而天不  
食者不死而神凡人民禽獸萬物貞蟲各有以生或奇或  
偶或飛或走莫知其精唯知通道者能原本之

木勝土土勝水水勝火火勝金金勝木故木春生夏死殺  
夏生冬死冬秋生而夏死春冬生中夏死木杜水老火生



金囚土死火壯木老土生木囚金死土壯火老金生木囚  
水死金壯土老水生火囚木死水耗金老木生土囚火死  
音有五聲官其主也色有五章黃其主也味有五變甘其  
主也位有五材土其主也是故鍊土生木鍊木生火鍊火  
生雲鍊雲生水鍊水反土鍊甘生酸鍊酸生辛鍊辛生苦  
鍊苦生鹹鍊鹹生甘變官生微變徵生商變商生羽變羽  
生角變角生宮是故以水和土以土和火以火化金以金  
治木木復反土五行相治所以成器用

時則訓

孟春與孟秋為合仲春與仲秋為合季春與季秋為合孟  
夏與孟冬為合仲夏與仲冬為合季夏與季冬為合孟春

始歲孟秋始縮仲春始出仲秋始內季春大出季秋大

孟夏始緩孟冬始急仲夏至脩仲冬至短季夏德畢季冬

刑畢政正月失政七月涼風不至二月失政八月雷不藏

三月失政九月霜不降四月失政十月不凍五月失政十

一月蟄虫冬出其蟄六月失政十二月草木不脫七月失

政正月大寒不解八月失政二月雷不發九月失政三月

春風不濟十月失政四月草木不實十一月失政五月下

電霜十二月失政六月五穀疾狂春行夏令泄行秋令水

行冬令肅夏行春令風行秋令蕪行冬令格秋行夏令事

行春令崇行冬令耗冬行春令泄行夏令早行秋令霧

陰陽大制有六度天為繩地為準春為規夏為衡秋為矩



冬為權繩者所以繩萬物也準者所以準萬物也規者所以  
以真萬物也衡者所以平萬物也矩者所以方萬物也權  
者所以權萬物也繩之為度也直而不爭俯而不窮久而  
不弊達而不忘與天合德與神合明所欲則德所惡則忘  
自古及今不可移區厥德孔密廣大以容是故上帝以為  
物宗準之為度也平而不險均而不阿廣大以容寬裕以  
和柔而不剛銳而不柱流而不滯易而不穢發通而有紀  
周旋而不泄準平而不失萬物皆平民無險諄惡不生  
是故上帝以為物平規之為度也轉而不復貞而不撓優  
而不縱廣大以寬成動有理發通有紀優優簡簡百怨不  
起規度不失生氣乃理衡之為度也緩而不侵平而不怨

施而不德弔而不責常平民祿以繼不足教教陽陽唯  
是行養長化育萬物蕃昌以成五穀以實封疆其政不失  
天地乃明矩之為度也肅而不悖剛而不憤取而無怨內  
而無害威厲而不憚令行而不廢殺伐既得仇敵乃克矩  
正不失百誅乃服權之為度也急而不贏殺而不割克滿  
以資周審而不泄政物而弗取罪殺而不赦誠信以必堅  
慈以固養陰苛惠不可以曲故冬正將行必弱以強必柔  
以剛權正而不失萬物乃藏明堂之制靜而法準動而法  
繩春治以規秋治以矩冬治以權夏治以衡是故燥濕寒  
暑以節至甘雨膏露以時降



ENTRANCE

昔者師曠奏白雪之音而神物為之下降風雨暴至平公  
瘞病普國赤地庶女叫天雷霆下擊景公憂頹支體傷折  
海水大出夫舜師燕女位賤尚業權輕飛羽然而專精勵  
意委務精神上通九天激厲至精由此觀之上天之誅也  
雖在墟虛幽闇迤邐隱匿重裝石室界障險阻無所逃之  
亦明矣武王伐紂渡于孟津陽侯之波垂流而擊疾風晦  
冥人馬不相見於是武王左操黃鉞右秉白旄瞋目而搗  
之曰余任天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濟而波罷魯陽公  
與韓講難職酣日暮投戈而搗之日為之反三舍夫全性  
任真不虧其身遺意迫難精迺于天若乃未始出其宗者  
何為而不成夫先生同域不可會凌勇武一人為三軍雄

彼直求名耳而能自要者尚猶若此又况夫宮天地懷萬  
物而友造化含至和直偶于人形觀九鏡一知之所不知  
而心未嘗死者乎

昔雍門子以哭見孟嘗君已而陳辭通意撫心發聲孟嘗  
君為之增歎歎吧流涕狼戾不可止精神形於內而外論  
哀於人心此不傳之道使俗人不得其君形者而効其容  
必為人笑故蕭且子之連鳥於百仞之上而屠何之驚魚  
於大淵之中此皆得清淨之道太浩之和也

夫物類之相應玄妙深微知不能論辯不能解故東風至  
而酒湛溢鸞鳴絲而商絃絕或感之也晝隨灰而月運闕  
鯨魚死而彗星出或動之也故聖人在位懷道不言澤及



萬民君臣垂心則背謁見於天神氣應徵矣故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早雲煙火浮雲波水各像其形類所以感之夫陽燧取火於日方諸取露於月天地之間巧歷不能舉其數手微忽悅不能覽其光然以掌握之中引頸於太極之上而水火可立致者陰陽同氣相動也此傳說之所以駢展尾也故至陰颺颺至陽赫赫兩者交接成和而萬物生焉泉雄而無雌又何化之所能造乎所謂不言之辯不道之道也

故耳目之察不足以分物理心意之論不足以定是非故以智為治者難以持圖唯過于太和而持自然之應者為能有之故峴山崩而薄落水涸區冶生而浮鈞之劍成封高無道左強在側太公並世故武王之功立由是觀之利害之路禍福之門不可求而得也夫道之與德若常之與華遠之則邇近之則遠不得其道若觀儵魚故聖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萬化而無傷

今夫亦鳩青虬之游冀州也天清地定毒獸不作飛鳥不駭入榛薄食薦梅嗜味含甘安不出頃畝之區而蛇蟬輕之以為不能與之爭於江海之中若乃至於玄雲之素朝陰陽交爭降扶風雜凍雨扶搖而登之威動天地聲震海內蛇蟬著泥百仞之中熊羆匍匐屹盤踞矚覷穴而不敢咆援狃顛蹶而失木枝又况直蛇蟬之類乎鳳凰之翔至德也雷電不作風雨不興川谷不滂草木不搖而燕雀俛



之為不能與之爭於宇宙之間逮至其會逝萬仞之上  
翔翔於四海之外過崑崙之疏圃飲砥柱之湍瀨還回蒙  
汜之者尚得冀州之際徑躡都廣入日柳節羽翼翔水幕  
宿風穴當此之時鴻鶴鶴莫不倂驚伏竄注冢江裔又  
况直燕雀之類乎此明於小動之速而不知大節之所由  
者也

昔者玉良造父之御也上車攝轡馬為繫齊而欲諧投足  
調均勞逸若一心怡氣和體便輕畢安勞榮進馳騫若滅  
左右若鞭周旋若環世皆以為為巧然未見其貴也若夫銜  
且大丙之御除轡銜去鞭策車莫動而自舉馬莫使而  
自走也日行月動星耀而玄運電奔而鬼騰進退屈伸不  
見朕根故不招指不咄叱過躡馬於碣石軼鶴於姑餘  
騁若飛騫若絕矢躡風追焱駘朝發持景日入落棠此假  
弗用而能以成其用者也非慮思之察手爪之巧也嗜欲  
形於胷中而精神踰於六馬此以弗御御之者也

精神詞

夫造化者之攫援物也譬猶陶人之埴埴也其取之地而  
已為盆盎也與其未離於地也無以異其已成器而破碎  
漫漶而復歸其故也與其為盆盎亦無以異夫夫臨江之  
鉤居人汲水以浸其園江水弗憎也苦灣之家決灣而注  
之江灣水弗樂也是故其在江也無以異其浸園也其在  
灣也亦無以異其在江也是故聖人因時以安其位當世



而樂其業

故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實也形勞而不休則斲精用而不已則竭是故聖人貴而尊之不敢越也夫有夏氏之曠者匪匱而蕪之實之至也夫精神之可實也非直夏后氏之曠也是故聖人以無應有必究其理以虛受實必窮其節恬愉虛靜以終其命是故無所甚疏無所甚親抱德場和以順于天與道為際與德為隣不為福始不為禍先莫莫處其宅而精神守其根死生無變於已故曰輕所謂真人者性合于道也故有而若無實而若虛虛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識其外明白大素無為復樸體本抱神以游于天地之樊芒然徜徉于塵垢之外而消挫于

無事之業浩浩蕩蕩于機械之巧弗載於心是故死生亦大矣而不為變離天地覆育亦不與之珍抱矣審乎無暇而不與物標見事之亂而能守其宗若然者正肝肅遺耳目心志專于內通達耦于一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運然而往達然而來形若槁木心若死灰忘其五藏損其形骸不學而知不視而見不為而成不治而辯感而應迫而動不得已而往如光之耀如景之幼以道為綱有待而然抱其太清之本而無所容與而物無能營辱情而虛清靖而無思慮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也大雷踐山而不能驚也大風晦日而不能傷也是故視珍寶珠玉猶石礫也視至尊窮寵猶行客也視毛嬙西施猶期醜也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以死生為一化以萬物為一方同精於太清之本而游於  
忽區之旁有精而不使有神而不用哭大澤之機而立至  
清之中是故其寢不夢其智不萌其鬼不抑其鬼不勝反  
復終始不知其端緒甘賦于太宵之宅而覺視于昭昭之  
宇休息于無委之隅而游放于無形好之野居而無容處  
而無所其動無形其靜無體存而若亡生而若死出入無  
間後使鬼神淪於不測入於無間以不同形相類也終始  
若環莫得其倫此精神之所以能假于道也是故真人之  
所以游若吹呬呼吸故內新燕經鳥伸足若蛟龍視  
虎頭是養形之人也不以滑心使神治蕩而不失其充日  
夜無傷而與物為春則是合而生時于心也

輕天下則神無慮矣細萬物則心不惑矣齊死生則志不  
攝矣同變化則明不眩矣衆人以為虛言吾將舉類而實  
之入之所以樂為人主者以其窮耳目之欲而適躬體之  
便也今高臺層樹人之所麗也而免楮榻不斷素履不枿  
珍怪奇異人之所美也而免糲菜之飯藜藿之羹文繡白  
狐人之所好也而免布衣枨形鹿裘御寒養性之具不加  
厚而增之以任重之憂故舉天下而傳之于舜者解重負  
然非直辭讓誠無以為也此輕天下之具也禹南省方濟  
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熙笑而稱曰我  
受命于天竭方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視  
龍猶蠅螟顏色不變龍乃弭耳掉尾而逃禹之視物亦細



矣鄭之神巫相壺子林見其徵告列子列子行泣報壺子壺子持以天壤名實不入義發於踵壺子之視死生亦細矣子求行年五十有四而病僂僂眷管高于頂屬下迫顛兩髀在上燭管指天徇徇自闕於井曰偉哉造化者其以我為此拘拘邪此其視變化亦同矣故觀堯之道乃知天下之輕也觀禹之志乃知天下之細也原壺子之論乃知生死之齊也見子求之行乃知變化之同也夫至人倚不拔之杜行不闕之塗景不竭之府學不死之師無往而不達無至而不適生不足以挂心死不足以幽神屈伸倪仰袍袵而繞轉禍福利害千變萬終孰足以患心若此人者抱素守精蟬蛻蛇解游於大清輕舉獨住忽然入冥鳳凰

不能與之儂而又斥鷃乎勢位爵祿何足以榮志也

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而不易其義殖華將戰而死吾君厚賂而止之不改其行故晏子可追以仁不可劫以兵殖華可止以義而不可縣以利君子義死而不可以富貴留也義為而不可以死亡恐也彼則直為義耳而尚猶不狗於物又况無為者夫堯不以有天下為貴故授舜公子札不以有國為尊故讓位于罕不以王為富故不受寶務光不以生害義故自投於淵由此觀之至尊不待爵至富不待財天下至大夫而以與他人身至親夫而棄之淵外此其餘無足利矣此之謂無累之人不以天下為貴夫上觀至人之論深原道德之意以下考世俗之行乃足羞也故



通許由之義金騰豹齟齬夫延陵季氏不受吳國而頌開  
田者憇矣子罕不利寶玉而爭券契者媿矣務光不汙於  
世而貪利偷生者問夫故不觀大義者不知生之不足食  
也不聞大言者不知天下之不足利也今夫窮鄙之社也  
叩盆拊瓿相和而歌自以為樂夫嘗試為之擊建鼓撞巨  
鐘乃性仍仍然知其益瓿之足羞也識詩書修學而不知  
至論之旨則拊盆扣瓿之徒也

無外之外至大也無內之內至貴也然知大貴何往而不  
遂衰世漢學不知原心反本直雕琢其性殆掃其情以與  
世交故日雖欲之禁之以度心雖樂之節之以禮趨翔周  
旋高節異拜肉凝而不食酒澄而不飲外求其形內總其

德甜陰陽之和而迫性命之情故終身為惡人達至道者  
則不然理情性治心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  
而忘貧性有不欲無欲而不得心有不樂無樂而弗為無  
益於情者不以累德不便於性者不以滑和故縱體肆意  
而度制可以為天下儀今夫儒者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  
所欲不原其所以樂而問其所樂是猶決江河之源而障  
之以手也夫牧民者猶畜禽獸也不察其固垣使有野心  
系絆其尾以禁其動而欲修生壽終豈可得乎

夫顏回季路子夏冉伯牛孔子之通學也然顏回天死季  
路道於衛子夏夫明冉伯牛為厲此皆迫性拂情而不得  
其和也故子夏見曾子一雁一肥曾子問其故曰出見富



貴之祭而欲之入見先王之道又說之兩者心戰故靡先  
王之道勝故肥推此志非能貪富貴之位不便侈靡之樂  
直宜迫性閉欲以義自防也雖情心鬱蹙形性屈竭猶不  
得已自強也故莫能終其天年若夫至人量腹而食度形  
而衣容身而游適情而行餘天下而不貪委萬物而不利  
處大廟之宇游無極之野登太皇馮太一玩天地于掌握  
之中夫豈為貧富肥臞哉故儒者非能使人弗欲而能止  
之非能使人勿樂而能禁之大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豈  
若能使無有盜心哉

夫仇由貪天種之賂而亡其國虞君利垂棘之璧而擒其  
身獻公盪驪姬之美而亂四世桓公甘易牙之和而不以  
時堊胡王淫女樂之娛而亡上地使此五君者適情辭欲  
以已為度不隨物而動豈有此大患哉故射者非矢不中  
也學射者不治矢也術者非轡不行也學御者不為轡也  
知冬日之簑夏日之裘無用於已則萬物之變為塵埃矣  
故以湯止沸沸乃不止誠知其本則去火而已矣

本經訓

太清之始也和順以寂漠質直而素樸閑靜而不躁推而  
無故在內而合乎道出外而調於義發動而成于文行快  
而便于物其言畧而循理其行倪而順情其心愉而不偽  
其事素而不飾是以不占時日不占卦兆不謀所始不識  
所終安則止激則行通體于天地同精于陰陽一和于四





時明照于日月與造化者相雌雄是以天覆以德地載以  
樂四時不失其序風雨不降其虐日月淑清而揚光五星  
循軌而不失其行當此之時玄元至陽而運照鳳麟至書  
龜兆甘露下竹實滿流黃出朱草生穢穢詐偽莫藏于心  
逮至衰世鑄山石鍊金玉摘蚌脣消銅鐵而萬物不滋劍  
胎殺天麒麟不游覆巢毀卵鳳凰不翔鑄燧取火耕木為  
臺焚林而田竭澤而魚人械不足畜藏有餘而萬物不繁  
兆萌芽卵胎而不成者處之太半天

天地之大可以矩表識也星月之行可以歷推得也雷霆  
之聲可以鼓鍾寫也風雨之變可以音律知也是故大可  
視者可得而量也明可見者可得而蔽也聲可聞者可得

而測也色可察者可得而別也夫至大天地弗能含也至  
微神明弗能領也及至建律歷別五色異清濁味甘苦則  
稜散而為器矣立仁義修禮樂則德遷而為偽矣及偽之  
生也飾智以驚愚設詐以巧上天下有能持之者有能治  
之者也昔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伯益作井而龍  
登玄雲神棲崑崙能愈多而得愈薄矣故禹禹著德使御  
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為也故至人之治也心與神處形  
與性調靜而體德動而理通隨自然之性而緣不得已之  
化洞然無為而天下自和澹然無欲而民自樸無機祥而  
民不天不忿爭而養足兼包海內澤及後世不知為之者  
誰何是故生無躰死無諡實不聚而名不立施者不德受



者不讓德矣歸焉而莫之充忍也

天愛其精地愛其平人愛其情天之精日月星辰雷電風雨也地之平水火金木土也人之情思慮聰明喜怒也故閉四關止五道則與道淪是故神明藏於無形精神反於至真則目明而不以視耳聰而不以聽口當而不以言心條達而不思慮委而弗為和而弗矜其性命之情而智故不得雜焉精泄於目則其視明在於耳則其聽聰留於口則其言當集於心則其慮通故閉四關則身無患百節莫死莫死莫生莫虛莫盈是謂真人凡亂之所由生者在流流流之所生者五大構駕與宮室延樓棧道鷄棲井餘樹株檟植以相支持木巧之飾盤紆刻儼為鑿珠說文

回波洶游瀝滅麥杆珍抱芒繁亂澤巧偽紛拏以相摺錯此遁於水也鑿汗池之深肆吟崖之遠來谿谷之流餘曲岸之際積暎旋石以絕脩峭抑滅怒瀾以揚激波曲拂還回以像馮溘溢樹蓮菱以食魚鱉鴻鵠鷓鴣稻梁餘餘龍舟鷓首浮吹以娛此遁於水也高築城郭設樹險阻崇臺榭之隆修苑囿之大以竊要妙之望魏闕之高上際青雲大厦曾加擬於崑崙俯為墻垣甬道相連飛高增下積土為山接經歷遠直道夷險終日馳騫而無蹟臨之患此遁於土也大鐘馮美重器華蟲疏鏤以相終終寢兕伏虎蟠龍連組焜昱錯眩獎耀輝煌偃莖卷藁糾曲成章雕琢之飾銀錫文鏡乍曠乍明抑微滅瑕霜文沈居若簾蓬蔭繚



錦繡充以數而說此透於金也煎熬焚炙調齊和之適以  
窮荆吳甘酸之變焚林而徹燒燎大木鼓棠吹壘以銷銅  
鐵靡流堅鍛無厭足日山無峻餘林無柘梓燎木以為炭  
燔草以為灰野豸白素不得其時上揜天光下殄地財此  
墮於火也此五者一足以亡天下矣是故古者明堂之制  
下之潤溼弗能及上之霧露弗能入四方之風弗能襲土  
事不文木工不斲金器不鏤衣無偶差之削冠無祗麤之  
理堂大足以周旋理文靜潔足以饗上帝禮鬼神以示民  
知儉節夫聲色五味遠國珍怪環異奇物足以變心易志  
搖蕩精神感動血氣者不可勝計也

夫天地之生財也本不過五聖人節五行則治不荒凡人

之性心和得之樂樂斯動動斯踊踊斯蕩蕩斯歌歌斯舞  
歌舞節則禽獸跳夫人之性心有憂喜則悲怒則哀哀斯  
憤憤斯怒怒斯動動則手足不靜矣人之性有侵犯則怒  
怒則血克血克則氣激氣激則發怒發怒則有所釋憾夫  
故鐘鼓管簫千戚羽旄所以飾喜也裘絰直杖哭踊有節  
所以飾哀也兵革羽旄金鼓各錢所以飾怒也必有其實  
乃為之文古者聖王在上政教平仁愛洽上下同心君臣  
輯睦衣食有餘家給人足父慈子孝兄良弟順生者不怨  
死者不恨天下和洽人得其願夫人樂無所發現故聖人  
為作樂以和節之末世之政田漁重稅關市急征澤梁畢  
禁網罟無所布耜耨無所設民力竭於徭役費用殫於會



政居者無食行者無糧老者不養死者不葬養妻鬻子以給上求猶弗能贖愚夫蠢婦皆有流連之心樓愴之志乃使始為之撞大鐘擊鳴鼓吹竽笙彈琴瑟失樂之本夫古者上求薄而民用給君旒其德臣畫其忠父行其慈子竭其孝各致其愛而無憾恨其間夫三年之喪非強而致之聽樂不樂食言不甘思慕之心未餒絕也晚世風流俗敗皆慙多禮義廢君臣相欺父子相嫉怨由克究思心盡亡披裘戴經戲笑其中雖致之三年失善之本也古者天子一歲諸侯一同各守其分不得相侵有不行王道者暴虐萬民爭地侵壤亂政犯禁召之不至令之不行禁之不止誨之不變乃舉兵而伐之戮其君易其宮封其墓類其社

卜其子孫以代之晚世務廣地侵壤并墓掘已舉不義之兵伐無罪之國殺不辜之民絕先聖之後大國出攻小國城守驅人之牛馬僕人之子女毀人之宗廟遷人之重寶血流千里暴骸滿野以贖貪主之欲非兵之所為生也故兵者所以討暴非所以為暴也樂者所以致和非所以為淫也書者所以畫象非所以為偽也故事親有道矣而愛為務朝廷有容矣而敬為上虛書有禮矣而象為主用兵有術矣而義為本本立而道行本傷而道廢

主術訓

人主之術處無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清靜而不動一度而不撻因循而任下責成而不勞是故心知規而師傳論



道日能言而行人稱辭足能行而相者先導耳能聽而執  
正進諫是故慮無失策謀無過事言為文章行為儀表於  
天下進退應時動靜循理不為曜美好憎不為賞罰喜怒  
名各自名類各自類事猶自然莫出於己故古之王者見  
而前就所以蔽明也社稷塞耳所以掩聰天子外屏所以  
自障故所視者遠則所任者通所任者大則所守者小夫  
目妄視則淫耳妄聽則惑口妄言則亂夫三關者不可不  
慎守也若欲規之乃是離之若欲歸之乃是賊之天氣為  
寬地氣為寬反之玄房各處其宅守而勿失上通太一太  
一之精通於天道天道玄默無容無則大不可極澤不可  
測尚與人化知不能得

大水濁則魚噉政苛則民亂故夫養虎豹犀象者為之園  
檻供其嗜欲適其饑飽違其怒恚然而不能終其天年者  
形有所劫也是以上多故則下多詐上多事則下多怨上  
煩擾則下不定上多求則下交爭不直之於本而事之於  
末譬猶揚堞而拜塵抱薪以救火也故聖人事省而易治  
求寡而易贍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為而成規  
然係直抱德推誠天下從之如響之應聲景之像形其所  
修者本也刑罰不足以移風俗殺戮不足以禁奸暴唯神  
化為貴至精為神夫疾呼不過聞百步志之所在踰于千  
里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使之然故至精之  
像弗招而自來不應而自往窈窈冥冥不知為之者誰而



功自成智者弗能誦辯者弗能形

昔孫叔敖恬卧而却人無所害其鋒市南宜遼吾九而兩  
宋之難無所關其辭執轡鑣鑣目扼孳其於以御兵刃  
縣夫券契東帛刑罰斧鉞其於以解難溥矣待目而照見  
待言而使令其於為治難夫遽伯玉為相子貢觀之曰何  
以治國曰以弗治治之於是簡子欲伐衛使史黯往觀焉  
還報曰遽伯玉為相宋可以加兵固家險阻何足以致之  
故阜陶瘠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貢于言者也師曠聳  
而為太宰晉無亂政有貢于見者也故不言之令不視之  
見此伏犧神農之所以為師也故民之化也不從其所言  
而從所行故齊莊公好勇不使鬪爭而國家多難其漸至

于蚩杵之亂頃襄好色不使風議而民多昏亂其積至邪  
奇之難故至精之所動若春氣之生秋氣之殺也雖馳傳  
驚盪不若此其亟故君人者其猶射者乎於此毫末於彼  
尋常矣故慎所以感之也

夫樂啓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感子和鄒忌一微而威王  
終夕悲感于憂動諸琴瑟形諸音聲而能使人為之哀樂  
辨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其誠心弗施也審成尚歌  
車下袒公喟然而寤夫至精入人深矣故曰樂聽其音則  
知其俗見其俗則知其化孔子學鼓琴於師襄而論文王  
之志見微以知明矣延陵季子聽魯樂而知夏夏之風論  
近以識遠也作之上古施及千歲而文不滅况於並世化



民乎湯之時七年早以身禱於桑林之際而四方之雲湊千里之雨至抱質效誠感動天地神諭方外令行禁止豈足為哉古聖王至精形於內而好憎忘於外出言以副情發跡以明旨陳之以禮樂風之以歌謠業貫萬世而不墜播局四方而不窮翕馭昆蟲與之陶化又況於執法施令乎故太上神化其次使不得為非其次實賢而罰暴衛之於左右無私輕重故可以為予繩之於內外無私曲直故可以為正人主之於用法無私好憎故可以為命

無為者道之宗故得道之宗應物無窮任人之才難以至治湯武聖王也而不能與越人乘幹舟而浮於江湖伊尹賢相也而不能與胡人騎驢馬而馭駟騷孔果博通而不

能與山居者入榛薄險阻也由此觀之則人知之於物也

淺矣而欲以徧照海內存萬方不因道之數而專己之能則其窮不達矣故稽足以治天下也祭之力制節伸鈞索

鐵欲金推移大穢水殺畜鬻陸捕無然然湯革車三百乘困之鳴條擒之焦門由此觀之勇力不足以持天下矣智

不足以為治勇不足以為強則人才不足以任明也而君人者不下明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識物因人

以知人也故積力之所舉則無不勝雜智之所為則無不成也培井無鼂鼂也園中無脩木小也夫舉重萬者力

小而不能勝也及至其移徙之不待其多力者故千人之

群無絕梁萬人之聚無廢功夫華驅駉駉一日而至千里



然其使之搏兔不如豺狼伎能殊也。鷓夜撮蚤蚊察分秋毫晝日顛越不能見丘山形性詭也。夫騰蛇游霧而動應龍乘雲而舉殺得木而捷魚得水而鶩故古之為車也漆者不畫鑿者不斲工無二伎士不兼官各守其職不得相竄人得其宜物得其安是以器械不苦而職事不媿夫賁少者易償職寡者易守任輕者易稽上操首約之分下效易為之功是以君臣漸久而不厭。

文王智而好問故聖武王勇而好鬥故勝夫乘衆人之智則無不任也用衆人之力則無不勝也千鈞之重非鳥獲不能舉也衆人相一則百人有餘力矣是故任一人之力者則鳥獲不足恃乘衆人之勢者則天下不足有也禹決

江疏河以為天下興利而不能使水而流纓磬土糞草以為百姓力農然不能使禾冬生豈其人事不至哉其勢不可也夫推不可為之勢而不修道理之數雖神聖人不能以成其功而況當世之主乎夫載重而馬羸雖造父不能以致遠車輕馬良雖中工可使追速是故聖人舉事也豈能拂道理之數詭自然之性以曲為直以屈為伸哉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之也是以積力之所舉無不勝也而稷智之所為無不成也擊者可令唯筋而不可使有聞也瘖者可使守圉而不可使言也形有所不周而能有所不容也是故有一功者處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勝其任者則舉之不重也。能稱其事而為之者不難也夫大小脩短各







竭美堯之有天下也非會萬人之富而安人主之位也以  
為百姓力征強凌弱暴寡於堯乃身服節儉之行而  
明相愛之仁以和輯之是故茅茨不翦采椽不斷大路不  
畫越帝不緣大羹不和菜食不毀地行行教勤勞天下周  
流五嶽豈其奉養不足崇哉舉天下而以為社稷非有利  
焉乎象志惻舉天下而傳之舜猶却行而脫職也教世則  
不然一日而有天下之富處人君之勢則竭百姓之力以  
奉耳目志專在于宮室臺榭陂池苑囿猛獸燕窩玩好珍  
怪是故貧民糶糶不接於口而虎狼熊羆豺豸豺百姓短  
竭不完而宮室衣繡人主急茲無用之功百姓黎民顛顛  
於天下是故使天下不安其性人主之居也如日月之明

也天下之所同側目而視側耳而聽延頸舉踵而望也是  
故非澹薄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兼覆  
非慈厚無以懷柔非中正無以制斷

賢主之用人也猶巧工之制木也大者為舟航柱梁小者  
以為榱楔脩者以為榘拱短者以為侏儒枅榱無大小脩  
短各得其所宜規矩方圓各有所施天下之物莫尚於難  
毒然而良醫索而藏之有所用也是故林莽之材猶無可  
棄者而况於人乎今夫朝廷之所不舉鄉曲之所不舉非  
其人不肖也其所以官之者非其職也鹿之上山獐不能  
跋也及其下牧豎能追之才有所脩短也是故有大畧者  
不可責以捷巧有小智者不可任以大功人有其才物有



其形有任一而太重或任百而尚輕是故審毫釐之計者必遺天下之大數不失小物之選者感於大數之舉譬猶狸之不可使搏牛虎之不可使搏鼠也今人之才或欲平九州并方外存危國繼絕世志在直道正邪決煩理擊而乃責之以閭閻之禮與爨之間或佞巧小具諂進偷說隨鄉曲之俗卑下衆人之耳目而乃任之以天下之權治亂之機是猶以斧削毛以刃抵木也皆失其宜矣人主者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智慮以天下之力爭是故說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百官俯同群臣幅奏喜不以賞賜怒不以罪誅是故威厲立而不廢聰明先而不蔽法令察而不苛耳目達而不聞善否之情日陳於前

而無所違是故賢者盡其智而不肖者竭其力德澤無覆而不偏群臣勸務而不怠近者安其性遠者懷其德所以然者何也得用人之道而不任己之才者也故假與馬者足不勞而致千里乘舟楫者不能游而絕江海夫人主之情莫不欲總海內之智盡衆人之力然而群臣志遠効忠者希不因其身使言之而是雖在揚夫舜堯猶不可棄也使言之而非也雖在卿相人君掄策于廟堂之上未必可用是非之所在不可以貴賤尊卑論也是明主之聽於羣臣其計乃可用不羞其位其言可行而不責其辯闇主則不然所愛冒親近者雖和枉不正不能見也疏遠卑賤者雖竭力盡忠不能知也有言者竊之以辭有諫者誅之以



罪如此而欲照海內存萬方是猶塞耳而聽清濁揜目而視青黃也其離聰明則亦遠夫

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準繩也縣法者法不法也沒賞者賞當賞也法定之後中程者賞缺繩者誅尊貴者不輕其罰而卑賤者不重其刑犯法者雖賢必誅尊貴者不肖必無罪是故公道通而私道塞也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自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制有司使無專行也法籍禮義者所以禁君使無擅斷也人莫得恣則道勝道勝則理達矣故反於無為無為者非謂其凝滯而不動以其言而莫從已出也

聖王之治也其猶造父之御齊桓之于轡街之際而急緩

之于舛吻之和正度于胃臆之中而執節于掌握之間內得於心中外合於馬志是故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是故推勢者人主之車輿也大臣者人主之駟馬也體離車輿之安而手失駟馬之心而能不危者古今未有也是故御馬不調王良不足以取道君臣不和唐虞不能以為治也執術而御之則管晏之治盡矣明分以示之則蹠踏之姦止矣夫據隙而窺并底雖達視猶不能見其睛借明於鑑以照之則寸分可得而察也是故明主而耳目不勞精神不竭物至而觀其象事來而應其化近者不亂遠者治也是故不用過然之數而行必然之道故禹皋之無遺策矣今夫御者馬體調于



車御心和于馬則歷險致遠進退周游莫不如志雖有駉驥駟之良誠獲御之則反自恣而人弗能制矣故治者不貴其自是而貴不得為非也

是故君人者無為而有守也有為無好也有為則護生有好則諷起昔者晉桓公好味而易牙烹其首子而餌之虞君好寶而晉獻以璧馬釣之胡王好音而秦穆公以女樂誘之是皆以利見制於人也故善建者不挾夫火熱而水滅之金剛而火消之木強而斧伐之水流而土遏之唯造化者物莫能勝也故欲不出謂之高外邪不入謂之塞中倘外閉何事之不節外閉中徇何事之不度弗用而後能用之弗為而後能為之精神勞則越耳目淫則竭故有道

之主誠想去意清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責實使有司任而弗詔責而弗教

夫七尺之椀而制船之左右者以水為資天子發號令行禁止以衆為勢也夫防民之所害開民之所利成行也若發城決塘故循流而下易以至背風而馳易以速桓公立政去食肉之獸食粟之鳥豫置之網三舉而百姓說紂殺王子比干而骨肉怨斬朝涉者之脛而萬民叛再舉而天下失矣故義者非能徧利天下之民也利一人而天下從風暴者非盡害海內之衆也害一人而天下離叛故桓公三舉而九合諸侯紂再舉而不得為匹夫故舉不可紆人主租歛於民也必先計歲而度量民積聚知鐵饒有餘



不足之數然後取車與衣食供養其欲高臺層榭接屋連  
閭非不麗也然民有掘穴狹虛無所托身者明主弗樂也  
肥曠甘肫非不美也然民有糟糠菽粟不接於口者則明  
主弗甘也匡林蔭席非不寧也然民有處邊城犯危難澤  
死暴骸者明主弗安也故古之君人者其慘怛於民也國  
有饑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而冬不被裘歲登民豐乃始  
鑿鍾鼓陳于戚君臣上下同心而樂之國無喪人故古之  
為金石管絃者所以宣樂也兵革斧鉞者所以飾怒也鵠  
酌俎豆酬酢之禮所以致善也褰絰管復辟踊哭泣所以  
諭哀也此皆有以充於內而成像於外及至亂主取民則  
不裁其力求於下則不量其積男女不得事耕織之業以

供上之求力勑財匱君臣相疾也故民至於焦唇滯肝有  
倉無儲而乃始撞大鐘擊鳴鼓吹笙芋彈琴必是猶貫甲  
胄而入宗廟被羅統而從軍旅失樂之所由生矣夫民之  
為生也一人耜耒而耕不過十畝中畝之獲卒歲之收不  
過畝四石妻子老弱仰而食之時有潦旱災害之患無以  
給上之徵賦車馬兵革之費由此觀之則人之生憫矣夫  
天地之大計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率九年而有三年之  
畜十八年而有六年之積二十七年而有九年之儲雖洪  
早災害之殃民莫困窮流亡也故國無九年之畜謂之不  
足無六年之積謂之憊急無三年之畜謂之窮之故有仁  
君明主其取下有節自養有度則得承受於天地而不離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儉寒之患夫若貪主暴君捷於其下侵漁其民以適無窮之欲則百姓無被天和而復地德矣貪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國者君之本也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時下盡地財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長五穀蕃殖教民養畜六畜以時種樹務備田疇茲植桑麻肥磽高下各因其宜丘陵阪險不生五穀者以樹竹木春代桔槔夏取粟諷秋畜蔬食冬伐薪蒸以為民實是故生無之用死無轉尸故先王之法攻不捨群不敢竄犬不涸澤而漁不焚林而獵材木茶畝置學不得布於野樹木茶魚網罟不得入於水鷹隼水擊網罟不得張於谿谷草木未落斧斤不得入山林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燒田孕育不得殺鷲卵不得擇魚不長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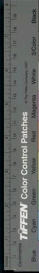
不得取蔬不期年不得食是故草木之發若蒸氣禽獸之歸若流泉飛鳥之歸若煙雲有所以致之也故先王之政四海之雲至而脩封疆蠶蟻鳴燕降而達路除道陰降百泉則修橋梁昏張中則務種穀大火中則種黍稷虛中則種宿麥昴中則收飲畜種伐薪木上告于天下布之民先王之所以應時脩備富國利民實曠來遠者其道備矣非能目見而足行之也欲利之也欲利之也不忘于心則官自備矣心之於九竅四支也不能一事焉然而動靜視聽皆以為主者不忘于欲利也故堯為善而襲善至矣桀為非而衆非來夫善積則功成非積則禍極

古者天子聽朝公卿正諫博士誦詩瞽箴師誦庶人傳語



史書其過宰徹其膳猶以為未足也故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湯有司直之人武王立戒慎之詔過若毫釐而既已備之也夫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而不舉其於過也無微而不改堯舜禹湯文武皆坦然天下而南面焉當此之時鼙鼓而食秦雍而徹已飯而祭寔行不用巫祝鬼神弗敢崇山川弗敢禍可謂至貴矣然而戰戰慄慄日慎一日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心小矣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乎上帝聿懷多福其斯之謂歟武王代紂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朝成湯之廟解箕子之囚仗各處其宅田其田無故無新唯賢是親用非其有使非其人晏然若故有之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志大也

文王同觀得失徧覽是非堯舜所以昌桀紂所以亡者皆著於明堂於是畧智傳問以應無方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智圓矣成康繼文武之業守明堂之制觀存亡之跡見成敗之變非道不言非義不行言不苟出行不苟為擇善而後從事焉由此觀之則聖人之行方矣孔子之通智過於甚私勇服於孟賁足躡於郊蒐力招城閭能亦多矣然而勇力不聞伎巧不知專行教道以成素王事亦鮮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國五十二弑君三十六采善鉅醜以成王道論亦博矣然而圍於匡顔色不變絃歌不徹臨死之地犯患難之危據義行理而志不懼分亦明矣然而為魯司寇聽訟必為斷作為春秋不道鬼神不敢專已夫聖人





之智固已多矣其所守者有約故舉而必榮愚人之智固已少矣其所事者多故動而必窮夫

衆人之所見者寡事之可權者多愚之所權者少此愚者之所以多患也物之可備者智者盡備之可權者盡權之此智者所以寡患也故智者先作而後合愚者始於榮而終於衰今日何為而榮乎且日何為而衰乎此易言也今日何為而義且日何為而榮此難知也問賢師曰白素何如曰竊然曰黑何若曰默然後白黑而示之則不處焉人之視白黑以目言白黑以口譬師有以言白黑無以知白黑故言白黑與人同其別白黑與人異入孝於親出忠於君無愚賢不肖皆知其為義也使陳忠孝行而知所出者

鮮矣凡人思慮莫不先以為可而後行之其是或非此知之所以異凡人之性莫貴於仁莫急於智仁以為質以行之兩者為本而加之以勇力辯慧捷疾助錄巧敏運利聰明審察盡衆益也身材脩俊藝曲備而無仁智以為表幹而加之以衆美則益其損故不仁而有勇力果敢則狂而操劍不智而辯慧懷給則棄驥而不式雖有材能其施之不當其處之不宜適足以輔偽飾非伎藝之衆不如其寡也故有野心者不可借便勢有愚質者不可與利器魚得水而游焉則樂塘決水涸則為蟻蟻所食有掌修其覆防補其缺漏則魚得而利之國有以存人有以生國之所以存者仁義是也人之所以生者行善是也國無義雖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ack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百家類纂卷之三十

大必亡人無善志雖勇必傷

2008.09.03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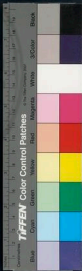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中華民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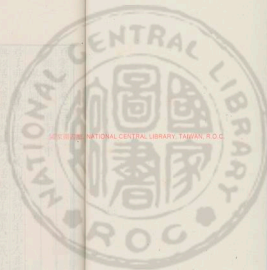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02619 v. 24





百家類纂卷之三十一

雜家類 淮南子中

繆稱訓

君子非仁義無以生失仁義則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嗜欲無以活失嗜欲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懼失仁義小人懼失利觀其所懼知各殊矣易曰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其施厚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禍深薄施而厚望畜怨而無患者古今未之有也是故聖人察其所以往則知其所以來者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致尊和過者斟酌多少不同各得其所宜是故得一人所以得百人也人以其所願於上以交其下誰弗戴以其所欲於下以



事其上誰弗喜詩云媚茲一人應侯慎德慎德大夫一人  
小矣惟善小斯誰善大夫

慈父之愛子非為報也不可內解於心聖人之養民非求  
用也性不能已着火之自熱水之自寒夫有何備焉及恃  
其力賴其功者石失火舟中故君子見始斯知終夫媒妁  
譽人而莫之德也取庸而強飯之莫之愛也雜親父慈母  
不加於此有以為則恐不接矣故送往者非所以迎來也  
旌死者非專為生也誠出於己則所勸者遠矣錫繡登廟  
貴文也圭璋在前尚質也文不勝質之謂君子故終年為  
車無三寸之韞不可以驅馳匠人斲戶無一尺之栳不可  
以閉藏故君子行思乎其所以結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

可以導人目之精者可以濟澤而不可以昭露在混冥之  
中不可論於人故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不下陛而天下  
亂蓋情甚乎叫呼也無諸已求諸人古今未之聞也同言  
而民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民化誠在令外也聖人在上  
民遷而化情以先之也勸於上不應於下者情與令殊也  
故易曰亢龍有悔三月嬰兒未知利害也而慈母之愛愈  
篤者情也故言之用者昭昭乎小哉不言之用者曠曠乎  
大哉身君子之言信也中君子之意忠也忠信形於內感  
動應於外故禹執干戚舞於兩階之間而三苗服鷹翔川  
魚鼈沉飛鳥揚必逢害也子之死父也臣之死君也世有  
行之者矣非出死以要名也息心之藏於中而不能遺其



雜也

擊丹水中魚沉而鳥揚同聞而殊事其情一也倍負竊以壺殮表其間趙宣孟以東朋免其軀禮不隆而德有餘仁心之感恩接而惜恤生故其人深俱之叫呼也在家老則為恩厚其在貨人則生爭鬪故曰良莫惜於意志莫和為下寇莫大於陰陽飽鼓為小聖人為善非以求名而名從之不與利期而利歸之

積薄為厚積卑為高故君子日學學以成輝小人日快快以至辱其消息也離朱弗能見也文王聞善如不及宿不喜如不祥非為日不足也其愛乎推之也故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懷情抱質天弗能殺地弗能體也於揚天地

之間配日月之光甘樂之者也苟鄉善雖過無怨若亦善雖忠來患故怨人不如自怨求諸人不如求諸己得也聲自召也貌自示也名自命也文自官也無非己者操鏡以刺操刃以擊何怨乎人故鏡子文錦也雖醜登廟于座練染也美而不尊虛而能滿淡而有味被褐褐玉者故兩心不可以得一人一心可以得百人男子樹蘭美而不芳繼子得食肥而不澤情不相與往來也生所做也死所歸也故弘演直仁而立死王子問張掖而受刃不以所托寄所歸也故世治則以義衛身世亂則以身衛義

聖人之行無所合無所離譬若鼓無所與調無所不比絲筦金石小大脩短有叙異聲而和君臣上下官職有差殊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ColorChecker by Munsell Color Services Lab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Black

3/Color

White

Red

Yellow

Green

Cyan

Blue

事而調夫織者日以進耕者日以御事相反成功一也申  
喜聞乞人之歌而悲出而視之其母也交陵之職也夫羞  
曰夷聲陽句具其庶乎同是聲而取信焉異有諸情也故  
心哀而歌不樂心樂而哭不哀夫子曰絃則足也其聲非  
也文者所以接物也情繫於中而欲發外者也以文滅情  
則失情以情滅文則失文情理通則鳳麟極矣言至德之  
懷遠也

輪子陽謂其子曰良工斲乎矩鑿之中矩鑿之中固無物  
而不周聖王以治民造父以治馬醫駱以治病同材而各  
自取焉上意而民載誠中者也未言而信弗召而至或先  
之也恆於不已知者不自知也矜世生於不足事誣生於

矜誠中之人樂而不恆如鸛好聲熊之好緝夫不能為矜  
秦女思秋士悲而知物化矣號而哭噉而哀而知聲動矣  
容貌顏色端伸俯仰知情偽矣故聖人粟栗乎其內而至  
乎至極矣功名遂成天也循理受順人也太公望周公旦  
天非為武王造之也崇德惡來天非為紂生之也有其世  
有其人也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澤利本乎小人君子享  
其功

求之有道得之在命故君子能為善而不能必其得福不  
忍為非而未始必免其禍君根本也臣枝葉也根本不美  
枝葉茂者末之聞也有道之世以人與國無道之世以國  
與人光王天下而忍不解投奔而憂釋憂而守之而樂與



賢終不私其利矣凡萬物而有所施之無小不可為無所用之習喻糞土也人之情於害之中爭取小馬於利之中爭取大馬故同味而嗜厚膾者必其甘之者也同師而趨群者必其樂之者也弗甘弗樂而能為表者未之聞也君子時則進得之以義何幸之有不時則退讓之以義何不幸之有故伯夷餓死首陽之下猶不自悔棄其所賤得其所貴也福之萌也綿綿禍之生也分分福禍之始萌微故民愛之唯聖人見其始而知其終故傳曰魯酒薄而邯鄲圍羊莫不斟而宋國危

老子學尚容見舌而知守柔矣列子學壺子觀景而知持後矣故聖人不為物先而常制之其類若積薪焚後者在

上人以義愛黨以群強是故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行者遠義之所加者淺則武之所制者小矣鐸以聲自毀骨燭以明自鑠虎豹之文采射後狝之捷未措故子路以勇死長弘以智困能以智知而未能以智不知也故行險者不得後繩出林者不得直道夜行瞑目而前其手事有所至而明有不害人能貫冥冥入於昭昭可與言至矣鷓粟知風之所起緬尤知水之高下睇目知晏陰諧知雨為是謂人智不如鳥獸則不然故通於一伎察於一辭可與曲說未可與廣應也甯戚擊牛角而歌桓公舉以大政雍門子以哭見孟嘗君涕流沾纓歌哭衆人之所能為也一發聲入人耳感人心情之至也故唐虞之法可效也其論人



心不可及也簡公以情殺子陽以猛劫皆不得其道者也故歌而不比於律者其清濁一也繩之外與繩之內皆失直者也紂為巢箸而箕子受魯以偶人莖而孔子嘆見所始則知所終故水出於山入於海稼生乎野而穢乎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

水濁者魚噉今奇者民亂城陷者必崩岸崩者必陀故商鞅立法而支解吳起刻削而車裂治國礪者張瑟大絃絃則小絃絕矣故急意數策者非千里之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施於四海是故祿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蔽情行合而名謂之禍福不虛至矣身有醒夢不勝正行國有妖祥不勝善政是故前有軒冕之賞不可以

無功取也後有斧鉞之禁不可以無罪蒙也素修正者非離道也君子不謂小善不足為也而舍之小善積而為大善不謂小不善為無傷也而為之小不善積而為大不善是故積羽沉舟輕折軸故君子禁於微一快不足以成善積快而為德一恨不足以成非積恨而成怨故三代之稱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謗千歲之積毀也

欲知天道察其數欲知地道物其樹欲知人道從其欲勿驚勿駭萬物將自理勿撓勿撓萬物將自清察一曲者不可與言化審一時者不可與言大日不知夜月不知晝日月為明而弗能兼也唯天地能函之能包天地曰唯無形者也駑溢之君無忠臣口慧之人無必信交拱之木無拱



把之枝尋常之溝無不舟之魚根淺則末短本傷則枝枯  
福生於無為患生於多慾害生於弗備穢生於弗辨聖人  
為善若恐不及備禍若恐不免蒙塵而欲毋昧涉水而欲  
毋濡不可得也是故知己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福由  
已災禍由已生聖人不求譽不辟諱正身直行衆邪自息  
今擇正而追曲倍是而從衆是與俗儂走而內行無繩故  
聖人友已而弗由也道之有篇章形跡者非至者也帶之  
而無味視之而無形不可傳於人大轍去水亭學愈厭用  
之不節乃反為病物多類之而非唯聖人知微善御者不  
忘其馬善射者不忘其弩善為人上者不忘其下誠能愛  
而利之天下可從也弗愛弗利親于叔父天下有至貴而

非勢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壽而非千歲也原心  
反性則貴矣適情知足則富矣明死生之分則壽矣言無  
常是行無常宜者小人也察於一事通於一伎者中人也  
兼覆蓋而併有之度伎能而裁使之者聖人也

齊俗訓

夫木積則生相食之魚土積則生自允之獸禮義飾則生  
偽匿之木夫吹灰而欲無昧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也古  
者良童蒙不知東面貌不羨乎情而言不溢乎行其衣致  
暖而無文其兵戈銖而無刃其歌樂而無轉其哭哀而無  
聲擊井而飲耕田而食無所施其義亦不求得親戚不相  
毀譽朋友不相怨德及至禮義之生貨財之貴而詐偽萌



與非譽相紛怨德並行於是乃有曹參孝已之美而生盜  
跖莊躋之邪故有大路龍旂羽蓋垂綬結駟連騎則必有  
穿窬拊掖抽其踰備之姦有說文繁縟符羅羅純必有管  
橋跣踣短褐不完者故高下之相傾也短脩之相形也亦  
明矣夫蠶慕為鶉水兼為蟪意皆生非其類唯聖人知其  
化夫胡人見賡不知其可以為布也越人見龜不知其可  
以為辨也故不過於物者難與言化

故行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為也矜偽以惑世抗行  
以違眾聖人不以為民俗廣度澗屋連閣通房人之所安  
也鳥入之而憂高山險阻深林叢薄虎豹之所禦也人入  
之而畏川谷通原積水重泉龍鼉之所使也人人之而死

咸池承雲九韶六英人之所樂也鳥獸聞之而驚深谿峭  
岸峻木尋枝援狃之所樂也人上之而懼形殊性詭所以  
為樂者乃所以為衆所以為安者乃所以為危也乃至天  
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臨使各便其性安其居處其宜  
為其能故愚者有所脩智者有所不足柱不可以摘齒簞  
不可以持屋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追速鋸不可以為  
刀銅不可以為弩鐵不可以為舟木不可以為釜各用之  
於其所適施之於其所宜即萬物一齊而無由相過夫明  
鏡使於照形其於以函食不如箒穢牛粹毛宜於廟牲其  
齟致兩不若黑蟻由此觀之物無貴賤因其所貴而貴之  
物無不貴也因其賤而賤之物無不賤也夫玉璞不厭厚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角麟不厭溥漆不厭黑粉不厭白此四者相反也所急則  
均其用一也今之裘與裘就急見雨則裘不用升堂則裘  
不御此代為常者也譬若舟車楯球窮處故有所宜也  
毛氏樊萑嬰兒生皆同聲及其長也雖重象狄驥不能通  
其言教俗殊也今令三月嬰兒生而從國則不能知其故  
俗由此觀之衣服禮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於外也夫竹  
之性浮歿以為勝東而投之水則沉失其體也金之性沉  
託之於丹上則浮勢有所支也夫素之質白染之以涅則  
黑緋之性黃染之以丹則赤人之性無和久湛於俗則易  
易而忘本合於着性故日月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  
石藏之人性欲予嗜欲害之惟聖人能遺物而久已夫來

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千極則寤矣夫性亦人之千極也  
有以自見也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骨感譬若  
醜面之游愈躁愈沉孔子調顏曰吾服汝也忘而汝服  
於我也亦忘雖然汝雖忘乎吾猶有不忘者存孔子知其  
本也

故克之舉舜也決之於目桓公之取甯成也斷之於耳而  
已矣為是樺術數而任耳目其亂必甚矣夫耳目之可以  
斷也反情性也聽失於諛譽而目淫於采色而欲得事正  
則難矣夫戴象者聞歌聲而泣截樂者見哭者而笑哀可  
樂者笑可哀者載使然也是故貴虛故水擊則波與氣絕  
則智昏智昏不可以為政波水不可以為平故聖王執一



而勿失萬物之情既矣四夷九州服矣夫一者至貴無適於天下聖人託於無適故民命繫矣為仁者必以哀樂論之為義者必以取予明之目所見不過十里而欲徧照滂內之民矣樂弗能給也無天下之委財而欲徧贖萬民利不能足也且喜怒哀樂有感而自然者也故哭之發於口涕之出於目此皆憤於中而形於外者也譬若水之下流煙之上尋也夫有就推之者故強哭者雖病不哀強親者雖笑不和情發於中而聲應於外故發負為之重發愈於晉獻公之垂棘趙宣孟之束脯賢於智伯之大鍾故禮豐不足以效愛而誠心可以恢近故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虞曾參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其於養一也故胡

人彈骨越人嚙臂中國歃血也所由各異其於信一也三苗髮首老人括領中國冠笄越人剃髮其於服一也帝纘項之法婦人不辟男子於路者拂之於四達之衢今之國都男女切蹠有摩於道其於俗一也故四夷之禮不同皆尊其主而愛其親敬其兄檢狃之俗相及皆慈其子而嚴其上夫鳥飛成行獸處成群有孰教之故魯國服儒者之禮行孔子之術地削名卑不能親近來遠越王句踐削髮文身無皮弁褶笏之服拘罷拒折之容然而勝夫差於五湖南面而霸天下泗上十二諸侯皆率九夷以朝胡貉匈奴之國縱體梳髮箕倨反言而國不亡者未必無禮也楚莊王櫛衣博袍令行乎天下遂霸諸侯晉文君大布之衣



羊之表章以帶劍成立于海內豈必鄒魯之禮之謂禮古者非不知繁升降樂遠之禮也蹀采菽肆夏之容也以爲曠日煩民而無所用故制禮足以佐實喻意而已矣古者非不能陳鍾鼓盛蕭揚干戚齊羽旄以爲費財亂政故制樂足以合歡宣意而已善不美於音非不能竭國糜民虛府殫財含珠鱗施綸組節束追送死也以爲窮民絕業而無益於槁骨腐肉也故祭糗足以收斂蓋藏而已昔堯孝香櫛市不變其肆禹葬會稽之山農不易其畝明乎死生之分通乎侈儉之適者也亂國則不然言與行相悖情與貌相反禮飾以煩樂僂以淫崇死以害生久書以招行是以風俗濁於世而誹譽萌於朝是故聖人廢而不用

也義者稽理而行宜也禮者體情制文者也義者宜也禮者禮也

夫能與化推移爲人者至貴在焉爾故狐裘之歌可隨也其所以歌者不可爲也聖人之法可觀也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辯士言可聽也其所以言不可形也淳均之劍不可愛也而歐冶之巧可貴也今夫王喬赤松子吹嘖呼吸吐故納新遺形去智抱素及真以遊玄渺上通雲天今欲學其道不得其養氣廢神而放其一吐一吸時時伸其不能乘雲升假亦明矣五帝三王輕天下細萬物齊死生同變化抱大聖之心以鏡萬物之情上與神明爲友下與造化爲人今欲學其道不得其清明玄聖而守其法籍



令不能為治亦明矣故曰得十利劍不若得歐冶之巧得百走馬不若得伯樂之數僕至大者無形狀道至眇者無度量故天之負也不得規地之方也不得矩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道在其間而莫知其所故其見不達者不可與語大其智不闕者不可與論至昔者馮夷得道以潛大川鉗且得道以處崑崙高鴻以治病造父以御馬羿以之射雉以之斷所為者各異而所道者一也夫粟道以逆物者無以相非也譬若回波而澆田其受水釣也今屠牛而烹其肉或以為酸或以為甘更熬燻炙齊味萬方其本一半之體伐榘豫樟而剖聚之或為棺槨或為柱梁披斷換樑所用為方然一木之樸也故百家之言指

秦相及其合道一體也譬若絲竹金石之會樂同也其曲家異而不失於體伯樂韓風秦牙管青所相各異其知馬一也故三皇五帝法籍殊方其得民心均也故湯入夏而用其法武王入殷而行其禮桀紂之所以亡而湯武之所以為治故剗劍銷鋸陳非良工不能以制木鑿索埽坊設非巧冶不能以治金屠牛吐一朝解九牛而刀以剗毛庖丁用刀十九年而刀如新剗何則游乎泉虛之間若夫規矩鉤繩者此巧之具也而非所以巧也故瑟無絃雖師文不能以成曲徒絃則不能悲故絃瑟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悲也若夫工匠之為連機運閤陰閉眩錯入於冥冥之取神調之極游乎心手泉虛之間而莫與物為際者父不

TIF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能以教于醫師之故意相物寫神愈舞而形乎絃者兄不  
能以喻第今夫為平者準也為直者繩也若夫不在於繩  
準之中可以為平直者此不共之術也故叩宮而宮應彈  
角而角動此同音之相應也其於五音無所比而二十五  
絃皆應此不傳之道也故蕭條者形之君而寂漠者音之  
主也

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謂是與  
非各異皆自是而非人由此觀之事情有合於己者而未始  
有是也有忤於心者而未始有非也故求是者非求道理  
也求合於己者也去非者非批和施去忤於心者也忤於  
我未必不合於人也合於我未必不非於俗也至是之是

無非至非之非無是此真是非也若夫是於此而非於彼  
非於此而是於彼者此之謂一是一非也此一非非偶曲  
也去一是非宇宙也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  
知世之所謂是非者不知就是孰非老子曰治大國若烹  
小鮮為寬裕者曰勿數撓為剗削者曰致其鹹酸而已矣  
晉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舉琴而撞之跌椎宮壁左右欲  
塗之平公曰會之以此為寡人失孔子聞之曰平公非不  
痛其體也欲求諫者也韓子聞之曰群臣失禮而弗誅是  
縱過也有以也夫平公之不霸也故賓有見人於宓子者  
賓出宓子曰子之賓獨有三過望我而笑是撓也故語而  
不稱師是返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賓曰望君而笑是公

也談諧而不稱師是通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故賓之容一體也或以為君子或以為小人所自視之異也故趨舍合卽言忠而益親身疏卽謀當而見疑親愛為其子治花秃而血流至耳見者以為其愛之至也使在於總毋則過者以為嫌也事之情一也所從觀者異也從城上視牛如羊視羊如豕所居高也閭閻於盤水則負於杯則隨而形不變其故有所負有所適者所自闕之異也今吾雖欲正身而待物庸遽知世之所自窺我者乎若轉化而與世競走譬猶逃雨也無之而不濡常欲在於虛則有不能為虛矣若夫不為虛而自虛者此所慕而不能致也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已而與載致千里轉無窮之原也不通

於道者若迷惑告以東西南北所居聆聆一曲而辟然忽不得復迷惑也故終身隸於人辟若倪之見風也無須臾之間定矣

治世之體易守也其事易為也其禮易行也其償易償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農工商鄉別州異是故農與農言力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士無遺行農無廢功工無苦事商無折貨各安其性不得相干故伊尹之興土功也脩厓者使之踏鑊強者使之負土耿者使之准偃者使之塗各有所宜而人性齊矣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異形殊類易事而恃失處而賤得勢而貴聖人總而用之其數一也夫先知遠見遠視千里人才



之隆也而治世不以責於民博聞強志口辯辭給人智之美也而明主不以求於下放世輕物不汙於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為民化神機陰閉剝削無迹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為民業故長弘師曠先知禍福言無遺策而不可與衆同職也公孫覺折辯抗辭別同異離堅白不可與衆同道也壯人無擇非舜而自投清冷之淵不可以為世儀魯般墨子以木為高而飛之三日不集而不可使為工也故高不可及者不可以為人量行不可速者不可以為國俗夫孳輕重不失銖兩聖人弗用而縣之于銓衡視高下不差尺寸明主弗任而求之于沈準何則人才不可專用而度量可世傳也故國治可與愚守也而軍制可與

權用也夫待驥囊飛兔而駕之則世莫乘車待面旄毛嬙而為配則終身不家矣然非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所有而並用之夫馭驥千里一日而通驚馬十舍旬亦至之由是觀之人才不足專恃而道術可公行也

世多稱古之人而高其行並世有與同者而弗知貴也非才下也時弗宜也故六駟驥駟馭以濟江河不若窾水便者處世然也是故立功之人簡於行而謹於時今世俗之人以功成為賢以勝患為智以遭難為愚以死節為賢吾以為各致其所極而已王子比干非不知箕子被髮佯狂以免其身也然而樂直行盡忠以死節故不為也伯夷叔齊非不能受祿任官以致其功也然而樂離世伉行以



絕衆故不務也許由善卷非不能撫天下寧海內以德民也然而羞以物滑和故弗受也深讓要雖非不知樂家室安妻子以偷生也然而樂推誠行必以死主故不留也今從箕子視比干則愚矣從比干視箕子則卑矣從管晏視伯夷則蕪矣從伯夷視管晏則貪矣趨合相非背欲相反而各樂其務將誰使正之曾子曰擊舟水中鳥聞之而高翔魚聞之而淵藏故所趨各異而皆得所便故惠子從車百乘以過孟諸莊子見之棄其餘魚鵝鴿飲水數斗而不足鯁鋪入口若露而死智伯有三晉而欲不曠林類榮啓期衣若弊裘而意不慙出此觀之則趣行各異何以相非也夫重生者不以利害己立節者見難不苟免貪祿者見

利不顧身而好名者非義不苟得此相為論譬猶冰炭鈞繩何時而合若以聖人為之中則兼帶而并之未有可是非者也夫飛鳥主巢狐狸主穴巢者巢成而得棲焉穴者穴成而得宿焉趨舍行義亦人之所棲宿也各樂其所安致其所嚮謂之成人故以道諭者總而齊之

治國之道上無奇令官無煩治士無偽行工無淫巧其事經而不擾其器完而不飾亂世則不然為行者相揭以高為禮者相矜以偽車輿極於雕琢器用逐於刻鏤求貨者爭難得以為實誠文者處煩擾以為慧爭為說辯久稽而不決無益於治工為奇器歷歲而後成不周於用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餓者婦人當年而





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為天下先其  
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強者  
無以養生其織不強者無以拵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  
食饒益奸邪不生安樂無事而天下均平故孔丘魯參無  
所施其善孟賁成荆無所行其威喪世之俗以其智巧詐  
偽飾衆無用貴遠方之貨珍難得之財不積於養生之具  
澆天下之淳折天下之樸犴服馬牛以為牢滑亂高民以  
清為濁性命飛揚昏亂以營貞信漫瀾人失其情性於是  
乃有翡翠犀象黼黻文章以亂其目芻豢黍粱荆吳分餐  
以墮其口鐘鼓管簫絲竹金石以淫其耳趨舍行義禮節  
諛讒以營其心於是百姓糜沸豪亂暮行遂利頰擊澆淺

法與義相非行與利相反雖十管仲弗能治也且富人則  
車輿衣纂錦馬飾傅苑象帷幕茵席綺繡條組青黃相錯  
不可為象貧人則夏被褐帶索含菽飲水以充腸以支暑  
熱冬則羊裘解札短褐不拵形而煬竈口故其為編戶膏  
民無以異然貧富之相去也猶人君與僕虜不足以論之  
夫乘奇伎為狎施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正脩理不苟得  
者不免乎饑寒之患而欲民之去末反本是猶發其原而  
壅其流也夫雕琢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  
也農事廢女工傷則饑之本而寒之原也夫饑寒並至能  
不犯法干諫者古今之未聞也

游者不能拯溺手足有所急也灼者不能收火身體有所



痛也夫民有餘即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  
扣門求水莫弗與者所饒足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  
所有餘也故物豐則欲省求贍則爭止秦王之時或人殖  
子利不足也劉氏持政獨夫收孤財有餘也故世治則小  
人守政而利不能誇也世亂則君子為姦而法弗能禁也

道應訓

惠子為惠王為國法也成而示諸先生先生皆善之奏之  
惠王惠王甚說之以示翟璜曰善惠王曰善可行乎翟璜  
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翟璜對曰今天舉大木  
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豈無如術激  
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治國有禮不在文

辯故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此之謂也

田駢以道術說齊王王應之曰寡人所有齊國也道術難  
以除患願聞國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為政  
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為材願王察其所謂而自取齊  
國之政焉已雖無除其患害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可陶冶  
而變化也齊國之政何足問哉此老聃之所謂無狀之狀  
無物之象者也若王之所問者齊也田駢所稱者材也材  
不及林林不及雨雨不及陰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  
虛寂游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關至於家穀之上見一  
士焉深目而玄鬚淡注而為眉豐上而殺下軒軒然方迎  
風而舞顧見盧敖慢然下其背遜逃于碑盧敖就而視之



方搖尾鼓而食蛤蜊盧敖與之語曰唯敖為避群離窳窳  
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乎敖幼而好游至長不逾周  
行四極唯北陰之未闢今卒暗夫子於是子殆可與敖為  
友乎若士者奮然而笑曰嘻子中州之民寧肯而達至此  
此猶光乎日月而載列星陰陽之所行四時之所生其比  
夫不名之地猶窈冥也若我南游乎罔寰之野其息乎沉  
墨之鈞而窮窅冥之窻東闢鴻濛之先此其下無地而上  
無天聽焉無聞視焉無觸此其外猶有汰沃之汜其餘一  
舉而千萬里吾猶未佺之在今子游始於此乃語窳窳豈  
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于九垓之外吾不可以  
久駐若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而視之弗見乃

止駕止極治惛然若有善也曰吾此夫子猶黃鶴與壤蟲  
也終日行不離咫尺而自以為遠豈不悲哉故莊子曰小  
人不及大人小知不及大知朝菌不知晦朔螻蛄不知春  
秋此言明之有所不見也

汎論訓

古者有祭而縵頌以王天下者矣其德生而不靡予而不  
奪天下不非其服同懷其德當此之時陰陽和平風雨時  
節萬物蕃息鳥鵠之巢可俯而探也禽獸可羈而從也豈  
必褒衣博帶句襟委章甫哉古者民澤處復穴冬日則不  
勝霜雪霧露夏日則不勝暑熱蚤夜聖人乃作為之祭土  
構木以為宮室上棟下宇以蔽風雨以避寒暑而百姓安



之伯余之政作衣也。綖麻索縷，手經指柱，其成猶網罟。後  
世為之，楸梓勝復，以便其用。而民得以揜形禦寒。古者剡  
耜而耕，摩屨而耨，木鈞而樵，抱甃而汲，民勞而利，得後世  
為之，耜耨鋤耨，斧柯而樵，桔槔而汲，民逸而利，多焉。古者  
大川名谷，衝絕道路，不通往來也。乃為舟，木方版以為舟，  
航故地，勢有無得相委，船舳相踰，而起千里，肩負僦之物  
也。聖人為之，梓輪建輿，駕馬服牛，民以致遠，而不勞為驚。  
禽猛獸之害傷人，而無以禁御也。而作為之，鑄金鍛鐵，以  
為兵刃，猛獸不能為害。故民迫其難，則求其便，固其患，則  
權其備。人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  
器械不可因也。則先王之法度，有移易者矣。

故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後世。此皆因  
時變而制禮樂者。譬猶師曠之旋瑟柱也。所推移上下者，  
無寸尺之度，而應不中音。故通於禮樂之情者，能作皆有  
本主於中，而以知架禮之所用者也。魯昭公有慈母而愛  
之，死為之諫冠。故有慈母之服。陽侯殺廖侯而竊其夫人，  
故大饗廢夫人之禮。先王之制，不宜則廢之。末世之事，善  
則著之。是故禮樂未始有常也。故聖人制禮樂而不制於  
禮，禮固有常而利與為本。政教有經而令行為上。苟利於  
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舊。夫夏商之衰，也不變法  
而亡。三代之起，也不相讓。而王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  
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



非而循俗未足多也

故聖人所由曰道所為曰事道猶金石一調不更事猶琴瑟每絃改調故法制禮義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治也故仁以為經義以為紀此萬世不更者也若乃人考其才而時首其用雖日變可也天下豈有常法哉當於世事得於人理賴於天地辨於鬼神則可以正治矣古者人淳土麗尚揆女重是以政教易化風俗易移也今世德衰民俗益薄欲以樸重之法治既弊之民是猶無鎗街鑿策鋸而御豈馬也

夫神農伏羲不施賞罰而民不為非然而立政者不能廢法而治民齊于威而服有苗然而征伐者不能釋甲兵而制泄暴由此觀之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也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適也夫聖人作法而萬物制焉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制法之民不可與遠舉拘禮之人不可使應變耳不知清濁之分者不可令調音心不知治亂之源者不可令制法必有獨聞之聰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而行矣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三代之禮不同何古之從大人作而子弟循知法治所由生則應時而變不知法治之源雖循古終亂今時之法籍與時變禮義與俗易為學者循先業據籍守舊教以為非此不治是猶持方枘而圓負鑿也欲得宜適致固焉則難矣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道而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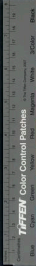


法聖王弗行不驗之言聖主弗聽天地之氣莫大於和  
者陰陽調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與成  
必得和之精故聖人之道寬而果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  
太剛則折太柔則紊聖人正在剛柔之間乃得道之本積  
陰則沉積陽則飛陰陽相接乃儀成和夫繩之高度也可  
卷而懷也引而伸之可直而略故聖人以身體之夫箭而  
不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久而不忘者其唯繩乎故思推  
則循猛則不威嚴推則猛猛則不和愛推則緩緩則不令  
刑推則虐虐則無親昔者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而專任  
其大臣將相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故使陳成  
田常鳴夷子皮得成其難使呂氏絕祀而陳氏有國者此

柔儒所生也鄭子陽剛毅而好罰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  
人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誅則因御狗之驚以殺子陽此剛  
猛之所致也今不知道者見柔儒者侵則矜為剛毅見剛  
毅者亡則矜於為柔儒此本無主於中而見聞斗馳於外  
者也故終身而無所定趨

故魏兩用樓在兵起而亡而河洛王專用淳齒而死于東  
廟無術以御之也文王兩用呂望召公奭而王堯莊王專  
任孫叔敖而霸有術以御之也

夫絃歌鼓舞以為樂聲旋揖讓以脩禮厚葬久晝以送死  
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兼愛上賢右鬼非命墨子之  
所立也而楊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



也而孟子非之趨捨人異各有曉心故是非有處得其處則無非失其處則無是丹穴太蒙反踵空同大夏北戶奇肱脩股之民是非各異習俗相反君臣上下夫婦父子有以相使也此之是非彼之是也此之非非彼之非也譬若斤斧椎鑿之各有所施也

趙襄子以晉陽之域霸智伯以三晉之地擒潞王以大齊亡田單以即墨有功故國之亡也雖大不足恃道之行也雖小不可輕由此觀之存在得道而不在于大也亡在失道而不在于小也詩云乃眷西顧此惟與它言去殺而遷于周也故亂國之君務廣其地而不務仁義務高其位而不務道德是釋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故桀囚於篋

門而不能自非其所行而悔不殺湯於夏臺紂拘於宣室而不及其過而悔不誅文王於羑里二君處雖大勢位備仁義之道湯武赦罪之不給何諱之敢當若上亂三光之明下失萬民之心雖微湯武孰弗能奪也今不審其在己者而反備之於人天下非一湯武也殺一人則必有繼之者矣且湯武之所以處小弱而能以王者以其有道也桀紂之所以處強大而見奪者以其無道也今不行人之所以王者而反益己之所以奪是趨亡之道也

唯聖人為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高行也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尾生與婦人期而死之直而證父信而溺死雖有直信孰能貴之夫三軍竭命過之大者



也秦穆公與兵襲鄭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將而敗牛道  
遇秦師於周鄭之間乃矯鄭伯之命犒以十二牛賓秦師  
而卻之以存鄭國故事有所至信反為過誕反為功何謂  
失禮而有大功昔楚秦王戰於淩淩清庭養由基黃衰微  
公孫丙相與慕之恭王懼而失體黃衰微舉足楚其體恭  
王乃覺怒其失禮奮體而起曰大夫載而行昔茶吾纒娶  
妻而美以讓兄此所謂忠愛而不可行者也是故聖人論  
事之曲直與之屈伸俯仰無常儀矣時屈時伸卑與特柔  
如蒲菴非強奪也剛強猛毅志厲骨雲非本矜也以乘時  
應變也夫君臣之接屈膝卑拜以相尊禮也至其迫於患  
也則舉足楚其體天下莫能非也是故忠之所在禮不足

以難之也孝子之事親和顏平體奉帚運履至其溺也則  
捧其髮而掩非敢驕侮以救其死也故溺則捧父祝則名  
君勢不得不然也此權之所設也

徐偃王被服應惠身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然而  
身死國亡子孫無類大夫種輔翼越王句踐而為之報怨  
雪耻擒夫差之身聞地數千里然而身伏屬鎌而死此皆  
達於治亂之機而未知全性之具者故長弘知天道而不  
知人事蘇秦知權謀而不知禍福徐偃王知仁義而不知  
時大夫種知忠而不知謀聖人則不然論世而為之事權  
事而為之謀是以舒之天下而不寃內之尋常而不塞假  
使天下荒亂禮義絕綱紀廢強弱相乘力征相攘臣主無





差貴賤無序甲冑生蟻燕雀虔帷輦而兵不休息而乃始服屬史之貌恭儉之禮則必戒抑而不能與矣天下安寧政教和平百姓高瞻上下相親而乃始立氣矜奮勇力則必不免於有司之法矣是故聖人者能陰能陽能弱能強隨時而動靜因資而立功利物動而知其及事萌而察其變化則為之象運則為之應是以終身行而無所困

故事有可行而不可言者有可言而不可行者有易為而難成者有難成而易敗者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趨舍也可言而不可行者偽詐也易為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名也此四策者聖人之所獨見而留意也屈寸而伸尺聖人為之小枉而大直君子行之周公殺弟之累脅

恒有爭國之名然而周公以義補缺桓公以功滅醜而皆為賢今以人之小過掩其大美則天下無聖王賢相矣故目中有疵不害於視不可灼也喉中有病無害於息不可鑿也河上之丘冢不可勝數猶之為易也水激與波高下相臨差以尋常猶之為平也昔者曹子為魯將兵三戰不勝亡地千里使曹子計不顧後足不旋踵剗剗於陳中則終身為破軍擒將矣然而曹子不差其敗耻死而無功柯之盟掄三尺之刃造桓公之冑三戰所亡一朝而反之勇聞於天下功立於魯國管仲輔公子糾而不能遂不可謂智道遠奔走不死其難不可謂勇束縛桎梏不諱其耻不可謂貞當此三行者布衣弗友人君弗臣然而免於繯絏



之中立齊國之政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使管仲出死捐軀  
不顧後國豈有此霸功哉今人君論其臣也不計其大功  
總其畧行而求其小善則失賢之數也故人有厚德無問  
其小節人有大譽無疵其小故夫牛蹄之涔不能生鱉鼈  
而蜂房不容鴿卵小形不足以包大體也夫人之情莫不  
有所短誠其大畧是也雖有小過不足以爲咎若其大畧  
非也雖有閭里之行未足大舉夫顏啄聚梁父之大盜也  
而爲魯忠臣段干木晉國之大阻也而爲文侯師孟卯妻  
其嫂有五子焉然而相魏寧其危解其患景陽淫酒被髮  
而御於婦人威服諸侯此四人者皆有所短然而功名不  
滅者其畧得也李襄讓仲子立節抗行不入汚君之朝不

食亂世之食遂餓而死不能存亡接絕者何小節伸而大  
畧屈故小謹者無成功管行者不容於衆禮大者節踈顯  
距者舉達自古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易  
曰小過亨利貞言人莫不有過而不欲其大也夫堯舜湯  
武世主之隆也齊桓晉文五霸之豪英也然堯有不慈之  
名舜有卑父之謗湯武有放殺之事五伯有篡亂之謀是  
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方正而不以割廉直而不以切博  
過而不以警文武而不以管求於人則任以人力自節則  
以道德貴人以人力易償也自節以道德難爲也難爲則  
行高矣易償則求賸矣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明月之  
珠不能無穎然而天下寶之者何也其小惡不足以妨大



美也今因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脩而求得其賢於天下則難矣夫百里奚之飯牛伊尹之負鵠太公之鼓刀甯戚之商歌其美有存焉者矣衆人見其位之卑賤事之汚辱而不知其大畧以為不肖及其為天子三公而立為諸侯賢相乃始信於異衆也夫發於鶩狙之間出於屠酷之肆解於繆綬之中興於牛餽之下洗之以湯沐校之以燧火立之於本朝之上倚之于三公之位內不慙於國家外不愧於諸侯符勢有以內合故未有功而知其賢者竟之知舜也功成事立而知其賢者市人之知舜也為是擇度數而求之於朝肆草莽之中其失人也必多矣何則能効其來而不知其所以取人也夫物之相類者世主之所亂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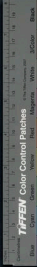
也嫌疑肖象者衆人之所眩耀也故狠者類知而非知愚者類仁而非仁慧者類勇而非勇使人之相去也若王之於石美之與惡則論人易矣夫亂人者季霸之與景木也蛇牀之與蒙無也此皆相似故劍工惑劍之似莫和者唯歐冶能名其種玉工眩王之似碧虛者唯倚類不失其情闇王亂於義臣小人疑於君子者唯聖人能見微以知明故蛇舉首尺而脩短可知也象見其牙而大小可論也薛燭庸子見若狐甲於劍而利鈍識矣史兒易牙滑澠之水合者嘗一合水而甘苦知矣故聖人之論賢也見其一行而賢不肖分矣孔子辭原丘終不盜刀鉤首由讓天子終不利封侯故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所燒也未嘗



傷而不敢挫刃者見其有所害也由此觀之智者可以論未發也而觀小節可以知大體矣

古之賞者費少而勸衆善罰者刑省而姦禁善與者用約而為德善取者入多而無怨趙襄子圍於晉陽罷圍而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為賞首左右曰晉陽之難赫無大功今為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圍寡人社稷危國家殆群臣無不有驕侮之心唯赫不失君臣之禮故賞一人而天下為忠之臣者莫不忠於其君此賞少而勸善者衆也齊威王設大鴻於庭中而數無飽令曰子之樂日聞吾耳察子之事田野無倉廩虛困圖賞子以姦事我者也乃烹之齊以此三十二歲道不拾遺此刑省姦禁者也秦穆公出

璉而車敗右服失馬野人得之穆公追而及之岐山之野人方屠而食之穆公曰夫食駿馬之肉而不飲酒者傷人吾恐其傷汝等徧飲而去之歲一年與晉惠公為讐之戰晉氏圍穆公之車梁由靡扣穆公之駁後之食馬肉者三百餘人皆出死為穆公戰於車下遂克晉庸惠公以歸此用約而為德者也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令有重罪者出犀甲一戟有輕罪者贖以金分訟而不勝者出一束箭百姓皆悅乃矯箭為矢鑄金而為刃以伐不義而征無道遂霸天下此入多而無怨者也故聖人因民之所喜而勸善因民之所惡而禁奸故賞一人而天下譽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故王賞不費至刑不濫孔子誅少正卯而魯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國之邪塞子產誅御折而鄭國之姦禁以近諭遠以小知大也故聖人守約而治廣者此之謂也

天下莫易於為善而莫難於為不善也所謂為善者靜而無為也所謂為不善者躁而多欲也適情辭餘無所誘惑循性保真無變於已故曰為善易越城郭踰險塞姦符節盜管金篋弼矯誣非人之性也故曰為不善難今人所以犯囹圄之罪而陷於刑戮之患者由背欲無厭不循度量之故也何以知其然天下縣官法曰登墓者誅竊盜者刑此執政之所司也夫法令者網其姦狎勒卒隨其蹤跡無愚夫蠢婦皆知為好之無脫也犯禁之不得免也然而不矜子不勝其欲蒙死亡之罪而被刑戮之羞然而立獄之

後司寇之徒繼踵於門而死者之人血流於路何則惑於財利之得而蔽於死亡之患也夫今陳卒設兵兩軍相當將施令曰斬首拜爵而扁撓者要斬然而濠階之卒皆不能前迷斬首之功而後被要斬之罪是去恐死而就必死也故利害之反禍福之接不可不審也事或欲之適足以失之或避之適足以就之楚人有乘船而遇大風者波至而自投於水非不貪生而畏死也惑於恐死而反忘生也故人之嗜欲亦猶此也齊人有盜金者當市繁之時至掖而走勒問其故曰而盜金於市中何也對曰吾不見人徒見金耳志所欲則忘其為矣是故聖人審動靜之變而適受與之宜理好憎之情和喜怒之節夫動靜得則患弗遇



也受與適則罪弗累也奸僧理則愛弗近也喜怒節則怨弗犯也故達道之人不苟得不讓福其有弗棄非其所有弗索常滿而不溢恒虛而易足今夫膏水足以溢壺榼而江河不能實滿卮故人心猶是也自當以道術度量食充虛衣御寒則足以養七尺之形矣若無道術度量而以自儉約則萬粟之勢不足以為導天下之富不足以為樂矣孫叔敖三去令尹而無憂嗇爵祿不能累也荆飲非兩蛟夾繞其船而志不動怪物不能驚也聖人心平志易精神內守物莫足以惑之夫醉者便入城門以為七尺之閭也趙江淮以為尋常之溝也酒濁其神也怯者夜見立衣以為鬼也見巖石以為虎也懼掩其氣也又况無天地之怪

物乎夫雌雄相接陰陽相薄羽者為雛鷺毛者為駒犢柔者為皮肉堅者為齒角人弗怪也水生蠃蝦山生金玉人弗怪也老槐生火久血為蟻人弗怪也山出聚陽水生閭象木生單方井生墳羊人怪之聞見鮮而識物淺也天下之怪物聖人之所獨見也利害之反覆知者之所獨明也同異嫌疑者世俗之所眩惑也

今世之祭井霍門戶箕帚白杵者非以其神為饒饗之也恃賴其德頌苦之無已也是故以時見其德所以不忘其功也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唯太山也赤地三年而不絕流澤及百里而潤草木者唯江河也是以天子秩而祭之故馬免人於難者其死也葬之牛代人



以力者其死也榮之牛馬有功猶不可忘又况人乎此聖人所以重仁兼恩故炎帝捐火而死為靈禹勞天下而死為社后稷作稼穡而死為稷并除天下之害而死為宗布此鬼神之所以立

北楚有任俠者其子孫數諫而止之不聽也驟有賊大搜其廬事果發覺後驚而走追道及之其所施德者皆為之戰得免而遂反語其子曰汝數止吾為俠今有難果賴而免身而讓我不可用也所以知免於難而不知所以無難論事如此豈不惑哉

宋人有嫁子者告其子曰嫁未必成也有如出不可不移藏私藏而富其於以復嫁易其子聽父之計竊而藏之若

公知其盜也逐而去之其父不自非也而反得其計知為出藏財而不知藏財所以出也為論如此豈不後哉今夫能載者救一車之任拯一牛之力為軸之折也有如輻軸其上以為造不知軸輻之趣軸折也楚王之佩珉而逐兔為走而破其珉也因佩兩珉以為之豫兩珉相觸破乃逾疾亂國之治有似於此夫鳴日大而豚不若鼠蛭足多而走不若蛇物固有大不若小泉不若少者及其至夫彊之弱弱之強危之安存之亡也非聖人孰能觀之

論言詞

王子慶忌死于劍界死于挑倍子路死于衛蘇秦死于口人莫不貴其所有而賤其所短然而皆溺其所貴而極其



所賤所貴者有形所賤者無朕也故虎豹之強來射蛟統之捷來措人能貴其所賤賤其所貴可與言至論矣自信者不可以誹無惑也知足者不可以勢利誘也

為治之本務在于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足用之本在于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事之本在于節欲節欲之本在于反性反性之本在于去載去載則虛虛則平平者道之素也虛者道之舍也能有天下者必不失其國能有其國者必不喪其家能治其家者必不遺其身能節其身者必不忘其心能原其心者必不虧其性能全其性者必不惑於道故廣成子曰慎守而內周閉而外多知為敗毋視毋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不得之已而能知彼者

未之有也故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能成霸王者必得勝者也勝勝敵者必強者也強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能自得者必柔弱者必強勝不若已者至于與同則格柔勝出于已者其力不可度故能以眾不勝成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方船濟乎江有虛舟從一方來觸而覆之雖有伎心必無怨色有一人在其中一謂狹之一謂欹之再三呼而不應必以颯聲隨其後向不怒而今怒向虛而今實也人能虛已以游于世孰能替之釋道而任智者必危棄數而用材者必困有以欲多而亡者未有以無欲而危者也有以欲治而亂者未有以守常而失者也故智不足以免患愚不





足以至於失守其分循其理夫之不受得之不喜故成者非所為也得者非所求也入者有受而無取出者有投而無予因春而生因秋而殺所生者弗德所殺者弗怨則幾於道也聖人不為可非之行不憎人之非己也脩足譽之德不求人之譽己也不能使禍不至信己之不運也不能使福必來信己之不攘也禍之至也非其求所生故窮而不憂福之至也非其求所成故通而弗矜知禍福之制不在於己也故閑居而樂無為而治聖人守其所以有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無則所有者亡矣脩其所有則所欲者至矣故用兵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治國者先為不可奪以待敵之可奪也舜脩之歷山而海內從化

文王脩之岐周而天下移風使舜越天下之利而忘脩己之道身猶弗能保何尺地之有

天下非無信士也臨貨分財必探善而定分以為有心者之於平不若無心者也天下非無廉士也然而守重寶者必關戶而全封以為有欲者之廉不若無欲者也人舉其疵則怨人鑑見其醜則善鑑人能接物而不與己為則免于累矣公孫龍擊於辭而買名鄭析巧辯而亂法蘇秦善說而亡國由其道則善無章脩其理則巧無名故以巧關力者始于陽常卒于陰以慧治國者始于治常卒於亂使水流下孰弗能治激而上之非巧不能故文勝則質捨邪巧則正塞之也德可以自脩而不可以使人暴道可以自



治而不可以使人亂雖有聖賢之實不遇暴亂之世可以  
全身而未可以霸王也湯武之王也遇桀紂之暴也桀紂  
非以湯武之賢而暴也湯武遭桀紂之暴而王也故雖賢  
王必待遇遇者能遇于時而得之也非智能所求而成也  
君子脩行而使善無名布施而使仁無章故上行善而不  
知善之所由來民贈利而不知利之所由出故無為而自  
治

三代之所道者因也故禹決江河因水也后稷播種樹穀  
因地也湯武平暴亂因時也故天下可得而不可取也霸  
王可受而不可求也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  
未有使人無智者有使人不能用其智于己者也未有使

人無力者有使人不能施其力於己者也

天有明不委民之職也百姓穿戶鑿窟自取粟馬地有財  
不憂民之貧也百姓伐木芟草自取富焉至德道者若丘  
山巍然不動行者以為期也直已而足物不為人轅用之  
者亦不受其德故寧而能久天地無與也故無奪也日月  
無德也故無怨也喜得者必多怨喜予者必善奪唯戒述  
于無為而隨天地自然者唯能勝理而為受名名與則道  
行道行則人無位矣故舉生則毀隨之善見則惡從之利  
則為害始禍則為禍先唯不求利者為無害唯不求福者  
為無禍

圓之中規方之中矩行成獸止成文可以將少而不可以



將泉菜成行瓶既有甕量粟而舂數末而炊可以治家  
而不可以治國將杯而食洗爵而飲澆而後饋可以養家  
老而不可以養三車非易不可以治大非簡不可以合衆  
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易故能天簡故能地大樂無怨大禮  
不責四海之內莫不繫統故能帝也

心有憂者筮牀在席弗能安也菹飯擄牛弗能甘也琴瑟  
鳴竿弗能樂也患辭憂陰然後食甘寢享居安游樂由是  
視之生有以樂也死有以氣也今務益性之所不能樂而  
以害性之所以樂故雖富有天下貴為天子而不免為哀  
之人凡人之性樂恬而憎澁樂佚而憎勞心常無欲可謂  
恬矣形常無事可謂佚矣游心於恬舍形於佚以俟天命

自樂於內無急於外雖天下之大不足以及易其一樂日月  
度而無概於志故雖賤如貴雖貧如富

陽氣起于東北盡於西南陰氣起于西南盡於東北陰陽  
之始皆調適相似日長其類以侵相遠或熱焦沙或寒凝  
水故聖人謹慎其所積水出于山而入於海稼生于野而  
藏于廩見所始則知終矣席之先榮蠶樽之上玄酒俎之  
先生魚豆之先黍羹此皆不快于耳目不適于口腹而先  
王貴之先本而後末聖人之接物千變萬轉必有不化而  
應化者夫寒之與暖相反大寒地坼冰凝火弗為衰其著  
大熱鑠石流金火弗為益其烈寒暑之變無損益于已實  
有之也聖人常後而不先常應而不倡不進而求不退而



讓隨時三年時去我先去時三年時在我後無去無就中立其所天道無說唯德是與有道者不失時與人無道者失於時而取人直已而待命時之至不可迎而反也要避而求合時之去不可避而投也故不曰我無以為而天下達不曰我不欲而天下不至古之存已者樂德而忘職故名不動志樂道而忘智故利不動心名利充天下不足以概志故廉而能榮靜而能濟故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

兵畧訓

古之用兵者非利土樂之廣而貪金王之畧將以存仁繼絕平天下之亂而除萬民之害也凡有血氣之靈含牙戴角前爪後距有角者觸有齒者噬有翼者擊有蹏者跌有

而相戾怒而相害天之性也人有衣食之情而物弗能足也故群居雜處分不均求不贖則爭爭則強骨弱而勇怯人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故割革而為甲練鐵而為刃貪味饜饜之人殘賊天下萬人播動災寧其所有聖人勃然而起乃討強暴平亂世夷險除穢以濁為清以危為寧故不得不中絕兵之所由來者遠矣黃帝嘗與炎帝戰矣顓頊嘗與共工爭矣故黃帝戰于涿鹿之野光戰於丹水之浦舜伐有苗啓攻有扈自五帝而弗能懼也又况象世乎夫兵者所以禁暴討亂也炎帝為火災故黃帝擒之共工為水害故顓頊誅之教之以道導之以德而不聽則臨之以威武臨之以威武而不從則制之以兵革故聖人之



用兵也者櫛髮擗首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殺無罪之民而養無義之君宮莫大焉殫天下之財而贖一人之欲禍莫深焉使身榮衆紂有害於民而立彼其患不至於為炮烙晉厲宋康行一不義而身死國亡不至於侵奪為暴此四君者皆有小過而莫之計也故至於攘天下害百姓肆一人之邪而長虜內之禍此大論之所不取也所為立君者以禁暴討亂也今乘萬民之方面及為殘賊是為虎傅翼苟為弗除夫畜兇魚者必去偏鰓養禽獸者必去豺狼又况治人乎故霸王之兵以諭慮之以策圖之以義扶之非以亡存也將以存亡也故聞敵國之君有加虐於民者則舉兵而臨其境責之以不義刺之以過行兵至其郊乃

令軍師曰無伐樹木毋抉墳墓毋毀五穀毋焚積粟毋捕民虜毋收六畜乃發號施令曰其國之君傲天侮鬼決獄不辜殺賊無罪此天之所誅民之所仇也兵之來也以廢不義而復有德也有逆天之道師民之賊者身死族滅以家聽者祿以家以里聽者賞以里以鄉聽者封以鄉以縣聽者侯以縣尅其國不及其民廢其君而易其政尊其秀士而顯其賢良振其孤寡恤其貧窮出其困圍賞其有功百姓開門而待之漸米而儲之唯恐其不來也此湯武之所以致王而齊桓晉文之所以成霸也

兵失道而弱得道而強將失道而拙得道而工國得道而存失道而亡所謂道者體圓而法方背陰而抱陽左柔而



右剛復幽而欲明變化無常得一之原以應無方是謂神  
明夫圓者天也方者地也天圓而無端故不可得而觀地  
方而無垠故莫能窺其門天化育而無形象地生長而無  
計量渾渾沉沉孰知其數凡物有辰惟道無朕所以無朕  
者以其無常形勢也輪轉而無窮乘日月之運行若春秋  
有代謝若日月有晝夜終而復始明而復昏莫能得其紀  
制刑而無刑故功可成物物而不物故勝而不厲刑兵之  
極也至於無刑可謂極之矣

得道之兵車不發轡騎不被鞍跋不振塵旗不解卷甲不  
離矢刃不嘗血朝不易位買不去肆農不離野招義而責  
之大國必朝小城必下因伐之欲乘民之力而為之去殘

除賊也故同利相死同情相成同欲相助順道而動天下  
為嚮因民而處天下為圖禦者逐禽車馳人趨各盡其力  
無形罰之威而相為斥剛要避者同所利也同舟而濟于  
江卒遇風波百族之子捷梓招扞船若左右手不以相德  
其憂同也故明王之用兵也為天下除害而與萬民共享  
其利民之為用猶子之為父弟之為兄戚之所加若崩山  
決壅敵執敵當故善用兵者用其民自為用也不能用兵  
者用其為已用也用其自為用則天下莫不可用也用其  
為已用所得者鮮矣

兵有三誠治國家理境內行仁義布德惠立正法塞邪隨  
群臣親附百姓和輯上下一心君臣同力諸侯服其威而



四方僕其德循政廟堂之上而折衝千里之外拱揖指搗而天下響應此用兵之上也地廣民聚主賢將忠國富兵彙約束信誓令明兩軍相當鼓鈔相望未至兵交接刃而敵人奔亡此用兵之次也知土地之宜習險隘之利明奇正之變熟行陣解續之數雜袍縮而鼓之白刃合流矢接流血屬腸與死扶傷流血千里暴骸盈場乃以決勝此用兵之下也今天下皆知事治其本而莫知務備其本釋其根而樹其枝也夫兵之所以佐勝者聚而所以必勝者寡甲堅兵利車固馬良畜猶給足士卒殷軫此軍之大寶也而勝亡焉明於日月星辰之運刑德奇賁之數背圖左右之便此戰之功也而全亡焉良將之所以必勝者豈有不

原之智不道之道難以聚同也

兵之勝敗本在于政政勝其民下附其上則兵強矣民勝其政下畔其上則兵弱矣故德義足以懷天下之民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急選舉足以得賢士之心謀慮足以知強弱之勢此必勝之木也地廣人衆不足以爲強堅甲利兵不足以爲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爲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爲威爲存政者雖小必存爲亡政者雖大必亡昔者楚人地南卷沅湘北統潁泗西包巴蜀東襄邗淮潁汝以爲沮漢以爲池垣之以鄧林嶽之以方城山高尊雲霧肆無景地利形便卒民勇敢蛟革犀兕以爲甲冑脩鐵短鑿齊爲前行積弩陪後錯車衛旁疾如鐵矢合如雷電解如風雨



通鑑綱目卷之三十三

然而兵殆於垂沙，輿破于柘梁，楚國之殘度地計裏中分天下，繁懷王北畏孟嘗君，背社稷之守而委身，強秦兵挫地削，身死不還。二世皇帝勢為天子，富有天下，人迹所至，舟楫所通，莫不為郡縣，然纔耳目之欲，窮侈靡之變，不顧百姓之饑寒，窮賈也，與萬乘之駕，而作阿房之宮，發閭左之戍，收太半之賦，百姓之隨建肆刑，稅輒首路死者，一旦不知千萬之數。天下傲然若集，然若苦烈，上下不相寧，吏民不相保，戍卒陳勝興于大澤，樓臂袒右，稱為大楚，而天下響應。當此之時，非有牢甲利兵，勁弩強衝也，伐棘臺而為矜，周錐鑿而為刃，刻楸茶香，檣鏤以當鋒，戰殫弩攻城畧地，莫不降下。天下為之糜沸，蟄動雲徹，靡卷方數千里，勢位至賤，而器械甚不利，然一人唱而天下應之者，積怨在於民也。

故善用兵者先弱敵而後戰者也，故費不半而功自倍也。湯之地方七十里，而王者脩德也，智伯有千里之地，而亡窮武也，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用兵者，亡故全兵先勝而後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德均則聚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勝。愚勢侔則有數者，擒無數，凡用兵者必先自廟戰，主執賢將，孰能民孰附國，孰治蓄積，孰多士卒，孰精甲兵，孰利器備，孰便故運，等于廟堂之上，而決勝乎千里之外矣。夫有形埒者，天下公見之，有篇籍者，世人傳學之，此皆以形相勝者也。善形者，弗法也，所貴道者，貴其





無形也無形則不可制迫也不可度量也不可巧詐也不可規應也智見者人為之謀形見者人為之功衆見者人為之伏器見者人為之備動作周還倍句詭伸可巧詐者皆非善者也善者之助也神出而鬼行星耀而玄遂進退詭伸不見朕整鸞舉翮振鳳飛龍騰發如秋風疾如駭龍當以生擊死以盛乘衰以疾揜遲以飽制餓若以水滅火若以湯沃雪何往而不遂何之而不達在中虛神在外漠志運於無形出于不意與飄飄往與忽忽來莫知其所之與條出與聞入莫知其所集卒如雷霆疾如風雨着從地出着從天下獨出獨入莫能應圍疾如鐵矢何可勝偶一聯一明孰知其端緒未見其發固已至矣

兵有三勢有二權有氣勢有地勢有因勢將充勇而輕卒果敢而樂戰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志厲百雲氣如飄風聲如雷霆誠積論而威加敵人此謂氣勢破路津關大山名塞龍蛇蟠却笠居羊腸道發箭門一人守隘而千人弗敢過也此謂地勢因其勞倦怠荒饑渴凍暍推其捨捨擠其揭揭此謂因勢善用間諜審婦覷慮設符施伏隱匿其形出於不意敵人之兵無所適備此謂知權陳辛正前行還進退俱什伍搏前後不相攔左右不相干受刃者少傷敵者衆此謂事權權勢必形吏卒專精選良才官得其人計定謀決明于死生舉措得失莫不根驚故攻不待衝墜雲梯而城拔戰不至交兵接刃而敵破明於必勝之攻也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故兵不必勝不苛接刃攻不必取不為苟發故勝定而後  
戰於縣而後動故果聚而不虛散兵出而不徒歸唯無動  
動則凌天拔地執秦山蕩四海鬼神移徙鳥獸驚微如此  
則野無校兵國無守城矣

善用兵者當擊其亂不攻其治是故不襲堂堂之寇不擊  
壞垣之棋容未可見以數相持彼有死形因而制之敵人  
執數動則就險以虛應實必為之禽虎豹不動不入陷阱  
糜鹿不動不離罝罟飛鳥不動不結網羅魚鼈不動不擺  
罾喙物未有不以動而制者也是故聖人貴靜靜則能應  
躁躁則能應先數則能勝疏陣則能會缺故良將之用卒  
也同其心一其力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止如丘

山發如風雨所凌必破靡不或沮動如一體莫之應固是  
故傷敵者衆而手戰者寡矣夫五指之更彈不若捲手之  
一挫萬人之更進不如百人之俱至也今夫虎豹便捷熊  
羆多力然而人食其肉而屠其羣者不能過其知而壹其  
力也夫水勢勝火章華之臺燒以升勺沃而救之雖涸井  
而竭池無奈之何也舉壺榼益盎而以灌之其滅可立而  
待也今人之與人非有水火之勝也而欲以少偶衆不能  
成其功亦明矣

兵之所隱識者天道也所圖畫者地形也所明言者人事  
也所以決勝者鈐勢也故上將之用兵也上得天道下得  
地利中得人心乃行之以機發之以勢是以無破軍敗兵



及至中將上不知天道下不知地利專用與人與勢雖未必能萬全勝於必多矣下將之用兵也博聞而自亂多知而自疑居則恐懼發則猶豫是以動為人禽矣今使兩人接刃巧拙不異而勇士必勝者何也其行之誠也夫以巨斧擊桐薪不待利時良日而後破之加巨斧于桐薪之上而無人力之脊雖順招挫扶利德而弗能破者以其無勢也故水激則悍矢激則速夫括淇衛箇韓載以金馬雖有薄縞之弊腐荷之熾然猶不能獨射也假之筋角之力弓弩之勢則貫兇甲而徑干革盾矣

夫飛鳥之擊也俛其首猛獸之攫也匿其爪虎豹不外其爪而噬不見齒故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剛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強為之以欲而應之以張將欲西而示之以東先忤而後合前冥而後明若鬼之無迹若水之無創故所向非所之也所見非所謀也舉動靜莫能識也若雷之擊不可為備所用不復故勝可百全與玄明通莫知其門是謂至神

兵之所以強者民也民之所以必死者義也義之所以能行者威也是故合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威儀並行是謂至強夫人之所學者生也而所憎者死也然而高城深池矢石若雨平原廣澤白刃交接而卒爭先合者彼非輕死而樂傷也為其實信而劉明也是故上視下如子則下視上如父上視下如弟則下視上如兄上視下如子則



必玉四海下視上如父則必正天下上視下如弟則不難  
為之死下視上如兄則不難為之亡是故父子兄弟之冠  
不可與鬪者積恩先施也故四馬不調造父不能以致遠  
弓矢不調羿不能以必中君臣乖心則孫子不能以應敵  
是故內脩其政以積其德外塞其醜以服其威察其勞佚  
以知其饑飽故戰日有期視死若歸故將必與卒同甘苦  
俟饑寒故其死可得而盡也故古之善將者必以其身先  
之者不張蓋寒不被裘所以程寒者也險隘不乘上陵必  
下所以齊勞佚也軍食熟然後敢食軍井通然後敢飲所  
以同餒渴也合戰必立矢射之所及所以共安危也故良  
將之用兵也常以積德擊積怨以積愛擊積憎何故而不

勝

將者必有三隧四義五行十守所謂三隧者上知天道下  
習地形中察人情所謂四義者便國不負兵為主不顧身  
見難不畏死決疑不辟罪所謂五行者柔而不可卷也剛  
而不可折也仁而不可犯也信而不可欺也勇而不可凌  
也所謂十守者神清而不可濁也謀遠而不可慕也操固  
而不可遷也知明而不可蔽也不貪于貨不濫于物不驚  
於辯不推於方不可喜也不可怒也是謂至於窮窮冥冥  
孰知其情

蓋聞善用兵者必先脩諸己而後求諸人先為不可勝而  
後求勝脩己於人求勝於敵己未能治也而攻人之亂是



猶以火救火以水應水也何所能制今使陶人化而為埴則不能成盆器工女化而為絲則不能織文錦同莫足以相治也故以異為奇兩爵相與鬪未有死者也鷓鴣至則為之解以其異類也故辭為蹠奇治為亂奇飽為饑奇佚為勞奇奇正之相應若水火金木之代為雌雄也善用兵者持五殺以應故能全其勝拙者處五死以貪故動而為人擒兵貴謀之不測也形之隱匿也出于不意不可以該備也謀見則窮形見則制故善用兵者上隱之天下隱之地中隱之人隱之天者無不制也何謂隱之天大寒甚者疾風暴雨大霧冥晦因此而為變者也何謂隱之地山陵丘阜林叢險阻可以伏匿而不見形者也何謂隱之人蔽

之於前望之於後奇行陳之間發如雷震疾如風雨揮巨旗止鳴鼓而出八無形莫知其端緒者也

說山訓

神蛇能斷而復續而不能使人勿斷也神龜能見夢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

月望日奪其光陰不可以乘陽也日出星不見不能與之爭光也故末不可以強于本指不可以大于臂下輕上重其覆必易一淵不兩鼓水定則清正動則失乎故惟不動則所以無不動也

良醫者常治無病之病故無病聖人者常治無患之患故無患也



稻生于水而不能生于湍瀨之流紫芝生于山而不能生于盤石之上磁石能引鐵及其於鋼則不行也

魚不可以無餌釣也獸不可以虛器召也剝牛皮鞣以為鼓正三軍之衆然為牛計者不若服于軛也狐白之裘天子被之而生廟堂然為狐計者不若走於澤亡羊而得牛

則莫不利失也斷指而免頭則莫不利為也故人之情于利之中則爭取大焉於害之中則爭取小焉

申徒狄負石自沉于淵而溺者不可以為抗

千年之松下有茯苓上有兔絲上有菴者下有伏龜聖人

從外知內以見知隱也

楚玉亡其後而林木為之殘宋君亡其珠池中魚為之殞

故澤失火而林憂上求材臣殘木上求魚臣乾谷上求糗而下致船上言若絲下言若綸上有一善下有二譽上有

三衰下有九殺大大種知所以強越而不知所以存身甚

私知周之所存而不知身所以亡知遠而不知近畏馬之

避也不敢騎懼車之覆也不敢乘是以虛禍距公利也

壤墉以取龜發屋而求狸掘室而求鼠割唇而治齧然跖

之徒君子不與殺八馬而求狐狸援兩鬣而失靈龜斷右

臂而爭一毛折鏃和而爭誰刀用智如此豈足高乎

見竅木浮而知為舟見飛蓬轉而知為車見鳥迹而知著書以類取之

江出岷山河出崑崙濟出王屋潁出少室漢出嶧冢分流



仲馳注于東海所訂則異所駘則一通於學者若車軸轉  
轂之中不運於已六之致千里終而復始轉無窮之源不  
通於學者若迷惑以之東西南北所居聆聆背而不得  
不知凡要

魯人身善利冠妻言讖復往徙於越而大困窮以其所備  
而違不用之鄉譬石樹荷山上而畜火井中操釣上山揚  
斧入淵欲得所求難也

登高使人欲望臨深使人欲窺處使然也射者使人端釣  
者使人恭事使然也

行小義而不失當信有非禮而失禮尾生死其梁柱之下  
此信之非也孔氏不喪出母此禮之失者曾子立孝不遇

勝母之閭墜子非樂不入朝歌之邑曾子立廉不飲盜泉  
所謂養志者也紂為象箸而箕子啼魯以偶人葬而孔子  
嘆故聖人見霜而知米

得萬人之兵不如聞一言之當得隋侯之珠不着得事之  
所由得和氏之璧不着得事之所適

撰良馬者非以逐狐貉將以射麋鹿砥利劍者非以斬縞  
衣將以斷兇辱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鯨者其人見彈而求鶚炙見卵而求晨夜見廣而求布維  
其理哉

罾罾者務在明其火釣魚者務在芳其餌明其火者所以  
懼而致之也方其餌者所以誘而利之也欲致魚者先通



水欲致鳥者先樹木水積而魚聚木茂而鳥集好弋者先具繳與矰好魚者先具罟與罾未有無其具而得其利狸頭愈鼠雞頭已瘦宜散積血斲木愈齟此類之推者也骨之殺鷺無矢中蜩爛灰生蠅漆見蟹不乾此類之不推者也推與不推若非而是若是而非孰能過其微厲利劍者必以柔砥擊鐘磬者必以濡木敲強必以弱輻兩堅不能相和兩強不能相服故摶桐斷角馬蹇截玉媒悞者非學謾也怛成而生不信立懂者非學鬪爭也慳立而生不讓故君子不入獄為其傷恩也不入市為其佞廉也積不可不慎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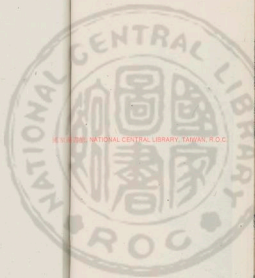
管一箇肉知一篋之味懸羽與灰而知燥濕之氣以小明

大見一葉落而知歲之將暮宿瓶中之水而知天下之寒以近論遠三人比肩不能外出戶一人相隨可以通天下足屨地而為迹暴行而為影此易而難

治國者若鑄田去害苗者而已今沐者墜髮而猶為之不止以所去者少所利者多砥石不利而可以利金微不正而可以正弓物固有不正而可以正不利而可以利







NEW 198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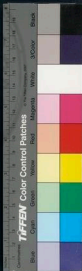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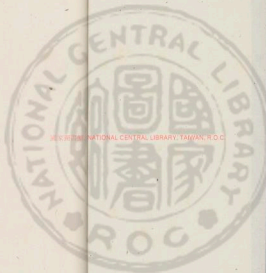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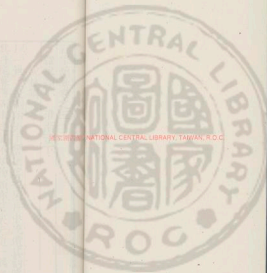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76120 v.25



百家類纂卷之三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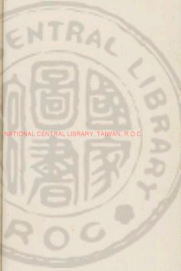
雜家類 淮南子下

說林訓

以一世之度制治天下譬猶客之乘舟中流遺其鈞鏐鏤其舟掩幕薄而求之其不知物類亦甚矣夫隨一隅之迹而不知因天地以游惑莫大焉雖時有所合然而不足貴也譬若旱歲之土龍疾疫之芻狗是為帝者也

烏飛反鄉兔走歸窟狐死首丘寒蜩翔水各哀其所生

毋貽盲者鏡女予覽者後母賞越人章甫非其用也怒出于不怒為出于不為視於無形則得其所見矣聽於無聲則得其所聞矣至味不嫌至言不文至樂不笑至音



不叩大匠不斲大豆不具大勇不鬪得道而德從之矣  
知已者不可誘以物明於死生者不可却以意善游者不  
可懼以淡

近放倉者不為之多飲臨江河者不為之多飲其滿腹  
舌之與齒孰先噬也鋸之與刃孰先弊也繩之與矢孰先  
直也

佳人不同體美人不同面而皆說於目梨橘棗栗不同味  
而皆調於口

人有盜而富者富者未必盜有廉而貧者貧者未必廉  
豹表而雜不若狐裘之粹白璧有考不得為寶言至純之  
難也

驚無耳而目不可以昏精於明也聾無目而耳不可以察  
精於聽也

循繩而斲則不過懸衡而量則不差植表而望則不惑  
湯沐具而蟻蠱相弔大厦成而燕雀相賀憂樂別也  
餐食而不飲二十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蟻蜂

辦不食不飲三日而死人食礬石而死餐食而不餓魚食  
巴菽而死鼠食之而肥類不可必推

釣者靜之網者動之輩者抑之曷者舉之為道異得魚也  
日月欲明而浮雲蓋之蘭芝欲脩而秋風敗之

踏者養雀為車者步出陶者用缺盆匠人處狹廬為者不  
得用用者弗肯為





未嘗種橘果滿倉未嘗祭蠶絲滿囊得之不以道用之

必

君子有酒鄙人鼓缶雖不見好亦不見醜

清醜之美始於未相備蔽之美在於朽布布之新不如紵  
紵之美不如布或善為新或惡為故舊醜在頰則好在額

則醜歸以為裳則宜以為冠則議

山雲蒸柱礎潤泮峯掘兔紛死一家失燬百家皆焚讓夫  
陰謀百姓暴骸

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鳥無餌之釣不可以得魚遇士無禮  
不可以得賢

兔絲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有  
然之者也鳩壽千歲以極其壽野蠲朝生而暮死而盡

駿馬以抑死直士以正窮賢者損於朝美女攬於宮

易道良馬使人欲馳飲酒而樂使人欲訶

農夫勞而君子養馬愚者言而智者擇焉

捨茂林而集于枯不弋鶴而弋鳥難與有國

不能耕而欲黍稷不能織而喜采裳無事而求其功

夫

有榮華者必有憔悴有羅綺者必有麻削

兕席在於後隋侯之珠在於前弗及擬者先避患而後就

利遠慮者不顧免决千金之貨者不爭銖兩之價

才先調而後求勁馬先馴而後求良人先信而後求能

楊子見塗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  
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



而施毛嫱狀貌不可同世稱其好美鈞也堯舜禹湯法籍殊類得民心一也

聖人者隨時而舉事因貴而立功澤則具權對旱則備土

人間訓

清淨恬愉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其自養不勃知事之制其舉錯不惑發一端徹無竟周八極總一覺謂之心見本而知末觀指而暗歸執一而應萬程要而治詳謂之術居知所為行知所之事知所秉動知所由謂之道道者置之前而不輕錯之後而不軒內之尋常而不塞和之天下而不究是故使人高賢稱譽已者心之力

也使人卑下誹謗已者心之罪也夫言出於口者不可止於人行發於矚者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成而易敗也名者難立而易廢也千里之說以蟻蟻之穴瀾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煙焚竟戒曰竢戰慄保日慎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於埤是故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多悔患至而後憂之是猶病者已倦而索良醫也雖有扁鵲俞跗之巧猶不能生也夫禍之來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為鄰非神聖人莫之能分凡人之舉事莫不先以其知規慮揣度而後敢以定謀其或利或害此愚智之所以異也曉自然以為智知存亡之樞機禍福之門戶舉而用之陷溺於難者不可勝計也使知所為是者事必可



行則天下無不達之塗矣是故知慮者禍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百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成是故不可不慎也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無大功而有厚祿三危也

有功者人臣之所務也有罪者人臣之所避也或有功而見疑或有罪而益信何也則有功者離恩義有罪者不敢失仁心也

魏將樂羊攻中山其子執在城中縣其子以示樂羊樂羊曰君子之義不得以子為私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遺之肉妻與其首樂羊浴而啗之曰是吾子已為使者跪而覲三杯使者歸報中山曰是伏約死節者也不可忍也遂降之為魏文侯大開地有功自此之後日以不信此所謂有功而見疑者也

何謂有罪而益信孟孫獵而得麋使秦面巴持歸烹之麋母隨之而置秦面巴弗忍縱而予之孟孫歸求麋安在秦面巴對曰其母隨而噉臣誠弗忍竊縱而予之孟孫怒遂秦面巴居一年取以為子傅左右曰秦面巴有罪於君今以為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一麋而不忍又何死於人乎此謂有罪而益信者也故趨舍不可不審也此公孫鞅之所以抵罪於秦而不得入魏也功非不大也然而累足無所踐者不義之故也



事或奪之而反與之或與之而反取之智伯求地於魏宣子宣子弗欲與之任登曰智伯之強威行天下求地而弗與是為諸侯先受禍也不若與之宣子曰求地不已為之奈何任登曰與之使喜必將復求地於諸侯諸侯必相耳與天下同心而圖之一心所得者非直吾所亡也魏宣子裂地而授之又求地於韓康子韓康子不敢不予諸侯皆恐又求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於是智伯乃從韓魏圍襄子於晉陽三國通謀擒智伯而三分其國此所謂奪人而反為人所奪也

何謂與之而反取之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遺秦繅之璧與屈產之乘虞公惑於璧與馬而欲與之道官之奇諫曰不可夫虞之與虢若車之有輪輪依於車車亦依輪虞之與虢相恃而勢也若假之道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遂克之遷反伐虞又拔之此謂與之而反取之者也

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馬無故亡而入胡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為福乎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為禍乎家富良馬其子好騎墮而折其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不遽為福乎居二年胡人大入塞丁壯者引弦而戰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故福之為禍禍之為福化不可極深不可或直於辭而害於事者或虧於耳以忤於心而合於實者



高陽魁將為室問匠人匠人對曰木可也木尚生如塗其上必將挽以生材任重木令雖成後必敗高陽魁曰不然夫木枯則益勁塗乾則益輕以勁材任輕塗令雖惡後必善匠人窮於辭無以對受令而為室其始成均然善也而後果敗此所謂直於辭而不可用者也

何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合於實靖郭君將城薛賓客多止之弗聽靖郭君謂謁者曰無為賓通言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道三言而已謁三言請烹靖郭君聞而見之賓趨而進再拜而興因稱曰海大魚則反走靖郭君止之曰願聞其說賓曰臣不敢以死為烹靖郭君曰先生不遠道而至此為寡人稱之賓曰海大魚網弗能止也鈞弗能牽也湯

而失水則雙螻皆得志馬今夫齊君之淵也君失齊則薛能自存乎靖郭君曰善乃止不城薛此所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得事實者也夫以無城薛止城薛其於以行說乃不若海大魚故物或遠之而近或近之而遠

楚戰城濮問於咎犯曰為奈何咎犯曰仁義之事君子不厭忠信戰陳之事不厭詐偽君其詐之而已矣辭咎犯問雍季雍季對曰芟林而獵愈多得獸後必無獸以詐偽遇人雖愈利後亦無復君其正之而已矣於是聽雍季之計而用咎犯之謀與楚人戰大破之還歸賞有功者先雍季而後咎犯左右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行賞先雍



季何也文公曰答犯之言一時之權也雍季之言萬世之利也吾豈可以先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也哉智伯率韓魏二國伐趙圍晉陽決晉水而灌之城下綠木而處懸釜而炊襄子謂張孟談曰城中力已盡糧食匱之大夫病為之奈何張孟談曰亡不能存危弗能安無為貴智士臣請試潛行見韓魏之君而約之乃見韓魏之君說之曰臣聞之唇亡則齒寒今智伯率二國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君為之次矣不及今而圖之禍將及二君二君曰智伯之為人也粗中而少智我謀而泄事必敗矣為之奈何張孟談曰言出君之口入臣之耳人孰知之者乎且同情相成同利相死君其圖之二君乃與張孟談陰謀與之期張

孟談乃報襄子至其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陔之吏決水灌智伯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殺其身而三分其國襄子乃賞有功者而赫為賞首群臣請曰晉陽之存張孟談之功也而赫為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圍也寡人國家危社稷殆得臣無不有驕侮之心者唯赫不失君臣之禮吾是以先之由此觀之義者人之大本也雖有戰勝存亡之功不如行義之隆故君子曰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

或有罪而可賞也或有功而可罪也西門豹治鄴廉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官無計會人數言其過於文侯文侯身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璜任子治鄴而大亂子能



道則可不能將加誅於子而門豹曰臣聞王主富民霸王  
富武亡國富庫今王欲為霸王者也臣故積積於民君以  
為不然臣請升城鼓之一鼓甲兵粟米可立具也於是乃  
升城而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矢操兵弩而出再鼓負糞粟  
而至文侯曰罷之而門豹曰與民約信非一日之積也一  
舉而欺之後不可復用也燕管侵魏入城臣請比擊之以  
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此有罪而可賞也解扁  
為東封上計而入三倍有司請賞之文侯曰吾土地非益  
廣也人民非益衆也入何以三倍對曰以冬伐木而積之  
於春浮之河而需之文侯曰民春以力耕暑以強耘秋以  
收飲冬閒無事以伐林而積之負輓而浮之河是用民不

得休息也民以敵矣雖有三倍之入將焉用之此有功而  
可罪也

賢主不苟得忠臣不苟利何以明之中行穆伯攻鼓弗能  
下懼聞倫曰鼓之膏夫聞倫知之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  
得也穆伯弗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也  
君奚為弗使穆伯曰聞倫為人佞而不仁若使聞倫下之  
吾可以勿賞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  
武舍仁而為佞雖得鼓將何所用之攻城者欲以廣地也  
得地不取者見其本而知其末也秦穆公使孟盟舉兵襲  
鄭適周以東鄭之賈人弦高棄從相與謀曰師行數千里  
數絕諸侯之地其勢必襲鄭凡禦國者以為無備也今示



知其情必不敢進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之三率  
相與謀曰凡蒙人者以為弗知今已知之矣守備必固進  
必無功乃還師而反晉先軫舉兵擊之大破之殺鄭伯乃  
以存國之功實強高彊高辭之曰莫而得實則鄰國之信  
廢矣為國而無信是俗敗也實一人而敗國俗仁者弗為  
也以不信得厚實義者弗為也遂以其弱徒東夷終身不  
反故仁者不以俗傷生知者不以利害義聖人之思傷愚  
者之思殺

忠臣者務崇君之德謂臣者務崇君之地何以明之陳夏  
徵許欲其君楚莊王伐之陳人帥令莊王以討有罪遣卒  
戍陳大夫畢賀申叔時使於齊反還而不賀莊王曰陳為  
無道寡人起九軍以討之征暴亂誅罪人群臣皆賀而子  
獨不賀何也申叔時曰牽牛蹊人之田田主殺其人而奪  
之牛罪則有之罰亦重矣今君王以東為無道與兵而攻  
因以誅罪人遣人戍陳諸侯聞之以王為非誅罪人也齊  
陳國也蓋聞君子不棄義以取利王曰善乃罷陳之戍立  
陳之後諸侯聞之皆朝於楚此務崇君之德者也張武為  
智伯謀曰晉六將軍中行文子最弱而上下離心可伐以  
廣地於是伐范氏中行氏滅之矣又教智伯求地於韓魏  
趙韓魏裂地而授之趙氏不與乃率韓魏而伐趙圍晉陽  
三年三國陰謀同計以擊智氏遂滅之此務為君廣地者  
也夫為君崇德者霸為君廣地者滅故千乘之國行文德



者王湯武是也禹棄之國好廣地者亡智伯是也

或譽人而適足以敗之或毀人而乃反以成之何以知其然也費無忌復於荆平王曰晉之所以霸者近諸夏也而荆之所以不能與之爭者以其僻遠也楚王若欲從諸侯不着大城城父而令太子建守焉以來北方王自救其南是得天下也楚王悅之因命太子建守城父命伍奢傳之居一年伍子奢遊人於王側言太子甚仁且勇能得民心王以告費無忌無忌曰臣固聞之太子內撫百姓外約諸侯齊晉又輔之將以害楚其事搆矣王曰為我太子又尚何求曰以秦女之事怨王王因殺太子建而誅伍子奢此所謂見譽而為禍者也

何謂毀人而反利之唐子綰陳驛子於齊威王威王欲殺之陳驛子與其屬出亡奔薛孟嘗君聞之使人以車迎之至而暴以尊黍黍梁五味之膳日三至冬日被裘夏日服綸紵出則乘牛車駕良馬孟嘗君問之曰夫子生於齊長於齊夫子亦何思於齊對曰臣思夫唐子者孟嘗君曰唐子非短子者和曰是也孟嘗君曰子何為思之對曰臣之慮於齊也糶梁之飯藜藿之羹冬日則寒凍夏日則暑傷自唐子之短臣也以身歸君食芻豢飯黍梁服輕暖乘半良臣故思之此謂毀人而反利之者也是故毀譽之言不可不審也

聖人敬小慎微動不失時百射車戒禍乃不滋計福勿及



虛禍過之同日彼霜蔽者不傷愚者有備與知者同功夫  
燭火在縹煙之中也一指之所能息也塘漏若驟穴一撲  
之所能塞也及至火之燔孟諸而災雲臺而水決九江而  
漸荆州雖起三軍之衆弗能救也夫積憂成福積怨成禍  
若癰疽之必潰也所說者多矣

夫鴻鵠之木子於卵也一指其之則靡而無形矣及至其  
筋骨之已就而羽翻之所成也則奮翼揮翅凌乎浮雲背  
負青天磨赤霄翔乎忽荒之上彷彿乎虹霓之間雖  
有勁弩利鎗繳繳蒲且子之巧亦弗能加也江水之始出  
於岷山也可撲塞而越也及乎下洞庭驚石城經丹徒起  
波濤舟航一日不能濟也是故聖人者常從事於無形之

外而不留思慮於成事之內是故患禍弗能傷也

秦知蔡儻城以備亡不知蔡修城之所以亡也發通戍以  
備越而不知難從申發也夫鶴先識歲之多風也去高木  
而巢扶枝夫人過之則揮鼓嬰兒過之則挑其卵知備遠  
難而忘近患故秦之設備也鳥鵠之智也

夫戰者所以攻城也鏡者所以照形也宮人得戰則以列  
葵盲者得鏡則以益厄不知所施之也故善鄙不同諱譽  
在俗趨舍不同逆順在時任譴不受祿而誅段干木辭相  
而顯所行同也而利害異者時使然也故聖人雖有其志  
不遇其世僅足以容身何功名之所致也

趙宣孟活儼人於委桑之下而天下稱仁焉荆伐非犯河



中之難不失其守而天下稱勇馬故見小行則可以論大體矣田子方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其御曰此何馬也其御曰此故家畜也老懼而不為用出而滿之田子方曰少而食其力老而棄其身仁者弗為也東帛以贖之屈武聞之知所歸心矣齊莊公出獵有一蟲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對曰此所謂蝻螳者也其為蟲也知進而不知却力量力而輕敵莊公曰此為人而必為天下勇武矣迴車而避之勇武聞之知所盡死矣故田子方隱一老馬而魏國戴之齊莊公避一螳螂而勇武歸之湯教說網者而四國朝文王整死人之憐而九夷歸之武王益賜人於棗下左揀而右扇之而天下懷其德越王句

踐一决獄不喜授龍淵而切其股血流至足以自罰也而戰武士必其死故聖人行之於小則可以覆大矣審之於近則可以懷遠矣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芻婁之野莊王知其可以為令尹也子發辨擊刺而勞佚齊楚國知其可以為兵主也此皆形於小微而通於大理者也

夫事之所以難知者以其竄端匿迹立私於公倚和於正而以勝惑人之心者也若使人之所懷於內者與所見於外者若合符節則天下無亡國破家矣夫狐之捕雉也必先卑體爾耳以待其來也雉見而信之故得而擒也使狐瞋目植睛見必殺之勢雉亦知驚憚遠飛以避其怒矣夫人偽之相欺也非直禽獸之詐計也物類相似若然而不



可從外論者衆而難說矣是故不可不察也

脩務訓

且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也為天下強掩弱衆寡詐欺愚勇侵怯懷知而不以相教積財而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一之為一人聰明而不足以遍照濼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絕國殊俗僻遠幽閒之處不能被德承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是以地無不任時無不應官無隱事國無遺利所以衣寒食饑養老弱而思勞德也若以布衣徒步之人觀之則伊尹負鵝而于湯呂望鼓刀而入周伯里奚轉鬻管仲束縛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是以聖人不高山不廣河象耻

辱以千世主非以貪祿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除萬民之害蓋聞傳書曰神農樵樵堯瘦靡舜微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甚矣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四肢不勤思慮不用事治求贖者未之聞也

聖人之從事也殊體而合于理其所由異路而同歸其存危定傾着一志不忘于欲利人也何以明之昔者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自魯趨而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衣裳裹足至於郢見楚王曰臣聞大王舉兵將攻宋計必得宋而後攻之乎亡其苦衆勞民頓兵割銳負天下以不義之名而不得咫尺之地猶且攻之乎王曰必不得宋又且為不義曷為攻之墨子曰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



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士作雲梯之械設以攻宋易為  
弗取墨子曰今公輸設攻臣請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  
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卻之弗能入於是  
乃偃兵輟不攻宋段干木辭祿而處家魏文侯過其閭而  
軾之其僕曰君何為軾文侯曰段干木在是以軾其僕曰  
段干木布衣之士君軾其閭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不  
趨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屏施千里寡人敢勿軾乎  
段干木尤于德寡人尤于勢段干木富于義寡人富于財  
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干木雖以已易寡人不為吾日  
慙慙懸于影子何以輕之哉其後秦將起兵伐魏可馬廐  
諫曰段干木賢者其君禮之天下莫不知諸侯莫不聞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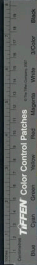
兵伐之無乃妨於義乎於是秦乃偃兵輟不攻魏夫墨子  
跌蹠而趨千里以存楚宋段干木闔門不出以安秦魏夫  
行與止也其勢相反而皆可以存國此所謂異路而同歸  
者也今夫救火者汲水而趨之或以甕飢或以盆盪其方  
圓銳猶不同盛水各異其於滅火均也故秦楚燕魏之譌  
也異轉而皆樂九夷八狄之哭也殊聲而皆悲一也夫譌  
者樂之徵也哭者悲之效也憤於中則應於外故在所以  
感夫聖人之心日夜不忘于欲利人其澤之所及者效亦  
大矣

世俗廢衰而非學者多人性各有所倚短若魚之躍若鶴  
之駁此自然者不可損益吾以為不然夫魚者躍鳴者駁



也猶人馬之為人馬筋骨形體所交於天不可變以此論之則不類矣夫馬之為草駒之時踈躍揚騰翹尾而走人不能制斃咋足以嚼肌碎骨蹶蹶足以破皮膚傷及至圍人擾之良御教之掩以衝柅連以轡銜則雖歷險擊弗敢辭故其形之為馬馬不可化其可駕御教之所為也馬聲蟲也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又死人乎且夫身正性善發憤而成仁剛憑而為義性命可說不待學問而合於道者堯舜文王也沉湎耽荒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嚴父弗能正賢師不能化丹朱商均也夙朝暗齒形矯骨佳不待脂粉芳澤而性且說者西施陽文也嗾朕嗚為蓬條戚施雜粉白黛黑弗辭為美者嫫母此惟也夫上不及先

舜下不及商均美不及西施惡不若嫫母此教訓之所喻也而芳澤之所施且子有殺父者然而天下莫疏其子何也愛父者衆也儒有和磬者而先王之道不廢何也其行之者多也今以為學者之有過而非學者則是以一飽之故絕殺不食以一躓之難極足不行惑也今有良馬不待策銀而行新馬雖策銀之不能進為此不用策銀而御則愚矣夫扶夫操利劍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至勇武懷掩一擣則指腦傷幹為此棄于將鏡邪而以手戟則悖矣所謂言者齊於衆而同於俗今不稱九天之頑則言黃泉之底是兩末之端議何可以公論乎夫橘柚冬生而人曰冬死死者異齊麥夏死人曰夏生生者異江河之回曲



亦時有南北者而人謂江河東流攝提鎮星日月東行而人謂星辰日月西移者以大辰為木胡人有知利者而人謂之騷越人有重遲者而人謂之諺以多言者名之若夫堯眉八彩九竅通洞而公正無私一言而萬民齊寧二瞳子是謂重明作事成法出言成章萬耳參滿是謂大通興利除害疏河決江文王四乳是謂大仁天下所歸百姓所親皋陶馬喙是謂至信決獄明白容於人情禹生於石契生於卯史皇產而能書羿左臂脩而善射若此九賢者千載而一出猶繼踵而生今無五聖之天奉四俊之才難欲兼學而循性足謂猶猿猴而欲展足水也夫純釣魚鴈劍之始下型學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加之砥礪厚其鋒

別則水斷龍丹陸朝犀甲明鏡之始下型昧然未見形容及其粉以玄錫厚以白旂鬚眉微毛可得而察夫學亦人之砥錫也而謂學無益者所以論之過

知者之所短不若愚之所備賢者之所不足不若衆人之有餘何以知其然夫宋畫吳治刻刑鑿法亂脩曲出其為微妙光輝之聖不惟及蔡之幼女術之稚實損慕組雜奇彩抑黑質揚赤文禹湯之智不能逮

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包於六合之內託於宇宙之間陰陽之所生血氣之精含牙戴角前爪後距奮翼攫擘蛟行燒動之蟲喜而合怒而鬪見利而就避害而去其情一也雖所好惡其與人無以異然其爪牙雖利筋骨雖強不免



制於人者知不能相過才力不能相一也各有其自然之勢無稟受於外故力竭功沮夫鴈順風以愛氣力衝虛而翔以備矰之螳知為垤雅路為曲穴虎豹有茂草野疇有充音控攝攝虛連比以像官室陰以防雨景以蔽日此亦鳥獸之所以知求合於其所利今使人生於僻陋之國長於窮閭濁室之下長無兄弟少無父母目未嘗見禮節耳未嘗聞先古獨守尊室而不出門使其性雖不愚然其知者必寡矣昔者蒼頡作書容成造曆胡曹為衣后稷耕稼儀狄作酒奚仲為車此六人者皆有神明之道聖智之迹故人作一事而遺後世非能一人而獨兼有之各悉其知責其所欲達遂為天下備今使六子者易事而明常能見

者何萬物至寡而知不足以奄之周室以後無六子之賢而皆倚其業當世之人無一人之才而知其六賢之道者何教順施績而知能流通由此觀之學不可已明矣今夫育者目不能別晝夜分黑白然而搏琴撫絃奏彈復徵履按操拂子若我家不失一絃使未嘗鼓瑟者雖有離朱之明攫撮之捷猶不能屈伸其指何則服習積貫之所致故矜待傲而後能調劍待砥而後能利玉堅無敵鏃以為獸看尾成形者礎諸之功木直中繩標以為輪其曲中規者鑿括之力唐碧堅忍之類猶可刻鏤標以成器用又况心意乎且夫精神滑淖纖微條忽變化與物推移雲蒸風行在所設施君子有能精極塵覽砥礪其才自視神明覽物





之博通物之聖觀始卒之端見無外之境以道証彷彿於  
塵埃之外屹然獨立卓然離世此聖人之所以游心者此  
而不能開居靜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及賢士大夫學問  
講辨日以自娛蘇校世事分白黑利害善策得失以觀禍  
福設儀立度可以為法則窮理本末究事之情立是發非  
明示後人死有遺業生有象名如此者人才之所能達然  
而莫能至焉者偷慢懈惰多不暇日之故夫齊地之民多  
有心者勞也沃地之民多才者使也由此觀之知人無  
務不若愚而好學自入君公卿至于庶人不自強而功成  
者天下未之有也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此之  
謂也

通於物者不可驚以怪喻於道者不可動以奇察於辭者  
不可耀以名審於形者不可避以扶世俗之人多尊古而  
賤今故為道者必託之於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亂世聞  
主高遠其所從來因而貴之為學者蔽於論而尊其所聞  
相與危坐而稱之正領而誦之此見是非之分不明夫無  
規矩雖奚仲不能以定方圓無準繩雖魯般不能以定曲  
直是故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知世莫賞也惠施死  
而莊子竊說言見世莫可為語者也夫項託七歲為孔子  
師孔子有以聽其言也以年之少為問夫人說救蔽不給  
何道之能明也昔者謝子見於秦惠王惠王說之以問唐  
姑梁唐姑梁曰謝子山東辯士固權說以取少主惠王因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ColorChecker by Munsell Color Services Lab

藏怒而待之後日復見逆而弗聽也非其說異也所以聽者易夫以微為羽非絃之罪以甘為苦非味之過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鄰人以為狗羹也而甘之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馮其食此未始知味者也卽擊師有出新曲者託之李奔諸人皆爭學之後知其非也而皆棄其曲此未始知音者也鄰人有得玉璞者喜其狀以為寶而藏之以示人人以為石也因而棄之此未始知王者也故有符於中則貴是而同今古無以聽其說則所從來者遠而貴之耳此和氏之所以泣血於荆山之下今劍或絕側廉文鬚缺卷錐而稱以項襄之劍則貴人爭帶之琴或撥判柱枕潤解瀟越而稱以楚莊之琴則側室爭鼓之蕭山之篋羊

頭之銷錐水斷龍丹陸剗兕甲莫之服帶山桐之琴潤梓之腹錐鳴雁修營庠牙莫之鼓也通人則不然嚴劍者期於錫利而不期於墨陽莫和乘馬者期於千里而不期於驛驕駢駢鼓琴者期於鳴塵修營而不期於濫騰號鍾編詩書者期於通道畧物而不期於洪範尚頌聖人見是非若黑白之於目辨清濁之於耳聽衆人則不然中無主以受之譬若遺腹子之上隴以禮哭泣之而無所歸心故夫孳子之相似者唯其母能知之玉石之相類者惟良工能識之書傳之微者惟聖人能論之今取新聖人書名之孔墨則弟子旬指而受者必衆矣故美人者非必西施之種通士者不必孔墨之類曉然意有所通於物故作書以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ColorChecker by Munsell Color Services Lab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3-Color Black

喻意以為知者也誠得清白之士執玄鑑於心照物明白  
不為古今易意撫善明指以示之雖閔棺亦不恨夫昔晉  
平公令官為鐘鐘成而示師曠曰鐘音不調平公曰寡人  
以示工工皆以為調而以為不調何也師曠曰使後世無  
知音者則已若有知音者必知鐘之不調故師曠之欲善  
調鐘也以為後世之有知音者也三代與我同行五伯與  
我齊知彼獨有聖賢之實我冒無有閭里之閒窮巷之知  
者何彼并身而立節我誕誕而慙忽今夫毛嫱西施天下  
之美人若使之街腐鼠家蠅皮衣豹裘帶死蛇則布衣常  
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必試使之施芳澤正  
絨肩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黑佩玉環榆步雜芝

若籠家目視治由笑目流眇口曾悅奇牙出唇爾推則雖  
王公大人有嚴志頑頤之行者無不憚除養心而悅其色  
矣今以中人之才象愚惑之智被汗辱之行無不木業所  
備方術所務馬得無有睥面掩鼻之容哉今鼓舞者繞身  
若噪曾攪摩地扶旋猗那動容轉曲便媚極神身若秋葭  
被風髮若結彥騁馳若驚木熙者舉梧擢機句柱蟻自縱  
好茂葉麗天矯熱技拘援豎條舞扶疏龍從鳥架搏接覆  
球義軍踴躍且夫觀者莫不為之損心酸足彼乃始徐行  
微笑被衣脩權夫鼓舞者非柔樸而木熙者非眇勁淹浸  
漬漸靡使然也是故生木之長莫見其益有時而脩砥礪  
磨銳莫見其損有時而蕪象膚之生蟻蝨然日加數寸不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可以為楹棟榱桷豫章之生也七年而後知故可以為棺  
舟犬事有易成者名小難成者功大君子修美雖未有利  
福將任後至故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此之謂  
也

秦族訓

天設日月列星辰調陰陽張四時日以晷之夜以息之風  
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物長其後  
物也莫見所營而物亡此之謂神明聖人象之故其起福  
也不見其所由而禍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以而禍除遠  
之則遠避之則昧稽之弗得察之不虛日計無筭歲計有  
餘夫濕之至也莫見其形而炭已重矣風之至也莫見其

象而木已動矣日之行也不見其後騏驎倍日而馳草木  
為之靡弊蓬萊未轉而日在其前故天之且風草木未動而  
鳥已翔矣其且雨也陰暗未集而魚已噓矣以陰陽之氣  
相動也故寒暑燥濕以類相從聲響疾徐以音相應也  
故精誠感於內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鳳至醴  
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落波故詩云懷柔百神及河  
嶠岳逆天奉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干非晝冥宵  
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天之與  
人有以相通也故國危亡而天文變世感亂而虹蜺見萬  
物有以相連積稷有以相薦也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  
為也不可以筋力致也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濡生



萬物瑤碧玉珠翡翠玳瑁文彩明潤澤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族魯班不能造此之謂大巧宋人有以玉為其君為猪莖者三年而成莖柯毫芒鋒殺頗澤亂之楮華之中而不可知也列子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萬物之有帶者寡矣夫天地之施化也嘔之而生吹之而落豈此笑矣哉故死可度者小也可數者少也至大非度之所能及也至衆非數之所能領也故九州不可殫記也八極不可道里也大山不可丈尺也江漢不可斗斛也故大人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故聖人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不下廟堂而衍四海變冒易俗氏化而遷善者性諸已能以神化詩云神之聽之

終和且平夫鬼神視之無形聽之無聲然而郊天望山川禱祠而求福夢兌而請雨卜筮而決事詩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之謂也

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月照其夜日照其晝陰陽化列星朗正其道而物自然故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矣故高山深林非為虎豹也大木茂枝非為飛鳥也流源千里淵深百仞非為蛟龍也致其高崇成其廣大山居木棲巢枝穴藏水潛陸行各得其所安焉夫大生小多生少天之道也故丘阜不能生雲雨澤水不能生魚鼈者小也牛馬之氣蒸生蟻蠹蟻蠹之氣蒸不能生牛馬故化生於外非生於內也夫蛟



龍伏竄於淵而卵割於陵鴈蛇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化成形精之至也故聖人養心莫善於誠至誠而動化矣

聖主在上虛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禮士無軼民無勞後無冤刑四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指夷狄之國重譯而至非戶辯而家說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內顧而外寧矣大王宣父處邠狄人攻之杖策而去百姓攜幼扶老負釜甕賒漆山而國乎岐周非令之所能招也秦穆公為野人食駸馬肉之傷也飲之美酒韓之戰以其死力報非秦之所責也交子治宣父巫馬期往觀化馬見夜漁者

得小即釋之非刑之所能禁也孔子為魯司寇道不捨道市買不豫賈田漁者讓長而班白不負戴非法之所能致也夫天之所以射遠貫牢者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割微者正心也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故弩雖強不能獨中令雖明不能獨行必自精氣所以與之施道故撻道以被民而民弗從者誠心弗施也天地四時非生萬物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之聖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捐楮其所有而滌蕩之故因則大化則細矣禹鑿龍門闢伊闕夫江濬河東注之海因水之流也后稷墾草發蒿冀土樹穀使五種各得其宜因地之勢也湯武革車三百乘甲卒二千人討暴亂制夏商因民之欲也故能



因則無敵於天下矣夫物有以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  
良匠不能斷金巧冶不能鑠木金之勢不鑿而木之性不  
可鏗也堯植而為器齊木而為舟鏗鐵而為刃鑄金而為  
鐘因其可也駕馬服牛令雞司夜令狗守門因其然也民  
有好色之性故有大婚之禮有飲食之性故有大饗之誼  
有喜樂之性故有鐘鼓箏絃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哀麻  
哭踊之節故先王之制法也國民之所好而為之節文者  
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別因其喜音而正  
雅頌之聲故風俗不流因其寧家室樂妻子教之以順故  
父子有親因其喜朋友而教之以弟故長幼有序然後修  
朝聘以明貴賤饗飲晉射以明長幼時復振旅以習用兵

入學庠序以脩人倫此皆人之所性而聖人之所以曲成  
也故無其性不可教訓有其性無其資不能遵道陶之性  
為絲然非得工女糞以熱湯而抽其統絕則不能成絲卵  
之化為雞非慈雌嗶嘍覆伏累日積久則不能為雞人之  
性有仁義之資非聖主為之法度而教導之則不可使向  
方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善以勸善因其所惡以禁奸故  
刑罰不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省約而化燿如神故因其性  
則天下聽從拂其性則法懸而不用

昔者五帝三王之蓋政施教必用參五何謂參五仰取象  
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  
令以調陰陽之氣以和四時之節以辟疾病之疢俯視地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理以制度量察陸水澤肥數高下之宜以立事生財以除饑寒之患中考乎人德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而除暴亂之禍乃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故立父子之親而成家別清濁五者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李孟之序以立長幼之禮而成官此之謂參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朋友之際此之謂五乃裂地而州之分職而治之築城而居之創宅而異之分財而衣食之立大學而教誨之風興夜寐而勞力之此治之紀綱也然得其人則舉失其人則廢光治天下政教平德潤洽在位七十載乃求所屬天下之統令四岳揚側陋四岳舉舜而薦之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任

以百官以觀其外既入大麓烈風雷雨而不迷乃屬以九子贈以昭華之王而傳天下焉以為雖有法度而朱弗能統也

夫物未嘗有發而不施成而不毀者也唯聖人能盛而不衰盈而不虧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夔之初作樂也皆合六律而調五音以通八風及其衰也以沉酒淫康不顧政治至於滅亡蒼頡之初作書也以辯治百官領理萬事愚者得以不忘智者得以志遠至其衰也為奸刻偽書以解有罪以殺不辜湯之初作囿也以奉宗廟鮮喬之具簡士辛習射御以戒不虞及其衰也馳騁田獵以奪民時罷民之力堯之舉禹契后稷皋陶政教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30 25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30



平姦充息獄訟止而衣食足賢者勸善而不肖者懷其德  
及至其末朋黨比周各推其與廢公趨私內外相推舉姦  
人在朝而賢者隱廢故易之失也卦書之失也數樂之失  
也淫詩之失也辟禮之失也責春秋之失也刺天地之道  
極則反盈則損五色雖明有時而滄茂木曹草有時而落  
物有降殺不得自若故聖人事窮而更為法幣而改制非  
樂變古易當也將以救敗扶衰黜淫濟非以調天地之氣  
順萬物之宜也聖人天覆地載日月星辰陽調四時化萬  
物不同無故無新無疏無親故能法天天不一時地不一  
利人不一事是以諸聖不得不多端趨行不得不殊方五  
行異氣而皆適調六藝異科而皆同道溫惠柔良者詩之

風也淳龐敦厚者書之教也清明條達者易之義也恭儉  
尊讓者禮之為也寬裕簡易者樂之化也刺義辯義者春  
秋之靡也故易之失鬼樂之失淫詩之失愚書之失拘禮  
之失伎春秋之失管六者聖人兼用而財制之

失本則亂得本則治其美在調其失在權水火金木土穀  
異物而皆任規矩權衡準繩異形而皆處丹青膠漆不同  
而皆用用各有所適物各有所宜輪圓輿方轅從衡橫勢  
施便也騾欲馳服欲安帶不厭新絢不厭故處地宜也閭  
雕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為其雌雄之不乖居也鹿鳴興於  
獸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泓之戰軍敗君獲而春  
秋大之取其不鼓不成列也宋伯姬坐燒而死春秋大之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取其不踰禮而行也成功立事豈足多哉方指所言而取一樂鳥爾王喬赤松去塵埃之間離群鳥之紛吸陰陽之和食天地之精叶而出故吸而入新蹠虛輕舉乘雲遊霧可謂養性矣而未可謂孝子也周公誅管叔蔡叔以平國弭亂可謂忠臣也而未可謂弟弟也湯放桀武王誅紂以為天下去殘除賊可謂惠君而未可謂忠臣矣樂羊攻中山未能下中山烹其子而食之以示威可謂良將而未可謂慈父也故可乎不可乎不可乎不可乎不可乎不可乎可矣許田異行而皆聖伊尹伯夷異道而皆仁箕子比干異趨而皆賢

故用兵者或輕或重或合或廉此四者相反而不可一無

也輕者欲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故勇者可令進圖而不可令持牢重者可令植固而不可令疲敵貪者可令進取而不可令守職廉者可令守分而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而不可令應變五者相反聖人兼用而材使之

夫天地不包一物陰陽不生一類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不讓土石以成其高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物而棄其餘則所得者鮮而所治者淺矣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良農者教不可以奇夫事碎者難治也法煩難行也求多難贖也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秤丈量徑而寡失商絲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0Color Black

數未煩而不察故大較易為智曲辯難為慧故無益於治  
而有益於煩者聖人不為無益於用而有益於費者智者  
弗行也故功不猷約事不厭省求不厭寡功約易成也事  
省易治也求寡易贖也衆易之於以任人易矣孔子曰小  
辯破言小利破義小藝破道小見不達達必備河以遠蛇  
故徒遠山以陵遵故徒高陰陽無為故能相道以優遊故  
能化夫微於一事察於一辭審於一技可以曲說而未可  
廣應也美業成行厥既有是存新而嬰數末而炊可以治  
小而末可以治大也圓中規方中矩動成限止成文可以  
愉舞而不可以陳軍蓋登而食先齋而飲飽而後饒可以  
養少而不可饗衆今夫祭者屠割烹殺剝狗燒豕調平五

味者庖也陳重薑列俎樽設遠豆者視也昏明盛服淵默  
而不言神之所伏者尸也等視雖不能尸不越樽俎而代  
之故張琴者小絃急而大絃緩立事者賤者勞而貴者逸  
舜為天子彈五絃之琴誦南風之詩而天下治周公看牖  
不收於前鏡鼓不解懸而四夷服秦政畫決獄而理書御  
史冠蓋接於郡縣覆稽趨留成五嶺以備越蔡齡城以守  
胡然姦和萌生盜賊群居事愈煩而亂愈生故法者治之  
具也而非所以為治也而猶弓矢中之具而非所以也  
黃帝曰茫茫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故同氣者帝同義  
者王同功者霸無一馬者亡故人主有伐國之志邑天群  
卑雄維夜鳴庫兵動而戎馬驚今日解怨假兵家老甘卧



心無聚人妖能不生非法之應也精氣之動也故不言而信不疑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疑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誠感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為之者也故有道以統之法鮮少足以化矣無道以統之法雜繁足以亂矣治身者太上養神其次養形治國者太上養化其次正法神清志平百節皆寧養性之本也肥肌膚充腸腹供養欲養生之本也民交讓爭處平委利爭受寡力事爭就勞日化上遷吾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利賁而勸善畏刑而不為非法令正於上而百姓服於下此治之本也上世養本而下世事末此太平之所以不起也夫欲治之主不世出而可與興治之

臣不萬一以萬一束不世出此所以千歲不一會也

木之性淳以清窮谷之汙生以菁菁不治其性也掘其所流而澤之艾其所決而高之使得循勢而行乘衰而流雖有腐骸流漸弗能汙也其性非異也通之與不通也風俗猶此也誠決其善志防其初心啓其善道塞其姦路與同出一道則民性可善而風俗可美也所以責扁鵲者非貴其隨病而調藥貴其學息原血知病之所從生也所以貴聖人者非貴隨罪而鑿刑也貴其知亂之所由起也若不脩其風俗而縱之淫辟乃隨之以刑繩之以法雖殘賊天下弗能禁也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非法度不存也紀綱不張風俗壞也三代之法不亡而世不



治者無三代之智也六律具存而莫能聽者無師曠之耳也故法雖在必待聖而後法律律雖具必待耳而後聽故國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賢人也其所以亡者非以無法也以無聖人也晉獻公欲伐虞宮之奇存焉為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而不敢加兵焉賂以寶玉駿馬宮之奇諫而不聽言而不用越雜而去荀息伐之兵不血刃抱寶牽馬而去故守不待聖聖而固攻不待衝降而拔得賢之與失賢也故滅武仲以其智存魯而天下莫能亡也虢伯王以其仁寧衛而天下莫能危也易曰豐其屋飾其家窺其戶閭其無人無人者非無眾庶也言無聖人以統理之也

民無廉耻不可治也非脩禮義廉耻不立民不知禮義法弗能正也非崇善廢醜不向禮義無法不可以為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為孔曾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為伯夷之廉孔子弟子七十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弟言為文章行為儀表教之成也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環踵化之所致也夫刻肌膚鑿皮韋被創流血至難也然越為之以求榮也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之經誅譽以導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無被創流血之苦而有高世尊顯之名民孰不從古者法設而不犯刑錯而不用非可刑而不刑也百工維時庶績咸熙禮義脩而任賢德也故舉



天下之高以為三公一國之高以為九卿一縣之高以為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為八十一元士故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十人者謂之傑明於天道察於地理通於人情大足以容衆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知足以知變者人之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仁足以得衆明足以照下者人之俊也行足以為儀表知足以決嫌疑廉可以分財信可以守約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職而不廢處事而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者人之傑也英俊豪傑各以小大之材處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而民和上勸而下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而向義理其於化民也若

風之搖草木無之而不靡今使愚教智使不肖臨賢雖嚴刑罰民弗從也小不能制大猶不能使強也故聖王者舉賢以立功不肖主舉其所與同文王舉太公望召公奭而王桓公任管仲鮑朋而霸此舉賢以立功也夫差用太宰嚭而滅秦任李斯趙高而亡此舉所與同故觀其所舉而治亂可見也察其黨與而賢不肖可論也

夫聖人之屈者以求伸也枉者以求直也故雖出邪辟之道行幽昧之塗將欲以直大道成大功猶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拯溺之人不得不濡足也伊尹憂天下之不治調和五味負萬俎而行五就祭五就湯將欲以濁為清以危為寧也周公股肱周室輔翼成王管叔蔡叔奉公子祿父而



欲為亂周公誅之以定天下緣不得已也管子晏周室之  
平諸侯之力征夷狄伐中國民不得寧處故蒙耻辱而不  
死將欲以憂夷狄之患乎夷狄之亂孔子欲行王道東西  
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逼其道  
此皆欲乎險除穢由冥冥至昭昭動於權而統於善者也  
夫觀迷者於其反也而觀行者於其終也故舜放弟周公  
殺兄捕之為仁也文公樹米曾子架羊猶之為智也當今  
之世禮必託善以自為解和必蒙正以自為辟遊不論國  
仕不擇官行不辟汙曰伊尹之道也分別爭財親戚兄弟  
構怨骨肉相賊曰周公之義也行無廉耻辱而不死曰管  
仲之趨也行貨賂趨勢門立私廢公比周而取容曰孔子

之術也此使君子小人紛然淆亂莫知其是非者也故百  
川並流不注者不為川谷趨行躡馳不歸善者不為君子  
故善言歸乎可行善行歸乎仁義田子方段干木輕爵祿  
而重其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李克竭股肱之力領  
理百官輯穆萬民使其若生無察事死無遺愛此異行而  
歸於善者張儀蘇秦家無常居身無定君約從橫之事為  
傾覆之謀濁亂天下撓滑諸侯使百姓不遑磨居或從或  
橫或合聚弱或輔富強此異行而歸于亂者也故君子之  
過也猶日月之蝕何害於明小人之可也猶狗之晝吠鴈  
之夜見何益於善夫智者不妄發擇善而為之計義而行  
之故事成而功足賴也身死而名足稱也雖有知誰必以



仁義為之本然後可立也知能勝馳百事並行聖人一一  
仁義為之準繩中之者謂之君子弗中者謂之小人君子  
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使人左操天下  
之圖而右刺喉憑者不為也身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  
視死若歸義重於身也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所重  
也比之義則輕義所全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以  
信義為準繩也

欲成霸王之業者必得勝者也勝必強者也強者  
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  
必自得者也故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國之本也未有得已  
而夫人者也未有失已而得人者也故為治之本務在寧

民寧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  
本在於肯事肯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反性未  
有挫其本而能靜其末濁其源而清其流者也故知性之  
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為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  
何故不高宮室者非愛木也不大鐘鼎者非愛金也直行  
性命之情而制度可以為萬民儀今日悅五色口嚼滋味  
耳淫五聲七竅交爭以害其性日引和欲而澆其身夫調  
身弗能治奈天下何故自養得其節則養民得其心矣所  
謂有天下者非謂其後勢位受傳藉稱尊說也言運天下  
之力而得天下之心紂之地左東海右流沙前交趾後幽  
都師起容關至浦水士億有餘萬然皆倒矢而射傍牧而





戰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以麾之則瓦畔而走遂土崩而下紂有南面之名而無一人之德此失天下也故桀紂不為王湯武不為放周廢節錡之地方不過百里而管紂牧之野入據殷國朝成湯之廟表商容之間封比干之墓解箕子之囚乃折抱踐故桀五兵縱牛馬指笏而朝天下百姓歌詠而樂之諸侯就禽而朝之得民心也閻閭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鐘覆荆平王之墓舍昭王之宮昭王奔隨百姓艾兒攜幼扶老而隨之乃相牽而為致勇之寇皆方面齊甘而為之闔當此之時無將卒以行列之各致其死却吳兵復楚地懷王作章華之臺發乾路之後外內撓勅百姓積故棄炭聚民之怨而立公子比

百姓放臂而去之餓於乾谿食糞飲水枕塊而死楚國山川不變土地不易民性不殊昭王則相牽而殉之靈王則倍畔而去之得民之衷失民也故天子得道守在四夷天子失道守在諸侯諸侯得道守在四鄰諸侯失道守在四境故湯處亳七十里文王處鄠百里皆令行禁止於天下周之衰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故得道則以百里之地令於諸侯失道則以天下之大畏於冀州故曰無恃其不吾奪也恃吾不可奪行可奪之道而非篡弑之行無益於持天下矣

凡人之所以生者衣與食也今囚之寘室之中雖養之以芻豢衣之以綺縠不能樂也以目之無見耳之無聞穿隙



先見兩零則快然而哭之况開戶發牖從冥冥見熠熠乎  
見熠熠猶尚肆然而音又况入室坐堂見日月光乎見日  
月光曠然而樂又况登大山復石封以望八荒視天都若  
蓋江河若帶又况萬物在其間乎其為樂豈不大哉且聲  
者耳形具而無能聞也目者目形存而無能見也夫言者  
所以通已於人也聞者所以通人於己也瘖者不言聲者  
不聞既瘖且聾人道不通故有瘖聾之病者雖破家求醫  
不損其費豈獨形骸有瘖聾哉心志亦有之夫指之拘也  
莫不事中也心之塞也莫不知通也不明於類也

夫觀六藝之廣崇窮道德之淵深達乎無上至于無下運  
乎無極翔乎無形廣於四海崇於太山富於江河曠然而  
通昭然而明天地之間無所繫及其所以監觀豈不大哉  
人之所知者淺而物變無窮義不知而今知之非知益多  
也問學之所加也

夫道有形者皆生焉其為親亦戚矣享穀食氣者皆受焉  
其為君亦惠矣諸有智者皆學焉其為師亦傳矣射者數  
發不中人教之以箴則善矣又况生儀者乎人莫不知學  
之有益於己也然而不能者婦戲害人也人皆多以無用  
害有用故智不周而日不足以擊觀池之力耕則田野必  
辟矣以積土山之高修堤防則水用必足矣以食狗馬鴻  
鴈之費養士則名譽榮矣以弋獵博奕之日誦詩讀書聞  
識必博矣故不學之與學也猶瘖聾之比於人也凡學者



能明於天人之分通於治亂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見其  
終始可謂知畧矣天之所為禽獸草木人之所為禮節制  
度攝而為宮室制而為舟輿是也治之所以為本者仁義  
也所以為末者法度也凡人之所以事生者本也其所以  
事死者末也本末一體也其兩愛之性也先本後末謂之  
君子以末害本謂之小人君子與小人之性非異也所在  
先後而已矣草木其生者為本而獲者為末禽獸之性大者  
為首而小者為尾末大於本則折尾大於要則不掉矣故  
食其口而百節肥灌其本而枝葉美天地之性也天地之  
生物也有本末其養物也有先後人之於治也豈得無終  
始哉故仁義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脩其本而務治其末

是極其限而灌其枝也且法之生也以輔仁義今重法而  
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頭足也故仁義者為原基者  
也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呂  
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臧智伯不行仁義而落廣地故  
亡其國語曰不大其棟不能任重重莫若國棟莫若德固  
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即本固基美則  
上寧五帝三王之道天下之綱紀治之儀表也今尚鞅之  
啓蒙申子之三符歸非之孤憤張儀蘇秦之從衡皆掇取  
之權一切之術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恒常可博聞而世傳  
者也子囊莊而全楚莊不可以為庸弦高誕而存鄭誕不  
可以為常今夫雅頌之聲皆發於詞本於情故君臣以睦



父子以親故留夏之樂也聲浸乎金石潤乎草木今取怨  
思之聲施之於絃管聞其音者不淫則悲淫則亂男女之  
辨悲則感怨思之氣豈所謂樂哉趙王遷流於房陵思故  
鄉作為山水之嘔聞者莫不殫涕荆軻西刺秦王高漸離  
宋意為擊筑而謠於易水之上聞者莫不瞑目裂眦髮植  
穿冠因此聲為樂而入宗廟堂古之所謂樂哉故弁冕  
輅輿可服而不可好也太羹之和可食而不可嗜也朱紘  
漏越一唱而三嘆可聽而不可快也故無聲者正其可聽  
者也其無味者正其足味者也吹聲清於耳兼味快於口  
非其貴也故事不本於道德者不可以為儀言不合乎先  
王者不可以為道音不調乎雅頌者不可以為樂故五子

之言所以便說掇取也非天下之通義也

聖王之設政施教也必察其終始其懸法立儀必原其本  
末不可以一事備一物而已矣見其造而思其功觀其深  
而知其流故博施而不竭彌久而不垢夫水出於山而入  
於海稼生於田而藏於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  
故舜深藏黃金於薊藏之山所以塞貪鄙之心也儀狄為  
酒禹飲而甘之遂踐叢狄而絕嗜酒所以遏流酒之行也  
師延為平公鼓朝謫北鄰之音師曠曰此亡國之樂也天  
息而撫之所以防淫辟之風也故民知書而德衰知數而  
厚衰知券契而信衰知械機而實衰也巧詐藏於胷中則  
純白不備而神德不全矣豈不鳴而二十五絃各以其聲

應軸不運而三十二輻各以其力旋轉有緩急大小然後成曲車有勞輻動靜而後能致遠使有聲者乃無聲者也能致千里者乃不動者也故上下異道則治同道則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故小快害義小慧害治苛削傷德大政不墜故民易道至治寬裕故下不相賊至患復素故民無匿情商鞅為秦立相坐之法而百姓怨矣吳起為楚城鄧祿之令而功臣畔矣商鞅之立法也吳起之用兵也天下之善者也然商鞅以法亡秦秦於刀筆之跡而不知治亂之本也吳起以兵弱楚習于行陳之事而不知廟戰之權也晉獻公之伐驪得其二女非不善也然而史蘇歎之見其四世之被禍也吳王夫差破齊艾陵勝晉

黃池非不捷也而子胥曼之見其必擒於越也小白奔莒重耳奔曹非不困也而鮑叔答犯隨而輔之知其可與至於霸也句踐接於會稽脩政不殆謀慮不休知禍之為福也襄子再勝而有憂色畏福之為禍也故齊桓公亡汶陽之田而霸知伯兼三晉之地而亡聖人見禍福於重閉之內而慮患於九拂之外者也蠅蠶一歲再收非不刈也然而王法禁之首為其殘柔也離先稻熟而農夫耨之不以小利傷大獲也家老異飯而食殊器而享子婦踈而上堂跪而對羹非不費也然而不可省者為其害我也待媒而結言聘納而娶婦該說而親迎非不煩也然而不可易者所以防淫也使民居處相司有罪相覺於以舉姦非不掇



也然而傷和璧之心而構仇讐之怨故事有鑿一孔而生  
百隙樹一物而生萬業者所鑿不足以為便而所開足以  
為敗所樹不足以為利而所生足以為滅愚者惑於小利  
而忘其大害曷乎去蚤蝨而人弗瘳者為其求蝨窮也狸  
執鼠而不可脫於庭者為搏雞也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  
大得於此而亡於彼者故行有或食兩而路窮或子跨而  
取勝偷利不可以為行而知術可以為法故仁智人材之  
美者也所謂仁者愛人也所謂知者知人也愛人則無虐  
刑矣知人則無亂政矣治由文理則無悖誤之事矣刑不  
侵監則無暴虐之行矣上無煩亂之治下無怨望之心則  
百殘除而中和作矣此三代之所昌故書曰惟晉且惠絜

民懷之何愛謹堯何遜有苗知伯有五過人之材而不免  
於身死人手不愛人也齊王建有三過人之巧而身虜於  
秦者不知賢也故仁莫大於愛人知莫大於知人二者不  
立難察慧捷巧勳祿疾力不免於亂也

要畧

夫作為書論者所以紀綱道德經緯人事上考之天下揆  
之純中適諸理雖未能袖引玄妙之中才繁然足以觀終  
始矣總要舉凡而語不割判純樸靡散大宗懼為人之惜  
惓然弗能知也故多為之辭博為之說又恐人之離本就  
末也故言道而不言事則無以與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  
則無以與化遊息故著二十篇有原道有做直有天文有



地形有時則有冥贊有精神有本經有玉術有堪稱有齊俗有直應有記論有詮言有兵畧有說山有說林有人間有修務有春族也

原道者虛率六合混沌萬物象太一之容測窈冥之深以翔虛無之軫託小以苞大守約以治廣使人知先後之禍福動靜之利害誠通其志浩然可以大觀矣欲一言而審則尊天而保真欲再言而通則賤物而貴身欲參言而充則外欲而及精執其大指以內洽五藏其滯肌膚被服法則而與之終身所以應行萬方覽攝百變也若轉九掌中足以自樂也

假真者窮遂終始之化處埒有無之精離別萬物之變合

用死生之形使人知遺物反已審仁義之間通同異之理觀至德之統知變化之紀說符玄妙之中通廻造化之母也

天文者所以和陰陽之氣理日月之光節開塞之時列星辰之行知逆順之變避忌諱之殃順時運之應法五神之常使人有以仰天承順而不亂其常者也

地形者所以窮南北之脩極東西之廣經山陵之形區川谷之居明萬物之主知生類之衆列山澗之數規遠近之路使人通廻周備不可動以物不可驚以怪者也

時則者所以上因天時下盡地力據度行富合諸人則形十二節以為法式終而復始轉於無極因循倣依以知禍



福操舍閑塞各有龍忌發號施令以時教期使君人者知所以從事

覽冥者所以言至精之通九天也至微之淪無形也純粹之入至清也昭昭之通冥冥也物之可以喻意象形者乃以穿通窘滯決瀆壅塞引人之意繫之無極乃以明物類之感同氣之應陰陽之合形埒之狀所以令人遠觀博見者也

精神者所以原本人之所由生而曉寤其形骸九竅取象於天合同其血氣與雷霆風雨比類其喜怒與晝宵寒暑並明審死生之分別同異之跡節動靜之機以反其性命之宗所以使人愛養其精神撫靜其鬼鬼不以物異已而

堅守虛無之宅者也

本經者所以明大聖之德通維祐之道埒畧表世古今之變以襲先聖之隆盛而貶末世之曲政也所以使人黜耳目之聰明精神之感動得流遺之觀節養性之和分帝王之操列小大之差者也

主術者君人之事也所以因作任督責使群臣各盡其能也明攝權操柄以制群下提名責實考之參伍所以使人主秉數持要不妄喜怒也其數直施而正邪外私而立公使百官條通而輻奏各務其業人致其功此主術之明也繆稱者破碎道德之論差次仁義之分畧雜人間之事統同乎神明之德假象取耦以相譬喻斷短為節以應小具





所以曲說攻論應感而不真者也

齊俗者所以一群生之短脩同九夷之風氣通古今之論貫萬物之理制禮義之宜學畫人事之終始者也

道應者攬撥遠事之蹤追觀往古之跡察禍福利害之反考驗乎老莊之術而以合得失之勢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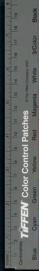
汎論者所以箴箴繆繆之問撤揅呪禍之却也接徑直施以推本樸而此見得失之變判病之文所以使人不妄沒於勢利不誘惑於事態有符瞻視兼稽時世之變而與化推移者也

益言者所以警類人事之指解喻治亂之體也差擇微言之取證以至理之文而補縫過失之闕者也

兵畧者所以明戰勝攻取之數形機之勢詐譎之變體因循之道操持後之論也所以知戰陣分爭之非道不行也知攻取堅守之非德不強也誠明其意進退左右無所失擊危乘勢以為資清靜以為常避實就虛若驅群羊此所以言兵也

說山說林者所以叢策穿擊百事之壘道而通行貫萬物之室塞者也假譬取象異類殊形以領理人之意辭墮結細說揜摶困而以明事埒事者也

人間者是以觀禍福之變察利害之反箴牀得失之跡標舉終始之墮也分別百事之微數陳存亡之機使人知禍之為福亡之為得成之為敗利之為害也誠喻至意則有



以傾側假仰世俗之間而無傷乎邊政警毒者也

修務者所以為人之於道末淹味論未深見其文辭反之  
以清淨為常恬淡為本則懈墮分學縱欲適情欲以偷自  
佚而塞於大道也今夫狂者無憂聖人亦無憂聖人無憂  
和以德也狂者無憂不知禍福也故通而無為也與塞而  
無為也同其無為則同其所以無為則異故為之浮稱流  
說其所以怙聽所以使學者孽孽以自幾也

泰族者橫八極致高崇上明三光下和水土經古今之道  
治倫理之序總萬方之指而歸之一本以經緯治道紀綱  
王事乃原心術性情性以館清平之靈登敬神明之精以  
與天和相嬰薄所以覽五帝三王懷天氣抱天心執中而

合和德形於內以著靈天地登起陰陽序四時正歲分統  
之斯寧推之斯行乃以陶冶萬物造化群生唱而和勳而  
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故景星見祥風至黃龍下原隰列  
樹麟止郊野德不內形而行其法籍專用制度神祇弗應  
以故福祥不歸四海弗賓飛民弗化故德形於內洽之大  
本此鴻烈之秦族也

大道論至深故多為之辭以抒其情萬物至衆故時為之  
說以通其意辭雖離壇臺進侵絞紛遠接所以洗汰滌蕩至  
意使之無凝竭底滯挾捏而不散也夫江河之腐衝不可  
勝數然祭者汲馬大也一盃酒白蠅漬其中匹夫弗嘗者  
小也試通乎二十篇之論睹凡得要以通九野徑十門外



天地捍山川其於道運一世之間宰匠萬物之形亦優游  
奕若然者挾日月而不燒潤萬物而不耗爰兮此今足以  
覽矣哉今浩浩曠曠今可以辨矣文王之時紂為天子賦  
斂無度及殺無止康景沉湎宮中成市作炮烙之刑剝諫  
者剔孕婦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累善修德行義處  
岐周之間地方不過百里天下二垂歸之文王欲以平矜  
制強暴以為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謀生馬  
文王棄之而不卒武王繼文王之業用太公之謀悉黨薄  
賦躬探甲冑以伐無道而討不義聖師牧野以踐天子之  
位天下未定海內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  
以其斯來貢邊遠未泯至故治三年之喜殯文王於西壙

之間以俛遠方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襁褓之中未能  
用事季叔管叔輔公子祿父而欲為亂周公繼文王之業  
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輔翼成王懼乎道之不塞臣下  
之危上也故縱馬華山放牛桃林收鼓折枹搢笏而朝以  
寧靜王室鎮撫諸侯成王既壯能從政事周公受封於魯  
以此移風易俗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  
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墨子學儒者  
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禮煩擾而不悅厚葬虛財而貧  
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時天下大水  
禹身執紼垂以為民先剗河而道九岐繫江而通九路辟  
五湖而定東海當此之時燒不暇擗濡不給抱死陵者葬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陵苑澤者蓋澤故節財薄室間服生馬齊桓公之時天子  
平荊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國中國之不絕如綫齊  
國之地東負海而北郭河地狹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憂  
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欲以存亡繼絕崇天子之位廣文  
武之業故管子之書生馬齊景公內好景色外好狗馬獵  
射亡賜好色無辭作為路寢之臺族鑄大鐘撞之糜下郊  
雉皆响一朝用三千鐘鑿梁丘據子家嘗導於左右故晏  
子之諫生馬晚世之時六國諸侯器異各別水絕山隔各  
自治其境內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伯上  
無天子力征爭權勝者為右恃地與國約重致割信符結  
遠授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故縱橫脩短生馬申子者節

昭釐之佐節晉別國也地峻民險而介於大國之間晉國  
之政禮未滅節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改後君之令  
又下新故相以前後相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名之  
書生馬秦國之俗貪狠強力寡義而趨利可成以刑而不  
可化以善可動以賞而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河四塞以  
為固地利形便畜積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勢而吞諸侯  
故商鞅之法生馬若劉氏之書觀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  
權事而立制度刑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風以儲與  
包治玄耿之中精推靡覽棄其吟掣其淑靜以統天下  
理萬物應變化通殊類非循一跡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繫  
牽連於物而不與世推移也故置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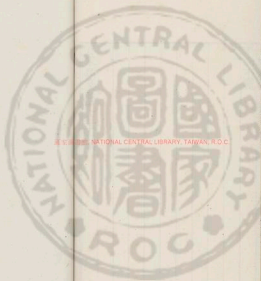


百家類纂卷之三十一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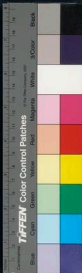
下而不寃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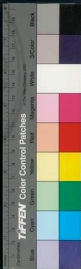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INTER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OF THEOLOG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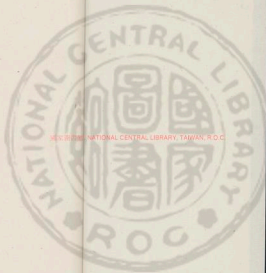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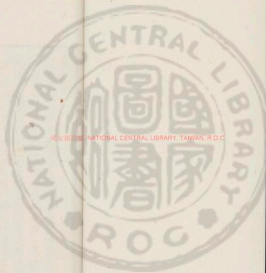






XES:30788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2080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617 | v.26



論衡選辭

范曄東漢列傳王充字仲任嘗師事班彪傳覽而不守  
章句家貧無書嘗游維揚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  
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充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  
實以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戶牖墻壁各置  
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釋物類同異正時  
俗嫌疑訂百氏之增虛詰九流之拘誕蔡邕入吳始得  
之常秘玩以爲談助王朗詰蔡邕搜求至隱虛果得論  
衡抱持數卷去邕丁寧曰惟我與爾共勿廣也按世稱  
漢文章溫厚爾雅及其東也則已衰矣今觀此書詞義  
蕪蔓猥瑣不逮西京處甚未足爲奇也要之談助之言

CENTRAL LIBRARY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ROC



可以了此書矣客有難克書煩重者克曰文義可以勝寡人無一引吾百篇人無一字吾萬言噫言果貴於多哉今盡削其鄙誕錄止十之四猶恨其多也

論衡題辭畢

百家類纂卷之三十三

雜家類 論衡上

逢遇篇

操行有常賢任宦無常遇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才高行潔不可保以必尊貴能薄操濁不可保以必卑賤處尊居顯未必賢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道有清濁或無道德而以技合或無技能而以色幸伍負帛喜負帛喜俱事夫差帛喜尊重伍負誅死此異操而同主也或操同而主異亦有遇不遇伊尹箕子是也伊尹箕子才俱也伊尹為相箕子為奴伊尹遇成湯箕子遇商紂也或以賢聖之臣遭欲為治之君而終有不遇孔子孟軻是也孔子絕



糧陳蔡孟軻困於齊梁非時君主不用善也才下知淺不能  
用大才也夫能御驥騾者必王良也能臣禹稷皋陶者必堯舜也  
御百里之手而以調千里之足必有推銜折馭之患有接具臣  
之才而以御大臣之知必有閉心塞意之變故至言棄捐聖賢  
距違非憎聖賢不甘至言也聖賢務高至言難行也夫以大才  
千小才小才不能受不遇固宜以大才之臣遇大才之主乃有  
遇不遇虞舜許由太公伯夷是也虞舜許由俱聖人也並生唐  
世俱而於堯虞舜纘帝統許由入山林太公伯夷俱賢也並出  
周國皆堯武王太公受封伯夷餓死夫賢聖道同志合趨齊虞  
舜太公行耦許由伯夷操違者生非其世出非其時也

舜王天下臯陶佐政北人無擇深隱不見禹王天下伯益  
輔治伯成子高委位而耕非臯陶才愈無擇伯益能出子  
高也然而臯陶伯益進用無擇子尚退隱進用行耦退隱  
操違也商軼三說泰孝公前二說不聽後一說用者前二  
帝王之論後一霸者之議也夫持帝王之論說霸者之主  
雖精見距更調術說雖竊見受何則精遇孝公所不得竊  
遇孝公所欲行也故說者不在善在所說者善之才不得  
賢在所事者賢之馬固之說無方面野人說之子貢之說  
有義野人不聽吹竽工為善聲因越王不喜更為野聲越  
王大說故為善於不欲得善之主雖善不見愛為不善於  
欲得不善之主雖不善不見憎此以曲伎合舍則遇不合

TIFFI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則不遇或無佞妄以姦巧合上志亦有以遇者竊簪之臣  
雞鳴之客是竊簪之臣親於子友雞鳴之客幸於孟嘗子  
及好偷臣孟嘗愛偽客也夫以有補於人君人君賴之其  
遇固宜或無補益為上所好猶然鄧通是也籍孺幸於孝  
惠鄧通愛於孝文無細簡之才微薄之能偶以形佳骨嫻  
皮媚色稱夫好容人所好也其遇固宜或以醜面惡色稱  
媚於上媼毋無鹽是也媼安進於黃帝無鹽納於齊王故  
賢不肯可諫知遇難先圖何則人主好惡無常人臣所進  
無豫偶合為是適可為上進者未必賢遇者未必愚合幸  
得進不幸失之

世主好文已為文則遇主好武已則不遇主好辯有口則

遇主不好辯已則不遇文主不好武武主不好文辯主不  
好行行主不好辯文與言尚可暴習行與能不可卒成學  
不宿習無以明名名不素著無以遇主昔周人有仕數不  
遇年老白首泣涕於塗者人或問之何為泣乎對曰吾仕  
數不遇自傷年老矣時是以泣也人曰仕柰何不一遇也  
對曰吾年少之時學為文文德成就始欲仕宦人君好用  
老用老主亡後主又用武吾更為武武節始就武主又亡  
少主始立好用少年吾年又老是以未嘗一遇仕宦有時  
不可求也夫希世准主尚不可為况節高志妙不為利動  
性定質成不為主顧者乎春種穀生秋刈穀收求物得物  
作事事成不名為遇不求自至不作自成是名為遇猶拾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遺於釜蕪非於野若天校地生鬼助神翰愈息之指陰慶  
飽叔之重然舉若是者乃遇耳今俗人既不能定遇不遇  
之論又就遇而譽之因不通而毀之是揮見效案成事不  
能量操審才能也

累害篇

凡人仕宦有稽留不進行節有毀傷不全罪過有累積不  
除聲名有闇昧不明才非下行非停也又知非昏策非昧  
也逢遭外禍累害之也脩身正行不能來福職采或慎不  
能避禍禍福之至幸不幸也故曰得非已力故謂之福來  
不由我故謂之禍不由我者謂之何由由鄉里與朝野也  
夫鄉里有三累朝廷有三害累生於鄉里害發於朝廷古

今才法行淑之人遇此多矣何謂三累三害凡人操行不  
能慎擇交友同心惡篤異心疎薄疎薄怨根毀傷其行一  
累也人才高下不能鈞同同時並進高者得榮下者慙志  
毀傷其行二累也人之交遊不能常歡歡則相親忿則疎  
遠疎遠怨恨毀傷其行三累也位少人寡任者爭進進者  
爭位見將相豈增加傳致將昧不明然納其言一害也  
漢史以大將軍把持國柄後世因之遂至將權重將吏異  
而相傾怪以故州郡牧伯咸以將制云後漢史將吏異  
好清濁殊操清吏增郁郁之白舉滄滄之言濁吏懷恚恨  
徐求其過因纖微之謗被以罪罰二害也將或幸佐吏之  
身納信其言佐吏非清節必授人越次進失其意毀之過  
度清正之仕抗行伸志遂為所憎毀傷於將三害也夫木



進也身被三累已用也身蒙三害雖孔丘墨翟不能自免  
顏回曾參不能全身也

論者既不知累害者行賢潔也以拿持沈以黑黢緇孰有  
知之清受塵白取垢青蠅所汗常在線素處頭者危勢豐  
者虧頽墜之類常在懸垂

故循性行以俟累害者果賢潔之人也極累害之謗而賢  
潔之實見焉立賢潔之跡毀謗之塵安得不生絃者思折  
伯牙之指御者頽推王良之手何則欲尋良善之名惡彼  
之勝已也是故魏女色絕鄭袖鼻之朝吳忠貞無忌遂之  
成苑彌妬遺跡多佞是故濕堂不遷塵卑屋不敵風風衝  
之物不得首水滿之岸不得噴如是臚里隄空可得知而

況江蹈河也以帙才取容媚於俗求全功名於時不遺邪  
析之禍取于背之誅幸矣孟賁之尸人不刃者氣絕也死  
灰百斛人不沃者光滅也動身章智顯光氣於世奮志救  
黨立卓異於俗固常通人所讒嫉也以方心偶俗之累求  
益反損蓋孔子所以憂心孟軻所以憫世也德鴻者招謗  
為士者多口以休熾之聲滿口舌之患求無危殆之害遠  
矣誠倉之毀未嘗絕也公伯祭之邇未嘗滅也堙成丘山  
汙為江河毫髮之善小人不得有也以玷汚言之清受塵  
而白取垢以毀謗言之貞良見妬高奇見嫉以過罪言之  
忠言格患高行招耻以不純言之王有瑕而珠有毀  
公侯已下玉石雜棟賢士之行善惡相苞夫采玉者破石





拔王選士者素惡取善夫如是累害之人負世以行指擊  
之者從何往哉

命祿篇

凡人遇偶及遭累害皆由命也有死生壽夭之命亦有貴  
賤貧富之命自王公逮庶人聖賢及下愚凡有首目之類  
含血之屬莫不有命命當貴賤雖富貴之猶淺禍患矣命  
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矣故命貴從賤地自達命賤  
從富位自危故夫富貴者有神助貧賤者有鬼禍命貴之  
人俱學獨達並仕獨遷命富之人俱求獨得並為獨成貧  
賤反此故夫臨事知愚操行清濁性與才也仕官貴賤治  
產貧富命與時也命則不可勉時則不可力知者歸之於

天故坦蕩恬忽

有才不得施有智不得行或施而功不立或行而事不成  
雖才智如孔子猶無成立之功世俗見人節行高則曰賢  
譬如如何不貴見人謀慮深則曰辯慧如此何不富貴富  
有命福祿不在賢智與辯慧故曰富不可以籌策得貴不  
可以才能成智慮深而無財才能高而無官懷銀紈紫未  
必稷契之才積金累玉未必陶朱之智或時下愚而千金  
頑魯而典城故官御同才其貴殊命治生鈞知其富異祿  
祿命有貧富知不能豐殺性命有貴賤不能進退成王  
之才不如周公桓公之知不若管仲然成桓受尊命而周  
管稟卑秩也



白圭子貢轉貨致富積累金玉人謂術善學明主父偃辱  
賤於齊排擯不用赴闕舉疏遂用於漢官至齊相趙人徐  
樂亦上書與偃章會上喜其言徵拜為郎人謂偃之才樂  
之慧非也儒者明說一經習之京師明如匡薛圭漆如趙  
子都訥階甲乙之科遷轉至郎博士人謂經明才高所得  
非也而說若范雎之干秦明封為應侯蔡澤之說范雎拜  
為客卿人謂雖澤美善所致非也皆命祿貴富善至之時  
也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魯平公欲見孟子嬖人臧  
倉毀孟子而止孟子曰天也孔子聖人孟子賢者壽人安  
道不失是非辨言命者有命審也淮南書曰仁節在時不  
在行利害在命不在富貴生曰天不可與期道不可與謀

遲速有命焉識其時高祖擊黥布為流矢所中疾甚呂后  
璉良醫醫曰可治高祖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  
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韓信與帝論兵謂  
高祖曰陛下所謂天授非智力所得楊子雲曰遇不遇命  
也太史公曰富貴不違貧賤貧賤不違富貴是謂從富貴  
為貧賤從貧賤為富貴也夫富貴不欲為貧賤貧賤自至  
貧賤不求為富貴富貴自得也春夏因死秋冬王相非能  
為之也日朝出而暮入非求之也天道自然代王自代入  
為文帝周亞夫以賤子為侯侯此時代王非太子亞夫非  
適嗣逢時過會卓然卒至命貧以力勤致富富至而死命  
賤以才能取貴貴至而免才力而致富貴命祿不能奉持

猶器之盈量手之持重也器受一升以一升則平受之如過一升則滿溢也手舉一鈞以一鈞則平舉之過一鈞則蹟什矣前世明是非歸之於命也命審然也信命者則可幽居佚時不須勞精苦形求索之也猶珠玉之在山澤天命難知人不耐審雖有厚命猶不自信故必求之也如自知雖遠富避貴終不得離故曰力勝管慎勝禍勛力勤事以致富砥才明傑以取貴廢時失務欲望節貴不可得也雖云有命當須索之如信命不求謂當自全可不假而自得不作而自成不行而自至夫命富之人助力自強命貴之人才智自高若千里之馬頭目蹠足自相副也有求而不得者矣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精學不求貴貴自至矣

力作不求富富自到矣富貴之福不可求致貧賤之禍不可苟除也

氣壽篇

凡人稟命有二品一曰所當觸值之命二曰遷弱壽天之命所當觸值謂其燒壓溺也謹壽翁天謂稟氣薄也兵燒壓溺遺以所稟為命未必有審期也若夫強弱天壽以百為數不至百者氣自不足也人之稟氣或充實而堅強或虛劣而軟弱充實堅強其年壽虛劣軟弱失素其身天地生物物有不遂父母生子子有不就物有為實枯死而懂人有為兒天命而傷使實不枯亦至滿歲使兒不傷亦至百年然為實兒而死枯者稟氣薄則雖形體完其虛劣



氣少不能充也。兒生號號之聲，鴻朗高暢者壽，嘶啞墜下者夭。何則？稟壽夭之命，以氣多少為主性也。婦人號字者，予活數乳者，子死何則？疏而氣渥，子堅強數而氣薄，子軟弱也。百歲之命是其正也，不能滿百者，雖非正猶為命也。學猶人形，一夫正形也，名男子為丈夫，尊公姬為夫人，不滿丈夫者，失其正也，雖失其正，猶乃為形也。夫形不可以不滿，丈夫之故，謂之非形，猶命不可以不滿百之故，謂之非命也。非天有長短之命，而人各有稟受也。

聖人稟和氣，故年命得正，致氣和為治平。故太平之世，多長壽人，百歲之壽，蓋人年之正數也。猶物至秋而死，物命之正期也。物先秋後秋，則亦如人死，或增百歲，或減百歲也。先秋後秋為期，增百減百為數，物或出地而死，猶人始生而夭也。物或踰秋不死，亦如人年多度百，至於三百也。得稱老子二百餘歲，邵公百八十，高宗享國百年，周穆王享國百年，并未享國之時，皆出百三十四十歲矣。

幸偶篇

凡人操行有賢有愚，及遭禍福有幸有不幸。舉事有是有非，及觸賞罰有偶有不偶。並時遭兵隱者，不中同日被霜。蔽者不傷，中傷不必惡。隱蔽未必善，隱蔽幸中傷不幸。俱欲納忠或賞或罰，並欲有益或信或疑，實而信者未必真，罰而疑者未必偽。賞信者偶，罰疑不偶也。孔子門徒七十有餘，顏回蚤夭。孔子曰：不幸短命死矣。短命稱不幸，則知



長命者幸也短命者不幸也服聖賢之道講仁義之業宜

家福祐伯牛有疾亦復頹回之類俱不幸也

蜘蛛結網蟻蟲過之或脫或獲獵者獲羅百獸辟擾或得  
或失漁者置江湖之魚或存或亡或姦盜大辟而不知或  
罰贖小罪而發覺災氣加人亦此類也不幸遭觸而死幸  
者免脫而生不幸者不徹幸也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  
生也幸則夫順道而觸者為不幸矣立嚴牆之下為環所  
壓頭墜岸之上為崩所墜輕過無端故為不幸魯城門久  
朽欲頽孔子過之趨而疾行左右曰久矣孔子曰惡其久  
也孔子戒慎已甚如過遺堦可謂不幸也故孔子曰君子  
有不幸而無有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又曰君子處易以

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佞幸之徒罔諱濡之輩無德薄才  
以色稱媚不宜愛而受寵不當親而得附其道理之宜故  
太史公為之作傳邪人反道而受恩寵與此同科故合其  
名謂之佞幸無德受恩無過遇禍同一實也俱稟元氣或  
獨為人或為禽獸並為人或貴或賤或貧或富富或累金  
貧或乞食貴至封侯賤至奴僕非天稟施有左右也人物  
受性有厚薄也俱行道德禍福不均並為仁義利害不同  
晉文修文德徐偃行仁義文公以賞賜偃王以破滅魯人  
為父報仇安行不走追者捨之牛缺為盜所奪和意不恐  
盜還殺之文德與仁義同不走與不恐等然文公魯人得  
福偃王牛缺得禍者文公魯人幸而偃王牛缺不幸也韓



昭侯醉卧而寒典冠加之以衣覺而問之知典冠愛已也以越職之故加之以罪術之驕乘者見御者之過從後呼車有救危之義不被其罪夫驂乘之呼車與冠之加衣同一意也加衣恐主之寒呼車恐君之危仁惠之情俱發於心然而於管有罪於術為忠驂乘偶典冠不偶也非唯人行物亦有之長款切之竹大連抱之木工技之人裁而用之或成器而見舉持或遺材而遭廢棄非工技之人有愛憎也刀斧如有偶然也蒸穀為飯釀飯為酒酒之成也甘苦異味飯之熟也剛柔殊和非庖廚酒人有意異也手指之調有偶適也調飯也殊塗而居甘酒也異器而處蒸釀一器酒蠶不飲風涉一筐飯指不食夫百尊之類皆有補

益遺賢人采掇成為良藥或遺枯澤為天所燦等之金也或為鈎戟或為鋒鋸同之木也或築於宮或柱於橋俱之火也或燔脂燭或燔枯草均之土也或某殿堂或塗軒戶皆之水也或澆鼎釜或漂腐臭物善惡同遭為人用其不幸偶猶可傷痛况含精氣之徒乎虛聲聖人也在世宣象全安之福父頑母愚弟象放任無過見憎不惡而得罪不幸甚矣孔子舜之次也生無尺土周流應聘削迹絕糧俱以聖才並不幸偶舜尚遭竟受禪孔子已死於闕里以聖人之才猶不幸偶庸人之中被不幸偶禍必衆多矣

命義篇

傳曰說命有三一曰正命二曰隨命三曰遭命正命謂本

稟之自得吉也性然骨善故不假操行以求福而吉自至故曰正命隨命者戮力操行而吉福至縱情施欲而凶禍到故曰隨命隨命者行善得惡非所冀望逢於外而得凶禍故曰遺命凡人父命在父母施氣之時已得吉凶夫夫性與命異或性善而命凶或性惡而命吉操行善惡者性也禍福吉凶者命也或行善而得禍是性善而命凶或行惡而得福是性惡而命吉也性自有善惡命自有吉凶行惡者禍隨而至而盡跖輩橫行天下聚斂數千攻奪人物斷斬人身無道甚矣宜遇其禍乃以善終夫如是隨命之說安所驗乎遺命者行善於內遭凶於外也若顏淵伯牛之徒如何遭凶顏淵伯牛行善者也當得隨命福祿

隨至何故遭凶顏淵困於學以才自設伯牛空居而遭惡疾及屈平伍員之徒盡忠輔上竭王臣之節而楚放其身具其尸行善當得隨命之福乃觸遺命之禍何哉言隨命則無遺命言遺命則無隨命儒者三命之說竟何所定且命在初生骨表者見今言隨操行而至此命在末不在本也則富貴貧賤皆在初稟之時不在長大之後隨操行而至也正命者至百而死隨命者五十而死遺命者初稟氣時遭凶惡也謂姪娠之時遭得惡也或遭雷雨之變長大天死此謂三命亦有三性有正有隨有遺正者稟五常之性也隨者隨父母之性遭得惡物象之故也故姪婦食兔生子缺曆月令曰是月也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者生子不備必有大凶唐聿政育氣遭胎傷故受性狂悖  
羊吉似我初生之時聲似豺狼長天性惡被禍而死在母  
身時遭受此性丹朱商均之類是也性命在本故禮有胎  
教之法子在身時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非正色目不  
視非正聲耳不聽及長直以賢師良傳教君臣父子之道  
賢不肖在此時矣受氣時母不謹慎心妄慮邪則子長大  
狂悖不善形體醜惡素女對黃帝陳五女之法非徒傷父  
母之身乃又賊男女之性人有命有祿有遭遇有幸偶命  
者貧富貴賤也祿者盛衰典廢也以命當富貴遭當盛之  
祿常安不危以命當貧賤遭當衰之祿則禍殃乃至常苦  
不樂遭者遭逢非常之變君成湯囚夏臺文王厄羑里矣

以聖明之德而有因厄之變可謂遭矣變雖甚大命善祿  
盛變不為害故稱遭逢之禍晏子所遭可謂大矣直其指  
臂白刃加頸頸死亡之地當解絳之絳執死得生還命善  
祿盛遭逢之禍不能害也歷陽之都長平之坑其中必有  
命善祿盛之人一宿同墳而死遭逢之禍大命善祿盛不  
能卻也譬猶水火相更也水盛勝火火盛勝水遇其主而  
用也姓有善命盛祿不遇知己之主不得效驗幸者謂所  
遭觸得善惡也獲罪得脫幸也無罪見拘不幸也執拘未  
久家令得出命善祿盛天災之禍不能傷也偶也謂事君  
也以道事君君善共言遂用其身偶也行與主乖退而遠  
不偶也退遠未久上官錄召命善祿盛不偶之害不能留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也故人之在世有吉凶之性命有盛衰之禍福

無形篇

人稟元氣於天各受壽夭之命以立長短之形猶陶者用土為器應治者用銅為梓梓矣器形已成不可小大人體已定不可減增用氣為性性成命定體氣與形骸相抱生死與期節相須形不可變化命不可減加以陶冶言之人命短長可得論也禮曰水潦降不祿魚鼈何則雨水暴下蟲蛇變化為魚鼈離本真暫變之蟲臣子謹慎故不敢獻人願身之變冀若蟲蛇之化乎夫蟲蛇未化者不若不化者蟲蛇未化人不食也化為魚鼈人則食之食則壽命乃短非所冀也歲月推移氣變物類蝦蟇為鴉雀為蝦蛤

人願身之變冀若鴉蟾蛤魚鼈之類也人設捕蝦蟇蛤得者食之雖身之不化壽命不得長非所冀也魯公牛哀寢疾七日變而成虎鯨鱉羽山化為黃鶴鶴音叔願身變者冀牛哀之為虎鯨之為能乎則夫虎能之壽不他過人天地之性人最為貴變人之形更為禽獸非所冀也天地不變日月不易星辰不沒正也人受正氣故體不變時或男化為女女化為男由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也應政為變為政變非常性也漢興老父授張良書已化為石是以石之精為漢興之瑞也猶河精為人持璧與秦使者秦亡之徵也蠶食桑老績而為繭繭又化而為蛾蛾有兩翼變去蠶形蟾蜍化為復育復育轉而為蟬蟬生兩翼不類蟾蜍凡



諸命蟠黃之類多變其形易其體至人獨不變者稟得正也生為嬰兒長為丈夫老為父翁從生至死未嘗變更者天性然也傳稱高宗有桑椹之異悔過反政享福百年是虛也傳言宋景公出三善言愛感郤三舍延年二十一載是又虛也又言秦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十九年是又虛也稱赤松王喬好道為仙度世不死是又虛也假令人生立形謂之甲終老至死當守甲形如好道為仙未有使甲變為乙者也犬形不可變更年不可減增何則形氣性天也形為春氣為夏人以氣為壽形隨氣而動氣性不均則於體不同牛壽半馬馬壽半人然則牛馬之形與人異矣稟牛馬之形當自得牛馬之壽牛馬之不變為人則年壽

亦短於人世稱高宗之徒不言其身形變異而徒言其增延年壽故有信矣形之血氣也猶粟之貯粟米也一石囊之高大亦適一石如損益粟米囊亦增減人以氣為壽氣猶粟米形猶囊也增減其壽亦當增減其身形安得如故如以人形與囊異氣與粟米殊更以苞瓜喻之苞瓜之汁猶人之血也其肌猶肉也試令人損益苞瓜之汁令其形如故耐耐此為之子人不耐損益苞瓜之汁天安耐增減人之年人年不可增減高宗之徒誰益之者而云增加如言高宗之徒形體變易其年亦增乃可信也今言年增不言其體變未可信也五行之物可變改者唯土也埏以為馬變以為人是謂未入陶窰更火者也如使成器入窰



更火半堅不可復變今人以為天地所陶冶矣形已成定何可復更也圖仙人之形體生毛臂變為翼行於雲則年增矣千歲不死此虛圖也世有虛語亦有虛圖假使之然蟬嫩之類非真正人也海外三十五國有毛民羽民羽則翼矣毛羽之民土形所出非言為道身生毛羽也禹益見而王母不言有毛羽不死之民亦在外國不言有毛羽毛羽之民不言不死之民不言毛羽毛羽未可以效不死仙人之有翼安足以驗長壽乎

率性篇

論人之性定有善有惡其善者固自善矣其惡者固可教告學勉使之為善善漸於惡惡化於善成為性行召公戒

成玉曰今王初服厥命於戲若生于罔不在厥初生生子謂十五子初生意於善終以善初生意於惡終以惡傳言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丹則赤十五之子其猶絲也其有所漸化為善惡猶藍丹之染練絲使之為青赤也青赤一成真色無異是故楊子哭岐道墨子哭練絲也蓋傷離本不可復變也人之性善可變為惡惡可變為善猶此類也蓬生麻間不扶自直白紗入緇不練自黑彼蓬之性不直紗之質不黑麻扶緇染使之直黑夫人之性猶蓬紗也在所漸染而善惡變矣王良造父稱為善御不能使不良為良也如徒能御良其不良者不能馴服此則馴工庸師服馴技能何奇而世稱之故曰王良登車馬不罷驚堯



舜為政民無狂愚傳曰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聖王之民如彼惡主之民如此竟在化不在性也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而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而鄙夫寬徒聞風名猶或變節况親接形而相教乎孔子門弟子七十之徒皆任卿相之用被服聖教文才靡琢知能十倍教訓之功而漸漬之力也未入孔子之門時聞巷常庸無奇其尤甚不率者唯子路也世稱子路無恒之庸人未入孔子門時戴雞佩豚勇往無禮聞誦讀之聲推雞豚常揚唇吻之音聆賢聖之耳惡至甚矣孔子引而教之漸漬磨礪開導庸進猛氣消損驕節屈折卒能政事存在四科斯蓋變性

使惡為善之明效也夫肥沃境墉土地之本性也肥而沃者性美樹稼豐茂境而墉者性惡深耕細鋤厚加糞壤勉致人功以助地方其樹稼與彼肥沃者相似類也

性惡之人亦不原天善性得聖人之教志行變化世稱利劍有千金之價棠谿魚腸之屬龍泉太阿之輩其本鋌山中之恒鐵也冶工鍛鍊成為鈔利豈利劍之鍛與鍊乃異質哉工良師巧鍊數至也試取東下直一金之劍更熱鍛鍊足其火齊其銛猶千金之劍也夫鐵石天然尚為鍛鍊者變易故賢况人含五常之性賢聖未之熱鍛鍊耳奚惡性之不善哉古貴良醫者能知篤劇之病所從生起而以針藥治而已之如徒知病之名而坐觀之何以為奇夫人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有不善則乃性命之疾也無其救治而欲令變更豈不難哉

陽遂取火於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時消鍊玉石鑄以為器磨繩生尤仰以嚮日則火來至此真取火之道也今妄以刃鈎之鈎月摩拭翹白仰以嚮日亦得火焉夫鈎月非陽逐也所以耐取火者摩拭之所致也今天性惡之人使與性善者同類乎可率勉之令其為善使之異類乎亦可令與道人之所鑄玉隨侯之所作珠人之所摩刀鈎鈎月焉教導以學漸清以德亦將日有仁義之操黃帝與炎帝爭為天子教熊羆貔虎以戰于阪泉之野三戰得志炎帝敗績堯以天下讓舜鯀為諸侯欲得三公而堯不聽怒其猛

獸欲以為亂比獸之角以為城象尾以為旌奮心盛氣阻獸為猛夫禽獸與人殊形猶可令獸况人同類乎推此以論百獸率舞潭魚出聽六馬仰秣不復疑矣異類以殊為同同類以鈎為異所由不在於物在於人也凡含血氣者教之所以異化也三苗之民或賢或不肖堯舜齊之惡教加也楚越之人處莊微之間經歷歲月變為舒緩風俗移也

是故王法不廢學校之官不除獄理之吏欲令凡象見禮義之教學校勉其前法禁防其後使丹朱之志亦將可勉何以驗之三軍之士非強制也勇將率勉視死如歸且聞盧嘗試其士於五湖之側皆加刃於有血流至地句踐亦



試其士於寢宮之庭赴火死者不可勝數夫刃火非人性之所貪也二主激卒念不顧生是故軍之法輕刺血孟賁勇也聞軍令懼是故叔孫通制定禮儀拔劍爭功之臣奉禮拜伏初驕倨而後遜順教威德變易性也不患性惡患其不服聖教自遇而以生禍也豆麥之種與稻梁殊然食能去饑小人君子稟性異類乎譬諸五穀皆為用實不異而效殊者稟氣有厚泊故性有善惡也

北故酒之汨厚同一麴釀人之善惡共一元氣氣有少多故性有賢愚而門豹急氣草以自緩董安子緩帶弦以自促急之與緩俱失中和然而韋弦附身成為完具之人能納韋弦之教補接不足則約安子之名可得參也

偶會篇

命吉凶之主也自然之道適偶之數非有他氣旁物厭勝感動使之然也世謂子胥伏劍屈原自沉子蘭辜詬誣吳楚之君竟殺之也偶二子命當絕子蘭辜詬適為讒而懷王夫差適信姦也君適不明臣適為讒二子之命偶自不長二偶三合似若有之其實自然非他為也夏履之朝適窮桀紂之惡適稔商周之數適起湯武之德適豐關龍逢殺箕子比干囚死當桀紂惡盛之時亦二子命訖之期也任伊尹之言納呂望之議湯武且興之會亦二臣當用之際也人臣命有吉凶賢不肖之主與之相逢文王時當昌呂望天命當冀高宗治當平傳說德當逢非文王高宗為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ColorChecker 3010

二臣生呂望傳說為兩君出也君明臣賢尤曜相察上脩  
下治度數相得

僮謹之語當驗闕難之變適生鸚鵡之占當應魯昭之惡  
適成非僮謹致闕鸚鵡招君惡也期數自至人行偶合  
也克命當禪舜丹朱為無道虞統當傳夏商均行不軌非  
舜禹當得天下能使一子惡也美惡是非適相逢也火星  
與昴星出入昴星似時火星出昴星見時火星伏非火之  
性厥服昴也時偶不並度轉非也正月建寅斗魁破申非  
寅建使申破也轉運之獨偶自應也

骨相篇

人曰命難知命甚易知知之何用用之骨體人命稟於天

則有表候於體察表候以知命猶察斗斛以知容矣表候  
者骨法之謂也傳言黃帝龍顏顙頰戴干帝髀鬲齒眉  
八采舜目重瞳禹耳三漏湯背再肘文王四乳武王望陽  
周公背僂臯陶馬口孔子反羽斯十二聖者皆在帝王之  
位或輔主夢世世所共聞儒所共說在經傳者較者可信  
若夫短書俗記竹帛胤文非儒者所見衆多非一蒼頡四  
目為黃帝史晉公于重耳此胸為諸侯霸蘇秦骨界為六  
國相張儀仇腸亦相秦魏項羽重瞳云虞舜之後與高祖  
分王天下陳平貧而飲食不足貌體俊好而裏人樵之曰  
平何食而肥及韓信為滕公所鑿免於缺質亦以面狀有  
異面狀肥俊亦一相也高祖隆準龍顏美鬚左股有七十



二黑子與父呂公善相見高祖狀貌奇之因以其女妻高祖呂后是也奉生孝惠王魯元公主高祖為酒上亭長當去歸之田與呂后及兩子居田有一老公過請飲因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也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曰皆貴老公去高祖從外來呂后言於高祖高祖進及老公止使自相老公曰鄉者夫人嬰兒相皆似君相貴不可言也復高祖得天下如老公言推此以况一室之人皆富貴之相矣類同氣鈞性體法相固自相似異氣殊類亦兩相遇富貴之男娶得富貴之夏女亦得富貴之男夫二相不鈞而相遇則有立死若木相適有豫亡之禍也王莽姑正君許嫁至期當行時夫輒死

如此者再題獻之趙王趙王未取又薨滑河南宮大有與正君父釋君善者遇相君曰貴為天下母是時宣帝世元帝為太子釋君乃因魏郡都樹納之太子太子幸之生子君上宣帝崩太子立正君為皇后君上為太子元帝崩太子立是為成帝正君為皇太后竟為天下母夫正君之相當為天下母而商所許二家及趙王為無天下父之相故未行而二夫死趙王薨是則二夫趙王無帝王大命而正君不當與三家相遇之驗也丞相黃次公故為陽夏游微與善相者同車俱行見一婦人年十七八相者指之曰此婦人當大富貴為封侯者夫人次公止卓審視之相者曰今此婦人不富貴卜書不用也次公問之乃其旁里人巫





家子也即娶以為妻其後大公果大富貴位至丞相封為列侯夫夫公富貴婦人當配之故果相遇遂俱富貴使夫公命賤不得婦人為偶不宜為夫婦之時則有二夫施王之禍夫舉家皆富貴之命然後乃任富貴之事骨法形體有不應者則必別離死亡不得久享介福故富貴之家役使奴僮有養牛馬必有與衆不同者矣僮奴則有不死亡之相牛馬則有數字乳之性田則有種華連熟之穀商則有居善疾售之貨是故知命之人見富貴於貧賤賤賤貧賤於富貴業骨節之法察皮膚之理以審人之性命無不應者趙簡子使姑布子卿相諸子莫吉至翟蟬之子無恆而以為貴無恆最賢又有貴相簡子後廢太子而立無恆卒

為諸侯裏子是矣相工相黜布當先刑而後王後竟被刑乃封王衛責父鄭李與楊信公主家僮衛通生青在建章宮時鉗徒相之曰貴至封侯青曰人奴之道得不當屬足矣安敢望封侯其後青為軍吏職數有功起封增官遂為大將軍封為萬戶侯周亞夫未封侯之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入將相持一柄國東貴重矣於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君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侯矣有如父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示我許負指其口有縱理入口曰此餓死法也居三歲其兄絳侯勝有罪文帝擇絳侯子賢者推亞夫適封條侯續絳侯後文帝之後六年匈奴入邊乃以亞夫為將軍至景



帝之時亞夫為丞相後以疾免其子為亞夫買工官尚方  
甲盾五百被可以為樂者取庸苦之不與錢庸知其意買  
官器怨而上告其子景帝下吏責問因不食五日嘔血而  
死當郅通之幸文帝也實在公卿之上賞賜億萬與上齊  
體相工相之曰當貧賤餓死文帝崩景帝立通有盜錢錢  
之罪景帝考驗通亡寄死人東不名一錢韓太傅為諸生  
時借相工五十錢與之俱入壁雍之中相壁雍弟子誰當  
貴者相工指倪寬曰彼生當貴秩至三公韓生謝遣相工  
通刺倪寬結膠漆之交盡輸力之教徒舍從寬深自附納  
之寬嘗共病韓生養視如僕歡恩深踰於骨肉後各聞於  
天下倪寬位至御史大夫州郡承旨召請擢用舉在木朝

逢至太傅夫鉗徒許負及相郅通倪寬之工可謂知命之  
工矣故知命之工察骨體之證睹富貴貧賤猶人見盤盂  
之器知所設用也善器必用貴人惡器必施賤者尊卑不  
在陪廁之側執瓜不在堂殿之上明矣富貴之骨不過貧  
賤之苦貧賤之相不遭富貴之樂亦猶此也器之感物有  
斗石之量猶人壽有高下之差也器過其量物溢棄遺壽  
過其差死亡不存論命者如比之於器以察骨體之法則  
命在於身形定矣非徒富貴貧賤有骨體也而操行清濁  
亦有法理貴賤貧富命也操行清濁性也非徒命有骨法  
性亦有骨法惟知命有明相莫知性有骨法此見命之表  
證不見性之符驗也范蠡去越自齊遠大夫稷書曰飛鳥

TIFFI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盡良弓誠殺兔死走大烹越王爲人長頸烏喙可與其忠  
難不可與其榮樂子何不去大夫種不能去稱病不朝賜  
劍而死大梁人對繆說秦始皇以并天下之許始皇從其  
冊與之充禮衣服飲食與之齊同繆曰秦王爲人隆準長  
目鶩齊科聲少恩虎視狼心居約易以下人得志亦輕視  
人我布衣也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須得志天下  
皆爲虜矣不可與交游乃亡去故范蠡對繆見性行之證  
而以定處來事之實實有其效如其相法由此言之性命  
繫於形體明矣以尺書所快世所共見准况古今不聞者  
必衆多非一皆有其實稟氣於天立形於地察在地之形  
以知在天之命莫不得其實也有傳孔子相澹臺子羽啓

舉占蔡澤不驗之文此失之不審何隱匿微妙之表也相  
或在內或在外或在形體或在聲氣察外者遺其內在形  
體者亡其聲氣孔子適齊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於東門  
鄭人或問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頭似兪其項若皋陶有類  
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保保若喪家之狗子貢以  
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未也如喪家狗然哉然哉夫  
孔子之相鄭人失其實鄭人不明法術淺也孔子之失子  
羽唐舉惑於蔡澤猶鄭人相孔子不能具見形狀之實也  
以貌取人失於子羽以言取人失於宰予也

初說篇

命謂初所稟得而生也人生受性則受命失性命俱稟同



時並得非先稟性後乃受命也

富家之翁實累千金生有富骨治生積貨至於年老成為富翁矣夫王者天下之翁也稟命定於身中猶鳥之別雌雄於卵殼之中也卵殼孕而雌雄生日月至而骨節強夫王者天下之雌也其分當王王命定於懷妊猶富貴骨生有鳥雌卵成也非唯人鳥也萬物皆然草木生於實核出上為莢葉猶生莖葉成為長短巨細皆由實核王者長巨之最也朱草之莖如鍼紫芝之莖如豆成為瑞矣王者稟氣而生亦猶此也

本性篇

情性者人治之本禮樂所由生也故原情性之極禮為之

防樂為之節性有卑謙辭讓故制禮以適其宜情有好奇喜怒哀樂故作樂以通其敬禮所以制樂所作為者情與性也孟子作性善之篇以為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亂之也謂人生於天地皆稟善性長大與物交接者放縱悖亂不善日以生矣若孟子之言人幼小之時無有不善也微子曰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紂為孩子之時微子賭其不善之性性惡不出泉庶長大為亂不變故云也羊舌食我初生之時叔姬視之及室聞其號聲而還曰其聲豺狼之聲也野心無親非是莫滅羊舌氏遂不肯見及長與字祁勝為亂食我與馬國人殺食我羊舌氏由是滅矣紂之惡在孩子之時食我之亂見始生之聲孩子始生未與物接



誰令悴者丹朱生於唐宮商均生於虞室唐虞之時可比屋而封所與接者必多善矣二帝之旁必多賢也然而丹朱微商均虛並非失帝統歷世為戒性本自然善惡有質孟子之言情性未為實也然而性善之論亦有所緣或仁或義性術乖也動作趨翔性識詭也面色或白或黑身形或長或短至老極死不可變易天性然也一歲嬰兒無爭奪之心長大之後或漸利色狂心悖行由此生也告子與孟子同時其論性無善惡之分譬之湍水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無分於善惡可推移者謂中人不善不惡湏教成者也故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告子之以決水喻者徒謂中人不指極善極惡

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中人之性在所習焉習善而為善習惡而為惡也至於極善極惡非復在習故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性有善不善聖化賢教不能復移易也孔子道德之祖諸子之中最卓者也而曰上智下愚不移故知告子之言未得實也夫告子之言亦有緣也詩曰彼姝之子何以與之其傳曰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朱則赤夫決水使之東西猶染絲令之青赤也丹朱商均已染於唐虞之化矣然而丹朱傲而商均虐者至惡之質不受藍朱變也

人性有善有惡猶人才有高有下也高不可下下不可高謂性無善惡是謂人才無高下也稟性受命同一實也命



有貴賤性有善惡謂性無善惡是謂人命無貴賤也九州  
田土之性善惡不均故有黃赤黑之別上中下之差水潦  
不同故有清濁之流東西南北之趨人稟天地之性假五  
常之氣或仁或義性術非也動作趨翔或重或輕性識詭  
也兩色或白或黑身形或長或短至老極死不可變易天  
性然也余固以孟軻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孫卿言  
人性惡者中人以下者也楊雄言人性善惡混者中人也  
若交經合道則可以為教盡性之理則未也

物勢篇

儒者論曰天地故生人此言妄也夫天地合氣人偶自生  
也猶夫婦合氣子則自生也夫婦合氣非當時欲得生子

情欲動而合合而生矣且夫婦不故生子以知天地不  
故生人也然則人生於天地也猶魚之於淵蟻之於人  
也因氣而生種類相雜萬物生天地之間皆一實也

且一人之身含五行之氣故一人之行有五常之操五常  
五常之道也五藏在內五行氣俱如論者之言含血之蟲  
懷五行之氣輒相賊言一人之身曾懷五藏自相賊也一  
人之操行義之心自相害也且五行之氣相賊害含血之  
蟲相勝服其驗何在曰寅木也其禽虎也戌土也其禽犬  
也丑未亦土也丑禽于未禽羊也木勝土故犬與羊為  
虎所服也亥水也其禽豕也巳火也其禽蛇也子亦水也  
其禽鼠也午亦火也其禽馬也水勝火故豕食蛇火為水



所害故馬食鼠屎而腹脹曰審如論者之言含血之蟲亦  
有不相勝之效牛馬也子鼠也酉雞也卯兔也水勝火鼠  
何不逐馬金勝木雞何不啄兔亥豕也未羊也丑牛也土  
勝水牛羊何不殺豕巳蛇也申猴也火勝金蛇何不食獼  
猴獼猴者畏鼠也醫獼猴者犬也鼠水獼猴金也水不勝  
金獼猴何故畏鼠也戌土也申猴也土不勝金猴何故畏  
大東方木也其星含龍也西方金也其星白虎也南方火  
也其星朱鳥也北方水也其星玄武也天有四星之精降  
生四獸之體含血之蟲以四獸為長四獸含五行之氣最  
較著者龍虎交不相賊鳥龜會不相害以四獸驗之以十  
二辰之禽效之五行之蟲以氣性相剋則尤不相應凡萬

物相剋賊含血之蟲則相服至於相啖食者自以齒牙之  
利筋力優劣動作巧便氣勢勇桀若人之在世勢不與適  
力不均等自相勝服以力相服則以刃相賊矣夫人以刃  
相賊猶物以齒角爪牙相觸刺也力強角利勢烈牙長則  
蝕勝氣微爪短齒小距頓則服畏也人有勇怯故戰有勝  
負勝者未必受金氣負者未必得木精也孔子畏陽虎御  
行流汗陽虎未必色曰孔子未必兩青也鷹之擊鳩雀鷄  
之啄鴟鵂未必鷹鷄生於南方而鳩雀鷄鵂產於西方也  
自是筋力勇怯相勝服也一堂之上必有論者一鄉之中  
必有訟者訟必有曲直論必有是非非而曲者為負是而  
直者為勝亦或辯口利舌辭喻橫出為勝或詭辭綴踰踴



寒不比者為負以舌論論猶以劍戟關也利劍長戟手足  
健疾者勝頓刀短矛手足緩留者負夫物之相勝或以筋  
力或以氣勢或以巧便小有氣勢口足有便則能以小而  
制大犬無骨力角翼不勁則以大而服小鶴食蝟皮搏勞  
食蛇蝟蛇不便也蚊蚋之力不如牛馬牛馬困於蚊蚋蚊  
蚋乃有勢也鹿之角足以觸大獼猴之手足以搏鼠然而  
鹿制於犬獼猴服於鼠角爪不利也故十年之牛為牧豎  
所驅長仞之象為越僮所鉤無便故也故夫得其便也則  
以小能勝大無其便也則以難服於麤也

奇怪篇

儒者稱聖人之生不因人氣更稟藉於天禹母吞薏苡以而

生禹故夏姓曰姒高母吞燕卵而生高故殷姓曰子后稷  
母親大人跡而生后稷故周姓曰姬詩曰不坼不副是生  
后稷說者又曰禹高理生閭婁背而出后稷順生不坼不  
副不感動母體故曰不坼不副連生者子孫遂死順生者  
子孫順亡故策封誅死紂王季邑言之有顯足故人信其  
說明事以驗證故人然其文識書又言光母慶都野出赤  
龍啟已遂生光高祖本紀言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  
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見蛟龍於上已而有身遂生  
高祖其言神驗文又明著世儒學者莫謂不然如實論之  
虛妄言也彼詩言不坼不副言其不感動母體可也言其  
開身背而出妾也夫蟬之生復育也開背而出天之生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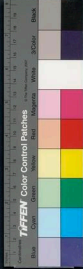




子與復有同道乎夫吮毫而懷子及其子生從口而出案  
禹母吞意故尚女鷩卵與兔吮毫同實也禹高之母生  
宜皆從口不當闔者夫如是闔背之說竟虛妄也世間血  
刃死者多未必其先祖初為人者生時逆也秦失天下闔  
樂斬胡亥項羽誅十嬰秦之先祖伯翳豈逆生乎如是為  
順逆之說以驗三家之祖誤矣且夫意致草也燕那鳥也  
大人跡土也三者皆形非氣也安能生人說聖者以為稟  
天精微之氣故其為有殊絕之知今三家之生以草以鳥  
以土可謂精微乎天地之性唯人為貴則物賤矣今貴人  
之氣更重賤物之精安能精微乎

書虛篇

傳書或言顏淵與孔子俱上魯太山孔子東南望吳閭門  
外有紫白馬引顏淵指以示之曰若見吳昌門乎顏淵曰  
見之孔子曰門外何有曰有如紫練之狀孔子撫其目而  
正之因與俱下下而顏淵髮白齒落遂以病死蓋以精神  
不能若孔子精力自極精華竭盡故早天死世俗聞之皆  
以為然如實論之殆虛言也人目之視也物大者易察小  
者難審使顏淵處昌門之外望太山之形終不能見况從  
太山之上祭白馬之邑色不能見明矣非惟顏淵不能見  
孔子亦不能見也何以驗之耳目之用均也目不能見百  
里則耳亦不能聞也王賈曰難婁之明不能察惟薄之內  
師曠之聽不能聞百里之外昌門之與太山非直惟薄之



內百里之外也秦武土與孟說舉時不任絕脉而死舉時  
用力由筋脉筋脉不堪絕傷而死道理宜也今顏淵用  
目望遠望遠目眈不佳宜首髮白齒落非其致也髮白  
齒落用精於學動力不休氣力竭盡故至於死伯奇放流  
首髮早白詩云惟憂用老伯奇用憂而顏淵用精望倉  
卒安能致此

傳書言舜差於蒼梧象為之耕禹葬會稽鳥為之田蓋以  
聖德所致天使鳥獸報祐之也世莫不然考實之殆虛言  
也夫舜禹之德不能通走先葬於冀州或言葬於崇山冀  
州鳥獸不耕而鳥獸獨為舜禹耕何天恩之偏歟也天欲  
報舜禹宜使蒼梧會稽常祭祀之使鳥獸田耕不能使人

祭祭加舜禹之墓田施人氏之安

天之報祐聖人何其拙

也且無益哉由此言之鳥田象耕報舜禹非其實也實  
者蒼梧多象之地會稽象鳥所居禹貢曰彭蠡既豬陽鳥  
攸居天地之情鳥獸之行也象自蹈土鳥自食草土獸草  
盡若耕田狀壤塵泥易人隨種之世俗則謂為舜禹田海  
陵摩田若象耕狀何嘗帝王墓海陵者邪

於饒乃以鴟夷索投之

傳書言吳王夫差殺伍子胥莫之於饒乃以鴟夷索投之  
於江子胥志恨驅水為濤以溺殺人今時會稽丹徒大江  
錢塘浙江皆立于胥之廟蓋欲慰其恨心止其猛濤也夫  
言吳王殺子胥投之於江實也言其恨志驅水為濤者虛  
也屈原懷恨自投湘江湘江不為濤申徒狄蹈河而死河



水不為濟世人必曰屈原申徒狄不能勇猛力怒不如子  
胥夫術道子路而漢烹彭越子胥勇猛不過子路彭越然  
二士不能發怒於鼎鑊之中以烹湯煎汁瀉澆旁人子胥  
亦自先入鑊乃入江在鑊中之時其神安居豈怯於鑊湯  
勇於江水哉何其怒氣前後不相副也且夫水難驅而人  
易從也生任筋力死為精覓子胥之生不能從生人營衛  
其身自令身死筋力消絕精魂飛散安能為濟

桓公尊九九之人拔竊威於車下責包茅不貢連兵攻楚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千世一出之主也而云負婦人於背  
虛矣說尚書者曰周公居攝帶天子之綬戴天子之冠負  
扈南面而朝諸侯戶牖之間曰扈南面之坐位也負扈南

面卿坐扈在後也桓公朝諸侯之時或南面坐婦人立於  
後也世俗傳云則曰負婦人於背矣此則變一足宋丁公  
鑿井得一人之語也唐虞時變為入夫性知音樂調琴悲  
善當時人曰調樂如變一足矣世俗傳言變一足非其理  
也且一足之人何用行也夏后孔甲田于東蒙山天雨降  
冥入于民家主人方乳或曰后來之子必貴或曰不勝之  
子必賤孔甲曰為余子孰能貴賤之哉以屬析椽斧斬其  
足卒為守門者孔甲之欲貴之子有餘力矣斷足無宜故  
為守者今變一足無音趨步坐調音樂可也秩宗之官不  
宜一足猶守者斷足不可貴也孔甲不得貴之子伯夷不  
得讓於夔焉宋丁公者宋人也宋鑿井時常有寄汲於人



以工計之日去一人工作自鑿井後不復寄汲計之日得  
一人之作故曰宋丁公鑿井得一人俗傳言曰丁公鑿井  
得一人於井中夫人生於人非生於土也穿土鑿井無為  
得人推此以論負婦人之語猶此類也桓公思士作庭燎  
而夜坐以思致士反以白日負婦人見諸侯乎

變虛篇

傳言曰宋景公之時憂惑守心公懼召子常而問之曰愛  
惑在心何也子常曰憂惑天罰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雖  
煞可移於相公曰相所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常  
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為也寧獨死耳子常曰  
可移於歲公曰民饑必死為人君而欲殺其民以自活也

其誰以我為君者乎是寡人命固盡也子毋復言子韋退  
走北面再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  
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廷命二十一年此  
言虛也何則皇天遷怒使憂惑本景公身有惡而守心則  
雖聽子韋言猶無益也使其不為景公則雖不聽子韋之  
言亦無損也齊景公時有彗星使人讓之晏子曰無益也  
祇取誣焉天道不貳其命若之何讓之也且天之有  
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讓焉若德之穢讓之何益視  
史之為無注補也公說乃止齊君欲禳彗星之凶猶子韋  
欲移憂惑之禍也宋君不聽猶晏子不肯從也則齊君為  
子韋晏子為宋君也同變共禍一事二人天猶賢宋君使



受惑徙三舍延二十一年獨不多晏子使魯消而增其壽  
何天祐善偏駁不齊一也人君有善行善行動於心善言  
出於意同由共本一氣不異宋景公出三善言則其先三  
善言之前必有善行也有善行必有善政政善則嘉瑞臻  
福祥至受惑之星無為守心也使景公有失誤之行以致  
惡政惡政發則妖異見矣之守心猶桑穀之生朝高宗消  
桑穀之變以政不以言景公卻受惑之異亦宜以行景公  
有惡行故受惑守心不改政修行生出三善言安能動天  
天安肯應何以效之使景公出三惡言誰使受惑守心乎  
夫三惡言不能使受惑守心三善言安能使受惑退徙三  
舍以三善言獲二十一年如有百善言得千歲之壽乎非

天祐善之意應誠為福之實也

齊景公問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也晏子往見公  
公曰寡人問太卜曰子道何能對曰能動地也固可動乎  
晏子嘿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鉤星在房心之間地  
其動乎太卜曰然晏子出太卜走見公臣非能動地也固  
將自動夫于章言星徙猶太卜言地動也地固且自動太  
卜言已能動之星固將自徙于章言君能徙之使晏子不  
言鉤星在房心則太卜之義對不覺宋無晏子之知臣故  
于章之一言遂為其是葉子書書錄序奏亦言于章曰君  
出三善言受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舍不言三或時星  
當自去于章以為驗實動離今世增言三既空增三舍之



數又虛生二十一年之壽也

感虛篇

傳書言魯襄公與韓戰戰酣日暮公拔戈而麾之曰為之  
反三舍此言虛也凡人能以精誠感動天專心一意委務  
精神精通于天天為變動然尚未可謂然襄公志在戰為  
日暮一麾安能令日反使聖人處日日終不反襄公何人  
而使日反乎鴻範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  
冬有夏月之從星則有風雨夫星與日月同精日月不從  
星星輒復變明日月行有常度不得從星之好惡也安得  
從襄公之所欲星之在天也為日月舍猶地有郵亭為長  
更解也二十八舍有分度一舍十度或增或減言日反三

舍乃三十度也日日行一度一麾之間反三十日時所在  
度也如謂舍為度三度亦三日行也一麾之間令日却三  
日也宋景公推誠出三善言愛惡從三舍實論者猶謂之  
虛襄公爭鬪惡日之暮以此一麾無誠心善言日為之  
反殆非其意哉且日火也聖人處火終不能御襄公處日  
安能使反或時戰時日正卯戰迷謂日之暮麾之轉左曲  
道日若御世好神怪因謂之反不道所謂也

傳書言荆軻為燕太子謀刺秦王白虹貫日衛先生為秦  
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昂北言精感天天為變動也夫言白  
虹貫日太白蝕昂實也言荆軻之謀衛先生之畫感動皇  
天故白虹貫日太白蝕昂者虛也夫以筭撞鐘以筭擊鼓



不使鳴者所用撞擊之者小也今人之形不過七尺以七尺形中精神欲有所為雖積銳意猶筋撞鐘等擊鼓也安能動天猶非不誠所用動者小也且所欲害者人也不動天反動乎

傳書言燕太子丹朝於秦不得去從秦王求歸秦王執留之與之誓曰使日再中天兩粟令烏白頭馬生角厨門木象生肉足乃得歸當此之時天地詬之日為再中天兩粟烏白頭馬生角厨門木象生肉足秦王以為聖乃歸之此言虛也燕太子丹何人而能動天聖人之拘不能動天太子丹賢者也何能致此夫天能祐太子生諸瑞以免其身則誰和秦王之意以解其難見拘一事而易生瑞五事而

難舍一事之易為五事之難何天之不憚勞也湯因夏臺文王拘羑里孔子厄陳秦三聖之困天不能祐使拘之者睹祐知聖出而尊厚之

傳書言鄒衍無罪見拘於燕當夏五月仰天而歎天為隕霜此與杞梁之妻哭而崩城無以異也言其無罪見拘當夏仰天而歎實也言天為之雨霜虛也夫萬人舉口並解吁嗟猶未詎感天鄒衍一人寃而壹歎安能下霜鄒衍之寃不過曾子伯奇曾子見疑而吟伯奇被逐而歌疑與拘同吟歌與歎等曾子伯奇不能致寒鄒衍何人獨能雨霜被逐之寃尚未足言中生伏劍子胥刺頸實孝而賜死誠忠而被誅且臨死時皆有聲辭聲辭出口與仰天歎無異



天不為二子感動獨為鄒衍動豈天痛見拘不悲流血哉  
夫哀與樂同喜與怒均衍與怒痛使天下霜使行象非望  
之賞仰天而笑能以冬時使天熱乎變復之家曰人君秋  
賞則溫夏罰則寒寒不累時則霜不降溫不兼日則水不  
釋一夫寬而一歎天輒下霜何氣之易變時之易轉也寒  
溫自有時不合變復之家且從變復之說或時燕王好用  
刑寒氣應至而行囚拘而歎歎時霜適自下世見適歎而  
霜下則謂鄒衍歎之致也

傳書言倉頡作書天雨粟鬼夜哭此言文章興而亂漸見  
故其妖變致天雨粟鬼夜哭也夫言天雨粟鬼夜哭實也  
言其應倉頡作書生也夫何出圖洛出書聖帝明王之瑞

應也圖書文章與倉頡所作字畫何以異天地為圖書倉  
頡作文字業與天地同指與鬼神合何非何惡而致雨粟  
神哭之怪使天地鬼神惡人有書則其出圖書非也天不  
惡人有書作書何非而致此怪或時倉頡論作書天適雨  
粟鬼偶夜哭而雨粟鬼神哭自有有所為世見應書而至則  
謂作書生亂敗之象應事而動也

福虛篇

世論行善者福至為惡者禍來福禍之應皆天也人為之  
天應之陽恩人君賞其行陰惠天地報其德無貴賤賢愚  
莫謂不然徒見行事有其文傳又見善人時遇福故遂信  
之謂之實然斯言或時賢聖欲勸人為善者必然之語以





明德報成福時適遇者以為然如實論之安得福祐乎  
石生而堅蘭生而香如謂叔敖之賢在埋蛇之時非生而  
累之也儒家之徒童無心墨家之役經子相見講道經子  
稱墨家右鬼神是引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九十年童  
子難以克舜不賜年桀紂不天死克舜桀紂猶為尚迷且  
近難以秦穆公晉文公夫謚者行之迹也迹生時行為  
死謚後者誤亂之名文者德惠之表有誤亂之行天賜之  
年有德惠之擗天奪其命乎案穆公之崩不過晉文晉文  
之謚美於穆公天不加晉文以命獨賜穆公以年是天假  
誤亂與穆公同也天下善人寡惡人衆善人順道惡人違  
天然夫惡人之命不短善人之年不長天不命善人常享

一百載之壽惡人為勑子惡死何哉

禍虛籍

凡人窮達禍福之至大之則命小之則時太公窮賤遭周  
文而得封甯戚隱甯逢齊桓而見官非窮賤隱甯有非而  
得封見官有是也窮達有時遭遇有命也太公甯戚賢者  
也尚可謂有非聖人純道者也虞舜為父弟所害幾死再  
三有遇唐堯堯禪舜立為帝舜見害未有非立為帝未有  
是前時未到後則命時至也案古人君臣困窮後得達通  
未必初有惡天禍其前卒有善神祐其後也一身之行一  
行之操結髮終死前後無異然一成一敗一進一退一窮  
一通一全一壞遭遇適然命時當也



龍虛篇

短書言龍無尺木無以升天又曰升天又言尺木謂龍從木中升天也彼短書之家世俗之人也見雷電發時龍隨而起當雷電樹木擊之時龍適與雷電俱在樹木之側雷電去龍隨而上故謂從樹木之中升天也實者雷龍同類感氣相致故易曰雲從龍風從虎又言虎嘯谷風至龍興景雲起龍與雲相招虎與風相致故董仲舒雩祭之法設土龍以為成也夫盛夏太陽用事雲雨千之太陽火也雲雨水也大激薄則鳴而為雷龍聞雷聲則起起而雲至雲至而龍乘之雲雨感龍龍亦走雲而升天天極雷高雲消復降人見其乘雲則謂升天見天為雷電則謂天取龍世

儒讀易文見傳言皆知龍者雲之類拘俗人之識不能通其說又見短書為證故遂謂天取龍天不取龍龍不

天

物在世間各有所乘水地乘霧龍乘雲鳥乘風見龍乘雲故謂之神失龍之實誣龍之能也然則龍之所以為神者以能屈伸其體存亡其形屈伸其體存亡其形未足以為神也豫讓吞炭漆身為厲人不識其形子貢披髮為婦人不知其狀龍變體自匿人亦不能覺變化成匿者巧也物性亦有自然往往知往乾鶴知來鸚鵡能言孔子曰游者可為網獲者可為矰至於龍也吾不知其乘風雲上升今日見老子其猶龍乎夫龍乘雲而上雲消而下物類可察上下可知而云孔子不知以孔子之聖尚不知龍况俗



人智淺好奇之性無實可之心謂之龍神而升天不足怪也

雷虛篇

禮曰刻尊為雷之形一出一入一屈一伸為相校軫則鳴校軫之狀鬱律嬰壘之類也此象類之矣氣相校軫分裂則陰隆之聲校軫之音也魄然若斃裂者氣射之聲也氣射中人人則死矣實說雷者太陽之激氣也何以明之正月陽動故正月始雷五月陽盛故五月雷迅秋冬陽衰故秋冬雷潛盛夏之時太陽用事陰氣乘之陰陽分事則相校軫校軫則激射激射為毒中人輒死中木木折中屋屋壞人在木下屋間偶中而死矣何以驗之試以一斗水灌

冶鑄之火氣激裂若雷之音矣或近之必灼人體天地為鍾大矣陽氣為火猛矣雲雨為水多矣分爭激射安得不迅中傷人身安得不死當冶工之消鐵也以土為形燥則鐵下不則躍溢而射射中人身則皮膚灼剝陽氣之熱非直消鐵之烈也陰氣激之非直土泥之濕也陽氣中人非直灼剝之痛也夫雷火也氣刺人人不得無速如炙處狀似文字人見之謂天記書其過以示百姓是復虛妄也

道虛篇

世稱堯若腊舜若腊心愁憂苦形體羸癯使黃帝致太平乎則其形體宜如堯舜堯舜不得道黃帝升天非其實也使黃帝祭事修道則心意調和形體肥勁是與堯舜異也



NTS

異則功不同矣功不同天下未太平而升封又非實也五帝三王皆有聖德之優者黃帝不在上焉如聖人皆仙仙者非獨黃帝如聖人不仙黃帝何為獨仙世見黃帝好方術方術仙者之業則謂帝仙矣又見禹湖之名則言黃帝採首山銅鑄禹而龍垂胡算堯帝矣是與堯會稽之山無以異也夫山名曰會稽即云夏禹巡狩會稽於此山上故曰會稽夫禹至會稽治水不巡狩猶黃帝好方伎不升天也無會稽之事猶無錢問龍垂胡算之實也里名勝母可謂實有子勝其母乎邑名朝歌可謂民朝起者歌乎儒書言淮南王學道招會天下有道之人傾一國之尊下道術之士是以道術之士並會淮南奇方異術莫不爭出

王遂得道來家升天畜產皆仙大吹於天上雞鳴於雲中此言仙樂有餘天雞食之并隨王而升天也好道學仙之人皆謂之然此虛言也夫人物也雖貴為王侯性不異於物物無不死人安能仙且以人鬚髮物色少老驗之物生也色青其熟也色黃人之少也髮黑其老也髮白黃為物孰驗白為人老效物黃人雖漣澗養終不能青髮白雞吞藥養性終不能黑黑青不可復還老衰安可復御黃之與白猶肉腥炙之燻魚鮮煮之熟也燻不可復令腥熟不可復令鮮腥猶少壯燻熟猶衰老也天養物能使物暢至秋不得延之至春吞藥養性能令人無病不能壽之為仙崇淮南王劉安孝武皇帝之時也父長以罪遷蜀嚴道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至雍道死安爾為王根父徒死懷友進之心招會術人欲  
為大事伍被之屬充滿盛堂作道術之書藝怪奇之文合  
景亂首八公之傳欲示神奇若得道之狀道終不成效驗  
不立乃與伍被謀為反事事覺自殺或言誅死誅死自殺  
同一實也世見其書深寔奇怪又觀八公之傳似若有效  
則傳稱淮南王仙而升天失其實也

淮南王劉安坐反而死天下並聞當時並見儒書尚有言  
其得道仙去雞犬升天者况廬放一人之身獨行絕跡之  
地空造幽冥之語乎是與河東蒲坂項曼都之語無以異  
也曼都好道學仙委家亡去三年而返家問其狀曼都曰  
去時不能自知忽見若臥形有仙人數人將我上天離月

數里而止見月上下幽冥冥不知東西日月之旁止  
樓閣日饑欲食仙人輒飲我以流霞一杯每飲一杯數月  
不餓不知去幾何年月不知以何為過忽然若臥復下至  
此河東號之曰斥仙實論者聞之乃知不然夫曼都能上  
天矣何為不仙已三年矣何故復還夫人去民間升皇天  
之上精氣形體有變於故者矣萬物變化無復還者復首  
化為鸞羽翼既成不能復化為復育能升之物皆有羽翼  
升而復降羽翼如故見曼都之身有羽翼乎言乃可信身  
無羽翼言虛妄也虛則與虛故同一實也或時聞曼都好  
道默委家去周章遠方終無所得力勸望極默復歸家愆  
愧無言則言上天其意欲言道可學得客有仙人已殆有



過數成而復斥升而復降

世或言東方朔亦道人也姓金氏字曼倩變姓名游宦漢朝外有仕宦之名內乃度世之人此又虛也夫朔與少君並在武帝之時大史公所及見也少君有教道祠龍却老之方又名齊桓公所鑄陽知九十七老人王父所游射之驗然尚無得道之實而徒性壽遲死之人也况朔無少君之方術效驗世人何見謂之得道案武帝之時道人文成五刑之輩入海求仙人索不死之藥有道德術之驗故為上所信賴無入海之便無奇僊之效也如使有奇不過少君之類及文成五刑之輩耳况謂之有道此或時偶復若少君矣自歷所生之處當時在朝之人不知其故淵虛稱其

年長人見其面狀少性又恬淡不好仕宦善筮占卜射覆為怪奇之戲世人則謂之得道之人矣

世或以老子之道為可以度世恬淡無欲養精愛氣夫人以精神為壽命精神不傷則壽命長而不死成事老子行之斷百度世為真人矣夫恬淡少欲孰與鳥獸鳥獸亦老而死鳥獸含情欲有與人相類者矣未足以言草木之生何情欲而春生秋死乎夫草木無欲壽不踰歲人多情欲壽至於百此無情欲者反天有情欲者壽也夫如是老子之術以恬淡無欲延壽度世者復虛也世或以辟穀不食為道術之人謂王子喬之輩以不食穀與恒人殊食故與恒人殊壽踰百度世遂為仙人此又虛也夫人之生也稟



食飲之性故形上有口齒形下有孔竅口齒以嚙食孔竅以注瀉順此性者為得天正道逆此性者為違所稟受失本氣於天何能得久壽使子為生無齒口孔竅是稟性與人殊稟性與人殊尚未可謂壽况形體均同而以所行者異言其得度世非性之實也夫人之不食也猶身之不衣也衣以溫膚食以充腹膚溫腹飽精神明盛如饑而不飽寒而不溫則有凍餓之害矣凍餓之人安能久壽且人之生也以食為氣猶草木生以上為氣矣拔草木之根使之離土則枯而蚤死閉人之口使之不食則餓而不壽矣道家相誇曰真人食氣以氣而為食故傳曰食氣者壽而不死雖不殺飽亦以氣盈此又虛也夫氣謂何氣也如謂

陰陽之氣陰陽之氣不能飽人人或藥氣氣滿腹脹不能饑飽如謂百藥之氣人或服藥食一合骨吞數十丸藥力烈盛胃中積毒不能飽人食氣者必謂吹呼吸吸吐故納新也昔有彭祖嘗行之矣不能久壽病而死矣

道家或以導氣養性度世而不死以為血脉在形體之中不動搖屈伸則閉塞不通不通積聚則為病而死此又虛也夫人之形猶草木之體也草木在高山之巔當疾風之衝晝夜動搖者能復勝破隱在山谷間鄣於疾風者乎案草木之生動搖者傷而不暢人之導引動搖形體者何故壽而不死夫血脉之藏於身也猶江河之流地江河之流濁而不清血脉之動亦擾不安不安則猶人勤苦無聊也



安能得久生平道家或以服食藥物輕身益氣延年度世  
此又虛也夫服食藥物輕身益氣頗有其驗若夫延年度  
世世無其效百藥愈病病愈而氣復氣復而身輕矣凡人  
稟性身本自輕氣本自長中於風濕百病傷之故身重氣  
劣也服食良藥身氣復故非木氣少身重得藥而乃氣長  
身更輕也稟受之時本自有之矣故夫服食藥物除百病  
令身輕氣長復其本性安能延年至於度世有血脉之類  
無有不生生無不死以其生故知其死也天地不生故不  
死陰陽不生故不死死者生之效生者死之驗也夫有始  
者必有終有終者必有始唯無終始者乃長生不死人之  
生其猶水也水凝而為冰氣積而為人冰極一久而釋人

竟百歲而死人可令不死冰可令不釋子諸學仙術者不  
死之方其必不成猶不能使冰終不釋也

語增篇

傳語曰文王飲酒千鍾孔子百觚欲言聖人德盛能以德  
將酒也如一坐千鍾百觚此酒徒非聖人也蓋酒誥之篇  
朝夕曰祀茲酒此言文王戒慎酒也朝夕戒慎則民化之  
外出戒慎之教內飲酒盡千鍾導民率下何以致化水紂  
與惡何以自別且千鍾之效百觚之驗何所用哉使文王  
孔子因禁酒乎則受福非不能厭飽爾聖躬之用酒乎  
樂於飲酒自有禮法如私燕賞賜飲酒乎則賞賜飲酒宜  
於尊賜尊者之前三觴而退過於三觴醉醜生亂文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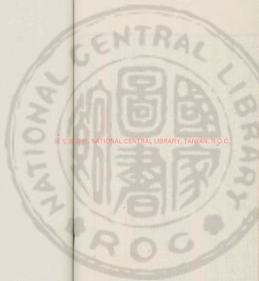




孔子率禮之人也貧賚左右至於醉醲亂身自用酒千鐘  
百觚大之則為禁射小之則為酒徒用何以立德成化表  
名垂譽乎世固德將毋醉之言見聖人有多德之效則虛  
增文王以為子鍾空益孔子以百觚矣  
傳語曰周公執贄下白屋之士謂候之也夫三公聘足之  
臣王者之相幹也白屋之士閭巷之微賤者也三公傾幣  
足之尊執贄候白屋之士非其實也時或待士卑恭不驕  
白屋人則言其往候白屋或時起白屋之士以學迎禮之  
人則言其執贄以候其家也

百家類纂卷之三十三終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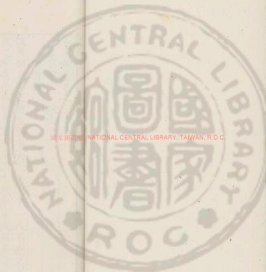
INTERNATIONAL CENTRAL BANK





NSC 82000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05/0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26122 v.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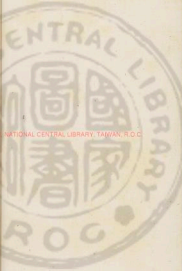


百家類纂卷之三十四

雜家類 論衛中

儒增篇

儒書辨堯舜之德至優至大天下太平一人不刑又言文武之隆遺在成索刑錯不用四十餘年是欲得堯舜褒文武也夫為言不益則美不足稱為文不淫則事不足褒堯舜雖優不能使一人不刑文武雖盛不能使刑不用言其犯刑者少用刑希疏可也言其一人不刑刑錯不用增之也夫能使一人不刑則能使一國不伐能使刑錯不用則能使兵竄不旋索堯伐丹水舜征有苗四子服罪刑兵設用成王之時四國篡畔淮夷徐戎並為患害夫刑人用刀



伐人用兵罪人用法誅人用武法不殊刀兵不異巧論  
之人不能別也夫德劣故用兵犯法故施刑刑與兵猶足  
與翼也走用足飛用翼形體雖異其行身同刑之與兵全  
象禁邪其實一也稱兵之不用言刑之不施是猶人耳缺  
目完以目完辨人體全不可從也人禁於刺虎怯於擊人  
而以刺虎辨謂之勇不可勝也身無肢缺勇無不進乃為  
全耳今稱一人不刑不言一兵不用刑刑錯不用不言一  
人不畔未得為優未可謂盛也

儒書稱魯般墨子之巧刻木為鳥飛之三日而不集夫言  
其以木為鳥飛之可也言其三日不集增之也夫刻木為  
鳥以象鳥形安能飛而不集乎既能飛翔安能至於三日

如審有機關一飛遂翔不可復下則當言遂飛不當言三  
日猶世傳言曰魯般巧亡其母也言巧工為母作木車馬  
木人御者機關備具載母其上一驅不還遂失其母如木  
高機關備具與木車馬等則遂飛不集機關為頑史問不  
能遠過三日則木車等亦宜三日止於道路無為徑去以  
失其母二者必失實者矣

書稱育之孟嘗魏之信陵趙之平原楚之春申君待士下  
客招會四方各三千人欲言下士之至趙之者衆也夫言  
士多可也言其三千增之也四君雖好士士至雖衆不過  
各千餘人書則言三千矣夫言衆必言千數言少則言無  
一世俗之情言事之失也





儒書言禽息爲百里奚繆公未寤禽息出當門什頭碎首而死繆公痛之乃用百里奚此言賢者爲善不愛其死什頭碎首而死以達其矣也世士相激文書傳稱之莫謂不然夫什頭以薦善古今有之禽息什頭蓋其實也言碎首而死是增之也夫人之扣頭痛者血流雖忿悵惶恐無碎首者非首不可碎人力不能自碎也此時或扣頭爲百里奚世空言其死若或扣頭而死世空言其首碎也

儒書言荆軻爲燕太子刺秦王操匕首之劍刺之不得秦王拔劍擊之軻以匕首擲秦王不中中劍柱入尺欲言匕首之利荆軻勢盛投鏡利之刃陷堅強之柱稱荆軻之勇故增益其事也夫言入劍柱實也言其入尺增之也車張

十石之弩射垣木之表尚不能入尺以剗軻之人力投輕小之匕首身被龍淵之劍刃入堅剛之劍柱是荆軻之力効於十石之弩劍柱之堅不若木表之剛也世稱荆軻之勇不言其多力多力之人莫若孟賁使孟賁擲劍柱能淵出一尺乎此亦或誇匕首利若千將莫和所刺無前所擊無下故有入尺之效夫稱千將莫和亦過其實刺擊無前下亦入劍柱尺之類也

儒書言董仲舒讀春秋專精一思志不在他三年不窺園菜夫言不窺園菜實也言三年增之也仲舒雖精亦時解休解休之間猶宜游於門庭之側則能至門庭何嫌不窺園菜聞用精者器物不見存道以亡身不聞不至門庭坐



思三年不及窺固也尚書母佚曰君子所其母佚先知稼穡之艱難乃佚者也故張而不弛文王不為弛而不張文王不行一弛一張文王以為常聖人材俊尚有弛張之時仲舒材力秀於聖安能用精三年不休

藝增篇

世俗所患惡言事增其實者文垂辭辭出溢其真稱美過其善述惡沒其罪何則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寒人

不增其美則聞者不快其意毀人不益其惡則聽者不懼

於心聞一增以為十見百益以為千使夫純樸之事一割

百別奢然之語千反萬呼墨子哭於練絲楊子哭於破道

蓋傷失本悲離其實也黃流之言百傳之語出小人之口

馳問卷之間其猶是也諸子之文筆墨之說人賢所著妙思所集宜如其實猶或增之儻經藝之言如其實乎言審莫過聖人經藝萬世不易猶或出溢增過其實增過其實皆有事為不妄亂誤以少為多也然而必論之者方言經藝之增與傳語異也經增非一畧舉較者令悅惑之人觀覽未擇得以開心通意曉辭覺悟尚書協和萬國是美先德致太平之化化諸夏并及夷狄也言協和方外可也言萬國增之也夫唐之與周俱治五千里內周時諸侯千七百九十三國兼服戎服要服及四海之外不粒食之民若穿冑儻耳焦僂跋踵之輩并合其數不能三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盡於三千之中矣而尚書云萬國表增過實以

英光也欲言走之德大所化者衆諸夏夷狄莫不雍和故曰萬國猶詩言子孫千億矣美周宣王之德註慎一作天地天地祚之子孫衆多至於千億言子孫衆多可也言千億增之也夫子孫雖衆不能千億詩人頌美增益其實業后稷始受邵封訖於宣王宣王以至外族內屬血脉所連不能千億夫千與萬數之大名也萬言衆多故尚書言萬國詩言千億詩云鶴鳴九臯聲聞于天言鶴鳴九折之澤聲猶聞於天以喻君子修德窮僻名猶達朝廷也其闢高遠可矣言其聞於天增之也

尚書曰祖伊諫紂曰今我民罔不欲喪罔無也我天下民無不欲王亡者夫言欲王之亡可也言無不增之也紂雖惡民臣衆思者非一而祖伊增語欲以懼紂也故曰語益心不惕心不惕行不易增其語欲以懼之冀其警悟也蘇秦說齊王曰嗚呼之中車殺擊人君廢舉袖成暮連枉成帷揮汗成雨齊雖熾盛不能如此蘇秦增語激齊王也祖伊之諫紂猶蘇秦之說齊王也賢聖增文外有所爲內未必然何以明之夫武成之篇言武王伐紂血流浮杵助戰者多故至血流如此皆欲紂之亡也土崩瓦解安肯戰乎然祖伊之言民無不欲如蘇秦增語武成言血流浮杵亦大過焉死者血流安能浮杵

非韓篇

韓非子之術明法尚功賢無益於國不加賞不肖無害於



治不施罰實功重實任刑用誅故其論儒也謂之不耕而食比之於一蠹論有益與無益也比之於鹿馬馬之似鹿者千金天下有千金之馬無千金之鹿鹿無益焉有用也儒者猶鹿有用之吏猶馬也夫韓子知以鹿馬喻不知以冠履譬使韓子不冠徒履而朝晉將聽其言也加冠於首而立於朝受無益之服增無益之任言與服相違行與術相反吾是以非其言而不用其法也夫儒生禮義也耕戰飲食也貴耕戰而賤儒生是棄禮義求飲食也使禮義廢綱紀敗上下亂而陰陽繆水旱失時五穀不登萬民餓死農不得耕士不得職也丁亥去告朔之餼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子貢惡費羊孔子重廢禮也故以舊

防為無益而去之必有水災以舊禮為無補而去之必有亂患儒者之在世禮義之舊防也有之無益無之有損庠序之設自古有之重本尊始故立官置吏官不可廢道不可棄儒生道官之吏也以為無益而廢之是棄道也韓子非儒謂之無益有損蓋謂俗儒無行操舉措不重禮以備名而俗行以實學而偽諛食官尊榮故不足貴夫志潔行顯不狗爵祿去鄉相之位若脫屣者居位治職功雖不立此禮義為業者也國之所以存者禮義也民無禮義頌國危主今儒者之操重禮愛義率無禮之士數無義之人人民為善愛其主上此亦有益也聞伯夷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風者薄夫敦師夫寬此上化也非人所



見段干木園門不出魏文敬之表式其問秦軍聞之卒不  
攻魏使魏無干木秦兵入境境土竟亡秦強國也兵無不  
勝兵加於魏魏國必破三軍兵頓流血千里今魏文式園  
門之士御強秦之兵全魏國之境者三軍之哀功莫大焉  
實莫先焉齊有高節之士曰狂譚華士二人昆弟也義不  
降志不仕非其主太公封於齊以此二子解刃齊襄聞不  
為上用之路同時誅之韓子善之以為二子無益而有損  
也夫狂譚華士段干木之類也太公誅之無所御到魏文  
侯式之御強秦而全魏功孰大者使韓子善干木園門高  
節魏文式之是也狂譚華士之撫干木之節也善太公誅  
之非也使韓子非干木之行下魏文之式則干木以此行

而有盜魏文用式之道為有功是韓子不賞功者有也

宋人有御馬者不進拔劍到而棄之於溝中又駕一馬焉

又不進又到而棄之於溝若是者三以此威馬至矣然非

王良之法也王良登車馬無羅驚堯舜治世民無狂悖王

良馴馬之心先奔賴民之意人同性馬殊類也王良能調

殊類之馬太公不能率同性之士然則周公之所下白屋

王良之馴馬也太公之誅二子宋人之到馬也舉王良之

法與宋人之操使韓子平之韓子必是王良而非宋人矣

王良全馬宋人賊馬也馬之賊則不若其全然則民之死

不若其生使韓子非王良自同於宋人賊善人矣如非宋  
人宋人之術與太公同非宋人是太公韓子好惡無定矣



治國猶治身也治一身首恩德之行多傷害之操則交黨  
跋絕耻辱至身推治身以况治國治國之道當任德也韓  
子任刑獨以治世是則治身之人任傷害也韓子豈不知  
任德之為善哉以為世衰事變民心靡薄故作法術專意  
於刑也夫世不乏於德猶歲不絕於春也謂世衰難以德  
治可謂廢亂不可以春生乎人君治一國猶天地生萬物  
天地不為亂歲去春人君不以衰世屏德孔子曰斯民也  
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

周穆王之世可謂衰矣任刑治政亂而無功甫侯諫之穆  
王召傅享國久長功傳於世夫穆王之治初亂終治非知  
警於前才妙於後也前任蚩尤之刑後用青仗之言也夫

治人不能捨恩治國不能廢德治物不能去春韓子欲盡  
任刑用誅如何

說日篇

儒者或以旦暮日出入為近日中為遠或以日中為近日  
出入為遠其以日出入為近日中為遠者見日出入時大  
日中時小也察物近則大遠則小故日出入為近日中為  
遠也其以日出入為遠日中時為近者見日中時溫日出  
入時寒也夫火光近人則溫遠人則寒故以日中為近日  
出入為遠也二論各有所見故是非曲直未有所定如實  
論之日中近而日出入遠何以驗之以植竿於屋下夫屋  
高三夫竿於屋棟之下正而樹之上扣棟下抵地是以屋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ack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5Color Black

棟去地三丈如旁邪倚之則竿木旁蹶不得扣棟是為去地過三丈也日中時日正在天上猶竿之正樹去地三丈也日出入邪在人旁猶竿之旁蹶去地過三丈也夫如是日中為近出入為遠可知明矣試復以屋中堂而坐一人一人行於屋上其行中屋之時正在坐人之上是為屋上之人與屋下坐人相去三丈矣如屋上人在東危若西危上其與屋下坐人相去過三丈矣日中時猶人正在屋上矣其始出與入猶人在東危與西危也日中去人遠故溫日出入速故寒然則日中時日小其出入時大者日中光明故小其出入時光暗故大猶晝日察火光小夜察之火光大也既以火為效又以星為驗晝日星不見者光耀殘

之夜無光耀星乃見夫日月星之類也平旦日入光銷故視大也儒者論日旦出扶桑暮入細柳扶桑東方地細柳西方野也桑柳天地之際日月常所出入之處問曰歲二月八月時日出正東日入正西可謂日出於扶桑入於細柳今夏日長之時日出於東北入於西北冬日短之時日出東南入於西南冬與夏日之出入在於四隅扶桑細柳正在何所乎所論之言猶謂春秋不論冬與夏也如實論之日不出於扶桑入於細柳何以驗之隨天而轉近則見遠則不見當在扶桑細柳之時從扶桑細柳之民謂之日中之時從扶桑細柳察之或時為日出入若以其上者為中旁則為旦夕安得出於扶桑入細柳儒者論曰天左



旋日月之行不繫於天各自旋轉難之曰使日月自行不繫於天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當日日出時當進而東旋何還始西轉繫於天隨天四時轉行也其喻若蟻行於磴上日月行遲天行疾天持日月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反西旋也

或問日月天皆行行度不同三者舒疾驗之人物為以何喻曰天日行一周日行一度二千里日晝行千里夜行千里麒麟晝日亦行千里然則日行舒疾與麒麟之步相類似也月行十三度十度二萬里三度六千里月一旦夜行二萬六千里與放免飛相類似也天行三百六十五度積死七十三萬里也其行甚疾無以為驗當與陶鈞之運弩

矢之流相類似乎天行已疾去人高遠視之若遲蓋望遠物者動若不動行若不行何以驗之乘船江海之中順風而舉近岸則行疾遠岸則行遲船行一實也或疾或遲遠近之視使之然也仰視天之運不若麒麟負日而馳皆暮而日在其前何則麒麟近而日遠也遠則若遲近則若疾六萬里之程難以得運行之實也

儒者說曰日行一度天一日一夜行三百六十五度天左行日月右行與天相迎問日月之行也繫著於天也日月附天而行不直行也何以言之易曰日月星辰麗乎天百果草木麗於土麗者附也附天所行若人附地而圓行其取喻若蟻行於磴上焉





問曰何知不離天直自行也如日能直自行當自東行無  
為隨天而西轉也月行與日同亦皆附天何以驗之驗之  
似雲雲不附天常止於所處使不附天亦當自止其處由  
此言之日行附天明矣問曰日火也火在地不行日在天  
何以為行曰附天之氣行附地之氣不行火附地地不行  
故火不行難曰附地之氣不行水何以行曰水之行也東  
流入海也西注方高東南方下水性屬下猶火性趨高也  
使地不高西方則水亦不東流難曰附地之氣不行人附  
地何以行曰人之行求有為也人道有為故行求古者實  
朴鄰國接境雞犬之聲相聞終身不相往來焉難曰附天  
之氣行列星亦何以不行曰列星著天天已行也隨天而  
轉是亦行也難曰人道有為故行天道無為何行曰天之  
行也施氣自然也施氣則物自生非故施氣以生物也不  
動氣不施氣不施物不生與人行異日月五星之行皆施  
氣焉

谷伎篇

或問曰賢者行道得尊官厚祿矣何必為伎以取富貴曰  
伎人知行道可以得富貴必以伎取爵祿者不能禁欲也  
知力耕可以得穀勉質可以得貨然而必盜竊情欲不能  
禁者也以禮進退也人莫不貴然而違禮者褻草義者希  
心惰貪欲志惑亂濟也夫伎與賢者同材伎以情自敗偷  
盜與田商同知偷盜以欲自劫也



問曰佞與賢者同材材行宜鈞而佞人易為獨以情自欺  
曰富貴皆人所欲也雖有君子之行猶有饑渴之情君子  
則以禮防情以義割欲故得循道循道則無禍小人縱貪  
利之欲踰禮犯義故進得苟佞苟佞則有罪夫賢者君子  
也佞人小人也君子與小人本殊操異行取舍不同

問曰佞與諂者同道乎有以異乎曰諂與佞俱小人也同  
道異材俱以嫉妬為性而施行發動之異諂以口害人佞  
以事危人護人以直道不遠佞人伏違匿端護人無詐處  
佞人有術數故人君皆能遠諂親仁莫能知賢別佞難曰  
人君皆能遠諂親仁而莫能知賢別佞然則佞人意不可  
知乎曰佞可知人君不能知庸庸之君不能知賢不能知

賢不能知佞唯聖賢之人以九德檢其行以事效考其  
行不合於九德言不驗於事效人非賢則佞矣夫知佞以  
知賢知賢以知佞知佞則賢智自覺知賢則姦佞自得賢  
佞異行考之一驗情心不同觀之一實

問曰九德之法張設久矣觀讀之者莫不晚見斗斛之量  
多少權衡之縣輕重也然而居國有土之君曷為常有邪  
佞之臣與常有欺惑之患無患斗斛過所量非其穀不患  
無益衡所餘非其物故也在人君位者皆知九德之可以  
檢行事效可以知情然而惑亂不能見者皆知九德之故  
也人有不能行行無不可檢人有不能考情無不可知  
問曰聰明有蔽塞推行有謬誤今以是者為賢非者為佞



殆不得賢之實乎曰聰明蔽塞推行謬誤人之所歎也故曰刑故無小宥過無大聖君原心省意故諫故貫誤故賊加增過誤減損一獄吏所能定也賢者見之不疑矣

問曰言行無功效可謂佞乎蘇秦約六國爲從疆秦不敢窺兵於關外張儀爲橫六國不敢同攻於關內六國約從則秦畏而六國懼三秦稱橫則秦強而天下弱功著效明載紀竹帛雖賢何以加之太史公敘言衆賢儀秦有篇無嫉惡之文功均名敵不異於賢夫功之不可以效賢猶名之不可實也儀秦排難之人也處播擻之世行播摩之術當此之時櫻笑不能與之爭計禹臯聞不能與之比效若夫陰陽調和風雨時適五穀豐熟盜賊衰息人舉廉讓宗

行道德之功命祿貴美術數所致非道德之所成也太史公記功故高來撰記錄成則著效明驗標載高卓以儀秦功美故列其歎由此言之佞人亦能以權說立功爲效無效未可爲佞也難曰惡中立功者謂之佞能爲功者材高知明思慮遠者必傍義依仁亂於大賢故魯佞之篇曰人主好辨佞人言利人主好文佞人辭麗心合意同偶當人主說而不見其非何以知其偽而伺其姦乎曰是謂庸庸之君也材下知昏蔽惑不見若大賢之君察之審明若視俎上之脯指掌中之理數局上之棊摘轅中之馬魚鼈既淵捕漁者知其源禽獸藏山畋獵者見其跡佞人異行於世世不能見庸庸之主無高材之人也難曰人君好辨佞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ack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人言利人主好文佞人辯麗言操合同何以覺之曰文王  
官人法曰推其往行以揆其來言聽其來言以省其往行  
觀其陽以考其陰察其內以揆其外是故許善設飾者可  
知飾偽無情者可辨實誠居善者可得舍忠守節者可見  
也問曰人操行無恒權時制宜信者欺人直者曲撓權變  
所設前後異操事有所應左右異語儒書所載權變非一  
今以素故考之母乃失實乎曰賢者有權佞者有權賢者  
之有權後有應佞人之有權亦反經後有惡故賢人之權  
為事為國佞人之權為身為家觀其所權賢後可論察其  
發動和正可名

問曰佞人好毀人有語曰佞人不毀人如毀人是毀人也

何則佞人求利故不毀人苟利於己易為毀之者不利於  
於毀之無益以計求便以數取利利則便得妬人共事然  
後危人其危人也非毀之而其害人也非迫之譽而危之  
故人不知厚而害之故人不疑是故佞人危而不怨害  
之欺而不仇隱情匿意為之功也如毀人人亦毀之眾不  
親士不附也安能得容世取利於上

問曰佞人直以高才洪知考上世人乎將有師學檢也曰  
人自有知以詐人及其謀人主須術以動上猶上人自有  
勇威人及其戰鬪須兵法以進衆術則從橫師則鬼谷也  
傳曰蘇秦張儀從橫智之鬼谷先生掘地為坑曰下說令  
我並出則能分人君之地蘇秦下說鬼谷先生並下沾襟

假儀不若蘇秦相趙并相六國張儀貧賤往歸蘇秦坐之堂下食以僕妾之食數讓激怒欲令相秦儀忿恨遂西入秦蘇秦使人厚送其後覺知曰此在其術中吾不知也此吾所不及蘇君者知深術捷變鋒出故身尊榮榮顯為世雄陸深謀明術深淺不能並行明闇不能並知

問曰佞人養名作高有諸曰佞人食利專權不養名作高貪權擅凡則高名自立矣稱於小人不行為君子何則利義相代正邪相反義動君子利動小人佞人貪利名之顯君子不安下則身危舉世為佞者皆以禍累不能養其身安誰養其名上世列傳棄宗養身達利起名竹帛所載伯成子高委國而耕於陵子辭位灌園近世蘭陵王仲子果

都昔盧君陽廢位久病不應上徵可謂養名矣夫不以道進必不以道出身不以義止必不以義立名佞人懷貪利之心輕禍重身傾死為僇矣何名之養義廢德壞操行隨辱何云作高

程材篇

論者多謂儒生不及彼文吏見文吏利便而儒生陸落則詆訾儒生以為淺短稱譽文史謂之深長是不知儒生亦不知文吏也儒生文吏皆有材智非文史材高而儒生智下也文吏更事儒生不習也謂文史更事儒生不習可也謂文史深長儒生淺短知妄矣世俗共短儒生儒生之徒亦自相少何則並好仕學官用吏為繩表也儒生有闕俗



共短之文吏有過俗不敢告歸非於儒生付足於文吏也  
今世之將材高知深通達氣凡舉制特領事無不定其置  
文吏也備數滿負足以輔已志志在修德務在立化則夫  
文吏瓦石儒生珠玉也夫文吏能破堅理煩不能守身身  
則亦不能轉將儒生不習於職長於匡政將相傾側諫難  
不懼宗世間能建業業之節成三諫之誠令將檢身自勸  
不敢邪曲者舉多儒生阿意苟取容幸將欲放失低默不  
言者舉多文吏文吏以事勝以忠負儒生以密優以職劣  
二者長短各有所宜世之將相各有所取取儒生者必執  
德立化者也取文吏者必優事理亂者也材不自能則須  
明須助則待勁官之立佐為力不足也史之取能為材不

及也日之照幽不溷燈燭實育當敵不待輔佐使將相知  
力若日之照幽實育之難敵則文吏之能無所用也病作  
而醫用禍起而巫使如自能業方和藥入室求祟則醫不  
售而至不違矣擣藥之談也足不能越溝也車馬之用也  
走不能追遠也足能越溝走能追遠則橋梁不設車馬不  
用矣天地事物人所重敬皆力勞知極須仰以給足諸  
猶今不顧古趨離不存志競進不案禮廢經不念學是以  
古經廢而不修舊學闕而不明儒者寂於空室文吏譁於  
朝堂材能之士隨世驅馳節操之人守隘屏竄驥馳日以  
巧屏竄日以拙非材頓知不及也希見闕為不狎習也蓋  
足未嘗行竟禹問曲折日未嘗見孔墨問形象齊部世刺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繡帽女無不能裏邑俗織錦範婦無不巧日見之日為之手狎也使材士未嘗見巧女未嘗為異事說手暫為卒睹顯露易為者猶憤憤焉方今論事不謂奢更而曰材不敏不曰未嘗為而曰知不達失其實也儒生材無不能敏業無不能達志不有為今俗見不習謂之不能睹不為謂之不達科用果能故文吏在前儒生在後是從朝廷謂之也如從儒堂訂之則儒生在上文吏在下矣從農論田田夫勝從商講買賈人賢今從朝廷謂之文吏朝廷之人也初為幹吏以朝廷為田以刀筆為未相以文書為農業猶家人子弟生長宅中其知曲折愈於賓客也賓客暫不雜孔墨之材不能分別儒生猶賓客文吏猶子弟也以子弟

論之則文吏晚於儒生儒生關於文吏今世之將相知子弟以文吏為慧不能知文吏以狎為能知賓客以暫為固不知儒生以希為拙惑蔽闇昧不知類也夫五經亦漢家之所立儒生善政大義皆出其中董仲舒表春秋之義禮合於仲無乖異者然則春秋漢之經孔子制作垂道於漢論者徒學法家不高春秋是闇蔽也春秋五經義相關穿既是春秋不大五經是不通也五經以道為務事不如道道行事立無道不成然則儒生所學者道也文吏所學者事也假使材同當以道學如比於文吏沈滂泥者以水孺孺生者用火水火道也用之者事也事末於道儒生治本文吏理末道本與事末比定尊卑之高下可得程矣將相



知經學至道而不尊經學之生彼見經學之生能不及治  
事之吏也牛刀可以割雞雞刀難以屠牛刺繡之師能縫  
帷裳納履之工不能織錦儒生能為文吏之事文吏不能  
立儒生之學文吏之能誠劣不及儒生之不習實優而不  
為禹決江河不求錢鏞周公泰雖不把祭杖夫筆墨簿書  
蠶師祭杖之類也而欲合志大道者躬親為之是使將軍  
職而大匠斲也說一經之生治一曹之事旬月能之矣一  
曹之吏學一經之業一歲不能立也何則吏事易知而經  
學難見也儒生掇經遊竟聖意文吏推筆考跡民事大能  
知大聖之意晚細民之情孰者為難以立難之材否依章  
句十萬以上行有餘及博學覽古今計胥中之類出溢十

萬文吏所知不過辨解簿書富累千金孰與實直百十  
京廩如丘孰與委粟如坻也世名材為名器器大者盈物  
多然則儒生所懷可謂多矣蓬生麻間不扶自直白紗入  
緇不染自黑此言所習善惡變易質性也儒生之性非能  
皆善也被服聖教日夜諷誦得聖人之操矣文吏勿則筆  
墨手習而行無篇章之誦不聞仁義之語長大成吏舞文  
巧法徇私為已勉赴權利考事則受賂臨民則采漁處右  
則弄權幸上則賣將一旦在位鮮冠利劍一歲典職田宅  
并兼性非皆惡所習為者違聖教也故習善儒路躡化墓  
義志操則勸變從高明將見之顯用儒生東海相宗叔犀  
犀廣召幽隱春秋會饗設置三科以第補史一府負吏儒





生什九陳留太守陳子瑞開廣循路列曹掾史皆能教授簿書之吏什置一二兩將知道事之理曉多少之量故世稱襄其名書記紀累其行也

量知篇

程材所論論材能行操不言學知之殊奇也夫儒生之所以過文吏者學問日多簡練其性彫琢其材也故夫學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材成德也材盡德成其比於文吏亦彫琢者釋量多矣皆為掾史並典一曹將知之者知文吏儒生筆同而儒生質中之藏尚多奇餘不知之者以為皆史深淺多少同一量矣竇其天地性生草山性生木如地種葵韭山樹棗栗名曰美園茂林不復與一恒地膚山比矣

文吏儒生有似於此俱有材能並用筆墨而儒生奇有先王之道先王之道非徒葵韭棗栗之謂也恒女之手紡績織經如或奇能織錦刺繡名曰卓殊不復與恒女科矣夫儒生與文吏程材而儒生侈有經傳之學猶女工織錦刺繡之奇也貧人好濫而富人守節者貧人不足而富人饒侈儒生不為非而文吏好為姦者文吏少道德而儒生多仁義也貧人富人並為賓客受賜於主人富人不慙而貧人常媿者富人有以效貧人無以復也儒生文吏俱以長吏為主入者也儒生受長吏之祿報長吏以道文吏空匱無仁義之學居住食祿終無以效所謂尸位素餐者也素者空也空虛無德餐人之祿故曰素餐無道藝之業不曉



政治黜坐朝廷不能言事與尸無異故曰尸位然則文史所謂尸位素餐者也居右食燕見將領邪豈能舉記陳言得失乎一則不能見是非二則畏罰不敢直言禮曰情欲巧其能力言者文醜不好者有骨無肉脂腴不足犯于將相指遂取閭御為地戰者不能立功名貪爵祿者不能諫於上文吏貪爵祿一日居位輒欲圖利以富資用侵漁狗身不為將貪官顯義難見太山之惡安肯揚舉毛髮之言事理如此何用自解於尸位素餐乎

緜之未刺錦之未織恒絲庸帛何以異哉加五綵之巧施以綵之飾文章炫耀繡蔽華蟲山龍日月學士有文章之指絲帛之有五色之巧也本質不能相過學業積聚超

踰多矣物實無中核者謂之御無刀斧之斷者謂之煨文更不學世之教無技也御樸之人執鉗程戩骨曰切象曰瑳玉曰琢石曰磨切瑳琢磨乃成寶器人之學問知能成就猶骨象玉石切瑳琢磨也雖欲勿用賢君其舍諸孫武闔廬世之善用兵者也知或學其法者戰必勝不曉什伯之陣不知擊刺之術者強使之軍軍覆師敗無其法也穀之始熟曰粟春之於臼簸其秕糠蒸之於甑爨之於火成熱為飯乃甘可食可食而食之味生肌史成也粟未為米未成飯氣腥未熟食之傷人夫人之不學猶穀未成粟未未為飯也知心亂少猶食腥穀氣傷人也學士簡練於學成熟於師身之有益猶穀成飯食之生肌腴也銅錫未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30 25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30  
31 26 21 16 11 6 1 2 3 4 5 6 7 8 9  
32 27 22 17 12 7 2 3 4 5 6 7 8 9  
33 28 23 18 13 8 3 4 5 6 7 8 9  
34 29 24 19 14 9 4 5 6 7 8 9  
35 30 25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30  
36 31 26 21 16 11 6 1 2 3 4 5 6 7 8 9  
37 32 27 22 17 12 7 2 3 4 5 6 7 8 9  
38 33 28 23 18 13 8 3 4 5 6 7 8 9  
39 34 29 24 19 14 9 4 5 6 7 8 9  
40 35 30 25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30  
41 36 31 26 21 16 11 6 1 2 3 4 5 6 7 8 9  
42 37 32 27 22 17 12 7 2 3 4 5 6 7 8 9  
43 38 33 28 23 18 13 8 3 4 5 6 7 8 9  
44 39 34 29 24 19 14 9 4 5 6 7 8 9  
45 40 35 30 25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30  
46 41 36 31 26 21 16 11 6 1 2 3 4 5 6 7 8 9  
47 42 37 32 27 22 17 12 7 2 3 4 5 6 7 8 9  
48 43 38 33 28 23 18 13 8 3 4 5 6 7 8 9  
49 44 39 34 29 24 19 14 9 4 5 6 7 8 9  
50 45 40 35 30 25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30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3/Color Black

採在巖石之間工師鑿掘鑿鑿乃成器未更鑿崇名曰積石積石與彼路畔之瓦山間之礫一實也故夫穀未春蒸曰粟銅木鑄鑿曰積石人未學問曰昧昧者竹木之類也夫竹生於山木長於林木知所入截竹為筒破以為鏢加筆墨之跡乃成文字大者為經小者為傳記斷木為槩榜之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牘夫竹木蘊直之物也彫琢刻削乃成為器用况人含天地之性最為貴者乎不入師門無經傳之教以加揆之實不曉禮義立之朝廷植木樹表之類也其何益哉山野草茂鉤鑿新刈乃成道路也柴土未入道門邪惡未除猶山野草木未斬刈不成路也染練布帛名之曰采貴吉之服也無染練之治名絞縲絞縲

不吉世人服之人無通學仕宦朝廷其不能招致也猶幸人服縲不能招吉也然斲削柱梁謂之木匠能穿鑿穴指謂之土匠能彫琢文書謂之史匠夫文史之學學治文書也當與木土之匠同科安得程於儒生哉御史之遇文書不失分銖有司之陳遷豆不誤行伍其巧習者亦先學之人不貴者也小賤之能非尊大之職也無經義之本有筆墨之末大道未足而小伎過多維曰吾多學問御史之知有司之慧也飯黍梁者饌餐糟糠者飽雖俱曰食為腹不同儒生文史學俱稱習其於朝廷有益不鈞獅子皮使尹何為政子產比於未能操刀使之割也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皆以未學不見大道也醫無方術



云吾能治病問之曰何用治蓋曰用心意病者必不信也  
史無經學曰吾能治民間之曰何用治氏曰以材能是醫  
無方術以心意治病也百姓安肯信爾而人君任用使之  
乎手中無錢之市使貨主問曰錢何在對曰無錢貨主必  
不與也夫會中不學猶手中無錢也欲人君任使之百姓  
信爾之崇何也

謝短笥

文史自謂知官事曉簿書問之曰晚知其事當能究達其  
義通見其意否文史必將回然問之曰古者封侯各專國  
土今置太守令長何義古人井田民為公家耕今量租易  
何意一業使民居更二月何據年二十三僮十五賦七歲

頭錢二十三何緣有騰何帝王時門戶井窰何立社稷先  
農靈星何祠歲終送疫何驅使立提象人於門戶何省掛  
盧索於戶上畫虎於門闌何放除墻壁書畫厭火夫夫何  
見妾之六尺冠之六寸何應有尉史令史無承長史何制  
兩郡簿書曰放告卒人兩縣不言何解郡言事二府曰敢  
言之司容曰上何狀賜民爵八級何法名曰簪裏上遠何  
謂吏上功曰代閩名籍墨將何指七十賜玉扶何起著鶴  
於扶末不著爵何扶荀以鳩為善不賜鳩而賜鳩扶而不  
爵何說日分六十漏之晝自鼓之致五何故吏表黑衣官  
闕赤單何慎服平於腰佩刀於右舞劍於左何人備者鈞  
於覆冠在於首何象吏居城郭出乘車馬坐治文書起城



郭何王造車與何王生馬何地作書何人王造城郭及馬  
所生難知也遠也造車作書易曉也必將處曰舍韻作書  
吳仲作車詰曰舍韻何感而作書吳仲何起而作車又不  
知也文吏所當知然而不知亦不博覽之過也夫儒生不  
覽古今何知一水不竭守信經文潛貫章句解利互錯分  
明乖異文吏不曉吏道所能不過案獄考車移書下記對  
勘使給之准無一閱備皆淺畧不及備駁不純俱有闕遺  
何以相言

效力篇

孔子周世多力之人也作春秋刪五經秘書微文無所不  
定山大者雲多奉山不崇朝辦雨兩天下夫然則賢者有

雲雨之知故其吐文萬牒以上可謂多力矣世稱力者常  
袞鳥獲然則董仲舒楊子雲文之鳥獲也秦武王與孟嘗  
舉萬不任絕脉而死少文之人與董仲舒等滴胷中之思  
必將不任有絕脉之變王莽之時首五經章句皆為二十  
萬博士弟子郭路夜定曹詵死於燭下情思不任絕脉氣  
滅也顏氏之子已曾馳過孔子於塗矣勞倦極髮白齒  
落夫以庶幾之材猶有什頓之禍孔子力優顏淵不任也  
才力不相如則其知思不相及也勦自什伯兩中軀血失  
兇狂亂遂至氣絕書五行之牘書十奏之記其才劣者筆  
墨之力尤難况乃連句結章篇至十百哉力獨多矣江河  
之水馳涌滑漏席地長遠無枯竭之流本源盛矣知江河



之流遠地中之源盛不知萬曠之人胃中之才茂無拘束  
惑者也故望見曠足不異於衆馬之蹄躡平陸而馳騁千  
里之跡斯須可見夫馬足人手同一實也稱曠之足不爲  
文人之手不知類也夫能論箭力以見比類者則能取文  
力之人立之朝廷故夫文力之人助有力之將乃能以力  
爲功有力無助以力爲禍何以驗之夫巨之物強力之人  
乃能舉之重任之車強力之牛乃能輓之是任車上阪極  
牛引前方人推後乃能升踰如牛羸人罷任車退卻墮墮  
坑谷有破覆之敗矣文儒懷先王之道含百家之言其難  
推引非徒任車之重也爲致之者羸罷無力遂却堪竄於  
巖穴矣河發是奮江起岷山水力盛多滂沛之流浸下益

盛不得廣岸低地不能通流入乎東海如岸峻地仰溝注  
決決散在丘墟矣文儒之知有似於此文章滂沛不遺有  
力之將援引薦舉亦將棄遺於衡門之下固安得升陞聖  
主之庭論說政事之務乎火之光也不舉不明有人於斯  
其知如京其德如山力重不能自稱須人乃舉而莫之助  
抱其盛高之力竄於閭巷之深何時得逢莽育古之多力  
者身能負荷千鈞手能決角伸鉤使之自舉不能離地智  
能滿胃之人宜在王闕須三寸之舌一尺之筆然後自動  
不能自進進之又不能自安須人能動待人能安道重知  
大位地難適也小石附於山山力能得持之在沙丘之間  
小石輕微亦能自安至於大石沙土不覆山不能持處危



峭之際則必崩墜於坑谷之間矣大智之重遺小才之將  
無左右沙土之助雖在顯位將不能持則有大石崩墜之  
難也或伐新於山輕小之木合能束之至於大木十圍以  
上引之不能動推之不能移則委之於山林收所束之小  
木而歸由斯以論知能之大者其猶十圍以上木也人力  
不能舉薦其猶薪者不能推引大木也孔子周流無所留  
止非墮才不明道大難行人不能用也故夫孔子山中巨  
木之類也

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力管仲有功桓公能舉  
之可謂壯彊矣其不能用子胥楚不能用屈原二子力重  
兩主不能舉也舉物不勝委地而去可也時或志怒斧斷  
破敗此則子胥屈原所取害也淵中之魚逐相吞食度口  
所能容然後嚙之口不能受哽咽不能下故夫商鞅三說  
孝公後說者用前二難用後一易行也觀管仲之明法察  
商鞅之耕戰固非弱劣之主所能用也六國之時賢才之  
臣入楚楚重出齊齊輕為趙趙完畔魏魏傷韓用申不害  
行其三符兵不侵境蓋十五年不能用之又不容其書兵  
挫軍破國并於秦殺周之世亂跡相屬亡禍比肩豈其心  
不欲為治乎力弱智劣不能納至言也是故墮重一人之  
跡不能蹈也嗑大一人之掌不能推也賢臣有勁彊之僕  
愚主有不堪之劣以此相求禽魚相與遊也子將之刃人  
不推頓瓜瓠不能傷籬籬之箭機不能動發魯縞不能穿



非無干將篠簳之才也。無推頓發動之主。庶氣魯縞不穿。傷鳥望斬。旌穿幸之功乎。故引弓之力不能引彊弩。弩力五石引以三石。筋絕骨折不能舉也。故力不任彊引則有變。惡折脊之禍。知不能用賢則有傷德毀名之敗。論事者不曰才大道重上不能用而曰不肖不能自達。自達者帶絕不抗。自衛者買賤不營。案諸為人用之物。須人用之功。力乃立。鑿所以入木者。槌叩之也。鉞所以能破地者。踞踏之也。諸有鋒刃之器。所以能斷斬割削者。手能把持之也。力能推引之也。韓信去楚入漢。項羽不能安高祖。能持之也。能用其善。能安其身。則能量其力。能別其功矣。樊鄴有攻城野戰之功。高祖行封先。及蕭何則比蕭何於獵人。同

樊鄴於獵犬也。夫蕭何安坐樊鄴。馳走封不及馳走而先安坐者。蕭何以知為力而樊鄴以力為功也。蕭何所以能使樊鄴者。以入秦收歛文書也。翼將拾金何獨撥書坐知秦之形勢。是以能圖其利害。翼將馳走者。何驅之也。故叔孫通定儀而高祖以尊蕭何。造律而漢室以寧。案儀律之功。重於野戰。斬首之力不及尊主。故夫舉羣殖殺農夫之力也。勇猛攻戰士卒之力也。構架斷削工匠之力也。治書定簿佐史之力也。論道議政賢儒之力也。人生莫不有力。所以為力者。或尊或卑。孔子能舉北門之關。不以力自章。知夫筋骨之力不如仁義之力榮也。





富人之宅以一丈之地為內內中所有裨益所贏縑布絲  
綿也貧人之宅亦以一丈為內內中空虛後四壁立故名  
曰貧夫通人猶富人不通者猶貧人也俱以七尺為形通  
人胃中懷百家之言不通者空腹無一牒之誦貧人之內  
徒四所壁立也暴料貧富不相如則夫通與不通不相及  
也世人慕富不榮通蓋資不賤不實不推類以況之也夫  
富人可慕者貨財多則饒裕故人慕之夫富人不知儒生  
儒生不知通人通人積文十篋以上聖人之言賢人之語  
上自黃帝下至秦漢治國肥家之術刺世譏俗之言備矣  
使人通明博見其為可索非徒縑布絲綿也蕭何入秦收  
拾文書漢所以法制九州者文書之力也以文書御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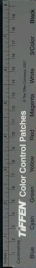
天下之富孰與家人之財人目不見青黃曰盲耳不聞宮  
商曰聾鼻不知香臭曰癡癡聾與盲不成人者也人不博  
覽者不聞古今不見事類不知然否猶目盲耳聾鼻癡者  
也儒生不覽猶為閉閤況庸人無篇章之業不知是非其  
為閉閤甚矣此則土木之人耳目俱足無聞見也淺淺水  
者見蝦其頗深者察魚鼈其尤甚者觀蛟龍足行跡殊故  
所見之物異也入道淺深其猶此也淺者則見傳記諸文  
深者入聖室觀秘書故入道彌深所見彌大人之遊也必  
欲入都都多奇觀也入都必欲見市市多異貨也百家之  
言古今行事其為奇異非徒都邑大市也遊於都邑者心  
狀觀於大市者意飽况遊於道藝之際哉大川旱不枯者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多所跪也。潢汙兼日不雨，泥輒見者，無所通也。是故大川相間，小川相屬，東流歸海，故海大也。海不通於百川，安得巨大之名？夫人含百家之言，猶海懷百川之流也。不謂之大者，是謂濶小於百川也。大海大於百川也，人皆知之。通者明於不通矣。之世別也。澗下作鹹水之滋味也。東海水鹹流廣大也。西州鹽井深泉深也，人或無井而食，或穿井不得泉，有鹽井之利乎？不與賢聖通業，望有高世之名，難哉。法令之家不見行事，議罪不可審，章句之生，不覽古今。論事不實，或以說一經為是何須博覽？夫孔子之門講習五經，五經皆言廣義之才也。顏淵曰：博我以文，才智高者能為博矣。顏淵曰：博者豈徒一經哉？我不能博五經，又不

能博衆事，守信一學，不好廣觀，無溫故知新之明，而有守愚不覺之闇。其謂一經是者，其宜也。開戶內日之光，日光不能照幽，擊聽啓牖以助戶明也。夫一經之說，猶日明也。助以傳書，猶聽牖也。百家之言，令人曉明，非徒聽牖之開日光之照也。是故日光照室，內道術明，智中開戶內光坐高堂之上，眇升樓臺，視四鄰之廷人之所願也。開戶幽坐，向冥冥之內，穿窟穴，臥造黃泉之際，人之所惡也。夫閉心塞意，不高瞻覽者，死人之徒也。哉。孝武帝皇帝時，燕王旦在明光宮，欲入所臥戶三百，盡閉使侍者二十人開戶，戶不開，其後旦坐謀反，自殺。夫戶閉，燕王旦死之狀也。死者凶事也，故以閉塞為占齊慶封，不過六國大夫會而賦詩慶



封不曉其後果有楚靈之禍也夫不開通於學者尸向能  
行者也亡國之社屋其上崇其下者示絕於天地春秋薄  
社周圍以為城夫經傳書人當覽之猶社當通氣於天  
地也故人之不通覽者薄社之類也是故氣不通者強壯  
之人死榮華之物枯東海之中可食之物糲糠非一以其  
大也夫水精氣溼盛故其生物也衆多奇異故夫大人之  
曾懷非一才高知大故其於道術無所不包學士同門高  
業之生衆其宗之何則知經指深曉師言多也夫古今之  
事百家之言其為深多也豈徒師門高業之生哉甘酒醴  
不啻飴蜜木為能知味也耕夫多殖嘉穀謂之上農夫其  
少者謂之下農夫學士之才農夫之方一也能多種穀謂

之上農能博學問謂之上儒是稱牛之服重不譽馬速也  
譽羊較足號謂之慧矣縣道不適於野野路不達於邑騎  
馬乘舟者必不由也故血脈不通人以甚病夫不通者惡  
事也故其禍變致不善是故盜賊宿於穢草邪心生於無  
道無道者無道術也醫能治一病謂之巧能治百病謂之  
良是故良醫服百病之方治百人之疾大才懷百家之言  
故能治百族之亂扁鵲之製方執若巧之一伎千貢曰不  
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蓋以宗廟百官喻  
孔子道也孔子道美故譬以宗廟衆多非一故喻以百官  
由此言之道達廣博者孔子之徒也殷周之地極五千里  
荒服要服僅能飲之漢氏廟上牧萬里之外要荒之地衰

TIF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ColorChecker by Munsell Color Services Lab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3/Color

Black

衣博帶大德不優者不能懷遠才不大者不能博見故多  
聞博識無頑鄙之習深知道術無淺闇之毀也人好觀圖  
畫者圖上所畫古之列人也見列人之面孰與觀其言行  
置之空壁形容俱存人不激勸者不見言行也古賢之遺  
文竹帛之所載繁盛皆徒墻壁之畫哉空器在廚金銀壺  
飾其中無物益於餓人不碩也肴膳甘醴土釜之盛入者  
饜之古賢文之美善可甘非徒器中之物也讀觀有益非  
徒膳食有補也故器空無實饑者不碩胸虛無權朝廷不  
御也劍仗之家鬪戰必勝者得曲城越女之學也兩敵相  
遭一巧一拙其必勝者有術之家也孔墨之業賢聖之書皆  
非徒曲城越女之功也成人之操益人之知非徒鬪鬪必

勝之策也故劍仗之術有必勝之名賢聖之書有必尊之  
聲縣邑之吏召諸治下將相問以政化曉慧之吏陳所聞  
見將相覺悟得以改政右文聖賢言行竹帛所傳練人之  
心聰人之知非徒縣邑之吏對向之語也禹益並治洪水  
禹主治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遠不至以所聞見作  
山海經非禹益不能行遠山海不造然則山海之造見物  
博也董仲舒嗜重畜之鳥劉子政曉武負之尸皆見山海  
經故能立二事之說使禹益行地不遠不能作山海經董  
劉不讀山海經不能定二疑實況臺台子產博物故能言  
之龍見絳郊秦墨曉占故能禦之父兄在千里之外且死  
遺教戒之書子弟賢者求索觀讀服膺不舍重先敬長謹



值乏方也不肖者輕慢快忽無原察之意古聖先賢遺後  
人文字其重非徒父兄之書也或觀讀米取或棄捐不錄  
二者之相高下也行路之人皆能論之况辯昭然否者不  
能別之乎孔子病高羅卜期目中孔子曰取書來比至日  
中何事乎聖人之好學也且死不休念在經書不以臨死  
之故棄忘道藝其為百世之聖師法祖儔益不虛矣自孔  
子以下至漢之際有才不能之稱者非有飽食終日無所用  
心也不說五經則讀書傳書傳文大難以備之上卦占射  
凶吉皆文武之道昔有商羅能占爻卦未有東方朔翼少  
君能達占射覆道鍾小亦聖人之術也曾又不知人生稟  
五常之性好道學學故辨於物令則不然飽食快飲慮深

求取腹為飯坑膈為酒囊是則物也保蟲三百人為之  
天地之性人為貴貴其識知也今閉關脂寒無所好欲與  
三百保蟲何以異而謂之為長而貴之乎

諸夏之人所以貴於夷狄者以其通仁義之文知古今之  
學也如徒作其胸中之知以取衣食經歷年月白首沒齒  
終無曉知夷狄之次也觀夫蜘蛛之經絲以罔飛蟲也人  
之用作安能適之任胸中之知解權利之詐以取富壽之  
樂無古今之學蜘蛛之類也合血之蟲無餓死之慮皆能  
以知求索飲食也人不過者亦能自供仕官為吏亦得高  
官將相長吏猶吾大夫高子也安能別之隨時積功以命  
得官不曉古今以位為賢興文異術安得識別通人俟以



不次乎將相長吏不得若右扶風秦伯楷林太守張孟  
嘗東來太守李季公之徒心自通明覽達古今故其教通  
人也如見大賓燕昭為鄉衍擁篲彼獨受何性哉東成令  
董仲舒知為儒臬海內無過故其接人能別奇律足以鍾  
離雍公以編戶之民受圭璧之教知之明也故夫能知之  
也凡石生光氣不知之也金玉無潤色自武備以至今朝  
敬樂賢良令人射策甲乙之科若董仲舒齊子高谷子雲  
丁伯王策既中實文說美善博覽膏腴之所生也使四者  
經徒能摘筆徒能記疏不見古今之書安能建美善於聖  
王之處乎孝明之時讀蘇武傳見或官名曰棧中監以問  
百官百官莫知夫倉頡之章小學之書文字備具至於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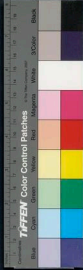
能對聖國之問者凡皆天命隨緣之人多在官也木旁多  
文字且不能知其欲及若董仲舒之知重常劉子政之知  
或負難哉或曰通人之官蘭臺令史職授書定字比夫太  
史太祝職在文書無與民之用不可苑設是以蘭臺之史  
班固賈逵揚終傳穀之徒名香文美委積不絕大用於世  
曰此不繼周世通覽之人鄒衍之徒孫卿之輩受時王之  
寵尊顯於世董仲舒雖無萬足之臣知在公卿之上周監  
二代漢監周秦照則蘭臺之官國所監得失也以心如丸  
卵為體內藏將子如豆為身光明令史雖微典國道藏通  
人所由進猶博士之官儒生所由興也委積不絕豈聖國  
微過之哉殆以書未定而職未畢也



超奇篇

讀書千篇以上萬卷以下弘暢雅閑審定文讀而以教授  
為人師者通人也行其義旨損益其文句而以上言奏記  
或輿論立說結連篇章者文人鴻儒也好學勤力博聞強  
識世間多有著書表文論說古今萬不能一然則著書表  
文博通所能用之者也入山見木長短無所不知入野見  
草大小無所不識然而不能伐木以作室屋採草以和方  
藥此知草木所不能用也夫通人覽見廣博不能擬以論  
說此為醫生書主人孔子所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  
者也與彼草木不能伐採一實也孔子得史記以作春秋  
及其立義創意褒貶賞誅不復因史記者妙思自出於賢

中也凡貴通者貴其能用之也卽徒誦讀論議術雜千  
篇以上鸚鵡能言之類也衍傳書之意出膏腴之辭非做  
僮之才不能任也夫通覽者世間比有著文者歷世希然  
近世劉子政父子楊子雲桓君山其猶文武周公並出一  
時也其餘直有性往而然譬珠玉不可多得以其珍也故  
夫能說一經者為儒生博覽古今者為通人采掇傳書以  
上書奏記者為文人能猜思者文連結篇章者為鴻儒故  
儒生過俗人通人勝儒生文人踰通人鴻儒超文人故夫  
鴻儒所謂超而又超者也以超之奇退與儒生相料文軒  
之比於轍車錦繡之方於纒袍也其相迥遠矣如與俗人  
相料太山之巔塔長狄之項跖不足以喻故夫立山以土



石為龍其有銅鐵山之奇也銅鐵既奇或出金王然鴻儒  
世之金玉也奇而又奇矣

陽成子長作樂經楊子雲作太玄經造於助思極官冥之  
深非度幾之才不能成也孔子作春秋二子作兩經所謂  
卓爾蹈孔子之跡鴻茂參成聖之才者也王公子問於桓  
君山以楊子雲君山對曰漢興以來未有此人君山差才  
可謂得高下之實矣采玉者心羨於玉鑽龜者知神於龜  
能差衆儒之才累其高下賢於所累又作新論論世間事  
辯照然否虛妄之言為飾之辭莫不證定彼子長子雲說  
論之徒君山為甲自君山以來皆為鴻駁之才故有崇令  
之文筆能著文則心能謀論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為表

親見其文奇偉儼可謂得論也由此言之繁文之人人  
之饒也有根株於下有榮華於上有實核於內有皮殼於  
外文墨辭說士之榮華皮殼也實誠在胸臆文墨著竹帛  
外內表裏自相副稱意奮而筆縱故文見而實露也人之  
有文也猶禽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於體苟有文無實  
是則五色之禽毛妄生也選士以射心平體正執子矢審  
固然後射中論說之出猶子矢之發也論之應理猶矢之  
中的夫射以矢中效巧論以文墨驗奇奇巧俱發於心其  
實一也文有深指巨畧臣治術身不得行口不能絕表  
著情心以明已之必能為之也孔子作春秋以示王意然  
則孔子之春秋素王之業也諸子之傳書素相之事也觀





春秋以見王意諷諸子以賄相指故曰陳平割肉丞相之  
端見叔孫放決期思令君之兆著觀讀傳書之文治道政  
務非徒割肉決水之占也足不彊則跡不遠鋒不錮則割  
不深連結篇章必大才智鴻鑑之俊也

心思為謀集札為文情見於辭意驗於言簡執相秦致功  
於霸作耕戰之青虞鄉為趙決計定說行退作春秋之恩  
起城中之議耕戰之書秦堂上之計也陸賈消昌氏之謀  
與新語同一意桓君山易鼂錯之策與新論共一思觀谷  
永之陳說唐林之宜言劉向之切諫以知為木筆墨之文  
將而送之豈徒靡文飾辭苟為華葉之言哉精誠由中故  
其文語感動人深是故管連飛書燕將自後鄉陽上疏梁

孝開半書說文表奔於肝心非徒博覽者所能造習熟者  
所能為也夫鴻儒希有而文人比然將相長吏安可不貴  
豈徒用其才力游文於牒牘哉

前世有嚴夫子後有吳君商末有周夫生白雜貢於越暢  
草獻於宛雍州出玉荆揚生金珍物產於四遠幽遠之地  
未可言無奇人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王之  
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仲舒既死豈在長生之徒與  
何言之卓殊文之美麗也唐勣宋玉亦楚文人也竹帛不  
經者屈原在其上也會稽文才豈獨周長生哉所以未論  
列者長生尤踰出也九州多山而華岱為嶽四方多川而  
江河為瀆者華岱高而江河大也長生州郡高大者也同



姓之伯賢舍而與他族之孟未為得也長生說文辭之伯  
丈人之所共宗獨紀錄之春秋記元於魯之義也俗好高  
古而稱所聞前人之業業果甘甜後人新造審酪辛苦長  
生家在會稽生在今世文章難奇論者猶謂釋於前人天  
稟元氣人受元精立為古今者差後哉優者為高明者為  
上實事之人見然否之分者睹非却前退置於後見是推  
今進置於古心明知昭不惑於俗也班叔皮續太史公書  
百篇以上記事詳悉義茂理備觀讀之者以為甲而太史  
公乙子男孟堅為尚書即文比叔皮非徒五百里也乃夫  
周召魯衛之謂也苟可高古而班氏父子不足紀也周有  
伊郁之文者在百世之末也漢在百世之後文論詳說安

得不茂喻大以小推民家事以賄王廷之義廬宅始成系  
麻纒有居之歷歲子孫相續桃李梅香菴丘蔽野根豎叢  
多則華葉繁茂漢氏始定久矣士廣民衆義興事起華葉  
之言安得不繁夫華與實俱成者也無華生實物希有之  
山之秃也孰其茂也地之渴也孰其滋也文章之人滋茂  
漢朝者乃夫漢家城盛之瑞也天晏列宿煥炳陰兩日月  
蔽匿方今文人並出見者乃夫漢朝明之驗也高祖讀  
陸賈之書歎稱萬歲徐樂主父假上疏徵拜即中方今未  
聞賸無苦酸之有口所不甘味手不舉以受人詔書每下  
文義經傳四科詔書斐然御郁好文之明驗也上書不實  
核者書無義指萬歲之聲徵拜之恩何從發哉飾面者皆



欲為好而遲日者希文者皆欲為悲而驚耳者寡陸賈之書未奏徐樂主文之策未聞琴諸賢言之徒言事蓋觀文不美潤不指所謂文辭澄滑不被濤沙之謫幸矣烏蒙微拜為即中之寵乎

狀留篇

高賢儒之才既超羣矣世人怪其任宦不進官爵乎細以賢才退在俗吏之後信不怪也夫如是而適足以見賢不肖之分贈高下多少之實也龜生三百歲大如錢游於蓮葉之上三千歲青邊綠巨尺二寸者生七十歲生一莖七百歲生十莖神靈之物也故生選留歷歲長久故能明審賢賢儒之在世也猶靈著神龜也計學問之日固已壽年

之辛矣銳意於道遂無貪任之心及其仕也純特方正無負銳之操故世人選取進難也銳雖所身無不暢達便鉞雖末方穿物無一分之深矣賢德方節而行無鉞雖之銳固安能自寧取暢達之功乎且曠一日行千里者無所服也使服任車與駕馬同音曠會以引墮車矣垂頭落汗行不能進伯樂顧之王良御之空身輕馳故有千里之名今賢儒懷古今之學負荷禮義之重內累於胸中之知外劬於禮義之操不敢妄進苟取故有稽留之難無伯樂之友不遇王良之將安得馳於清明之朝立千里之速乎

東方朔曰目不在面而在於足故昧不給能何見乎汲黯謂武帝曰陛下用吏如積薪矣後來者居上原汲黯之言



察東方朔之語非以俗吏之得地賢儒之失職哉故夫仕  
宦失地難以觀德得地難以察不肖名生於高官而毀起  
於卑位卑位固常賢儒之所在也遵禮蹈繩俯身守節在  
下不汲汲故有沉滯之留沉滯在位自清故有不拔之扼  
其積學於身也多故用心也固俗吏無以自修身結技進  
利心推動則有下道侵漁之操矣楓柯之樹生而速長故  
其皮肌不能堅剛樹植以五月生葉後彼春榮之木其材  
雖勁事以為軸斂之系較七日大拱長遠大暴故為變怪  
大器晚成實貨難售者不崇一朝驟成買者菜果之物也  
是故滂瀨之流沙石轉而大石不移何者大石重而沙石  
輕也沙石轉積於大石之上大石浸而不見賢儒俗吏並

在世俗有似於此遇閭長吏轉移俗吏趨在賢儒之上賢  
儒處下受馳走之使至或巖居穴處沒身不見符在長吏  
不能知賢而賢者道大力勞不能拔棄之故也

驚飛輕於鳳皇兔走疾於麒麟畫躍蹠於靈龜蛇騰便於  
神龍呂望之徒白首乃顯百里奚之知明於黃髮深為國  
謀因為王輔皆夫沉淪難進之人也輕躁早成禍皆暴疾  
故曰其進銳者退速陽溫陰寒歷月乃至爰變之氣一朝  
成怪故大河水結合非一日之寒積土成山非斯涓之作  
干將之劍久在鑪炭銛鋒利刃百熱煉厲久銷乃見作留  
成澤故能割斷肉暴長者腫臬暴出者曰涌酒是熟者易  
酸醞暴酸者易臭由比言之賢儒逢留皆有狀故狀故云



何學子多道重為身累也

且賢儒之不進將相長吏不開通也震夫載發奔都賈入  
齋貨起遠皆欲得其顯也如門郭閉而不過津梁絕而不  
過雖有勉力趨時之勢矣由早至以得盈利哉長吏如賢  
不能容善不按銜階之列幸矣焉敢望官位升舉道理之  
早成也

變動篇

天氣變於上人物應於下矣故天且雨商羊起舞使天雨  
也商羊者知雨之物也天且雨屈其一足起舞矣故天且  
雨蟻蟻徙丘蚓出琴絲緩固疾發此物為天所動之驗也  
故天且風巢居之蟲動且雨光處之物擾風雨之氣感蟲  
物也故人在天地之間猶鶯鷺之在衣裳之內蟻蟻之在  
穴隙之中蚤虱蟻蟻為逆順橫從能令衣裳穴隙之間氣  
變動乎蚤虱蟻蟻不能而獨謂人能不達物氣之理也夫  
風至而樹枝動樹枝不能致風是故夏末蜻蛚鳴寒蟬啼  
感陰氣也雷動而雉鷲發蟄而地出起氣也夜及半而鶴  
唳晨將旦而雞鳴此雖非變天氣動物物應天氣之驗也  
顧可言寒溫感動人君人君起氣而以賞罰黜言以賞罰  
感動皇天天為寒溫以應政治乎

明雲篇

夫災變大抵有二有政治之災有無妄之變政治之災須  
能求之求之雖不耐得而惠感惻隱之恩不得已之意也



慈父之於子孝子之於親知病不祀神疾痛不和藥又知  
病之必不可治治之無益然終不肯安坐待絕猶卜筮求  
祟召醫和藥者惻痛然歎莫有驗也既死氣絕不可如何  
升屋之危以衣帟復悲思慕其悟也零祭者之用心  
慈父孝子之用意也無妄之失百姓不知必歸於主為政  
治者慰民之望故亦必零

大零古而有之故禮曰零祭水旱也故有零禮故孔子  
不讓而仲舒申之夫如是零祭祀禮也零祭得禮則大水  
鼓用牲于社亦古禮也得禮無非當零一也禮祭也社報  
生萬物之功土地廣遠難得辨祭故立社為位主心事之  
為水旱者陰陽之氣也滿六合難得盡祀故備壇設位敬

恭祈求效事社之義復災變之道也推生事死推人事步  
陰陽精氣儻如生人能飲食乎故共營香粢進古嘉區區  
惓惓異見答享推祭社言之當零二也歲氣調和災害不  
生尚猶而零今有靈星古昔之禮也况歲氣有變水旱不  
時人君之懼必痛甚矣雖有靈星之祀循復零恐前不備  
形緝之義也且復災變之虧獲郵獲之報三也禮之心惻  
痛祭之意欲祈惻福以王帛效心敬祈以鐘鼓驗意零祭  
請祈人君稍誠也精誠在內無以效外故零祀盡已惶懼  
開納精心於零祀之前王帛鐘鼓之義四也臣得罪於君  
子獲過於父比自改更且當謝罪惶懼於早如政治所致  
臣子得罪獲過之類也默改政治者易操行不彰於外天



怒不釋故必禱祭懼懼之義五也漢立博士之官師弟子相訶難欲極道之深形是非之理也不出橫難不得從說不發苦詰不聞甘對等才低仰欲求禋也砥石劇厲欲求誦也推春秋之義求禱祭之說實孔子之心考仲舒之意孔子既歿仲舒已死世之論者孰當復問唯若孔子之徒仲舒之黨為能說之

順鼓篇

春秋之義大水鼓用牲于社說者曰鼓者攻之也或曰有之有則攻矣陽勝攻社以救之或難曰攻社謂得勝負之我未可得順義之節也人君父事天母事地母之黨類為官可攻母以救之乎以攻令失道陰陽繆鑿者人君也不

自攻以復之及逆節以犯尊天地安肯濟使水才傷天不以地害天攻之可也今洪水所傷物也萬物於地卑也害犯至尊之體於道遠遠論春秋者曾不知難案兩出於山流入於川洪水之類山川是矣大水之災不攻山川社土也五行之性水土不同以水為害而攻土土勝水攻社之義母乃如今世工匠之用椎鑿也以椎擊舉令擊穿木今儻攻土令厭水乎

堯遭洪水春秋之大水也聖君知之不時於神不改乎政使禹治之百川東流夫堯之使禹治水猶病水者之使醫也然則堯之洪水天地之水病也禹之治水洪水之良醫也說者何以易之攻社之義於事不得兩不禱祭女媧於



禮何見伏羲女媧俱聖者也舍伏羲而祭女媧春秋不言董仲舒之議其故何哉夫春秋經但言鼓豈言攻哉詭者見有鼓文則言攻矣夫鼓未必為攻詭者用意異也季氏當於周公而求也為之粟欵而附益之孔子曰非吾徒也不得難此此又非也以平而責尊為逆矣或據天責之也王者母事地母有過于可據父以責之乎下之於上宜言諫若事臣子之禮也責讓上之禮也乘禮意行之如何夫禮以鼓助號呼明聲警也古者人君將出撞鐘擊鼓故警戒下也必以伐鼓為攻此社此則鐘聲鼓鳴攻擊上也大木用鼓或時再告社陰之太盛雨溼不霽陰盛陽微非

道之宜口說不副以鼓自助與日食鼓用牲于社同一義也俱為告急彰陰盛也事大而急者用鐘鼓小而緩者用鈴箴彰事告急助口氣也大遠難知大水久滯假令政治所致猶先告急斯乃政行盜賊之祭與此同操盜賊亦政所致比求闕失猶先祭告鼓用牲于社發覺之也

迅雷風烈君子必變雖夜必興衣冠而坐懼威變異也夫水旱猶雷風也雖運氣無妄欲令人君高枕穩臥以俟其時無惻怛憂民之心竟不用牲或時上世質也舍韻作者奚仲作車可以前代之時無車書之事非後世為之乎時同作殊事乃可難異世俗相非如何俗圖畫女媧之象為婦人之形又其說曰女仲舒之意殆謂女媧古婦人帝





王者也男陽而女陰陰氣爲害故祭女竊求福祐也

亂說篇

董仲舒中春秋之說土龍以招雨其意以雲龍相致易曰雲從龍風從虎以類求之故設土龍陰陽從類雲雨自至儒者或問曰夫易言雲從龍者謂立龍也立謂土哉楚葉公對龍晴望盞盞五管其龍必以乘類爲若真是則葉公之因常有雨也易又曰風從虎謂虎隨而谷風至也風之與虎亦同氣類該爲土虎置之谷中風能至乎夫土虎不能致風而土龍安能致雨古者言龍乘車駕龍故有秦龍氏御龍氏夏后之庭一龍常在季年夏衰二龍低伏真龍在地猶無雲雨况偽象乎禮書雷搏象雷之形雷搏不聞

能致雷土龍安能動雨頓半扱芥礮石引城皆以其真是不假他類也類皆似不能撮取者何也氣性異殊不能相感動也劉子駿掌夢奈典土龍事桓君山亦難以頓半礮石不能真是何能撮鍼取芥于駿窮無以應于駿漢朝智囊筆墨淵海窮無以應者是事非譏誤不得道理實也曰夫以非真雜是也不以象類說非也夫東風至酒湛溢鯨魚死焉呈出天道自然非人事也事與彼雲龍相從同一實也日火也月水也水火感動常以真氣今仗道之家鑄陽燧取飛火於日作方諸取水於月非自然也而天然之也土龍亦非真何爲不能感天一也陽燧取火於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時消煉五石鑄以爲器乃能得火今妄取刀



劍假月之鉤摩以向日亦能感天夫土龍既不得比於陽  
燧當與刀劍假月鉤爲比二也齊孟嘗君夜出秦關關未  
開客爲鷄鳴而真鷄鳴和之夫鷄可以姦聲感則雨亦可  
以偽象致三也季子長爲政欲知因情以梧桐爲人象因  
之形鑿地爲埴以虛爲楸臥木因其中因罪正則木因不  
動因寃侵奪木因動出不知因之精神着木人乎將精神  
之氣動木因也夫植神感動木因何爲獨不應從土龍因  
也豈以聖德入大麓之野虎狼不犯蟲蛇不害禹鑄金鼎  
象百物以入山林亦辟凶決論者以爲非實然而上古久  
遠周鼎之神不可無也夫金與土同五行也使作土龍者  
如禹之德則亦將有雲雨之驗五也頓半撥芥礮石鉤象

之石非頓半也皆能撥芥土龍亦非真當與礮石鉤象爲  
類六也楚葉公好龍墻壁五楹皆畫龍象真龍聞而下之  
夫龍與雲雨同氣故能感動以類相從葉公以偽畫致真  
龍今獨何以不能致雲雨七也神靈示人以象不以實故  
寢臥夢悟見事之象將吉吉象來將凶凶象至神靈之氣  
雲雨之類八也神靈以象見實土龍何獨不能以偽致真  
也上古之人有神荼鬱壘者昆弟二人性能執鬼居東海  
度朔山上立桃樹下簡閱百鬼鬼無道理妄爲人禍荼與  
鬱壘講以盛索執以食虎故今縣官斬桃爲人立之戶側  
畫虎之形者之門闌夫桃人非荼鬱壘也畫虎非食鬼之  
虎也刻畫效象異以禦凶今土龍亦非致雨之龍獨信桃



人盡虎不知土龍九也此尚因錄昔書不見實驗魯般墨  
子刻木爲高黃之三目而不集爲之巧也使作土龍者若  
魯般墨子則亦將有木爲黃不集之類夫黃爲之氣雲雨  
之氣也氣而黃木高何獨不能從土龍十也夫雲雨之氣  
也知於黃爲之氣未可以言釣者以木爲魚丹漆其身近  
之水流而擊之起水動作魚以爲真並來聚會夫丹木非  
真魚也魚含血而有知猶爲象至雲雨之知不能過魚見  
土龍之象何能疑之十一也此尚魚也知不如人何奴敬  
畏節都之威刻木象都之狀交方射之莫能一中不知都  
之精神在形象邪亡也將何奴敬鬼神在木也如都之  
精神在形象天龍之神亦在土龍如何奴精在於木人則

零祭者之精亦在土龍十二也金翁叔休屠王之太子也  
與父俱來降漢父道死與母俱來拜爲騎都尉母死武帝  
圖其母於甘泉殿上署曰休屠王馬提翁叔從上上甘泉  
拜謁起立向之泣涕沾襟久乃去夫圖畫非母之實身也  
因見形象涕泣輒下思親氣感不待實然也夫土龍猶甘  
泉之圖畫也雲雨見之何爲不動十三也此尚夷狄也有  
若似孔子孔子死弟子思慕共坐有若孔子之座弟子知  
有若非孔子也猶共坐而尊事之雲雨之知使若諸弟子  
之知雖知土龍非真然猶感動思類而至十四也有若孔  
子弟子疑其體象則謂相似孝武皇帝幸李夫人夫人死  
思見其形道士以術爲李夫人夫人步入殿門武帝望見



知其非也然猶感勳喜樂近之使雲雨之氣如武帝之心  
雖知土龍非真然猶愛好感起而來十五也既效驗有十  
五又亦有義四馬立春東耕為土象人男女各二人東耒  
把鋤或立土牛未必能耕也順氣應時示率下也今設土  
龍雖知不能致雨亦當夏時以類應變與立土人土牛同  
一義也禮宗廟之主以木為之長尺二寸以象先祖孝子  
入廟主心事之雖知木主非親亦當盡敬有所主事土龍  
與木主同雖知非真示當感勳立意於象二也塗車芻靈  
聖人知其無用示象生存不敢無也夫設土龍知其不能  
動雨也示若塗車芻靈而有致三也天子射熊諸侯射麋  
卿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示服猛也名布為侯示射無道

諸侯也夫畫布為懸糜之象名布為侯禮貴意象示義取  
名也土龍亦夫懸糜布侯之類四也夫以象類有十五驗  
以禮示意有四義仲舒覽見深鴻立事不安設土龍之象  
果有狀也龍鬣出水雲雨乃至夫如是傳之者何可解則  
桓君山之難可說也則劉子駿不能對也亦則董仲舒  
之龍說不終也論衡終之故曰亂龍者終也漢書禮志云  
天子設土龍之謂也

遺虎篇

變復之家謂虎食人者功曹為姦所致也其意以為功曹  
衆吏之率虎亦諸禽之雄也功曹為姦采漁於吏故虎食  
人以象其意夫虎食人亦有殺虎謂虎食人功曹受取



於吏如人食虎吏受於功曹也乎案世清廉之士百不能  
一居功曹之官皆有姦心私舊故可以俾節置路遺小大  
皆有必謂虎應功曹是野中之虎常害人也夫虎出有時  
猶龍見有期也陰物以冬見陽蟲以夏出出應其氣氣動  
其類參伐以冬出心尾以夏見參伐則虎至心尾則龍象  
象出兩物見氣至而類動天地之性也孔子行魯林中婦  
人哭甚哀使子貢問之何以哭之哀也曰去年虎食吾夫  
今年食吾子是以哭哀也子貢曰若此何不去也對曰吾  
善其政之不苟吏之不暴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曰弟子  
識諸齊政暴吏畏於虎也夫虎害人古有之矣政不苟吏  
不暴德化之足以却虎然而二歲比食二人林中獸不應

善也為廉不應姦吏亦不應矣

平陸廣都虎所不由也山林草澤虎所生出也必以虎食  
人應功曹之姦是則平陸廣都之縣功曹常為賢山林草  
澤之邑功曹常伏誅也夫虎食人於野應功曹之姦虎時  
入邑行於民間功曹游於閭巷之中平實說虎害人於野  
不應政其行都邑乃為怪夫虎山林之獸不狎之物也常  
在草野之中不為馴畜猶人家之有鼠也伏匿看出非可  
常見也命古居安鼠不擾亂祿衰居危鼠為殃變夫虎亦  
然也邑縣吉安長吏無患虎匿不見長吏且危則虎入邑  
行於民間何則長吏光氣已消都邑之地與野均也推此  
以論虎所食人亦命時也命詔時衰光氣去身視肉猶尸



也故虎食之天道偶會虎適食人長吏遭惡故謂為變應  
上天矣古今凶驗非唯虎也野物皆然楚王英宮樓未成  
鹿走上階其後果憂昏昭公旦出鷓鴣來巢其後季氏逐  
昭公昭公奔齊遂死不還賈誼為長沙王傅鷓鴣集舍發  
書占之曰主人將去其後遷為梁王傳懷王好騎墜馬而  
憂賈誼傷之亦病而死昌邑王時夷鳩烏巢宮殿下王射  
殺之以問郎中令雲遂策遂對曰夷鳩野鳥入宮亡之應  
也其後昌邑王竟亡庶奴令田光與公孫弘等謀反其且  
覺時狐鳴光舍屋上光心惡之其後事覺坐誅會魯棄部  
都尉禮文伯時羊伏鴈下其後遷為東萊太守都尉王子  
風時鷹入府中其後遷丹陽太守夫吉凶同占遷見一驗  
俱象空亡精氣消去也故人且亡也野鳥入宅城且空也  
草蟲入邑等類衆多行事比肩畧舉較者以定實驗也

商蟲篇

變復之家謂蟲食穀者部吏所政也會則後漁故蟲食穀  
身黑頭赤則謂武官頭黑身赤則謂文官使知罰於蟲所  
象類之吏則蟲滅息不復見矣夫頭赤則謂武吏頭黑則  
謂文吏所致也時或頭赤身白頭黑身黃或頭身皆黃或  
頭身皆青或皆白若魚肉之蟲應何官吏時或白布豪民  
猾吏被刑乞貸者威勝於官取多於吏其蟲形象何如狀  
哉蟲之滅也皆因風雨案蟲滅之時則吏未必伏罰也

講瑞篇



夫上世之名鳳皇麒麟聞其鳥獸之奇者耳毛角有奇又不妄翔苟遊與鳥獸爭飽則謂之鳳皇麒麟矣世人之知聖亦猶此也聞聖人之奇者身有奇骨知能博達則謂之聖矣及其知之非卒見覽聞而輒名之爲聖也與之偃伏從文受學然後知之何以明之于貢事孔子一年自謂過孔子二年自謂與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當一年二年之時未知孔子聖也三年之後乃能知之以子貢知孔子三年乃定世儒無子貢之才其見聖人不從之學任倉卒之視無三年之按自謂知聖誤矣少正卯在魯與孔子並孔子之門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顏淵獨知孔子聖也夫門人去孔子歸少正卯不徒不能知孔子之聖又不

能知少正卯門人皆惑于貢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子爲政何以先之孔子曰賜退非爾所及夫才能知佞若子貢尚不能知聖世儒見聖自謂能知之妄也夫以不能知聖言之則亦知其不能知鳳皇與麒麟也使鳳皇羽翮長廣麒麟體高大則見之者以爲大鳥巨獸耳何以別之如必巨大別之則其知聖人亦宜以巨大春秋之時鳥有爰居不可以爲鳳皇長狄來至不可以爲聖人然則鳳皇麒麟與鳥獸等也世人見之何用知之

種類無常故曾管生參氣性不世顏路出回古今卓絕馬有千里不必馱驕之駒鳥有仁聖不必鳳皇之雛山頂之溪不通江湖然而有魚水精自爲之也廢庭壞殿基上草



生地氣自出之也按溪水之魚蝦基上之草無類而出瑞  
應之自至天地未必有種類也夫瑞應猶災變也瑞以應  
善災以應惡善惡雖反其應一也災變無種瑞應亦無類  
也陰陽之氣天地之氣也遭善而為和遭惡而為變豈天  
地為善惡之政更生和變之氣乎然則瑞應之出殆無種  
類因善而起氣和而生亦或時政乎氣和與物變化猶春  
則鶯變為鳩秋則鳩化為鷹蛇鼠之類輒為魚鼈蟻蝻為  
鶉雀為蟻蛤物隨氣變不可謂無黃石為老父授張良書  
去復為石也儒知之或時太平氣和慶為騏驎為鳳皇  
是故氣性隨時變化豈必有常類哉哀奴玄菟之子二龍  
療也晉之二御無羅之裔也吞燕子意茲履大跡之語世  
之人然之獨謂瑞有常類哉

指瑞篇

人見鳳驎希見則曰在外國見過太平則曰為聖王來夫  
鳳皇騏驎之至也猶醴泉之出宋草之生也謂鳳皇在外  
國間有道而來醴泉宋草何知而生於太平之時醴泉宋  
草和氣所生然則鳳皇騏驎亦和氣所生也和氣生聖人  
聖人生於衰世物生為瑞人生為聖同時俱然時其長大  
相逢遇矣衰世亦有和氣和氣時生聖人聖人生於衰世  
衰世亦時有鳳驎也孔子生於周之末世騏驎見於魯之  
西澤光武帝生於成哀之際鳳皇集於濟陽之地聖人  
聖物生於盛衰世聖王遺見聖物猶吉命之人逢吉祥之





類也其實相遇非相為出也夫鳳驥之來與白魚赤鳥之至無以異也魚獲自躍王舟逢之火偶為鳥王仰見之非魚聞武王之德而入其舟鳥知周家當起集於王屋也謂鳳驥為聖王來是謂魚鳥為武王至也王者受富貴之命故其動出見吉祥異物見則謂之祥瑞有小大各以所見定德薄厚君大白魚赤鳥為小物小安之兆也鳳皇驥驎大物太平之象也故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不見太平之象自知不遇太平之時矣

治期篇

世稱五帝之時天下太平家有十年之蓄人有君子之行或時不然世增其美亦或時政致何以審之夫世之所以為亂者不以賊盜繁多兵革並起民窮禮廢嗚呼其上手者此者由穀食之絕不能忍饑寒夫饑寒並至而不能無為非者寡然則溫飽並至而能為善者希傳曰倉廩實民知禮節衣食足民知榮辱讓生於有餘爭起於不足穀足食多禮義之心生禮豐義重平安之基立矣於饑歲之春不食親戚穰歲之秋召及四鄰不食親戚惡行也召及四鄰善義也為善惡之行不在人質性在於歲之饑穰由此言之禮義之行在穀足也案穀成政自有年歲年歲水旱五穀不成非政所致時數然也必謂水旱政治所致不能為政者莫過桀紂桀紂之時宜常水旱案桀紂之時無饑耗之災災至自有數或時返在聖君之世實亦者說究之



洪水湯之大旱皆有遭遇非政惡之所致說百王之害獨  
謂為惡之應此見堯湯德優百王勞也

自然篇

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垂衣裳者垂拱無為也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喟天為大唯堯則之又曰巍巍  
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周公曰上帝引佚上帝謂  
舜禹也舜禹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為而天下治舜  
禹承堯之安堯則天而行不作功遠名無為之化自成故  
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年五十者擊壤於塗不能知堯之  
德蓋自然之化也易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帝堯舜大  
人也其德與天地合故知無為也天道無為故春不為生

而夏不為長秋不為成冬不為藏陽氣自出物自生長陰  
氣自起物自成藏汲井去破灌澆園田物亦生長濡然而  
雨物之華葉根莖莫不洽濡程量澍澤與汲井決破哉  
故無為之為大矣本不求功故其功立本不求名故其名  
成沛然之雨功名大矣而天地不為也氣和而雨自集儒  
家說夫婦之道取法於天地知夫婦法天地不知推夫婦  
之道以論天地之性可謂惑矣夫天覆於上地偃於下下  
氣畜上上氣降下萬物自生其中間矣當其生也天不須  
復與也子在母懷中父不能知也物自生子自成天地父  
母何與知哉及其生也人道有教訓之義天道無為聽悉  
其性故放魚於川縱獸於山從其性命之欲也不驅魚令



上陵不逐獸令入洞者何哉搗說其性失其所宜也夫百姓魚獸之類也上德治之若烹小鮮與天地同操也高狹薄多欲君臣相憎怨也道家德厚下當其上上安其下純蒙無爲何復譴告故曰政之過也君臣相忘於治魚相忘於水獸相忘於林人相忘於世故曰天也

百家類纂卷之三十四終







